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陸册目錄

明紀六十卷・之一　〔清〕陳鶴撰

四庫未收書輯刊

〔清〕陳鶴撰

明紀六十卷·之一

清同治十年江蘇書局刻本

明紀

同治十年辛未
江蘇書局校刊

史分紀傳編年二體而紀傳為正史
晉書以後或奉敕或表上或詔取皆
官書編年之名亦有二曰鑑曰紀鑑
如溫公資治通鑑李燾長編亦皆
官書繼之者如陳王薛諸家頗不足錄
迨
國朝康熙乾隆中
御批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先後頒行惟
欽定明鑑未出而鑑之為官書亦幾
與正史等於是一時學者於畢氏續通鑑
頗有異議錢竹汀詹事以為邵二雲編
修書於桂什序意因有在所稱沿序但
未刊刻如未不之撰述之旨為內體亦

二

良是至謂太末紀傳編年書只有本
人自序而所據以馬班沈李紀傳之
例偏而不足知其為通詞廿五紀則
創自荀氏亦爰諸為之袁氏以下有
年紀大紀大事紀小紀之類多私家
纂述於通鑑之比矣元和陳工部撰
為先生學宗宋儒以躬行實踐為師

負而乎岂官書部不足即結貴同時
殷南豬通政亦以理學名嘗以祥語
顯其高先生曰有意為之邪無意為
之邪通政嘿然立撤之集桂門初
續義六帙中多至鄉先哲潛闡幽之
作桂芬見輯郡志以其言必能傳信
摭錄頗多而先生一生精力所注則

二

在明紀一書原本正史而參以王氏家世所說郭野史間有采摭必旁證數實而後筆之凡彩異詭誕之說置不錄於三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故瞭如秩如不愧良史矣荀紀在班後抗比班書少有增損移易袁紀在范前綴會謝承張璠等

三

書自出鑒裁是書體例一如荀紀而荀紀本詔袁紀自撰此又與袁紀同也昔人嘗言荀氏詳多純正袁氏詳多放縱先生書雖不加詳然而法擇古取之間一歸純正不能枚舉人之一術亦於此可見宋龔頤正嘗續溫公稽古錄詳去詔頗正非詳士故

於論不及溫公是史才有出於三長之外者觀於先生書益信書凡六十卷先生手輯至五十有二卷而季後一卷文孫中書續成之謹恭一秉先生之式恭致御批通鑑輯覽分注福王年號而唐桂二王則別綴其後顯示區別與楊

四

氏陸棻三藩紀事本末並列者不同今於福王平書於唐桂低一格正合輯覽微旨中書為人博忠武華亭與齊中之雅好恢瓊寶遺書付以避海上族人欲攫其書懷瑛寶甚謀於中書故人吳平齋觀察以並千金購之書如完年冬蘇州書局補

刻通鑑續通鑑既誅欽定以其間
之於前推年彙順丁公曰若刻是
書即兩漢紀兩語綱繹上下數千年
間侵尋和接至宋家東漢學我刻一書
一集之此去廿極接俞護甫孫修亦
從恿之遂開雕踰年書成今推年
南安張公語先生於桂芳為鄉先哲
宜有之序桂芳不敢援鈔為以為
辭而但志刊刻如未不之撰述之旨
則猶是為予之意云
同治十年夏六月吳縣河桂芳序

明紀目錄

卷第一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卽龍鳳九年也、
卷第二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卷第三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卷第四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五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卷第六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卷第七
惠帝紀 起建文元年己卯訖建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卷第八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卷第九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卷第十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卷第十一

仁宗紀 起洪熙元年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卷第十二

宣宗紀 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卷第十三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十四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失位凡六年

卷第十五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十六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卷第十七

英宗後紀 起天順元年丁丑訖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卷第十八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卷第十九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卷第二十

憲宗紀三 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卷第二十一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二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卷第二十三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四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五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卷第二十六

武宗紀三 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卷第二十七

武宗紀四 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八

世宗紀一 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卷第二十九

世宗紀二 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卷第三十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卷第三十一

世宗紀四 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卷第三十二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四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卷第三十五
世宗紀八 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卷第三十六
世宗紀九 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卷第三十七
穆宗紀一 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卷第三十八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三十九
神宗紀一 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卷第四十
神宗紀二 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卷第四十一
神宗紀三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卷第四十二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卷第四十三
神宗紀五 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卷第四十四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卷第四十五
神宗紀七 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卷第四十六
神宗紀八 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訖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卷第四十七
神宗紀九 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卷第四十八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卷第四十九
光宗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卷第五十
熹宗紀一 起天啟元年辛酉訖天啟三年癸亥凡三年
卷第五十一
熹宗紀二 起天啟四年甲子訖天啟七年丁卯凡四年
卷第五十二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卷第五十三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卷第五十四

莊烈紀三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卷第五十五

莊烈紀四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莊烈紀五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卷第五十七

莊烈紀六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卷第五十八

福王始末

卷第五十九

唐王始末

卷第六十

桂王始末

明紀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卽用知府銜給雲騎尉[illegible]

太祖紀一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illegible]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卷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卽龍鳳九年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母陳氏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厤元年九月丁丑生其夕室中有光燭天自是夜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元至正四年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沒貧無所依入皇覺寺爲僧尋游食合肥歷光固汝潁諸州崎嶇三載復還寺其明年台州方國珍倡亂海上時天下承平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又三年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初欒城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閒愚民多信之福通與其黨復詭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有司捕之急福通遂反陷潁州而山童爲吏所得伏誅子林兒逃武安山中至正十一年五月也福通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眞陽確山又破汝寧府息州光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彭大趙均用攻陷徐州壽輝與鄒普勝亦以妖術聚衆爲亂陷蘄水縣及黃州路時所在蠭起多以紅巾爲號人皆謂之紅軍亦稱香軍十月壽輝僭稱皇帝卽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鄒

普勝爲太師定遠人郭子興者家富饒任俠喜賓客見天下方亂散家貲與壯士相結

十二年春二月集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　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　時太祖年二十五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再卜之吉太祖大喜閏三月甲戌朔入濠州門者疑爲諜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解縛與語留帳下爲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張氏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秋九月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爲孝慈高皇后　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各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麤而戇日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不悅子興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我日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　元右丞相脫脫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帥餘衆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智數子興禮之而易均用德崖等譖諸均用曰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怒伺子興出執而械諸德崖家將殺之時太祖方在淮北聞難馳至訴於大大曰吾在孰敢魚肉而翁者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擁盾發屋出子興使人負以歸遂免冬元將賈魯月哥察兒等圍濠州乃釋故憾共守

十三年春賈魯卒圍解大均用皆自稱王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徐達湯和陸仲亨等率先歸附子興以太祖爲鎭撫達濠人少有大志長身高顴剛毅武勇與太祖一見語合時年二十二未幾大死子早住領其衆　夏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有衆

萬餘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　方國珍請降於元浙東行省都事劉基言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冬十月元授國珍徽州路治中責基擅威福羈管紹興國珍愈橫　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太祖度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聞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屬太祖借費聚往招之已定約其帥欲他屬太祖復偕聚往計縛其帥收卒三千衆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

十四年太祖引兵趨定遠縣人毛騏扶令出降太祖喜留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　初定遠人繆大亨糾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大亨獨以衆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橫澗山固守月餘太祖以計夜襲其營破之大亨與子走免比明復收散卒列陳以待太祖遣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以從　太祖略地至妙山馮國用與其弟勝來歸見其被服儒雅奇之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定遠人李善長者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道遇之知其爲里中長者留掌書記從容問曰四方戰鬭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善之　陸仲亨取大柳樹諸寨鄭遇霖取鐵佛岡三汊河諸寨趙德勝取全椒後河諸寨徐達

等破元兵於滁州澗將至滁州太祖帥數騎前行花雲從猝遇敵兵數千雲舉鈹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陣而進敵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至遂克滁州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　趙均用專狠益甚挾郭子興攻盱眙泗州必欲殺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時郭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自翦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衆殺之得無貽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心憚之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由是得免帥所部萬人就太祖於滁子興至滁欲自王太祖曰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子興乃已　子興中讒言稍奪太祖兵柄太祖事子興

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遺子興妻子興又欲奪李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　冬十月元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度不敵引還元兵尋大至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誘敵敗之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　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范常爲文禱於上帝曰今天下紛紜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儻元祚未終則羣雄當早伏其辜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天命者宜歸之無使斯民久阽危苦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撫文忠爲子令從己姓　脫脫數敗士誠圍高郵隳其外城城且下會元帝信讒

言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閒奮擊元兵潰走江淮亂益熾

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兵不戢范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會子興命太祖統諸將鎭守其地太祖知諸將皆等夷莫肯爲下乃祕子興檄期旦日會廳事時席尚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屈議分工甓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甓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　元兵屯新塘高望雞籠山絕和州饟道太祖率衆破之元兵知太祖出襲和州李善長設伏敗

之元兵皆走渡江　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太祖復爲太祖布款誠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委曲爲調護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　二月劉福通物色韓林兒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僭稱皇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治宮闕以林兒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及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遵道寵用事福通疾之命甲士撾殺遵道自爲丞相加太保事權一歸福通　孫德崖饑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聞怒甚夜至和德崖引去前營已發德崖留視後營而其軍與子興軍鬭多死者子興執德崖鎖其頸與之飲酒聞太祖亦爲德崖軍所執大驚立遣徐達往代太祖縱德崖還德崖軍釋太祖達亦獲免子興憾德崖甚將

甘心焉以太祖故彊釋之邑邑不樂三月發病卒歸葬滁州
韓林兒檄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天敘
子興子也　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
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
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即迎
拜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
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太祖謀渡江無舟楫初
巢人俞廷玉及其子通海通源通淵廖永安及其弟永忠結寨
巢湖有水軍千艘數爲廬州左君弼所窘夏五月遣通海間道
歸太祖太祖大喜親往拔其軍元中丞蠻子海牙扼銅城閘馬
場河諸隘潁河惟一港可通亦久涸水軍不得出會天大雨水
深丈餘太祖喜曰天助我也引舟出江至和陽遂擊海牙於峪
溪口元兵駕樓船不利進退巢湖諸將皆長於水戰操舟若飛
再戰再破元兵始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太祖曰取集慶
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鎭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必
克也六月乙卯發江口廖永安舉帆請所向命直趨牛渚西北
風方驟頃刻達岸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
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
呼跳蕩元軍披靡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諸壘悉附諸將以和
州饑爭取資糧謀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
非我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
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李善長預書榜禁士卒剽掠城下即揭

之通衢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執元萬戶納哈出總管靳
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改太平路曰太平府置太平
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府事以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召
陶安參幕府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又命馮國用典親兵李習
爲太平知府是役也達與遇春皆爲軍鋒冠　時太平四面皆
元兵右丞阿魯灰中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孰口民兵元帥
陳埜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萬眾攻城太祖遣徐達等逆戰別
將潛出其後夾擊之湯和流矢中左股拔矢復鬬與諸將破禽
埜先并降其眾阿魯灰等引去　俞通海等徇下諸屬縣攻蕪
湖鄭遇霖戰死弟遇春領其眾　徐達取溧陽常遇春守之達
又取溧水　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等攻集慶路陳埜先叛二
人皆戰死埜先尋爲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眾屯方山康茂
才移戍采石與海牙掎角以窺太平　冬十二月壬子朔釋納
哈出北歸　元師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
兒走安豐　淮東饑張士誠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
是歲太祖稱龍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二月
張士德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路爲隆平府士誠
自高郵來居之　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蠻子海牙以
舟師據采石道中梗丙子太祖自將攻之選驍勇王銘等爲奇
兵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譟突之遇
春操輕舸衝海牙軍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

通　三月癸未進兵方山禽陳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衞帳中悉屏舊人獨留馮國用侍榻側太祖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攻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兵於蔣山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嬰城固守城破猶督兵巷戰或勸之遁叱而射之遂死於兵叅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　丁酉徐達帥諸

軍東攻鎭江顧成與勇士十八人轉鬬入城被執十八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衆攻城拔之元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是役也太祖數諸將不戢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得解乃命達爲大將丁寧遣之達號令明肅城中晏然以鎭江爲江淮府沐英守之英太祖義子也號周舍時太祖多蓄義子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眞童金剛奴也先買驢潑兒保兒之屬至二十餘人道舍何文輝也馬兒徐司馬也柴舍朱文剛也保兒平安也攻下郡邑輒遣之偕諸將分守　徐達之將發也太祖謂之曰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意元之元行臺侍御史秦從龍也達下鎭江訪得之太祖命朱文正李文忠奉金綺造廬聘焉從龍與妻俱來太祖自迎之龍江時太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即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薦故温州教授陳遇太祖發書以伊呂諸葛爲喻既至留參密議日見親信　元復以海道萬戶招方國珍國珍復降於元國珍初作亂元出空名宣敕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與敕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爲盜從國珍者益衆　夏六月乙丑鄧愈帥華高等徇廣德路元守將嚴兵城下高以數騎挑戰不動高衝擊大破之遂克其城以爲廣興府使愈及邵成守之　乙亥遣楊憲遺好於張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

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　秋七月己卯朔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等數十人皆爲省僚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時又置行樞密院亦太祖自領之朱文正同僉院事又置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省都鎭撫司理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營田司
辛巳張士誠遣舟師攻鎭江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援達以敵狡而銳未易力取乃離城設二伏以待別遣將王均用爲奇兵而自督軍戰敵退走遇伏大敗之獲其張湯二將　初郭天敘戰死韓林兒以其弟天爵爲中

書右丞已而太祖爲平章政事天爵失職怨望久之謀不利於太祖誅死子與後遂絶有一女事太祖後爲惠妃生蜀谷代三王　九月戊寅太祖如江淮府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　庚辰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破武關　冬十月張士誠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粟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進圍常州不下　十二月改江淮府爲鎮江府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自廣興進攻長興敗士誠將趙打虎獲戰船三百餘艘禽其守將李福安等戊申克長興長興據太湖口與宜歙接壤爲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大喜三月乙亥朔改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費聚爲副

守之溫祥卿者多智數避亂來歸炳文引入幕府畫守禦計甚悉　壬午徐達克常州丁亥以爲長春府己丑復曰常州府改武進縣曰永定晉陵縣曰京臨尋省京臨入永定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守之常與士誠接境閒諜百出和防禦嚴密敵莫能窺是役也郭興晝夜不解甲者七月城下受上賞　林兒將毛貴陷膠萊益都濱州山東郡邑多下　時元將別不華屯寧國六安人朱亮祖者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時得之喜其勇悍賜金幣仍舊官居數月遁去復歸於元數與我兵戰爲所獲者六千餘人遂入寧國太祖方取集慶未暇討也既克常州遣徐達等圍之亮祖突圍戰常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夏四月丁卯太祖自將攻拔之別不華降縛亮祖以見太祖曰爾將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元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寧國之役花雲自常州赴之兵陷山澤中八日羣盜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駐太平　五月上元寧國句容獻瑞麥　張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寇長安州敗走　六月趙繼祖等徇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吳良攻奪之遂克江陰命良爲指揮使守之時士誠據全吳兵食足江陰當其要衝枕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誠數以金帛啗將士窺釁太祖諭良曰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備禦修飭以敗敵功進樞密院判官　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王銘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降士誠守將於馬蹟山艤

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不如擊之乃身先疾鬭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戰命帳下士被己甲督戰敵以爲通海也不敢偪徐解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　劉福通率衆攻汴梁分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元鎭守黃河義兵元帥田豐叛附於福通　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取常熟張士德迎戰爲德勝所禽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禽士誠大沮初士誠失長興常州江陰兵不得四出勢漸蹙士德用江陰王逢計欲降於元以拒太祖至是使人間道貽士誠書言之士誠遂決計請降元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邇爲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

其將吏有差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竟不食死　初莫
天祐聚眾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
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為同僉樞密院事　胡大海克徽
州元萬戶吳訥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遁改徽州路曰興
安府鄧愈守之苗帥楊完者以十萬眾來攻愈激厲將士與大
海合擊破走之　鄧愈薦休寧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
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　八月癸丑劉福通陷大名衛輝路
康茂才取江陰馬馱沙敗士誠獲其樓船　九月婺源州元帥
汪同來降　倪文俊謀殺徐壽輝不克奔黃州為麾下領兵元
帥陳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政事　閏九月白不信等陷興
元遂入鳳翔其黨走入蜀　冬十月常遇春自銅陵攻池州吳

禎廖永安以舟師毀其北門入城敵艦百餘至復大敗之執徐
壽輝守將　初張明鑑聚眾淮南以青布為號稱青軍又以善
長槍稱長槍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招降之
以為義兵元帥踰年食盡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
揚州屠居民以食繆大亨言於太祖曰賊饑困若掠食四出則
難制矣且驍鷙可用無為他人得太祖命大亨急攻義兵千戶
武德謂明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衄西挫事勢可知不如早
擇所依明鑑然之遂降得眾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
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為同僉
院事總制揚州鎮江改揚州為淮海府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
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未幾卒　十二月己丑釋囚

徐壽輝將明玉珍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聞將還時元右丞
完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并其軍漢知
之走出峽遇玉珍為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與右丞哈麻禿不
相能若回船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決部將戴壽曰機不
可失可分船為二半貯糧歸沔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不濟則掠
財物還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哈麻禿以獻壽輝壽
輝授玉珍蜀行省右丞　李文忠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
池州破天完軍驍勇冠諸將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
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潛昌化進攻淳安
夜襲洪元帥降其眾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
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庚戌王弼取婺源州斬元守將鐵木兒不華　二月己巳朔
毛貴據長蘆鎮壽陷濟南益引兵而北殺宣慰使董摶霄於南
皮陷薊州犯漷州略柳林以偪大都元帝徵四方兵入衛議欲
遷都以避其鋒大臣諫乃止　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
康茂才為營田使　初石牌民朱定販鹽無賴與富民趙氏有
隙遂告變滅趙氏授江陰判官尋復為盜元遣兵捕之定乃導
張士誠陷平江士誠以定為參政而遣元帥欒瑞戍石牌及太
祖取江陰瑞猶據石牌導舟師往來其間太祖命廖永安等擊
之桑世傑戰死瑞亦降張氏窺江路絕　三月己酉錄囚　鄧
愈李文忠會胡大海之師自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遂安破長
槍帥余子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丙辰克建德以為建安

府尋曰建德府文忠守之楊完者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
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亦遁　初巢
湖諸將來歸獨趙普勝逸去歸於陳友諒夏四月陷池州遣別
將守而自據樅陽水寨友諒尋據龍興路遣熊天瑞守贛州
庚午楊完者再攻徽州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軍烏龍嶺武
德請於李文忠曰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覘之其
部曲徙舉不安而聲囂文忠曰善即與鄧愈襲完者覆其營
五月劉福通攻下汴梁元守將竹貞遁遂迎韓林兒都焉　李
文忠進攻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門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
兵護之民大悅　張士誠雖去僞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達識帖
睦邇在杭州與楊完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殺

完者遂有杭州　陳友諒將鄧克明等陷汀邵略杉關元汀州
路總管陳友定禦之戰於黃土大捷走克明　冬十月壬申胡
大海克蘭溪州　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
興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饟道所由斷其饟道破之必矣達乃遣
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改曰建寧州尋復故楊
國興以右翼元帥守之　宜興既復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
吳將呂珍與戰後舟不繼舟膠淺被執永安長水戰屢以舟師
破士誠兵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爲所囚　十二月癸酉
關先生等陷上都毀諸宮殿轉掠遼陽　胡大海攻婺州久不
下太祖自將往擊之命毛騏權理中書省事徐達留守應天常
遇春等並從耿再成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以遏敵衝命和

州人王宗顯至婺州覘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
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是時元行省參政石抹
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宜孫聞婺被兵承制以胡深爲元
帥帥車師由松溪來援太祖曰道陿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
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禽元帥季彌章深遁去德濟
胡大海養子也元樞密同僉甯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遣都
事縋城請降癸未太祖駐兵城西城中人望見五色雲如車蓋
以爲異甲申安慶開東門納兵元浙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曾
花赤僧住戰死執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太祖入城發粟振貧民
改州爲寧越府以王宗顯爲知府潘庭堅同知府事王興宗爲
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

宗事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始置中書分省於寧越
府辟郡人吳沈許元胡翰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
番講經史陳治道又辟范祖幹葉儀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
治道何先對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太祖深
禮貌之祖幹及儀皆求歸許之旌祖幹孝行表其所居曰純孝
坊　戊子遣主簿蔡元剛招諭方國珍　命石抹厚孫爲書招
宜孫宜孫不聽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
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每聞諸將
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
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　庚申胡大海克

諸曁張士誠守將胥遁萬戶沈勝既降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
四千餘人改諸曁爲諸全州　樂平人許瑗進謁曰足下欲定
天下非延攬英雄不可太祖喜置幕中參軍事　命寧越知府
王宗顯立郡學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
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
絃誦聲未幾卒官　欒鳳知諸全州事請州人楊恒爲州學師
恒固讓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卽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
訪　胡大海移兵攻紹興馮國用卒於軍太祖哭之慟命其弟
勝襲兄職典親軍大海再破士誠兵　時禁釀酒大海子首犯
之太祖怒欲行法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
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　方國珍謀於其下

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
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衆以爲然於是遣使奉書進黃
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鎭撫孫養浩報之
張士誠大舉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其將蘇同僉駐君山指畫進
兵吳良遣其弟禎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
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衆敵宵遁　三月甲午赦大逆以
下　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東門使別將出小北門間道
襲其後夾擊大破之　丁巳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遣其子
關爲質太祖卻其質厚賜而遣之　毛貴之破濟南也立賓興
院選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
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十取其二

故得據山東者三年至是爲趙均用所殺　夏四月俞通海攻
樅陽水寨大破之趙普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池州　張士誠
復攻建德李文忠破之大須灘乘勝克分水　立樞密分院於
寧越府常遇春守之　時耿炳文守長安州吳良守江陰湯和
守常州皆數破張士誠兵太祖以故久留寧越徇浙東六月壬
戌朔還應天以寧越重地召胡大海使協守　張士誠將呂珍
圍諸全胡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
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郞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
如因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師遂還
人服其威信　元察罕帖木兒數破賊盡復關隴發秦晉之師
會汴城下屯杏花營諸軍環城而壘韓林兒兵出戰輒敗嬰城

守百餘日食將盡劉福通計無所出秋八月挾林兒從百騎開
東門遁還安豐後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盡沒於察罕
　徐達進攻安慶與張德勝自無爲陸行夜掩浮山寨走普勝
將胡總管追敗之青山逐北至潛山陳友諒將郭泰逆戰沙河
德勝破斬之九月克潛山達還鎭池州　常遇春移兵圍衢州
以奇兵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元總管馬浩赴
水死改衢州路爲龍游府命王愷總制軍民事愷增城濬濠置
游擊軍籍丁壯得萬餘人遇春部將擾民愷械而撻之市遇春
讓愷愷曰民者國之本撻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
乃謝愷時饑疫相仍愷出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毀與
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悅服開化

馬宣江山楊明並爲亂先後討禽之未幾遇春從徐達守池州　趙普勝守安慶數引兵爭池州太平太祖患之啗普勝客使潛入友諒軍間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訴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銜之疑其貳於己以會師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以燒羊迎於雁汊甫登舟友諒卽殺普勝幷其軍　張士誠兵奄至常州吳復敗之忠節門吳良遣兵從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士誠奪氣　元帝遣使徵糧於張士誠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俌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旣至乃詐稱老疾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　俞廷玉卒於安慶軍中　耿再成侵處州石抹宜孫分遣元帥葉琛胡深參謀林彬祖鎭撫陳仲眞拒戰會胡大海兵至與再成合大破之進抵城下十一月壬寅宜孫戰敗與琛及章溢走建寧處州遂下深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降太祖素知深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郞遣還處州招集部曲從征大海遂定處州七邑再成守之改處州路爲安南府尋爲處州府　陳友諒之據龍興也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旣而友諒居江州壽輝遽自漢陽來從之友諒伏兵郭外迎壽輝入郎閉城悉殺其所部遂以江州爲都奉壽輝以居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　李善長等薦劉基宋濂葉琛章溢命處州總制孫炎招之

二十年春正月改寧越府曰金華府　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降　劉基不就徵孫炎使再往基遺炎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上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與宋濂等俱赴召三月戊子朔至應天太祖迎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太祖問陶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　夏五月陳友諒以輕兵襲池州徐達與常遇春設伏大破之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禽三千八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必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阬其人過半太祖不懌悉縱遣餘衆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花雲王鼎結陳迎戰文遜戰死文遜亦太祖義子史不傳其小字友諒遂攻城城堅三日不得入友諒乃以巨舟乘漲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閏月丙辰朔城陷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檣叢射殺之雲至死罵益厲瑗鼎亦抗罵死方戰之急也雲妻郜氏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侍兒孫氏瘞之抱兒行被掠至江州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已復竊兒走遇潰軍奪舟浮水渡江踰年乃達太祖所友諒旣克太平志益驕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挾鐵撾擊碎其首壽輝死友

諒以釆石五通廟爲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請自將迎擊之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或又議奔據鍾山或請遂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乃定計馳諭胡大海攻信州以牽其後而令康茂才以書紿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爲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敵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友諒聞茂才爲內應

果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於是常遇春以五翼軍伏石灰山徐達屯南門外楊璟屯大勝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趙德勝守虎口城太祖親督軍盧龍山孝慈皇后盡發宮中金帛犒士友諒至江東橋見橋愕然呼茂才不應知爲所紿乙丑戰於龍灣諸將欲急擊之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擊之須臾果大雨士卒競奮雨止合戰趙德勝力戰殺傷相當伏兵起馮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廖永安張德勝麾諸將奮擊友諒軍披靡遇春達茂才等夾攻大破之友諒乘輕舸走張德勝追敗之慈湖焚其舟俞通海禽其七帥逐北至釆石大戰張德勝歿於陳王銘突敵陳敵鑽槊刺銘傷頰銘三出三入殺傷過當馮勝合諸軍蹙之友諒復大敗遂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進復太平乘勝取安慶大海亦引兵克信州以爲廣信府時信方絕糧或勸大海還師大海曰此閩楚襟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隍畱守不去先是軍糧少所得郡縣皆徵糧於民民甚以爲苦大海言於太祖已之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　六月更築太平城　石抹宜孫自建甯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壬子攻慶元爲耿再成所敗還走半道遇鄉兵被殺部將李彥文葬之龍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復其處州生祠　時徐壽輝將歐普祥守袁州黃彬說之曰公與友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保境候東師當不失富貴秋九月普祥以袁州降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彬與普祥敗其衆獲友仁友諒懼約分界不相犯乃釋友仁時江楚諸

郡皆爲陳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贛兵不得出友諒勢大蹙太祖兵臨之遂棄江州彬力也壽輝浮梁守將于光亦來降明玉珍聞友諒弒壽輝自立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顧悖逆如此命以兵塞瞿塘絕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南隅歲時致祀　方國珍歲歲爲元漕張士誠粟元累進國珍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國珍受之如故太祖察其情冬十二月復遣夏煜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夫智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汝審圖之國珍得書不省　以葉琛章溢爲營田司僉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中書省設御座遙拜韓林兒劉基曰牧豎耳奉之何爲因見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問征取計基曰

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刼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
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
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　李善長
請榷兩淮鹽立茶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以裕國用二月甲
申立鹽茶課設官令商人販鹽二十取一又令於產茶地買茶
納錢請引私茶與私鹽同罪己亥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
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
一錢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
督節制中外諸軍應天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士卒以郭景
祥宋思顏爲參軍　趙均用之據徐州也以薛顯爲元帥守泗
州均用死顯以泗州來降　太祖復以書諭方國珍曰福基於

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虛詞
解也國珍詐窮戊寅遣使來陽爲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獻
太祖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寶玩非所好也
　夏四月改寧國府曰宣城府　元完者都自果州會平章朗
革歹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玉珍遣明二攻
之半年不下玉珍乃親帥衆圍之遣二以輕兵襲陷成都五月
癸丑嘉定陷執資及完者都朗革歹歸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
爲己用三人者執不可乃斬於市妻子皆死蜀人謂之三忠於
是諸郡相次附於玉珍明二尋復姓名曰萬勝　秋七月甲子
范常爲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於兵當令
得所常以簡易爲治興學卹民官廩有穀數千石請給民乏糧

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　郭景祥性諒直遇
事敢言宋思顏亦隨事納忠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
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眞可示法
子孫願始終如一　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
害旣捕獲宜除之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卽命殺虎　陳
友諒將張定邊陷安慶守將趙仲中棄城走還龍江法當誅常
遇春請原之太祖不許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仲中而以其
弟庸爲行樞密院僉事　時胡德濟守廣信府友諒將李明道
來寇德濟與力戰大海自金華來援夾擊之禽明道及其宣慰
王漢二　元察罕帖木兒旣取汴梁遣養子擴廓帖木兒討東
平脅降田豐王士誠乘勝定山東軍聲大振八月太祖遣使通

好　太祖自將舟師征陳友諒至安慶敵固守唐勝宗爲陸兵
疑之廖永忠張志雄出不意破其水寨仇成以陸兵乘之戊戌
克安慶以爲寧江府仇成爲橫海指揮同知守其地趙德勝乘
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小孤山守將丁
普郎傅友德迎降壬寅太祖次湖口追敗友諒於江州胡大海
八戰皆大捷遂入江州以爲九江府友諒奔武昌徐達追之友
諒出戰艦沔陽達營漢陽沌口以遏之分徇南康建昌饒蘄黃
廣濟友諒守將吳宏王溥等皆下改南康爲西寧府饒州曰鄱
陽府又改池州曰九華府尋與饒州皆復故名以陶安知黃州
鄧愈守饒州溥守建昌　初羅復仁爲陳友諒編修知其無成
遁去太祖取九江復仁來謁留置左右　張士誠遣司徒李伯

昇帥水陸兵六十萬攻長安州城中兵僅七千人副元帥劉成引數十騎出西門擊敗伯昇兵禽其將宋元帥轉至東門伯昇悉兵圍之成戰死太祖聞長安被攻命陳德華高費聚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攻甚急隨方禦之不解甲者月餘常遇春復帥兵來援殺吳兵五千餘人伯昇乃解圍遁

冬十一月陳友諒撫州守將鄧克明爲吳宏所攻遣使僞降以緩師鄧愈知其情自饒州卷甲夜馳二百里己未旦入其城克明出不意單騎走愈號令明肅秋毫不犯遂定撫州克明不得已降　十二月改淮海府曰維揚府　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遣使請降且請無散部曲太祖有難色劉基從後蹋胡牀太祖悟許之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

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伍使人自危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張志雄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志雄破安慶水寨鉉等攻江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宜早爲計

二十二年春正月廷瑞得書乃遣康泰至九江降乙卯太祖如龍興至樵舍廷瑞以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迎謁於新城門太祖慰勞之俾仍舊官收龍興路爲洪都府謁孔子廟告諭父老除陳氏苛政罷諸軍需存卹貧無告者民大悅瑞州臨江吉安相繼下以吉安爲府置中書行省又改建昌路曰肇慶府撫州路曰臨川府尋皆復故名廷瑞改名美　鄧愈薦臨川張中數學召至命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　二月還應天遷江西行省於洪都府鄧愈爲參政葉琛爲洪都知府鎮守之胡深以親軍指揮守吉安

初建德既下苗將蔣英劉震李福自桐廬歸於胡大海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至是大海守金華三人者謀作亂辛未晨

入分省署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大海出英遣其黨跪馬前詐訴英過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腦仆地遂殺之又殺其子關住德郎中王愷欲生之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寍從賊耶又殺之亦殺其子李文忠聞變遣將來擊英等大掠城中持大海首奔方國珍國珍不受使國瑄邀擊之兵敗被殺英等遂奔張士誠文忠親往撫其眾金華遂定大海善用兵軍行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燬廬舍又好士所至訪求豪儁薦之及死聞者無不流涕大海竟無後　處州苗帥李祐之等聞蔣英之變亦作亂行省院判耿再成方對客飯聞變上馬收戢卒不滿二十人迎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反賊攢槊刺之再成揮劍連斷數槊中傷墮馬大罵不絕口死亂軍執都事孫

炎知府王道同幽之元帥朱文剛聚兵殺賊不及亦被執皆不屈賊帥賀仁德以燖雁斗酒啗炎炎且飲且罵賊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見害　金處苗軍繼反浙東搖動劉基以母喪還喪至龍游府爲守將夏毅諭安諸屬邑　李文忠遣將屯縉雲以圖處州　改建德爲嚴州府李文忠爲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事　張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弟士信帥兵十萬寇諸全知州欒鳳與院判謝再興力守數出奇兵挫敵　胡美之降也同僉康泰平章祝宗不欲美微言於太祖太祖命將其兵從徐達征武昌泰宗遂反三月癸亥舟次女兒港趨還乘夜破新城門而入鄧愈倉卒聞變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死且盡窘甚逋

易三馬馬輒踣最後得養子馬乘之始得奪撫州門以出奔還應天知府葉琛被執不屈大罵與都事萬思誠皆死愈至應天太祖弗之罪　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遣同僉胡德濟自信州往救乘懈得入城與再興欒鳳分門守再興復請益兵文忠兵少無以應會太祖使邵榮討處州亂卒文忠乃揚言徐右丞邵平章將大軍刻日進士信兵聞之懼謀夜遁德濟與再興率死士夜半開門突擊大破走之諸全得完　夏四月己卯邵榮胡深復處州叛軍皆伏誅以深爲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深葬耿再成等後改葬應天聚寶山時山寇竊發人情未固深募兵萬餘人捕誅渠帥沿海軍素驍誅其尤橫者數人患乃息　徐達以沌口軍還討洪都叛將甲午復其城祝宗

走死執康泰歸於應天太祖以泰爲胡美甥赦弗誅　復以寧江府爲安慶府西寧府爲南康府長安州爲長興州　太祖以洪都重鎭屏翰西南非骨肉重臣莫能守五月丙午命兄子文正統元帥趙得勝鄧愈等鎭其地開大都督府儒士郭奎劉仲服爲參謀文正增城浚池招集山寨未附者號令明肅遠近震懾　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以劉楨爲參謀　六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以書來報畱我使人不遣　寧海人葉兌獻書太祖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孔明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

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

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
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
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
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犂其腹心江北餘孽
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
婺州彼卽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
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
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
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
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卽當納土
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
璋之殁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
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
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
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辨
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
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賜銀幣襲衣後數歲削平天下
規模次第略如兒言　元察罕帖木兒總大軍圍益都戊子田
豐王士誠乘間刺殺之入益都與陳猱頭合元帝卽軍中拜擴
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如察罕官領其軍
擴廓本王姓小字保保察罕甥養爲子　張中又言國中大臣

有變宜預防初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與徐達常遇
春爲三而榮尤宿將善戰浸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
兵爲變秋七月丙辰事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
反名尙何可宥臣義不與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繼
祖亦伏誅　八月改永定縣復曰武進縣　九月癸卯朔劉福
通自安豐引兵援益都遇元師於火星埠大敗走還　冬十一
月乙巳元兵穴地道入益都執田豐王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
帖木兒縛陳猱頭等二十餘人獻闕下韓林兒勢大窘　池州
帥羅友賢據賢山寨通張士誠常遇春趙德勝破斬之　十二
月元戶部尙書張昶郎中馬合謀航海自慶元至應天授太祖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致書歸使者太祖聞察罕被
刺遂不受官殺馬合謀以張昶才留官之　劉楨說明玉珍曰
西蜀形勝地大王撫而有之休養傷殘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
業不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
王孰與建國乎玉珍善之乃議於眾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僭稱皇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妻彭
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以劉楨爲宗伯分蜀地
爲八道更置府州縣蜀兵視諸國爲弱勝兵不滿萬人玉珍素
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稱帝設國子監教公卿
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
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楨爲之謀也　命汪河錢楨至
河南報擴廓書爲所留太祖前後凡七致擴廓書終不報　初

太祖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又令諸將屯田龍江諸處惟康
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二月壬申申命將士屯田積穀　是月
張定邊陷饒州　張士誠將呂珍圍安豐韓林兒告急於太祖
太祖曰安豐破則士誠益彊不可不救也劉基曰友諒士誠方
伺隙未可動也不聽三月辛丑太祖自將救安豐珍已破安豐
殺劉福通聞大軍至盛兵拒守太祖左右軍皆敗常遇春橫擊
其陳三戰三破之珍走俘獲士馬無算乃以林兒歸居之滁州
太祖還應天徐達及遇春移師圍廬州　陳友諒忿疆土日蹙
乃大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馬棚
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會聞太祖援安豐乃遣使
約張士誠夾攻士誠欲守境觀變許使者不行也友諒遂載妻

子官屬盡銳以攻洪都夏四月壬戌乘漲直抵城下趙德勝帥
所部數千背城逆戰射殺其將敵頗沮明日圍合環城數匝德
勝與朱文正鄧愈薛顯等分門固守　初諸全守將謝再興使
部校鬻貨於杭州太祖慮其輸我軍實殺部校召再興還以參
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既而念再興功爲兒子文正娶其長
女命徐達娶其幼女復遣守諸全再興忿夢庚出己上欒鳳復
以細故繩之乙丑遂叛殺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並殺之執夢
庚降於張士誠夢庚亦死之太祖以再興數有功叛非其志故
鳳與夢庚皆不得卹　鄧愈守撫州門當敵要衝陳友諒親督
眾來攻城壞且三十餘丈愈且戰且築趙德勝帥諸將力戰樞
密院判李繼先乘城戰死城復完友諒晝夜攻左翼元帥牛海

龍萬戶程國勝夜劫敵營海龍死國勝泅水得脫走應天左副
元帥趙國旺引兵燒敵戰艦敵追至投橋下死軍士張德山復
夜半潛出亦死夏茂成守城樓中飛礮死右翼元帥同知朱潛
統軍元帥許珪俱戰死百戶徐明躍馬出射賊賊知明名併力
攻被執死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友諒攻甚急顯隨方禦之間
出銳卒搏戰斬其平章劉進昭禽副樞趙祥　五月築禮賢館
以處劉基等李文忠薦王禕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　陳友
諒遣蔣必勝攻吉安守將李明道開門納兵殺參政曾萬中陳
海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脅之降不屈又分兵陷臨江執同
知趙天麟亦不屈皆送友諒所友諒殺三人徇洪都城下朱文
正等不為動友諒兵又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抗罵不屈沈之江

趙德勝暮坐城門樓指揮士卒弩中腰膂鏃入六寸拔之歎曰
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無重此者死不恨恨不能掃清中
原耳言畢而絕德勝剛直沈鷙馭下嚴肅未嘗讀書臨機應變
動合古法　洪都圍久內外隔絕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
於應天以東湖小漁舟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得達太
祖問友諒兵勢對曰兵雖盛戰鬬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
艦將不利援至可破也太祖謂子明歸語而帥堅守一月吾自
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令誘城中降子明陽諾至城
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且至賊怒攢槊殺
之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召徐達常遇春自廬州來
會太祖問張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

獲其渠帥時有周顛者亦以吉告舟次安慶無風中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涇江口及南湖觜遏友諒歸路檄信州兵守武陽渡友諒聞太祖至解圍逆戰於鄱陽湖友諒兵號六十萬聯巨舟爲陳樓櫓高十餘丈綿亘十餘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於康郎山太祖分軍十一隊以禦之戊子合戰達先諸將擊其前鋒傅友德被數創戰益力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友諒軍乘上流鋒銳甚太祖軍舟小不能仰攻幾不支俞通海乘風以火礮焚其舟二十餘遇春與廖永忠等力戰呼聲動天地殺傷略相當張定邊直犯太祖舟舟膠於沙不得退危甚程國勝與左副指揮韓成元帥陳兆先駕舸左右奮擊陳德身被九矢不退常遇春射定邊中之定邊走通海復飛

舸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得脫而通海舟爲敵巨艦所壓兵皆以頭抵艦兜鍪盡裂僅免遇春舟復膠於淺有敗舟順流下觸舟舟乃脫亦免成國勝兆先繞出敵艦後援絕皆死元帥宋貴亦戰沒永忠追定邊且射之定邊被矢如蝟士卒多死夜太祖以友諒可破而慮士誠內犯遣徐達還守應天己丑友諒悉巨艦出戰諸將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親麾之不前斬退縮者十餘人皆殊死戰樞密同知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直立執兵作鬬狀敵驚爲神樞密院判張志雄舟檣折敵攢刺之知不能脫遂自刎元帥余昶右元帥陳弼徐公輔皆戰歿郭興請以火攻之會日晡大風起東北永忠通海等乃帥敢死士操七舟實火藥蘆葦中縱火焚其樓船風烈火熾煙焰漲天湖水盡

赤友諒兵大亂諸將鼓譟乘之斬首二千級焚溺死者無算友諒弟友仁亦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有勇略既死友諒氣沮是戰也太祖舟雖小然輕駛友諒軍俱艨艟巨艦不利進退以是敗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令軍士明日併力攻白檣舟太祖知之令諸舟盡白其檣辛卯復戰劉基侍太祖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更舟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通海永忠復與趙庸汪興祖以六舟深入搏戰太祖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意已沒有頃六舟繞敵艦出飄颻若游龍軍士讙譟勇氣百倍戰益力自辰至午友諒復大敗於是斂舟自守不敢更戰興祖張德勝養子也是日副元帥昌文貴左元帥李信王勝劉義戰死

諸將以友諒軍尚彊欲縱之去遇春獨無言通海進曰湖有淺舟難回旋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入即成禽矣劉基亦請移舟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壬辰太祖移軍出湖口諸將欲放舟東下太祖命扼上流遇春乃泝江而上諸將從之遂水陸結柵以扼友諒歸路友諒退保渚磯相持三日其右金吾將軍曰出湖難宜焚舟登陸直趨湖南圖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示弱也彼以步騎躡我進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既而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舉所部來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勢益蹙忿甚盡殺所獲將士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傷者傅以善藥且祭其親戚諸將之陳亡者八月太祖再移書友諒其略曰吾欲與公約從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計肆毒於我

我輕師間出奄有公龍興十一郡猶不自悔禍復搆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郎骨肉將士重罹塗炭公即倖生還亦宜卻帝號坐待眞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忿恚不報居湖中一月食盡掠糧都昌朱文正遣方亮焚其舟糧道絕壬戌以百艦趨南湖觜爲南湖軍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順流搏戰及於涇江涇江軍復遮擊之大戰同知元帥李志高副使王咬住戰死友諒軍且鬬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揮驟中流矢貫睛及顱死軍大潰降者五萬人執其太子善兒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尸遁還武昌友諒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宮中器物類是既亡江西行省以牀進太祖歎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有司毀之改洪都府爲南

昌府朱文正遣何文輝等討平永附州縣九月還應天論功行賞遇春通海永忠等賚金帛土田甚厚又論洪都守城功賞鄧愈與克敵等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擣應天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難定也　丁玉爲九江知府大兵既還彭澤山民叛玉聚鄉兵討平之　陳理至武昌嗣僞位改元德壽壬午太祖自將征之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李文忠令胡深引兵爲前鋒戰於義烏文忠將千騎橫突其陳大敗之深建議以諸全爲浙東藩屏乃度地去諸全五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分兵戍守會太祖以再興叛馳使詣文忠別爲城守計至則功已竣未幾李伯昇以十六萬衆來攻頓城下不能拔敗去太祖嘉深功賜以

名馬擢胡德濟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移守新城　張士誠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元帝不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尊其母曹氏爲王太妃置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士信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幽達識帖睦邇於嘉興元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諫曰向爲賊可無貢今爲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即引疾去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爲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士誠好招延賓客贈遺輿馬居室甚具爲人遲重寡言號爲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甚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

信元紹尤好聚斂日夜歌舞爲樂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接或大會游談之士樗蒲蹴踘皆不以軍務爲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上下嬉娛以至於亡　冬十月壬寅太祖圍武昌廖永忠等分兵柵四門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　追封張德勝蔡國公趙德勝梁國公桑世傑永義侯　十二月丙申太祖還應天常遇春留督諸軍　元帥葛俊守廣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李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臨以兵劉辰請往喻之俊悔謝事遂已

明紀卷第一終

明紀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元至正二十四年韓林兒之龍鳳十年也春正月丙寅朔太祖爲吳王建百官設四部於中書省分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諭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監之以劉基爲太史監令　立子標爲世子從宋濂受經　二月乙未朔復視師武昌武昌城東南高冠山下瞰城中漢兵據之諸將相顧莫前傅友德帥數百人一鼓奪之流矢中頰洞脅不爲沮陳氏驍將陳同僉持槊突入太祖呼郭英殺之其丞相張必先自岳州來援次洪山常遇春乘其未集急擊禽之徇於城下必先號潑張軍中倚以爲重及被禽城守者皆大懼由是欲降者衆太祖欲招陳理遣羅復仁入城諭之且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誤汝也復仁至城下號慟竟日理聞縋使入見復仁復大哭陳太祖意因語理曰大兵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善其言遂帥官屬出降入軍門俯伏不敢視太祖見理幼弱掖之起握其手曰吾不汝罪也府庫財物恣所取漢陽府岳州興國諸路皆下改路曰府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於武昌府　三月乙丑太祖還應天授

陳理爵歸德侯初友諒之從徐壽輝也其父普才止之不聽及稱帝往迎普才普才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死所矣至是太祖封普才爲承恩侯　以詹同爲國子博士羅復仁吳琳魏觀爲國子助教復仁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教爲文才思泉湧一時莫與並　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濂楊思義爲之　庚午罷諸翼元帥府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議律令設各道提刑僉事分巡錄囚　令中書省曰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詣闕面陳其事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以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於是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間及兼通音律者　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及是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花雲東邱郡侯許瑗東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於是死事諸臣以次封爲公侯伯子男夏四月建祠祀丁普郎等三十五人於康郎山趙德

勝等十四人於南昌　陳友諒既滅太祖志圖中原謂孔克仁
曰元運既隳豪傑互爭其釁可乘吾欲督兩淮江南諸郡之民
及時耕種加以訓練兵農兼資進取退守仍於兩淮間饋運可
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既足中原可圖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
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　時江左兵勢日盛太祖以漢
高自期嘗謂孔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寬大馭羣
雄遂爲天下主今羣雄蠭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
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
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
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
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尚閒諜御眾無
紀律我以數十萬眾修軍政任將帥相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
者嘗閱漢書宋濂與克仁侍太祖曰漢治道不純者何克仁對
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誰執其咎克仁曰責在高祖太祖曰高
祖創業遭秦滅學民憔悴甫蘇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令
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
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
時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嘗問克仁漢高起徒
步爲萬乘主所操何道克仁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項羽南
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遜濟以寬
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
若徒與角力則猝難定也　元孛羅帖木兒反太子奔太原

俞通海略劉家港進偪通州敗張士誠兵禽其將朱瓊陳勝
六月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遣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
撫敕印來上請改授置安定等處宣撫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
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一以向大旺爲之統軍元帥二
以南木潘仲玉爲之抽攔不用黃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
大蟲硬徹律爲之斡坪洞設元帥府一以向顯祖爲之梅梓麻
寮二洞各置長官一以向思明唐漢明爲之皆新降者　徐達
復引兵圍廬州秋七月丁丑克之改路爲府置江淮行省爲尋
罷元樞密同知朱守仁以舒城來歸　戊寅常遇春徇江西鄧
克明之弟志清據永豐有卒二萬鄧愈擊破之禽其大帥五十
餘人遂從遇春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禽克明八月戊
戌復吉安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吉安人胡子祺走謁諸帥力言
不可得免進圍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使使諭遇春克城
無多殺苟得地無民何益於是遇春浚壕立柵以困之　進鄧
愈江西行省右丞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未有如愈與李
文忠者愈爲人簡重愼密不憚危苦將軍嚴善撫降附其徇安
福也部卒有虜掠者判官潘樞入謁面責之愈驚起謝趣下令
掠民者斬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
外作糜食之卒有謀乘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悉護遣還其
家民大悅　徐達徇荊湖諸路九月甲申下中興峽州天臨諸
路改中興曰荊州峽州曰夷陵天臨曰潭州並爲府夷陵尋降
爲州　張士誠大發兵遣士信攻長興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

元帥宋興祖士信憤甚㿉兵圍城炳文與聚出戰又大敗之長
興爲士誠必爭地炳文拒守凡十年以寡禦衆大小數十戰戰
無不勝士誠迄不得逞　溫州豪周宗道聚衆據平陽數爲方
國珍從子明善所偪以城來歸明善怒攻之參軍胡深遣兵擊
走明善遂下瑞安進兵溫州國珍恐請歲輸白金三萬兩給軍
俟杭州下卽納土來歸太祖命深班師　冬十月以中書省之
都鎮撫司隸大都督府　太祖壯廖永安不屈遙授行省平章
政事封楚國公　十一月追封俞廷玉河閒郡公　十二月庚
寅徐達克辰州傅友德下衡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達下寶慶湖湘平　贛州圍守六月
熊天瑞力盡乃帥其養子元震肉袒詣軍門降常遇春果不殺

太祖大喜賜書褒勉宥天瑞以爲指揮使以汪廣洋爲江西參
政守贛州遇春遂趨南安因兵威招諭嶺南諸路下韶州南雄
　初太祖定應天問朱文正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
患不富貴爵賞先私親非所以服衆也太祖善其言愛之及江
西平文正功居多太祖賜常遇春廖永忠及諸將士金帛甚厚
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尙有待也而文正不能無少望性素
卞急至是暴怒遂失常度任掾吏衞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
李飲冰奏其驕侈觖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
異志太祖卽日登舟甲申至南昌遣人召文正文正倉卒出迎
太祖數曰汝何爲者遂載與俱歸欲竟其事孝慈皇后力解之
曰兒特性剛耳無他也宋濂亦曰文正固當死殿下體親親之

誼置之遠地則善矣遂免官安置桐城誅其參謀郭奎文正子
鐵柱甫四歲太祖撫其頂曰兒無恐爾父倍訓敎貽我憂我終
不以爾父故廢爾育之宮中文正尋卒飲冰亦以他事伏誅鐵
柱後改名守謙　二月己丑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
胡深擊敗之追至浦城又敗其守兵城遂下　丙午李伯昇復
以二十萬衆攻諸全新城胡德濟固守乞師於李文忠文忠帥
廣信衞指揮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十里而軍德濟使人告賊
勢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
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之矣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
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自東北來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
戰天大霧晦冥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國家之事在此一舉文

忠不敢愛死以後三軍乃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
德王德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處州援兵亦至奮前
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
精騎圍文忠數重文忠手所格殺甚衆縱橫馳突所向皆披靡
大軍乘之城中兵亦鼓譟出亮祖燔其營落數十敵遂大潰逐
北數十里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獲同僉元帥等六百餘人軍
士三千馬八百匹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僅以身免捷聞
太祖大喜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御衣名馬遣還鎮　初胡德
濟所部有潛移家入新城者李文忠疑德濟使然誅其都事羅
彥敬欲微戒德濟將士皆怒走告德濟怡然曰右丞殺彥敬自
爲廣信作戰衣有弊耳再言者斬於是太祖召德濟褒諭之而

責文忠矣將士心且曰胡德濟之量汝不及也　三月宋濂乞歸省太祖與世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并奉書世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世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并命世子致書報焉　夏四月庚寅常遇春徇襄漢諸路　胡深下松溪獲其守將張子玉因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規取八閩太祖喜曰子玉驍將禽之則友定膽落乘勢攻之理無不克因命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齊進　五月乙亥吳復傅友德破安陸禽元同僉任亮復遂守之尋克汝州魯山己卯常遇春下襄陽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其地又以章溢爲按察僉事時荆襄初平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從之賜愈書曰爾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者

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且戰爾所戍地鄰擴廓若爾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爾如長城爾其勉之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　六月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守將阮德柔固守胡深視氛祲不利欲緩之亮祖曰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壬子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偪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深引兵還擊破其二柵德柔軍力戰陳友定自以銳師夾擊日已暮深突圍走馬蹶被執遂遇害年五十二太祖嘗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材也太祖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而深以久任鄉郡志圖平閩以報効竟以死徇深御衆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

一人守處州興學造士縉雲田稅重以新沒入田租償其數鹽稅什一請半取之以通商賈軍民皆懷其惠　浙東按察使宋思顏孔克仁等以職事被逮詞連章溢太祖遣太史令劉基諭之曰素知溢守法毋疑也會胡深陷沒處州動搖命溢爲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以溢子存道爲游擊代領深衆溢以獲罪家宥不應遷秩辭副使許之又以父子相統於律不宜請罷存道官不許溢至處州宣布令旨誅首叛者餘黨悉定　秋七月令從渡江士卒被創廢疾者養之死者贍其妻子　廖永安卒於平江被囚凡八年矣　元擴廓帖木兒以太子令舉兵討孛羅帖木兒入大同進薄大都元帝乃襲殺孛羅於朝擴廓從太子入覲以爲太傅左丞相　九月丙辰建國子學　明玉珍遣萬

勝取興元使參政江儼通好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遺玉珍書曰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謀臣如攸彧猛將如遼郃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與足下實脣齒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爲鑒自後信使往返不絕　冬十月戊戌下令討張士誠命徐達常遇春等先規取淮東閏月克海安壩進取泰州遇春軍海安以遏士誠兵孫興祖守海陵海陵士誠兵入淮要地興祖沈毅有謀整軍合練士伍防禦甚嚴士誠兵自海口來侵擊敗之禽彭元帥　元擴廓帖木兒功雖高起行間驟至相位中朝舊臣多忌之者而擴廓久典軍亦不樂在內請出治兵南平江淮詔許之封河南王俾總天下兵代皇太子

出征分省中官屬之半隨之鹵簿甲仗亘數十里軍容甚盛
徐達圍高郵未下十一月士誠兵陷宜興達還師救之留馮勝
督高郵軍高郵守將詐降勝令指揮康泰帥數百人先入城敵
閉門盡殺之太祖怒召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勝慚憤攻甚
力達亦復宜興復渡江益兵攻　是歲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
州宣撫使田仁厚並來歸附並以爲宣慰使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士誠以舟師出馬馱沙巨艦數百溯
江而上侵鎮江以援高郵吳良戒嚴以待太祖親督大軍救之
比至士誠焚瓜州而遁康茂才追北至浮子門士誠軍遮海口
乘潮來薄茂才力戰良出兵夾擊大敗之獲卒二千太祖詣江
陰勞軍周巡壁壘歎曰良今之吳起也遂還應天　吳良守江

陰十年仁恕儉約聲色貨利無所好夜宿城樓枕戈達旦訓將
練兵常如冠至暇則延儒生講論經史新學宮立社學大開屯
田均徭省賦封疆晏然太祖嘗召至應天勞曰吳院判保障一
方我無東顧憂功甚大車馬珠玉不足旌其勞命學士宋濂等
爲詩文美之　改維揚府曰揚州府宣城府曰宣州府　二月
明玉珍卒子昇嗣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同聽政昇甫
十歲諸大臣皆粗暴不相下萬勝惡張文炳殺之文炳所善明
昭復矯彭氏旨縊殺勝吳友仁自保寧移檄淸君側戮詩等共
誅昭諸大臣用事國柄旁落遂益不振後三年劉楨亦卒昇遣
使告哀已又遣使入聘太祖遣侍御史蔡哲報之　容美洞宣
撫使田光寶保靖安撫使彭世雄等皆遣使歸附　元擴廓帖

木兒駐軍河南檄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會師大舉思齊
羅山人與察罕帖木兒同起兵齒位略相埒得檄大怒曰吾與
若父交若髮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甲不得出武關思道等
亦皆不聽調擴廓歎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鎮將不受節制何
討賊爲三月甲午遣其弟脫因帖木兒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
軍而自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等會兵長安盟於含元殿
舊基併力拒擴廓　丙申令中書嚴選舉有濫舉者逮治之
徐達等克高郵俘將士千餘人遂會常遇春攻淮安夏四月乙
卯襲破徐義水軍於馬騾港梅思祖以淮安降並獻四州初思
祖爲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擴廓帖木兒醢其父至是士誠
殺其兄弟數人　初李濟據濠州名爲士誠守實觀望太祖使

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吾家也濟如此我有國無家
可乎命平章韓政指揮顧時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濟度不能支
始出降政歸濟於應天太祖大悅元徐州守將陸聚亦以徐宿
二州降　甲子太祖如濠州省墓初太祖父母沒貧不克葬里
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至是議改卜不果增土以培其封令
陵旁故人汪文劉英等二十家守視賜以粟帛召父老飲極歡
曰吾去鄉十餘年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復相
見今苦不得久留歡聚爲樂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遠賈
濱淮郡縣尙苦寇掠父老善自愛令有司除租賦皆頓首謝
徐達等攻安豐扼其四門韓政潛穴城東龍尾壩入其城二十
餘丈城壞辛未破之元將忻都竹貞左君弼皆走追奔四十餘

里禽都俄而貞引兵來爭與戰城南門再破走之元擴廓帖木兒遣兵侵徐州達分兵擊敗之俘斬萬計傅友德同陸聚守徐州唐勝宗守安豐改安豐曰壽春府淮南北悉平　五月壬午朔太祖至自濠　庚寅求遺書　太祖謂孔克仁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孛羅擁兵犯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挾太子以稱戈急私讎無敵愾之志思齊輩碌碌竊據一方民受其害士誠外假元名反覆兩端明玉珍父子據蜀僭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大事可成天下不難定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秋八月庚戌改築應天城作新宮鍾山之陽　徐達等師還太祖議進取

張士誠李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汰而苛李伯昇輩徒擁子女玉帛易與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以大軍蹙之三吳可計日定太祖大悅辛亥拜達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帥舟師二十萬伐士誠御戟門誓師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既而召問達遇春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太祖曰湖州張天麒杭州潘原明爲士誠臂指平江窮蹙而人悉力赴援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使疲於奔命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遂移檄數士誠八罪達遇春帥兵自太湖趨湖州遇春敗士誠兵於太湖於毗山甲戌至三里橋張天麒分兵三道出戰達亦分三軍應之別遣兵扼其歸路敵戰敗返走不得入城還戰大破之禽將吏二百人遂圍湖州士誠遣朱暹五太子等以六萬衆來援屯於舊館出大軍後築五砦自固遇春及吳楨等將奇兵由大全港營東阡更出其後築十壘以遮之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於皁林薛顯別將取德清　大軍之伐士誠也令李文忠攻杭州以牽制之九月文忠帥朱亮祖等克桐廬新城遂攻餘杭　文忠屢出攻伐太祖命李貞權掌軍務桐廬既下以所俘卒送嚴州嚴城空虛俘卒謀叛去貞饗其衆醉而縛之以歸應天太祖嘉之貞文忠父也　常遇春敗張士誠將徐志堅於東阡襲徐義於平望盡燔其赤龍船冬十月壬子敗潘元紹於烏鎭逐北至昇山攻其水寨顧時引小舫繞敵舟舟中多俯視而笑時乘其懈帥壯士數人大呼躍入舟衆大亂

餘舟競進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與戰小卻薛顯帥舟師奮擊燒其船衆大潰昇山水陸寨皆破五太子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功遇春弗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沒水珍暹皆宿將善戰至是降徐達等以徇於湖州吳人震恐十一月甲申張天麒及李伯昇等以湖州降　餘杭守將謝五再興弟也李文忠諭之降許以不死辛卯五與再興子五人出降諸將請戮之文忠不可遂趨杭州丙申潘原明亦執蔣英以降文忠整衆入原明以女樂迎麾去之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以王興福知杭州府杭初附人心未安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太祖命誅蔣英

刺其血以祭胡大海　取紹興路　華雲龍攻嘉興降其將宋
興湯和克太湖水寨下吳江州士誠遣銳卒迎鬬大戰尹山橋
康茂才持大戟督戰盡覆敵眾癸卯徐達從太湖進圍平江達
軍葑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婁門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
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
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
屠等別築臺三成瞰城中置弓弩火筒臺上又置巨礮所擊輒
糜碎城中大震　俞通海下太倉秋豪不犯民大悅　徐達攻
婁門士誠出兵戰茅成擊敗之突至外郭中叉死楊國興攻閶
門亦戰死熊天瑞降於士誠教士誠飛礮擊外軍城中木石俱
盡外軍多傷者　十二月韓林兒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太祖

命廖永忠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沈於江太祖以咎永
忠云初太祖駐和陽以孤軍保一城而林兒稱宋後四方響應
遂用其年號以令軍中林兒沒始以明年爲吳元年建圜丘於
正陽門外鍾山之陽方丘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太社稷壇於
宮城西南四親廟於宮城東南祭告山川所司進宮殿圖命去
雕琢奇麗者　罷浙江分省置行中書省治杭州府改紹興路
爲府諸全州爲諸暨縣又改龍游府爲衢州府以嘉興湖州二
府直隸京師

二十七年太祖吳元年也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曰東南久罹
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憫之且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
億煩勞久矣今比戶空虛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將何以堪其

賜太平田租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　以濠州爲臨
濠府壽春府爲壽州屬之命世子標省臨濠臺諭曰商高宗舊
勞於外周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儉爲
守成令主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出旁近郡縣游覽山川經
歷田野其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閭閻生業以知衣食
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
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擇官輔
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時世子年十三矣
　庚子取松江府　元福建行省郎中秦裕伯避地上海太祖
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
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固辭　癸卯取

沅州路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攻徐州次陵子村
傅友德禦之兵寡堅壁不戰詗其眾方散掠乃以二千人泝河
至呂梁登陸擊之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敵敗去度且復至亟
還開城門而陳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即起李二果至鳴鼓士
騰躍搏戰破禽二陸聚又敗元兵於宿州禽僉院邢端等　徐
達遣使請事太祖敕勞之曰將軍謀勇絕倫故能遏亂略削羣
雄今事必稟命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軍中
緩急將軍其便宜行之吾不中制　三月丁丑始設文武二科
取士使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
歲充貢京師　杭州既下方國珍據境自如遣間諜假貢獻名
覘勝負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圖爲掎角太祖聞

之怒夏四月貽書數其十二罪　俞通海會圍平江戰滅渡橋
撟桃花塢中流矢創甚歸應天太祖幸其第問曰平章知予來
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涕而出翼日卒年三十八太祖臨
哭甚哀從官衞士皆感涕湯和亦以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
愈復往攻　張士誠拒守數月太祖貽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
畏天順民爲賢全身保族爲智漢竇融宋錢俶是也爾宜三思
勿自取夷滅爲天下笑士誠不報　置太倉州改江陰州爲縣
宣州府仍曰寧國興安府曰徽州　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以
陶安潘庭堅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升年老特免朝謁　是
月以旱減膳素食復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及新
附地田租三年劉基請決滯獄卽命基平反六月戊申大雨羣

臣請復膳太祖曰雖雨傷禾已多其賜民今年田租　張士誠
親帥銳士突圍出西門搏戰將奔常遇春軍遇春分兵北濠截
其後而別遣兵與戰士誠軍殊死鬬遇春拊王弼臂曰軍中皆
稱爾健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馳騎揮雙刀奮擊敵小卻
遇春帥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者甚眾士誠故
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鬬每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
至是亦悉敗溺萬里橋下死士誠馬逸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
自是不敢復出　李伯昇知士誠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曰
始公所恃者湖州嘉興杭州耳今皆失矣獨守此城恐變從中
起公雖欲死不可得也莫若順天命遣使金陵稱公所以歸義
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當不失萬戸侯且公之地譬如博

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於公何損士誠仰觀良久曰吾將思之
乃謝客竟不降　癸酉命自今朝賀不用女樂　太祖御戟門
召學士朱升范權引樂舞生入見閱試之太祖親擊石磬命升
辨五音升不能審以宮爲徵太祖審其誤命樂生登歌一曲而
罷　秋七月丙子給府州縣官之任費賜綺帛及其父母妻長
子有差著爲令　己丑雷震宮門獸吻赦罪囚　庚寅遣使責
方國珍貢軍糧二十萬石國珍集眾議郎中張本仁左丞劉庸
等皆言不可從有邱楠者獨爭曰彼所言均非公福也惟智可
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
遷延猶豫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旣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
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

可視錢俶乎國珍不聽日夜運珍寶治舟楫爲航海計　八月
癸丑圜丘方丘社稷壇成　張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
九月甲戌太廟成　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數萬討方國
珍　戊寅令曰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連坐
平江圍急士誠語其妻劉氏曰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答
曰君毋憂妾必不負君城將破徐達與常遇春約曰師入我營
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
十里者死辛巳諸將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以入士誠收餘眾
戰於萬壽寺東街眾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戸自縊故部將趙世
雄解之達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士誠瞑目不答舁出葑
門劉氏積薪齊雲樓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

自緼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吳地平居民安堵如故改平江路曰蘇州府吳艮自江陰移守之士誠至舟中不復食至應天竟自緼死命具棺葬之初平江被圍城中多列礮石王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礮石至布隨之低昻則人不能害而礮石無所用矣及遇春等克平江果如行言初黃敬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誠必敗有黃菜葉十七字之謠至是卒驗　熊天瑞伏誅　初士誠與太祖相持陳基在其幕府書檄多指斥及士誠亡其臣多見誅基獨免　廖永安喪還太祖迎祭於郊　乙酉孫興祖攻通州其守將詣徐達降　丁亥胡美取無錫降莫天祐平江之圍也他城皆下惟天祐堅守士誠破美急攻之天祐猶不下縣人張翼帥父老爭之天祐意沮翼縋城謁美請勿戮降人美許諾乃降太祖以天祐多傷我兵殺之　戊戌遣使致書於元帝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歸　張昶之被留也累官中書省參知政事有才辨明習故事裁決如流甚見信任自以元故臣心常戀戀會縱降人北還昶附私書訪其子存亡楊憲得書稾以聞下吏按問昶大書牘背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太祖殺之　辛丑論平張士誠功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將士賜賚有差　朱亮祖下天台進攻台州方國瑛迎戰敗走指揮嚴德亦戰死追至黃巖降其守將哈兒魯徇下仙居諸縣　癸卯新宮成　冬十月甲辰朔遣起居注吳琳魏觀以幣求遺賢於四方　丙午令百官禮儀尙左改李善長左相國徐達右相國

辛亥祀元臣福壽於應天余闕於安慶李黼於江州　壬子置御史臺以鄧愈湯和爲御史大夫劉基兼太史令與章溢同爲御史中丞諭之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　癸丑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帥常州長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　甲寅定律令以李善長爲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江西按察使潘黼及劉基陶安等爲議律官與大理卿周楨少卿劉惟謙丞周湞等其定其書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今宜遵唐舊又以法有連坐三條請自大逆而外除不用皆從之時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　戊午正郊社太廟雅樂命太常司協律郎冷謙協樂章聲譜取石靈壁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製琴瑟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定樂舞之制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　庚申召諸將議北伐太祖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擴廓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拯斯民於水火何以決勝常遇春對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饋饟不前援兵四集

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師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甲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步騎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胡美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帥師由江西取福建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將武昌諸衞軍取廣西太祖親禡於龍江召諸將諭之曰御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當百萬眾摧堅陷陣莫如副將軍不慮不能戰慮輕戰耳身爲大將顧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謝太祖又謂薛顯傅友德勇略冠軍可當一面又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

命汝總兵取閩左丞何文輝爲爾副參政戴德聽調發二人雖皆我親近勿以其故廢軍法閩汝嘗攻閩中宜深知其地利險易今總大軍攻圍城邑必擇便宜可否爲進退無失機宜是時稱名將必推達遇春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略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卽獲壯士與諜結以恩義俾爲己用由此人多樂附　元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等相持經年數百戰未能決元帝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擴廓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乃遣其驍將貊高趨河中欲出不意擣鳳翔覆思齊巢穴貊高至衞輝軍變襲衞輝彰德據之罪狀擴廓於朝初太子奔太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可及還京師皇后諭指令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元帝禪位擴廓留

軍三十里外以數騎入朝由是太子銜之而元帝亦心忌擴廓廷臣譁言擴廓受命平江淮乃西攻關中令罷兵不奉詔跋扈有狀及貊高奏至元帝乃削擴廓太傅中書左丞相令以河南王就食邑汝南分其軍隸諸將以貊高總河北軍賜號忠義功臣太子開撫軍院於京師總制天下兵馬專備擴廓　己巳朱亮祖進兵溫州方明善拒戰擊敗之克其城時軍中頗掠子女章溢悉籍還其家溢尋入朝以其子存道守處州太祖謂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復問溢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胡美由江西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太祖立命文忠出師屯浦城如溢策　時廷臣伺太祖意多嚴苛溢獨

持大體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爲能哉　湯和渡曹娥江下餘姚上虞吳禎毀壩通道出不意直抵軍廄十一月辛巳方國珍帥所部遁入海禎及朱亮祖追擊之盤嶼自申至戌敗之獲其大帥二人海舟二十五艘斬馘無算還定諸屬城國珍部將相次降　壬午徐達克沂州降守將王宣進克嶧州王宣復叛擊斬之莒密海諸州悉下　己丑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　太祖觀郊壇世子標從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覲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爲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　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等上戊申大統曆太祖諭曰古者季冬頒曆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善宜以

十月朔著爲令　徐達使韓政分兵扼河斷援軍汪興祖別將
徇軍取東平　辛丑達自帥大軍拔益都元平章普顏不花不
屈死丞相也速來援傅友德以輕騎誘敵入伏奮擊敗走之遂
取萊陽　十二月甲辰頒律令凡律二百八十五條令一百四
十五條初太祖用法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
守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
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意頒之郡縣
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　湯和
數遣使招方國珍示以順逆丁未遣子關奉表乞降曰臣聞天
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
上覆載之德舊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

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之心
方主上霆擊電掣至於婺州臣愚卽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
今日矣將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潤而主上推誠布公俾
守鄉郡如故吳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姓不戒潛
搆釁端猥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
浮海何也孝子之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
類卽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
得罪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蓋幕下士
詹鼎詞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吾諭不卽斂手歸命次
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窮蹙無聊情詞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
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朝面讓之曰若來得

毋晚乎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歲卒數
張本仁罪鞭其背潰爛死餘官屬從國珍降者皆徙滁州獨赦
邱楠以爲饒州知府詹鼎至京草封事萬言候駕出獻之太祖
爲立馬受讀命丞相官鼎楊憲忌其才沮之後坐累死　汪興
祖克東平乘勝至東阿降元參政陳璧及所部五萬餘人孔子
五十六世孫衍聖公希學帥曲阜知縣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
迎謁於軍門興祖禮之兗東州縣聞風皆下遂取濟甯徐達徇
下濰膠諸州縣己酉濟南降分兵取登萊齊地悉定　諸軍之
伐陳友定也太祖別遣使至延平招諭之友定置酒大會諸將
及賓客殺明使者瀝其血酒甕中與衆酌飲之酒酣誓於衆曰
吾曹並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福州環城

築壘爲拒守計而胡美已渡杉關下光澤邵武守將李宗茂以
城降次建陽守將曹復疇亦降友定聞杉關破急分軍爲二以
一軍守福州而自帥一軍守延平以相掎角　癸丑李善長帥
百官勸進表三上乃許甲子告於上帝善長帥禮官具登極儀
祭酒許元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
與論議及是告歸司業劉丞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少待
元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逮死獄中　湯和廖永
忠舟師由海道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使人諭降不應閩
之元平章曲出引兵逆戰敗參政袁仁請降庚午諸軍緣南臺
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僉院
柏帖木兒積薪樓下殺妻妾及二女縱火自焚死　是月以益

都路爲青州府般陽路爲淄川州慶元路爲明州府
二十八年太祖洪武元年也春正月乙亥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嘗語帝定天下以不殺人爲本帝善之初從帝軍中値歲大歉帝又爲郭氏所疑嘗乏食后竊炊餅懷以進肉爲焦居常貯糗精脯修供帝無所乏絕而己不宿飽及貴帝比之豆粥麥飯每對羣臣述后賢同於唐長孫皇后退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同艱難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

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爲數緩刑戮帝嘗怒責宮人后亦陽怒令執付宮正司議罪帝曰何爲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卽陛下論人罪亦詔有司耳一日問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遇歲旱輒帥宮人蔬食助祈禱歲凶則設麥飯野羹帝或告以振卹后曰振卹不如蓄積之先備也后嘗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歎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聞元世祖后煮故弓絃事亦命取練織爲衾裯以賜高年煢獨餘帛類絲緝成衣裳賜諸王妃公主使知蠶桑艱難　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常遇春平章政事錄軍

國重事胡美廖永忠李伯昇並爲平章政事趙庸王溥爲左右丞楊憲傅瓛爲參知政事　丙子頒卽位詔於天下　追封叔父爲壽春王兄爲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從兄弟爲霍邱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兄子爲山陽王昭信王從子爲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所謂宗室十五王也　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敎太子帝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請倣元制以太子爲中書令帝以元制不足法令詹同考歷代東宮官制設少師少傅少保詹事率府使諭德贊善賓客等官辛巳以李善長等兼領之諭之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

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賓客諭德者欲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職此故也昔周公敎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敎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弁識之　初定天下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楊憲爲司農卿又以浙西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甲申遣使覈之　命陶安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

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
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邪說
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
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史或
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
立黜之　庚寅彗星見於昴畢　胡美進圍建寧守將同僉達
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堅守以老我師美數挑戰不出與何文輝
環攻之踰十日達里麻不能支辛卯夜潛至文輝營乞降壬辰
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以衆降於文輝美怒兩人不詣己欲屠
其城文輝馳告美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既降奈
何以私忿殺人美乃止整軍入城秋豪無所犯執子琦等送京

師獲將士九千七百餘人糧糗馬畜稱是　庚子鄧愈爲征戍
將軍帥襄漢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　湯和分兵徇興化漳
州福寧進攻延平陳友定欲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
不已友定疑所部將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
城中礮聲震地我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
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
所部爭開城門納我師師入友定猶未絶舁出水東門天大雷
雨復甦友定子海聞父被執自將樂歸於軍門達魯花赤白哈
麻副樞陳英輔皆自經死興化望風納款胡美亦遣降將諭降
汀泉諸郡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具公服北面再拜引
佩刀剚喉而死福建平時以友定柏帖木兒迭里彌實爲三忠

友定至京師帝詰之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殺之海
亦從死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
勝數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爲盜或事元不終惟友定父子
死義稱完節焉　是月天下府州縣官來朝諭曰天下始定百
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
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爾等戒之　二月壬寅朔定
郊社宗廟禮李善長等撰進郊祀儀考功郎中直起居注詹同
定祫禘禮御史臺經歷錢用壬定釋奠耤田禮翰林學士朱升
定時享齋戒禮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參合衆言陶安等
裁定之　癸卯湯和提督海運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
風輸鎮江而還　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

廣東　征閩師還金子隆等復聚衆剽掠李文忠討禽之遂定
建延汀三州命軍中收養道上棄兒全活無算　費聚兵禎次
昌國勦海寇葉陳二姓於蘭秀山平之　丁未以太牢祀先師
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臨行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
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爲天下主期大明教
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
敬之　戊申祀社稷配以后土后稷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
創屋備風雨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建屋非宜若遇
風雨請於齋宮望祭從之　壬子詔衣冠如唐制　癸丑常遇
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山東平　甲寅楊璟遣千戶王
廷取寶慶　封李貞爲恩親侯　李文忠之征閩也章存道以

所部鄉兵萬五千人從閩平詔存道以所部從海道北征章溢
持不可曰鄉兵皆農民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不信也帝
不懌既而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鄉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
軍使北上一舉而恩威著矣帝喜曰孰謂儒者迂濶哉然非先
生一行無能辦者溢行至處州遭母喪乞守制不許鄉兵既集
命存道由永嘉浮海而北再上章乞終制報可　元擴廓帖木
兒既受詔就食邑退軍澤州其部將關保亦歸於朝朝廷知擴
廓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貊高合攻擴廓而分關保以
兵戍太原擴廓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元
帝下詔盡削擴廓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　三月辛未詔儒臣
修女誡諭翰林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

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
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
闈政由內出鮮不爲禍惟明主能察於未然下此多爲所惑卿
等其纂女誡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升
等乃編錄上之　楊璟進攻永州守將鄧祖勝迎戰敗斂兵固
守璟進圍之元兵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擊
敗之俘獲千餘人胡海生得千萬戶四人全州守將阿思蘭及
周文貴再以兵來援周德興再擊敗之斬朱院判追奔至全州
遂克之道州寧州藍山皆下進克武岡州分兵據險絕靖江聲
援　鄧愈克唐州進攻南陽敗元兵於瓦店遂北抵城下丁酉
克之禽史國公等二十六人隨葉舞陽魯山諸州縣相繼降攻

下牛心光石洪山諸寨均房金商之地悉定　徐達與常遇春
會師濟南擊斬樂安反者還軍濟寧引舟師泝河趨汴梁己亥
守將李克彝遁左君弼竹貞等降　孔希學入朝帝敕諭其父
克堅未言稱疾則不可會克堅亦來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
進見於謹身殿問其年曰爾年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
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可俾進學克堅頓首謝
卽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
因顧侍臣曰先聖後特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　夏四
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卻之命四方毋妄有所獻　廖永忠之
發福州也以書諭元左丞何眞曉譬利害遂航海趨潮州既至
眞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糧奉表

以降永忠聞於朝賜詔褒眞以竇融李勣爲比永忠抵東莞眞
帥官屬出迎至廣州降盧左丞禽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
廣人大悅　丁未祫享太廟德祖居中南向懿祖居東第一位
熙祖西第一位仁祖東第二位東西向初製太廟祭器帝曰近
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甚無
謂也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徐達常遇春自虎
牢關進軍河南元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陳於洛水北戊申遇
春單騎突其陳敵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
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追奔五十里遂圍河南元梁王
阿魯溫降嵩陝陳汝諸州以次略定河南平阿魯溫察罕帖木
兒之父也　永州久不下楊璟令裨將分營諸門築壘困之造

浮橋西江上急攻之鄧祖勝力盡仰藥死百戶夏昇約降丁巳
胡海以夜半先登諸軍踰城入元參政張子賢巷戰兵潰被執
遂克永州　甲子帝如汴梁李善長劉基居守一切便宜行事
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
宦侍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　元李思齊聞明
師已取河南乃解而西與張思道拒守潼關會火焚思道營思
齊遽退軍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守關都督同知馮
勝進攻之丙寅守將宵遁遂奪關取華州思齊奔鳳翔思道奔
鄜城　康茂才留守陝州規運餽饟造浮橋渡師招徠絳解諸
州扼潼關秦兵不敢東向茂才善撫綏民立石頌德焉　馮勝
取陝州請益兵守潼關徐達曰無如郭興者遂調守之以金興

旺為副潼關三秦門戶時哈麻圖據奉元李思齊張思道等與
為犄角日窺伺欲東向興悉力捍禦王左丞來攻大敗之　置
山東等處行中書省治濟南府　陶安為江西行省參政諭之
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敷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
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地撫綏莫如卿安辭不許　廖永忠進
取廣西五月己卯克梧州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翱
赴水死達魯花赤拜住降尋貴容鬱林諸州皆下　辛卯改汴
梁路為開封府置中書分省治焉以楊憲署省事　六月庚子
召徐達常遇春等會行在所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
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思齊輩狼狽西奔元
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擣元都可不戰有也帝曰善　廖永忠馳

諭海南海北諸道三十餘城甲辰皆納印請吏　朱亮祖以兵
會楊璟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
岸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攻閘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
土隄五道傅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閱兩月會其總制張榮來
降璟與之白幘為識壬戌胡海以夜四鼓自北門八角亭先登
克之元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不花元
帥元禿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執平章也兒吉尼
先是張彬攻南關為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璟甫入立下令
禁止之民乃安復移師徇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衍岑伯顏等
　秋七月廖永忠引兵克南寧戊子降象州兩廣悉平永忠善
撫綏民懷其惠為之立祠　庚寅振卹中原貧民辛卯諭徐達

曰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
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卹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
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
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
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達復進曰元都克
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澌滅不煩窮兵
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丙申馮勝為征虜右副將
軍留守開封又立河南行都督府以陳德署府事　閏月己亥
朔元擴廓帖木兒禽關保貊高以聞元帝大恐歸罪於太子罷
撫軍院悉復擴廓官爵命殺關保貊高與李思齊等分道南討
丁未帝至自開封　徐達與常遇春會師河陰遣裨將分道

徇河北梅思祖至衞輝元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從之龍二復出走遂降其城他將下廣平己酉師次臨淸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顧時浚河通舟師遇春先驅而北壬子克德州合兵取長蘆扼直沽作浮橋以濟師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丙寅進克通州元帝帥后妃太子奔上都　是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　免吳江廣興太平寧國滁和被災田租　八月己巳朔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　庚午徐達陳兵齊化門塡濠登城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不降斬之其餘不戮一人封府庫籍圖書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

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傅友德薛顯顧時分邏古北諸隘口守盧溝橋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眞定路達魯花赤鈒納錫彰聞王師取元都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拜投崖死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報恩寺將投井寺僧大梓輓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素往告鎭撫吳勉董費錄而出之　壬申以京師火四方水旱詔中書省集議便民事　丁丑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仍隸中書省革考功所罷司農卿以將作司隸工部滕毅爲吏部尚書楊思義爲戶部尚書錢用壬爲禮部尚書陳寧爲兵部尚書周禎爲刑部尚書單安仁爲工部尚書時六部權輕多仰承丞相意指諸尚書亦多不久於位毅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思義以農桑積貯爲急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輸絹布詔可　大軍平河洛元擴廓帖木兒走汪河始得歸被拘凡六年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畧　帝之未還也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李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劉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卽斬之由是與善長忤帝歸愬基僇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會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工匠死胔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帝納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基有妻喪遂請告歸　己卯詔赦殊死以下將士

從征者卹其家逋逃許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災荒以實聞免鎭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有司以禮聘致賢士學校毋事虛文平刑毋非時決囚除書籍田器稅民間逋負免徵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疾者存卹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復他利害當興革不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壬午帝如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置燕山六衞留兵三萬人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　癸未詔徐達常遇春取山西　大都既下韓政分兵守廣平諭降白土諸寨移守彰德下蟻尖寨蟻尖在林慮西北二十里爲元右丞吳庸王居義小鎖兒所據大將軍之北伐也遣將略諸山寨降者相繼蟻尖獨恃險不下至是兵偪之庸誘殺

居義及小鎖兒以降得士卒萬餘人　元湖廣平章郭雲保裕州白泉寨堅守不下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戰被執達呵之跪雲植立謾罵求死脅以刃不動達壯之繫送京師帝奇其狀貌釋之方閱漢書問識字否對曰識因以漢書授之雲誦之甚習帝大喜用爲溧水知縣有政聲　傅瓛免　甲午遣內官往北平放元宮人諭之曰宮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憫至卽放遣遣人勿使失所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帝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

九月癸亥詔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疎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乙丑常遇春下保定薛顯取七垛寨追敗脫因帖木兒遇春遂下眞定　陸聚克車子山鳳山城山鐵山諸寨分守井陘故關　陶安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　改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　冬十月庚午馮勝與偏將軍湯和由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潞禽元右丞賈成於猗氏陳德破磨盤寨獲參政喻仁遂克平陽絳州禽元左丞田保保等獲將士五百餘人帝悅詔勝居常遇春下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　丁丑帝至自北京　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　先是徵元故臣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

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建大本堂命魏觀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帝謂殿中侍御史郭淵友等曰諸生於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不流浮靡庶儲德亦獲裨助　以北平府屬山東行省保定河間眞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河南分省　十一月己亥復遣魏觀及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　庚子冬至始祀上帝於圜丘從李善長等分祭之議也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有司議配祀帝謙讓不許前期親爲文告太廟曰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闕失去年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惡無隱及南郊竣事詣太廟告禮成還御奉天殿受賀翌日宴羣臣於奉天殿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又命孔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進衍聖公秩二品賜之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會前聖之道而通之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子又能傳述而名言

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所以崇德報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實憫焉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豈不偉歟　癸亥帝手詔敘劉基勳伐及彭蠡同舟之難召還京師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欲進基爵基固辭不受　楊璟之自廣西還也帝問黃岑二氏所轄情形璟言蠻獠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帝曰蠻猺性習雖殊其好生惡死之心則一苟撫之以安綏待之以誠諭之以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是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峒官民　湯和楊璟之下澤州也元擴廓帖木兒遣平章韓札兒拒之戰於韓店和等敗績會元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將由保安徑居庸以攻

北平徐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在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使進不得戰退無所守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趨太原薛顯傅友德將鐵騎三千略平定擴廓至保安果還救萬騎突至傅友德以五十騎卻之常遇春言於達曰我騎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夜劫之可得志達曰善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擴廓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馬以十八騎走大同豁鼻馬降得甲士四萬十二月丁卯克太原遇春追擴廓至忻州而還　己巳置登聞鼓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冤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即引奏　明昇聞太祖克元都奉書稱賀壬辰以書諭之　汪廣洋劉惟敬爲參知政事　大本堂既建帝時臨幸評論古今一日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鼂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命漢陽知府易濟招諭安南　御史高元侃言京師人民循習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無哀戚之情請禁止以厚風俗乃令禮官定民喪服之制

明紀卷第二終

明紀卷第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參訂

太祖紀三（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論次功臣死者肖像生者虛其位初胡大海等沒命肖像於卞壼蔣子文之廟及新廟成移祀焉　丁未享太廟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　追封滁皇后父陳公爲楊王皇后父馬公爲徐王妃皆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徐王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帝欲訪后族人官之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　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

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遣使民未甦其更賜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徵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鎭江宣城廣興供億浩穰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爲州今年租稅　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汪興祖將三衞卒守之華雲龍攻下雲州傅友德敗賀宗哲於石州脫列伯於宣府諸軍分徇未下州縣金朝興取東勝州山西悉平　鄞人傅恕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祿秩均民田更役法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愼

選舉罷榷鹽停榷茶帝嘉納之　蔡哲爲參知政事　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海島與島人相糾結是月倭寇山東瀕海郡縣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王錡傅著謝徽及傅恕俱爲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帝諭之曰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顚危間有賢哲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戒　時大兵出山西北平守備單弱平章曹良臣守通州所部

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亙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駭遁去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耤田北壬午親祭以后稷配祀畢行耕耤禮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知縣帥庶人終畝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　徐達引兵西渡河至鹿臺張思道遁郭興將輕騎直擣奉元大軍繼進三月庚子克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經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繯死改奉元路爲西安府耿

炳文鎭之浚涇陽洪渠十萬餘丈民賴其利徙咸陽縣治於渭
河之南　振陝西饑戶米三石　丙午常遇春與馮勝合軍西
拔鳳翔李思齊奔臨洮　置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治北平府先
屬山東河南者皆復其舊　遣行人楊載使倭且詰以入寇之
故謂宜朝則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儻必爲寇盜卽命將徂征耳
日本王良懷不奉命　劉惟敬出爲廣西參政　夏四月丙寅
也速攻通州詔常遇春還備北平平章李文忠副之　己巳命
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乙亥編祖訓錄
定封建諸王之制　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太原府又置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治西安府改廣東道宣慰司爲廣東行中書
省　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

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
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鬬物產足佐軍
儲蹙以大兵思齊不走則束手縛矣臨洮旣克於旁郡何有遂
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馮勝偪臨洮　金興旺移
守鳳翔　丙子賜秦隴新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至臨洮李
思齊降甯正守之徐達分兵克蘭州薛顯別將攻馬鞍山番寨
大獲其畜產乙酉達襲破元豫王於西寧走之盡收其部落輜
重　汪廣洋出爲陝西參政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
徐達還出蕭關下平涼唐勝宗克延安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
帖木兒所執湯和取涇州使部將招思道弟良臣良臣以慶陽
降達遣薛顯受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復出兵襲顯營顯傷突圍

免良臣據城叛　癸卯夏至祀地於方丘羣臣復請配祀帝堅
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　章溢居喪哀毀營葬親負土石感疾
卒年六十五帝痛悼親撰文卽其家祭之　張良臣之叛也徐
達命諸將分兵壓之俞通源自臨洮疾趨至涇略其西顧時略
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良臣耀兵城下時擊敗之獲
其勁將九人良臣不敢復出良臣恃其兄思道爲外援間使往
來德悉擒獲　蔡哲出爲福建參政　常遇春李文忠帥步騎
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江文淸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
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擒之六月己卯克上都
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
人車萬輛馬三千四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改元上都路爲

開平府尋廢府置衞又以永平路爲平灤府　安南國王陳日
煃遣少中大夫同時敏等奉表來朝貢方物帝喜賜宴壬午命
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煃爲安南國王　秋七月
己亥常遇春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四十帝聞震悼命禮官
議天子爲大臣發哀禮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喪至龍江
親出奠賜葬鍾山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
位皆第二遇春沈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長於
大將軍達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惟謹常自言能將十萬衆橫
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云遇春旣卒命李文忠代將其軍左丞
趙庸爲副　辛亥擴廓帖木兒遣韓扎兒破原州涇州以爲慶
陽聲援　丙辰明昇遣使來獻大木及方物答以璽書　辛酉

馮勝扼驛馬關韓札兒敗走傳友德薛顯駐兵靈州甯正駐邠
州絕慶陽聲援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峒雖平宜遷其人入內
地可無邊患帝曰溪峒蠻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
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
年後可為良民何必遷也　黃英衍岑伯顏及思明土官黃忽
都等相繼貢馬詔皆以為世襲知府　以廣西地接猺獞始於
關隘衝要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姦盜　元帝屯蓋里泊令孔興
脫列伯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李文忠奉詔會攻慶陽行次
太原聞大同圍急謂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苟利於
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
禽平章劉帖木八月乙丑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

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
至以二營委之殊死鬬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
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脫列伯既被禽孔
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　己
巳定內侍官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
權可為鑒戒又曰此曹善者千百中無一二若用為耳目卽耳
目蔽用為心腹卽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
功則驕恣矣　癸酉元史成諸儒皆賜賚遣歸而元統以後史
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　高麗國王王顓
修貢請封丙子遣符璽郎偰斯齎詔及金印往封之　徐達進
軍偪慶陽張良臣糧盡癸未克之良臣父子投於井引出斬之

陝西平　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
為大箕形如牛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
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為地道薄
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眾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
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
敵少卻會百戶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卽以其眾入
城共守敵拔營去眾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
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眾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
畀我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
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
聞慶陽下乃引去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

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樂諸書曾魯及梁寅宋訥徐
一夔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咸與焉
九月辛丑召徐達湯和等還命馮勝留駐慶陽節制諸軍勝
以關陝既定輒引兵還帝怒切責之以其功大赦勿治　顧時
將騎兵略靜寧川走賀宗哲郭英追敗之於亂山　初帝將營
中都劉基曰臨濠雖帝鄉非建都地也既帝召諸老臣問建都
事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中汴梁為宋舊京或又言北
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
安洛陽汴梁實周漢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
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
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

侍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皆曰善癸卯以臨濠爲中都
置留守司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改鍾離縣曰中立縣　帝嘗
以事責李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
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
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無
與者也憲則不然帝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曰胡
惟庸何如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
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
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帝嘗與侍臣論待
大臣禮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

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
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
兩盡帝深然之帝嘗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
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
因事納忠如此　戊午廖永忠等師還命太子帥百官迎勞於
龍江永忠尋復出撫定漳泉　始建南京新城　楊憲爲右丞
　冬十月壬戌遣楊璟諭明昇　甲戌甘露降於鍾山羣臣請
告廟不許　辛卯諭中書省曰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
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
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延師儒授生
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設

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專
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時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
錢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
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
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
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
以道設教天下祀之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
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
不聽久之乃用其言　陳寧睢稼爲參知政事　張以寧等抵

安南境陳日煃卒國人乞以印詔授其世子以寧不可留居洱
江上諭世子告哀於廟且請襲爵　命潭州衛指揮同知邱廣
爲總兵官寶慶指揮僉事胡海廣東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爲副
帥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等平之　高麗使臣成惟得
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宮室壯乎
對曰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其王曰古
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
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修則威弛地不耕則民艱
於食且有居室無廳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
鑑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　是月

遣使貽元帝書　十一月乙巳祀上帝於圜丘以仁祖淳皇帝
配　明昇幼母彭及諸大臣用事楊璟既至數諭以禍福俾從
入覲昇集其下共議諸大臣方專恣不利昇歸朝皆持不可璟
還復遺昇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
全流譽無窮反是者輒敗足下幼沖席先人業據有巴蜀不咨
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
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之言也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漢昭
烈且以諸葛武侯佐之綜核官守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
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埸南不過播州北不
過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頃刻可謂
智乎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

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使使諭意又以足
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失遠大計故復遣璟面諭禍福
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如向者陳
張之屬竊據吳越造舟塞江湖積糧過山岳彊將勁兵自謂無
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
命也足下視此何如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銜璧主
上宥其罪徵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
能翻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
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崛彊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沸鼎燕巢
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臨凡今爲足下謀者他日
或各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

害瞭然可覩在足下審之而已昇終不聽　侯至善爲參知政
事　占城入貢十二月甲戌遣中書省管句甘桓會同館副使
路景賢齎詔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甲申振西安諸府饑
戶米二石　己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　庚寅擴廓帖
木兒攻蘭州諸將欲固守以待援天策衞指揮僉事張溫曰彼
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銳儻彼不退固守未晚也
於是整兵出戰元兵少卻已而圍城數重鷹揚衞指揮于光自
鞏昌赴援至馬蘭灘戰敗被執以徇城下光大呼曰公等但堅
守徐將軍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殺溫斂兵固守
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戶郭佑被酒臥他將巡城者擊退之
時元帝尚在近塞帝再致書不報而擴廓帖木兒擁兵塞上爲

西北邊患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
副之分道北伐　吏部請謫有罪於儋崖帝曰前代謂儋崖爲
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醇宜更擇良吏治之
豈宜居罪人耶　先是西安諸府旱饑詔有司正月二月戶給
米一石至是耆民宋昇等來言民多饑死戶部請運粟濟之帝
曰民旦夕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丁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
驛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　胡惟庸爲參知政事　禮
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
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　二月癸未追封
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妻張氏爲王夫人以其三子

從祀復其鄉有氏世世守王墓　戊子詔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求賢才可任六部者　是月李文忠由居庸出野狐嶺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元平章竹貞　歐陽佑等還朝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及趙壎爲纂修續修元史　三月庚寅詔曰成武功者必資民力各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彫敝之餘未能蘇息其蠲應天鎮江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廬州廣信饒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德滁和十六府州及河南山東北平今年田租又免徐邳二州夏稅　擴廓帖木兒聞大兵擣定西

趨赴之蘭州解圍張溫將斬郭佑天策衞知事朱有聞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軍法也賊既退始追僇之無及於事且有擅殺名溫謝曰非君不聞此言杖佑釋之帝聞而兩善焉　陳寧出爲蘇州知府　遣萊州同知趙秩泛海如日本責讓之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樉爲秦王棡晉王棣燕王橚吳王楨楚王榑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帝懲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於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衞邊陲內資夾輔制歲祿萬石置官屬冕服車旂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擴廓帖木兒屯車道峴鄧愈直抵其壘立柵逼之擴廓退屯沈兒峪徐達至安定

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擴廓遣精兵從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帥兵擊卻之以德濟功臣子械送之京師而斬其下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擴廓兵禽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駝雜畜以巨萬計擴廓僅挾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是役也孫興祖至三不剌川遇敵力戰死追封燕山侯謚忠愍配享通州常遇春祠未幾中書省以都督汪興祖兼俸事入奏帝聞興祖名歎息命以月俸給故燕山侯興祖家　丙戌元帝殂於應昌子愛猷識理達臘嗣改元宣光　慈利安撫使覃垕連茅岡諸寨爲亂長沙洞苗俱煽動　廣西行省言廣西地接雲南交阯

所治皆谿洞苗蠻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府衞兵遠在桂林猝有警難相援而郡縣無兵以馭之乞立衞置兵令邊境郡縣輯民丁之壯者爲兵又慶遠安撫莫天護素庸弱宗族强者動肆跋扈不宜姑息以貽禍乞罷安撫司仍設府守其地詔從之置南甯柳州二衞益兵守禦命天護赴京復置慶遠府　安南使臣林舜欽等至京帝素服御西華門引見命編修王廉往祭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熞爲王　先是安南占城構兵帝命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諭令罷兵兩國皆奉詔張以甯教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帝聞而嘉之賜璽書比之陸賈馬援復仁等亦卻贐不受　五月己丑徐達取興元分遣鄧愈招諭吐蕃　丁酉詔守令舉學識篤行之士

己亥詔曰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材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焉尋令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李文忠次駱駝山走元平章沙不丁進次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諜知元帝已殂兼程趨應昌甲辰克之元嗣君北走獲其嫡子買的里八剌暨后妃宮人諸王將相官屬數百人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

一出精騎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之眾萬六千餘人獻捷京師　帝以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丁未詔國學及郡縣生員皆習射頒大射儀於天下朔望則於公廨或閒地習之　戊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徐達師師自徽州出一百八渡傅友德領前鋒奪略陽關馮勝禽元平章蔡琳遂克沔州遣金興旺張龍別將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友德等合攻興元辛亥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與旺龍及章存道留守之友德還軍西安鄧愈自臨洮進克河州招諭吐番諸酋長宣慰鎖南普等皆納印請降追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坡斬其大將河州以西朵甘烏斯藏諸部悉歸附出甘肅西北數千里而還湯和定寧夏逐北至察罕腦兒禽猛將虎陳獲馬牛羊十餘萬徇東勝大同宣府皆有功　丁巳詔開國時將帥無嗣者祿其家　胡德濟至京帝念其守廣信諸暨功釋之而以書諭達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於莊賈乎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汪廣洋為左丞　元擴廓帖木兒至和林元嗣君復任以國事　甯正為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餽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苦從之　是月旱帝齋戒后妃親執爨為農家食皇太子諸王饋於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屨步禱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曝日中夜臥於地凡三日還齋於西廡辛酉賚將士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羣

臣稱賀帝謂治書侍御史劉柄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嘗仕元者勿賀諡元主曰順帝癸酉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嘗行之對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服本俗衣朝見畢賜中國衣冠就謝復謂省臣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入見中宮賜中國服就謝中書省草詔多侈辭帝責之曰元主中國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為是也亟改之乙亥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賜第龍光山帝曰前代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朕甚不取今元脫忽

思后在此飲食居處務適其宜丙子告捷於南郊丁丑告太廟詔示天下尋遣使齎詔撫諭海外眞臘暹羅爪哇三佛齊西洋瑣里諸國　改元興和路爲府屬北平布政司尋廢府置衛屬北平都司　初元至元間楊璉眞伽爲江南總攝發宋會稽諸陵以諸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楊璉眞伽敗籍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帝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京城高坐寺西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於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

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其請開中鹽法自此始　辛巳徙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民無業者田臨濠給資糧牛種復三年徙者凡四千餘戶　改興元府曰漢中府　倭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濱海州縣　汪廣洋免秋七月楊憲爲左丞　明昇將吳友仁帥衆三萬寇漢中金興旺悉城中兵禦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人敵益衆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塡塹爲必克計徐達聞之令傅友德以三千騎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令軍中人燃十炬連亙山上友仁驚遁張龍從北門突出繞友仁軍後興旺悉兵躡之墜崖谷死者無算友仁自是氣奪　楊憲有才辯裁決明敏然刻深多忌有不足於己者輒中傷之事帝久能逆知帝意又

熟於典故謂人莫己若多紛更省中事罷舊吏徧置所私汪廣洋庸懦不敢違憲意憲猶忌之嗾御史劉炳等劾廣洋奉母無狀帝切責放還鄉憲再奏徙海南又教炳劾刑部侍郎左安禮等八人帝覺其誣下炳獄知爲憲所使於是李善長劾憲排陷大臣恣爲奸詔窮竟其罪併誅之召廣洋還　陶凱與崔亮並爲禮部尚書　八月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　續修元史成康茂才還自漢中道卒　青州民孫古朴爲亂襲莒州執同知牟魯欲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轉禍爲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遺種矣我守土臣義惟一死所惜者百姓耳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遂殺之事聞詔䘏其家　九月李謙爲參知政事　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

者漸衆御史袁凱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冬十月丙辰詔儒臣更直午門爲武臣講經史　楊璟討覃垕連敗之垕詐降璟使部卒往報爲所執帝切責璟癸亥周德興爲征蠻將軍帥師討垕璟亦督戰士力攻垕乃遁　辛巳遺元嗣君書　十一月壬辰北征師至京帝迎勞於龍江甲午告武成於郊廟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丙申大封功臣進徐達魏國公李善長韓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郭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鄭遇

春榮陽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戊戌大宴己亥達等入謝帝從容語曰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偪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

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又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故進封大國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湯和以征閩時放遺餘孽八郡復擾師還為蘭秀山賊所襲失二指揮郭興以不守紀律趙庸以在應昌私納奴婢故皆侯而不公是日設壇親祭戰沒將士　初寧國知府陳灌創戶帖以便稽民帝取為式頒行天下辛亥詔戶部置戶籍歲計登耗以

聞著為令　乙卯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　十二月癸亥復遣元嗣君書並諭和林諸部　帝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甲子建奉先殿於宮門內之東以太廟象外朝奉先殿象內朝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諸王再朝享后妃進膳羞月朔薦新忌日及諸節致祭以為常　戊辰封薛顯永城侯汪興祖東勝侯以顯嘗擅殺胥吏獸醫火者馬軍及千戶吳富面數其罪勿與券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所殺吳富等之家一以給其母妻令功過毋相掩興祖亦以過奪誥券謫海南旋召還

初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陵寢發者掩之壞者完之廟敝者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命有司禁

樵采　己卯賜勳臣莊田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　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精而有黑子陰奸乎陽也德為陽刑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宜慎刑黜姦吏部尚書郎本中言日者君象君德修則天變消河南中原民未安堵天下才俊學行之士隱於山林天之仁愛人君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　李謙出為廣東參政　初軍衛有軍儲倉是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豫備倉東西南北四所以振凶荒　李善長外寬和而內忮刻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卽按其罪奏黜之與劉基爭法而詢基由是

請告帝所任張昺楊憲以事誅汪廣洋亦被譴善長事寄如故
富貴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
四年春正月丙戌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冢戶百五
十給佃戶千五百家儀仗士二十家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
爲左丞　丁亥徐達帥盛熙等赴北平練軍馬修城池　湯和
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副之帥舟師由瞿塘傅友德爲征
虜前將軍顧時副之帥步騎由秦隴伐明昇帝謂友德曰蜀人
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不意
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戊子鄧愈
督餽襄陽給征蜀軍初戴壽言於昇曰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彊
猶莫能與明抗況吾蜀乎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不然

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交好而內備禦昇以爲然遣
莫仁壽斷瞿塘峽口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崖石壁引
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礮爲拒敵計及聞有明師又遣壽友仁
鄒興等益兵爲助　庚寅建郊廟於中都　丁未以天下初定
令各行省試士連舉三年嗣後三年一舉　戊申免山西浙江
被災田租　以鎖南普爲河州衞指揮同知卜納利爲靖南衞
指揮同知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衞指揮同知朵兒只等爲僉事
千百戶有差　二月免太平鎭江寧國田租　甲戌帝如中都
壬午至自中都諭中書省曰臨濠朕興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
傍近州縣通漕運者隸之遂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
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邱英山宿遷睢陽碭山靈璧潁

上太和固始光山豐沛蕭十八縣隸焉尋改中立縣曰臨淮縣
初元主北走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與平章高家奴相爲聲
援保金復諸州至是益爲平章帝遣斷事黃儔齎詔諭之益籍
所部兵馬錢糧與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
揮同知　復以平灤府爲永平府　會試天下舉人以陶凱潘
庭堅爲主考官取中一百二十人三月乙酉朔帝親製策問試
於奉天殿擢吳伯宗第一授禮部員外郎餘以次授官有差
乙巳徙山後民萬七千戶屯北平　丁未劉基致仕基佐定天
下料事如神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至是還隱山
中惟飲酒弈棊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

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靑田知縣也基
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迹如此　閏月宋冕爲參知政
事　湯和師至夔州蜀人以兵扼險楊璟攻之戰於瞿塘不利
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久不進而傅友德受命疾馳至陝集諸
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
蜀將丁世珍夏四月丙戌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
以渡進至五里關世珍據險力戰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
友德攻破其關遂克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降州亦下友
德渡白水江破綿州指揮史鑑戰死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
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
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　帝以諸將久無功命朱

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濟師伐蜀　冊皇太子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也　廣德侯華高繕廣東邊海城堡事竣至瓊州卒無子納誥券墓中贈巢國公諡武壯　廢順寧府及所領縣　五月免江西浙江秋糧　戴壽聞傅友德破階文擣江油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吳友仁撤精兵西救漢川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援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無能爲也迎擊大敗之六月壬午朔遂拔漢州壽大亨走成都友仁走保寧友德之攻漢州也湯和尚頓軍大溪口既於江流得木牌乃進師廖永忠先發及舊夔府破鄒興等兵進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鎖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

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矢死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辛卯遂入夔州壬辰和始至乃分道進期會於重慶丁世珍以番數萬攻文州朱顯忠食盡無援或勸走避叱不聽戊戌城破顯忠死之千戶王均諒不屈被磔友德救旋至世珍走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次銅鑼峽昇大懼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乃遣使齎表乞降永忠以和未至辭癸卯和至昇面縛銜璧輿櫬與母彭及官屬降於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旨撫慰下令諸將不得有所侵擾卒取民七茄立斬之慰安壽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　戊申倭寇膠州　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　宋晃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秋七月辛亥朔徐達練兵山西　傅友德進圍成都戴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彊弩火箭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躪藉死者甚衆辛酉壽等聞昇已降乃籍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朱亮祖亦至分徇州縣未下者　乙丑明昇至京師禮臣請帝御奉天殿昇等俛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羣下與孟昶異宜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

京師　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治成都府　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劉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暠禽彥翬殺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衛事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章屯瀋陽古城開元則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則太尉納哈出彼此相依時謀入犯今保保逃往釁必起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而以所禽平章八丹知院僧儒等械送京師帝命立良佐爲蓋州衞指揮僉事既念遼陽重地設定遼都衞以葉旺馬雲並爲指揮使往鎮之　徵方克勤爲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税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

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敎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
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
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
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八月甲午免中都淮陽及泰滁無
爲田租　己酉振陝西饑　高州海寇潛入城爲亂通判王名
善被執不屈死之　湯和等悉定四川諸郡縣周德興克保寧
執吳友仁送京師丁世珍集餘衆圍秦州五十日兵敗夜徧梓
潼廟爲其下所殺戴壽向大亨莫仁壽皆鑿舟自沈死友仁至
京師帝以其寇漢中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國僇於市戍他將校
於徐州　命李文忠拊循四川築成都新城發軍戍諸郡要害
乃還何文輝留守成都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改廣興府

爲廣德州　冬十月丙申征蜀師還帝以湯和逗撓責數之製
平蜀文稱傅友德功居第一廖永忠次之襃賚甚厚予汪興祖
子東勝侯世券　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徵收命有司科民田以
田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
召見語合輒擢用糧長之設自此始　鄭濂以糧長詣京師帝
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　趙秩之
使倭也汎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其王
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良懷桀驁不受命
欲殺秩秩不爲動徐以言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
乃遣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
口七十餘帝復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還賜之　十一月庚申

命官吏犯贓者罪勿貸　免陝西河南被災租田　十二月召
徐達還凡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　命吳禎籍
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
一萬餘人隸各衞爲軍禁沿海民私出海　陳修爲吏部尚書
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繁簡凡庶
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時
六部屬中書省權輕修及滕毅詹同吳琳趙好德居吏部稱賢
亦無大建樹也　薛顯居海南踰年帝念之召還與世券　安
南陳叔明弒其主日熞而自立　占城入貢言安南侵擾因求
兵器樂器樂人帝命禮部諭之曰占城安南同奉正朔乃擅自
構兵妄害生靈既失事君之禮又乖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國王

令即日罷兵王亦宜講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吝
但兩國互構而賜占城是助王相攻甚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
語音殊異難以發遣王其選擇曉華言者以來當令肄習因命
福建省臣勿徵其稅　吉水知州費震寬惠得民擢爲漢中知
府時陝西洊饑漢中尤甚鄉民聚爲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
民俾秋成還官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爲保
伍籍之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　降思州安撫司之鎭遠府爲
州改屬思南尋直隸湖廣布政司
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衞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衞甲士多
者至萬九千人　初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鎭雲南大都不守
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四川平天下大定

帝以雲南險僻不欲用兵會北平守將以所獲王使者蘇成來
獻癸丑命待制王禕齎詔偕成往招諭　陳理居京師邑邑出
怨望語帝曰此童孺小過耳恐細人蠱惑不克全朕恩宜處之
遠方乙丑及明昇並徙高麗遣元降臣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
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陳普才等於滁州　元擴廓帖
木兒在和林數擾邊帝患之甲戌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鴈門
關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應昌馮勝爲征西將軍取甘
肅各將五萬騎擊擴廓鄧愈爲征南將軍周德興吳良副之分
道討湖南廣西洞蠻　仇成戍遼陽命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
州饟之海道險遠禎經理有方兵食無乏完城練卒盡收遼海
未附之地降平章高家奴等　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順

元宣慰使靄翠同知宋蒙古歹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以其地
屬四川行省靄翠後爲安氏蒙古歹尋賜名欽　呂宋瑣里諸
國來貢帝謂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
歲月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　二月丙戌陳叔明遣使入
貢主客曹已受表會魯取副封視之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
煃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
耶卻其貢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耳卽日超六階拜中順大
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持典制
不許　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
四十五頃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宜定令十取其一無主茶園
令軍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馬從之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

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
符以防詐僞於是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
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都督僉事藍玉先出
鴈門丁卯敗擴廓帖木兒於土剌河　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
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
宜休養命免其役　廷臣薦魏觀才出爲蘇州知府前守陳寧
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賢
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頴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
羽訂經史政化大行　高麗王請遣子弟入學帝曰入學固美
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强時貢使失風洪師範等二十九人溺
焉帝憫之謂中書省曰高麗貢獻繁數旣困敝其民而涉海復

虞覆溺宜遵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貢物惟所產毋過侈其明
諭朕意　酉陽宣慰使冉如彪來貢置酉陽州以如彪爲知州
夏四月己卯山東行省言濟南萊州連歲旱澇傷禾麥民食
草實樹皮命於淮安運粟振之　戊戌始行鄉飲酒禮有司與
學官帥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間里社亦行之　鄧愈帥
楊璟黃彬出澧州庚子平散毛等四十八洞蠻尋捕斬房州反
者　徐達至嶺北擴廓帖木兒與賀宗哲合兵力拒五月壬子
達戰敗績死者數萬人　詔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
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爲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
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婚姻毋論財
務崇節儉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

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
司嚴治之閩粤豪家毋閹人子爲火者犯者抵罪又諭禮部曰
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葬而投其骨於
水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寛
閒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
以歸之　有事於北郊尚書吳琳主事宋濂帥文學士以從國
子學錄蕭執等十二人入見齋所帝患心不寍濂從容言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淸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問
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
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黄老事命濂
講析濂因曰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旣

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
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濂備
陳之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
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敎之責率
以躬行則衆自化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
之句帝曰卿可謂善陳矣　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
容隱律　丁丑定宮官女職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
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令自后妃
以下至嬪御女史巨細衣服之費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
自尚宮取旨牒內使監覆奏移部臣取給焉以私書出外者死
宮嬪以下有疾醫者不得入宮以證取藥　馮勝至蘭州傅友

德以驍騎前驅敗失剌罕於西凉至永昌敗太尉朶兒只巴獲
馬牛羊十餘萬勝復敗元兵於掃林山友德射殺平章不花降
太尉瑣納兒戊寅至甘肅元將上都驢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守
將卜顏帖木兒亦降次別篤山陳德帥兵奮擊俘斬萬計岐王
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
十餘萬友德復追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西兵扼關
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及歲終考績法　壬寅吳良李伯昇
平靖州蠻　李文忠至口溫元人遁進至臚朐河收其部落令
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而自率大軍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
河元太師蠻子哈剌章悉衆渡河列騎以待甲辰文忠引軍薄
之敵稍郤至阿魯渾河敵來益衆文忠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

鬬宣寧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死指揮李榮以
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得馬益殊死戰遂破敵
虜獲萬計追奔至稱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
士縱所獲馬畜於野敵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還失故道
至桑哥兒麻之水渴甚禱於天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三軍皆給
乃刑牲以祭顧時出他道遇敵糧且盡士疲不能戰時帥麾下
數百人躍馬衝擊敵衆引去獲其輜重糧畜遂還　乙巳作鐵
榜戒功臣一曰內外各指揮千戶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物
二曰公侯不得私役官軍三曰不得强占官民塲泊園冶四曰
內外官軍不得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曰管莊人不得依勢
欺毆人民六曰屯田奴僕及其親屬不得倚勢侵奪田產財物

七日不得私託門下影蔽差徭八曰公侯之家欺壓良善侵奪人者四犯與庶人同罪九曰不得受諸人投獻物業　山東饑敕吏部尚書趙翥堅往振之免被災郡縣田租　改靖江府曰桂林府　秋七月丙辰湯和及元兵戰於斷頭山敗績指揮同知章存道死焉　吳良盡平左右兩江及五溪之地移兵入銅鼓五開八月丙申收潭溪開太平殲清洞崖山之衆於銅關鐵寨諸蠻皆震慴內附粤西遂平　倭寇福寧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之中流矢卒福州衛指揮同知張赫追寇至琉球大洋與戰禽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弓刀器械無算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閒輒傳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赫在海上久所捕不可勝計　甲辰元兵侵雲內州同知黃

里帥兵巷戰死之　侯至善罷　九月戊午周德興帥趙庸左君弼出南寧平婪鳳安田諸州蠻克泗城州　李善長湯和營中都宮殿俞通源徙江南富民十四萬佃臨濠　甘露屢降帝問宋濂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　冬十月丁酉馮勝師還是役也徐達戰大敗李文忠殺傷相當獨勝與傅友德全勝斬獲甚衆會有言勝私匿駝馬者賞不行初帝銳意欲滅擴廓帖木兒劉基嘗言於帝曰王保保未可輕也至是帝思其言謂晉王曰吾用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於和林輕信無謀致多殺士卒不可不戒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田租　十一月甲子征南師還　壬申納哈出犯遼東　召徐達李文忠還

十二月甲戌詔有司考課首農桑學校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　辛巳命百官奏事啓皇太子宋濂爲贊善大夫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傅云　庚子鄧愈爲征西將軍征吐蕃　壬寅遣元嗣君書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　陳觀爲陝西參政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　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西域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

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諭天下朝覲官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還朝天宮道士供事郊壇　免遼東金復二州旱災租糧　汪廣洋無所建白甲寅謫廣東行省參政常以置相難其人命胡惟庸以左丞掌省事　以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擢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耀等爲翰林院編修蕭韶爲秘書監直長又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令並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宋濂及修撰孔克表正字桂彥良爲之師帝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寵遇甚厚　置河州府

二月乙未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求賢若高宗之於

傅說文王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皇於版築
鼓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
可稱者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帝以
科舉所得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別令有司察
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禮送京師不次擢用於是罷科
舉者十年　壬寅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㑹舉有司官有無過
犯奏報黜陟帝諭臺臣曰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
人不去則貽民患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
虐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
亦監藏等入朝上所舉六十八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
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府

四卽以所舉官任之大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予帝曰
吾以誠心待人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請豈不負
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之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始分給
事中爲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鑄給事中印一推年長
者一人掌之　初命禮部主事張籌與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
王善惡可爲勸戒者會凱出參行省乃命文原吉王僎續修之
書成二卷賜名昭鑒錄頒賜諸王　戊申大閱　壬子徐達爲
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鄧愈馮勝湯和副之備邊山西北平　甲
子指揮使於顯爲總兵官備倭　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
險易圖　帝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耿再
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皆已前沒猶未有謚號下禮部議遂

謚永安武閔通海忠烈張德勝忠毅大海武莊再成武壯趙德
勝武桓世傑封永義侯與漢封寇恂景丹相類卽以爲謚　華
雲龍上言北平邊塞東自永平薊州西至灰嶺下隘口一百二
十一相去可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隘口九相去五
百餘里俱衝要宜設兵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要害宜設千戶
守禦所又言前大兵克永平留故元八翼軍士千六百人屯田
月支糧五斗所得不償費宜入燕山諸衞補伍操練俱從之
初劉基言甌括閒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爲鹽盜藪方氏所
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
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挾前憾使吏訐
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圖爲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頗爲

動奪基祿基懼入謝留京不敢歸　六月壬午盱眙獻瑞麥薦
宗廟　京師城成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初吳興富民沈秀者
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
誅皇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
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帝令重
囚築城后曰贖罪罰役國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
乃悉赦之　壬辰擴廓帖木兒遣兵攻鴈門守關指揮吳均師
衆拒之自卯至午大呼曰援兵至矣衆皆踴躍欲戰元兵聞之
解去均追擊敗之　免河閒開封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丁玉
馮冕爲參知政事　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御史中丞陳寧曰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

惡衞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
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
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廣東指揮使司言近儋州賊亂已
調兵討平其儋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衞鎭之詔置儋萬二
州守禦千戶所　析山東樂安州地置慶雲縣屬河間府又置
海豐縣屬濱州　置遼陽府縣　改潭州府曰長沙府　秋七
月壬寅命戶部稽渡江以來各省水旱災傷分數優卹之　壬
子胡惟庸爲右丞相劉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
疾作　御史荅祿與權請祀三皇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
業之君俱宜致祭八月乙亥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爲
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世祖唐

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
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
高祖　學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
之詳紀載尚未成書請編日曆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
吳伯宗等爲纂修官　賜指揮戰沒者公田　陳德郭興敗元
兵於荅剌海口斬首六百級獲其同僉忻都等三戰三捷　初
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於册縣達州州達府府
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公私多靡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
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
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九月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爲
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一依律斷決毋俟轉

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　帝欲任宋濂以政事辭曰臣
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　改臨濠府爲中立府　冬
十月辛巳召徐達馮勝還十一月壬子擴廓帖木兒攻大同達
遣將擊破之於懷柔時元兵先後攻白登保德河曲輒爲守將
所敗獨撫寧瑞州被殘帝乃徙其民於內地命達仍留鎭　潞
州人貢人參帝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
太原進葡萄酒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奈何以口腹累人
眞定饑饒陽知縣郭積以聞甲子遣兵部尚書劉仁振之　丙
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　閏月乙亥詔故功臣早世恩未及嗣
者錄其子孫凡二百九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壬午有
事於圜丘　帝嘗謂刑部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

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
豈得謂善治乎庚寅命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
親加裁酌　十二月唐鐸爲刑部尚書　王褘之至雲南也諭
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
聽館別室他日又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忍其殲於鋒刃
會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
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爾元君北走
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乃今自料勇悍强
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與之若恃險
遠抗明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明爾時雖悔亦無及矣梁王駭服
改館禕禮待之會元嗣君遣脫脫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

有他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睨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為汝屈遂遇害梁王具衣冠斂之　占城王遣使獻安南之捷帝謂省臣曰安南占城交爭未知曲直可遣人往諭各罷兵息民毋相侵擾是年命安南陳叔明權知國事　太僕丞梁埜僊帖木兒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塩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　是年更置羣牧監於滁州旋改為太僕寺

七年春正月甲戌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而饟勞民供乃命都督僉事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平章李伯昇往真定經理屯務　海上有警吳禎充總兵官同都督僉事於顯出海捕

倭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衍聖公孔希學言先聖廟堂廊廡圮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後多蕪而徵賦如故乞減免從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代學　平陽太原汾州歷城汲縣旱蝗並免田租　大明律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衞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

夏四月己亥都督藍玉敗元兵於白酒泉遂拔興和獲其國公帖里密出等五十九人　永道桂陽諸州蠻竊發壬寅金吾指揮陸齡帥兵討平之　李文忠遣部將分道出塞至三不刺川俘平章陳安禮至順寧楊門斬真珠驢至白登禽太尉不花

丁玉為右丞　太常司卿呂本罰役功臣廟已釋為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答祿與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傚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為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憝不見千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縣被災田租

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　癸巳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　侯善為參知政事　日曆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詹同等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為書五卷名曰皇明

寶訓嗣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　茹太素為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司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為科在外省衞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

六月陝西平涼延安靖寧鄜州雨雹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並蠲田租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凡三百八人　秋七月甲子朔李文忠帥師攻大寧高州克之斬宗王朵朵失里禽承旨百家奴追奔至氈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蒙哥禿及司徒答海等進師豐州禽元故官十二人馬駝牛羊甚眾窮追至百千兒乃還　壬申倭寇登萊

八月甲午朔帝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罷隋高祖之祀　辛丑詔軍士陳沒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爲存養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遺老幼並資遣還遠宦謫官妻子不能歸者有司給舟車資送　申定兵衞之政征調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衞管軍官無得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　庚申振河間廣平順德眞定饑蠲租稅改中立府爲鳳陽府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遺元嗣君書　貴妃孫氏卒無子敕禮官定諸王服制尚書牛諒等以儀禮喪服奏帝不聽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宋濂等考定喪禮濂等考得古人論母喪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乃命吳王橚主喪事服慈母服斬衰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服齊衰杖期太子諫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爲天子臣忝居嫡長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帝大怒羣臣震讋不知所出桂彥良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服以拜謝帝遂作孝慈錄使內外遵守爲母斬衰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期自妃始

冬十一月壬戌納哈出犯遼陽千戶吳壽擊走之　高麗王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己子權相李仁人弒顓而立禑

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桂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

釋者數十人　十二月戊戌召鄧愈湯和還　漢中知府費震坐事被逮帝以其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雞籠山功臣廟一百八人　癸酉命有司察窮民無告者給屋舍衣食諭中書省曰昔吾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　辛巳鄧愈湯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陝西河南時海運饟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衞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凡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徒者爲民屯領之有司軍屯則領之衞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耕作內地三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　丁亥詔天下立社學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本朝律令　河決開封大黃寺隄詔河南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人塞之　初元寍王卜烟帖木兒居撒里畏兀兒之地帝招之卜烟帖木兒入貢請置安定阿端二衞從之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剌等爲指揮　二月甲午宥雜犯死罪以下及官犯死罪者謫鳳陽輸作屯種贖罪　癸丑耕耤田　召徐達李文忠馮勝還傅友德等留鎭北平友德陳便宜五事皆從之達性恭慎數出鎭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寍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帝爲吳王時所居也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彊飲

之辭蒙以被舁臥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稱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卽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帝乃設寶鈔提舉司三月辛酉立鈔法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以桑穰造紙爲之自一貫至一百文凡六等命民間通行禁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辛巳罷寶源局鑄錢　劉基病胡惟庸挾醫視之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帝遣使護之歸親製文賜之　免河間府旱災田租

德慶侯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　詔以天下驛傳馬夫供億倍他役免其田租以地間劇定其等有差　夏四月辛卯帝如中都時中都方營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鬬殿脊者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工部尚書薛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與活者千數　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臨洮平涼河州被災田租　罷營中都　劉基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俟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遂卒年六十五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屛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恭己以聽

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帷幄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　時胡惟庸用事欲入附己吳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爲國患帝得奏召伯宗還賜衣鈔　惟庸欲結好於徐達達薄其人不答則賂達閽者福壽使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　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皆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監察御史韓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外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而其所用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馬至者少患之五月命中官趙成齎羅綺綾絹幷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咸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市　己巳傅友德朱亮祖同鎭北平　貴州江力江松剌回四十餘寨苗把具播共桶等連結苗獠二千作亂平越安撫司乞兵援六月壬寅指揮同知胡汝討平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改作太廟前正殿後寢殿殿翼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奉藏神主爲同堂異室之制　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還李文忠顧時鎭山西北平　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覆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近者彌月遠者半年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卽令奔赴然後

蒙賞帝深然之戊辰詔百官奔喪毋俟聚報　京師地震　丁
丑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及浙東諸府被災田租　元擴廓帖
木兒從嗣君從金山八月己酉卒於哈剌那海之衙庭妻毛氏
自經以殉初帝七致書擴廓皆不報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
李思齊往擴廓待之以禮及還遣騎士送之塞下曰主帥有命
請君留一臂爲別思齊知不免斷與之帝一日大會諸將問曰
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眞奇
男子帝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此眞
奇男子也　九月帝議再遣使招諭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召
湖廣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
臣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

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帝赦之令與雲偕行　冬十月丁
亥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壬子命皇太子及秦晉楚
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宋濂從帝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
太子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
甚有規益　改各都衞爲都指揮使司凡改設都司十有三行
都司三　十二月戊子京師地震　甲寅遣使振蘇州湖州嘉
興松江常州太平寧國杭州水災　帝聞黃儔被殺納哈出將
內犯敕葉旺等豫爲備未幾納哈出果以眾至見備禦嚴不敢
攻越蓋州至金州金州城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
諸門乃剌吾者敵驍將也帥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爲我
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敵引退不敢由故道從蓋城南十

里沿柞河遁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
河壘冰爲牆沃以水經宿凝沍如城布釘版沙中旁設坑穽伏
兵以伺馬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
無人已敵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
皇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於穽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
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及凍死者無算乘勝追至猪兒峪
納哈出僅以身免　陝州人獻天書誅之　吳雲至雲南境鐵
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
書共紿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
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元伯顏帖木兒爲邊患

明紀卷三　四二

明紀卷第三終

明紀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廣衛司行走陳鶴纂　男贈知府銜給雲[illegible]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九年春正月湯和傅友德丁玉藍玉及都督僉事王弼備邊延安比至伯顏帖木兒乞降帝召和等還留友德備之　二月乙巳太白晝見　三月己卯詔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軍需甲仗皆資山陝又以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閭閻未息國都始建土木屢興畿輔既極煩勞外郡疲於轉運今儲蓄有餘其淮揚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今年租賦悉免之　以火你赤為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　以臨安公主下嫁李祺韓國公善長子

也始定公主婚禮先期賜祺駙馬都尉官誥並朝服儀從甚盛公主執婦道甚備後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言善長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削善長歲祿千八百石　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夏四月庚戌始雨自庚戌至五月癸酉雨二十四日始霽

六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凡十二布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為布政使　辛丑李文忠還　都督同知何文輝鎮北平以疾召還卒年三十六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免蘇松嘉湖水災田租振永平旱

伯顏帖木兒侵延安傅友德破禽之降其眾　八月己酉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時葺治分遣國子生修嶽鎮海瀆祠　西番朵兒只巴寇罕東河州指揮甯正擊走之正初至衛城邑空虛勤於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為樂土璽書嘉勞兼領甯夏衛事修漢唐舊渠引水溉田開墾數萬頃兵食饒足　時都指揮徐司馬鎮河南馮勝練兵其地會有星變占在大梁帝使使密敕勝且曰并以此語馬兒知之既復敕二人曰天象屢見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慎防今秦晉二王還京當嚴兵宿衛王抵汴時若宋國公出巡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巡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忽　閏九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　癸巳定百官品秩汰中書省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御史臺侍御史治書殿中侍御史等官　刑部

主事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帝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以其書示廷臣或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宋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何可深罪次夕帝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悉召廷臣詰責因字呼濂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於是帝廷譽濂曰朕聞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可謂賢矣　海州學正曾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略曰古之聖君

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强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　冬十月己未太廟成自是行合享禮　丙子秦晉燕吳楚齊六王治兵鳳陽

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眞定民無產者田鳳陽　平遥訓導葉

伯巨應詔言三事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彊榦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爾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吳楚齊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衞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衞兵限其彊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

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

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
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
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
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
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
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
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
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寘之
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苛其
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掊克

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
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
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
承宗廟意也且夫彊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禽之必獲
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可或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
人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
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
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
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
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
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見在開封祇

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
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
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裒斂者罷
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
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
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
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
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
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
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
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

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
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
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
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
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
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帥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
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
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
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
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

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

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乃敢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皆以伯巨爲先見云　蘄水人王熹七世同居詔旌爲孝義之門　十二月甲寅振畿內浙江湖北水災

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傳詣關陝抵熙河問民疾苦事有不便更置以聞　初永寧人蔡子英舉元至正中進士察罕帖木兒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帖木兒走定西明兵克定西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帝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久

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帝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以報國士之遇及國破家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

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昔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日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元嗣君於和林　初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覈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冊遇部駁即改以爲常已而事露帝盛怒疑有奸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冊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

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輸作江浦而空印者誅死甚眾　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詣闕詔令帥其部長入朝田仁智及思州宣慰使田宏正先

後來朝並優賜之仁智歸道卒命有司歸其柩尋命其子大雅襲職宏正仁厚之子也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衞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衞各二千二百餘人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懷慶知府方徵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淸爲職今不聞旌賢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贓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　振蘇松嘉湖水災　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曆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

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吐番川藏為梗剽貢使夏四月己酉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為副將軍帥師討之　振太平寧國及宜興錢塘諸縣水災　五月庚子李善長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　癸卯振湖廣水災　戶部主事趙乾振荊蘄災遷延半載丙午誅之　六月丁巳詔臣民言事者實封達御前　丙寅令自今政事並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諭曰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疏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為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豪髮失當

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也於是命儒臣為太子講大學衍義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以曾秉正為通政使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文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　帝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於南郊卽圜丘舊制以屋覆之　帝慮武臣子弟但習武事鮮知問學癸丑命大都督府

選入國子監讀書其在鳳陽者卽肄業於中都　九月丙申振金華紹興衢州水災　辛丑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頗耽酒與惟庸同相浮沈守位而已帝數誡諭之　丁玉為御史大夫　鄧愈沐英分兵三道西略川藏耀兵崑崙山俘斬萬計獲馬牛羊十餘萬留兵戍碾北諸要害乃還冬十月戊午封英為西平侯　辛酉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　鄧愈自吐蕃還道病十一月癸未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愈

事母孝撫弟之幼孤有恩敬禮儒士簡重慎密有士君子之行焉　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大祀殿未成故也　免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叛以丁玉為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承旨設威州千戶所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丁未錄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差　高麗使五至帝曰高麗王顓被弒奸臣竊命義所必誅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中書省宜遣人往問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為羈囚則當依前王言歲貢馬千匹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方見王位眞而政令行否則弒君之賊必討無赦　是歲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為沙剌所弒王子板咱失里復讎誅沙剌沙剌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爲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楧漢
王植衛王改封吳王橚爲周王　己卯進封湯和信國公議軍
國事初和守常州嘗請事不得辭出怨言曰吾鎭此城如坐屋
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帝聞而銜之至是猶數其過失鐫之劵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
至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集部落阻道二月指揮胡淵童勝等
分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攻陶關蠻衆伏兩
山間投石從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
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出兩山後遲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礮蠻
驚潰師進雁門關道險蠻復據之乃駐平野得小舟渡至龍止
鐵冶寨擊破之其由石泉者攻泥沚蠻悉衆拒千戶薛文奕陳

射卻之士卒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權知州楊者七
迎降使仍領其州立茂州衛留指揮楚華守之　置威茂道開
府茂州分遊擊駐疉溪　東平侯韓政卒帝親臨其喪追封鄆
國公予勳襲　三月秦王樉之國西安晉王棡之國太原棡中
途笞膳夫帝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爲姑息獨膳夫徐興
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　燕周楚齊
四王駐鳳陽　壬午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　命吏部課朝覲
官殿最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
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
朝覲考覈自此始　時賜諸司沒官男女陝西僉事韓宜可獨
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

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尙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
言　夏四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卒國人謚曰昭宗子脫古
思帖木兒嗣改元天元　五月丁酉存問蘇松嘉湖被水災民
六萬二千八百餘戶戶賜粟一石蠲逋賦六十五萬有奇　賜
秦王樉璽書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不勝其斂今吾定天下
又有轉輸之勞民未休息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不急之務悉
已之　六月壬子帝自爲文遣使弔祭故元嗣君　五開蠻吳
面兒等作亂靖州指揮僉事過興以兵三百往捕與其子皆爲
賊所殺己巳以辰州指揮楊仲名爲總兵官討之　秋七月丁
丑振平陽饑　蘇松揚台海溢人多溺死遣官存卹　八月免
應天太平鎭江寗國廣德諸州府秋糧　冬十月丙辰河決蘭

陽　甲子大祀殿成　歸故元平章完者不花於丞相驢兒諭
以通好　遣內官吳誠往諭楊仲名且觀兵　十一月庚午沐
英爲征西將軍帥都督藍玉王弼討西番　楊仲名破諸蠻吳
面兒遠遁遣尙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
爲觀軍容使謂侍臣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尙無兵權唐以兵柄
授之馴至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
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是役也獨兩使內官至軍云　大同白
羊鎭巡檢張文煥遇敵兵於焦山砦戰沒其妻聞之同日死一
子貧寒十指俱墮帝命取至京師月給米一石以終其身　太
子妃常氏薨輟朝三日初帝册常遇春女爲太子妃繼册太常
卿呂本女爲次妃常妃薨呂妃始獨居東宮而其時秦王樉亦

以擴廓帖木兒妹爲妃又以鄧愈女爲次妃皆前代故事所無也　十二月以蘇松嘉湖杭屢被水災罷五府河泊所以其利與民　帝以佛經遺僧宗泐偕其徒往西域求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移兵討之　丙申丁玉平松州纔遣指揮高顯等城之請立軍衞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守之非策又敕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戎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羌戎屢寇邊不獲已也捷至知松州已克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自當來服須擇士勇者守納都疊溪路其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來降戎長遣入朝朕親撫諭之　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莊浪衞　二月戊戌朔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　乙巳詔曰今春雨雪經旬天下貧民困於飢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給以鈔又命審京民孤寡者給以鹽　丙寅湯和陸仲亨周德興黃彬陸聚等練兵臨清　沐英敗西番於土門峽進至洮州舊城葉昇禽其長阿昌失納餘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遂置洮州衞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已李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饟艱民勞帝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　丁玉言松州爲西羌要地軍衞不可罷夏四月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州衞設官築戍如玉議　五月癸未蠲北平田租　六月丁卯都督僉事馬雲征大寧　眉縣妖人彭普貴作亂殺知縣顧師勝焚掠十四州縣指揮普亮等不能克秋七月丙辰丁玉移師討平之　己未李文忠還言西安城中水鹹鹵不可飲請鑿地引龍首渠入城以便汲從之　八月辛巳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九月占城入貢中書省不以時奏帝聞之怒降敕切責乃委其咎於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　方鼐殷哲爲左右參政　己亥沐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盡禽酋長三副使瘿嗉子等平朶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斬數萬人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冬十一月甲午班師　論藍玉等功當封帝念仇成勳舊先封爲安慶侯封玉永昌侯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　庚申大寧平召馬雲還京葉旺留鎮遼東如故　十二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　初伯顏子中爲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已破贛州子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授行省員外郎出奇計以友定兵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眞兵救閩至則眞已降於廖永忠子中墮馬求死折一足永忠義而舍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籍錄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常齎鴆自隨久之事寖解乃還鄉里及詔郡縣舉元遺民布政使沈立本密言於朝以幣聘使者至子中慨然曰死晚

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
萬兩以不如約卻之高麗又致書及禮物於棐旺而龍州鄭白
等請內附旺以聞帝謂人臣無外交此閒諜之漸勿輕信彼特
示弱於我以開邊釁還之使無所藉口　自劉基之死胡惟庸
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弟太僕丞存義之
子佑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去之復旁出者三諛者爭引
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
異謀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
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
庸用事密相往來陳寧性嚴刻帝責之不能改其子孟麟數諫
寧捶之死帝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君父耶寧聞之

懼遂與惟庸通謀惟庸又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
文進等爲心膂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又遣元故臣封
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約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
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
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陳寧涂節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
己者占城之入貢也惟庸與汪廣洋皆被詰責至是節上言劉
基爲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
朋欺貶海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廣洋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
不發楊憲姦賜之死廣洋爲人寬和自守與奸人同位而不能
去故及於禍廣洋死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
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法司取勘於

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
十三年春正月節遂上變告惟庸中書省吏商暠亦以惟庸陰
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
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戊戌誅惟庸寧節等惟庸初由善長薦
及惟庸誅坐黨死者甚眾丁玉李伯昇等皆與焉善長獨免惟
庸之未敗也徐達時時爲帝言惟庸不任相帝白是益重達
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癸卯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以尚書
任天下事侍郎貳之每部分四屬部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
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　始南
北更調用人　二月壬戌朔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
正文學術數之士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　戊辰文武官年

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　復以薛祥爲工部尚書初祥
以尚書出爲北平布政使治行稱第一爲胡惟庸所惡坐以營
建擾民謫知嘉興府及是帝謂曰讒臣害汝汝何不言對曰臣
不知也　三月壬辰減蘇松嘉湖重賦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
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徵三斗五升
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歲
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如此　壬寅燕王棣之國北平　元國
公脫火赤等屯和林數擾邊帝命沐英總陝西兵擊之英至靈
州偵知脫火赤等在亦集乃路遂渡黃河經寧夏踰賀蘭山涉
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壬子分軍爲四乘夜銜枚
而進合圍之英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禽脫火赤及樞密知院愛

足等獲其全部以歸　夏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吏部尚書劉崧以修德行仁對乙未大赦山西民爲軍者二萬門千餘戸悉遣爲民丙申釋在京及臨濠屯田輸作者己亥免天下今年田租吏以過誤罷者還其職從征士卒老疾者許以子代老而無子及寡婦有司資遣還　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帝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本爾愼毋忽英遂進兵元諸王兀納失里懼遣使降英進次白城獲平章忽都帖木兒壬寅至赤斤站獲豳王亦憐眞及其部曲千四百人乃還　御史中丞安然免以李善長理臺事數有所建白未幾罷御史臺　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門帝避正殿省愆

丁卯罷王府工役　諭戸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丁丑置諫院設左右司諫正言等官　秋八月命天下學校師生給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醯之屬皆官給之　帝以松州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饋饟甚難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略其地奏言松州爲番蜀要害設衞事不可罷命復置　初道同爲番禺知縣亢直不避彊禦軍擾民者一切裁之以法會朱亮祖鎭廣東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也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卽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亮祖出遇械者遽破械脫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恃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使使誅同俄同奏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到則同已死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其爲神　九月帝召亮祖至與其子指揮使暹俱鞭死御製壙誌仍以侯禮葬　辛卯曹震楊璟薛顯屯田北平　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賜宴於謹身殿後以爲常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戸部試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丙午告於太廟以本及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

督之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居無何斆等四人相繼致仕召安然代之本亦坐事誅　宋濂孫愼坐胡惟庸黨與其叔父璲皆死濂逮至帝亦欲誅之皇后曰民家爲子弟延師尙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聽會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惻然投箸起翼日赦濂與家屬悉徙茂州　占城遣使賀天壽節帝聞其與安南水戰不利賜敕諭曰曩者安南兵出敗於占城占城乘勝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則福可長享如必驅兵苦戰勝負不可知而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　冬十一月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兒不花入桃

林口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沒千戸王輅裹創擊敗之禽完者不
花　十二月天下府州縣所舉士至者八百六十餘人授官有
差　趙庸鎭廣東討陽春蠻　是年改封胡美爲臨川侯帝嘗
榜列勳臣謂持兵兩雄閒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韓政
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及美皆封侯美璟有方面勳遇
之尤厚　日本入貢無表卻之　以元大寧路爲府尋廢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
副將軍帥師討乃兒不花　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　壬子罷
天下歲造兵器　癸丑命公侯子弟入國學　丙辰詔求隱逸
　帝以徭役不均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范敏議以一百十戸爲
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戸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

周餘百戸爲十甲甲首一人亦以丁糧多寡爲序鰥寡孤獨不
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有田者編冊無田者亦爲畸零
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後遂仍其制不
廢　二月庚辰覈天下官田　時富室多以罪傾宗而浦江鄭
氏數千指獨完會有訴其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
欲行湜曰弟在其忍累諸兄乎自詣吏湜兄濂先以糧長在京
師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辯之二人爭入獄
帝聞召見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立擢湜福
建左參議湜居官有政聲南靖民爲亂詿誤者數百家湜言於
諸將盡釋免居一歲入覲卒於京　改明州府爲寧波府　三
月丙戌詔曰朕撫靑黔黎十有四年獄訟未淸良由委任非人

致陷刑辟今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
學校　徵前尙書李敬爲祭酒劉崧爲司業崧尋卒疾革時敬
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
及私　夏四月庚午徐達帥諸將出塞湯和破敵灰山營獲平
章别里哥樞密使久通沐英略公主山長寨克全寧四部度臚
朐河執知院李宣盡俘其衆乃還達仍鎭北平　五月五溪蠻
叛周德興已老力請行帝壯而遣之賜手書曰趙充國圖征西
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不怠何忝
前賢靖亂安民在此行也德興至五溪蠻悉散走　甲辰宋濂
卒於夔州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
名移塋華陽城東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

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
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
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
咸以委濂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
使嘗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卻不受帝問故對曰天朝侍從而
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宋先生
安否其卒也朝野惜之　六月置施州衞軍民指揮使司　秋
八月丙子詔求明經老成之士有司禮送京師　庚辰河決原
武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爲天災令護舊堤而已　辛巳
徐達還　四輔官之設也王本等諸人皆老儒起田閒敦樸無
他長獨安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是月然卒李幹何

顯周代為四輔官　九月壬午朔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左右副將軍帥步騎三十萬征雲南諭曰朕覽輿圖識雲南阨塞當先遣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幷力於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　徐達鎮北平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丙午周德興移師討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時又命刑部聽兩造之詞議定入奏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則四輔

官封駁之　甲寅免應天太平廣德鎮江寧國田租　癸未分遣御史錄囚　浙東山寇葉丁香作亂己卯唐勝宗帥師討之決策於劉璟禽賊首幷其黨三千人分兵平安福賊還稱璟才略帝喜曰眞伯溫兒矣　工部尚書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十一月壬午陸仲亨鎭成都　海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府縣庚戌趙庸帥步騎舟師八道擊破之禽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斬馘五千餘獲兵器萬九千船一千二百招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奏籍蜑戶萬人為水軍　遣內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部長曰西南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部猶桀驁不朝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等帥師往征猶恐諸部長未喻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卽躬親來朝或遣人入貢亟攄誠欵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唐鐸為兵部尚書　以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布政司　江陰侯吳良卒於青州贈江國公諡襄烈　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坊官考駁諸司章奏　傅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帥兵由永寧趨烏撒而自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指揮僉事顧成為先鋒克普定置成列柵以守蠻數萬來攻成出柵殺數十百人賊退走餘賊猶在南城成斬所俘而縱其一曰吾夜二鼓來殺汝夜二鼓吹角鳴礮賊聞悉走獲器甲無算諸蠻隸普定者悉平大軍進克普安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

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引軍疾趨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懼為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費聚等鏖戰良久英復縱鐵騎擣其中堅大敗之生禽達里麻僵屍十餘里俘獲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民皆喜慰戊辰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降友德遣藍玉沐英趨中慶自帥兵擊烏撒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初梁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得功嘗倚其兵力後以疑殺之失大理援及達里麻敗失精甲十餘萬知事

不可爲壬申走晉寧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與左丞達的右丞
驢兒夜入草舍俱自經死藍玉沐英師至板橋元右丞觀音保
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輯軍士撫定其民胡海等之趨烏撒
也元右丞實卜聚兵赤水河拒之會久雨河水暴漲郭英斬木
爲筏乘夜抵敵營實卜大驚又聞大軍繼進皆遁友德令諸軍
築城版鍤方具諸蠻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既知士勇
可用乃縱兵接戰芒部土酋長多者帥兵與實卜合鋒甚銳大
軍鼓譟而前長多中槊墜馬死大軍益奮蠻眾力不支大潰斬
首三千獲馬六百實卜遁友德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
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附　是歲日
本復來貢帝再卻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示以欲征之意良懷

上表言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水澤之地山海之
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其詞甚悖帝得表慍甚終鑑
元氏之轍不加兵也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宴羣臣於謹身殿始用九奏樂章　曹
震王弼分道取臨安諸路至威楚降元平章閻乃馬歹等壬午
徵江武定諸路俱降雲南平改中慶路爲雲南府　己丑減大
辟囚　帝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而
譯語難以通曉乃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懿赤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
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
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徇名遺實故治不如古
爾等各舉所知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
才用之　置貴州都指揮司治貴州宣慰司以顧成爲使其民
職有司仍屬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　二月壬子河決河南
命李祺往振祺功臣子帝長壻頗委任之　癸丑置雲南都指
揮使司　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治雲南府梅思祖潘元明同署司事　藍玉沐英進攻大
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聞王師至聚眾扼下關下
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極險玉等至品甸遣王弼
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帥眾抵下關造攻具別遣
胡海由石門間道夜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大樹緣崖而上立

旗幟山間閏月癸卯昧爽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讙譟蠻眾
驚擾英身先士卒策馬渡關水沒馬腹將士隨之遂斬關入海
麾軍自山而下弼亦於上關夾擊蠻兵潰拔其城禽其酋段世
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段世至京帝傳諭曰爾
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　三月庚
午河決朝邑　趙俊爲工部尚書帝以國子監所藏書板歲久
殘缺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　頒
軍法定律　改威楚開南路爲楚雄府命朱守仁知府事守仁
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又改雲遠路爲孟養府
夏四月甲申遷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
屬於耽羅　命禮部尚書劉仲質與儒臣定釋奠禮丙戌頒行

天下學校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
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
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
由是其徒橫甚譖毀大臣舉朝莫敢言給事中陳汶輝上疏曰
自古帝王未有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今勳舊耆德
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
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帝不
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是年始置僧錄司設左
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等皆高其品秩置道錄司亦然度僧尼
道士至踰數萬大理寺卿李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
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

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既言不見用
爭之力章數十上最後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毋惑乎臣
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
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後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
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壬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
　初置錦衣衛以鎮撫司隸之罷舊所置親軍都尉府及儀鑾
司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衛鞫實添設北鎮撫司專
理詔獄錦衣衛參刑獄自此始　初關先生等掠遼陽固始人
高希鳳為所得斷腕死妻劉氏罵賊死希鳳弟藥師奴亦死於
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姪僧寶往高麗避難中途度不兩
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僧寶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訪得

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妻郭氏
自縊於馬櫪從子塔失丁為仇誣陷死母邢氏妻金氏縊於魚
鴎至是事聞詔旌表為五節婦之門　烏撒諸蠻復叛命吳復
費聚征之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但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
彼奔救不暇必不敢出抗大師俟三將軍至共破之　五月新
建太學成改為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
義崇志廣業乙丑釋奠於先師孔子帝皮弁服執圭再拜獻爵
又再拜退易服至彝倫堂命祭酒以下四人坐講帝親說尚書
大禹皐陶謨洪範大旨命劉仲質立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
須賜諸生還皇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
有廩食妻子將何所仰給於是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　丙子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
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民生甫定復
設此必重擾杖之流海外　丁丑遣行人訪經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乙卯河決滎澤陽武　辛酉罷四輔官　乙亥傅友德
沐英擊烏撒蠻大敗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牛馬十餘萬水西諸
部皆降　宣德侯金朝興卒於會川追封沂國公謚武毅　開
濟試刑部尚書濟以綜覈為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
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內外議獄
章奏動數千言汎濫無紀失其本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
外無用煩文出入人罪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數
月間滯牘一清　八月丁丑朔復設科取士三年一行為定制

皇后馬氏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愼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丙戌崩謚曰孝慈宮人歌之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蒼天帝自是不復立后　秦王樉等來奔喪　己丑唐勝宗耿炳文屯田陝西　丁酉擢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　辛丑命徵至秀才分六科試用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謚武信　九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令舉所知復遣使徵之賜韜等鈔尋各授布政司參政等官有差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進士參用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

道秀才范敏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及曾泰皆起家爲尙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庚午葬孝慈皇后於孝陵　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使誦經薦福吳僧道衍在選中燕王棣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封李新爲崇山侯以營孝陵功也　傅友德等分兵攻諸蠻寨之未服者土官楊苴乘隙作亂集蠻衆二十餘萬攻雲南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都督謝熊馮誠嬰城固守賊不能攻乃遠營爲困城計沐英自烏撒將驍騎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卒紿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衆至矣賊衆驚愕拔營宵遁竄安寧羅次晉寧諸山谷中據險樹柵謀再舉英調將士分勦之斬首六萬餘級生禽四

千餘人諸部悉定　詔翰林官李翀吳伯宗譯回回曆書　初帝於諫院置諫議大夫以唐鐸爲之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豫教元良選左右爲輔導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訐鐸曰謗近忠訐近愛不爲所眩則讒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訐者不可容耳冬十月丙子罷諫院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察御史爲十二道鐸官從而改焉　丙申錄囚　甲辰徐達還　趙庸破廣東盜號鏟平王者獲賊黨萬七千八百餘人斬首八千八百餘級降其民萬三千餘戶羣盜悉平遂詔班師　十一月

戊午初置大學士官禮部尙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爲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恂等以老疾固辭遂放還　寧海人方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帝見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孝孺克勤之子也　十二月辛卯振北平被災屯田士卒　己亥薛顯理山西軍務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徐達鎮北平　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使司　帝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吳顒命禮部尙書

任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宋訥爲祭酒敕諭之曰太學天下賢
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卿夙學耆德當體朕立教之意俾
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又命李文忠兼領監事訥終日端坐講解
無虛晷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都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及至
選貢賢愚混淆其甚者將俊秀生員點充承差有乖育才之意
昂乃奏定學校歲貢士法二月丙申命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
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
判語一條中式者入監讀書不中者罰爲吏所司教官視爲殿
最　傅友德郭英等平蒙化鄧州濟金沙江取北勝麗江前後
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禽二千餘人收精甲數萬船數千艘三
月甲辰詔友德及藍玉班師留沐英鎭雲南　丙寅諭戶部曰

明紀卷四

鳳陽朕故鄕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二縣之民終
漢世受惠朕今亦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俾其民世世無
所與其榜諭之　夏四月松潘衛指揮僉事耿忠言臣所轄松
潘等處安撫司屬各長官司宜以其戶口之數量其民力歲令
納馬置驛而籍其民充驛夫供徭役從之　五月庚申免畿內
各府田租　雲南品甸土酋杜惠來朝命王志督兵往繕城池
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　六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
戶田租一年滁州二年　秋七月分遣御史錄囚有子犯法父
賄求免者御史欲幷論其父帝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命論其
子赦其父　黃巖人陳圭父爲讎人所訴當死圭詣闕上章請
代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

播告之以風勵天下開濟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徼倖路乃
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癸亥
申國公鄧鎭爲征南副將軍討永新龍泉山寇平之鎭愈之子
也　冬十月丁丑召徐達等還　安陸侯吳復卒於普定追封
黔國公諡威毅復臨陳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口
不言征伐事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死視殮畢沐浴更衣
自經死封貞烈淑人　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
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
守以故帝甚信任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
起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
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

明紀卷四

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
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
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
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十二月御史
陶垕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覘
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
其家財帝怒下濟獄甲午幷希哲衍等皆棄市　李文忠好學
問嘗師事范祖幹通曉經義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
之家故多客嘗以客言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宦官
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忤旨不免譴責是冬遂得疾
帝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

明紀卷第四終

明紀卷第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譚鶴賓　加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十七年春正月戊申徐達鎮北平　初倭寇金鄉平陽方鳴謙者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衞所陸聚兵水具戰艦錯置其間俾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則可制矣帝曰善顧安所得戍卒鳴謙曰兵興以來民甚畏卒而慕爲之若四丁籍一以爲兵民固無所苦也帝曰善壬戌命湯和巡視海上和遂請鳴謙與俱始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　以雲南東川府隸四川布政使司　時薦舉法行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所知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至者又令之轉薦山林巖穴窮居之士無不獲自達於上三月戊戌朔始更定科舉取士式命禮部頒行天下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爲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沈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又三日二場試論一道判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又三日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殿試以三月朔凡國子監生府州縣學生儒士官未入流者擇其性資敦厚文行可稱之人由有司申舉應鄉試中式則送會試再中式應殿試自是遂爲永制而薦舉漸輕久且廢不用矣　曹國公李文

忠卒年四十六帝疑華中壽之貶中爵放其家屬於建昌衛諸
醫並妻子皆斬自爲文祭文忠追封岐陽王諡武靖　甲子大
赦天下　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潁國公封陳
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大賚將士
庚寅收陳亡遺骸　增築國子學舍　五月丙寅涼州指揮宋
晟討西番叛酋王亦集乃路酋元海道千戸也先帖木兒國公
與把都赤剌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
卒伍餘悉放遣　先是高麗屢來貢帝以不如約卻之又留其
使者命禮部責其朝貢過期陪臣侮慢之罪六月王禑遣司僕
正崔涓禮儀判書金進宜貢馬二千四且言金非地所產願以
馬代輸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爲之請許之籍以高麗聽

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四　秋七月戊戌禁內
官預外事鑄鐵牌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
來帝謂侍臣曰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姦假竊威
權以亂國家爲害非細故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癸丑
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　丁巳免畿內今年田租之半
庚申錄囚　壬戌盱眙人獻天書斬之　八月丙寅河決開
封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決杞縣入巴河遣
官塞之　己丑蠲河南諸省逋賦　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
貢獻幷上元所授印詔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命兼統麓川之
地　九月免西安府旱災田租十三萬三千九百餘石　陳遇
卒賜葬鍾山遇自開基之始卽侍帷幄其計畫多祕不傳帝卽

位問保國安民至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
爲首務廷臣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每得全宥累授翰林學
士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尚書皆固辭自是不復强以官數臨幸
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爲君子寵禮之隆勳戚大臣無與比者
冬十月冊李氏爲淑妃攝六宮事壽州人廣武衛指揮傑之
女也未幾薨　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駙馬都尉李祺等振
之　閏月癸丑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後
奏決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命曰貫城下詔言今法
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其各愼乃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
之意又謂刑官曰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刑
者輔治之具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

已　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徐達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達
長子允恭齎敕往勞尋召還　亦佐縣土酋安伯作亂沐英討
降之因定普定廣南諸蠻通田州糧道　漏刻博士元統言曆
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
時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年遠數盈漸
差天度宜修改七政運行不齊其理深奧聞有郭伯玉者精九
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擢統爲監令取授時
曆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以洪武十七年爲曆元命曰
大統曆法通軌　十二月壬子蠲雲南逋賦　翰林待詔朱善
言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讎家誣訟或已聘見絕
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偪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

為婚者有禁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為婚不過齊宋陳杞後世潘楊朱陳皆世為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從之　左都御史詹徽言太平府民有毆孕婦至死者罪當絞其子乞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　松潘八積簇老虎等寨蠻亂官兵擊破之　是歲豫章侯胡美坐法死　初令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

十八年春正月癸酉吏部言考察天下布按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稱職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稱職者十之二而貪污闒茸者亦共得十之一帝令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付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為民　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甲辰以久陰雨雷雹詔臣民極言得失宋訥應詔陳邊事言海內乂安惟沙漠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為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率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采用其言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言察郡縣明勸戒學正陳潛夫言獎直臣簡師儒勵廉恥審用人四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帝為輟朝臨喪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達

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懍懍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宴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廷試新塗人練子寧對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為治帝善其意擢一甲第二　詔中外官父母沒任所者有司給舟車歸其喪著為令　乙亥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滁和七府州今年田租　命天下郡縣瘞暴骨　丙子擢廷試一甲進士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使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庶吉士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庶吉士觀政進士之名自此始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為姦利己丑坐桓盜官糧誅之自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暨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覈贓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以劉三吾為左贊善三吾茶陵人博學善屬文以茹瑺薦召用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略帝銳意制作宿儒彫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與汪叡朱善稱三老　國子監助教金文徵等疾宋訥構之吏部尚書余熂牒令致仕訥陛辭帝驚問大怒夏

四月丁酉誅熑文徵等酋訥如故　思州諸洞蠻作亂丙辰湯和爲征虜將軍周德興爲副將軍帥師從楚王楨討之時寇出沒不常聞師至輒竄匿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令軍士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人雜耕作使不復疑　六月戊申定外官三年一朝著爲令　秋七月甲辰王禑上表請襲爵并請故王諡命封禑爲高麗國王賜故王顓諡恭愍　五開蠻吳面兒復反　罷普定府析其地爲三州六長官司從顧成之請也　八月庚戌馮勝傅友德藍玉備邊北平

振河南水災　郭桓之獄議者咸歸謗於上御史余敏丁廷舉以爲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初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閏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乃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至是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爲罪魁桓爲誅首冬十月己丑頒其書於天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　癸卯召馮勝還

甲辰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敕工部詢問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　湯和等以計禽思州渠魁餘黨悉定留兵鎮之又擊斬九谿諸處蠻獠禽吳面兒送京師伏誅俘獲四萬餘人諸苗始懼　十一月乙亥蠲河南山東北平田租　十二月丙午詔有司舉孝廉　癸丑思倫發反寇景東之北吉寨都督馮誠帥兵擊之值天大霧猝遇寇敗績千戶王昇戰死景東知府俄陶帥其民千餘家避於大理府之白崖川帝嘉其忠遣使賜之

或告李存義父子實胡惟庸黨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　謫戶部尚書茹太素爲御史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後竟坐法死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　征蠻師還周德興在楚久所用皆楚卒威振蠻中定武昌等十五衛歲練軍士四萬四千八百人決荊州嶽山壩以溉田歲增官租四千三百石楚人德之及還賜賚甚厚　河南饑二月癸丑遣使振之夏四月甲辰復遣御史蔡新等檢核振濟不及者三千一百戶補給之典賣男女者官爲收贖　五月福建僧彭玉琳行腳至新淦以白蓮會惑眾謀作亂自稱晉王置官屬號年天定知縣帥民兵掩捕獲之并其黨送京師伏誅　六月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

上祉士皆與縣官均譴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
六石士卒戰傷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陳亡其子世襲加一秩
巖穴之士以禮聘遣　丁未振靑州及鄭州饑　秋七月癸未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
六十以下於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
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　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
國公諡襄簡　九月庚申屯田雲南　冬十月命官軍已亡子
女幼及父母老者皆給全俸著爲令　胡惟庸之未敗也欲藉
日本爲助乃厚結寧波指揮林賢陽奏賢罪謫居日本交通其
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日本王借兵助己賢還日
本遣僧如瑤帥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

劍其中旣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至是事
露乃族賢而惡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爲務　十二月
癸未朔日有食之　自擴廓帖木兒卒故元諸臣多以次平定
或望風歸附獨太尉納哈出擁衆二十萬屯金山數窺邊爲遼
東患帝命馮勝分兵防邊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於大
寧　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於高麗　是歲湯和度地
浙西東並海設諸衛所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
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
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卹近怨任大事者不
顧細謹復有讟者齒吾劍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副之趙

庸胡海等爲參將帥步騎二十萬征納哈出鄭國公常茂曹國
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鎭等皆從勝等行帝諭曰彼情詭詐爾等
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元兵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
備若克慶州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成禽矣
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往諭降　帝以治錦
衣衛獄者多非法淩虐乃焚其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錄詔內
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獄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天氣淸明
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帝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
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實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
卹民卹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
福民則是棄天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

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
璽書褒之遣還任　二月壬午閱武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
　師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甲申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
破之殺平章果來禽其子不蘭溪　三月辛亥馮勝等出松亭
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高家奴還陳高麗表辭馬
直帝敕如數償之先是遼瀋兵起民避亂轉從高麗帝令因市
馬就索之遂以遼瀋流民三百餘口來歸　夏四月戊子帝謂
周德興曰福建功未竟卿雖老尙勉爲朕行乃命往福州興化
漳州泉州四郡相視形勢衞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築城一
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民戶三丁取一得萬五千餘人以充戍

卒湯和亦取浙東西民戶四丁以上者以一爲戍卒得五萬八
千七百餘人增置諸衞所先後築城凡五十九皆屯兵設守稽
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海防大飭　馮勝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
萬守之而以全師壓金山六月庚子臨江侯陳鏞與大軍異道
相失陷敵戰死癸卯勝等兵踰金山遣使送乃剌吾還至松花
河納哈出見之驚曰爾尚存乎乃剌吾述帝恩德納哈出心動
遣其左丞探赤馬等獻馬且覘勝軍勝已深入至女直苦屯降
其慶國公觀童納哈出爲大軍所迫度不敵因乃剌吾請降勝
使藍玉輕騎往受納哈出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丁未
帥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
曰請服此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覆

酒於地顧其下咄咄語常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蒙古語密告茂
納哈出將遁矣茂出不意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
拔刀砍其臂納哈出傷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勝
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哈出將士妻子十餘萬屯松花河聞
納哈出傷驚潰者四萬人勝遣觀童諭之乃降先後得其部曲
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亘百餘里　御史李原名使平緬
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
法爲遠人所輕金齒衞指揮李觀處事寬厚蠻中愛服帝敕獎
觀又諭沐英固守備而擢原名試禮部尚書遠方之事多咨之
遣經歷楊大用往元江等府練兵沐英亦自永寧至大理六十
里設一堡留軍屯田　馮勝師還至亦迷河復收納哈出殘卒

二萬餘車馬五萬時餘衆竄匿者尚數十萬聞師旋設伏於途
諜候大軍過竊取之閏月庚申師次金山伏兵見大軍盛不敢
發都督濮英以奇兵三千人爲殿後至猝爲所乘衝突不能出
馬躓遂見執敵既得英思挾爲質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剖
腹死事聞贈金山侯進贈樂浪公諡忠襄　命福建備海舟百
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既而不行　秋七月湖廣布
政使何眞致仕封東莞伯　馮勝等表上納哈出所部官屬二
百餘人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金銀銅印一百顆虎符牌面百二
十五事馬二百九十餘匹並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壻也驕穉不
習事多違勝約束勝數誚責之茂應之慢勝益怒遂因納哈出
事增飾其狀械繫茂至京而盡將降衆入關帝大悅使使者迎

勞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於納哈出之妻求大珠異
寶王子死二日彊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騎茂亦訐
勝過帝怒八月癸酉收勝大將軍印召還命藍玉行總兵官事
　詔曹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卽雲
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　九月戊寅封納哈出海西侯　癸未
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丁酉安置常茂於龍州　納哈出既降
帝以故元脫古思帖木兒尙在終爲邊患丁未卽軍中拜藍玉
爲征虜大將軍唐勝郭英副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帥師十
五萬北征沙漠　城西寧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
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
豈不病民不從　永城侯薛顯卒於山海衞贈永國公諡桓襄

先是遼東艱軍食帝深以爲慮以都督僉事張赫朱壽習海道命督海運往來數年軍中賴以無乏冬十月戊申封赫爲航海侯壽爲舳艫侯　命馮勝就第鳳陽奉朝請諸將士亦無賞勝自是不復將大兵矣　十一月壬午陳桓葉昇總制諸軍於雲南定邊姚安立營屯田經理畢節衞　己丑湯和還　十二月刑部尙書唐鐸振登萊饑　高麗奏遼東文高和定州皆其國舊壤乞就鐵嶺屯戍李原名言數州皆入元版圖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綠江爲界今鐵嶺已置衞不宜復有陳請帝命戶部咨高麗國王守分土毋生釁　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東等叛阿資者土官龍海子也越州蠻呼爲苦麻部元末龍海居之所屬俱㑩㑩斯種王師征南時龍海降詔以爲知州尋

亂沐英禽之徙遼州至蓋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至是叛　致仕兵部尙書單安仁卒初尙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爲正二品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勳舊是年特授資善大夫　元將脫脫等降於藍玉　禮部主事高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　移思南宣慰司於鎭遠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思倫發誘羣蠻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沐英遣都督同知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　甲午振青州饑逮治有司匿不以聞者　御史淩漢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漢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嘉歎擢右都御史

三月丙戌振東昌饑　思倫發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衆號三十萬象百餘新附諸蠻皆爲盡力沐英選騎三萬馳救以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三十餘象酋長跨巨象直前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注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射殺酋長大呼突陳衆遂卻英曰賊無能爲也乃益置火礮勁弩爲三行甲辰蠻毆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摽鎗銳甚英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都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乘勝擣其寨昔剌亦者賊梟將也殊死鬬左軍小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賊渠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思倫

發遁去　都督僉事葉旺卒於遼東旺鎭遼凡十七年翦荊棘立軍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爲永利　藍玉以大軍出大甯至慶州諜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夏四月乙卯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王弼曰吾輩奉天子命提十餘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遽班師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見烟火乘夜至海南敵營尙在海東北八十餘里丙辰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衆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

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又破哈剌章營獲人畜六萬　高麗王禑復表言鐵嶺之地實其世守帝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爲界今飾辭鐵嶺詐僞昭然其以朕言諭之禑欲寇遼東使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千戶陳景屯叉州以糧不繼退師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禑及瑩而立禑之子昌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藍玉捷奏至帝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衛青李靖又賜地保奴等鈔幣命有司給供具　初帝春秋寖高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湯和以間從容言臣犬馬齒長不堪復任驅策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悅立賜鈔治第中都並爲諸

公侯治第會和築城海上未暇也既閩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新第亦成六月甲辰和帥妻子陛辭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夫人胡氏賜亦稱是並降璽書褒諭諸功臣莫得比焉和自是歲一朝京師　沐英言東川蠻盛據烏山路作亂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絕須以大兵臨之甲子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東川叛蠻　或言藍玉私元主妃事帝怒妃慚懼自殺地保奴出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地保奴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秋七月戊寅安置地保奴于琉球　吉水解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書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闕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稷契夷益伊

尹傅說箕子太公周公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所肄官伎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閹寺執戟陛墀皆登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樸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

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厤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

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戶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誕妄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

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其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

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尙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

潴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略無次序惟陛下垂察書奏帝稱其才縉嘗入兵部索阜隸語嫚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　安慶侯仇成有疾賜內醞手詔存問卒贈皖國公謚莊襄　改大寧都司爲北平行都指揮使司　八月癸丑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丁卯藍玉師還大賚北征將士戊辰封孫恪爲全寧侯恪興祖之子也　淩漢與詹徽議論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漢左遷刑部侍郎　御製八諭飭武臣一曰守邊將士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

於保障　陳景來降帝聞高麗亂敕遼東嚴守備遣人偵之　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來朝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戶科給事中卓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甚器重之　封濮英子璵爲西涼侯　命沐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進討阿資英道過平夷以其山險惡宜駐兵屯守遂遷其民於卑午村置神策衛千戶劉成將千人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　更定屯田法凡衛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衛以十之五屯田係衛所以五之四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冬十月丁未曹震葉昇分道討東川蠻平之俘獲五千餘人　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將依丞相咬住於和林行至土剌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兵猝至縊殺之幷殺天保奴於是捏怯來失烈門等來降置之全寧衛　王禑請遜位於其子昌帝曰前聞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之以觀變　十二月壬戌進封藍玉涼國公玉長身赬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叩喜峰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元主妃事切責之初帝欲封玉梁國公以是改爲涼國玉猶不悛　安南國相黎季犛竊柄廢其主煒尋弒之立叔明子日焜　時安南歲貢方物帝

念其民勞令三年一貢象犀之屬無獻　高惟善還朝言安邊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漢民往往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與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帥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碉門土酋歸附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自國朝設立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

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則皆爲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斯藏朵甘鎭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戸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西顧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戸爲外藩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徠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戸近爲內應遠爲鄕導此所謂以蠻攻蠻制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鄕之民宜悉蠲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慕羶歸市必衆四也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碉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六也從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樉爲宗令晉王棡燕王棣爲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楨爲左右宗人

阿資等帥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傅友德帥兵擊之斬其營長普安土官普旦詣軍門降阿資倚崖壁爲寨乙未友德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禽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　二月己未藍玉練兵四川兼督修城池

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衞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沈溍請凡都司衞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從之壬戌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扞文法至是始戢溍力也帝嘗論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溍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

癸亥湖廣安福所千戸夏德忠誘九溪洞蠻爲寇葉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禽德忠送京師誅之立永定九溪二衞昇因留屯襄陽　傅友德等追擊阿資敗之斬其黨五十餘人阿資請降　三月庚午傅友德帥諸將分屯四川湖廣防西南蠻　升普安軍民府爲軍民指揮使司　夏四月己亥從江南民田淮南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癸丑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等練兵湖廣允恭後改名輝祖昇茂之弟也　元宗室四大王者入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窮蹙詣晉王府降甲寅徙之耽羅　賜江西山東湖廣貧民鈔戸部請造小鈔自一十文以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不奏者

河南巡按御史許珪言開封彰德旱請減夏税詹徽以爲希旨要譽請罪之帝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卽命振貸蠲其稅　置詹事院以唐鐸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未幾鐸致仕

五月辛卯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衞於兀良哈以元遼王阿札失里爲泰寧衞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衞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衞指揮同知各領其

衆以爲大寧聲援三衛地亘千餘里朵顏尤險而强久之皆叛
去　秋七月傅友德等還　八月乙卯詔天下舉高年有德識
時務者　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
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
以類附入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律一吏律二曰
職制公式戸律七曰戸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禮律
二曰祭祀儀制兵律五曰宮衛軍政關津廏牧郵驛刑律十一
曰盜賊人命鬬毆罵詈訴訟受贓詐偽犯姦雜犯捕亡斷獄工
律二曰營造河防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杖徒流死笞刑
杖刑徒刑各五流刑三死刑二又有總徒準徒安置遷徙口外
爲民充軍凌遲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次圖七曰笞

杖訊杖枷杻索鐐皆有式又爲喪服之圖八養母繼母慈母皆
三年兄弟妻皆小功舅姑皆斬衰三年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
不得相爲婚姻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互爲容隱者
得遞減大惡有十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
不睦不義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常人盜
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
能議勤議貴議賓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丙寅
宣德侯金鎮等練兵湖廣鎮朝興之子也　先是思倫發遣把
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斷郎刀廝養所爲乞貸
死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齎敕往諭
以修臣禮償前日兵費倫發聽命己卯貢象馬白金方物謝罪

大用幷令獻叛首刀斷郎等一百三十七人麓川平　海州同
知陳襲福故元御史大夫福壽之子也坐事當戍帝以其父死
節宥之擢爲太僕寺少卿　周王橚棄其國來鳳陽帝怒十二
月甲辰命徙之雲南尋罷徙留居京師世子有燉理藩事　王
弼等練兵山西河南陝西　沐英入朝賜宴奉天殿賚予甚厚
遣還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是歲
改給事中爲元士又改爲源士尋復爲給事中　李成桂以王
禑本辛氏子其子不可爲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疏屬定昌
國院君瑤立之　黎季犛復弒其主日焜　揑怯來爲失烈門
所襲殺衆潰詔朵顏等衛招撫之來降者益衆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征元丞相咬住太

尉乃兒不花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
從晉王並聽節制　庚辰貴州蠻叛唐勝宗帥師討平之　乙
酉齊王榑帥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棣北征　潁州山
賊復結湖廣洞蠻爲寇胡海充總兵官陳桓葉昇爲副將討平
之俘獲萬七千人　命唐勝宗往黃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
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勦寇　諸軍之討阿資也江陰侯吳高
帥滇北降人以從至沅江衆叛由思州出荊樊道渭河欲遁歸
沙漠都督聶緯何福追擊及諸鄜延盡殲之高良之子也　二
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病甚子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不
敬耶祭畢舁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又遣官祭
於家爲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自訥始　西番入寇四川璩

黑崖關蜀王椿請於朝遣都指揮瞿能隨藍玉出大渡河邀擊戊申平之時諸王皆備邊練士椿獨以禮教守西陲造安車賜長史陳南賓聞義烏王紳名聘至待以客禮詣講郡學知諸博士貧分祿餼之月一石後爲定制紳禕之子也前代兩川之亂皆內地不逞者鉤致諸番爲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啟爭端椿請絹錦香扇之屬從王邸定爲常貨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癸亥河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民併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　晉王棡師至邊怯不敢進燕王棣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營迤都山冒大雪馳進三月癸巳師次迤都去敵一磧敵不知也先遣指揮觀童往觀童舊

與乃兒不花善一見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乃兒不花驚欲遁觀童止之引見棣賜飲食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喜過望遂偕咬住等來降棣獲其全部而還久之乃兒不花等以謀叛誅死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年七十有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湯和假衞卒三百人和密以聞夏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會善長奴盧仲謙等告善長與惟庸通賂遺交私語吉安侯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告仲亨與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與惟庸共謀不軌或又告善長云將軍藍玉出塞至捕魚兒海獲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績善長匿不以聞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帝發怒下仲亨等於獄窮治黨與逮存義父子幷捕封績鞫之　潭王梓英敏好學善屬文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寧夏指揮琥並坐胡惟庸黨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且召入見梓大懼丙申與妃俱自焚死無子除其封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結寨於龍孔藍玉遣指揮徐玉將兵攻之閏月丙子禽宣撫覃大勝諸蠻退走玉復遣兵搜捕餘黨悉平　建京師外郭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五月甲午遣諸公侯周德興王弼等還里賜金幣時諸勳貴稍僭肆帝頗嫉之以黨事緣坐者衆李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帝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爲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是郭英還佃戶輸稅湯和還儀從戶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李存義等獄具

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叱曰爾言何爲者審爾九族皆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又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歎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爲之乃坐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乙卯賜善長死幷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子祺已前卒臨安公主徙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爲留守中衞指揮茂爲旗手衞鎭撫罷世襲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及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坐惟庸黨誅死而已故濟寧侯顧時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雲龍靖海侯吳楨鞏昌侯郭興永城侯薛顯臨

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宣德侯金朝興永嘉侯
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亦皆追坐惟庸黨除其世爵時子敬亮
祖次子昱及思祖家及都督毛驤等坐死者甚衆驤騏之子也
帝手詔條列其罪傅著獄辭爲昭示姦黨三錄布告天下初仲
亨年十七爲亂兵所掠父母兄弟俱亡持一升麥伏草間帝見
之呼曰來遂從征伐至封侯帝嘗曰此我初起時腹心股肱也
及下獄帝曰朕每怪其居貴位有憂色又曰費聚曩使姑蘇不
稱旨朕嘗詈責遂欲反耶又歎曰使王濂在善長必不至此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以刑部尚書趙勉與戶部尚書
楊靖換官工部尚書秦逵與兵部尚書沈溍換官帝諭靖曰在
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

當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
之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
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
悅一也不窮追投獻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
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六月乙
丑藍玉遣張龍平都勻散毛諸蠻龍尋以老疾請告　庚寅授
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　以詹徽兼吏部尚書復以沈溍爲
兵部尚書秦逵爲工部尚書　秋七月壬辰河決開封西華諸
縣漂沒民舍遣使振萬五千七百餘戶　癸巳崇明海門風雨
海溢壞官民廬舍漂溺者衆遣官振之發民二十五萬築隄
八月壬申詔毋以吏卒充選舉　藍玉還益祿五百石詔還鄉

振河南北平山東水災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壬寅封
桑世傑子都督僉事敬爲徽先伯　湖廣饑孝感令請以預備
倉振貸冬十月己卯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饑
先發倉庾以貸然後聞著爲令　甲申封張銓爲永定侯　十
一月癸丑免山東被災田租　十二月癸亥帝諭楊靖曰愚民
犯法如啗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
惟犯十惡幷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　壬
申詔工部龍天下歲織文綺凡賞賚皆給絹帛如或匱乏就京
織造秦逵言造弓箭亦擾民帝命俱於京師後湖置局造之
永寧宣撫言所轄地水道有一百九十灘其江門大灘八十二
處皆石塞其流道梗不利詔曹震往疏鑿之　是歲航海侯張
赫雄武侯周武並卒

明紀卷第五終

明紀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曾孫翰林院待詔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戊申傅友德爲征虜將軍王弼郭英副之備北平邊　丁巳免山東濟兗青登萊五府被水田租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等備邊陝西　乙未葉昇練兵甘肅　劉基之卒也帝以其長子璉爲江西參政欲大用之爲胡惟庸黨所脅墮井死帝每歲召基次子璟與章溢子允載葉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初基爵止及身及窮治惟庸黨帝追念基功又憫基父子皆爲惟庸所厄命璟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廌在帝大喜命廌襲封誠意伯

以璟爲閤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禮儀司朕欲汝朝夕左右以宣達爲職不特禮儀也璟論說英侃喜談兵嘗與燕王棣弈棣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棣默然　夏四月辛未封皇子㮵爲慶王權寧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韓王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　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諸將出塞征哈者舍利追元遼王軍甫行友德遽令班師敵不設備因潛師深入至黑嶺大破敵衆而還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　五月戊戌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　六月己未詔廷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帝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更易之命秦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　甲子久旱錄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實京師　辛丑免畿內官田租之半　東川侯胡海卒　帝以秦王樉多過失八月乙卯召還京師乙丑皇太子巡撫陝西初帝營中都御史胡子祺上言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終南之阻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稱善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於是

擇文武諸臣以從仍申諭以宿頓閒　元諸王兀納失里居哈梅里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乙亥命都督僉事劉眞宋晟討之其地去肅州千餘里晟令軍中多具糧糗倍道疾馳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金鼓聲震地闔城股栗兀納失里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失里帥家屬乘間遁去眞等攻破其城斬豳王別兒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朶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列怯收其部落輜重以歸自是番戎慴服　西域別失八里入貢九月乙酉遣主事寬徹等以書諭其王黑的兒火者曰曩者有宋失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

修國政任用非人紀綱盡弛民生嗟怨天用是革其命屬之於
朕朕躬主黔黎凡諸亂雄違命者兵偃之順命者德撫之三十
年閒諸夏奠安外藩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剌章等尚帥殘眾生
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帥
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來者命官護歸已三
年矣使者還王即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
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國於悠久乎徹等至黑的兒火者以
無厚賜拘留之黑的兒火者亦元諸王也　倭寇雷州遂溪縣
雷州衛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戰死事聞皆官其子　冬十月丁
巳免北平河閒被水田租　南豐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一曰
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

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直言正
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
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
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采歷代忠烈
諸臣追加封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
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
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
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
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
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
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塡寫差遣

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至曠廢書奏帝
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
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誠得趙充
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
體踰年卒於任　十一月甲午五開蠻叛都督僉事茅鼎討平
之　庚戌皇太子還京師獻陝西地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
都事又爲秦王樉解先是晉王棡在國亦多不法或告有異謀
帝大怒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至是棡隨來朝敕歸藩棡自是
折節待官屬皆有禮更以恭慎聞　辛亥振河南水災　十二
月庚午周王橚復國　阿資復叛何福爲平羌將軍帥師進討
屢敗賊眾會連月淫雨水溢阿資援絕辛巳降福擇曠地列柵

以置其眾西南有木蓉箐賊常出沒處復調普安衛官軍置寧
越堡鎮之　是年天下郡縣賦役黃冊成計戶千六十八萬四
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占
城入貢以其國有篡逆事卻之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李善
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
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
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
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
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
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

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蓄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
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讎
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閒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
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
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
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
耳帝得書竟不加罪書解縉所草也縉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
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
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縉
遂罷官家居　曹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乃鑿石闢崖
令深廣以通漕運又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

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先是行人許穆言松州地磽
瘠不宜屯種戍卒三千糧運不給請移戍茂州俾就近屯田帝
以松州控制西番不可動至是運道既通松潘遂爲重鎭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河決陽武氾水陳
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
有司具圖以聞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民塞之免被水田
租　何福與茅鼎會兵徇五開未行畢節諸蠻復叛大掠屯堡
殺吏士福令畢節諸衛嚴備而檄都督陶文等從鼎擣其巢窩
叛酋僇之分兵盡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　辛丑宥見繫
死囚四百四十八人令還鄉里備資輸粟北邊贖罪　壬寅晉
王棡燕王棣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二月戊午召李景隆等還

京師葉昇等練兵河南及臨鞏甘涼延慶　茅鼎等平五開蠻
何福請因兵力討水西奢香不許　庚辰詔天下衛所軍以十
之七屯田　三月癸未馮勝等十四人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
衛軍務　庚寅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楧爲肅王衛王植爲
遼王　夏四月壬子藍玉追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
　癸丑建昌衛指揮月魯帖木兒叛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
部幷西番土軍萬餘人殺官軍掠屯牛燒營屋劫軍糧帥衆攻
城指揮使安的以所部軍出戰敗之斬八十餘級賊退屯阿宜
河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帥精騎出西門擊之賊衆大集毅
且戰且卻復入城拒守賊圍城毅乘閒遣壯士入賊營斫賊賊
乃驚遁　丙子皇太子標薨帝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翰林

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承統禮也禮官議期喪請以日易
及當除服帝不忍禮官再請始釋服視朝太子爲人友愛秦晉
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帝初撫李文忠沐英等爲子或以事督
過之太子輒告高后爲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嘗令宮臣傅藻等
編春秋本末三十卷　戊寅聶緯及都督徐司馬瞿能等討月
魯帖木兒俟藍玉還並聽節制　五月辛巳藍玉至罕東宋晟
徇阿眞川土酋哈昝等遁去玉遂趨建昌　己丑振陳州原武
水災　六月戊午封俞通淵爲越嶲侯通源既坐黨帝念廷玉
通海功故有是命　西平侯沐英聞皇太子薨哭極哀初高皇
后崩英哭至嘔血至是感疾丁卯卒於鎭年四十八軍民巷哭
遠夷皆爲流涕歸葬京師追封黔寧王諡昭靖英沈毅寡言笑

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雲南百務具舉簡守令課
農桑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
旅辦方物以定貢稅覈民數以均力役疎節闊目民以便安
以甯正爲左都督鎭雲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樉復國　癸未
瞿能帥各衛兵至雙狼寨禽僞千戶段太平等賊衆大潰月魯
帖木兒敗遁能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打沖
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
死者千餘官軍入德昌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
搜捕復駕橋於打沖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
水西斬賊把事七八其截路寨土蠻長沙納的皆中矢死能遂
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斬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

遁入柏興州　高麗李成桂威權日甚王瑤慮禍及己與近臣
圖之事泄成桂遂廢瑤自立徙瑤於原州王氏自五代後唐時
傳國數百年至是絕　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
給由至京帝召問民間疾苦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與帝怒
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
田里數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
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遠
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坐事
誅　丁卯馮勝傅友德帥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爲軍立衛屯
田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
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諸王千頃又賜公侯

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陳者皆賜
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甲戌給公侯
歲祿歸賜田於官又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以
下遞減至未入流月三石俱米鈔本折兼支自後爲永制　丙
子靖寧侯葉昇坐胡惟庸黨誅昇藍玉姻也玉敗復逮及以故
名隸兩黨云　九月庚寅立孫允炆爲皇太孫太子第二子也
居喪毀瘠帝撫之曰而誠仁孝顧不念我乎　初帝命太子省
決章奏太子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至是以命太孫太孫亦
佐以寬大帝授以大明律諭曰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卽註寬
卹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
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畸重者五條帝覽而善之太孫

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
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
自當輕也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進曰如得其情哀矜
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於帝曰六
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
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
經信哉　工部尚書秦逵坐事自殺　詔求精曉曆數之士數
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太學生山東周敬心上疏極諫略
曰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
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
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

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之孤方小道之人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出北沙漠爲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迄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擕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耶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已甚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敎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也臣又見洪武十二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官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偶入詿誤之中者昔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至於滅絕漢時誅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今四方水旱連年見告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報聞　方孝孺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敎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王椿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椿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李成桂遣使以國都評議司表來請命帝以

高麗僻處東隅非中國所治令禮部移諭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不啟邊釁使命往來實爾國之福我又何誅旣成桂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成桂後更名旦　冬十月乙亥沐春襲封西平侯鎭雲南英長子也　藍玉帥兵至柏興州十一月甲午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幷其子胖伯縛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馬湖建昌嘉定俱爲要道宜增置屯衛報可復請籍民爲兵討朶甘百夷不許命班師　十二月甲戌馮勝傅友德兼太子太師藍玉兼太子太傅餘兼官有差　閏月戊戌馮勝爲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山西河南兼領屯衛　戶部尙書趙勉坐贓下獄誅死勉劉三吾壻也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復爲

學士　徵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以徵稅愆期故也州民楊幺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幺等亦與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是冬大寒修河役遂罷　曹震請於雲南大寧境就井煮鹽募商輸粟以贍邊又令商入粟雲南建昌給以重慶綦江市馬之引又請蠲馬湖逋租又施州衛軍儲仰給湖廣泝江險遠請以重慶粟順流輸之皆報可震在蜀久諸所規畫並極周詳蜀人德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來朝　都督僉事徐司馬討越巂還至成都卒司馬好文學性謙厚所至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在河南尤有惠政戰功不及何文煇而雅量過之並稱賢

將　二月丁丑晉王棡統山西河南軍出塞召馮勝傅友德常
昇王弼等還　涼國公藍玉之在軍也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
帝數譙讓及兼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穎兩公下曰我不堪太
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乙酉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
下吏鞫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
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謀爲變將以帝出
耕耤日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普定侯陳桓
東平侯韓勳懷遠侯曹興全寧侯孫恪宣寧侯曹泰西涼侯濮
璵東川侯胡玉徽先伯桑敬都督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
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茅鼎其餘不可勝
數於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盡罕有存者榮眞之子勳政之

子泰眞臣之子玉海之子也初郭興季弟德成性通敏嗜酒兩
兄積功至列侯而德成止驍騎舍人帝以寗妃故欲貴顯之辭
曰臣性躭麴蘖庸闒不能事事位高任重不治上殆殺我人生
貴適意但多得錢飲醇酒足矣帝稱善寵遇益厚嘗侍宴後苑
醉匍匐脫冠謝帝顧見德成髮種種笑曰醉風漢髮如此非酒
過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之盡薙始快帝默然德成醒大懼遂
剃髮衣僧衣唱佛不已帝謂寗妃曰始以汝兄戲言今實爲之
眞風漢也及黨事起坐死者相屬德成竟得免　蜀王椿來朝
重定諸王見東宮儀朝見後於內殿行家人禮以諸王皆尊屬
也時諸王多擁重兵不法太孫嘗坐東角門與伴讀修撰黃子
澄慮之子澄對曰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儻有變臨以六師其

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勢不同而順逆之
理異也太孫是之　己丑頒逆臣錄於天下凡列名者一公十
三侯二伯云　三月辛亥代王桂帥護衛兵出塞聽晉王節制
　耿炳文練兵陝西　丙辰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
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庚申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時
帝念邊防甚且欲諸子習兵事諸王封並塞居者皆預軍務而
棡與棣尤被重寄寗王權就藩大寗在喜峰口外古會州地東
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鎭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朶顏三衛
騎兵皆驍勇善戰權數會諸王出塞以善謀稱　會寗侯張溫
以居室器用僭上獲罪壬戌坐藍玉黨誅死　夏四月乙亥孝
感饑遣使乘傳發倉貸之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

往返遠者動經數月民之饑死者多矣自今遇歲饑先貸後聞
著爲令　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旱詔羣臣直言得失省獄
囚令天下郡縣以雨澤之數聞　黎季犛之弒其主煒也仍以
煒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及是始覺丙申命廣西守臣絕其
朝貢季犛懼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吏部
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
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
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喪不許奔赴但
遣人致祭從之　吏部主事翟善署部事善明於經術奏對合
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
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

賢　六月遼東都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
渡鴨綠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諭示以禍福高麗王旦懼上表陳
謝幷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　秋七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　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官分直文華殿
侍皇太孫　八月秦晉燕周齊五王來朝　九月癸丑代肅遼
慶寧五王來朝　詔曰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
胡黨藍黨槪赦不問　東宮缺官命廷臣舉孝弟敦行者工部
尚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亦
倣鄭氏家法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悉
赴京擢鄭濟爲春坊左庶子王勤爲右庶子又以泰州敎諭門
克新爲左贊善克新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直言無

隱故擢之　冬十月丙申擢國子監生劉政龍鐔等爲行省布
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　十二月頒永鑑錄
於諸王　是歲李新督有司開臙脂河於溧水以通浙漕免丹
陽輸輓及大江風濤之險民甚便之　郁新爲戶部尚書夏原
吉爲主事新重原吉才諸曹事悉委任焉有劉郎中者忌之會
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敎若新頓首
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敎尚書者原
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尙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
生皆棄市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酉李景隆爲平羌將軍鎭甘肅　初帝選
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即令掌之謂之預備倉議者以粟藏

久致腐宜貸於民而收其新者是月遣使發倉穀貸貧民　三
月辛丑徐輝祖及安陸侯吳傑備倭浙江傑復之子也　庚戌
課民樹桑棗木棉　甲子以四方底平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
之示不復用　帝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
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夏四月徵致仕國子監博
士錢宰助教靳權編修張美和訓導蕭岐等訂正之又集諸家
之說足其未備命劉三吾總其事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
下　五月安南遣使由廣東入貢帝怒遣官詰責卻其貢黎季
犛益懼　秋八月甲戌吳傑張銓帥致仕武臣備倭廣東　乙
亥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
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　丙戌階文軍

亂甯正爲平羌將軍討之　九月徐輝祖節制陝西沿邊諸軍
　廣州左衞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廣東南邊大海姦宄出沒
東莞笥岡諸縣逋逃蜑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詭稱捕魚遇番
賊則同爲寇盜飄忽不常難於訊詰不若籍以爲兵庶便約束
又請設沿海依山廣海碙石神電等二十四衞所築城浚池收
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山海要害地立堡屯軍以備不虞
皆從之　山東有司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病割脅肉以療不愈
禱於岱嶽神願殺子以祀而母瘳竟殺其三歲兒帝大怒曰父
子天倫至重今小民無知乃滅絕倫理如此命逮伯兒杖之百
遣戍海南因命禮部定旌表孝行事例尚書任亨泰議曰人子
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醫藥籲禱迫切之情所

得爲也卧氷割股事非恆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
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儻因此而致墮宗絶祀不孝尤大
宜嚴行戒諭其必不得已而卧氷割股者亦聽其所爲不在旌
表之例制曰可　寰宇通衢書成凡天下道里之數東距遼東
都司東北至三萬衞西極四川松潘衞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
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衞西北至陝西甘
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裔之驛不與
罷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治建昌衞　冬十一月乙丑潁國公傅
友德賜死友德喑啞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六將每戰必先
士卒故所至立功子忠尙壽春公主女爲晉世子濟熺妃帝以
公主故錄其孫彥名爲金吾衞千戶　阿資復叛沐春曰此賊

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輾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縻
縶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必矣與何福帥兵趨越州營
於城北遣壯士伏於歧路以羸卒挑戰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
阿資脫身遁　藍玉之誅也傅友德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
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語聞於帝十二月乙亥賜弼
死是歲永平侯謝成亦坐事死
二十八年春正月階文寇平甯正以兵從秦王樉征洮州叛番
番懼而降　阿資亡山谷中沐春使人結曲靖土官千戶阿保
張琳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何福潛引兵屯赤富鋪
遣百戶張忠等擣賊巢遂禽阿資並誅其黨二百四十八人越州
平　是月晉王㭎周王橚帥山西河南諸衞軍出塞築城屯田

燕王棣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　時元功宿將相繼略盡宋
國公馮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嘗築稻場瘞甒其下以碌
碡礰之取其𩍬鞳聲走馬其旁以爲樂有獎父者勝兄國用妻
家也有所干索於勝勝不予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瘞兵器
二月丁卯帝召勝賜之酒是夕暴卒諸子皆不得嗣　己丑諭
戶部編民百戶爲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
春秋耕穫通力合作以敎民睦　三月秦王樉薨謚曰愍妃王
氏殉元河南王擴廓帖木兒之妹也　谷王橞就藩宣府以劉
璟爲左長史　六月壬申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周興及宋晟
等自開原至忽刺江部長西陽哈遁興等追之辛巳至甫答迷
城不及而還　己丑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

年灼見情僞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與
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又曰
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
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
會議取上裁法司祇許舉奏毋得擅逮勒諸典章永爲遵守
常茂之謫龍州也土官知州趙帖堅卒從子宗壽襲職帖堅妻
黃氏以愛女與茂爲小妻而持土官印不出與長壻太平州土
官李圓泰及茂其擅州事數陵逼宗壽會茂病卒宗壽以計取
土官印黃使人告宗壽擄掠與圓泰劫茂妾往太平盡掠趙氏
祖父官誥諸物又欲併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從子不
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帝命宗壽勿問下吏議黃及圓泰罪既

而以遠蠻俱釋之或構蜚語謂茂實未死宗壽所言皆妄帝怒責宗壽獻茂自贖如茂果死即親帥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實又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久不至廣西布政司言其拒命又言南丹奉議等蠻梗化秋八月丁卯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指揮韓觀及宋晟爲副帥師討龍州吳傑及江陰侯吳高俱從征觀成之子高良之子也　戊辰信國公湯和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晚年益爲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歡如也時諸功臣先後麗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　辛巳唐鐸言常茂實病死趙宗壽亦伏罪來朝詔楊文移兵征奉議南丹諸州叛蠻仍命鐸參軍事　九月丁酉免畿

內山東秋糧　庚戌頒皇明祖訓條章於中外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姦臣論　閏月翟善坐事降宣化知縣　冬十月師至奉議州蠻寇聞官軍至悉焚廬舍走山谷據險自固楊文督將士屢攻破之復調參將劉眞等分兵攻南丹左副將軍韓觀等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向武土官黃世鐵十一月乙亥諸蠻悉平唐鐸會諸將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衞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鎭以官軍皆報可　先是安南復詭詞入貢帝不欲勞師遠征乃納之及大軍出帝命任亨泰及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趙宗壽之故令陳日焜愼守邊境毋助逆毋納叛人又遣前尚書楊靖諭令輸米八萬石餽軍黎季犛輸一萬石饋金千

兩銀二萬兩言龍州陸道險遠請運至憑祥洞靖不可令輸二萬石於沲海江因劾季犛觀望時已移兵征向武諸蠻乃令輸二萬石而免其所饋金銀　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田毋徵稅　是冬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是年崇山侯李新坐事誅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蠻平之　甯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恐有邊警辛亥命燕王棣選精騎巡大甯全甯沿河南北蹤跡所在掩擊之周世子有燉帥師巡北平關隘　三月辛酉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甲子燕王棣敗元兵於徹徹兒山禽其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又戰敗之乃還　以漢儒董仲

舒從祀孔子廟廷罷揚雄從祀從行人司副楊砥之言也　秋八月丁未免應天太平五府今年田租　初同州王朴爲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復起御史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入朝大賚之各進秩一級　冬十二月思明土官黃廣成言自元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爲界元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戶府置兵戍守令交人給其軍元季喪

亂交人攻破永平寨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屬地邱溫如
嶅慶遠淵脫等五縣逼民附之以是五縣歲賦皆土官代輸乙
敕安南還臣舊封帝許之命行人陳誠呂讓往諭安南　是年
罷大理寺
三十年春正月甲戌耿炳文爲征西將軍郭英副之巡西北邊
　丁卯置行太僕寺於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設少卿丞擇
致仕指揮千百戶爲之定牧馬草場　己巳楊文屯田遼東初
遼王植就藩廣寧以宮室未成暫駐大淩河北樹柵爲營及是
乃命文繕治之增其雉堞以嚴邊衞復圖西北沿邊要害示植
與寧王權西自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抵鴨綠江北至大漠凡
荒曠地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放牧往來以時練兵防寇

明紀卷六　九十九

　沔縣人高福興與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爲亂教諭王樸知之
言於漢中衞衞發兵捕普治獲之次陽平關之土門賊大集逆
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敘彬陝
蜀番民皆響應詔耿炳文移兵討之　遣官諭黑的兒火者曰
前遣寬徹往爾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於爾國未嘗拘留一
人近年回回入境令於中國互市俟徹歸放還而諸人言有父
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使使諭爾俾知朝廷德意毋
梗塞道路致啓兵端徹乃得還　水西蠻叛二月庚寅都督僉
事顧成爲征南將軍討之　初廣東歲運鹽八十萬餘引於廣
西召商中買所運纔十之一嚴震直請分二十萬餘引貯廣東
募商入粟廣西之糧衞所而支鹽鬻之江西之南安贛州吉安

臨江四府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　會試天下舉人劉三
吾借紀善白信蹈主考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一人北士無預者
三月殿試閩縣陳䢿第一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辰古州
上婆洞蠻林寬作亂犯龍里守禦所燒門急攻千戶吳得鎮撫
井孚開門奮擊皆戰死寬遂犯新化突至平茶千戶紀達帥壯
士禦之突陳殺數人以槍橫挑一人擲之流矢中臂拔矢復戰
賊驚曰是平茶紀蒙耶始遁去蒙蠻語謂官也　刑部署尚書
夏恕都察院署左僉都御史司中等請改反逆律從漢法夷三
族帝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其法太重卻其奏
不行　古州蠻復熾夏四月己亥都指揮齊讓爲平羌將軍討
之　壬寅顧成會何福平水西蠻斬其酋居宗必登　五月壬

明紀卷六　百

子朔日有食之　乙卯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爲副討古州蠻
　諸生言劉三吾等主會試有私帝怒命侍講張信等復閱不
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進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悉誅信
蹈及信䢿等三吾琮皆遣戍帝親閱諸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
人皆北士六月復殿試擢韓克忠第一時謂之南北榜　時茶
禁方嚴駙馬都尉歐陽倫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繹騷家奴
周保者尤橫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大吏不敢問過河橋巡
檢司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己酉賜倫死保等皆伏誅
　秋七月左都御史楊靖賜死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
明察而不事深文坐爲鄉人改訴冤狀爲御史所劾觸帝怒至
死年三十八時論惜之　致仕兵部尚書唐鐸卒於京師命有

司護其喪歸葬　八月丁亥河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　甲午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練兵河南　九月庚戌耿炳文禽高福興幷其黨悉誅之宥脅從者四千餘人爲軍　初麓川俗不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說思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銃火礮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部長刀幹孟等不服遂與其屬叛攻騰衝戊辰思倫發挈其家走雲南沐春送之京師　古州蠻八未平楚王楨請餽三十萬又不親莅軍帝詰責之命城銅鼓衛乙亥楊文爲征虜將軍代齊讓未幾讓禽林寬送京師誅之　冬十月戊子以遼東軍餉羸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辛卯耿炳文練兵陝西　乙未重

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十一月癸酉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及都督僉事徐凱爲副帥雲南四川諸衛兵討刀幹孟遣思倫發歸駐潞江招諭其部眾赦春先遣人諭刀幹孟迎其主如不從則聲罪討之　陳誠等至安南議八不決以譯者言不達意誠自爲書諭陳日焜黎季犛執不從廷臣議其抗命當誅帝曰蠻人相爭自古而然彼怙頑不悛終必取禍姑待之　刀幹孟旣逐思倫發而懼遣人詣沐春請入貢春以聞　是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東北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　是歲始置雲南按察司　初帝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謂之律誥至是書成刊布中外而大誥所載諸峻令不復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論其有無矣

三十一年春正月乙丑遣使之山東河南課耕　三月乙酉倭寇山東寧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殺鎮撫盧智寧海衛指揮陶鐸擊敗之浙江都指揮言倭賊二千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鎮撫袁潤等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辛丑楊文平林寬餘黨召還　月魯帖木兒之叛也麽些蠻賈哈喇從之月魯帖木兒死賈哈喇遁據卜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不得進及是徐凱討之斷其汲道寇窮促甲辰凱督將士抵其寨力攻破之禽賈哈喇送京師伏誅麽些蠻平　初晉王棡病浦江戴思恭療之愈至是復發薨帝怒命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嘗啓王壽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今

果然矣諸醫由是得免詔謚棡曰恭　初朝鮮遣人賀正旦帝以表文語慢詰責之逮其撰表人鄭總等旣復以表涉譏訕拘其使夏四月庚辰廷臣請發兵討之帝不許　沐春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檄刀幹孟來迎不應春乃令何福瞿能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福使人告急五月春帥五百騎往救乘夜渡潞江丁未抵寨下帥騎馳躪揚塵蔽天賊不意大軍至驚懼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夜潰前後降者七萬人將士欲屠之春不可刀幹孟乞降帝以其狡詐不許命春俟變討之　甲寅帝不豫　戊午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寧三府護衛兵從燕王棣郭英總遼東都司遼府護衛兵從

還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棣節制　閏月癸未帝疾大漸乙酉崩於西宮年七十一遺詔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柰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痛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辛卯太孫即位　葬高皇帝於孝陵廟曰太祖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衰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解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謫河州

衞吏已而禮部侍郎董倫薦之召爲翰林院待詔帝在東宮習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名及即位擢爲禮部侍郎薦起流人薛正言韓宜可等數人一日帝退朝獨留性善賜坐問治天下要道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已爲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既僭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爲動容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幷州縣革冗員　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彊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兵部侍郎齊泰爲本部尚書黃子澄爲太常卿同參軍國事　秋

七月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儒就扆前批答之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賦　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黃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齊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尙多不法削之有名且周王橚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時橚亦有異謀長史王翰數諫不納陽狂去八月橚次子汝南王有爋告變帝使李景隆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橚歸京師廢爲庶人徙雲南蒙化已復召還京錮之　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衞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衞所軍單丁者放爲民　九月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於軍年三十六

諡惠襄春在鎭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何福爲征虜將軍代春討刀幹孟　冬十月熒惑守心　十一月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壽州學訓導劉亨言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將子弟宜設武學教以事上使下之道帝嘉納之擢武進縣丞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言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

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襃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頷之竟弗能用　帝一日有疾視朝晏御史尹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即於宴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衞疲於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不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過　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指揮僉事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並受密命察燕陰事　十二月癸卯何福破斬刀斡孟降其衆七萬分兵徇下諸寨麓川地悉定思倫發始得還　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還鄉里　吏部尚書茹瑺罷爲河南布政使召張紞代之紞在雲南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雲南人遵用之

明紀卷六　卅五

明紀卷第六終

明紀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illegible]

惠帝紀起建文元年己卯訖建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恭閔惠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不舉樂　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　詔脩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王景爲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高遜志侍講學士方孝孺副之國子監博士王紳教授胡子昭楊士奇訓導羅恢吏目程本立等爲編纂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子文奎爲皇太子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爲收養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羅災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田租衞所軍戶絕者除勿句　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　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　更定官制改大學士爲學士改六部尚書爲正一品設左右侍中正二品位侍郎上都察院設都御史一人革僉都御史改通政司爲寺使爲卿通政參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詹事府增少卿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賛德院賛德一人賛善二人翰林院仍設承旨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改中書舍人爲侍書以隸翰林又設文淵閣待詔升光祿寺少卿丞太僕寺少卿丞鴻臚寺少卿丞品秩以行人隸鴻臚寺升國子監丞爲堂上官增置親王賓輔等官升布政使爲正二品　三月釋奠

明紀卷七　一

於先師孔子　罷天下諸司不急務　都督宋忠調緣邊官軍屯開平選燕府護衛精壯隸忠麾下召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復調北平永淸左右衛官分駐彰德順德徐凱練兵臨淸耿瓛練兵山海關瓛炳文之子也　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與廉平黜貪墨便宜行事　甲午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尹昌隆上疏謂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於天是以地震疏入謫福寧知縣　初帝以太孫監國仁厚好文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覬及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反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相士袁珙及卜者金忠棣意益決陰選將校句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令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

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張信之受密詔也其母知之大驚曰不可汝父嘗言王氣在燕汝無妄舉滅家族暴昭以採訪至北平得燕不法狀密以聞請預為備時告訐四起湘王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馬若飛夏四月或告柏謀反遣使即訊柏懼無以自明闔宮焚死謚曰戾無子封除齊王榑性凶暴多行不法代王桂性暴皆廢為庶人錮榑京師幽桂大同戶部侍郎郭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儲財粟備軍實果何為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將坐自困耳棣聞而惡之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以奔太祖喪在京師未還棣佯狂稱疾上書乞遣三子歸國高煦勇悍無賴入其舅徐輝祖廄

竊善馬以逃輝祖追之不及乃以聞輝祖由是見親信齊泰欲遂收高熾等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乃並遣之帝疑棣遂反以問都督徐增壽增壽頓首曰燕王先帝同氣富貴已極何故反增壽輝祖弟也子澄與泰相語曰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今所慮者獨燕王耳宜因其稱病襲之帝猶豫曰朕即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子澄對曰先人者制人毋為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難猝圖乃止高熾等至北平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高煦於途中輒殺民吏至涿州又擊殺驛丞於是朝臣舉以責燕北平僉事湯宗告按察使陳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長史葛誠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事具以實對六月西平

侯沐晟奏岷王楩不法廢為庶人徙漳州己酉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燕旗校於諒周鐸伏誅詔讓棣逮王府官校棣遂稱疾篤盛暑擁爐坐呼寒甚張昺謝貴等入問疾葛誠言王實無病將為變又密疏聞於帝伴讀余逢辰為棣所信任得聞異謀秉間力諫不聽逢辰貽書其子誓必死秋七月昺貴部署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將執棣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為內應又約宋忠及都指揮馬宣等以兵來會昺庫吏李友直知其謀密以告棣張信三造燕邸辭不見信乘婦人輿入拜牀下頓首曰殿下無恙朝廷密敕臣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棣見信誠為泣下告以密謀立召道衍定計命指揮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癸酉

匿壯士端禮門僞縛官校置廷中將付使者紿爲貫入執之俱不屈死誠振亦被殺夷其族逄辰復泣諫殺之遂舉兵反張玉等夜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端禮門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衆遂散指揮唐雲謂西直門守者曰天子已聽王自制一方汝等急退後者戮雲年最長素信謹衆信之亦散宋忠未至北平聞變退保懷來馬宣走薊州都指揮余瑱走居庸北平人杜奇以才雋聞棣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棣怒斬之參政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俱降於棣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周縉等皆棄官遁燕山衛卒儲福不食死棣自署官屬上書指泰子澄爲奸臣稱其師曰靖難陷通州遵化密雲用張玉計遣朱能東攻薊州丙子陷之宣及鎮撫曾濬俱戰死己卯陷居庸關度忠必來爭帥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令將卒招其父兄子弟之在忠麾下者忠倉卒布陳未成棣麾兵渡河鼓譟進忠及余瑱俱被執不屈死都指揮孫泰中流矢裹創力鬭與都指揮彭聚俱沒於陳將校百餘人被俘皆死無一降者永平千戶郭亮指揮趙彝等叛降於棣壬辰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棣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削棣屬籍詔曰邦家不造骨肉周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故止正橚罪今年齊王榑又與棣柏同謀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棣於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

乃稱兵構亂圖危宗社獲罪天地祖宗義不容赦是用簡發大兵往致厥罰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掃茲逆氛永安至治尋命吳傑吳高耿瓛顧成徐凱平安及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李友陳暉分道並進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眞定以暴昭掌之　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眞定徐凱屯河閒潘忠楊松屯鄚州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張玉言於棣曰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棣命玉將親兵先抵樓桑値中秋大軍方宴會不設備壬子棣夜渡白溝河圍雄縣甲寅拔其城居之忠松自鄚州來援棣使副千戶譚淵帥壯士千餘人伏月漾橋人持茭草一束蒙頭通鼻息忠等過卽出據橋忠等戰敗趨橋不得渡被執棣遂據鄚州玉以輕騎覘炳文軍還言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宜急擊棣引兵西至無極李堅與戰勝負畧相當詔封堅灤城侯予世券棣顧諸將議所嚮諸將以大軍盛請屯新樂玉曰彼雖衆皆新集我軍乘勝徑趨眞定破之必矣棣喜曰吾倚玉足濟大事時大軍號三十萬至者十三萬半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大軍部校張保叛降於棣備告虛實棣懼與河北軍戰河南軍且乘之也乃縱保歸使張燕軍勢壬戌炳文果移軍盡渡河軍甫移燕兵驟至循城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遂大敗斬首三萬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躍馬大呼突大軍軍數萬人皆披靡騎卒薛祿刺堅墮馬及甯忠顧成皆被執械送堅北平道卒甯忠亦死成遂降棣解其縛曰此天以爾授我也吳傑亦爲燕軍所敗炳文收兵入眞定堅守棣攻之三日

以炳文老將未易下解圍去　燕兵之起也帝召遼王植寧王權植渡海歸京師改封荆州權不至詔削其護衞　帝聞耿炳文敗憂甚黃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李景隆可大任齊泰極言不可不聽丁卯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將兵五十萬北伐賜通天犀帶帝親推輪餞之江滸令一切便宜行事劉璟高巍等並參軍事　九月戊辰朔吳高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高巍自請使燕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極陳禍福且言大喪未終寿與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淸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卽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棣不報　御史韓郁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

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於是周王廢湘王焚齊代相繼被摧爲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於轉輸九重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陛下幸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宗社幸甚帝亦不聽　李景隆貴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諸宿將多怏怏不爲用棣聞朝廷以景隆代耿炳文大喜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衆也吾破之必矣炳文子駙馬都尉璿勸炳文直擣北平未發

景隆乘傳至德州炳文遂受代歸戊寅景隆合兵進營河間棣語諸將曰景隆色厲而中餒聞我在必不敢遽來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任戰我至必走然後還擊景隆堅城在前大兵在後必成禽矣乃命道衍顧成輔高熾居守丙戌帥師援永平吳高走追擊敗之高退保山海關棣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諸軍剽悍吾得大寧斷遼東取邊騎助戰大事濟矣遂定計襲大寧大寧守將都督劉眞陳亨入松亭關將攻遵化棣自劉家口間道出冬十月壬寅抵大寧詭言窮蹙來求救單騎入城執寧王權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謝罪權不爲備棣令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陰結兀良哈三衞部長及諸戍卒居七日辭去權祖之郊伏兵起擁權

行三衞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指揮使朱鑑不能禦力戰死之長史石撰憤詈不屈支解死指揮房寬劉才副千戶朱榮皆降初亨欲降燕憚都指揮卜萬不敢發棣貽萬書盛稱萬而故洩之眞眞執萬下獄死眞聞大寧破兵還救亨與指揮徐理陳文等以夜二鼓襲眞營眞單騎走廣寧亨等遂降棣盡拔諸軍及三衞騎卒挾權而南大寧城爲空景隆聞棣遠攻大寧辛亥引兵圍北平築壘九門都督瞿能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其功令候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水沃城及旦氷凝不可登時城中兵少棣妃徐氏激勸將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固守百戶梁銘戰尤力乙卯棣至會州始立五軍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

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
允中毛整副之丁巳入松亭關十一月庚午次孤山邏騎還報
曰白河流澌不可渡棣禱於神至則冰合乃濟師景隆遣都督
陳暉偵敵道左出燕軍後棣分軍還擊之暉衆爭渡河冰忽解
溺死無算辛未景隆及燕兵戰於鄭村壩棣以精騎先破七營
諸將繼至景隆敗棣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景
隆不能支宵遁翼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四壘諸軍聞景
隆走皆潰景隆還德州亾士卒十餘萬　乙亥棣復上書自訴
極詆齊泰黃子澄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而陰留之京師仍參
密議景隆遺棣書言泰子澄已竄可息兵棣不聽　十二月景
隆調兵德州期以明年春大舉棣乃謀侵大同曰攻大同彼必

赴救大同苦寒南軍肥弱且不戰疲矣庚申降廣昌　是年黎
季犛弒其君日焜立其子容又弒容立其弟炭方在襁褓中復
弒之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
查謂出帝舜裔胡公後僭國號大虞年號元聖尋自稱太上皇
傳位蒼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詔天下來朝官勿賀　燕兵陷蔚州二月
癸丑至大同代王欲應燕都督陳質持之不得發李景隆自德
州出紫荊關往救棣已還軍居庸景隆兵多凍餒死者不見敵
而還質復取蔚州及廣昌　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甲子復
以都察院爲御史府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而江浙賦獨重
蘇松官田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
一方今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有司違者罪之　三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　殿試天下貢士吉水胡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
心搖動語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而王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
皆同里並授修撰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大
著作皆綜理之靖子祺之子也　錦衣衞鎮撫楊本從李景隆
討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聞約日出戰又不爲援本劾景隆喪
師辱國遂以孤軍獨出爲燕所禽後被殺帝以景隆權尚輕遣
中官齎璽書賜黃鉞弓矢專征伐夏四月景隆大誓師於德州
進兵河間與郭英吳傑平安期會白溝河張玉言於棣曰兵貴
神速請先據白溝以逸待勞乙卯棣營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
三尺及棣臥榻兵端火光如毬上下相擊金鐵錚錚弓絃自鳴

景隆合軍六十萬列陳河上平安預伏萬騎河側己未棣由西
北循河而進將渡伏兵發棣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識我
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不能挫安瞿能及其子奮擊所向披靡
棣帥將士馳入陳戰至暝棣軍敗夜迷失道從者僅三騎下馬
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庚申復戰安擊敗燕將房
寬陳亨棣見事急親冒矢石力戰景隆揮騎繞出棣後飛矢如
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不可擊阻於隄幾爲瞿能所獲力
走登隄陽引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帥精
騎數千至直前決戰棣乃得脫去日暮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
燕斬馘數百越巂侯俞通淵指揮滕聚亦帥衆來會燕將士皆
失色棣奮然曰吾不進敵不退有戰耳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

旗陳動棣乃以勁卒突出其背乘風縱火煙燄漲天能父子通淵聚皆力戰死有王指揮者常乘小馬軍中呼小馬王被重創脫胄付其僕曰吾爲國捐軀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駙馬都尉胡觀被執觀海之子也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崩聲如雷死者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喪其所賜璽書斧鉞單騎走德州高巍南走至臨邑遇山東參政鐵鉉相持痛哭共趨濟南偕都督盛庸及宋參軍等誓以死守燕兵乘勝進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奔濟南癸酉棣陷德州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庚辰景隆敗績於城下南走棣遂圍濟南鉉庸悉力禦之　六月黃子澄等謀遣使議和以怠燕尚寶司丞李得成慷慨請行己酉遣之得成見棣於濟

南城下棣不聽圍益急隄水灌城築長圍晝夜攻擊鐵鉉以計焚其攻具間出兵奮擊又遣千人出城詐降棣大喜軍中皆懽呼鉉伏壯士城上候棣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既而失約棣未入城板驟下棣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棣鞭馬馳去憤甚百計進攻鉉固守不下得成歸以辱命下吏已而釋之　秋八月癸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從方孝孺議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承天門爲皐門前門爲路門　燕兵圍濟南凡三月道衍馳書曰師老矣不如且歸會平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饟舟又選善水卒五千人渡河將攻德州棣聞之懼戊申盛庸鐵鉉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庸鉉乘勝復德州宋參軍說鉉直擣北平鉉以卒困甚不果初棣

意得濟南斷南北道卽畫疆守金陵不難圖故乘銳力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等所挫帝聞大悅遣官慰勞賜金幣　九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辛未封盛庸爲歷城侯擢鐵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以庸爲平燕將軍陳暉平安副之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庸屯德州安及吳傑屯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冬十月召李景隆還赦不誅御史大夫練子寧言於帝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爲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帝皆不聽　徐凱方城滄州棣陽出兵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命徐理陳旭造浮橋於直沽

以濟師晝夜兼行戊午破滄州執凱掠其輜重命譚淵給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餘人淵一夜盡殺之曰此曹皆壯士不殺必爲後患棣怒之曰如爾言當盡殺敵敵可盡乎淵進略獻縣知縣向朴集民兵與戰被執懷印死棣遂自長蘆渡河過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陰令輕騎躡棣後棣擊敗之十一月壬申掠臨淸十二月甲午犯濟寧丁酉襲破庸將孫霖於滑口庸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邀之背城而陳乙卯棣帥兵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陳縱棣入圍之數重以火器勁弩殲燕兵朱能見事急帥周長等殊死鬬棣乘間突圍出張玉不知棣所在突入陳中力戰格殺數十人被創死丙辰復戰又敗之棣以百騎殿走館陶自棣稱兵犯順南北日尋干戈主

師克捷未有如東昌者庸軍勢大振檄吳傑平安自眞定合擊
燕遮其歸路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告天地宗廟御奉天殿受朝
賀　吳傑平安兵敗於威縣乙丑又敗於深州棣兵遂還北平
既至諸將叩頭請罪棣曰勝負常事不足計恨失張玉耳艱難
之際喪我良輔因泣下不能止　丁丑享太廟告東昌捷復齊
泰黃子澄官　李景隆更用事忌盛庸等功譏間之徐增壽亦
數以京師虛實輸於燕　棣恥東昌之敗意欲稍休道衍力趣
之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者昌也自此全勝矣
二月乙巳復帥眾南出保定三月辛巳盛庸營於夾河棣將輕
騎來覘掠陳而過庸遣千騎追之爲燕兵所射卻及戰庸軍列

盾以進棣令步卒先攻騎兵乘間馳入庸麾軍力戰大軍陣動
塵起譚淵遽前搏戰馬蹶都指揮莊得斬之朱能張武帥眾殊
死鬬棣自以勁騎貫陳與能合得及都指揮楚智皁旗張等戰
死皆驍將也得故隸宋忠懷來之敗一軍獨全智戰輒奮勇人
望旗幟股栗至是馬陷被執死張逸其名或曰張能力挽千斤
每戰輒麾皁旗先驅死時猶執旗不仆庸軍少卻會日暮各斂
兵入營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壬午旦起視已在圍中乃從
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是日
復戰庸軍西南棣軍東北自辰至未互勝負兩軍皆疲將士各
坐息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飛塵蔽天庸軍士面迎沙礫不辨
物棣軍乘風大呼左右橫擊庸大敗走還德州吳傑平安自眞

定引軍與庸會未至八十里聞敗引還棣回軍追之戰於單家
橋安奮擊大破之禽其將薛祿無何逸去　丁亥都督何福援
德州　帝聞盛庸軍敗大懼癸巳詔竄齊泰黃子澄於外諭燕
罷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　吳傑
平安以兵襲棣閏月戊戌遇於槀城己亥戰於滹沱河破之安
於陳中縛木爲樓高數丈戰酣輒登樓望發強弩射燕軍矢集
棣旗如蝟毛死者甚眾忽大風起發屋拔樹聲如雷都指揮鄧
戩陳鵬等陷敵中傑安敗績還保眞定棣使人送旗北平諭世
子謹藏以示後世顧成見而泣曰臣自少從軍今老矣多歷戰
陳未嘗見若此也　棣兵略眞定順德廣平大名吳傑平安盛
庸分兵擾其饟道棣患之癸丑上書言比聞齊泰黃子澄已竄

逐請悉召還傑等而後息兵方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
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
溝擣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禽也今其奏事適
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
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棣
盡赦其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
散諸將士比至嵓匿宣諭不敢出棣亦不奉詔　是月禮制成
頒行天下　夏五月甲寅盛庸等斷燕饟道棣遣指揮武勝上
書伸前請帝欲許之方孝孺曰兵一散難再聚彼長驅犯闕何
以禦之帝悟下勝獄　大軍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間六月壬申
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大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徑濟

鹽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壬午
都督袁宇將三萬騎追擊之遇伏敗績　秋七月己丑棣兵略
彰德破尾尖寨丙申降林縣　平安度北平空虛丁酉帥萬騎
進攻之　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饋饟道又絕方孝孺深以為
憂初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寵於棣而高煦從軍有功宦寺黃
儼等復黨高燧陰謀奪嫡譖世子孝孺知其狀乃建議以計間
之使內亂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齎璽書往北平賜高熾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帥兵由紫荊關趨保定駐易州西水寨
傜寇象山登岸剽掠錢倉所千戶易紹宗題壁誓死命妻李具
牲酒生奠之訣而出密令游兵閒道焚賊舟賊驚救紹宗格戰
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數十賊被害事聞賜祭葬勒碑旌之

高熾得璽書不啟封并張安馳送軍前黃儼使人馳報棣曰世
子且反棣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高熾使
以璽書至棣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平安至北平軍於平
村去城五十里棣將劉江等自軍中還救九月甲辰安與戰敗
績還保眞定　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饟房昭軍棣
聞之曰昭得糧守險未易拔也引兵圍之冬十月丁巳都指揮
花英等援昭與棣戰於峩眉山大敗死者萬人昭及諒棄寨走
薛祿生禽英　己卯棣還北平　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棣
遣劉江來援文引卻江聲言還北平行二十餘里卷甲夜入永
平文聞江去復進攻江突出掩擊十一月壬辰戰於昌黎文敗
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初吳高與文數出師攻永平

棣謀去高曰高雖怯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為也乃遺
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書並以聞帝果
疑高削爵徙廣西文獨守遼東竟敗　己亥平安敗棣將李彬
於楊村　時故元益衰自脫古思帖木兒後五傳至坤帖木兒
咸被弒有鬼力赤者簒立自稱可汗去國號遂稱爲韃靼云
十二月癸亥燕兵焚眞定軍儲　詔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
在有司繫治　丙寅棣復出師時棣稱兵三年矣親戰陳冒矢
石身先士卒常乘勝逐北然亦屢瀕於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
為朝廷守僅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無何中官被黜者
奔北平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道衍亦語棣毋下城邑疾趨京
師京師單弱勢必舉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

一決不復返顧矣以鐵鉉在濟南不敢復道山東遂大舉兵由
徐沛南犯　初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駙馬都尉梅殷嘗受密
命輔太孫及是燕兵日逼帝命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太祖
實錄成　刑科給事中黃鉞丁父憂方孝孺弔之屏人問曰燕
兵日南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
以教我鉞曰三府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盜也
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心不可測也蘇州
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仁有餘而禦下寬恐不足定
亂且國家大勢當守上游兵至江南禦之無及也孝孺乃因鉞
附書於善善得書與鉞相對哭誓死國
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召故周王橚於蒙化居之京師　棣兵駐

蠡縣李遠分哨至棗城德州將葛進師步騎萬餘乘冰渡滹沱河遇之繫馬林間以步兵接戰遼陽卻濟分兵出進後解所繫馬再戰進引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獲馬千匹棣以歲首大捷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數萬出奇應變雖古名將不過也　乙未棣兵由館陶渡河陷東阿汶上兗州東平州長貳棄城走東平吏目鄭華帥吏民憑城固守城破力戰不屈死之濟陽敎諭王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以頭觸柱死　甲辰徐輝祖帥師援山東　棣兵攻沛縣知縣顏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伯瑋命弟珏子有爲還家侍父題詩於壁誓必死棣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拜自經死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其側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願隨顏公地下遂死之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亦死　癸丑棣兵薄徐州　二月甲寅朔何福陳暉平安軍濟甯盛庸軍淮上　己卯更定品官勳階　棣兵破蕭縣知縣鄭恕及其二女死之進攻宿州平安以兵四萬躡其後三月壬辰至淝河劉江白義王眞各帥百騎誘安軍縛草置囊中爲束帛追兵及則棄囊走安軍士競取囊伏兵發兩軍鏖戰眞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後軍不繼安軍圍之數匝眞被數創連格殺數十人顧左右曰吾義不死敵手遂自刎棣乃身自迎戰安部將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棣馬忽蹶被禽安軍遂敗時大軍

駐宿州積糧爲持久計棣患之議絕其饟道命劉江將三千人往趨趨不行棣大怒欲斬之諸將叩頭請乃免丙午棣遣譚清斷徐州饟道還至大店鐵鉉圍之棣引兵馳援清突圍出合擊鉉爲所敗宿州陷　時大兵勢盛何福軍亦至與平安合夏四月丙寅棣營小河爲橋以濟丁卯安趨爭橋與福張左右翼擊棣兵斬其將陳文李濬帥敢死士先斷河橋張武自林間突出與騎兵合安軍敗死者二萬人安軍橋南棣軍橋北相持數日安轉戰遇棣於北坂棣幾爲安槊所及番騎王騏躍馬入陳掖棣逸去棣以大軍飢更一二日饟至猝未易破癸酉夜令千餘人守橋帥諸將渡河而南繞出安軍後甲戌旦安始覺遽徐輝祖帥師亦至移軍齊眉山安等列陳大戰自午至酉敗之斬其將李斌棣連失大將晝夜擐甲者數日諸將懼謀北歸乃以淮土盛暑蒸濕請休軍小河東就麥觀釁棣曰今敵已飢疲遮其饟道可以坐困奈何北渡懈將士心乃下令欲渡河者左諸將爭趨左棣怒叱諸將曰任公等所之朱能按劍而前曰昔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鄭亨亦以北還爲不可議乃定諸將無敢復言而帝聞訛言謂棣兵已北召徐輝祖還福等勢遂孤福欲持久老燕師移營靈璧深塹高壘自固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達丁丑安分兵六萬人往迎己卯棣帥精銳橫擊安軍分爲二福空壁往援棣軍少卻高煦伏兵起福敗走是夜福謀移軍淮河就糧令軍中聞三礮卽走庚辰棣兵猝薄壘發三礮軍中誤以爲己號爭趨

門遂大亂棣兵乘之人馬墜壕塹俱滿指揮使宋瑄力戰死瑄晟之子也福單騎走平安軍遂敗陳暉來援亦敗安暉馬溥徐眞孫成等三十七人文臣副都御史陳性善大理寺右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皆被執兵士降者十萬餘人安久駐眞定屢敗燕兵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攖其鋒至是被禽軍中讙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之棣惜其材勇選銳卒衞送北平命善視之縱性善等還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朝服躍馬與其友王塀陳子方俱入於河死與明變姓名與伯完俱亾去不知所終　召景昭還　先是帝命楊文以所部赴濟南與鐵鉉合絕棣兵後五月癸未文帥十萬人至直沽爲棣將宋貴等所敗衆潰散無一至濟南者　靈壁兵旣敗盛庸以兵數萬戰艦數千扼淮南岸棣遣使至淮安假道於梅殷以進香爲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爲不孝棣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爲殿下言君臣大義棣爲氣沮鳳陽知府徐安亦折浮橋絕舟楫以遏棣兵棣乃趨泗州己丑陷之謁祖陵賜父老牛酒辛卯朱能與邱福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自淮上流潛濟猝薄庸軍庸敗走盡亾其戰艦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棣遂渡淮陷盱眙癸巳集諸將議所向或言宜取鳳陽或言先取淮安棣曰鳳陽樓櫓完淮安有積粟攻之未易下不若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眞則淮鳳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師孤危必有內變諸將皆曰善遂由天長進攻揚州　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衞府

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書下羣臣議用事者盛氣以詬二人御史大夫練子寗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詬者愧而止　揚州守將王禮謀以城降棣巡按御史王彬與鎭撫崇剛執之及其黨皆繫獄剛出練兵彬脩守具晝夜不懈棣飛書城中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左右憚之莫敢動己亥禮弟崇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棣兵江都知縣張本帥父老出迎彬與剛皆不屈死滁州知州房吉泰州知州田慶成率先降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俻見任知府譚友德同涖府事辛丑棣兵至六合諸軍迎戰敗績　壬寅詔天下勤王遣練子寗及右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寗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松江同知周繼瑜樂平知縣張彥方及姚善周縉各起兵入衞黃子澄在蘇州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遂召子澄及齊泰還命善兼督蘇松常鎭嘉興五府兵　初棣舉兵寗國公主貽書責以大義不答及是棣貽主書命遷居太平門外主亦不答　方孝孺言於上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甲辰遣慶成郡主如棣軍議割地罷兵棣不奉詔郡主太祖從兄蒙城王女也　兵部右侍郎陳植監戰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議迎降者植責以大義甚厲部將殺之以降衞鎭撫徐讓衞健俱戰死　六月癸丑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於浦子口高煦引番騎來棣大喜曰吾力疲矣兒當鼓勇

再戰高煦麾兵力戰大軍敗庸退保高資港防江都督僉事陳
瑄叛以舟師附於棣乙卯棣兵自瓜洲渡江庸倉卒聚海艘出
高資港迎戰敗績煇祖猶力戰戊午童俊以鎮江叛附於棣庚
申棣兵至龍潭辛酉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
茹瑺都督王佐如棣軍申前約棣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
死何以地爲景隆等伏地流汗不能發一語遽還壬戌帝復遣
谷王橞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或勸帝他幸圖興復方孝孺力
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又請誅景隆帝不聽
太常少卿廖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甲子遣使齎蠟書四出
促勤王兵修撰王艮解縉胡靖與編脩吳溥比舍居是夕並集
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

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艮
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飲鴆死乙
丑棣兵犯金川門徐增壽徘徊殿廷有異志御史魏冕師同官
毆之與大理寺丞鄒瑾請速加誅帝手劍斬之殿廡下憾景隆
及指揮僉事劉清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門卒
龔詡慟哭去之遂隱而死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屍植立
不仆棣迎皇太后至軍中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宮中火起京師
譁言帝及皇后馬氏崩棣因遣中使出帝后屍火中越八日壬
申葬之殺皇太子文奎揭榜殿廷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
黃子澄及文學博士方孝孺等五十餘人爲奸臣是日孝孺被
執下獄衛府紀善周是修留書別友人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閒

入應天府學自縊於尊經閣魏冕鄒瑾及給事中龔泰葉福秦
府長史鄒樸江西副使程本立俱自殺或云樸卽瑾子也泰子
澄赴召未至聞變泰奔廣德州與王叔英圖興復子澄欲與姚
善航海起兵善謝曰公朝臣當行收兵善守土與城存亾耳子
澄乃走嘉興就前袁州知府楊任謀舉事已而俱被執棣將卽
位出孝孺於獄令草登極詔孝孺斬衰至悲慟不已棣降榻勞
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曰彼
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棣曰此予家事耳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
投筆於地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強之乃大書燕賊篡
位四字棣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繫獄以草詔屬

侍讀樓璉承命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
遂自經死或曰草詔者王景或曰王逵也索國寶不知所在或
言付黃觀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象奴
翁氏攜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棣既篡立泰子澄被執
至親詰問之抗辨不屈遂與孝孺並磔於市孝孺慨然就死作
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
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
尤時年四十六門人都督廖鏞等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弟
孝友同時被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氏子中憲中愈先自經
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死者八百七十三
人鏞及弟銘太常少卿盧原質及弟原朴御史鄭公智陝西僉

事林嘉猷刑部侍郎胡子昭河南參政鄭居貞並坐孝孺黨誅
死鏞銘永忠之孫也大理寺丞楊端刑部郎中王高坐縱孝孺
息樹陰同棄官去劓鼻死泰從兄弟敬宗等皆誅死叔時永陽
彥等謫戍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楊任亦磔死子
禮益俱斬親屬戍邊時諸臣以不屈誅及族親者御史大夫練
子寧戶部侍郎卓敬主事巨敬御史高翔王度及其子弟者禮
部尚書陳迪及子鳳山丹山等六人俱磔死妻管氏縊死刑部
尚書侯泰及弟敬祖子玘戶部侍郎郭任及子經副都御史茅
大芳及子順童道壽孫添生歸生大理寺少卿胡閏及子傳道
宗人府經歷宋徵及其妻子皆死身死者刑部尚書暴昭戶部
侍郎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僉都御史周璿左拾遺戴德彝御史

謝昇丁志方甘霖董鏞葉希賢給事中陳繼之韓永其在外聞
變自殺者禮部右侍中黃觀行至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
妻有志節必死招魂江上具衣襦葬之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
向拜投急湍處死修撰王叔英至廣德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辭
藏衣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妻金氏及二女俱死御史
林英亦在廣德募兵知事無濟自經死妻宋氏亦死嘉定知縣
練大亨及妻沈劉家河死大亨子寧從子也前刑部主事徐子
權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自經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歐血卒
都督府斷事高巍自經驛舍台州樂清二樵夫俱投水死被召
自殺者御史曾鳳韶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刺血書絕命
詞而死妻李氏守節死谷府長史劉璟被召不至逮入京猶稱

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給事中黃
鉞杜門逾年被召半途自投於水以溺死聞故其家得不坐浙
江按察使王良先爲刑部侍郎以議滅燕府人罪貶棣德之既
篡位遣使召良良自焚死妻投水死執至不屈而死者兵部尚
書鐵鉉反背坐廷中嫚駡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子福
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安置海南知府姚善陳彥
回府同知周繼瑜知縣張彥方並以起義兵誅死惟王璡得放
還國子博士黃彥清以在梅殷軍中私諡帝誅死漳州教授陳
思賢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以爲帝哭
臨有司執送京師皆死南昌知府葉惠仲以與修太祖實錄直
書靖難事族誅遼府左長史程通從王徙荊州以前上封事多

指斥械至京死於獄其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亦逮至論死竇
州知州蔡運追論奸黨死四川都司斷事方法以賀表不署名
被逮次望江拜鄉里自沈死武臣不屈者魏國公徐輝祖守父
祠不肯迎附下獄命引罪又不肯削爵幽私第駙馬都尉耿璿
稱病不出坐罪死璿炳文長子也尚興宗女江都公主尋降爲
郡主以憂卒指揮使張倫數力戰及是招之降笑曰張倫將自
賣爲丁公乎死之都督陳質亦誅死爲帝報讐而死者御史大
夫景清詭棣自歸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
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及朝清獨著緋搜之得所藏
刃詰責之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讐耳遂磔死族之開國公常昇
先與輝祖力戰浦子口及是亦死子繼祖甫七歲遷雲南之臨

安衛或謂昇洪武中坐藍玉黨有告其聚兵三山者誅死昇之歿實錄不載莫能詳也初棣發北平道衍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棣頷之卓敬之下獄也惜其才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及其死也棣猶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然孝孺竟誅及十族敬誅及三族其餘親戚連坐被誅及遣戍者不可勝數又追戮陳性善屍徙其家於邊出張昺屍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茅大芳妻甕於獄命以飼犬戴德彝之死嫂項氏令闔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毀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氏至京榜掠終無一言戴族始獲全高翔先家亦被發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景清之死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慘酷如此其諸臣行遁者朱寧周縉等二百一十九人皆械送京師遣戍興州都城之陷朝臣縋城去者四十餘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御史韓郁棄官遁去不知所終御史牛景先易服宵遁卒於杭州僧寺已而窮治齊黃黨籍其家而世相傳又有程濟河西傭補鍋匠馮翁會稽雲門寺僧若雪菴樵玉山樵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何洲郭良之屬又謂帝亦為僧從地道出亡濟從之自後雲南貴州四川有帝為僧時往來跡

大清乾隆元年

詔廷臣集議追謚帝為恭閔惠皇帝四十一年又

詔謚齊泰忠敬黃子澄忠慤方孝孺忠文練子寧忠肅鐵鉉忠定景清忠壯卓敬忠毅陳迪瞿能等十一人忠烈黃觀顏伯瑋等十三人忠節侯泰俞通淵等二十五人烈愍黃魁余逢辰等四十三人節愍程濟龔詡等四十五人並祀忠義祠

明紀卷第七終

明紀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廣西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成祖啟天宏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入京師編修楊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乃命先謁陵還駐龍江命諸將守城及皇城下令撫安軍民遣兵護故周王橚齊王榑二王猝不知所以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榮及尚書茹瑺侍中劉儁侍郎甯義古朴劉季篪少卿薛嵓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郎中方賓員外郎宋禮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

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靖尋復故名曰廣瑺首叩頭勸進丙寅諸王羣臣表繼上己巳謁孝陵羣臣備法駕奉寶璽迎呼萬歲遂升輦至奉天殿卽位瑺入賀迎謂曰瑺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說　復周王橚齊王榑爵　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　帝以葬建文皇帝問王景景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時梅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爲書報殷殷得書慟哭乃還京盛庸以餘眾降命守淮安　丁丑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竄治奸黨惟尚書王鈍鄭賜侍郎黃福以先自歸獲免又以茹瑺言並宥尚書張紞尹昌隆當惠帝末嘗上言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不若罷兵許其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及將刑大言自明亦貸死命傳世子於北平　戊寅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孝康皇后常氏復稱敬懿皇太子妃皇太后呂氏改稱皇嫂懿文太子妃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　詔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未被兵者與鳳陽淮安徐滁揚三州蠲租一年餘天下州縣悉蠲今年田租之半　癸未召陳瑛爲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盡復建文朝廢斥者官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以搏擊爲能甫涖事卽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

昌隆皆宥而用之況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其勿問已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帝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讋天下特任紀綱爲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綱覘帝指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深文巧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　吏部言建文中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者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並宜遵復舊制帝曰前人創制皆有深意無弊遽改此其所以敗亡也　甲申復官制初官制將變吏部小吏張祖言於尚書張紞曰高皇帝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吏之末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

之統不能用然心知祖賢奏爲京衞知事及是帝臨朝而歎追咎建文時改官制者命統及戶部尚書王鈍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懼自經於吏部後堂妻子投池中死屬吏無敢視者唯祖經紀其喪　癸巳改封吳王允熥廣澤王居漳州衡王允熞懷恩王居建昌徐王允熙敷惠王隨呂妃居懿文太子陵園　癸卯吳高督河南陝西兵備撫安軍民　甲辰尚書嚴震直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山東河南陝西　解縉之降也擢侍讀命與黃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八月壬子改淮編修與縉入直文淵閣尋改楊士奇編修金幼孜胡儼檢討與侍讀胡廣修撰楊榮同入直預機務翰林官入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帝出建文時封事千餘通令諸翰林遍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因從容問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李貫獨頓首曰臣貫未嘗有也帝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者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　楊榮於同直七人中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敕盛庸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鎭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　劉眞鎭遼東　丁巳分遣御史察天下利弊　戊午何福爲征虜將軍鎭寧夏節制陝西行都司轄

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福至鎭宣布德意招徠遠人塞外諸部降者相踵邊陲無事因請置驛屯田積穀定賞罰爲經久計　甲子沐晟鎭雲南　九月甲申論靖難功封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陳珪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眞同安侯顧成鎭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郭亮成安侯房寬思恩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城伯張玉子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論款附功封駙馬都尉王寧永春侯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陳亨涇國公譚淵崇安侯王眞金鄉侯徐增壽陽武侯加李景隆特進左柱國以道衍爲僧錄司左善世金忠爲工部侍郎帝德信甚呼爲恩張欲納其女爲妃固辭以此益見重凡察藩王動靜諸密事皆命之　甲午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乙未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　廬陵盜起遣行人許子謨齎敕招諭而令韓觀將兵繼其後觀未至賊已就撫乃命爲征南將軍鎭廣西賜璽書曰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鎭務綏懷之毋專殺僇　夏原吉以採訪使駐蘄州或執以獻帝釋之是月以蹇義爲吏部尚書原吉爲戶部尚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時又命原吉等定賦役諸制原吉建白三十餘事皆

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　敕遼王
植曰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固請改國荊州且以寧王重鎮
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荊州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
再三卻而復至勉從所請建國荊州仍舊封號　冬十月壬申
徙封谷王橞於長沙增歲祿二千石賜樂七奏衛士三百賚予
甚厚　丁巳朱寧等入粟免死遣戍　帝以建文中所修太祖
實錄爲失實己未命右通政李至剛鎮江知府劉辰平度知州
鄒濟陽春知縣梁潛等重修之解縉等爲總裁李景隆茹瑺監
修　丙寅顧成鎮貴州　甲戌詔從征將士掠民子女者還其
家　定北平守城功賞以歲月久近爲第洪武三十二年至三
十五年爲上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次之洪武三十四年

至三十五年又次之　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爲皇后后嘗言
南北累年戰鬬兵民疲敝宜與休息又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
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舊間又言帝堯施仁自親始一日問陛下
誰與圖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因請悉召見其
命婦帝召解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宮
中恆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命七人命婦朝后於柔儀
殿后賜冠服鈔幣諭曰婦之事夫奚止饋食衣服而已必有助
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
生民爲念汝曹勉之　召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熞還廢爲庶
人錮鳳陽惠帝少子文圭年始二歲亦幽中都廣安宮號爲建
庶人　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縣明年夏稅

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賀宴羣臣及屬國使
帝以立春日賜解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
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　乙酉享太
廟　辛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
楩舊封橚請誅有爋帝不許徙之大理　以北平爲北京仍命
世子居守　癸巳孟善鎮遼東　宋晟自甘肅入朝丁酉拜平
羌將軍遣還鎮　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
國子監改北平府曰順天府罷北平布政司及都指揮使司以
平安爲行後府都督僉事郭資雒僉並爲行部尚書　乙卯遣
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巡按之設自此始　寧王權之
被誘也時時爲帝草檄帝謂權事成當中分天下及是權乞改

南土請蘇州曰畿內也請錢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
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寧重慶荊州東昌皆善地惟弟擇
焉權乃請南昌許之己未遣之國賜鈔萬錠製詩送之命即布
政司爲邸瓴甋規制無所改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
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帝世得
無恙　貽書鬼力赤可汗賜以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丞相
馬兒哈咱等許其遣使通好　癸亥耕耤田　帝聞烏思藏僧
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乙丑遣
司禮少監侯顯齎書幣往徵之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內
官監李興使暹羅馬彬使瓜哇蘇門答剌諸國尹慶使滿剌加
柯枝諸國於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乙巳振北京

六府饑　辛未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　壬申瘞戰地暴骨　甲戌高陽王高煦備邊開平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衞於永平右衞於遵化而墟其地　沐晟奏雲南灣甸地近麓川潞江在永昌騰越間爲官道咽喉及者樂甸地方俱地廣人稠請各設長官司分治從之　三月庚辰召吳高鎭守大同　壬子復以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調營州五屯衞於順義薊州平谷香河三河悉以大寧地畀兀良哈自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北邊失一重鎭遼東與宣大聲援隔絕矣　北方軍儲不足戊子命陳瑄及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饟遼東北京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衞先是漕舟行海上島人畀漕卒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

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殆盡　甲午振直隸北京山東河南饑　夏四月丁未朔黎季犛遣使上表稱權理安南國事胡奆言高皇帝時國王日煃幸先輸誠不幸早亡後嗣絕臣陳氏甥爲眾所推權理國事於今四年望天恩賜封爵臣有死無二事下禮部部臣疑之請遣官廉訪乃命行人楊渤等齎敕諭其陪臣父老凡陳氏繼嗣之有無胡奆推戴之誠僞具以實聞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數郡連年大水有司治不效己酉命夏原吉往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爲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浙西農政華亭諸生葉宗人上疏請濬范家港令赴原吉所自效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壅已成平陸灩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與常熟白茆港皆廣川急流徑行入海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遏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徑達海宜濬深闊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預修圩

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丁開濬原吉役夫十餘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士吉至湖州有逋糧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　岷王楩益恣沐晟稍持之楩怒譖晟辛未賜書諭楩降其官屬而召戒晟　甲戌李濬鎭江西　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墾者額稅　癸未宥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帝慮功臣封有遺闕令邱福等議福等言都督僉事李彬功不在房寬下陳亨子懋王眞子通俱未襲爵陳賢張興陳志王友功與劉才等丁亥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彬豐城侯懋寧陽伯通武義伯友清遠伯賢榮昌伯興安鄉伯志遂安伯容讓皆帝壻也　庚寅捕山東蝗　河南蝗

有司匿不以聞戶部尚書郁新劾之命逮治　代王桂之復國也頃之帝賜之璽書曰聞弟縱戮取財國人甚苦告者數矣且王獨不記建文時耶尋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軍民斂財物聽者治之已復有告桂不軌者賜敕列其三十二罪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六月壬子遣還革其三護衛　癸丑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撫安軍民有司奸貪者逮治　丁巳改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謚　戊辰鄭亨充總兵官帥王聰李遠鎮宣府亨相度形便自宣府至萬全懷來每數堡相距中擇一堡可容數堡士馬者為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至夜舉火晝鳴礮併力堅守規畫周詳後莫能易　秋七月庚寅復貽書鬼力赤時鬼力赤與瓦剌相仇殺數往來塞下敕邊將各嚴兵備之

帝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嘗觀韻府回溪二書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百家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八月己巳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　甲戌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　九月癸未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窮民　時盛庸已致仕千戶王欽訐其罪狀立進欽指揮同知於是左都御史陳瑛劾庸怨望有異圖乙未奪庸歷城侯爵庸自殺　岷王楩益沈湎廢禮擅收有司印信殺戮吏民帝怒奪冊寶尋以楩建文中久囚繫復予之削其護衛　日本入貢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舶諸犯禁者悉籍送京

師帝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有所齎以助資斧豈可槩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準時直市之毋阻其向化心　西洋瑣里剌泥諸國來貢因攜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徵稅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遠人慕義來乃取其貨所得幾何虧損國體多矣其勿徵　帝以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兵部尚書劉儁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　冬十一月乙亥朔頒曆於朝鮮諸國著為令　壬辰罷遣浚河民夫召夏原吉等還　甲午北京地震　乙未帝御奉天門命六科辦事官言事因顧解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廣西羣蠻復叛帝遣員外郎李宗輔齎敕招之韓觀大陳兵示將發狀而遣使與宗

輔俱桂林蠻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未附而慶遠柳潯諸蠻方殺掠吏民觀上章請討丙申與指揮葛森等擊殺理定諸縣山賊千一百八十有奇禽其酋五十餘人斬以徇還所掠男女於民而撫輯其逃散者　楊渤等自安南還黎季犛遣使進陪臣父老所上表如其所以誑帝者閏月丁卯命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奆為安南國王奆尋遣使謝恩然帝其國中自若也　先是瀋陽軍士唐順言衛河源出河南至天津入海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運糧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命廷臣議未行已而郁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谿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

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衞
河乃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眞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
武由衞河轉輸北京　初惠帝御諸宦官嚴帝起兵逼江北多
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以爲忠於己及即位始命中官偕
顧成韓觀劉眞何福出鎭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賜公侯服位諸
將上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
督大權悉以委寄又復置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命中官提
督又命錦衣衞緝民間情僞北鎭撫司治詔獄其後亦皆與中
官相表裏一代厲階肇於此矣
二年春正月己巳召世子高熾及高陽王高煦還京師　夏原
吉言蘇松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乃命

復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
西參政宋性佐之　三月己酉選二三甲進士文學優等楊相
等五十八及善書者湯流等十八爲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專
屬翰林自此始尋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
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
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
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
吾紳楊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年
少願學帝喜而俞之增忱爲二十九人命司禮監給紙筆光祿
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宅居之帝時至
館召試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且給校尉騶從一時以爲

榮　庚戌吏部請罪千戶違制薦士者帝曰馬周不因常何進
乎果才授之官否則罷之可耳　戊辰改封敷惠王允熙甌寧
王奉懿文太子祀　夏四月辛未朔置東宮官屬　壬申道衍
爲太子少師加資善大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廣孝未嘗臨戰
陳然事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取決論功爲第一帝與
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
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　初帝在兵間嘗許以高煦爲太子及
即位邱福王寧皆言其功高固請立之兵部尚書金忠力爭以
爲不可在帝前歷數古嫡孼事帝不能奪高煦長七尺餘輕趫
善騎射兩腋若龍鱗者數片恃功驕恣多不法世子太祖所立
皇長孫瞻基智識傑出帝喜之以故徬徨未決密以問解縉縉

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帝頷之又
問黃淮淮請立嫡以長問尹昌隆言亦如之又令袁珙相世子
曰天子也相皇長孫曰萬歲天子帝意乃決甲戌立世子高熾
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命高煦之國雲南高煦恚曰
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　壬午封汪應祖爲琉球國山南王
李濬討永新叛寇平之　五月壬寅李彬鎭廣東王友充總兵
官帥舟師沿海捕倭　帝以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
倍六月丁亥命汰之蹇義等請在京各官額外添設者送部別
用在外令所隸上官嚴行考覈今年所取二甲三甲進士量留
七十員分隸諸司觀政各王府教授件讀缺於三甲內選用餘
悉遣歸進學從之　辛卯振松江嘉興蘇州湖廣饑　哈密安

克帖木兒比年入貢甲午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元威武王納忽
里之弟也尋爲鬼力赤可汗毒死　秋七月壬戌鄱陽人朱季
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
官杖之盡焚其書　丙寅振江西湖廣水災　戶部侍郎古朴
言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今閩並患水潦
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部歲幸豐宜發鈔命有司增價收糴減南
方運從之　帝欲追進徐增壽爵皇后力言不可帝不聽己亥
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乃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終弗謝
自是徐達子孫有二公分居兩京　八月安南故陪臣裴伯耆
詣闕告難言臣祖父皆執政大夫死國事臣母陳氏近族臣以
洪武末年禦寇東海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戮忠良

滅族者以百十數臣兄弟妻孥並遭害臣棄軍逃遁伏處山谷
輾轉數年始得至此季犛及其子蒼更易姓名僭號改元不恭
朝命願興弔伐之師蕩除奸凶復立陳氏後臣死且不朽會老
撾送故安南王陳日煃弟天平至亦上疏乞師討賊帝命所司
館之　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獻騶虞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
德而至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修省　丁卯徙山西民萬戶
實北京　命自今御史巡行察吏毋得摭拾人言賢否皆具實
蹟以聞　胡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是月拜國子
監祭酒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
旣任事卽奏除之　蘇松水利工竣以葉宗人爲錢塘知縣縣
爲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以賄免貧民重困宗人令民自

占甲乙書於冊以次僉役役力均數理冤獄民以爲神　有番
船飄至福建海岸詰之乃暹羅與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貨以
聞帝曰二國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惜之豈可因以
爲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是月暹羅來貢賜列
女傳百冊使者請頒量衡爲國永式從之　冬十月丁丑河決
開封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衝決者卽修之又命周王橚
改封洛陽以避河患橚言汴隄固毋重勞民力乃止　刑部尚
書鄭賜及陳瑛劾長興侯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
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懼自殺炳文太祖功臣以惠帝
時附戚賜等希旨劾之遂及賜又言祁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
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閱月不之官罪當杖帝曰母子暌

數年一旦相見難遽舍況有疾可矜也命復其官　十一月甲
辰御奉天門錄囚　癸丑京師及濟南開封地震有聲敕羣臣
修省　戊午蠲蘇松嘉湖杭水災田租　解縉等進所纂錄韻
書賜名文獻大成尋以所進書尚多未備命縉與姚廣孝等重
修之　十二月壬辰同州韓城黃河清　時朝廷有大事李景
隆猶以班首主議諸功臣咸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邸受
賂事鄭賜陳瑛亦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謀爲不軌詔勿
問已朱能蹇義與文武羣臣廷劾景隆及弟增枝謀逆有狀六
科給事中張信等復劾之詔削勳號絕朝請以公歸第奉長公
主祀是月李至剛等復言景隆在家坐受閽人伏謁如君臣禮
大不道增枝多立莊田蓄僮僕無慮千百意叵測乃下景隆獄

奪爵並增枝及妻子數十人錮私第沒其財產景隆嘗絕食旬日不死至永樂末乃卒瑛又劾海殷畜養亡命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乃諭戶部致定公侯駙馬伯儀仗從人之數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送遼東　安南遣使賀正旦帝出陳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裴伯耆責使者以大義惶恐不能答帝諭侍臣季犛父子悖逆而國中臣民共爲欺蔽一國皆罪人也朕烏能容

三年春正月甲寅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敕責胡查令具篡弒之實以聞　庚申復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以數年供給特勞故也　韃靼掃胡兒察罕達魯花等先後內屬　行部尚書雒僉言事忤帝意陳瑛劾僉貪暴二月己巳誅死瑛又劾駙馬

都尉胡觀强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預知景隆逆謀以親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朝請瑛又劾觀怨望逮下獄自經死　癸未趙王高燧居守北京詔有司政務皆啟王後行高燧行皇太子百官送之江東驛茹瑺不至遣歸里　安克帖木兒子脫脫襲封忠順王　三月甲寅免湖廣被水田租　夏四月除直隸浙江湖廣四川廣東江西福建河南戶絕田三萬五千一百八十餘頃租　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或又以爲在海外帝疑之欲遣使蹤跡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强六月己卯命太監鄭和及其儕王景宏等將士卒二萬七千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六十二遍歷占城及西洋古里滿剌加諸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中官將兵自此始　庚辰命王聰行邊覘敵別遣中官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大饑甲申命夏原吉帥俞士吉袁復及左通政趙居任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又命姚廣孝亦往振廣孝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而還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廣孝至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　庚寅安南遣使從李琦等入朝謝罪抵言未嘗僭號改元請迎陳天平歸奉爲主帝復命行人聶聰齎敕往諭言果迎還天平事以君禮當建以上公封以大郡　先是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

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乃命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減半行之歲餘是月免天下農民戶口食鹽鈔　韃靼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帥妻子及部落五千馬駝萬六千因宋晟來歸秋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姓名柴秉誠並授都督僉事賜畜產鈔幣使帥所部居涼州耕牧自是降附者益衆邊境日安矣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帝歎曰新理邦賦量計出入今誰可代者輟朝一日賜葬祭而召夏原吉還理部事新長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九月丁酉蠲蘇松嘉湖水災田租三百三十八萬石　丁巳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王佐鎮雲南

忿厥福贓巨萬數被劾徵下獄死　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入
朝都督僉事譚深指揮趙曦擠殷笪橋下溺死以殷自投水聞
寍國公主牽帝衣大哭曰駙馬安在帝曰爲主跡賊無自苦都
督同知許成乃言殷死狀命法司治深曦罪斬之籍其家遣官
爲殷治喪官其二子丙子封成爲永新伯賜公主書曰駙馬殷
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甚疑之都督許成來首已
加爵賞謀害之人悉置重法特報妹知之瓦剌灰者降人也事
殷久謂深曦實殺殷請於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縊
死　齊王榑既歸國益驕縱帝與書召來朝諭王無忘患難時
榑不悛陰畜刺客招異人術士爲呪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城
並城築苑牆斷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拱曾名深等上急

變榑拘匿以滅口丁卯詔索拱論榑改過時周王橚亦中浮言
上書謝罪帝封其書示榑　戊子頒祖訓於諸王　先是日本
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帝因其使諭其王使自捕之十
一月日本來貢并執賊魁二十人以獻帝嘉之遣鴻臚少卿潘
賜中官王進賜王九章冕服及銀幣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
其國自治使者至寍波盡置其人於甑蒸殺之　癸巳封宋晟
爲西寍侯　八百大甸寇邊遏貢使十二月沐晟帥師及車里
木邦諸宣慰兵破其猛利石崖諸寨八百恐戊辰遣人詣軍門
降　安南復遣使從聶聰迎陳天平聰力言胡查誠可信庚辰
令天平還國敕廣西左右副將軍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之前
大理寺卿薛嵓爲輔封胡查爲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　張
輔妹爲帝妃邱福朱能言輔父子功俱高不可以私親故薄其
賞是歲進封輔爲新城侯　帝以諸番貢使益多置驛於福建
浙江廣東三市舶司館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初御午朝諭六部及近臣曰早朝四方奏事
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
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
商搉也　西域貢佛舍利鄭賜請因是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
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乎　三月辛卯朔帝詣
國子監釋奠於先師孔子服皮弁行四拜禮已御彝倫堂授經
設几榻賜講官及大臣翰林坐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序進坐講
諸生圜立以聽　甲午設遼東馬市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

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寍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
直絹八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寍
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丙午黎季犛父子伏兵邀殺陳天平
於芹站薛嵓自經死黃中等引兵還　夏四月己卯帝御便殿
閱書史問文淵閣藏書備否解縉對曰經史麤備子集尚多闕
略帝曰士庶人家稍有餘貲尚欲積書況朝廷乎乃命禮部遣
使四出購求遺書　五月丁酉振常州廬州安慶饑　齊王榑
以三月來朝廷臣劾其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
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不懌留之京師庚戌削官屬護衛誅指
揮柴直等盡出榑繫囚毀所造不法器械羣臣請罪教授葉垣
等帝曰王性兇悖朕溫詔開諭至六七猶不悟教授輩如王何

瑄等先自歸發其事可勿問　諭法司曰決獄貴明而無滯若
無辜逮繫久不疏決至於病危設死是枉殺之也今天氣已熱
徒流以下令所在發遣　六月己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官
請表賀不許鄭賜言宋盛時嘗行之帝曰天下至大京師不見
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無
可賀也　丙寅南陽獻瑞麥諭禮部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
爲豐年之兆命薦之宗廟　帝聞陳天平死大怒決意出師解
縉諫不聽秋七月辛卯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李
彬陳旭等十八將兵八十萬分道討安南劉儁參贊軍務行部
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饟禮部郎中鄒濟從幕府司奏記黃
中呂毅並從軍自贖帝親送能於龍江命洽先赴廣西偕韓觀
選土兵三萬會太平彬齎征夷副將軍印授晟詔曰安南皆朕
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釋之罪人既得立陳
氏子孫賢者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禾稼毋攘財貨掠
子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　乙巳申誹謗之禁　廷臣
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閏月壬戌詔以明年五月興工分遣
尚書宋禮如四川侍郞師逵金純如湖廣古朴如江西都御史
劉觀如浙江史仲誠如山西採木命陳珪等董治瓴甓徵天下
工匠選在京諸衞及河南山東諸處軍民赴北京供役　八月
丁酉詔通政司凡上書奏民事者雖小必以聞　齊王榑既被
留益有怨言帝命召其子至京師癸丑並廢爲庶人　九月戊
辰振蘇松常杭嘉湖流民復業者二萬餘戶　冬十月戊子成

國公朱能行次龍州病卒年三十七能於諸將中年最少善戰
張玉善謀帝倚爲左右手玉歿後軍中進止悉諮能能身長八
尺雄毅開豁善撫士卒居家孝友位列上公未嘗以富貴驕人
卒之日將校皆爲流涕敕葬昌平追封東平王諡武烈　朱能
既卒張輔代領其衆自憑祥進師度坡壘關望祭安南境內山
川檄黎季犛父子二十大罪諭國人以輔立陳氏子孫意乙未
克隘留關進破雞陵關師次芹站走其伏兵遂造浮橋於昌江
以濟前鋒抵富良江北嘉林縣而輔由芹站西取他道至江北
府新福縣沐晟亦帥師由蒙自徑野蒲斬木通道奪猛烈棚華
諸關隘舁舟夜出洮水渡富良江庚子至白鶴安南有東西二
都依宣洮沱富良四江爲險賊緣江南北岸立柵聚舟其中築
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欲據險以
老輔師輔自新福移軍三帶州箇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　十
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薦之太廟賜百官
　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帝諭刑部尚書呂
震等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繫不決天氣沍寒必有枉死者凡
雜犯死罪以下約二日悉準贖發遣　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
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䘏民陳瑛劾文雅狂妄請置之
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廢之瑛
刻薄非助朕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　十二月辛卯
赦天下殊死以下　帝聞朱能卒敕拜張輔征夷將軍制詞以
李文忠代開平王常遇春爲比且言乘冬月瘴癘未興宜及時

滅賊前指揮同知陳忠自箇招市舁小舟入江劫賊水寨破之輔進軍次富良江北議於嘉林江上流濟師遣驃騎將軍朱榮陳下流十八里日增兵數以惑賊又作舟筏為欲濟狀賊果分兵渡江登岸榮等奮擊大破之沐晟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遣陳旭攻洮州造浮橋濟師遂俱抵城下輔軍西南晟軍東南陽欲他攻以懈賊丙申令黃中等將死士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傅其城都指揮蔡福及忠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譟繼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追至繖圓山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丁酉克其東都輯吏民撫降附來歸者日以萬計癸卯輔遣旭及李彬克賊西都又分軍

破其援兵黎季犛焚宮室倉庫駕舟遁入海三江郡縣相繼納款抗拒者輒擊破之士民上書陳黎氏罪惡日以百數　辛亥甌寧王允熙邸第火王暴薨年十六謚哀簡　侯顯與哈立麻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欲郊勞夏原吉不可乃止及哈立麻至帝延見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錠諸物稱是從者皆有賜儀仗什器多以金銀為之道路烜赫原吉見哈立麻不拜帝笑曰卿欲學韓愈耶　是歲琉球中山進閹豎數人帝令禮部還之部臣言還之慮阻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進帝曰諭以空言不若示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將繼進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豈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五年春正月張輔遣王友及指揮柳琮等濟自注江悉破籌江困枚萬劫普賴諸寨斬首三萬七千餘級賊將胡杜聚舟盤灘江輔使降將陳封襲走之盡得其舟遂定東潮諒江諸府州已已擊破季犛舟師於木丸江斬首萬級禽其將校百餘人溺死者無算追至膠水縣悶海口還軍築城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　解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漢王高煦以太子之立深恨縉太子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寖衰邱福等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二月庚寅坐縉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為禮部主事

帝命哈立麻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躬自行香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慶雲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獻聖孝瑞應頌帝綴為佛曲令宮中歌舞之三月丁巳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帝將刻玉印賜哈立麻以璞示黃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用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悟乃易之　遣胡濙頒御製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徧歷州郡鄉邑隱察惠帝所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　安南賊入富良江舟亙十餘里截江立寨陸兵亦數

萬人辛巳張輔與沐晟將步騎夾岸迎戰柳升以水軍橫擊大破之獲僞尙書阮希周等斬馘數萬江水爲赤　夏四月己酉振順天河間保定饑　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姚廣孝侍說書

張輔乘勝窮追黎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鵲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陸走官軍至忽大雨水漲數尺遂畢渡次茶籠縣知季犛走乂安府遂循生厥江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命柳升出海追賊賊數敗不能軍五月甲子永定衛卒王柴胡等生禽季犛於海口天琴山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蒼於永盎海口高望山及其僞太子諸王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安南平宣詔訪求陳氏子孫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爲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輔等以聞　河

南饑有司有匿災者復逮治之諭都察院曰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不以聞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十不及四五或十不及一至掇草實爲食聞之惻然亟發粟振之已有飢死者此朕任用匪人之故已悉置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凡災傷不以聞者罪之不宥　安南既平羣臣請如耆老言設郡縣六月癸未朔詔告天下改安南爲交阯以呂毅掌都司事黃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參政王平爲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爲按察使裴伯耆授右參議黃福以尙書兼掌布按二司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淸化鎭蠻諒山新平演州乂安順化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分轄二十九縣其他要害咸設衛所控制之敕有司陳氏諸王被弑者咸予贈謚建祠治冢各置灑掃二十戶宗族被害者贈官軍民死亡暴露者瘞埋之居官者仍其舊與新除者參治黎氏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悉放免禮待高年碩德鰥寡孤獨無告者設養濟院懷才抱德之彥敦遣赴京又命韓觀措置交阯緣途諸堡自唐之亾交阯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諸王百官奉表稱賀　山陽民里社賽神有丁鈺者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鈺忠己丑擢刑科給事中　甲午詔自永樂二年六月後犯罪去官者悉宥之

柳潯諸蠻乘韓觀出復叛觀旋師抵柳州蠻望風遁匿觀請俟秋涼深入且請濟師帝使使發湖廣廣東貴州三都司兵乙

未張輔遣都督朱廣方政以征交阯兵協討　癸卯詔張輔等訪求交阯人士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及容貌魁岸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脈悉以禮敦致送京錄用於是輔等先後奏舉九千餘人　時遠方初定軍旅未息庶務繁劇黃福隨事制宜咸有條理上疏言交阯賦稅輕重不一請酌定務從輕省又請循瀘江北岸至欽州設衛所置驛站以便往來開中積鹽使商賈輸粟以廣軍儲官吏俸廩倉粟不足則給以公田又言廣西民餽運陸路艱險宜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以給皆報可於是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專務寬大拊循其民羣臣以細故讁

交阯者福咸加拯卹甄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　故魏
國公徐輝祖卒　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年四十六遺言勸
帝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毋驕畜外家又告皇太子熾
者北平將校妻爲我荷戈城守恨未獲隨皇帝北巡一賚卹之
也帝悲慟爲薦大齋於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爲具
物謚曰仁孝皇后　丁卯河溢河南　帝諭羣臣曰徐輝祖與
齊黃輩謀危社稷朕念中山王有大功曲赦之今輝祖死中山
王不可無後辛巳命輝祖子欽襲封魏國公　西甯侯宋晟卒
晟凡四鎭涼州前後二十餘年威信著絕域帝以晟舊臣有大
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帝曰任人不
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甯能盡拘文法卽敕晟以便

宜從事及卒長子瑄先於惠帝時死靈璧之難帝惡之故其子
不得嗣以晟次子駙馬都尉琥嗣侯八月乙酉何福移鎭甘肅
　庚子錄囚雜犯死罪減等論戍流以下釋之　黎季犛既禽
餘黨竄山谷中出沒爲寇都督僉事高士文帥所部敗之廣源
進圍其寨晝夜急攻垂破賊突走士文追與戰中飛石死所部
復追賊賊失巢潰散遂爲指揮程瑒所滅　九月壬子鄭和等
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陳祖義舊港者故
三佛齊國也祖義以廣東人據有其地剽掠海上行旅苦之和
使使招諭祖義詐降潛謀邀刼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
被禽戮於都市以進卿爲舊港宣慰使　乙卯黎季犛黎蒼俘
至闕下帝御奉天門受之與僞將相胡杜等悉屬吏赦蒼弟衞

國大王澄子芮所司給衣食大賚將士　冬十月諸軍討潯柳
蠻者皆集廣西分道進勦韓觀自以貴州兩廣兵由柳州攻馬
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皆破之會兵象州復進武宣
東鄉桂林貴平永福斬首萬餘級禽萬三千餘人羣蠻復定
十一月丙寅彗星見諭趙王高燧曰彗見燕分爾謹愼出入伺
察邊境毋或怠忽　進胡廣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
右春坊大學士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諭吏部
直內閣諸臣考滿勿改他任　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
饋廷臣或得其籍以進帝閱之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
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
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籍　山西旱命劉觀馳傳往散遣

採木軍民　姚廣孝等增修文獻大成成凡二萬二千九百三
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更賜名永樂大典帝親製序冠之
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先是武進陳濟以布衣召爲
總裁發凡起例區分鉤考其力爲多及是授右贊善濟洽之兄
也　交阯既平得神機槍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
銅建鐵西鐵大小不等發用車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
於戰隨宜而用爲行軍要器先是分步騎軍爲中軍左右掖左
右哨謂之五軍掌營陳又以邊外降丁三千置營掌巡哨及是
增置神機營掌火器三大營之制始此
六年春正月丁巳岷王楩復有罪罷其官屬　二月丁未除北
京永樂五年以前逋賦免諸色課程三年　三月癸丑陳懋爲

征西將軍鎭寧夏　乙卯除河南山東山西永樂五年以前逋賦　帝以明年將北巡召顧成至京命輔太子監國成頓首言太子仁明廷臣皆賢輔導之事非愚臣所及請歸備蠻乃賜金帛遣還時羣小謀奪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辭文華殿因曰殿下但當竭誠孝敬孳孳䘏民萬事在天宵人不足措意　韃靼阿魯台以鬼力赤非元裔殺之迎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爲可汗帝聞之以書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我皇考太祖高皇帝於元氏子孫加意撫䘏來歸者輒令北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歸嗣爲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朕之心卽皇考之心茲元氏宗祧不絕如綫去就之機禍福由分爾宜審處之不

聽　夏四月丙申雲南巡按御史陳敏言雲南自洪武中已設學校請如各布政司三年一鄕試從之　五月壬戌夜京師地震　六月庚辰詔罷北京諸司不急之務及買辦以甦民困流民來歸者復三年　禮部尙書鄭賜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爲同官趙羾所間憂悸卒　丁亥張輔沐晟還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帝問夏原吉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遷官爲後日費無窮也帝是之秋七月癸丑論平交阯功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王友清遠侯封柳升安遠伯追封高士文建平伯令其子福嗣餘爵賞有差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殿闕門

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　初大軍討黎季犛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偕其黨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僞官鄧悉阮帥等謀亂定乃僭號稱大越紀元興慶出沒乂安化州山中伺大軍還卽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寇交州近境慈廉威蠻上洪天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響應守將屢討之無功八月乙酉命沐晟爲征夷將軍統雲南貴州四川軍四萬人由雲南往討劉儁仍參贊軍務別遣使齎敕招賊予世官賊不應　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卽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次福建遣中官往宴勞所過州縣皆宴比至帝獎勞再三饗於奉天門妃以下饗於他所禮畢送歸會同館禮官請王見親王儀帝令準公侯禮　九月己酉科臣劾刑部都

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眾帝召尙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四　癸亥鄭和復使西洋　冬十月楊榮以父喪起復　麻那惹加那卒於會同館帝哀悼輟朝三日遣官致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建祠墓側祀以少牢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國王遣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送歸國　十一月丁巳錄四　十二月丁酉沐晟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參贊尙書劉儁且戰且行至大安海口颶風作揚沙晝晦爲賊所圍與都督僉事呂毅參政劉昱俱死之　柳升陳瑄李彬等帥舟師分道沿海捕倭　先是湖廣右布政使儀智坐事謫役通州既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卽日召之至拜禮部左侍郞

明紀卷第八終

明紀卷第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賜同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七年春正月癸亥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著爲令　初帝招徠遠人洪武時上中下馬給茶八十斤至六十斤者皆遞增其數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碉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乃申嚴茶禁增設洮州甘肅茶馬司　二月乙亥遣使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八十以上賜酒肉九十加帛　丙子徵致仕知府劉彥才等九十二人分署府州縣　辛巳以北巡告天地宗廟社稷壬午發京師皇太子監國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其餘

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常朝於午門左視事大朝賀拜表受詔在文華殿詔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及姚廣孝等輔太子皇長孫瞻基及夏原吉胡廣楊榮等俱扈行榮有母喪乞歸不許　張輔復爲征夷將軍帥王友等討簡定發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軍四萬七千人從征　茹瑺之遣歸也爲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橞橞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橞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瑛遂劾瑺違祖訓逮下錦衣獄瑺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死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謫戍河池瑺居官謹慎謙和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　會試中陳燧等九十五人皇太子令送國子監進學俟帝還京廷試　戊子

帝謁鳳陽皇陵三月甲辰次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次景州望祭恆山北京諸司奏至帝見都督僉事平安名曰平保兒尙在耶乙卯安自殺命以指揮使祿給其子壬戌至北京癸亥大賚官吏軍民丙寅詔起兵時將士及北京効力人民雜犯死罪咸宥之充軍者官復職軍民還籍伍　壬申柳升敗倭於青州海中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敕班師　夏四月癸酉朔皇太子攝享太廟　帝聞趙王高燧諸不法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高燧冠服已而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子莊隨事匡正亨道同心輔導高燧稍改行　壬午海寇犯欽州副總兵李珪遣將擊敗之　閏月戊申命皇太子所決庶務六科月一類奏　丙辰諭行在法司重罪必五覆奏　帝將營壽陵命

禮部選明地理者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五月己卯封其山曰天壽王通董工匠營作之　初元遺臣猛可帖木兒據西部瓦剌地帝起兵與之通和已而猛可死衆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帝數遣使招諭乃貢馬請封乙未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　六月壬寅考覈北畿山東郡縣長吏以汶上知縣史誠祖治行爲第一賜璽書勞之特擢濟寧知州仍視縣事下易州同知張騰於獄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命知汶上爲治廉平寬簡旣得旌益勤於治屢當遷職輒爲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時靑田知縣謝子襄錢塘知縣黃信中開化知縣夏升並九載課最當遷其部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事聞擢子襄處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治其故縣又東阿知縣貝秉彝以禮義導民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紙悉藏之暇令工匠責膠鑄枓擣紙絞索貯於庫帝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帝將召之耆老百餘人詣闕請留報許其後縣令久任者嵩縣知縣吳祥閱三十二年遵化知縣李信閱二十七年鄒縣知縣房岳閱二十餘年吏民皆愛戴之吉水知縣錢本忠亦卒官留葬其地得民如誠祖　本雅失里糾阿魯台將入寇爲瓦剌所敗走臚朐河欲收諸部潰卒窺河西詔何福嚴兵爲備會獲其部曲完者帖木兒等辛亥復遣給事中郭驥賫書諭之驥至被殺　丁卯召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問其出身

皆由進士及監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遂黜秉等爲鴻臚寺序班詔自今御史勿復用吏　韃靼丞相昝卜平章都連及王子國公司徒十餘人帥所部駐亦集乃乞內附何福以聞令楊榮往佐福經理盡降其衆福親至亦集乃鎭撫之送其酋長於京師　帝聞郭驥死大怒秋七月癸酉邱福爲征虜大將軍王聰火眞副之王忠李遠爲左右參將帥十萬騎討本雅失里福將行諭之曰兵事須愼重自開平以北卽不見寇宜時時如對敵相機進止不可執一一舉未捷俟再舉已行又連賜敕曰軍中有言敵易取者愼勿信之八月福出塞帥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游騎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尙書一人飲之酒問

本雅失里所在尙書言聞大兵來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禽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而後進福不從以尙書爲鄉導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陽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諫曰將軍輕信敵間懸軍轉鬬敵示弱誘我深入進必不利退則懼爲所乘獨可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然炬鳴礮張軍勢使彼莫測俟我軍畢至併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始上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厲聲曰違命者斬卽先馳麾士卒隨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甲寅敵大至圍之數重聰戰死遠帥五百騎突陳殺數百人馬蹶與福等皆被執死遠罵不絕口以死一軍皆沒敗聞帝震怒以諸將無足任者遂決意親

征　簡定僭稱越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帝紀元重光勢張甚張輔以賊負江海不利陸師乃駐北江仙游縣就叱覽山伐木大造戰艦招諒江北諸避寇者復業連破慈廉州邊門江廣威州孔目柵以盤灘地最要衝遣都督同知徐政守之賊黨鄧景異來攻政與戰飛鎗貫脅猶督兵力戰竟敗賊政亦腹潰死輔偵知景異扼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乃進軍鹹子關僞金吾將軍阮世每衆二萬舟六百餘立柵樹椿保江東南岸庚申西北風急輔督陳旭朱廣俞讓方政等以划船齊進乘風縱火礮矢飈發斬首三千級生禽僞監門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進擊景異景異先走遂定交州北江諒江新安建昌鎭蠻諸府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封何福寧遠侯命軍中事先行後聞　張輔追賊至太平海口鄧景異以三百艘迎敵復大破之獲其黨范必栗陳季擴遣使自稱前安南王孫求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王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叱斬之遣朱榮蔡福等以步騎先進輔帥舟師繼之由黃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投海口盡去賊所樹樁柵十餘日抵淸化水陸畢會簡定奔演州季擴走乂安帥景異等皆遁遂駐軍分捕餘黨　甲戌贈北征死事李遠莒國公王聰漳國公　丙子鄭亨帥師巡邊　壬午郭亮備禦開平　都連等叛去陳懋追禽之黑山盡收所部人口畜牧　冬十月丁未削邱福王忠火眞爵徙福家屬於海南　簡定走美良縣吉利柵張輔入磊江窮追及之定走入山大索不得遂圍之十一月戊寅定及

僞將相陳希葛阮汝勵阮晏等俱就禽送京師誅之　十二月庚戌賜濟寧至良鄉民頻年遞運者田租一年　壬子進陳懋爵爲侯　時命中官刺事守京城內使言城門郞縱酒擅離所守城門郞亦言以母病白內使暫歸卽來嘗以事忤內使故構臣皇太子曰城門郞無罪內使上罔朝廷下誣無罪者下錦衣衞治之因令榜示凡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寘重典皇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楊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工部侍郞陳壽言方今兵民交困宜休養生息又乘間言左右干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嘗目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郞中第一人也劉觀坐事爲太子譴責帝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遽

折辱特賜書諭太子　陳廸之死也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
溝中得免及是爲怨家所訐帝宥其死徙登州遂爲蓬萊人
交阯賊黨僞王阮師檜金吾上將軍杜元措等據東潮州安老
縣宜陽社衆二萬餘人
八年春正月張輔進擊之斬四千五百餘級禽其黨范支陳原
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悉斬之築京觀會帝召輔還留沐晟討
賊輔言陳季擴阮帥胡具鄧景異等尙在演州乂安逼清化而
鄧鎔塞神投福成江口據清化要路出沒乂安諸處若諸軍盡
還恐沐晟兵少不敵請留都督江浩都指揮俞讓花英師祐等
軍佐晟守禦從之　辛未召陳懋隨征漠北　己卯皇太子攝
祀天地於南郊　癸巳免去年揚州淮安鳳陽陳州水災田租

命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贖軍民所鬻子女謙請振
皇太子諭之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啟彼汲黯何如人也
二月辛丑以北征詔天下　乙巳皇太子錄囚奏貰雜犯死
罪以下　丁未帝發北京夏原吉總行在九卿事胡儼兼侍講
掌翰林院事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每日於奉天門左視事
軍機及王府要務啟皇太子處分仍奏聞行在胡廣金幼孜楊
榮及兵部尙書方賓刑部侍郎金純扈行並與機密師逵總督
饋饟逵請量程置頓壘更遞轉輸從之　時諸司草創夏元吉
每旦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
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啟監國上下肅然　癸亥遣祭所
過名山大川乙卯大閱張輔謁帝於興和命練兵宣府萬全督

運北征三月丁卯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督左右哨
陳懋劉才督左右掖劉江督前哨江乘夜據清水原甲戌次鳴
鑾戍乙亥誓師　帝數召胡廣等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阸
塞立馬議論輒命金幼孜記之行或稍後遣騎四出求索一日
廣等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墜馬廣及金純去不顧楊榮爲幼
孜結鞍行又輒墜榮乘以己騎明日始達行在所是夜帝遣
使十餘輩迹榮幼孜不獲比至喜動顏色　涼州衞千戶虎保
永昌衞千戶亦令眞巴等叛衆數千屯據驛路新附伯顏帖木
兒等應之西鄙震動都指揮李智擊之不勝賊聲言攻永昌涼
州城皇太子命都督費瓛往討至涼州智及都指揮陳懷以師
會遂進兵鎭番遇賊於雙城瓛擊其左懷等擊其右賊大敗走

斬首三百餘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虎
保等遠遁乃班師虎保之叛也吳允誠方從出塞其妻與子管
者居涼州虎保等誘脅允誠衆欲叛去管者母子召部將保住
卜顏不花等授以計禽其黨誅之帝嘉之授管者保住俱指揮
僉事保住賜姓名楊效誠　夏四月庚申帝次威虜鎭以橐駝
所載水給衞士視軍士皆食始進膳五月丁卯次臚朐河更其
名曰飮馬命王友劉才築城河上選勇士三百人爲衞不以隸
諸將令楊榮領之本雅失里聞大軍至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
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
甲戌帝渡飮馬河追本雅失里聞知院失乃干欲降令友將士
卒先行遇敵相機勦滅友等至與敵相拒一程迂道避之應昌

軍中乏食多死者帝震怒屢旨切責奪其軍以屬張輔己卯至
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給事中張益歿於陣都指揮使吳成疾
戰帝一麾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元
太祖始興地也丙戌還次飲馬河詔移師征阿魯台　丁亥回
回哈剌馬牙殺指揮劉秉謙據肅州衞以叛約赤斤蒙古千戶
塔力尼爲援拒不應千戶朱廸等討哈剌馬牙平之詔進赤斤
所爲衞擢塔力尼指揮僉事　沐晟追陳季擴至虞江賊棄柵
遁追至古靈縣及會潮靈長海口斬首三千餘級獲僞將軍黎
弄季擴大蹙　六月甲辰帝自靑楊戌度飛雲壑次靜虜鎮與
阿魯台遇諭之降阿魯台欲來衆不可乃遣使僞降帝察其詐
命諸將嚴陳以待阿魯台悉衆來犯帝自將精騎迎擊柳升將

神機火器爲前鋒鄭亨帥衆先進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遂大
敗之追北百餘里丁未又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己酉
至廣漠戍班師鷹揚將軍金玉爲殿至長秀川收敵所棄牛羊
雜畜亙數十里軍食之楊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
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爲倍償軍賴以濟秋七月丁卯次開平
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西寧侯宋
琥爲前將軍鎮甘肅　辛巳振安慶徽州鳳陽鎮江饑　壬午
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甲午論功行賞有差八月壬寅進封
柳升安遠侯　寧遠侯何福有才略帝以其太祖時宿將推誠
任之聘其甥女爲趙王妃福亦善引嫌有事未嘗專決及從北
征數違節度羣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有怨言師還陳瑛復

劾之福懼乙卯自縊死爵除趙王妃亦廢　庚申河溢開封壞
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命工
部侍郎張信往視信玉從子也　初師逵採木湖湘以十萬衆
入山闢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頗嚴刻民不堪長
沙妖人李法良乘機爲亂民多從之皇太子命李彬移兵討賊
漢王高煦忌太子有功詭言彬不可用黃淮曰彬老將必能滅
賊願急遣彬至卒禽法良左中允周幹劾逵太子以帝所特遣
置不問　九月己巳幸天壽山　冬十月丁酉發北京命夏原
吉侍皇長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齋以進曰願殿下
嘗此知民艱　倭寇福州　十一月甲戌帝還京師　十二月
癸巳阿魯台遣使貢馬　戊午陳季擴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詐

姑許之授交阯右布政使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並都指揮陳
原樽右參政潘季祐按察副使季擴雖請降攻剽如故交人苦
中國約束又數爲吏卒侵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
　陳瑛劾隆平侯張信强占丹陽練湖八十餘里江陰官田七
十餘頃請下有司驗治帝曰瑛言是也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
耕農水道所經家僮阻之以擅利王聞卽歸其地於官今信何
敢爾命法司雜治之尋以舊勳不問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
勳戚大臣十餘人皆陰希帝指其它所傾陷又數十人帝以爲
能發奸寵任之方帝北巡御史袁綱覃珩至兵部索皁隸主事
李貞猝無以應綱珩衒搆之瑛瑛劾貞受皁隸金下獄拷掠死
皁隸死者三人貞妻擊登聞鼓訴冤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得

實下綱珩獄刑科給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不宜獨宥太子曰瑛大臣爲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又有學官坐事謫充太學膳夫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頃之帝亦寖疏瑛　以顧佐爲應天府尹剛直不撓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肅　是年失捏干寇黃河東岸寧夏都指揮王俶敢歿　始命中官王安等監都督譚靑軍馬靖巡視甘肅馬騏鎭交阯

九年春正月丙子柳升鎭寧夏　帝以陳季擴終無悛心己卯復以張輔爲征虜副將軍會沐晟討之輔至申中軍令都督黃中

素驕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丙戌李彬陳瑄帥浙江福建兵捕海寇　二月辛亥陳瑛有罪下獄死　丙辰詔赦交阯嘯聚山林者罪軍復伍民復業其官員軍民有犯己未發覺咸宥之　丁巳倭掠廣東陷昌化千戶所殺守將赦副總兵李珪戴罪自贖　時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衞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元至元中所開會通河自東平安民山至臨淸四百五十餘里淤者僅三之一濬之便己未命宋禮金純及都督周長往治之已而張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三月壬午命徐亨

及工部侍郎蔣廷瓚等偕純相治幷命禮總其役　戊子劉江鎭遼東　夏六月乙巳鄭和還自西洋和初經錫蘭山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和歸復經其地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五萬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虛帥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舟者聞之還自救復大破之獻俘於朝朝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幷妻子皆釋歸更擇其族之賢者耶把乃那立以爲錫蘭山王由是海外諸番益服　解縉之謫廣西也禮部郎中李至剛言其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入奏事京師値帝北征謁皇太子而還旣漢王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會縉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

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及偁下詔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及至剛皆下獄高煦又譖侍郎陳壽許思溫及前侍郎馬京亦皆下獄壽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餽之者拒不受竟與京思溫俱死獄中帝數以事怒太子所行事輒多更置耿通諫曰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悅召楊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卽有過必知之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託帝乃悅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　陳季擴據月常江樹椿四十餘丈兩崖置柵二三里列船三百餘艘設伏山右秋七月丙子張輔沐晟等水陸並進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等來拒輔

令朱廣等連艦拔樁以進自帥方政等以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帥等皆敗走生禽僞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軒等獲船百二十艘輔乃督水軍勦季擴　河南陝西大疫遣使振卹陝西巡按御史魏源言諸府倉粟積一千九十餘萬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農請輸鈔代兩稅之半從之　海寧潮溢漂沒甚衆自海門至鹽城百三十里隄並圮命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　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按察使周新奏之夏原吉爲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振如新言時湖廣河南順天揚州相繼大水並遣使振之　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橫亙五里遏汶流使南不入洸北不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淸者十之六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淸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衞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金純亦引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八月禮還京師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曰水櫃以蓄泉在東曰陡門以洩漲凡發山東徐州應天鎭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十一萬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運道遂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

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帥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　九月戊寅諭法司死罪必五覆奏　壬午命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著爲令　蹇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舊臣見親用者義與夏原吉齊名中外稱曰蹇夏九載滿帝親宴之於便殿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禮部尙書趙𤟠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　冬十月乙未寬北京謫徙軍民賦役　忠順王脫脫暴卒擢都指揮同知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鎭守哈密癸卯封脫脫從弟兎力帖木兒爲忠義王　帝以太祖實錄雖有成書而監修官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詳乃命胡廣等復修姚廣孝監之　戶部侍郎王彰奉使祀西嶽過新安民鬻子女償賦彰以聞十一月戊午蠲陝西逋賦贖還所鬻　張輔鬭石室福安諸州縣僞龍虎將軍黎蕊等斷鋭江浮橋阻生厥江交州後衞道路遂往捕之癸亥蕊及范慷來拒蕊中矢死斬僞將軍阮陁獲僞將軍楊汝梅防禦使馮翕斬首千五百級追殺餘賊殆盡慷及杜箇且鄧明阮思瑊等亦就禽　丁卯立皇長孫瞻基爲皇太孫冠於華蓋殿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親王帝語皇太子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　壬申韓觀爲征夷副將軍仍佩故印總兵鎭交阯都指揮葛森鎭廣西　丙子刑科曹潤等言昔以天寒審釋輕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

死者九百三十餘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帝召法司切責命徒流以下三日內決遣重罪當繫者卹之無令死於飢寒　遣使督瘞戰場暴骨　福餘朵顏泰寧三衞陰附韃靼掠邊戍十二月壬辰赦宥其罪令入貢　閏月丁巳命府部諸臣陳軍民利弊　阿魯台復來貢馬因請得役屬吐番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辭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黃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十年春正月戊子封吳允誠恭順伯　己丑命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平陽饑民採蒺藜掘蒲根以食帝聞之惻然癸丑遣官馳驛振之逮治布政使及府縣官不奏聞者　二月辛酉蠲山西河南逋賦　遼王植之徙封荆州也止給一護衞帝以其起兵時貳於己嫌之庚辰誣以罪削護衞留軍校廚役三百人備使令　三月丁亥李彬討甘肅叛寇八耳思朵羅歹　甲辰免北京水災租稅　御史許堪言衞河水患命宋禮往經畫夏四月禮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爲之禮還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沒者有司修補迫於期限多科斂爲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八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

海道則三歲兩運已而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功亦相繼告竣於是運河大便利漕粟益多　夏六月甲戌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　秋七月癸卯禁中官干預有司政事　八月癸丑朔張輔督方政等擊賊舟於神投海賊舟四百餘分三隊銳甚輔衝其中堅賊卻左右隊迭進官軍與相鉤連殊死戰自卯至巳大破賊禽僞將軍陳磊鄧汝戲等七十五人阮帥等遠遁追之不及輔進軍乂安上黃縣僞少保潘季祐等請降帥僞官十七人上謁輔承制命季祐以按察副使署乂安府事於是僞將軍觀察安撫招討諸使陳敏阮士勤陳全勗陳全敏等相繼降　己未敕邊將自長安嶺迤西迄洗馬林築石垣深濠塹　河決陽武中鹽堤漫中牟祥符尉氏遣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芳言中鹽隄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樁以資捍禦無令重爲民患而已又言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隄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囷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貫樁表牽築隄上則殺水固隄之長策也詔皆從之其後築隄者遵用其法宋禮復薦芳九月擢工部右侍郎　初陳瑄言嘉定濱海當江流之衝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請於靑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使舟人知所避及是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帝親爲文記之　或言大理寺丞耿通受請託故出人罪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

為東宮闕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羣臣不
敢爭竟坐姦黨磔死　浡泥國王遐旺偕其母來朝　冬十月
戊辰獵城南武岡　涼州酋老的罕叛都指揮何銘戰死指揮
僉事李英擊之討來川俘斬三百六十八夜雪賊遁英追躡盡
俘其衆老的罕走赤斤蒙古衞宋琥以聞十一月壬午楊榮經
略甘肅會李彬議進兵方略彬言道遠饟難繼宜緩圖榮因還
奏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從之　西洋諸
邦來者益多丙辰復命鄭和等往使且招徠其未賓服者　北
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衞大水決
隄傷稼德州良店驛東南有黃河故道與州南土河通乞穿渠
置閘以分水勢命藺芳往理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

聞　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按察使周新欲按治
之遁去會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
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
十二月新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使行事與都察院同
臣奉詔禽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
臣死當為直鬼初新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
貴人目為冷面寒鐵涖浙江屢雪冤獄嘉興賊倪宏三劫旁郡
累敗官軍新督兵禽之周廉使名聞天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
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　宋
禮復採木四川　鴻臚寺奏習元旦朝賀儀帝召禮部尚書呂
震等問曰正旦日當食百官朝賀可行乎震請朝賀如常侍郞

儀智持不可楊士奇亦引宋仁宗事為言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乖治理上累三光衆
陽之宗薄食元旦羣臣倘勉輔朕以消弭災變朝賀宴會悉罷
免　壬午諭通政使禮科給事中凡朝覲官境內災傷不以聞
為他人所奏者罪之　辛丑李彬鎭甘肅召宋琥還赤斤蒙古
縛老的罕以獻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暴與副使黃禧構
怨奏訐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土又先歸誠曲宥之改禧為
辰州知府未幾思州宣慰使田琛與宗鼎爭沙坑地有怨禧與
琛相結圖宗鼎琛稱天主禧稱大將帥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
琛殺其弟發其墳墓并戮其母屍宗鼎訴於朝屢敕琛禧赴闕
自辨皆拒命不至潛使奸人入教坊司伺隙為變事覺命行人

蔣廷瓚召之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執琛禧械送京師皆引服
錮之赦宗鼎令復職宗鼎發祖母楊氏陰事謂與禧奸造禍本
楊氏亦發宗鼎縊殺親母瀆亂人倫事乃以宗鼎付刑部而諭
戶部曰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為民害琛已正其辜宗鼎滅
倫罪不可宥其思南等三十九長官地可更為郡縣二月辛亥
朔始設貴州布政使司與都指揮使同治設布政使一人分思
南地置思南鎭遠銅仁烏羅四府分思州地置黎平新化思州
石阡四府以各長官司隸之田氏自宋宣和中有思州地及是
遂亡宗鼎大雅之子琛宏正之子也　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
太平鎭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其後又令江
南民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至是行之北畿癸亥令

民計丁養孳生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尋
以楊砥議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養馬家歲
蠲租糧之半自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衞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
糧盡蠲之自是遂爲定制　封烏斯藏僧昆澤思巴爲大乘法
王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
不過四五人至帝兼崇其教自二法王外又封闡化贊善護教
闡教輔教五王及西天佛子二灌頂大國師九灌頂國師十八
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
公私騷然帝不卹也　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甲子帝如北京皇太孫從蹇義黃淮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
太子監國乙丑發京師命給事中御史所過存問高年　壽陵

成命曰長陵進封王通爲成山侯仁孝皇后梓宮自京師而北
百官奉辭於江濱皇太子送渡江漢王高煦護行丙寅葬於長
陵　辛未次鳳陽謁皇陵夏四月己酉至北京　安定王卜烟
帖木兒之被弒其子撒兒只失加亦死部衆潰散子亦攀丹流
寓靈藏五月帥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
令襲封安定王　丁未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馬哈木
弒其主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慮
阿魯台來邀請中國除之脫脫不花子在中國請遣還部屬多
從戰有勞請加賞賚瓦剌士馬强請予軍器帝曰瓦剌驕矣然
不足較賚其使而遣之秋七月阿魯台上言馬哈木弒立願輸
誠內附爲故主報仇帝義之戊寅封阿魯台爲和寧王　八月

甲子北京地震　田琛妻冉氏遣人招誘思州靖州臺羅等寨
苗普亮等爲亂冀朝廷遣琛招撫以免死乙丑顧成帥二都司
三衞兵討之　永康侯徐忠卒贈蔡國公謚忠烈忠每戰摧鋒
跳盪爲諸將先而馭軍甚嚴所過無擾善撫降附得其死力事
繼母以孝聞夜歸必揖家廟而後入　九月壬午詔自今郡縣
官每歲春行視境內蝗蝻害稼卽捕絕之不如詔者二司幷罪
　馬哈木留敕使不遣又以甘肅寧夏歸附韃靼者多其所親
請給還帝怒命中官海童切責之　冬十月丙寅遣副都御史
李慶齎璽書命皇太子錄南京囚贖雜犯死罪以下　十一月
戊寅以野蠶繭爲衾命皇太子薦太廟　壬申馬哈木兵渡飲
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命邊將嚴守備

甲申陳懋譚靑及都督馬聚朱崇巡寧夏大同山西邊尋命懋
等分將陝西山西及潼關等五衞兵駐宣府中都遼東河南三
都指揮使司及武平等四衞兵會北京乙巳孫巖備開平　十
二月壬子張輔沐晟合兵至順州阮帥等設伏愛子江而據昆
傳山險列象陳迎敵輔戒士卒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象奔
還自蹂其衆裨將楊鴻韓廣薛聚等乘勢繼進賊大敗禽僞將
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追至愛母江賊潰散鄧鎔弟僞侯鐵
將軍潘魯潘勤等降　或言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帝遣監察
御史鄭堃廉視衆謂將起大獄堃執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
令震懼鈔法通矣事遂已
十二年春正月庚寅思州苗平　辛丑發山東山西河南及鳳

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　張輔沐晟進兵至政和縣賊帥胡同降言鄧景異帥黨黎僭等七百人屯暹蠻昆蒲諸柵遂引兵往懸崖側徑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比至賊已遁追至叱蒲捺柵又遁昏夜行二十餘里聞更鼓聲輔等銜枚疾趨黎明抵叱蒲幹柵江北賊猶寨南岸官軍渡江圍之矢中景異脅鄧鎔及弟鋭亡走追之並就禽盡獲其眾別將朱廣追阮帥於暹蠻大搜暹人關諸山獲帥及陳季擴等家屬帥逃南靈州依土官阮茶龜指揮薛聚追之獲帥斬茶龜季擴逃又安竹排山輔遣都指揮師祐襲之走老撾祐進兵追之

二月己酉大閱庚戌詔親征瓦剌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青領左右掖劉江朱榮爲前鋒　庚

申振鳳翔隴州饑按長吏不言者罪　師祐深入老撾地破其三關抵金陵箇賊黨盡奔三月癸未獲陳季擴其弟僞相國驩國王季撍亦獲他所賊盡平張輔檻送季擴等於京師承制以賊所取占城地設升華思義四州增置衛所官其降人留軍守之而還　吏部言布按二司多闕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臣賢能者分別用之於是禮部郎中陳士啓等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　朵顏三衛納馬於遼東已復叛附阿魯台　庚寅帝發北京皇太孫從命胡廣金幼孜楊榮卽軍中講經史又令榮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夏四月甲辰朔次興和大閱己酉頒中軍賞罰號令凡交鋒之際突出敵行殺敗賊眾勇敢入陳斬將

搴旗者本隊已勝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皆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前進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者皆爲首功軍行及營中禽獲奸細者亦準首功餘皆次功庚戌設傳令紀功官丁卯次屯雲谷孛羅不花等來降五月丁丑命尚書光祿卿給事中爲督陳官察將士用命不用命者　鎮遠侯顧成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謚武毅成性忠謹涉獵書史始居北平多效謀畫然終不肯將兵賜兵器亦不受再鎮貴州屢平播州都勻諸叛蠻威震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　六月甲辰次至喜川劉江將勁騎偵敵於飲馬河見敵騎東走追至康哈里孩擊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戊申至忽蘭忽失溫馬哈木悉三部眾逆戰帝麾柳升鄭亨等

先嘗之亨中流矢卻陳懋王通繼進江下馬持短兵突陳都督朱崇等乘之帝親帥鐵騎馳擊大破之斬王子十餘人部眾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剌河馬哈木脫身宵遁興安伯徐亨獲馬三千亨祥之孫也庚戌班師宣捷於阿魯台戊午次三峰山阿魯台使部長以下來朝會己巳以敗瓦剌詔天下秋七月戊子次紅橋詔六師入關有踐田禾取民畜產者以軍法論己亥次沙河皇太子遣金忠進迎鑾表八月辛丑朔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丙午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戊午賞從征將士　九月癸未郭亮徐亨備開平　丙戌靖州苗平　甲午費瓛鎮甘肅劉江鎮遼東瓛以肅州兵多糧少脫有調發猝難措置請以臨鞏稅糧付近邊軍丁轉運又以涼州多閒田請給軍

屯墾從之　鎭守交阯都督韓觀卒觀在廣西久專殺戮威虐
南中蠻人惴惴奉命繼之者自山雲外皆不能及　漢王高煦
奪嫡謀愈急蜚語譖皇太子閏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駕緩且
書奏失辭悉逮東宮官屬黃淮先至下獄翼日楊士奇及正字
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亦下獄宥士奇召問太子
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帝意稍解
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問辭連洗馬楊溥芮善等遂
並繫之帝密令金忠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
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淮溥等亦獲全未幾釋
士奇復職　江陰侯吳高稱疾不朝被劾甲子召還廢爲庶人
奪券丁卯朱榮鎭大同　冬十一月甲辰錄囚　晉恭王七子

長世子濟熺次早卒又次濟熿封平陽王濟熿幼很戾失愛於
父及長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於京師濟
熿與燕王子高煦周王子有爋邪詭相比不爲太祖所愛恭王
薨濟熺嗣帝初立以濟熺縱下黜其長史龍潭濟熺懼欲上護
衞不許濟熿追憾父幷憾濟熺不爲解嗾諸弟慶成王濟炫等
日訴濟熺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歷年不已庚戌奪
濟熺爵及世子美圭皆爲庶人俾守恭王園承奉左微等皆繫
獄立濟熿爲晉王　命胡廣等撰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東
華門外　庚申蠲蘇松嘉湖水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餘石
是年泥八剌國沙的新葛來朝封爲王榜葛剌貢麒麟
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塞居庸以北隘口　丁未馬哈木等貢馬

謝罪且還前所留使詞甚卑順帝曰瓦剌故不足與較受其獻
館其使者　壬子北京午門災戊午赦內外諸司蠲諸宿逋將
士軍官犯罪者悉宥之　紀綱上錦衣衞囚籍帝見解縉姓名
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
子宗族徙遼東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高得暘先後瘐死貫
將死歎曰吾愧王敬止矣敬止王艮字也縉居翰林時中官張
興恃寵笞人左順門外縉叱之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
疏其短長縉言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
小人劉儁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
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
尙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卹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

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及汝
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
縉嘗與胡廣同侍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
子廣可以女妻之已而廣生女遂許嫁縉子禎亮縉家徙廣欲
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
及縉家赦還女卒歸禎亮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
以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　二月癸酉遣
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巡視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
肅遼東軍操練屯政覈實以聞　甲戌命行在禮部會試天下
貢士　癸未張輔等師還戊子論功賞賚有差　三月己亥策
士於北京時帝將徙都思得北士用之鹽山王翺兩試皆上第

特召賜食選爲庶吉士　丙午廣西蠻叛指揮同知葛森討平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三呂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之震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　夏四月戊辰張輔鎭交阯餘寇陳月湖等作亂輔至平之

兵部尚書金忠卒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愼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恆推讓之及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初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仁義禮智信五壩入淮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訪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値宜鑿爲河引湖水通漕宋喬維嶽所開沙

河舊渠也瑄乃用其言鑿之乙丑工成緣西湖築隄亙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嚴其禁並濬儀眞瓜洲河以通江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四十里以避風濤之險久之復置呂梁石閘築寶應氾光白馬諸湖隄隄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時淮上徐州濟寧臨淸德州皆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水涸舟膠俾之導行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於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二運皆廢　漢王高煦改封靑州又不欲行帝始疑之賜敕曰旣受藩封豈可常居京邸前以雲南遠憚行今封靑州又託故欲留侍前後殆非實意茲命更不可辭高煦遷延自若也　六月振北京河南山東水災　秋七月癸卯鄭和還初蘇門答剌王與鄰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幼王妻號於衆曰孰能爲我報讐者我以爲夫有漁翁聞之帥國人往擊馘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號爲老王旣而王子長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子蘇幹剌逃山中連年帥衆侵擾和至以頒賜不及己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大破之追至南渤利俘以獻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　乙丑四川戎縣山都掌蠻平　命侯顯帥舟師使榜葛剌諸國　八月庚辰振靑州開封順天饑先是山東參政陳士啓以民饑疏請振及使至饑民倍士啓復上疏言其故而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議竟從之　九月壬戌北京地震　冬十月甲申獵於近郊　壬辰法司奏侵冒官糧者帝怒命戮之及覆

奏帝曰朕過矣仍論如律自今死罪者皆五覆奏著爲令　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　十二月蠲順天蘇州鳳陽浙江湖廣河南山東州縣水旱田租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免北京河南山東永樂十二年逋租發粟一百三十七萬石有奇振之　辛酉都督金玉討山西廣靈山妖賊劉子進平之　三月癸巳都督梁福鎭湖廣貴州　壬寅阿魯台敗瓦剌來獻捷　夏四月壬申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呂震力贊之帝曰今天下雖無事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謂

太平且六經無封禪之文事不師古甚無謂也不聽　乙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　六月丁卯都督同知蔡福等備倭山東　秋七月丁酉遣使捕北京河南山東州縣蝗　壬寅河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於淮　紀綱之掌錦衣衛也所殘殺構陷不可勝計數使家人僞爲詔下諸方鹽場勒鹽四百餘萬入私第弗予直詐取交阯使珍奇奪吏民田宅籍故吳王晉王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優童呼萬歲器物僭乘輿腐良家子數百人充左右詔選妃嬪令暫出待年綱私納其尤者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端午帝射柳綱屬其黨鎭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以覘衆意瑛如其言無敢糾者綱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乙巳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綱於市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列罪狀頒示天下瑛及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並以黨誅譴有差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禮臣請上表賀不許　丁亥作北京西宮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戊申發北京冬十月丁丑次鳳陽祀皇陵癸未至自北京謁孝陵　十一月壬寅設文武羣臣集議營建北京議曰北京陛下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會也比年巡幸萬國來同民物阜成嘉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重於勞民延緩至今惟宗社大計宜申獨斷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營建之辰天實啟之乞早敕所司興工以成國家悠

久之業從之　丙午召張輔還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　漢王高煦私選各衛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禽治之高煦怒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微聞其狀以問蹇義義不對又問楊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爲言漢王事者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居數日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切責之褫冠服囚繫西華門內將廢爲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戊申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諸人　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於保安州賜復三年　西洋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十二月丁卯辭還復命鄭和偕往賜其君長

谷王橞居國橫甚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虞廷綱數諫誣廷綱誹謗磔殺之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造戰艦弓弩器械大創佛寺度僧千人爲呪詛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僞引讖書云我高皇帝十八子與讖合護衛都督僉事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其狀帝不信興過南京復啟皇太子且曰乞他日無連坐橞謀於元夕獻燈選壯士教之音樂同入禁中伺隙爲變又致書蜀王椿爲隱語欲結蜀爲援椿復書切責不聽會椿子崇寧王悅熥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將爲中大義事發有日矣椿聞之上變告帝報曰王此舉周公安王室之心也又歎曰朕待橞厚張興常爲朕言不忍信今果然

立命中官持敕諭櫄歸悅㷀於蜀且召入朝櫄至帝示以椿奏
伏地請死諸大臣廷劾櫄請致之法帝曰櫄朕弟且令諸兄弟
議

明紀卷第九終

明紀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曾孫知府銜[illegible]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子陳瑄督漕運木赴北京　周王橚楚王楨蜀王椿等各上議言櫄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不道誅無赦帝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櫄二月癸亥廢櫄及二子皆爲庶人官屬多誅死尹昌隆亦以櫄嘗奏爲長史坐以同謀置極刑夷其族惟張輿以先發不坐帝又疑長沙有通謀者夏原吉以百口保之得寢　丁卯李彬爲征夷將軍鎭交阯　壬申陳珪董建北京鑄繕工印給之並設官屬兼掌行在後府柳升王通爲珪副河南布政使周文襃王文振參議陳

祚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　丁亥交阯始貢士至京師　三月丙申雜犯死罪以下囚輸作北京贖罪　丙午漢王高煦徙封樂安州趣卽日行高煦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以書戒不悛　壬子帝北巡發京師皇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臣命右贊善梁潛與楊士奇同輔太子　夏四月丁巳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諭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蘊悉具於是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具文也於是古註疏遂廢不用矣　己巳次邾城申禁軍士毋踐民田稼有傷者除今年租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　癸未西宮成　五月丙戌至北京　交阯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

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卽並起爲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强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戶陳忷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已律等一時並反李彬至破陸那禽貞遣朱廣等討順州及北晝諸寨六月丁酉斬核而反者猶不止　己亥中官張謙使西洋還敗倭寇於金鄉衞俘數十人至京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　秋八月甲午甌寧人進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餌之毁其方書　九月丁卯曲阜孔子廟成帝親製文勒石　西洋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帥其家屬頭目凡三百

四十餘人浮海來朝居二十七日辭歸巴都葛叭哈剌次德州卒於館遣官營葬謚曰恭定留妻子傔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遣使封其長子都馬含爲蘇祿國東王　冬十月李彬敗交阯賊楊進江斬之　十一月癸酉趙羾爲兵部尚書巡視塞北屯戍軍民利弊　工部侍郎藺芳卒芳嘗爲吉安知府吉水民詣闕言縣有銀礦遣官覆視芳爲白其誣得寢自奉約布衣蔬食毋甚賢芳所治事必告毋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惟謹由是爲良吏　初陳季擴金吾將軍黎利歸正用爲淸化府俄樂縣巡檢鬱鬱不得志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爲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李彬遣朱廣討之生禽晏等利遁去　甲戌倭陷松門衞按察司僉事石魯坐誅　徐亨及都督夏貴備開平　二月辛丑交阯四忙縣賊車三殺知縣歐陽智以叛李彬遣將擊走之　三月都督僉事劉鑑備邊大同　姚廣孝入覲北京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帝臨視者再問所欲言對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惠帝主錄僧帝入南京有言惠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胡濙等物色惠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以廣孝言卽命出之廣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以僧禮葬房山縣東北追贈榮國公謚恭靖官其養子繼尙寶少卿廣孝晩著道餘錄頗毁先儒識者鄙焉　禮部侍郎兼太僕寺卿郭敦給事中陶衎巡撫順天　馬哈木子脫懽襲封順寧王瓦

剌復奉貢　四月復代王桂護衞及官屬　日本國王遣使隨呂淵等來貢　夏五月庚戌重脩太祖實錄成起元至正辛卯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爲書二百五十七卷　丁巳胡廣卒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嘗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姦黨株及支親爲民厲耳帝頗納其言及卒贈禮部尙書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始　楊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己巳敕責陝西諸司比聞所屬歲屢不登致民流莩有司坐視不恤又不以聞其咎安在其速發倉儲振之　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官黃儼等黨趙王高

燧陰謀奪嫡讒構百端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太子令謫交
阯立功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讒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
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梁潛及司諫周冕逮至行
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由潛榮等
不敢言遂坐潛冕以輔導太子有闕下獄或毀冕放恣遂併潛
誅之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時宮僚多得罪贊善徐善述
亦坐累死少詹事鄒濟積憂得疾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攝卽
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墜蓬蒿也帝使禮部侍郎胡濙至南
京廉察太子事濙密疏誠敬孝謹七事以聞帝意乃釋　初太
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幷通賄之人
罪之徙其家於邊旣而日久法弛冬十二月戊子諭法司曰朕
屢敕中外官潔己愛民而不肯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夫良
農必去稂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必論如法　辛丑王通馳
傳振陝西饑
十七年春二月乙酉徐亨備與和開平大同　胡濙復出巡江
浙湖湘諸府　三月蹇義以父喪歸詔起復之　黎利出據可
藍柵行劫夏五月丙午李彬遣方政師祐等襲破之獲其將阮
箇立等利走老撾師還復出爲寇都指揮黃誠擊走之以暑雨
旋師　六月壬午免順天府去年水災田租　倭數寇海上北
抵遼東南訖福建瀕海郡邑多被害劉江度形勢請於金州衞
金線島西北望海堝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戊子瞭者言東
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堝上倭三十餘舟至泊馬雄島登

岸來攻江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卻賊入
伏中礮舉伏起自辰至酉大破賊賊走櫻桃園空堡中江開西
壁縱之走復分兩路夾擊盡殲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禽八百
五十七人自是倭大創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患　秋七月庚
申鄭和還　時交阯反者四起南靈州千戶陳順慶乂安衞百
戶陳直誠皆乘機作亂其他范軟起俄樂武貢黃汝典起偈江
儂文歷起邱溫陳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吳巨來起善誓鄭
公証起同利陶強起善才丁宗老起大灣皆自署官爵殺將吏
焚廬舍有楊恭阮多者皆自稱王署其黨韋五譚興邦阮嘉爲
太師平章與羣寇相倚李彬分遣方政討鄭公証丁宗老朱廣
討譚興邦等都指揮徐謙討范軟指揮陳原瑰討陳直誠都指
揮王忠討楊恭皆捷八月乂安土知府潘僚爲馬騏所虐遂反
僚季祐子也土官指揮路文律千戶陳苔等從之塗山寺僧范
玉反東潮州自言天降印劍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與范善吳
中黎行陶承等爲亂勢尤劇彬自將擊僚敗之追至玉麻州禽
其酋進焚賊柵僚竄老撾又敗玉江中玉脫走追獲之而鄭公
証之黨黎姪復起都指揮陳忠等累敗之於小黃江彬自將追
捕至鎭蠻盡縛其衆　九月壬子召劉江至京封爲廣寧伯江
初冒父名至是始更名榮尋遣還鎭　丙辰慶雲見呂震請表
賀不許震爲人佞諛傾險累受面斥終不能改初帝巡北京命
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者章奏悉貯南京六
科同鑾通奏帝報可及帝再北巡震再請如前制是年帝在北

京偶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奏章當達行
在豈禮部別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達行在三問
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給事中李能衆知能冤畏震莫敢言
者　召朱禮還以老疾免朝參有奏事令侍郎代　冬十二月
庚辰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
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意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
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　乙未工部侍郎劉仲廉覈實交
阯戶口田賦察軍民利病　黎利數出沒聚衆磊江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揮孫霖徐源擊敗之利復遁
去　閏月丙子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庚辰擢人材
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使參政參議　蒲臺縣民林三妻

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翦紙作人馬相
戰鬬徒衆數千據益都卸石柵寨指揮高鳳敗沒勢遂熾其黨
董彥昇賓鴻等攻下莒即墨圍安邱二月己酉柳升及都指揮
劉忠將京軍往剿圍賽兒寨賽兒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
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遏此昏遁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卽
往據汲道三月辛巳賽兒夜劫官軍軍亂忠力戰中流矢死賽
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
賊攻安邱益急知縣張㻞丞馬攜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
賊復合莒卽墨衆萬餘人併力以攻聲言屠城都指揮僉事衞
青以備倭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甲申抵城下再戰大敗
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

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
己捽之出是日鼇山衞指揮王眞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
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戊子山東布政使
儲埏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坐縱盜誅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升逗
留且媢功戊戌徵下獄已而釋之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眞都指
揮同知㻞攜左右參議刑部郞中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時索賽
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力
爲矜宥夏原吉亦請原脅從者二千餘人人情遂安　交阯賊
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往助李彬又降敕責彬曰叛
寇潘僚黎利車三儂文歷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
安宜廣爲方略速奏蕩平彬皇恐督諸將追勦師祐追僚於老

撾僚以老撾兵迎戰破之農巴林悉降其衆智賢之子也　夏
四月廣寧伯劉榮卒榮爲將常爲軍鋒所向無堅陳馭士卒有
紀律恩信嚴明諸款塞者撫卹備至既卒人咸思之贈侯諡忠
武五月壬午朱榮鎭遼東　黎利之反也右參政侯保以黃江
要害築城守之賊至力拒數月庚寅出戰不勝死左參政馮貴
禦賊於瑰縣亦死貴善撫流亡有士兵二千人驍果善戰數擊
賊有功馬騏盡奪之故及　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
亥徐亨備開平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古麻剌朗國王幹
剌義亦奔敦帥妻子陪臣來朝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
年正月朔日宜御新殿九月己巳遣夏原吉齎敕召皇太子尋
又敕皇太孫從行期十二月至北京　丁亥詔自明年改京師

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各曹其在南京者
別鑄加南京二字　冬十月庚申李彬遣方政敗黎利於老撾
十一月戊辰以遷都詔天下　青萊二府大饑皇太子過鄒
縣命亟發官粟以振　十二月甲寅以定都北京並追論出塞
功封郭義爲安陽侯薛祿陽武侯金玉會安伯薛斌永順伯
己未皇太子及皇太孫至北京　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規制
悉如南京而壯麗過之又建皇太孫宮於皇城東南十王邸於
東安門外及是竝成　夏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宜撫流亡
蠲逋負以寬民力　是年始設東廠於東安門北令中官嬖暱
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自是中官之勢日重　襄
城伯李隆雄偉有將略數從北征出奇料敵帝器之既遷都以

南京根本重地命隆留守隆濬之子也
十九年春甲子朔帝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皇太子詣天地
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奉安太社太稷神
主沐晟奉安山川諸神主帝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甲戌大祀
天地於南郊戊寅大赦天下　魏國公徐欽來朝遽辭歸帝怒
壬辰奪爵爲民　癸巳鄭和復使西洋　幹剌義亦奔敦辭還
至福建卒謚曰康靖葬以王禮命其子剌苾嗣爲古麻剌朗國
王　二月辛丑都督僉事胡原帥師巡海備倭廣東　夏四月
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楊榮麾衞士出圖籍舁東華門外
帝褱之詔羣臣直陳闕失榮與金幼孜陳便宜十事皆報可夏
原吉復申前請乙巳詔罷不便於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

前逋賦免去年被災田糧己酉萬壽節以三殿災止賀癸丑蹇
義及禮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觀王彰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
安撫軍民義應天諸府觀陝西純四川彰河南終明世大臣得
撫鄉土者彰與蹇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彰
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
多所全活義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
之事竣竝還朝　翰林院侍講兼左中允鄒緝上疏曰陛下肇
建北京焦勞坐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
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
作猶且徵求無藝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
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

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
之用其後既遣官釆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估計多
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
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
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
莫知所適遷徙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
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
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
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
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謁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
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

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閭遊往來此皆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眞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番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眞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尙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贓吏蠹政者覈罪黜之所以保安宗社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侍讀李時勉條上時務十五事中

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抵之地已復取視卒多施行時言者多斥時政且爭言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帝於是發怒殺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多詈言者夏原吉獨奏曰言官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猶以言者爲誹謗下詔嚴禁之五月乙丑出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徐瑢並爲交阯知州忠政平通清化維桓南清暹驩州時勉尋亦得罪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免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

庚寅李彬以餽運不繼請令官軍與土軍參錯屯田並酌屯守征行多寡之數以聞從之　秋七月己巳帝將北征敕朱榮領前鋒柳升領中軍陳懋領御前精騎薛斌及恭順伯吳克忠領馬隊鄭亨薛祿領左右哨張輔王通領左右掖克忠本名答蘭允誠之子也　初阿魯台困於瓦剌窮蹙而南思假息塞外帝納而封之母妻皆爲王太夫人王夫人數年生衆畜牧日以蕃盛遂拘留朝使部落亦時來窺塞貢使至邀要劫行旅帝諭使戒戢之由是驕蹇不至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交阯賊悉破滅惟黎利深匿不能得李彬言利竄老撾老撾請官軍毋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測帝疑老撾匿賊令彬送其使臣至京詰問老撾乃逐利　冬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楊寶御史戴誠等覈天下庫藏逓年出納之數　帝將大舉征

沙漠命夏原吉呂震方賓吳中等議軍饟皆言宜且休兵養民
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
對曰比年師出無功兵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
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
出理開平糧儲而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丙子召原吉及中並
繫內官監以大理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賓方提調靈濟
宮中使進香至語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賓聞其死
益大怒戮其屍并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以震兼領
戶兵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殺爾十人
皆死　辛巳下李時勉於獄　甲申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
南畿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王彰及刑部侍郎張

明紀卷十　十二

本分督有司造車挽運期明年二月至宣府　給事中戴綸編
脩林長懋並侍皇太孫講讀帝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
時出騎射綸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遊畋時
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
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　瓦剌賢義王
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來朝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詔羣臣脩省　壬申
豐城侯李彬卒於交阯贈茂國公諡剛毅陳智代彬領交阯事
黎利爲老撾所逐歸瑰縣官軍進擊其頭目范仰等帥男婦千
六百人降利亦願以所部來歸智因而撫之　有告周王橚反
者察之有驗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詞橚頓首謝死罪帝憐之

不復問橚歸國獻還三護衛　乙巳張信及署兵部尚書李慶
分督北征軍饟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
　戶部奏直隸開州諸處民饑帝歎曰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
達於朝又必待命下始振之餓死者已不逮矣三月丙寅詔自
今遇災先振後聞　乙亥阿魯台大入興和所都指揮王喚戰
死丁丑帝決策親征皇太子監國戊寅發京師辛巳次雞鳴山
阿魯台遁帝進次鵰鶚堡令朱榮以五千騎覘敵所向徙興和
所於宣府衛城　夏四月乙卯次靈州大閱五月乙丑獵於偏
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閱乙酉次開平六月壬辰
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陳以進癸巳諜報阿魯台兵攻萬全諸將
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大軍搗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耳

明紀卷十　十三

敢攻城哉甲午次陽和谷寇攻萬全者果遁去　南北畿山東
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阿魯台聞大軍至懼其母妻皆詈之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爲逆於是盡棄其輜重馬畜於闊灤海
側與其孥直北走大軍次玉泉沙朱榮帥銳士三百人人三馬
齎二十日糧深入阿魯台已遁秋七月己未發兵焚其輜重收
其牛羊馬駝而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
翼也當移師翦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過李陵城聞城中
有石碑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帝曰碑有韃靼名異日且啟
爭端命侍讀王英往擊碎之沉諸河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
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耶庚午遇兀
良哈衆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

辛未狗河西捕斬甚衆陳懋別將五千騎循河東北捕餘寇殲
之山澤中甲戌兀良哈餘黨詣軍門降　是月皇太子免南北
直隸山東河南郡縣水災糧芻共六十一萬有奇　工部尚書
宋禮卒禮性剛馭下嚴急事易集然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
餘財　八月戊戌諸將分道者俱獻捷辛丑以班師詔天下鄭
亨將輜重先行陳懋伏隘以待敵來躡伏起亨合兵縱擊敵死
過半壬寅鄭亨薛祿守開平　鄭和還　九月壬戌帝至京師
　癸亥以輔導有闕下楊士奇錦衣衛獄旬日釋之　帝之未
還也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鶴呂震壻也太子以震故宥之
帝聞之怒以蹇義不匡正丙寅與震並下錦衣衛獄　辛未論
從征功封左都督朱榮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安順伯勞將士

分四等賜宴楊榮金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貴斌之弟也　冬
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
十二月辛卯朱榮鎭遼東　閏月戊寅夜乾淸宮災　帝復下
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楊榮榮曰陛
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卯陳智追黎利於車來縣敗之利復遁竄
　二月己巳都指揮使鹿榮討柳州叛蠻平之　釋蹇義於獄
令復任未幾呂震亦釋復任　三月庚子御史王愈及刑部錦
衣衛官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帝命法司執愈等償死
即日皆棄市　夏五月癸未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去年
水災田租　帝不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結欽天監官王射成

及黃儼等謀進毒於帝使內侍楊慶養子造僞詔俟晏駕詔從
中下廢太子立趙王高燧有高正者與其謀謀定密告其甥總
旗王瑜瑜大驚曰奈何爲此族滅計垂涕諫正正不聽懼謀泄
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得所爲僞詔帝
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力爲之解曰此下
人所爲高燧必不與知已丑誅賢等升瑜遼海衛千戶賢善之
子也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邊將言阿魯台將入
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復出當先駐塞下待之戊戌柳升遂安伯
陳瑛領中軍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薛祿譚忠領右哨張輔
安平伯李安領左掖王通徐亨領右掖陳懋領前鋒庚子復親
征阿魯台陳瑛志之孫孟瑛善之子李安遠之子也　釋李時

勉於獄以楊榮薦復其官　辛丑皇太子監國　壬寅發京師
戊申次宣府敕居庸關守將止諸司進奉帝在軍軍務悉委楊
榮晝夜見無時稱楊學士不名也　八月己酉大閱庚申塞黑
峪長安嶺諸邊險要　胡濙自湖湘還馳謁帝帝已就寢聞濙
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帝疑惠
帝蹈海數使鄭和等如西洋至是疑盡釋　先是以頻歲北征
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瓷器市之失剌思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即
遣使貢馬帝喜厚賜之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　丁丑皇太子
免兩京山東郡縣水災田租　九月戊子次西陽河癸巳聞阿
魯台爲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不進　晉王濟熿既立益
橫暴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熺父子蔬

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爲所害莫敢言旣恭王宮中老嫗
走訴帝乃卽獄中召左徵問之盡得濟熿構濟熺狀立命徵馳
召濟熺父子濟熺幽空室已十年或傳徵死已八及至一府大
驚徵入空室釋濟熺父子相抱持大慟濟熺父子詣行在所帝
見濟熺病憫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予以恭王故連
伯灘田　冬十月甲寅次上莊堡陳懋至宿嵬山不見敵韃靼
王子也先土干素桀黠爲阿魯台所忌帥妻子部屬來降時六
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恥無功見其來歸大喜賜姓名金忠封
爲忠勇王命坐列侯下輟御前珍羞賜之庚午班師忠騎從數
問寇中事眷寵日隆十一月甲寅至京師　是年錫蘭山王來
朝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爲前鋒自効帝曰姑待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諸將請從忠言敕
邊將整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
寧鞏昌各衞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癸巳鄭和復使西洋
　三月戊寅大閱諭諸將親征成國公朱勇代李安領左掖金
忠偕陳懋領前鋒夏四月戊申皇太子監國己酉發京師庚午
次隰寧諜報阿魯台走答蘭納木兒河遂趨進師是時帝凡五
出塞矣士卒飢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帝以問羣臣莫敢對
惟金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五月己卯次開平帝謂楊榮及幼
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
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帝然
之卽命草詔暴阿魯台罪惡而宥其所部來降者止勿殺使使

招諭之乙酉以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命瘞之道旁親製文祭之
丁酉宴羣臣於應昌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所
以戒後嗣雖在軍旅何敢忘已亥次威遠州復宴羣臣自製詞
五章命中官歌之　皇太子令免廣平順德揚州及湖廣河南
郡縣水災田租　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奏至帝以示楊榮榮曰
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
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　六月庚申前鋒至答蘭納木兒河不
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癸
亥陳懋等引兵抵白邙山以糧盡還帝問羣臣當復進否咸唯
唯惟楊榮金幼孜從容言宜班師許之甲子班師命鄭亨等以
步卒西會於開平　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勒石於

淸水源之崖戊子遣呂震以旋師諭太子詔告天下己丑次蒼
崖戍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庚寅至榆木川大漸遺詔傳
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辛卯崩年六十五太監馬雲
等莫知所措密與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軍在外秘不發
喪鎔錫爲椑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益嚴軍令
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太子榮幼孜曰誰敢爾先帝在
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雲等皆曰然乃具大行崩月
日及遺命傳位意爲啓壬辰榮偕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
壬寅次武平鎭鄭亨步軍來會八月甲辰榮等至京師太子以
下皆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卽日遣皇太孫瞻基迎喪於
開平召陳懋薛祿帥精騎三千馳歸衞京師命榮與蹇義楊士

奇議諸所宜行者丁未太子走夏原吉等繫所呼原吉哭而告
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諸人俱出獄原吉與議喪禮復
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采
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己酉大軍次鵰鶚谷太孫至軍中始發
喪太子令文武官衰服軍民素服赴居庸關外哭迎太子及趙
王高燧等衰服哭迎於郊壬子迎入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
納梓宮遣中官奉遺衣冠作書賜漢王高煦　丁巳太子卽位
大赦　戊午復夏原吉吳中官以鄒師顏爲禮部侍郎原吉在
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
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驛歸葬有司辦葬事
已未鄭亨鎭大同孟瑛鎭交阯李隆鎭山海朱榮鎭遼東　復

設三公三孤官以張輔兼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張信少師
進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兼大學士如故楊士奇爲
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俱掌內制楊溥爲翰林學士　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
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
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
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　辛酉鎭遠侯顧興祖充總兵官討
廣西叛蠻興祖成之孫也　甲子汰冗官　乙丑漢王高煦赴
京　戊辰官吏謫隸軍籍者放還鄉　已巳詔文臣年七十致
仕　黎利雖求撫而止俄樂不出造兵器不已陳智請進兵討
之奏至會帝以踐阼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撫利利寇茶籠州方

政及指揮同知伍雲討利於茶籠九月癸酉戰敗績雲陷陳力
戰死　丙子召黃福還陳洽代掌布政按察二司仍參軍務福
在交阯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　庚辰河
溢開封免稅糧王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撫䘏之　壬午敕自今
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產地計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　呂
震以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卽吉楊士奇不可震勃然變色詆
其異己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絰視朝廷臣惟士
奇及張輔服如帝羣臣皆已從吉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
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又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
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乙酉詔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
王居京師他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念焉戶部其益諸王祿米差

次之初漢王高煦子瞻圻怨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成祖斥之
曰爾父子何忍也成祖崩瞻圻在京師覘朝廷事馳報一晝夜
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潛伺幸有變帝顧高煦益厚賜賚萬計
命歸藩封其長子爲世子餘皆郡王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
中朝事帝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稚子不
足誅遣守鳳陽皇陵　丙戌以風憲官備外任命給事中蕭奇
等三十五人爲州縣官　黎利未叛時與鎭守中官山壽善至
是壽還朝力言利與己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曰此賊狡詐
若爲所紿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壽叩頭以死自矢保利必來
帝頷之遣壽齎敕授利清化知府慰喻甚至丁亥利寇清化指
揮同知陳忠戰死　戊子始設南京守備以李隆爲之　乙未

散畿內民所養官馬於諸衛所　戊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謬諭以協心贊務凡有闕失當言者
用印密封以聞　陳瑄上疏言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
守備二曰推舉宜覈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
曰天下歲運糧饟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遼往
復踰年上逋公租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
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有司
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凍餒請革罷四曰教職多非其
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五
曰軍伍竄亡乞覈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亡者追捕戶絕者驗
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銳士屯守兼務

七曰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卽修船勤苦終年該衛所又於其
隙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絕疏上帝降敕奬諭令所司速行
冬十月壬寅罷市民間金銀革兩京戶部行用庫庫太祖時置
以收易昏爛之鈔者　癸卯詔天下都司衛所修治城池　乙
巳復魏國公徐欽爵　戊申通政使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
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
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
今奏至卽以聞　己酉册妃張氏爲皇后　壬子立子瞻基爲
皇太子封瞻埈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
瞻塏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　乙卯詔在京七品在外五品
以上及知縣官於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才能

出衆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帝謂金
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
善也因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
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
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爲酷吏而不媿自今審重囚卿三人
必往同讞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丁巳三法司會大學士府部
通政六科於承天門錄四著爲令　增京官及軍士月廩　時
大理寺卿虞謙少卿呂升丞仰瞻寺正嚴本皆平恕法司及四
方所上獄皆再四參復謙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斷獄
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
無故縱之文卽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槩入重比艮鄉民失馬疑

其隣訴於丞隣拷死丞坐決罰不如法徒而告者坐絞本曰丞
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
乎莒縣有千戶故勘民至死蘇州衛卒誣鄰舟解四人爲盜皆
駮正之或言謙言事不密帝怒降少卿楊士奇白其罔得復秩
丁卯擢監生徐永潛等二十人爲給事中　十一月壬申朔
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
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　封張昶
爲彭城伯皇后兄也　癸酉詔有司條政令之不便民者以聞
凡被災不卽請振者罪之　阿魯台來貢馬詔納之自是歲修
職貢如永樂時　甲戌詔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賴文武
賢臣共圖康濟嗣位初首詔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民困

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卿等無慮後譴相與王誠必有嘉謨嘉猷輔朕不逮　乙亥遣使敕諭兀良哈令改過自新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旣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始調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大寧中都淮陽諸衞官軍詣京師操練大寧七萬七百餘遞殺共十六萬人春秋番上爲永制　丙子遣御史巡察邊衞　癸未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之意民不聊生今分行考察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　丙戌賜夏原吉緇繖紆繆銀章　己丑禮部奏冬至節請受賀不許　庚寅敕諸

將嚴邊備　辛卯詔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旣失其時遂無其效其令天下衞所凡屯田軍士不許擅役違者治之　追論孟賢謀立趙王事奪保定侯孟瑛爵毁其券謫雲南擢王瑜錦衣衞指揮同知　壬辰都督方政同陳智鎭交阯　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謂金幼孜楊榮楊士奇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尙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前代人主或自尊大惡聞直言素所親信亦畏威緘默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杜口以至於敗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孜等頓首謝　帝嘗諭楊士奇曰頃羣臣頗懷忠愛朕有過方自悔而進言者已至良慨朕心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

是欲罪之楊士奇曰陛下卽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衞綰不亦可乎帝卽罷勿治　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悉放還　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癸丑免被災稅糧　庚申葬文皇帝於長陵廟曰太宗嘉靖中改曰成祖　丙寅顧興祖破平樂潯州蠻　己巳封都督同知梁銘爲保定伯追論北平守城功也　初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使絡繹道途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縻費上下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卹也及是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至京賞賚優厚番人[illegible]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

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硇砂梧桐鹼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卽議行自是朝廷不復遣使諸番貢使亦漸稀矣　加楊榮工部尙書　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楊士奇黃淮上疏諫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

明紀卷第十終

明紀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仰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仁宗紀起洪熙元年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越日帝召楊士奇謂曰呂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矣　乙亥詔曰朕祇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之難夙夜惓惓嗣位初蠲逋負赦有罪停罷不急之務選任賢良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尙脩舉職業共圖維新之治　己卯享太廟　建宏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直閣中命楊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脩省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及成祖配　戊子進恭順伯吳克忠爲侯封李賢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賢初名丑驢元工部尙書來歸授燕府紀善侍帝最恭謹以舊恩封克忠管者以戚里恩封　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賜鈔有差著爲令　己亥廣西布政使周幹廣東按察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還代以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卹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旣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故有是命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不懌呂震吳中及侍郎吳廷用等劾謙誣罔劉觀令十四道御史合糾謙帝將罪謙楊士奇爲解乃止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復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朕過令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兵部尙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仍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眞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　加黃淮戶部尙書金幼孜禮部尙書楊士奇兵部尙書時閣職漸崇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爲尊　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雲南曰征南大同征西前湖廣平蠻兩廣征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鎭朔甘肅平羌寧夏征西交阯征夷副延綏鎭西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鎭恣睢專軍務費瓛在甘肅亦爲所制帝聞賜璽書責瓛曰爾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瓛得書陳謝　戊申祭社稷　鄭和還命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有守備太監自和始　丙辰耕耤田　丙寅成祖神主祔太廟　是月南京地凡十有六震　初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兎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出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三月壬申拜文華殿大學

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　帝以言事者益少丁丑召楊士奇曰朕怒弋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自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曰朕自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間者大理少卿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無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皆直言之勿以爲諱謙朝參如故　戊子隆平饑戶部請以官麥貸之帝曰

卽振之何貸爲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甚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人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非謀反毋連坐親屬古之盛世採聽民言用資戒警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司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庚寅薛祿巡開平大同邊　山壽至交阯黎利得赦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辛卯李安爲參將與陳智同鎭交阯智素無將略憚賊且與方政迕遂頓兵不進賊益無所忌再圍茶籠州又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悉力拒守　先是胡濙陳十

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納之　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將還都南京故也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創痍尙未復民尙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上五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　加封張玉河間王王眞寧國公與朱能姚廣孝並侑享成祖廟廷帝謂張輔有兄弟可加恩乎輔頓首言輗軏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郞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衣衞指揮同知世襲　是月南京地屢震　夏四月壬寅帝聞

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卽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院　壬子皇太子謁孝陵居守南京李慶及左諭德周述等從慶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　戊午帝如天壽山謁長陵己未還宮　賜蹇義印曰忠貞楊士奇曰貞一璽書諭之曰曩朕監國卿日侍左右徇國忘身二十餘年夷險一節茲製印賜卿藏之於家俾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也義視夏原吉尤厚重然過於周愼士奇嘗於帝前詰義曰何

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
榮無他即左右有譏榮者願陛下愼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
振河南及大名饑　南京地屢震　五月李時勉上疏言事帝
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侍講羅汝
敬亦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並改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
三上己卯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
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庚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
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謂夏原吉曰
李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原吉慰解之是夕帝崩於欽安殿年
四十八皇后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監國　皇太子方謁孝陵
海壽至即日就道時中外疑懼黃淮憂危歐血南京亦頗傳凶

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衞或從閒
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遂由驛道馳還六月辛
丑至良鄉宮中始發喪百官素服迎太子於盧溝橋宣遺詔哭
盡哀太子素服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被髮
入居喪次　庚戌太子即位　辛亥諭邊將嚴守備　甲寅趣
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　秋七月戊辰朔禮臣請帝服
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帝曰朕心何能
忍雖加一日愈於己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令百日後再
議　乙亥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　辛卯顧興祖
討大藤峽蠻平之　壬辰錄宿衞東宮舊勞封左都督吳成爲
淸平伯　乙未諭法司愼刑獄　閏月戊申薛貴吳成及都督

馬英都指揮梁成帥師巡邊　宏文閣罷乙丑楊溥入直文淵
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　都督僉事巫凱鎭遼東　京師大
雨壞正陽齊化順成等門城垣　禮臣復請御奉天門帝命俟
山陵事畢　帝下詔求言湖廣參政黃澤上疏言正心卹民敬
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
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
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
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於
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疏遠勿使用事漢唐
已事彰彰可鑒帝嘉之而不能用　興州左屯衞軍范濟詣闕
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

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
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
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
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
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
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
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
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
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
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寗乃
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

田脩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句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逼脅里甲恣為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

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句取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處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餽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人才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講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

貢於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既以饋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脩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朵兒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禽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畧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為快毋以犁庭掃穴為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創痍之苦

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眾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為州以州為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倅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偽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濟元進士洪武中嘗官廣信知府坐累謫戍時年八十餘奏上帝欲用之已震言其老乃以為儒學訓導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帝

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因語羣臣曰皇祖嘗諭皇考謂叔有異志宜備之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之蹤凡有求請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初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殺掠所齎金幣仁宗璽書諭赤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賊主名而敕李英與土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詗知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曲先指揮散卽思實殺使者遂帥兵西入賊驚走追擊踰崑崙山深入數百里至雅令闊八月戊辰與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雜畜十四萬曲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

壬申詔內外羣臣舉廉潔公正堪牧民者　周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惡而岳福不任職帝召福還癸未擢胡槩大

理卿與葉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為不法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槩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衛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槩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擅罪槩　周幹又言蘇常嘉湖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　九月壬寅葬昭皇帝於獻陵廟曰仁宗初詔營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蹇義夏原吉皆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為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遠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為制　權謹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左參議致仕　蹇義等請仁宗祔廟後仍素服御西角門視事至孟冬歲暮行時饗禮鳴鐘鼓黃袍御奉天門視朝禫祭然後釋素服從之　定鄉會試取士額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江西各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陝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有

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以為常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　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　蠻寇覃公旺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十一月戊戌顧興祖督兵分道攻之斬公旺并其黨千五十餘人捷至帝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數豈無脅從非辜者以後宜開示恩信撫慰而降之如賈琮成交州可也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

治要至遠缺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弊既多端僥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眞才之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典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往來道路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敕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內外風憲官採訪廉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等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又言汰冗員任風憲二事　薛祿召還陳邊備五事辛酉復遣巡邊　十二月甲申顧興祖討平宜山蠻　茶籠被圍七月陳智等坐視不救巡按御史飛章以聞帝馳敕責陳智等曰茶籠守彭被困孤城矢死無二若等不援將何以逃責急發兵解圍無干國憲敕未至而城陷琴彭死之詔贈彭左布政使官其一子彭交阯人也涖官有善政陳洽上疏曰黎利雖乞降內懷攜貳既陷茶籠復結玉

麻土官老撾酋長與之同惡始言俟秋涼赴官今秋已過復言與參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籠州而遣逆黨潘僚路文律等往嘉興廣威諸州招集徒衆勢日滋蔓乞命總兵者速行勦滅奏至帝復降敕切責智等期來春平賊　初長清知縣薛愼以親喪去官比服闋長清民相帥詣京師乞愼再任蹇義以聞且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卽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雖屢易何害竟易之未幾博野知縣陳哲秦安知縣暢宣碭山知縣劉伯吉曹縣知縣范希正皆以部民請還所任

明紀卷第十一終

明紀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廣西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宣宗紀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癸丑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時軍伍不清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擾良民充伍帝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宜令有司審實毋任相混己未遣侍郎黃宗載等十五人分行天下清理軍伍其後定清軍例二十二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著爲令　二月丁丑耕耤田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　巡按山西御史張政言近詔民有棄田逃徙田土逋負稅糧者悉予復業蠲逋而山西民或初逃時未申

戶部負租因不準開豁舊業久廢生計尙無恐又致逃徙帝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逋不除其即下有司蠲免之　陳智累得敕責懼與方政薄可留關敗還三月己亥又敗於茶籠州政勇而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擁兵乂安不救是以屢敗　癸丑行在禮部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帝爲太孫時瑛以給事中與陳山同侍講讀故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戴綸爲兵部侍郎復以諫獵忤旨命參贊交阯軍務林長懋自南京後至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之綸抗辨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

交阯渠魁未平而小寇蠭起美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莊太原黃菴等結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大掠帝敕沐晟勦寧遠賊又發西南諸衞軍萬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撾不得容叛人夏四月乙丑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都督馬瑛爲參將赴交阯討賊陳洽參贊軍務奪陳智方政職充爲事官從立功賊犯清化政不出戰都指揮王演擊敗之　御製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鑑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諭之曰朕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羣臣善惡吉凶之跡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禮部尙書呂震卒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用凡奏事他尙書皆執副本又與侍郎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奏牘繁多皆自占奏不執副本亦不與侍郎參倚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誤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

僧舍大醉歸一夕卒　五月甲午朔錄四　丙申詔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采辦金銀香貨又以交阯右布政使戚遜貪淫黜之命弋謙往代　丙午敕郡縣瘞遺骸　庚申召薛祿還　製金寶賜貴妃孫氏故事皇后金寶金冊妃以下有冊無寶孫氏有盛寵帝請於太后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總旂衞整女刲肝療母病禮部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刲肝豈可爲訓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遂不許　命王彰自艮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　六月行在刑部都察院言南京輕重罪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其囚已經大理寺審允宜令南京法司監候奏請其旂軍以下輕罪

就彼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初太祖制中官不許讀書識字成祖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爲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於是始通文墨掌章奏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乙未免山東夏稅　己亥諭六科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寖盛帝亦寖親幸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時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命黃宗載及侍郎吳廷用采木湖廣壬子以旱災罷其役用巡按御史劉鼎貫言也吳中請罷其半帝命悉罷之　庚申進安順伯薛貴爵爲侯　方政督諸軍進討黎利李安及都指揮于瓚謝鳳薛聚朱廣等先奔俱謫爲事官立功贖罪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利弟善於廣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伉言有伏亮不從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並死亮亦被執都督蔡福守乂安以芻糧將盡退就東關千戶包宣以其眾詣賊降福行至富良江爲賊所蹙與指揮僉事周安等俱陷賊利以昌江爲官軍往來要路悉力攻之都指揮同知李任堅守賊令福招任降任於城上罵福發礮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眾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指揮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具賊又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周安潛與眾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包宣覺之以告利利將殺安安曰吾天朝臣子豈死賊手與指揮陳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遣親信枚青等潛至京師約諸

功臣爲內應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助又散弓刀旂幟於諸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自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宏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陳士啟自青州暮馳至濟南語三司密聞於朝御史李濬以父喪家居高煦招之不從變姓名間道詣京師上變枚青夜至張輔所輔立縶之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南面坐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吾豈能鬱鬱居此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我所欲泰懼唯唯而已比還帝問漢王何言治兵何如泰皆不敢以實對　丙寅有武臣殊死以下罪復其官　丁卯封費瓛爲崇信伯　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以夏原吉爲首帝歎曰漢王果反乃議遣薛祿將兵往討皇太后召楊榮等問計榮首勸帝親征太后帝皆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禮部尚書胡濙亦贊之帝意遂決張輔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禽獻闕下帝曰卿誠足禽賊顧朕初即位小人或懷二心不親行不足安反側己巳詔親征高煦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薛祿吳成將前鋒大賚五軍將士辛未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臣

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衞軍家樂安必內顧不肯徑趨南京高煦外誇詐內實怯臨事狐疑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耳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禽矣有從樂安來歸者厚賞之令還諭其衆仍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始於貫高淮安被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禽或以王爲奇貨縛以來獻悔無及矣高煦初聞祿等將兵擐臂大喜以爲易與及聞親征始懼庚辰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旦出戰帝令大軍蓐食兼行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壁其四門賊乘城守王師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諸將請卽攻城帝不許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繫矢射城中諭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大懼乃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卽出歸罪帝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禽高煦紿斌復入宮遂潛從閒道出見帝羣臣請正典刑不允命御史于謙口數其罪以劾章示之謙正詞崭崭聲色甚厲高煦伏地戰慄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爲書召諸子餘黨悉就禽赦城中罪脅從者不問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祿與尚書張本撫輯其衆乙酉班師庚寅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言曰趙王與高煦共謀逆久矣宜移兵襲彰德執趙

王庶異日不勞聖慮帝以問榮榮力贊之遂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榮先入士奇溥繼入閣者不納山復邀蹇義及原吉共請義原吉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九月丙申至自武定州廢高煦父子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錮之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謀者詞連晉王濟熺趙王高燧詔勿問王斌朱恆等及長史錢巽教授錢常典仗侯海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外爲民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約舉城應者事覺相繼誅凡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帝製征東記以示羣臣　冬十月戊寅或言李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卽斬西市毋入見後使者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値帝遥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時勉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　黎善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濬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爲李安所敗善夜走王通聞之亦分兵三

道出擊馬瑛敗賊清威至石室與通會十一月乙未進師應平之寧橋陳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傷務走還洽躍馬入賊陳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方圍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素無戰功以父眞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氣大沮陰遣人許利爲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利盡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按察使楊時習執不可通不聽賊分兵萬人圍隘留關百戶萬琮奮擊乃退清化知州羅通與指揮打忠乘間破賊殺傷甚衆賊將遁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出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易若盡

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令蔡福說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　王通既與賊和乃遣政平知州何忠副千戶桂勝以奏還土地爲辭陰令請兵至昌江爲賊所拘二人瞋目怒罵不屈並忠子皆被害　劉觀等言高煦同謀者皆已伏法其護衞軍居他州者尚多請罪之帝曰凡先調衞及商販在外者皆不與逆謀其釋之不必窮治　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秋糧　辛未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衞三日內悉上所鞫獄囚罪狀帝親覽決眞犯死罪依律連坐者免死謫戍流徒以下運甎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　帝聞王通敗陳洽死大駭歎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洽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給事中乙酉柳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參將李慶參贊軍務帥師出廣西往討黎利沐晟爲征南將軍帥徐亨譚忠由雲南進兵兩軍共七萬餘人復敕通固守俟升洽之未沒也累奏乞黃福還撫交阯會福奉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領二司事　初高煦言嘗遣人與趙王高燧通謀戶部主事李儀請削其護衞張本亦以爲言帝皆不聽既而言者益衆帝召楊士奇謂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乃遣袁容持羣臣章及高煦獄詞示高燧高燧大懼已而泣曰吾生矣卽上表謝且請還常山中護衞及羣牧所儀衞司官校帝命收其所還護衞而

與之儀衞司言者始息

二年春正月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帝謂百姓輕犯法由於教化未行命申教化　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京戶部尚書師逵卒逵當成祖世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成祖在北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逵而已逵不殖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　二月癸亥行在戶部侍郎陳山爲本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中官侯顯使西番　薛祿巡視畿南諸府城池嚴戒軍士毋擾民違者以軍法論　黎利攻交州城乙丑王通以勁兵五千出不意擣賊營破之斬其司空丁禮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

請乘勝急擊通猶豫三日不出賊知其怯復樹柵掘濠塹四出剽掠夏四月陷昌江諒山時昌江死守九月餘前後三十戰賊聞柳升兵將至益兵來攻庚申城陷李任顧福帥死士三戰三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剄死知府劉子輔指揮劉順中官馮智俱自經城中居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諒山破知府易先亦自縊死賊分兵圍邱溫都指揮孫聚力拒之　高煦之叛嘗王濟熿密遣人相約結帝未之問也已而所遣使懼罪及走京師首實中官劉信等數十人告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煦并發其宮中詛呪事寧化王濟煥馳奏其弒嫡母事帝遣使察之皆實甲子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奸逆狀廢爲庶人幽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　賊圍交州久王通閉城不

敢出賊益易之致書請和通欲許之集衆議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不敢言已已通許利和以其書聞　右都御史王彰卒彰嚴介自持請託皆絕然用法過嚴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與劉觀同官人謂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云　五月癸巳薛祿督饟開平　己亥仁宗神主祔太廟　丙午錄囚　六月戊寅錄囚　交阯賊勢既盛道路梗絕朝廷久不得奏報是月有軍丁李茂先等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戶敕柳升急進援　秋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關進圍邱溫邱溫守將指揮使徐麟千戶蔡容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他將吏多棄城遁帝以顧興祖在南寧隘留被攻擁兵不救逮治之　庚子錄囚

先是發松潘軍援交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詐言番叛帥兵掠麥匝諸族且言大軍將致討番人震恐約熙生番反殺指揮陳傑等陷松潘疊溪圍威茂諸州斷索橋指揮吳玉韓整高隆相繼敗績又掠綿竹諸縣官署民居皆被焚燬鎮撫侯璉死之辛丑命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劉昭趙安蔣貴等往討又命鴻臚丞何敏指揮吳瑋先往招之梟宏於松潘以徇　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薛祿方駐宣府相距三百里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丁未縱輕騎蹂敵營破之大獲人畜師還敵躡其後復奮擊敗之敵遂遠遁　八月甲子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歸父性年九十餘奉養甚歡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被災稅糧　陝西旱戶部尚書郭敦與隆平侯張信整飭庶務當

行者同三司官計議奏行敦請蠲逋賦振貧乏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凡十數事悉從之　九月壬辰錄囚時運諭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帝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　柳升奉命久俟諸軍集始抵隘留關黎利旣與王通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帥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意殊輕賊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蚤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強起告升都事潘禋亦勸升持重嚴偵探引芹站寧橋事爲戒升皆不爲意乙未次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遂壞後隊

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鬬賊驅象大戰陣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崔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一軍盡沒升質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黃福走還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泣下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黃尚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餱糧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　戊申封李英爲會寧伯　王通聞柳升敗益懼更啗黎利和爲利馳上謝罪表十月戊寅大集官吏軍民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遺以錦綺

利亦以重寶爲謝沐晟軍至水尾縣造船將進聞通已議和引還賊乘之大敗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王通遣官偕賊使奉陳暠表亦至略言暠爲先王暊三世嫡孫避禍遠竄潛身老撾二十年今本國人民不忘先王遺澤已訪得之乞還其爵土初帝嗣位與楊士奇楊榮語交阯事卽欲棄之暠表至心知其詐欲藉以爲名遂召羣臣示之諭以罷兵息民意張輔蹇義夏原吉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士奇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榮亦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時帝意已決輔爭之不能得遂命擇使交阯者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十一月乙酉朔命禮部

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盡赦利罪與之更新立暠爲安南國王敕以興滅繼絕之意以思明府之祿州西平州與安南諭通及三司官令盡撤軍民北還　時皇后未有子貴妃孫氏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由是寵眷益重己亥以皇長子生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幷給絹布十五萬匹　王通令山壽與陳智等由水路還欽州自帥步騎由陸路還太平至南寧始以聞交阯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饋饟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與焉通不俟詔命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爲賊所戮者不可勝計　交阯人宣化知府陶季容廣源知州閔顏州判岑斗烈吏

目譚忠謹古雷縣千夫長陳汀及土官阮世寧阮公庭皆不願從黎利自拔來歸帝命加意撫卹資糧器用官給之尋以汀家屬盡陷嘉其義擢爲指揮　顧興祖旣被逮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公侯大臣舉山雲廉勇有智略帝亦自知之

三年春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鎭廣西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巓山峻險挂藤於木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上亟斷藤比明石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鎭要害初廣西鎭帥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卽爲所持雲聞府隸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

盜可污耶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宗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
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盃卻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
服調發無敢後者牢逮事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
白全活甚眾爲士大夫所重竟以隸終　吳璋至松潘賊不順
命璋與龍州知州薛繼賢擊賊復松潘陳懷至仍用璋前鋒屢
敗賊於圪苔壩葉棠關奪永鎭等橋復疊溪蔣貴躡鄉導絕險
而進薄賊巢一日十數戰大敗之撫定祁命等十簇又招降渴
卓等二十餘寨招撫復業者萬二千二百餘戶歸所掠軍民二
千二百餘人事遂定捷聞進懷左都督厚賚金幣留鎭四川而
絀璋功不錄　皇長子生八日羣臣郎上表請立爲太子皇后
亦請早定國本孫貴妃僞辭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

耶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鎭爲皇太子　帝著帝訓二十五篇
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
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䘏刑文治武備馭
夷藩輔以教子孫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致意焉　南京戶
部尚書古朴卒朴在朝三十餘年不通干請與都御史向寶俱
以清介稱寶以致仕歸卒於途　帝令皇后上表辭位三月癸
未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册貴妃爲后諸大臣張輔蹇
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皆不能爭后賢而被廢天下聞而憐
之皇太后常召后居清寧宮內廷朝宴命居孫后上孫后常怏
怏帝後亦悔之自解曰此朕少年事耳　壬辰錄囚　夏四月
癸亥敕凡官民建言章疏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勿諱

閏月壬寅錄囚　免山西旱災稅糧甲寅命有司振䘏　王
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庚戌通及陳智馬瑛
方政弋謙馬騏山壽俱論死下獄籍其家顧興祖幷下獄帝終
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騏恣虐激變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
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帝不
問　五月辛酉錄囚先是金純有疾帝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
參俾護疾視事會暑赦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爲言官所
劾帝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
臣釋之落太子賓客　李琦羅汝敬等還黎利遣使奉表謝恩
詭言陳暠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
命帝心知其詐不欲遽封己已復遣汝敬徐永達諭利及其下

令訪陳氏後幷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交阯死事
諸臣李任都督同知顧福劉順徐麒都指揮同知周安指揮同
知蔡容指揮僉事桂勝正千戶並令子孫承襲劉子輔易先布
政司參政何忠府同知馮智太監並與誥賜劵惟陳麟嘗與朱
廣開門納賊故贈䘏不及　眞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奏自去
年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收壬申命免徵夏稅　周王有燉
博學善書弟有爋自大理歸數訐之又與新安王有熺詐爲祥
符王有爝與趙王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
得書以聞帝逮友訊無迹召有爝至曰必有爋所爲訊之具服
並得有熺掠食生人肝腦諸不法事免有爋有熺爲庶人　黎
利歸蔡福朱廣薛聚千鑌及指揮僉事貴千戶李安於京師誅之

籍其家　六月丙戌免陝西被災夏税　時未有官妓之禁臣寮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劉觀爲都御史私納賄賂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一日朝罷帝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采爲京尹政清獘革帝喜丁未出觀巡視河道秋七月擢佐右都御史賜敕奬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闕舉送吏部補選佐視事卽奏黜嚴皚楊居正等二十八人謫遼東各衛爲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謝選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月而後任之

居正等六人辨愬帝怒幷諸爲吏者悉戍之既而皚自戍所潛還京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皚謀害己詔戮皚於市　戊辰錄囚　吳中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尋釋之　先是行在都御史劾胡槪葉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使御史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槪賜璽書奬勵槪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　初仁宗復設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之多重複稽誤八月辛卯帝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等議皆言既有府部則行府行部宜罷從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純務寬大每戒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　丁未帝自將巡邊命張本顧佐等居守金幼孜等皆從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帝取夏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　九月辛亥次石門驛兀良哈寇會州帝自將輕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往擊之留扈行諸文臣於大營命楊榮從乙卯出喜峰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兀良哈人馬死者過半帝親帥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旂悉下馬羅拜請降遂生得之斬其酋渠金忠與其甥把台請自效帝許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耳朕有天下獨少此二人耶已二人獲數十人馬牛數百來獻帝喜命中官酌以金巵遂賜之戊午饗將

士於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至自喜峰口把台尋賜姓名曰蔣信　冬十月乙酉詔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春秋高尚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在朕左右講論至理共寧邦家動階爵祿並如故義原吉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士奇榮與士奇榮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蹇義既解部務帝欲以侍郎郭璡代璡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言恐璡不足當之宜妙擇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帝乃止　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劉觀並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

杜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踰年謫輻戍邊東
命觀隨往觀竟客死　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十一月癸酉錦
衣指揮鍾法保請采珠東莞帝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下之獄
　忻城獞譚團作亂　十一月庚子山雲討禽之　是年福建妄
男子樓濂詐稱七府小齊王謀不軌事覺械至京誅其黨數百
人故齊王榑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賢爀安置廬州　清河知縣
李信圭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日發民輓
舟丁壯既盡役及老稚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
子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
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防人役沒其
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二月己丑南京進騶虞二禮部請表
賀不許　進清平伯吳成爲侯錄出塞破兀良哈功也　敕左
府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違不問則
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
意昇景之弟也　羅汝敬等還黎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
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帝心知陳氏卽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
利無名三月甲戌復命李琦諭利再訪陳氏後　封后父孫忠
爲會昌伯　夏四月辛巳山雲討平柳潯蠻　寧王權上書論
宗室不應定品級帝怒賜書詰責權謝過乃已時有司多齮齕
諸王以示威重權年已老日與文學士相往還所討纂數十種
託志冲舉自號臞仙　陳瑄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

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戊子命黃福同往
經理大臣督漕運自此始瑄福建議復支運法令江西湖廣浙
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二百
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池和徐民運二百
二十萬石於臨清倉而令軍士接運至北京民大稱便　帝卒
用郭璡爲吏部尚書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璡
由是留意人才　五月壬子錄囚　先是官吏有罪不問重輕
許運甎還職御史王翺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
黷帝從其請未幾有贓吏納米贖罪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
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六月甲午詔文吏犯
贓如律科斷罷贖罪例　己亥敵犯開平鎮撫張信等戰死庚

子薛祿督餽開平　以鈔法不通令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
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及塌房庫房店舍居商
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舟船計所載料多寡路遠
近納鈔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入官仍罪之於是有漷縣濟
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
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惟臨清北新兼稅貨鈔關
之設自此始　陝西按察副使鄺埜在陝久父子輔爲句容教
官思一見謀聘爲鄉試考官子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
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埜嘗寄父褐子輔貽書曰汝掌刑名當洗
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污我封還之埜奉書跪
誦泣受教　秋七月己未幸文淵閣　乙丑封滕定爲奉化伯

金順爲順義伯亦錄出塞功也　八月楊溥以母憂去尋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於獄　南北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
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爲民　北京國子
監助教王仙言學校教養人材固當講習經史至於書數之學
亦當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
不曉乞令兼習從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從之　雒
容蠻出掠山雲遣指揮王綸破之乃上綸功且劾其殺良民罪
帝宥綸而心重雲　冬十月庚辰幸文淵閣　癸未以天氣沍
寒勅南北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因謂夏原吉等曰堯
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
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無愧古人　時科舉日重薦舉日輕有

司雖奉求賢之詔第應故事而已丙戌帝製猗蘭操賜廷臣諭
以薦賢爲國之道　庚寅改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
內使書並輟閣務　甲午閱武於近郊帝怒諸將慢褫其衣夏
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帝曰爲卿釋之
乙未獵於峪口戊戌還宮　十一月癸卯薛祿吳克忠帥師巡
宣府　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　壬辰罷中官松花江造船
顧佐任事歲餘姦吏訴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
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
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
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
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狀付

佐曰汝自治之佐頓首謝出召吏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我當
貸汝帝聞之喜謂佐得大體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
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
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　琉球山南再入貢自後不
復至山南山北並爲中山所併
五年春正月丙朔實錄成賜監修等官金幣鞍馬戊辰戶部尚
書夏原吉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敕戶部復其
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卽采納
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織賜衣曰勿怖污可浣
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
易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靖難時有守城功

爲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
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
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
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
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愼如此　二月壬辰諭侍臣曰今國家
無大營繕而工部采運木植不已豈不妨農事其令已采之木
隨處存貯軍夫悉罷歸農　癸巳須寬卹之令省災傷寬馬政
免逋欠薪芻招流民賜復一年罷采買減官田舊科十之三卹
工匠禁司倉官包納秕法司愼刑獄　乙未帝奉皇太后謁長
陵獻陵親櫜鞬導至河橋下馬扶輦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
山呼拜迎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從臣

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慰勞之他日帝謂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或數不樂然終從卿以不敗事又有三事時悔不從因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三月戊申帝道見耕者下馬問農事取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吾民終歲勤動乎命賜所過農民鈔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生業或獻蔬食酒漿取以賜帝曰此田家味也己酉還宮　辛亥李琦等還黎利復歸詞并具頭目耆老奏請封使臣歸帝復以訪陳氏裔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　丙辰免山西去歲被災田租　薛祿上言永寧衛團山及鵰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使守禦夏四月戊寅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

節制臨行賜詩以山甫南仲爲比祿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因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恩萬一乎　先是開平都指揮唐雲等屢奏寇出沒邊境且言孤城荒遠請添官軍守備事下張輔等議以爲添軍愈難饋給宜如薛祿初議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禦官軍家屬移於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他衞軍分作二班每班一千餘人更代於舊城守禦從之　五月癸卯追奪贓吏誥敕著爲令　丙辰修預備倉出官錢收糴備荒　帝以知府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癸亥以禮部郎中況鍾知蘇州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

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敕乘傳行鍾至蘇州捶殺姦吏舞文者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本深至吉安殺巨猾彭摶等十九人平大盤山大盜曾子良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豫至松江衛軍恣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曰明日來時傳以爲笑然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時諸人俱有治績豫尤以愷悌稱初鍾爲吏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遷錄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

甚恭令二子給侍而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徙開平衛於獨石堡改屬萬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備於舊衞已而哨備之制亦廢遂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帝以踐祚歲久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復遣鄭和王景宏使忽魯謨斯諸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三十餘國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後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焉　陽武侯薛祿有疾召還秋七月卒贈鄞國公諡忠武祿有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戰必勝紀律嚴明秋豪無犯善撫士卒人樂爲用靖難諸功臣

張玉未能及祿三人爲最　癸亥甄別守令　八月己巳朔日食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黃福爲戶部尚書先是福陳足食之要謂永樂間內營建北京外南討交阯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衞輝眞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旣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衞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又言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衞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乃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旣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

本等以聞事竟不行　初周忱由庶吉士歷刑部員外郎浮沈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忱遷越府長史頃之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忱而帝知于謙才可大任丙午增設各部右侍郎巡撫兩京各省總督糧稅擢趙新吏部侍郎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戶部侍郎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本部侍郎撫湖廣謙兵部侍郎撫河南山西刑部員外郎曹宏本部侍郎撫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忱工部侍郎撫南直隸蘇州等府州縣以胡槩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刑部侍郎謙年僅三十三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忱至蘇州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幷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旣畢復齎送部往反滋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卽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塡註剩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

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先是概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概尋復姓熊　乙卯帝巡近郊己未還宮　冬十月乙亥阿魯台犯遼東遼海衞指揮同知皇甫斌禦之至密城東峪自旦及晡矢盡援絕子弼以身衞父與千戶吳貴百戶吳襄毛觀並戰死斌忠勇有智略貴等並驍勇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襃卹　丙子帝巡近郊己卯獵於傘道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壬辰還宮　十一月己未擇廷臣二十五人爲知府奉敕以行河南則御史李驥肇慶則給事中王瑩瓊州則戶部郎中徐鑑汀州則禮部員外郎許敬軒甯波則刑部

主事鄭珞撫州則大理寺正王昇後皆以政績著由是吏治烝烝稱極盛焉

先是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衞都指揮使散即思邀劫使臣梗塞道路帝怒命都督史昭帥參將趙安王彧等討之昭等長驅至曲先散即思先遁十二月癸巳其黨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禽脫脫不花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散即思始懼

閏月己未敕內外諸司久淹獄囚者罪之

是年始命李昶爲戶部尙書專督在京及通州等處倉場糧儲遂爲定制

六年春正月庚辰大雨雷雹

二月丁酉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己亥濬金龍口引河達徐州以便漕從御史白圭請也

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辨不屈亦下獄

趙新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升擢有臨政略無施設者有貪虐爲非者名與實異言與行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賢否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帝是之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爲令

山西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占據夏四月己酉命兵部侍郎柴車往按得田二千頃還之軍

戶部尙書郭敦卒敦事親孝持身廉同官有爲不義者輒厲色待之其人悔謝乃已性好學公退手不釋卷

散即思貢馬請罪令還居故地歸其俘

黎利復飾詞請封六月己亥命禮部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敞等至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及還致厚贐敞及琦等皆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闕敞等悉閱貢物封其贐付闕吏利雖受敕命其居國則僭稱帝紀元順天以交州府爲東都淸華府爲西都分其國爲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淸華乂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三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秋七月己巳錄囚

壬午許朶顏三衞市易

帝微行夜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居數日帝使中官問士奇微行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有寃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未幾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松潘勒都北

定諸族暨空郎龍溪諸寨番復叛陳懷遣兵戰敗指揮安寧等
死者三百餘人巡按御史王翊陳便宜五事言懷駐成都距松
潘八百里不能制請移之松潘松茂軍糧宜於農隙齊力起運
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宜令自首
毋隱州縣土司宜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
往返勞費請令有罪納粟自贖詔有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
北京餘悉允行冬十月甲辰懷親督兵深入破革兒骨寨進攻
空郎乞兒洞賊敗斬首墜崖死無算革兒骨賊復聚生苗邀戰
擊破之勦戮殆盡於是任昌牛心諸寨番聞風乞降羣寇悉平
　周忱與陳瑄議兌運法瑄乃上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
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軍多衞所

僉軍通爲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糧赴淮安徐
州臨清往返一年失誤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
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衞所官
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侍郎王佐
就瑄及黃福議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僉民丁不便十一月丙
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蹇義等議上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
自八斗至五斗有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
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戶部委正官監兌於是兌運者多而
支運者少矣　中官袁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中官假采
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衞獄籍其家分遣中官劉寧
御史張駿李灝等往南直隸及福建湖廣江西諸處逮其黨中

官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中官馬俊奉
使還至良鄉聞琦下獄自經所司以聞帝曰此正與琦同惡害
民者命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使至南京縱恣貪酷捕至
具服械赴南京磔之十二月乙未磔琦斬其黨阮巨隊等十人
可烈亦下錦衣衞獄死　丁未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
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疾革時家人屬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
所恥也　庚戌遣御史巡視寧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賜中官金英范宏免
死詔　二月甲午以春和諭法司錄囚帝親閱罪狀決遣千餘
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　帝謂楊士奇曰卹民詔下已久今
更有可卹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怫然曰

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又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
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
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三月庚申下詔行寬卹之
政辛酉諭部臣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
下戶部皆不行甚者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爲辭是廢格詔令
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山西旱夏四月辛
丑免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
六月癸卯以炎暑命錄囚自貿犯死罪外悉發遣且馳諭中外
刑獄悉如之　癸丑罷中官入番市馬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
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
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

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　帝作官箴三十五篇戒百官且諭曰古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　秋七月庚辰帝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豳風圖賦詩一章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又嘗以所賦織婦詞示侍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帝以薦舉詔下應詔者少八月乙未敕曰近惟少傅士奇舉前南靈知州黎恬等諸臣曠旬積月曾無一人豈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吏部郎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行文學之士方面有司昏懦貪暴者其與都察院奏黜之　帝於宮中覽黃福漕事便宜疏以示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

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帝曰然翊日改福官南京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先是況鍾上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

五千餘石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會帝屢詔減蘇松重賦周忱乃與鍾悉心計畫曲算累月奏免蘇州官田賦七十餘萬石趙豫及常州同知趙泰以次請減所屬重租民困少蘇是秋江南大稔詔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幷官鈔所糴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

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爲條約以聞帝嘉獎之終忱在任江南數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其爲政纖悉周密皆此類也　冬十一月辛酉召陳瑄趙新等歲終至京議糧賦利弊　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初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不稱

出爲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及楊榮楊溥
三人榮疏闓果毅遇事敢爲數從北征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
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以問士奇士
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
短卿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
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驩帝亦益親厚之　會
寗伯李英以罪下獄　遣中官李貴使西域
八年春二月壬子錄囚宥免五千餘人　烏撒烏蒙土官以爭
地相讐殺遣行人章聰侯璡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　三月庚
辰諭內外衞所優䘏軍士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　李信圭言
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輓舟若無衞軍則民夫盡

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
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攜
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眞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
農田兼供夫役從之　帝命楊溥合選宣德二年五年八年所
取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蕭鎡爲首　是春以兩京河
南山東山西久旱遣使振䘏　夏四月戊戌詔蠲京省被災逋
租雜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
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
及使臣生事者　先是烏羅知府嚴律己言所屬治古答意二
長官石各野等聚衆出沒銅仁平頭甕橋諸處誘脅筸子坪長
官吳畢郎等其地與鎭溪酉陽諸蠻接境恐益相煽動請調官

土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下總兵官都督蕭授授乃築二十
四堡環其地分兵以戍久之其酋吳不爾覘官軍少復掠清浪
衞役鎭撫葉受授遣都指揮張名擊破之賊遁入筸子坪結生
苗龍不登等攻劫湖廣五寨白崖諸寨勢益張授請發四川湖
廣貴州接境諸官軍分道捕討五月丁巳授進攻賊巢斬吳不
爾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殉生禽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
獻京師餘黨悉平帝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
不能無惻然也授威服南荒先後破禽蠻賊甚衆　丁卯山雲
討平宜山蠻　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　辛丑
詔中外疏決罪囚　是夏復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饑免
稅糧　秋七月壬申免江西水災稅糧　八月癸巳汰京師冗

官行在戶兵工部大理光祿鴻臚行太僕寺順天府凡七十七
員　改金齒永昌千戶所爲潞江州直隸雲南布政司　安南
入貢帝以其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兵部侍郎徐琦
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　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
戊午景星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顧佐以疾致仕驛召南京右
都御史熊槪代領其職佐乞歸不許　九月乙酉遣官錄天下
重囚　己亥阿魯台部皆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時阿
魯台數敗於瓦剌部曲離散其屬把的等先後來歸阿魯台日
益蹙乃帥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諸將請出兵掩擊之帝
不聽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於官贈侯加太保謚恭襄瑄濬
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淸河縣祀之都指揮僉事王瑜吳亮充左

右副總兵代瑄鎭淮安董漕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爲榮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宥京官過犯　戸部尙書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強毅人不能干以私然錙銖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是年黃福兼掌南京兵部　先是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專務益軍句及姻戚同姓動以千計稍辨則酷刑搒掠常州同知張宗璉素廉恕見立暴橫積不平疽發背卒況鍾趙豫皆上章極論之常州民訴受抑爲軍者七百有奇乃特敕周忱清理免蘇州衞抑配軍百五十九人已食糧止令終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　黎利死僭位六年號太祖

九年春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州饑　乙卯申兩京山東山西河南寬卹之令　武安侯鄭亨卒於鎭亨嚴肅重厚善撫士卒恥掊克在大同時鎭守中官撓軍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悅及亨卒乃深悼惜之贈漳國公謚忠毅　滿剌加王西里麻哈剌帥妻子陪臣來朝　廣西思恩縣蠻覃公砦等累年作亂三月戊寅山雲遣都指揮彭義等討平之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爲用先後討平潯柳平樂桂平宜山諸蠻又以慶遠蠻林苗猺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勦捕禽斬甚眾復遣指揮田眞攻大藤峽賊破之雲在鎭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有奇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舖舍五百自是猺獞屏跡居民安堵　徐琦至安南黎利子麟疑未決琦曉以禍福麟懼夏四月己未遣使來告喪進代身金人帝悅落琦戍籍命章敞俟璉敕麟權署安南國事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琦初同過南京黃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郊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也　戊辰錄囚　五月壬午瘞暴骸　秋七月甲申遣給事中御史錦衣衞官督捕兩畿山東山西河南蝗

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巡按三司官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　乙丑罷工部采辦　阿魯台復爲脫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孳畜略盡獨與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毋納山察罕腦剌等處己巳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及失捏干遣使來告捷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　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馬瑜爲首　九月癸未帝自將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於岔道乙未阿魯台子阿卜只俺款塞來歸授左都督賜第京師丁酉帝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宮　四川諸番復叛敕都督方政蔣貴等撫勦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衞俱聽命惟松潘疊溪所轄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討貴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會都指揮趙得宮聚兵以次討平龍溪等三十七寨丙辰捷聞命貴佩征蠻將軍印代政鎭守松潘　甲子罷陝西市馬　兩畿浙江湖廣江西饑丁卯以應運南京及臨淸倉粟振之　右都御史

熊概錄囚自朝至晏未暇食忽風眩卒時顧佐疾且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朝賀視事如故佐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　霍州學正曹端卒年五十九端專心性理務躬行實踐遭親喪五味不入口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屛不用爲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改蒲州霍州上章爭之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及卒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端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　十一月戊戌停刑　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　廢新化府以所領俱屬黎平府　十二月甲子帝不豫衞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視朝命羣臣謁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大漸罷采買營造諸使乙亥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后行　太子方九歲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太后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羣臣呼萬歲浮言乃息　壬午太子卽位始罷午朝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毋壞祖宗法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勗帝向學推心任楊士奇楊榮楊溥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鎭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設屯田減漕運開經筵擇儒臣講學又請以次蠲租稅愼刑獄嚴覈百司溥亦請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愼選宮中

朝夕侍從內臣　尙書蹇義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望陛下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丁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義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嘗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　辛丑南京戶部尙書黃福參贊守備機務加少保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爲皇太后辛亥封弟祁鈺爲郕王　太皇太后召二兄彭城伯景左都督昇誠諭之弟令預政景兄弟素恭謹昇允賢楊士奇請加委任不許　甲寅詔節冗費胡濙請減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　給事中年富言永樂中招納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故土

府軍前衞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調補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從之　都督同知巫凱言邊情八事請厚卹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布棉軍中口糧芻粟如舊制且召商實邊從之　進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還居太原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　辛巳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　丙申諭三法司死罪臨決三覆奏然後加刑　王佐鎭河南湖廣副使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鎭陝西王翶爲右僉都御史鎭江西御史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西寧時西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　夏四月壬戌以元學士吳澄從祀

孔子廟庭　丁卯以久旱考察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戊辰遣給事中御史捕畿南山東河南淮安蝗　五月壬午戶部言浙江蘇松荒田稅糧減除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詔加覈數帝以覈實必增頗爲民患不許　以刑部郎中王源等十一人爲知府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瘞天下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於景陵廟曰宣宗　秋七月丙子免山西夏稅之半　八月丙午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九月壬辰詔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會廷臣議事　釋林長懋陳祚郭循等於獄復其官　帝爲太子時中官王振給事東宮爲局郎狡黠得帝懽是月命振掌司禮監　阿得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復爲脫脫不花所

窘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數入寇甘涼冬十月壬寅遣使諭之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台朵兒只伯犯涼州鎮番總兵官陳懋遣兵援之解去懋追至蘇武山而還以斬獲聞　時王振尚未橫大皇太后委任楊士奇楊榮楊溥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南郡因號爲南楊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遺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

明紀卷第十二終

明紀卷第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丙戌罷銅仁金場　庚寅發禁軍三萬屯田畿輔

三月乙亥御經筵以張輔等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等兼經筵官初經筵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始著爲常儀以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御文華殿進講寒暑暫免日講御文華穿殿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侍講讀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　五月丁卯阿台朵兒只伯寇肅州　壬辰設提督學校官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按察司副使僉事其所轄太廣

歲巡不能及者口外及各都司衛所土官以屬分巡道員盧鳳淮揚滁徐和屬江北巡按衡永郴屬湖南道辰靖屬辰沅道瓊州屬海南道甘肅衛所屬巡按御史　都察院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降黜之邵宗與焉宗九載滿吏部已考稱郭璡言宗不應與在任者同考帝以責顧佐會御史張鵬等劾宗帝遂責佐及鵬等朋欺佐上章致仕去　宣德末古里蘇門答剌等十一國貢使久留京師未遣閏六月命與爪哇使臣同行敕爪哇國王加意撫䘏分遣還國　秋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擢刑部員外郎翟溥福爲南康知府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聰明俊秀可教養者送所在儒學讀書其祠墓傾圮者修之

時百官月俸皆持帖赴領南京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而定例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課有之入內承運庫若歲賦偶有折收則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八月副都御史周銓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趙新黃福亦以爲言帝以問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陜西浙江民以爲便於是始令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謂之金花銀周忱因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準折納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南直隸之蘇松常徽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並解京入內承運庫以爲永制　阿台朶兒只伯屢寇甘涼邊將告急甲戌右都督蔣貴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知趙安爲副帥師討之　詔還解縉家產　九月癸卯遣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召還其後歲遣御史巡鹽自此始　黎麟再入貢帝以陳氏宗支既絕欲使麟正位下廷議咸以爲宜庚申命兵部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齎敕印封麟爲安南國王　冬十一月乙卯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免湖廣被災稅糧　王振欲市權令朝臣畏己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會兵部尚書王驥議邊事五日未奏十二月丁丑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幼沖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下獄頃之得釋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同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旨屢摭大臣過失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無不被劾下獄荷校譴謫無虛歲　廣西蒙顧十六洞蠻與湖廣逃民相聚蜂起蕭授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酋餘黨就誅乙酉賊平授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興比年所儲少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於清浪靖州二衞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阿台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亡士卒百四十餘人侍郎徐晞劾蔣貴朝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乃晞所統責晞委罪置貴不問時朝議將大出兵擊阿台等巡撫宣大僉都御史李儀言四裔爲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寧殘部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

寇邊將謹待之將自遁何必窮兵不納時先朝宿將已盡開平千戶楊洪以敢戰著名爲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虛未嘗小挫王驥言其能詔加游擊將軍洪所部纔五百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　成國公朱勇言近瓦剌脫懽以兵迫逐韃靼朶兒只伯恐吞併之日益强大乞勅各邊廣積儲以備不虞帝嘉納之勇能之子也未幾脫懽殺賢義安樂二王併其衆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之衆歸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屬焉

二年春正月甲午宣宗神主祔太廟　太皇太后御便殿帝西向立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諭曰卿等老成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日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

不意今尙見卿溥感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太皇太后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已召王振至數其罪欲誅之帝跪爲請輔等亦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今後愼勿令干國事也諜報阿台等駐賀蘭山後己亥詔大同總兵官方政偕楊洪出大同巡西蔣貴偕趙安出涼州寨會勦以羅亨信參贊軍事大同督糧參政劉璉不職李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會參將石亨欲奏鎭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誤封緘咨牒於核饟主事文卷中戸部以聞亨敬遂互相奏訐詔儀璉自陳而切責敬等儀自負其直詞頗激二月被劾下獄瘐死邊人素德儀建昭德祠以祀　三月甲午錄囚　戊午御史金敬撫輯大名及河

南陝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蔣貴之出塞也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芻饟不繼留十日引還羅亨信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等不從亨信上章言貴逗遛狀五月庚寅王驥經理甘肅邊務密旨戮敬許便宜行事驥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魚兒海子先退敗軍者誰僉曰敬遂縛敬斬轅門并宣敕責貴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　壬寅刑部尙書魏源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萬全衛指揮杜衡部卒李全皆訐奏洪罪帝從源言謫衡戍廣西執全付洪自治　丁未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官稅　陳鎰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

所廢置所部六府饑請發倉振之　王驥既出督軍鄺埜獨任部事時邊陲多警將帥乏人埜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　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廷　江北河南大水民饑庚辰副都御史賈諒侍郎鄭辰振之芒碭山盜爲患諒捕獲甚衆秋九月河決陽武原武滎澤命辰俟便修塞　郭璡雖長六卿然望輕政歸內閣自布政司至御史知縣皆令京官保舉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責任專而事體一今令朝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競之風乞杜絕令歸一下吏部議璡遜謝不敢當事遂寢　李謙老而怯故與楊洪左洪每調軍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

洪連敗兀良哈兵賜敕嘉獎又敕宣大總兵官譚廣曰此即前寇延綏爲指揮王禎所敗者去若軍甚邇顧不能撲滅若視洪等媿否　阿台復入寇冬十月甲子鎭守甘肅左副總兵任禮爲平羌將軍充總兵官蔣貴趙安爲左右副總兵柴車及僉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參贊軍務王驥及太監王貴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　十一月乙巳振河南饑免稅糧　初朵兒只伯寇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顧飾功邀賞柴車劾其罪械廣詣京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詣命帝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之直遣使勞賜之　山雲上言潯州與大藤

諸山相錯猺寇不時出沒占耕旁近荒田而左右兩江土官所屬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爲賊所畏請量撥田州土兵於近山屯種分界耕守委土官都指揮黃竑領之斷賊出入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　南甸土知州刀貢罕奏麓川思任發奪其所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齎金牌信符諭之退還敕沐晟處置任發倫發之子也

三年春楊洪擊寇於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禽其部長也陵台等四人追至寶昌州又禽阿台答剌花等五人璽書慰勞遣醫視　魏源奏譚廣老帝命黃眞楊洪充左右參將協鎭諸將肅然源按行天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威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潮河川增置堠臺六十免屯軍租一年儲

火器爲邊備諸依權貴避役者悉括歸伍　三月己亥京師地震庚子又震　辛丑振陝西饑　甲辰京師地又震者再　王驥偕諸將出塞以蔣貴爲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敗朵兒只伯於狼山追抵石城聞朵兒只伯依阿台於兀魯乃使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往襲之約曰不捷無相見也副將李安沮貴貴拔劍厲聲叱安曰敢阻軍者死遂出鎭夷間道疾馳抵其巢阿台方牧貴猝入馬羣令士卒以鞭擊弓韣驚馬馬盡佚敵失馬挽强步鬭貴縱騎蹂擊指揮毛哈喇奮入其陳大敗之復分軍爲兩翼別遣百騎乘高爲疑兵轉戰八十里驥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禽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禽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阿台與朵兒只伯以數騎遠遁夏四月乙卯驥以捷聞論功封貴定西伯禮寧遠伯安會川伯餘陞賞有差　癸未巡撫大同都御史盧睿請立馬市令軍民悉得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從之

魏源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盧睿而薦于謙爲鎭守參贊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南不聽言官劾源臨邊擅易置大臣帝以源有勞置不問尋與王驥並還理部事　柴車在邊章數十上悉中時病同事多不悅車持益堅嘗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師雖厚爵賞其心終異如長脫脫木兒昔隨其長來歸未幾叛去今乃復來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離其黨類事下兵部請處之河間德州帝報可後降者悉以此令從事　廢烏羅府

以所領分屬銅仁思南諸府廢鎭遠入鎭遠府　六月癸酉以旱讞中外疑獄　思任發狡獪逾於父兄緬甸宣慰新斯加爲木邦所殺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故地累侵孟定灣甸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沐晟言狀朝命選將乙亥都督方政僉事張榮同征南將軍晟右都督沐昂討之昂晟之弟也　淮揚災鹽課虧敕周忱巡視忱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忱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二縣逋課至六十三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條上鑄鐵釜卹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命速行之忱爲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倣濟農倉法置贍鹽倉

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　王振屢撫大臣小過諷給事
中御史論劾秋七月戶部以軍官俸糧改於京倉支給禮部以
失印刑部以決獄不當尚書劉中敷胡濙魏源侍郎吳璽何文
淵等先後下獄尋俱釋之　八月乙亥以陝西饑令雜犯死罪
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　九月癸巳蠲兩畿湖廣逋賦
冬十月癸丑再振陝西饑　時工役繁興匠多逃者先已逮至
六千餘人十一月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皆令桎梏
赴工　遼王貴烚居國多過湖廣巡撫侍郎吳政巡按御史陳
祚等奏其不友諸弟待庶毋寡恩捶死長史杜述召訊京師盡
得其淫穢瀆倫諸不法事以政等奏貴烚罪有所隱逮下獄已
而三法司上貴烚罪狀亦不言其內亂事十二月丙辰盡下魏

源陳智等於獄超擢刑部郎中丁鉉主事張鳳爲左右侍郎
遼東總兵官巫凱有疾命醫馳視未至而卒凱性剛毅饒智略
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三十餘年威惠並行邊務修飭前後守
東陲者皆莫及　廣西總兵官山雲卒贈懷遠伯諡襄毅雲謀
勇深沉而端潔不苟公賞罰嚴號令參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
人人亦不敢犯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所至詢問
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廣西人思雲不置立祠肖像祀焉　鑄銅
渾天儀簡儀於北京　榜葛剌貢麒麟　孔顏孟三氏教授裴
侃言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
殿廷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
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啟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而顏孟父

俱封公乞追封子晳伯魚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啟聖王殿帝命
禮部行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
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
赴實長奸惰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
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沐晟師次金齒思任發修
貢冀緩師晟信之無渡江意任發乃遣衆萬餘奪潞江沿江造
船三百艘欲取雲龍又殺甸順江東等處軍餘殆盡帝以賊勢
日甚責晟等玩寇養患方政亦至軍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
濟師晟又不許政不勝憤
四年春正月壬午獨帥麾下與賊將緬簡戰破賊舊大寨賊奔
景罕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

級乘勝深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遠攻疲甚求援於
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
政追至空泥賊出象陣衝擊政力戰死之一軍皆沒　貴州計
砂賊苗金蟲苗總牌糾洪江生苗作亂僞立統千侯統萬侯號
二月丁巳蕭授督兵抵計砂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洋洞馬睦
攻黃柏山大破之副總兵吳亮窮追至蒲頭洪江斬總牌千戶
尹勝誘斬金蟲於是生苗盡降　楊士奇乞致仕不允乞歸省
墓許之未幾還士奇道南京聞黃福疾往視之福驚曰公輔幼
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士奇深服其言福在南京嘗坐
李隆側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
守備者耶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

閏月辛丑釋魏源陳智等復其官幷宥棄交阯王通馬騏罪及弋謙等皆爲民吳政等亦遇赦得免　三月己酉詔赦天下　庚申廢遼王貴烚爲庶人守簡王園進封興山王貴熜爲遼王　沐晟聞方政敗請益軍帝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貴州四川官軍五萬人令吳亮馬翔統之至雲南聽晟節制并敕晟豫籌糧糒晟慚懼發病丁卯還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謚忠敬晟席父兄業滇人懾其威信莅事如朝廷片楮下土酋具威儀出郭迎盥而後啟曰此令旨也晟用兵非所長戰數不利善事朝貴賂遺不絶以故得中外聲　癸酉增南京及在外文武官軍俸廩　夏五月庚戌右都督沐昂爲征南將軍充總兵官討思任發　丁卯錄中外囚　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

明紀卷十三　十

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　京師大水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順天眞定保定三府州縣俱大水

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丁酉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羣臣修省戊戌下詔寬卹求直言　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陳祚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誤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軏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此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　編修劉定之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內外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倣唐制朝臣遷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韜略守令牧養爲先毋徒取幹辦羣臣遭喪乞永罷起復以教孝僧尼蠹國當嚴絶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奪疏入留中　召蕭授還以老致仕自顧成沒羣蠻所在屯結官軍討之皆無功授沈毅多計算裨校皆盡其才寇起輒滅威信大行尋起視事右府

秋七月庚戌免兩畿山東江西河南被災稅糧　壬申汰冗官　八月戊戌增設沿海備倭官　己亥地震　初思恩知州岑瑛有謀略善治兵以從征蠻寇功加田州知府銜仍掌州事

明紀卷十三　十一

遂與現任知府岑紹交惡各具奏下總兵官安遠侯柳溥等議冬十月溥等請升思恩爲府俾瑛紹各守疆土以杜侵奪從之　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祈命族國師商巴掠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怨聚衆掠江新塘等關據險剽掠十二月丁丑都督同知李安充總兵官僉都御史王翶參贊軍務討之　瓦剌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諸部皆下之脫脫不花具空名而已脫脫不花歲來朝貢帝報之比諸番有加書稱之曰達達可汗及是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朱勇以瓦剌漸強請塞紫荊關諸隘口增守備從之

五年春正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

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儉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匱之而已其卒也贈謚不及士論惜之　王振一日語楊士奇等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翼日列侍讀學士苗衷等名以進二月乙亥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閣預機務　時禮部侍郎王直以次當入閣士奇不欲乃令直出涖部事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與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

甲申僉都御史張純大理少卿李畛振撫畿內流民　楊榮乞歸展墓命中官護行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已行不之知王振欲借以傾榮楊士奇力解之得已　初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以奉天門爲正朝三月戊申重建三殿並修繕乾淸坤寧二宮役工匠官軍七萬人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逋賦　王驥等既行巡按御史白商巴枉詔審機進止驥至盡得趙諒誣陷狀乃出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丙戌祈命簇番降驥撫定餘黨劾諒誅之戍趙得復商巴國師松潘遂平　沐昂抵金齒畏賊甚遷延者久之賊款軍門約降主事楊寧曰兵未加而先降誘我也宜嚴兵待之不聽五月參將張榮前驅至芒市賊大至官兵敗績昂不救引還貶昂二級逮吳亮等下獄貶官已思任發入

寇昂擊卻之　六月丁丑免兩畿被災田糧　戊寅錄囚　秋七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備荒之政從楊士奇請也時詔兼徵民逋給事中廖莊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從之　楊榮還朝至武林驛壬寅卒贈太師謚文敏榮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頗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恩遇亦始終無間時人以方姚崇　八月乙未令各邊修舉荒政從陳鎰請也由是塞上咸有儲蓄　九月壬寅蠲雲南逋賦　冬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饑　壬子免蘇松常鎮嘉湖水災稅糧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帝命其徒詣思恩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

丁巳械至京師會官鞫之乃河南鈞州人楊行祥洪武中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此帝令錦衣衞錮之踰四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　乙未沐昂討平師宗叛蠻　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東河南被災稅糧　軒輗爲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輗力矯之寒暑一靑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　思任發兵愈橫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降孟璉諸長官司乃遣人以象馬金銀修貢復致書雲南總兵官自己不反帝降敕許赦其罪已而沐昂條上攻取策王振方用事喜功名思大舉召蔣貴於甘肅以任禮代之王驥亦欲自效何

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得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饟策之善者也帝下廷臣議驥及張輔等皆以爲麓川負恩怙惡在所必誅如思任發早自悔禍縛詣軍門生全之恩取自上裁帝然之　封張昇爲惠安伯世襲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當食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乙卯以莊浪地屢震躬祀郊廟遣使祭四方嶽鎮　侍講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裔必有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

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寇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使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豫防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愼防邊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濠

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蔣貴爲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副之王驥總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討思任發瀕行賜驥貴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又從驥請得便宜從事　于謙爲巡撫十二年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嘗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鎭將私墾田以爲邊用每議事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會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

原貞自代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無人臣禮三月庚子下法司論死　夏四月甲午以災異頻見敕遣三法司官詳審天下疑獄於是御史張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從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五月甲寅何文淵及大理寺卿王文錄在京刑獄周忱及刑科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亦賜之敕與中官興安等同事中官得與三法司刑獄自此始　釋于謙爲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　御史曹泰言連歲災異咎在廷臣請敕御史給事中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考覈其屬帝命科道官參議於是郭璡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八人璡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泰後復姓陳　評事馬豫

言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所獲强盜多因讐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贓證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準例陞賞是年出死囚以下無數　兵部尚書柴車卒車在邊塞時同事者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此類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　初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楊士奇楊溥吾鄉誰可爲京卿者語以瑄八月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士奇溥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亦無加禮振由

是銜瑄　戶部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　冬十月丁丑下劉中敷吳璽及右侍郎陳瑺獄論斬詔枷長安門外閱十六日釋還職　庚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况鍾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鍾再任時趙豫莫愚陳本深俱爲部民乞留周忱等以聞詔皆進三品俸仍視府事　周忱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况鍾趙豫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語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三殿重建詔徵牛膠萬斤爲綵繪用忱適赴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許之　封沈清爲修武伯　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寧二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諸司不稱行在於南京官仍加南京字　山西左參政王來居官廉練達政事然執法嚴疾惡尤甚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八逮下獄當徒遇赦以原官調補廣東　王驥馳傳至雲南思任發遣人乞降驥受之密令諸將分道入沐昂主饋運右參將冉保由東路攻細甸灣甸水寨入鎮康趨孟定左參將宮聚自下江投夾象石郎中侯璡援大侯州驥與蔣貴以二萬人由中路趨上江圍其寨賊拒守嚴銃弩飛石交下如雨五日不能拔癸卯天大風驥縱火焚柵官軍力戰

遂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　癸丑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稅糧　封譚廣爲永寧伯仍鎮宣府　瓦剌入貢詔問劉中敷等馬駝芻粟數不能對閏月甲戌復下獄論斬中敷以母病特許歸省吳璽陳瑺繫獄待決中敷等本無大過帝察察示明而王振以酷助之楊士奇楊溥猶在位莫能救也　王驥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參將宮聚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侯璡亦擊走賊衆三萬於大侯州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來會十二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更自間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

方瑛帥兵六千突賊壘賊渠衣黃衣帳中瑛直前左右擊斬數百人蹦死者無算瑛政之子也驥復誘敗賊象陳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烏木弄戛邦諸寨遣別將守西峩渡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溺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衞所印章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丁未班師諸軍之進攻也令李安駐軍潞江護饟賊破安恥無功聞有賊屯高黎貢山徑往擊之爲所敗失士卒千餘人都指揮趙斌等皆死　貴州奏軍衞乏糧乞運能江倉及兩淮鹽於鎭遠易米南京戸部侍郎張鳳以能江鹽雜泥沙不堪易米給軍盡以淮鹽與之然後以聞帝嘉賞鳳又

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石爲根本計從之遂爲令　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元時膠萊河故道接掖縣宜濬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里較漕河爲近部覆寢其議

七年春二月庚申帝如天壽山謁長陵獻陵景陵三月甲子還宮　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　夏四月甲午振陝西饑　免山西河南山東被災稅糧　王驥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俘其妻子郎羅走安南傳檄縛之以獻　五月征麓川師還帝遣戸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迓勞賜宴奉天門壬申論功進蔣貴爵爲侯封王驥靖遠伯劉聚等遷賞有差從征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皆擢侍郎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李安逮下獄謫戍獨石　戊寅立皇后錢氏擢后父都指揮僉事貴爲都督同知帝欲侯貴以后遜謝而止　丁亥倭陷大嵩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六月壬子戸部侍郎焦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秋七月丙寅振陝西饑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爲木邦宣慰罕蓋法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緬甸宣慰卜剌當亦起兵攻之帝命木邦緬甸能效命禽任發獻者卽予以麓川地未幾思任發爲緬甸所禽其子思機發帥餘眾居者藍窮困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驥未至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命遣還雲南安置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

禮官請表賀不許　初瓦剌貢使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賜所遺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是春帝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及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都御史羅亨信請於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冬十月壬辰兀良哈犯廣寧詔切責總兵官曹義命王翺提督遼東軍務翺以軍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效死贖翺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饟匱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　乙巳太皇太后大

漸召楊士奇楊溥入命中官問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行者士奇
舉三事一謂建文君雖亡嘗修實錄二謂永樂詔收方孝孺遺
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奏上而太皇太后已崩遺詔勉大
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　劉中敷等冬盡當決法司以請
命矣璽陳瑺戍邊中敷俟母終具奏已釋爲民　十二月葬誠
孝昭皇后於獻陵后旣崩王振勢益盛大作威福起大第皇城
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公侯勛
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輳集　蘇州知府況鍾
卒吏民聚哭爲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
及　初設戶部太倉庫凡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
及馬草鹽課關稅折銀者及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

例上納者皆入焉又謂之銀庫　處州礦盜葉宗留陳鑑胡等
起
八年春正月郭璡罷王直代爲吏部尙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
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
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稹爲南京博士考績至
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二月己丑
沙汰南京冗官　戊戌淮王瞻墺來朝丙午荊王瞻堈來朝
三月刑部尙書魏源致仕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王直等
舉侍郎王質鄺埜郎中劉廣衡御史張驥遂以質代源源在刑
部久議獄多平恕陝西僉事計資言武臣雜犯等罪予半俸謫
極邊源奏寢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訟告訐擇理刑官勘重囚務

悉贓具皆以源議得行　夏五月己巳復命平蠻將軍蔣貴王
驥帥師征思機發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餽五十萬人　倭寇
海寧初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困於徭役叛入倭倭每
入寇爲之鄉導幾二十年至是導倭犯樂淸先登岸偵伺被獲
磔之梟其首置海上倭性黠往往陳方物稱朝貢得間卽肆侵
掠東南海濱患之　戊辰雷震奉天殿鴟吻敕修省壬午大赦
劉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畧曰古聖王不作無益故
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
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
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
歸總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

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
犯雖至大戮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
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
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眾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
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卽古之
秩宗必得淸愼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
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
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
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
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
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覲望

以爲輕重民用多寃宜使各舉其職至遲輓輸米諸例均非古
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
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
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
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
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
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
分其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
也設有蹉跌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
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
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

乞免之意若敕緬斬思任發首來獻仍赦思機發盡削四境之
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
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
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
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
下廷議從其擇太常官一事令吏部推舉初球言麓川事王振
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爲振腹心倚勢爲奸
欺公卿多趨謁而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
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修撰董璘上疏乞改官太常振遂
指球同謀六月丁亥逮球及璘下錦衣衞獄密使指揮馬順殺
球順深夜擕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

頸斷體猶植順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
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斂球之上疏也修撰鍾復約與俱復妻
勸阻復球詣復邸邀偕行復適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
何累他人爲球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疏竟死居無何復
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復子同
尚幼聞母言感奮思成父志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
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
亦死　指揮某死妾有色王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
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大理辨其冤三卻之時百
官多奔走振門惟薛瑄仰瞻不往右都御史王文承振指誣瑄
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受

賄甲辰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瑄謫戍大同瑄讀易
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
泣於爨下呼問故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
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李時勉爲祭酒請
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
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秋
七月戊午中旨令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時勉
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
乃行時尚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
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廷振聞諸
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助教李繼請解於

會昌侯孫忠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曰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王驥等師師至金齒九月甲子思機發遣頭目刀籠肘偕其子詣軍門求降驥遣人至緬甸索思任發緬使致書期以今冬送思任發至貢章交付驥與刻期遣指揮李儀等帥精騎通南牙山路往受而緬人竟不至冬驥與蔣貴沐昂分五營自騰衝進逼緬甸緬人聚衆待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以麓川未平緬難不可復作乃宣言犒師而命貴等潛焚其舟數百艘遂移師趨者藍

誠孝皇后崩宣宗廢后胡氏痛哭不已十一月卒以嬪御禮葬金山　十二月癸未免山東復業民稅糧二年　丙戌枷駙馬都尉焦敬於長安右門　孫原貞爲浙江左布政使時按察使軒輗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璞鎭守中官阮隨及原貞居官皆廉一方大治　赤斤蒙古衞都督且旺失加苦也先暴橫欲移駐也洛卜剌任禮以其地近肅州執不許已奏請建寺於其地禮復言許其建寺彼必移居遺後患事竟寢時邊將家僮墾塞上田者每頃輸糧十二石禮連請於朝得減四石邊塞無警禮與巡撫曹翼屯田積粟繕甲訓兵邊備甚固　時陝西倉儲充溢有軍衞者足支十年無者可支百年陳鑑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饟不復折鈔從之　楊榮既没楊士奇常病不視事閣務多決於曹鼐鼐內剛外和通達政體帝以爲賢

明紀卷第十三終

明紀卷第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孫賜同知府銜候選知縣即用訓導內閣候補中書舍人克家補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失位凡六年

九年春正月進雛翰林學士　甲寅王文巡延綏寧夏邊劾治定邊營失律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眞邊徼爲肅　朵顏福餘二衞附瓦剌泰寧衞拙赤以女妻也先皆陰爲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其印又東合建州兵入廣寧前屯帝惡其反覆辛未朱勇㕛克忠及中官錢僧保出喜峯口徐亨及中官曹吉祥出界嶺口都督馬亮及中官劉永誠出劉家口陳懷及中官但住出古北口各將精兵萬人分勦之　二月丙午王驥破思機發巢走之得其妻子部落以獻蔣貴子雄乘敵敗帥三千人深入敵扼其後自刎沈烏江事聞贈指揮使帝尋召驥等還　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楊士奇老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甲子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稷殺士奇雅善知人好推轂賢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爲世名臣　朱勇等擣兀良哈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馬亮劉永誠至黑山大松林流沙河徐亨至河北川勇至富峪川而還乙丑論功加勇太保進亨爵侯封陳懷平鄉伯亮招遠伯是役也王振主之故諸將功少率得封　夏四月丙戌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預機務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士奇榮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楊溥老宜優閒令循等預議　初也先欲與沙州及赤斤蒙古二衞婚二衞不欲並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帝以瓦剌方強其禮意不可卻諭令各從其願赤斤蒙古又遣人乞徙善地帝諭以土地不可棄令獎帥頭目圖自強丁亥以二衞饑困令邊人給粟振之　五月己未命法司錄在京刑獄刑部侍郎馬昂錄南京刑獄　給事中李素等劾周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忱上章自訴帝以餘米既爲公用置不問先是奸民尹崇禮欲撓忱法奏忱不當多徵耗米請究問倉庫主者忱因罷前法既而兩稅復逋民無所賴咸稱不便忱乃奏按崇禮罪舉行前法如故　六月壬午振湖廣貴州饑　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王振以爲賤己同類惡之秋七月己酉下璟獄　葉宗留盜福安銀礦福建參議竺淵往捕之被執死　癸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初福建浙江有銀場洪武中歲課五千餘兩永樂宣德間遞增至十三萬兩有奇民不堪命帝即位以大臣議罷之已而盜礦者日熾浙江參政俞士悅請復開謂利歸於上則礦盜自絕下三司議軒輗持不可乃止閏月戊寅給事中陳傅復請朝廷遽從之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福建歲課銀二萬餘兩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自是民困而盜愈衆　甲申瘞暴骸　壬寅雷震奉先殿鴟吻　八月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贖民所鬻子女　時也先漸強遣人授罕東諸衞都督喃哥等爲平章

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陳鎰以聞甲戌敕邊將嚴備九月丁亥命
王驥與鎰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聽便宜處置初寧夏備邊
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軍士日久疲憊又益選軍餘
防冬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重困驥請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
至而代者留至來歲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帝善其議
行之諸邊　初成祖封忠順王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
朝使統領諸番而其王率庸懦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
畏兀兒一曰哈刺灰其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節制及倒瓦答
失里立與鄰國土魯番沙州罕東赤斤蒙古構怨數被侵伐瓦
刺也先王母弩溫答失里弟也亦遣兵圍哈密殺頭目俘男婦
掠牛馬駝取王母及妻北還脅倒瓦答失里往見懼不敢往數
遣使告難帝爲敕諸部令脩好迄不從惟王母妻獲還　分麓
川地置隴川宣撫司治隴把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
午兀良哈貢馬謝罪　永寧伯譚廣卒諡襄毅廣長身多力奮
跡行伍大小百餘戰未嘗挫衂在宣府二十年脩屯堡嚴守備
增驛傳又請頒給火器於各邊將校失律卽奏請置罪而撫士
卒有恩邊徼帖然稱名將　御史李儼於光祿寺監收祭物王
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鐵嶺衛時馬順掌鎮
撫司罪無大小悉送順考訊陷害甚眾順大通賄賂其門如市
是年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大水江河皆溢
十年春正月大計羣吏舉治行卓異者趙豫及寧國知府袁旭
鳳陽知府楊瓚吳縣知縣葉錫海豐知縣王懋慶雲典史趙亮
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職旭尋爲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
獄中寧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戊子詔舉智勇之士　王振專
恣日甚中官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
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　二月丁巳京師地震　己未免陝
西逋賦　丙寅兀良哈貢馬請貸犯邊者罪不許　壬申帝如
天壽山三月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　庚辰思機發入貢謝罪
時麓川甫平參贊軍務侍郎楊寧以騰衝所地要害請升爲騰
衝軍民指揮使司與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控諸蠻邊方遂定
昂尋卒贈定邊伯諡武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申
詔所在有司餉逃民復業及流移就食者　六月乙丑振陝西
饑免田租三之二　秋七月乙未減羅河南懷慶二府倉粟濟

山東陝西饑民從于謙請也時二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
公剽掠謙奏令布政使年富安輯其眾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
察之流民乃定　有中官牧馬霸州擾民知州張需笞其校卒
王振怒逮需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并斥其舉主順天
府丞王鐸爲民需在州見民游食者眾爲設方略課耕桑樹畜
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富饒其得禍也人尤惜之　八
月癸丑免湖廣旱災秋糧　丙辰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
秋糧　九月鄺埜爲兵部尙書舊例諸衛自百戶以下當代者
必就試京師道遠無資者終身不得代埜請令就各都司試之
人以爲便瓦刺也先勢盛埜請爲備又與廷臣議上方略請增
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脩城之

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不能用　冬十月戊辰侍讀學士苗衷
爲兵部侍郎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侍郎並入閣預機務　王
文出撫陝西陳鎰爲右都御史先是流民聚襄漢間鎰恐其嘯
聚爲亂請命河南湖廣陝西三司官親至其地撫卹之得旨允
行而當事者不以爲意及文代鎰復力言有司怠忽恐遺禍將
來不省　緬甸始以思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獻至雲南思
機發來襲總兵官黔國公沐斌擊却之任發於道中不食垂死
十二月丙辰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斌晟之子也機發屢乞
降詞甚哀帝命受其貢敕斌及楊寧經畫善後長策以聞并賜
敕諭機發示羈遣使同獻任發首因求麓川地以孟止地予之
壬辰輸河南粟振陝西饑　柳溥討平慶遠叛蠻溥廉愼然

無將略承山雲後不能守成法過於寬弛猺獞相扇爲亂溥先
後討斬大藤峽賊渠楊容拾等破柳州思恩韋萬慶等諸蠻寨
而賊滋蔓如故　以曹縣黃河北舊土城置曹州升曹縣知縣
范希正爲知州先是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恙巡撫
大理寺丞張驥以聞故有是命　時遣官度大同宣府二鎭軍
田一軍八十畝外悉徵稅五升羅亨信言文皇帝時詔邊軍盡
力墾田毋徵稅陛下復申命之今奈何忽爲此舉塞北諸軍防
邊勞苦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徂春迎送瓦剌使臣三
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脩治關塞計一歲中曾
無休暇況邊地磽瘠霜早收薄若更徵稅則民不復耕必致竄
逸計臣但務積粟不知人心不固雖有粟將誰與守帝納其言

而止
十一年春正月庚辰太監王振姪林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錢
僧保姪亮高讓姪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革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辛酉異氣見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之上遣官祭告
天地癸亥詔卹刑獄　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
戶部相諉爲言官所劾三月戊辰戶部尚書王佐刑部尚書金
濂右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
獄數日釋之安興兄之孫也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
宗留僭稱王遣戶部郎中楊謐往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
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
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剿捕壬申命御史柳華督

福建浙江江西兵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又令村聚皆
置隘門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盜
稍戢而宗留刼掠如故　癸酉帝如天壽山庚辰還宮　夏六
月丙辰京師地震　初帝卽位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
不得藉口鈔法妄增尋以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
有司及是軍旅四出耗費動以鉅萬府庫空虛秋七月癸酉從
王佐請增市廛稅鈔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
課司官征榷漸繁矣　庚辰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寧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
人皆王振黨轉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眞覆覈眞謂綺常詈
宦官爲老奴遂召綺還法司擬贖振改令馬順再鞫八月謫戍

遯東　戊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戶部侍郎奈亨附王振嘗以
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王直及侍郎曹義趙
新庚申下直等獄三法司廷鞫論亨斬直等贖徒帝宥直義奪
亨新俸視職如故　行人尙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
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卽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
臣卽昨日受辱之囚縶而僚友而統屬官豈能無愧請自今有
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卽
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藏於王振不能改　九月辛巳廣西叛猺
執化州知州茅自得殺千戶汪義　沙州衞都督喃哥兄弟乖
爭部衆攜貳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喃哥亦請居肅州
境內禮因遣都指揮毛哈喇往撫其衆而親帥兵繼其後比至
喃哥復持兩端其部下欲奔瓦剌禮進兵逼之遂收其全部千
二百餘人以還詔居之東昌平山二衞給田廬什器厚撫卹之
而沙州爲罕東左衞酋班麻思結所有初成祖置哈密沙州赤
斤罕東四衞於嘉峪關外屛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諸衞亦漸
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冬十月甲寅遣給事中御史分賚諸
邊軍士　十一月壬申減殊死以下罪　金濂薦李信圭擢處
州知府其在淸河已二十二年矣處州方苦旱信圭至卽雨未
幾卒官淸河民立祠祀之　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糧
并請見守備太監郭敬帝敕敬毋見毋予糧
十二年春三月癸亥帝如天壽山庚午還宮　丙子免杭嘉湖
被災秋糧　鳳陽知府楊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

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此
始　詔選侍講江淵杜寧裴綸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楊鼎
呂原劉俊王玉肄業東閣曹鼐等爲之師　國子監祭酒李時
勉連疏致仕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或遠送至
登舟俟舟發乃去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
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
錢爲賻給督令讀書吟誦聲達旦不絕張輔暨諸侯伯嘗奏願
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
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
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
稱爲太平盛事　夏四月丁巳免蘇松常鎭被災秋糧　五月
己亥大理少卿張驥巡視濟寧及淮揚饑民驥立法捕蝗停不
急務蠲逋發廩民賴以濟　有自瓦剌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冠
脫脫不花止之也先不聽尋約諸番共背中國秋七月甲辰飭
各邊練軍備瓦剌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未馬愉
卒贈禮部尙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愉端重簡默門無私
謁論事務寬厚嘗言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
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
波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而執之不武帝皆納焉　冬命張鳳
兼理南京糧儲　欽天監言北京北極出地度太陽出入時刻
與南京不同冬夏晝夜長短亦異今宮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
舊式不可用有旨令內官監改造　初方面大吏方正謝莊等

由保舉擢用已而得罪而不預保舉者在內御史在外知府往往九年不遷給事中余忭論正莊等事敗謂宜坐舉主且言方面郡守有缺吏部當奏請上裁張輔王直等言方面郡守保舉升用稱職者多未可更易帝從輔直議而採忭疏許言官指劾

楊洪充總兵官鎮宣府自宣德已來迤北未嘗大舉入寇惟朶顏三衞衆乘間擾邊多不過百騎或數十騎他將率畏懦洪獨以敢戰至大將諸部亦憚之稱爲楊王　安南遣將侵占城奪新州港虜其王摩訶賁該以歸其故王占巴的賴姪摩訶貴來遣使請命遣給事中陳誼行人薛幹往封爲占城國王　沐斌言臣遣使賚敕招諭思機發以其弟招賽未歸疑懼不敢出又掠緬甸牛馬金銀緬甸欲進兵攻取請遣人分諭木邦緬甸諸宣慰司令集蠻兵刻期過江分道進討臣等帥官軍萬人駐騰衝以助其勢從之斌等至騰衝機發終不出敕孟養頭目刀變蠻等伴送機發來朝復不至尋召招賽至京給冠帶隸錦衣衞其從人俱令於馴象所供役

十三年春斌以春瘴作江漲不可渡糧亦乏引兵還時中外咸願罷兵獨王振意未愜欲盡滅其種類三月戊子降敕切責刀變蠻等數其可伐之罪令執獻機發壬寅王驥仍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帥十五萬人討機發密諭驥曰蕞爾一思機發遠遁則先傷刀變蠻平其巢穴或逃入緬地緬人黨蔽亦相機禽之庶蠻衆知懼大軍不爲徒出又敕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各整兵備船積糧以俟調度　柳華之編

民爲甲也沙縣佃人鄧茂七得推擇爲甲長茂七素無賴及是益以氣役屬鄉民沙縣俗佃人輸租外例饋田主茂七倡其黨令毋饋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剽掠僞稱剗平王設官屬黨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眞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並附茂七東南騷動初交阯人宋彰爲福建參政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浸漁貪惡民不能堪益相率從亂福建巡按御史汪澄牒江西浙江會兵討賊夏四月茂七圍延平刷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卽解散爲良民海以聞澄尋以賊降檄止鄰境兵江西巡按御史韓雍曰賊果降退未晚也遂趣兵進　免浙江江西湖廣被災秋糧

五月丙戌遣使捕山東蝗　甲辰刑部侍郎丁鉉撫輯河南山東災民鉉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悉治辦　時朝野皆用銀小者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是月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六月升蒙化州爲府　先是河決金龍口陽穀堤及張家黑龍廟口徐呂二洪漸淺太黃寺巴河分水處水脈微細帝從都督同知武興言發卒疏濬已陳留水漲決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築垂竣復決秋七月乙酉朔河決大名沒三百餘里壞廬舍二萬區死者千餘人遣使蠲振寧夏大水河決漢唐二壩己酉決新鄉八柳樹口滎澤孫家渡漫曹濮抵東昌衞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開封城初在河南及是在河北

二洪遂淺澀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　御史涂謙陳保
舉得方面郡守輒改前操之弊請遵洪武舊制於內外九年考
滿官內簡用或親擇朝臣有才望者詔從之大臣舉官之例遂
罷　八月甲戌御史丁瑄討鄧茂七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
帥大軍繼其後瑄至先令人齎敕撫茂七不從遂馳赴沙縣圖
賊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通判倪晃等帥
眾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埜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
獲其渠陳阿嚴張楷至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冬葉宗
留自福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
死詔韓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張驥巡撫浙江遂昌
賊蘇牙俞伯通剽蘭溪與宗留相應驥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

牙等撫定其餘黨帝以楷等無功十一月丙戌詔陳懋佩征南
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副之太監曹吉祥
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帥京營江浙兵討茂
七珤銘之子豫瑄之孫也鑑胡以爭忿殺宗留專其眾自稱大
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將帥圍處州甲辰分遣其黨掠武
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茂七黨二千餘人迫建
寧城結砦四出剽掠知府張瑛帥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
信軍分三路襲之斬首五百餘拔其砦進瑛右參議仍知府事
烈亦遷主簿　庚戌永康侯徐安備倭山東安忠之子也　十
二月庚午廣東猺賊作亂　初沙州內徙喃哥弟鎖南奔不從
奔瓦剌也先封之為祁王任禮以二寇合則勢益難制遣人招

之鎖南奔欲降未決禮令毛哈喇潛師直抵罕東生縶之以歸
并其部眾帝大喜賜禮世券擢哈喇都督僉事賜名忠　王永
和修沙灣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決自衛輝宜敕河南守臣
修塞帝切責之令山東三司築沙灣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樹疏
金龍口使河由故道　陳懋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
是使賊將致死於我也不可　時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請
乞無不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
按實予之所請僅得五之一貢馬互市王振又減其馬直使者
恚而去也先由是構釁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免浙江福建銀課　定西侯蔣貴卒贈涇
國公諡武勇貴起卒伍不識字天資朴實忘己下人能與士卒

同甘苦出境討賊衣糧器械常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陳輒身
先之以故所向有功　大軍征思機發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
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
巡按貴州御史陳鑑言賊酋遠遁不為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
相機勦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
已復摭鑑為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貴州為鑑罪
論死繫獄　河決聊城　二月丁巳丁瑄誘賊復攻延平督眾
軍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斬茂七招脅從復業
未幾復禽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永祖帥四千人攻延平
瑄偕雍埜等邀擊禽之斬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張楷聞瑄破
賊馳至延平攘其功福不平愬之詔責瑄具狀功竟不錄　王

驥帥諸將方瑛李震等自騰衝會師由千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灞復造舟至金沙江思機發於西岸列柵拒守大軍順流至管屯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爲浮梁濟師并力攻破其柵得積穀四十萬餘石軍飽氣銳賊退至鬼哭山築大寨於兩峯上旁築二寨爲兩翼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軍分道並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機發及其弟思卜發遁去時官軍逾孟養至孟那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慮饋饟不繼引還機發少弟思祿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已已驥班師以孟養地予緬甸命捕機發驥三征麓川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會川衛訓導詹英言驥等多役民舁綵繒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不能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亨等俟賊解多捕魚戶爲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爲功此何異李宓之敗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　辛未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工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　三月戊子帝如天壽山癸巳還宮

王永和濬黑洋山西灣引其水由太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大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淸河入海且設分閘二空於沙灣西岸以泄上流而請停八柳樹工從之　夏四月庚戌處州賊犯崇安殺都指揮吳剛　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鎭遠蠻苗金臺僞稱順天王壬戌命王驥討之　乙丑遣御史十三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分守諸府御史朱英往處州賊黨四出剽掠道梗英間道馳至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　鄧茂七死陳鑑胡勢孤張驥命麗水縣丞丁寧帥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胡遂偕其黨六十餘人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茂七之死也餘賊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拒官軍陳懋至建寧諸將欲盡屠尤溪沙縣諸賊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令招撫賊黨多降懋乃遣諸將分道逐捕五月丙戌金濂與衆謀羸師誘伯孫出伏精兵入

其壘禽之帝乃移張楷浙江而留濂福建擊平餘賊未下者壬辰以旱太監金英同法司理刑部都察院獄因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尙書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審錄制皆如此　己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預機務　沙縣賊陳政景糾淸流賊藍得隆等攻汀州府推官王得仁與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都指揮馬雄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得仁帥兵往援斬首甚衆賊退屯將樂得仁將追滅之俄遘疾衆欲輿歸就醫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　賊黨林拾得掠建寧張瑛與從父敬禦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執大罵而死賊逼泉州知州熊尙初與晉江主簿史孟

常陰陽訓術楊仕宏拒於古陵坡兵敗皆死　初浙閩盜所在剽掠為民患將帥玩寇數被詰責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於柳華福建三司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浙江巡按御史黃英亦具白汪澄止兵狀王振欲殺朝士威衆遂下澄文顯吏華已出為山東副使遣使逮之華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庚子磔文顯亦籍其家澄棄市宋彰及按察使方冊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華所建置未為過澄文顯罪不至死論者寃之　御史張洪等劾徐恭石璞逗遛無功詔俟師旋以聞　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溪都指揮高諒戰死　丙辰南京謹身奉天華蓋三殿災大同參將石亨等擊兀良哈盜邊者於箭谿山禽斬五十八三

衛益怨　甲子詔修省　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　乙丑西甯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瑛琥之弟也　己巳赦天下　戊寅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於大同宣府備瓦剌　南京殿上生荆棘高二尺

秋七月己卯朔熒惑留守斗侍講徐珵私語友人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還　瓦剌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曰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為此也先不聽曰可汗不為吾當自為遂誘脅諸番分道大舉脫脫不花以兀良哈之衆寇遼東知院何剌寇宣府圍赤城又遣別騎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己丑至猫兒莊參將吳浩戰死羽書踵至太監王振挾帝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詔下王直帥廷臣力諫曰敵肆猖獗蓮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鄺埜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刑科給事中曹凱言今日之勢大異澶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玩愒此擧不惟以陛下為孤注卽懷愍徽欽亦何暇卹兵部侍郎于謙亦極諫帝皆不聽曹鼐問前欽天監正皇甫仲和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已帥百官諫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何曰盍先治內曰將令親王監國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癸巳命郕王居守是日西甯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敵戰於陽和敗沒石亨單

騎奔還冕榮之子也甲午帝發京師備文武百官以行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次居庸關副都御史鄧棨疏請回鑾以兵事專屬大將辛丑次宣府大風雨埜及棨等又屢言之振益虓怒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埜與王佐跪草中至暮不得請彭德清言天象示警若前恐危乘輿振詈曰爾何知若有此亦天命也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令佐埜皆隨大營埜墜馬幾殆或勸留懷來城就醫埜曰至尊在行敢託疾自便乎丙午次陽和八月戊申朔次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議旋師己酉廣甯伯劉安為總兵官鎮大同錦衣衞指揮郭登為都督僉事充參將佐之安榮之孫也庚戌師還登言于鼐曰自此趨紫荆

關裁四十餘里駕宜從此入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既恐蹂其鄉禾稼復折而東軍士迂回奔走丁巳次宣府恭順侯吳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為後拒庚申瓦剌兵突至騶戰不勝敵據山上飛矢石如雨官軍死傷略盡克忠下馬射矢竭猶殺數人與克勤俱沒於陳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帥五萬騎還救至鷂兒嶺遇伏一軍盡覆綬驍勇善戰矢盡絃斷猶持空弓擊敵敵怒支解之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相與哭之埜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言何懼振益怒叱左右扶出辛酉次土木諸臣議入保懷來振顧輜重遽止瓦剌兵大至遂被圍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為

敵所據眾渴敵騎益增壬戌敵見大軍止不行陽卻遣使通和帝召鼐草詔答之振遽令移營就水軍方動也先集騎四面衝之士卒爭先走行列亂敵跳陳而入師大潰死者數十萬人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通政龔全安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劉容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馬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瑭鄭瑄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錦衣僉指揮使錢欽及

弟鍾俱死其餘不可勝數瀛珪之曾孫珍隆之子塤志之曾孫榮清之子也方敗或語棨曰吾輩可自脫棨曰鑾輿失所我尚何歸遂死帝突圍不得出敵騎擁以去振為亂兵所殺中官喜寧跋兒干皆降敵顧興祖彭德清等皆遁歸下獄論斬也先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及見致禮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顏帖木兒營以先所掠校尉袁彬來侍　脫脫不花至廣寧王翺方閱兵眾潰翺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翺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尋退其犯肅州者任禮遣裨將禦之再戰再敗失士馬萬計

甲子京師聞變羣臣聚哭於朝郕王使太監金英興安等問計徐珵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

不見宋南渡事乎胡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也陳循亦持不可英安遂叱珵令扶出珵踉蹌過左掖門江淵入迎問之珵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淵遂入極陳固守之策英安入告太后勸郕王任于謙治戰守議乃定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監國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上下無固志丙寅檄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從于謙請也或欲焚通州倉絕寇資周忱議事在京曰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從之　時人情恟懼赤城鵰鶚懷來永寧保安諸守將皆棄城遁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然爭出羅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與楊洪誓死固

守郭登在大同亦修城堞繕兵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也先欲誘逆會大雷雨震死其所乘馬乃擁帝北行道宣府傳命啟門亨信登城語曰奉命守城不敢擅啟也先乃擁帝去戊辰至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登閉城門以飛橋取彬入劉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郭敬家貲進帝以賜也先等是夕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安邑瞽者仝寅學京房術居大同占禍福多奇中帝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

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　于謙爲兵部尚書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當軍馬倥偬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材　己巳皇太后命立皇長子見濬爲皇太子　追封張輔定興王諡忠烈朱瑛鄖國公諡忠順吳克忠邠國公諡忠勇陳瀛寧國公諡恭愍朱冕陳懷等並贈侯爵冕諡忠愍懷諡忠毅薛綬諡武毅李珍悼僖陳塤榮懷贈吳克勤昭化伯諡僖敏曹

鼐少傅諡文襄張益學士諡文僖鄺埜王佐皆少保丁鉉王永和尚書鄧棨右都御史餘贈䘏有差　庚午陳鎰合大臣廷奏王振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眾皆伏地哭叫號莫辨人聲長史儀銘造膝前免冠敷奏請下令旨族振馬順厲聲叱言者去給事中王竑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且罵且齧其面眾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遽起欲入竑帥羣臣隨王後于謙排眾直前掖王止使金英問眾所欲言皆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置諸法王命出二人眾又捶殺之血漬庭陛縛王山至磔之時百官皆踴躍不寧謙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出左掖門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

直何能爲王召諸言官慰諭甚至籍振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辛未帝至威寧海子　右都御史陳鎰撫安畿內軍民　壬申都督石亨總京營兵皆以于謙薦也　甲戌帝至黑河　乙亥諭邊將瓦剌奉駕至不得輕出　輸南京軍器於京師　修撰商輅彭時入閣預機務時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釋褐逾年參大政前此未有也　封楊洪昌平伯石亨武清伯　南京侍講學士周敘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殿下宜臥薪嘗膽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效力務掃北庭雪國恥先遣辯士卑詞重幣乞還鑾輿暫爲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王嘉納之　廣東賊黃蕭養作

亂　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
驚謝至再于謙厲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
月癸未卽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以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
下免景泰二年田租十之三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
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
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
軏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
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
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
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
臣罪帝深納之　甲申夷王振族郭敬亦坐誅彭德清瘐死命

戮其屍　庚寅處州賊平　癸巳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
達於上皇寄禦寒裘皇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卽
卧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　劉安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
來告敵情且言進己爲侯羣臣交劾下獄論死　也先欲以妹
妻上皇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倫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
七降萬乘之尊與諧婚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
爲姻驕尊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
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
從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死鯁直者戍
君子見斥小人驟遷章奏多決中旨黑白混淆邪正倒置閩浙
之寇方殷瓦剌之釁大作陛下宜親賢遠奸信賞必罰通上情

達下志寬國之奸無所投隙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尊
天下自此安矣帝嘉納焉　也先令上皇爲書遺楊洪洪封上
之帝馳使報曰上皇書僞也自今雖眞書毋受於是洪一意堅
守　甲午祭宣府土木陳亡將士瘞遺骸　乙未黃蕭養寇廣
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帥舟師遇賊於戙船澳安方醉卧官軍
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薄之軍潰安溺死指揮僉事王清被執
死之　辛丑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爲右副都御史守紫荊居
庸關　甲辰遣御史白圭編修楊鼎等十五人募兵畿內山東
山西河南　都督同知陳友帥師討湖廣貴州叛苗　乙巳遣
使奉書上皇　王驥等自麓川還軍無紀律苗襲其後官軍大
敗貴州巡按御史黃鎬赴平越遇賊幾死夜跳入城賊圍之議

者欲棄城走鎬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
將固守苗韋同烈等叛新添清平興隆諸衛並被圍貴州東路
閉　丙午調雲南四川兵會王驥討苗　初廣東左參議楊信民
清操絕俗嘗行田野訪利弊爲更置先後劾按察使郭智黃翰
僉事韋廣遂爲廣所訐被逮已而得白于謙薦之命守備白羊
口會黃蕭養圍廣州急嶺南人乞信民乃以爲右僉都御史巡
撫其地士民聞而相慶曰楊公來矣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
鑑言也先奸詭百端敓掠無已復假和親遣使覘伺以送駕爲
名覬得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卽有辭其謀旣深我慮宜遠宜
暫罷中官監軍之制假總兵以生殺權使志無所撓計有所施
整散兵募勇士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徵勤王兵數道並進戮力

復讐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　曩者江南寇發皆以誅王振為名
大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昔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
左右恐泄事機乞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事屬任大臣必當有
濟時臨洮府同知田賜聽選知縣單宇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
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帝皆不納　也先詭稱奉
上皇還冬十月戊申至大同都察院歷事監生練剛言和議不
可就南遷不可從有持此議者宜立誅安危所倚唯于謙石亨
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
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壬子詔諸王勤王乙
卯于謙提督諸營石亨及諸將分守九門　釋顧興祖劉安於
獄起王通為都督僉事與楊善王竑督京城守備給事中葉盛

請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請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
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也先逼紫荊關都指
揮韓青戰死都御史孫祥堅守丙辰也先由間道入夾攻之關
破祥督兵巷戰兵潰死之通政使謝澤守白羊口或請避敵不
可亦死之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檢討李紹曰主辱臣死
奚以家為卒不遣丁巳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巡撫及募兵御史將兵入援石亨議斂兵堅壁以老敵于謙
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
陳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
都督劉聚西直門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
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

武興陳德勝門外當敵衝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
自督戰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
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議者欲焚城外馬草給
事中李侃言敵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免復斂為民害報許百
姓避兵者號城下求入兵部侍郎鄒幹開門納之戊午也先薄
都城都督高禮毛福壽敗之西直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
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
己未也先奉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迓中書舍人趙榮慨然請
行高穀拊其背曰子忠義人也解所佩犀帶贈之即擢太常少
卿偕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諸物也先以非大臣遣之
還而邀謙亨王直胡濙出帝不遣庚申徵兵於朝鮮調河州諸

衛土軍入援也先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
以萬騎來薄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廣躍馬陷陳部下從之
勇氣百倍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
督孫鏜禦之不勝鏜欲入城給事中程信不納從城上發箭礮
助之鏜戰益力斬其前鋒數人寇稍卻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
力戰不解高禮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死會亨分兵至寇乃卻
辛酉武興擊敵西直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卻而內官
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陳亂興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
升屋號呼投甎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復卻初
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陳待邀請皆不應戰
又連敗意大沮聞勤王兵且至恐斷歸路壬戌擁上皇由良鄉

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詔進亨爵為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曰四郊多壘敢邀功賞哉不允謙請益兵守保定涿易諸府州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甲子也先擁上皇出紫荆關其別部攻居庸關羅通汲水灌城氷堅不得近亦遁走通追擊破之丁卯詔止勤王兵脫脫不花使來楊洪將兵二萬至辛未命充總兵官鏜廣副之勦畿內餘寇洪至霸州破敵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及關寇返鬬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及　襄陵王冲烋赴京師勤王下書慰勞時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勤王兵吳寧曰是益之使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　贈劉球翰林院學士謚忠愍立祠於鄉

侍講劉定之言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於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力之眾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陳法互相倚恃迭為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也紫荆居庸二

關名為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騶夫招釁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乞從漠北降人智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輿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帥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無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朘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夫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為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

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他日勳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政下不懷患失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勸懲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明仁武爲言即中庸所

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强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向者詞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强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書奏帝優詔答之　十一月癸未修沿邊關隘　辛卯毛福壽爲副總兵討辰州叛苗

擢克羅俄領占都督僉事帥部隨福壽援剿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眾也先入寇多爲內應于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輒選其精騎厚賚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克羅俄領占喃哥之弟也　壬辰上皇至瓦剌自土木敗袁彬隨侍上皇不離左右也先犯大同宣府逼京師皆奉上皇以行上下山坂涉溪澗冒危險彬擁護不少懈既入沙漠上皇所居止毳帳敝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上皇同寢天寒甚恒以脅溫上皇足也先惡彬一日縛至曠野將支解之上皇聞如失左右手急趨救乃免彬嘗中寒上皇憂甚以身壓其背汗浹而愈有通事哈銘者亦侍上皇上皇宣諭也先及其部下嘗使銘也先輩有所陳請亦銘爲轉達上皇獨居悒鬱彬及

銘時進諧語慰上皇上皇爲解顏忠勇伯蔣信陷敵隸賽罕王帳下時詣上皇所慟哭擁衛頗至也先嘗夜過御幄遙見赤光奕奕若龍蟠大驚異又欲進其妹上皇卻之益敬服時時殺羊馬置酒爲壽稽首行君臣禮　鳳陽歲凶盜且起乙未命刑部侍郎耿九疇往巡視撫安流民賜復三年九疇既至奏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招徠流民七萬戶境內遂安　進陳豫楊洪爵爲侯　金濂爲戶部尚書時四方用兵需饟急濂議上撙節便宜十六事國用得無乏　陳循等議召還羅通畱楊洪掌京營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荊倒馬諸關寇退幾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爲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

不可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之韓命盛出安集陳州流民　都督朱謙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竑至簡士馬繕阨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　十二月庚戌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　辛亥王驥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都督同知董興爲左副總兵討廣東賊戶部侍郎孟鑑參贊軍務興以天文生馬軾自隨果銳不能戢下軾戒之　癸丑尊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甲寅立妃汪氏爲皇后丙辰大赦　己未石亨楊洪柳溥分練京營兵朝廷以洪宿將所言多采納洪陳禦寇三策又奏請簡汰三千諸營將校不得以貧弱充伍從之　戊辰祭陳亡官軍於西直門外

明紀卷第十四終

明紀卷第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illegible]銜[illegible]陳鶴[illegible]　賜知府銜[illegible]孫克家[illegible]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丁丑朔罷朝賀　陳豫鎮臨淸議建城堡檄發役夫萊州知府崔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　始令納粟納馬者給冠帶　辛巳築城天壽山南駐陵軍命曰永安　福建賊破淸流縣　羅通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惑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賊數千向者德勝等門外不知斬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悟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于謙言衆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武淸侯石亨功次册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陳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爲濫宜將臣及亨等陞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薦并罷臣營務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腸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從前冒濫蓋因通言而發也人由是不直通　閏月甲寅瓦剌寇寧夏　先是會試取士分南北中卷癸亥詔依永樂間例毋拘額從大理寺丞李奎請也　瓦剌騎數千入順聖川入營沙窩庚午郭登帥兵擊敗之又追敗之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自土木敗後邊將畏縮無敢與

寇戰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大振丙午封登定襄伯
免大名眞定開封衞輝被災稅糧　彭時以兵事稍息得請終
制然由是忤旨　召王文掌院事文深刻有城府中柔媚而面
目嚴冷與陳鎰同官一揖外未嘗接談諸御史畏之若神　刑
部侍郎耿九疇理兩淮鹽課巡撫浙江都御史軒輗兼理兩浙
鹽課　二月戊寅耕耤田　塞上軍民多爲寇所掠癸未羅通
請榜諸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三年民復徭役終身又請懸封
爵重賞募能禽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
務援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
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今軍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
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行之　丙戌石

亨爲鎭朔大將軍帥京軍三萬人巡大同都指揮同知楊能充
遊擊將軍帥萬五千人巡宣府能洪之從子也　都督衞潁統
大營范廣協理　喜寧之降敵也爲之謀主也先嘗謂上皇曰
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
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袁彬也必殺之寧勸也先西
犯寧夏掠其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彬與哈銘謂上皇曰天
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餒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上
皇止寧寧欲殺二人皆上皇力解而止寧數爲也先畫策索賞
賜導入邊寇掠上皇患之言於也先使寧還京索禮物而命彬
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都指揮江福禽之送京師壬辰磔於市
　董興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

師馬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即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初
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絕鄉民避賊者又拒
不納多爲賊所害民益歸賊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契
給民得出入賊見木契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
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厲甲兵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
入賊營諭以恩信黃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日請見信
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讙曰果楊公也爭羅拜有泣
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蕭養且降而大軍至賊遂中
變三月己酉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卒軍民聚哭城
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　瓦剌寇朔
州　辛亥錄土木死事諸臣後鄺埜子儀王佐子道俱戶部主

事曹鼐子恩丁鉉子珫王永和子汝賢鄧棨子瑺俱大理評事
餘俱國子生恩自陳願讀書翰林許之改編修　瓦剌寇宣府
朱謙告急敕兵部會諸營將遴選將材癸丑范廣充總兵官羅
通提督軍務禦之已而寇退于謙請令廣等駐兵居庸寇來則
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從之　瓦剌寇寧夏慶陽乙卯寇朔
州　癸亥免畿內逋賦及夏稅　兵部右侍郎俞綱入閣預機
務　罷眞定河間採野味直沽造乾魚中官從于謙請也　夏
四月丙子廣東都指揮李昇何貴帥兵捕海賊戰死　辛巳瓦
剌寇大同官軍擊卻之　平越被圍九月掘草根煮弩鎧食之
死者相枕籍王驥頓軍辰沅不進黃鎬置密疏竹筒中募士入
間行乞援於朝且劾驥等覆師狀丁亥梁珤爲平蠻將軍方瑛

爲右副總兵代驥討叛苗吏部侍郎何文淵以貴州苗未平議
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于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
乃寢　戊子大理寺丞李茂錄囚南京考黜百司訪軍民利病
　大同參將許貴言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議和于謙
言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
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
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
亦不得和貴爲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
責貴成之子也　丙申瓦剌寇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卻之　丁
酉瓦剌入石峰口燒關門而去　己亥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
官練兵保定眞定涿易通諸處僉都御史陳泰參贊軍務　庚

子振山東饑　辛丑振畿內被寇州縣　癸丑瓦剌數千騎至
大同郭登出東門戰僞北誘之入土城伏起敵敗走登度敵且
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爲祭冢者見寇即棄走寇至
爭飲食之死者甚衆　浙江鎮守中官李德言馬順等有罪當
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
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言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其腹心
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在廷文武忠憤激發
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使乘輿播
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爲不足問帝曰誅亂
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　五
月乙巳免山西被災稅糧　召羅通范廣還　楊洪子俊爲宣

府右參將恃勢橫恣以私憾杖都指揮陶忠至死洪懼奏俊輕
躁恐誤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論
斬詔令隨洪立功喜寧之禽也俊冒其功未幾事覺乃更貶俊
官別賞江福等　瓦剌掠河曲及義井堡殺二指揮圍忻代諸
州石亭等不能禦長驅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詔朱鑑移鎮雁
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劉安督涿易諸軍赴援兵漸
集敵亦饜乃引去　戊申瓦剌寇雁門益黃花鎮戍兵衛陵寢
　游擊將軍石彪敗瓦剌於威遠衛彪亨之從子也　瓦剌入
宣府朱謙禦之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謙拒以鹿角發火器擊
之寇少卻如是數四謙軍且退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復力
戰寇不得入　廣東兵大集癸丑董興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

者萬餘人餘多就撫黃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
等餘黨皆伏誅興兵所過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楊公在豈
使吾曹至是請於朝建祠祀焉興留鎮廣東　浙江賊陶得二
復熾擁衆犯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僞爲鄉民避賊者以敝縕
裹薪闌入城賊至副使陶成出戰賊黨持薪縱火官軍驚潰成
與都指揮僉事崔源皆戰死成數有功事聞贈左參政錄其子
會爲八品官　瓦剌數出沒大同渾源伺軍民樵采輒驅掠或
幸脫歸率殘傷肢體遺民相率入城無所棲又乏食霍瑄以聞
壬戌命老弱聽暫從發粟振之除城守丁壯賦役　貴州副總
兵田禮擊叛苗走之平越新添圍並解總督軍務侍郎侯璡遣
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

開平節諸路檄晉安士兵援安南衛而自帥師攻紫堆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王驥會驥亦俘剿平王蟲富自興隆抵鎮遠道皆通　辛未瓦剌也先遣使請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王直帥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僇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也先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爲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涖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良然

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爲名來犯京師豈不爲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　俞綱解閣務守本官　六月壬午瓦剌二千騎寇大同郭登擊卻之丙戌也先復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內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卽下月城閘也先及門而覺遂擁上皇去　金英家人犯法王文陳鎰治之不罪英給事中林聰等劾文鎰畏勢縱奸幷及御史宋琛謝琚丁亥下文等錦衣衛獄文等引罪釋之聰言琛琚不任風紀命調外　戊子瓦剌二千騎寇宣府朱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帥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巳至午寇敗遁初也先欲取大同爲巢穴又謂大同宣府二城旦夕可下數來攻而郭登守大同謙守

宣府數挫其衆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喜寧既死叛人小田兒爲敵間會侍郎王偉出視邊于謙授計誘誅之又請特釋蔣信家許以封爵俾陰爲之計脫脫不花阿剌皆撤所部歸也先始決意歸上皇　戊戌免山東被災州縣稅糧　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護餉大同帝以命羅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遂請往帝不允卒命通　瓦剌阿剌使復至胡濙等復請遣迎上皇帝御文華殿門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絕狀王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于謙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羣臣退興安匍匐出呼曰若等固欲遣使有文天

祥富弼其人乎直大言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其祿敢辭難乎言之再聲色愈厲安語塞己亥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爲右少卿使瓦剌敕書不及迎上皇實走白內閣遇安安詬曰若奉黃紙詔行耳他何預　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言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汙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居相位强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

讁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庶陰陽順而天變可弭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革奢靡戒游佚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泰除謚法恐人議己所以亡望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言無不盡也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帝嘉納焉　秋七月庚戌尚書侯璡都督方瑛進克賞改諸砦禽僞苗王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僞稱趙王帥眾掠清平璡等復討禽之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璡隨方處置　瓦剌脫脫不花入貢也先亦遣使復至將遣歸使者謂館伴曰朝廷遣使報阿剌知院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事必不濟胡濙以聞廷議簡四人爲正副使與偕行帝命俟李實還議之王直等固請庚申楊善及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千戶湯公讓使瓦剌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敕書亦無奉迎語自齎賜也先外無他賜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公讓和曾孫也　停山西民運糧大同　癸亥李實羅綺還以也先使俱至具言欲和狀王直與陳懋等上疏請更遣使齎禮幣往迎上皇帝令不須遣使但以迎復意宣示也先直等復言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也先意也昨脫脫不花阿剌使來皆有報今使以迎請爲辭乃

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實自言於帝帝皆不許也先使已辭歸帝賜書諭送回大駕就令楊善奉迎直等復言今北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帝命擇使直等請仍遣實命俟善歸再議御史畢鑾等上疏言就令彼以詐來我以誠往萬一不測則我之兵力固在檢討邢讓亦以爲請不許　城臨清陳豫練兵撫民安靜不擾及召還父老詣闕請留從之　己巳楊善至瓦剌其館伴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徵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徵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中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馬蹶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伴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置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以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也先明日見也先又大有所遺也先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也先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翦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翦裂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爲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減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也先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

居數數十萬太師部曲所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不亦美乎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誠心也也先大喜問上皇歸將復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也先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爲好男子垂史策頌揚萬世也先笑稱善伯顏帖木兒勸也先留使臣遣使要上皇復位也先懼失信不可卽日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上皇行也先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坐卽起周旋其間也先顧美

曰有禮伯顏帖木兒等亦各設餞八月癸酉也先築土臺坐上皇臺上帥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食物上皇發瓦剌也先與部眾皆送約半日程也先伯顏帖木兒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遣頭目七十人送至京袁彬哈銘蔣信並從駕還　山西都司令史賈斌疏言臣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爲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爲鑒戒者附焉報聞　戊寅祀社稷　庚辰命禮部具奉迎儀胡濙等議禮部迎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官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北上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命太常寺少卿許彬奉迎於宣府　給事中劉福李侃等言奉迎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胡濙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帝書具言迎駕禮宜從簡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　千戶龔遂榮爲書投高穀言奉迎宜厚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徧示廷臣曰武夫尙知禮況儒臣乎眾善其言胡濙王直欲以聞王文阻之乃止葉盛林聰劾穀等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有詔索書且詰所從得穀對曰自臣所因抗章請如遂榮言濙請帝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下遂榮詔獄久之得釋　壬午上皇至宣府朱謙

出謁命厚犒瓦剌使者癸未命許彬書罪己詔諭羣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甲申侍讀商輅奉迎於居庸關丙戌上皇還京師帝迎於東安門上皇入居南宮帝帥百官朝謁庚寅赦天下　辛卯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進楊善左都御史　苗衷致仕　總督湖廣貴州軍務兵部尙書侯璡卒於普定　九月壬寅朔王驥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南畿軍素偷惰驥至以所馭兵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　丁未封朱謙爲撫寧伯　鎭守中官陳公忌郭登會有發公奸贓者公疑登使之遂與登搆帝謂于謙曰大同吾藩籬公與登如是其何以守遣右監丞馬慶代之公還登愈感奮　癸丑河南巡撫副都御史王來爲右都御史總督

湖廣貴州軍務討叛苗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祭酒陳敬宗並致仕驥初以請老至京師陳循請閒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循驥門生也驥端厚祇慎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恆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布衣糲食未嘗殖生産敬宗與李時勉同時為南北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曰南陳北李　初毛忠征瓦剌獲番僧加失領真以獻後逃之瓦剌為也先用慽忠欲陷之宣言忠數遣使通瓦剌遂發忠福建立功徙其家屬京師　冬十月辛卯錄囚　癸巳免畿內逋賦　耿九疇兼撫鳳陽等處　初楊洪自獨石入衛

八城悉以委寇于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且戰且守八城遂復　瓦剌使三千人來朝于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瓦剌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　李賢為右都御史巡撫湖廣　溫處餘賊尚熾鎮守浙江兵部侍郎孫原貞毋喪令視事十一月原貞進兵擣賊巢俘斬賊首陶得二等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破掠男女原貞請奔喪踰月還鎮分兵勦平餘寇　金英以罪下獄詞連工部尚書石璞帝命銅英宥璞出理大同軍饟　辛亥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萬壽節十二月丙申復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皆不許荊

王瞻堈請朝上皇不許　梁珤與王來毛福壽方瑛會兵討叛苗至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珤等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遁去已復出掠官軍連戰皆捷

二年春正月壬子考察天下入覲官當黜者運糧口外　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政　二月辛巳釋奠於先師孔子　吏部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辛卯以星變修省詔廷臣條議寬卹諸政　癸巳詔畿內及山東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勸農授民荒田貸牛種

于謙憂國忘身口不言功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東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

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　撫寧伯朱謙卒　初設漕運總督於淮安以王竑為之與都督僉事徐恭同理漕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三月江北大饑竑從周忱貸米三萬石忱為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　也先遣使入貢且請答使王直等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觀虛實開導其善不許　郭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帝以嵩為散騎舍人不聽登辭登以邊患甫息思得公廉有為者與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又言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僉都御史任寧宜止巡撫宣府帝悉從之以富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而徵固及任寧還大同經喪敗法弛弊尤甚富一意

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輸大同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乃已

中書舍人何觀劾尚書王直翟正統時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中官見權奸語以爲侵己激帝怒下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刪削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遂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梁珤王來自沅州進兵與方瑛破賊於興隆之截洞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官軍分三道進瑛自龍場毛福壽自重安江都督陳友自萬潮山來與珤大軍繼之先後破黎樹翁滿等三百餘寨招撫亥水等三百餘寨會師香爐山下環四面攻之發礮

轟崖石聲動地賊懼夏四月乙酉縛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遂移軍清平檄四川兵共勦都勻草塘諸賊賊望風具牛酒納款賊平班師詔留來珤鎮撫

陝西饑軍民萬餘人言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帝以命鎰鎰至是凡三鎮陝西先後十餘年陝西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西者莫及也

甲午瓦剌寇宣府馬營以報使爲辭敕石彪等巡邊乙未命石亨選京營兵操練尚書石璞總督軍務

五月王直等復請遣使瓦剌言絕之且起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釁瓦剌入寇時豈無使耶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直等言陛下銳意治兵爲戰守計眞大有爲之主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爲寇宜敕沿邊守臣發兵游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陛下於機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兵諭以方略誠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善

監生郭佑言逆寇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讐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親賢良以固國本廣儲蓄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名定分裁之以義如桀驁侵軼則提兵問罪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匹馬闌入乃可保百年無虞不然西北力疲東南財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抒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

故農工商販之徒不校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贓污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粟納草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啟寇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楊洪爲鎮朔將軍還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子俊爲右都督管三千營洪自以一門父子官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乞休致請調俊等他鎮不許

奸民彭守學復訐周忱多徵耗米妄有費用戶部遂請遣御史李鑑等往諸郡稽覈尋以給事中金達言召忱還朝

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見

己卯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

李賢陳車戰火器之利採行之

周忱言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蔵不逋自臣

泄任設法剗奬節省浮費於是歲無逋租吏積贏羨凡向之公
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於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
免或未估時直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敕諭許臣
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致守學訐奏戶部遣官追徵實
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言妄費罪乃在忱令估
計餘值悉徵於民間至有棄家逃竄者乞將正統以前者免追
詔許之召李鑑等還　江淵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朵顏赤
斤諸衞爲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訐告王振
餘黨以免枉濫詔從之　時河勢方橫溢分流大清不專向徐
呂徐呂益膠淺自臨淸以南運道艱阻乃敕山東河南巡撫都
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務令水歸漕河暹言黃河自洪武二

十四年改流從汴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河者爲大黃河其支
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
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沙灣入海但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
水低隨濬隨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自黑洋山東南抵
徐州督河南三司疏濬臨淸以南請以責英　秋七月戊申晉
定永寧畢節諸苗復叛梁珤等留軍討之尋命王來兼巡撫貴
州　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加于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子
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
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
於公義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
進何文淵吏部尚書佐王直理部事　八月壬申南京地震

帝以兵革稍息頗事游宴周敘請復午朝日接大臣咨諏治
道經筵之餘召文學從臣講論政事并詔天下臣民直言時政
缺失會葉盛亦以復午朝故事爲請立報可辛巳復午朝時帝
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多盛與林聰爲首廷臣議事盛每
先發言往復論難與議大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
少保然物論皆推盛才　言官猶交章劾周忱請正其罪帝素
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者但令致仕忱性機警錢穀鉅萬一
屈指無遺算其治以愛民爲本濟農倉之設雖與民爲期約多
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與
朝廷賸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
也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忱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

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藉過客無稍吝惜
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屢召人言然當時言理財無
出忱右者　戶部侍郎李敏巡撫應天諸府敕無輕易周忱法
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所部大饑道
殣相望課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　高穀
薦侍講陳文才擢雲南右布政使貴州比歲用兵資餽雲南民
困轉輸文令商賈代輸而民倍償其費皆稱便稅課額鈔七十
餘萬吏俸所取給典者侵蝕吏或累歲不得俸文悉按治課日
羨溢雲南產銀民閒用銀貿易視內地三倍隸在官者免役納
銀亦三之納者不爲病文曰雖如是得無傷廉乎損之復令減
隸額三之一名譽日起　給事中張文質劾王暹洪英治水無

繆請引塌場水濟徐呂二洪濬潘家渡以北支流殺沙灣水勢
且開沙灣浮橋以西河口築閘引水以灌臨清而別命官以責
其成詔不允仍命還英調度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
南入運河請引耐牢坡水以灌運而勿使經沙灣別開河以避
其衝決之勢或又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涸矣甚
者言沙灣水湍急石鐵沈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設齋醮符咒
以禳之帝心甚憂念乃命工部尚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
昌平侯楊洪以疾召還九月卒贈潁國公諡武襄洪久居宣
府御兵嚴肅士馬精強爲一時邊將冠然未嘗專殺又頗好文
學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子傑嗣侯上言臣家一侯三都
督蒼頭得官者十六人大懼不足報稱乞停蒼頭楊釗等職許

之仍令給俸　乙卯禁諸司起復　郭登以疾召還登初至大
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
屹然成巨鎭登去大同人思之　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災稅
糧　也先數貢馬兵部侍郎李賢謂聱金帛以強寇自斃非策
因陳邊備廢弛狀于謙請下其章厲諸將　王竑兼巡撫淮安
揚州廬州三府徐和二州召耿九疇還　初廣通王徽煠有勇
力家人段友洪以技術得寵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言徽煠有
異相當主天下遂謀亂作僞敕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入苗
中誘諸苗以銀印金幣使發兵攻武岡苗首楊文伯等不敢受
事覺岷王徽煠執友洪都御史李實以聞遣焦敬及中官李琮
徵徽煠入京師王來梁珤復發陽宗王徽焟通謀狀亦徵入廢

為庶人錮之高牆　十一月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浙江右布
政使楊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禁
詭寄之弊詔與孫原貞督之　宣府督餉侍郎劉璉病命戶部
郎李秉往佐之十二月秉發璉侵牟狀擢秉右僉都御史代璉
兼參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萬
五千給屯卒人予直市穀種璉盡以畀京民之出守者一不及
屯卒更停其月餉而徵屯糧甚急秉盡反璉政厚卹之軍卒自
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官鎭守供億科斂者皆奏
罷以官錢給貲尋上備邊六事言軍以有妻者爲有家月餉一
石無者減其四卽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槩以無家論非義當一
體增給從之時宣府億萬庫頗充裕秉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

戎裝市耕牛給軍軍愈感悅　福建賊悉平　庚寅禮部左侍
郎王一寗祭酒蕭鎡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瓦剌可
汗脫脫不花娶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
也先亦疑其通中國將謀己遂治兵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也先
追殺之執其妻子以其人畜給諸部屬遂乘勝迫脅諸番東及
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春正月于謙請乘間
大發兵身往討之以雪國恥除邊患帝不許　王來言近因黔
楚用兵暫行鬻爵之例今寇賊稍寗惟平越都勻等四衞乏餉
宜召商中鹽能納米例從之　二月也先來獻捷　乙酉副都
御史劉廣衡錄南京囚　京師久雨雪江淵言漢劉向曰凡雨
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

刑法綦濫之象陛下恩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
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
之三戶部移檄有司但減米麥其折收銀布絲帛者追徵如故
則是朝廷自失大信於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帝乃令法司申
冤濫詰戶部違詔金濂內慚抵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
有司違詔故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若概減免國
用何資戊子諸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於民爲國斂怨且訐其
陰事帝欲宥之侃與御史王允上殿力爭遂下都察院獄三日
釋之革太子太保改工部　三月戊戌葉盛爲山西參政督餉
宣府程信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巡撫寇深奏盜糧一石
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鉤考信立碎之曰奈何納

人於死深不悅　何文淵言理財非金濂不可復以濂爲戶部
尚書濂上疏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　瀋王佶焞數與州官置
酒大會巡撫朱鑑以聞詔諸王非時令壽節不得輒與有司讌
飲著爲令　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采訪外事衛官漸用事
戊午毛福壽討湖廣巴馬諸處苗克二十餘寨禽賊首吳奉先
等百四十八　陳鎰鎮陝西將還王文當代諸御史交章留文
乃改命侍郎耿九疇都指揮楊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
按治且命諸邊如得青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九
疇言邊城士卒非乏將帥能嚴紀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
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輒徙入塞九疇
言邊墩所以禦寇衛民今使民避寇失業安用將帥因禁民入

徙有被寇者治守帥罪　林聰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
興之疎族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
口律不當逮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
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爲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如故
侍郎劉璉督餉侵隱不爲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沒萬計孰爲重
輕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子中書舍人顒俱坐
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顒止除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
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除名　彭時服除至京命供事翰林
院不復與閣事　帝之爲郕王也妃杭氏生子見濟以爲世子
及即位心欲以見濟代皇太子而難於發皇后亦力以爲不可
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帝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

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廣西土官都指揮使黃玹者思明土
知府瑊之庶兄也瑊致仕子鈞襲玹守備潯州令其子襲殺瑊
一家支解瑊及鈞而謬爲捕賊以掩其跡瑊僕福童訴其事巡
撫侍郎李棠檄右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按其事玹使人持千
金賄於道且擁精兵挾之翬仁宅陽許諾已誘執玹父子下之
獄玹窘夏四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勸帝廢太子立己子
疏入帝大喜曰萬里外乃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玹
罪進階都督諸臣會議者九十一人王文率先承命循及胡濙
等皆唯唯惟李侃林聰朱英以爲不可王直亦有難色與安厲
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持兩端循濡筆強
直直遂署羣臣皆署於是濙及魏國公徐承宗等言陛下膺天

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竑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吉以聞郎日簡置東宮官公孤詹事僚屬悉備吏部右侍郎俞山密疏諫不聽五月甲午廢皇后汪氏立杭氏爲皇后廢皇太子見濬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封上皇子見淸榮王見淳許王賜親王公主邊鎮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賜循穀淵一寧鎡輅各黃金五十兩直歸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爲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朱鑑貽循書言不可且曰陛下於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棠既不得竟竑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嶺表一物　復顧興祖伯爵　土木之敗朱勇以大將喪師辱國奪封勇子儀乞葬祭

亦不許丁酉以立東宮恩命儀襲封成國公減歲祿過半　石璞之治河也濬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命中官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協治璞等築石隄於沙灣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河流漸微細丙申沙灣堤成加璞太子太保建河神廟二於黑洋山沙灣歲春秋二祭　辛丑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　乙巳授顏子裔孫希惠孟子裔孫希文並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孫原貞奏析遂安縣地置泰順縣析麗水靑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建官置戍盜患遂息時又以福建沙縣之永安千戶所爲縣析尤溪縣地益之以廣東南海縣之大艮堡爲順德縣析新會縣地益之　六月乙亥罷各省巡撫官入京議事　大雨浹旬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　潯梧猺亂董興及廣西總兵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爲廣東西總兵而特遣一大臣督之秋七月乙未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兩廣有總督自翺始翺至推誠撫諭將吏讋服猺人劉化部內無事　松潘賊首阜勞糾他呰阿兒結等頻爲寇鎮守侍郎羅綺禽斬之　壬寅王一寧卒　八月乙丑振徐兗水災　上皇居南宮御用監少監阮浪入侍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與皇城使王瑤錦衣衛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忠爲之徵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浪瑤濱死不及上皇一語忠筮於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

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所告事得不竟而浪與瑤竟磔死　戊辰都御史洪英尚書孫原貞薛希璉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　丁丑振兩畿水災州縣免稅糧　乙酉振南畿河南山東流民　九月庚寅江淵母憂詔奔喪回任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淵薦爲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自爲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辛卯以南京地震兩淮大水河決命王文巡視安輯　乙未振兩畿山東山西福建廣西江西遼東被災州縣　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近年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寧王振專權害政致國事傾危望陛下

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爲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侯覽之害復見於今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虐軍害民十事爲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纍室兼籯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藉之子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徵徭阡陌連亙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鉅萬壞國家法豪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强不償行賈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名爲伴當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煩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貿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　命洪英督有司修築沙灣河隄　閏月癸未開處州銀場是月福建盜起　禮部侍郎鄒幹考察山西官吏多所論劾黜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朱鑑請召幹還幹因極論鑑徇護帝是幹言冬十月召鑑佐院事至京致仕去　陳循好剛自用高穀與之不相能以王文强悍思引與共政以敵之乃疏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楨穀舉文而文得中官助戊戌命文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諜報寇牧近邊丙辰孫鏜石彪協守大同都督同知衛穎僉事楊能張欽協守宣府備也先潁青之子也　葉盛協贊孫安軍務安方修復獨

石馬營龍門等四城盛與鬫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流移爲行旅置燧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畀屯卒立社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四城及赤城鵰鶚諸堡次第皆完　召王來等還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王文偕南京九卿議上軍民便宜九事又言徐淮閒饑甚而南京儲蓄有餘請盡發徐淮倉粟振貸而以應輸南京者輸徐淮補其缺皆報可　戊辰方瑛平貴州白石崖諸苗俘斬二千五百八招降四百六十砦　甲戌安撫畿內山東山西逃民復賦役五年　免山東及淮安府徐州水災稅糧　先是江淵言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不職逮至覈實斥爲民　楊俊言也先既弒其主併其眾包藏禍心窺伺邊境直須時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里我緣邊宿兵不下數十萬宜分爲奇正以待誘使來攻正兵列營大同宣府堅壁觀變而出奇兵倍道擣其巢彼必還自救我軍夾攻可以得志疏下廷議于謙等以計非萬全李秉亦曰塞外本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　石璞言京師盜賊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餉虧減妻孥飢凍故又聞兩畿山東河南被災窮民多爭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來之憂甚於邊患口外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今邊疆未靖宜增饟以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啟盜誤國之端非節財足用之術帝深納其言　戊子錄劉基六世孫祿爲世襲五經博士　初于謙以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十三大營各爲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各置坐營都督訓練十

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太監阮讓都督楊俊等分統之仍聽謙及
石亨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以備徵調其餘不屬團營者歸
本營訓練以衞京師名曰老家由是京軍之制一變　練綱偕
同官應詔陳八事並允行　李秉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
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論守獨石中官弓勝田獵擾
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訐秉自解帝召秉還改通
政蔣琳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乃命練綱及給事中
嚴誠往勘卒留秉時邊民多流移秉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
廩軍家爲寇所殺掠無依者官爲養贍或資遣還鄉釐諸弊政
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諸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
予一石幼者半之諸部概乞一石鎮將不可秉曰是輕人重粟

也如其言予之自請專擅罪帝以爲識體　丁未進梁珤爵爲
侯封毛福壽南寧伯福壽尋更名勝　也先遣使賀明年正旦
王直等復請遣使報之下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
行人事非所敢聞詔仍毋遣使　免河南及永平被災秋糧
土酋番漸强侵掠鄰境火州柳城皆爲所併其酋也密力火者
遂僭稱王偕其妻及部下頭目各遣使入貢

明紀卷第十五終

明紀卷第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男贈知府銜給[illegible]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召王文還　河復決新塞口之南　王竑以災傷
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
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
儒臣講論道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帝納其言　五開清
浪諸苗復叛二月戊子朔梁珤王來進軍討之　乙未皇太子
冠　林聰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從之　楊俊充游擊將
軍送瓦剌使歸至永寧被酒杖都指揮姚貴八十且欲斬之諸
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葉盛亦論俊罪以俊嘗潰於獨石斥爲

敗軍之將俊上疏自理封還所賜敕書以明己功言官劾其敗
衂論斬錮之獄會其弟昌平侯傑卒傑母魏氏請暫釋俊營傑
葬事乃有死降都督僉事　庚戌免江西去年被災秋糧　王
文還朝改吏部尚書兼學士直文淵閣如故文雖爲高穀所引
而穀遲重陳循明決文反與循合而不附穀　三月于謙言班
軍分十營團練久不得休請仍分兩番從之　戊寅開建寧銀
場　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王竑上疏奏不待報
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坌至廩不能給惟徐州
廣運倉有餘積竑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
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
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

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帝聞淮揚饑憂甚得竑
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命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竑
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
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
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
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鬻子女者贖還之歸
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饑頌聲大作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
齎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
使無狀請易米備振從之　夏四月戊子朔塞沙灣決口　運
南京倉粟振徐州　己酉令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
輸粟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振濟者入監讀書生員納粟入
監自此始其後庶民亦得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
益輕矣　五月詔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官民田　己巳王文母
憂詔奔喪回任　甲戌徐州復大水民益饑發支運及鹽課糧
振之　丁丑振鳳陽　御史左鼎言瓦剌變作將士無用由軍
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戟
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
之眾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
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
法財悉得減贖觀散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
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八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
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

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
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御史各十餘
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卽曩之方面御史爲
方面御史則合眾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
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
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
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帝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
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
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
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饟
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
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
忽不加務任掊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
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卹意外之虞
臣竊懼焉章下戶部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行　乙
酉大雷雨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命姑
輸東昌濟寧倉已河南參議豐慶請自衛輝胙城泊於沙門陸
輓三十里入衛舟運抵京師從之　初練綱偕同官言吏部推
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尚書
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
罪文淵終以綱等爲直六月災異見左鼎偕同官陳救弊卹民
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者用清政本帝善其言

下詔甄別而大臣辭職並慰留林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鼎聰等乃共論文淵儉邪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左庶子周旋疏言文淵枉聰并劾旋曹凱亦上殿力諍壬辰下文淵及旋於獄聰疏中有屬內臣語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命致仕是時諸御史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爲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　辛亥瘞土木大同紫荆關暴骸　時令輸豆得補官曹凱言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爲然命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時又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給事中劉煒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輭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立爲已之　松潘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相讎殺守將不能制羅綺擣永巢誅之　秋七月庚辰停諸不急工役　石璞仍治沙灣決河教諭彭塤請立閘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練綱上其策詔下璞璞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工畢奏聞帝恐不能久命璞且留處置　八月己丑振河南饑　甲午也先

自立爲可汗　九月給事中潘榮言致治之要莫切於納諫比以言者忤聖意諭禮部凡遇建言務加審察或假以報復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氣以言爲諱國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何由而知今巨寇陸梁塞上多事奈何反塞言者路望明詔臺諫知無不言緘默者罪並敕閣部大臣勿搜求參駮虧傷治體疏入報聞　陝西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便乃改耿九疇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　冬十月庚寅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初徐珵刱南遷議爲內廷訕笑久不得遷珵急於進取因遺陳循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帝用人多決於于謙珵屬謙門下士求國子祭酒帝謂謙曰此議南遷徐珵耶爲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以謙沮己恨刺骨循勸珵改名因名有貞尋遷右諭德會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甲午擢左僉都御史往治之　戊戌也先遣使來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報書稱曰瓦剌可汗　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見濟薨謚曰懷獻葬西山　十二月乙未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巳賚邊軍　年富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罪富威名重天下豪家愈側目相與摭富罪于謙方富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朕方付富邊事豈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　五年春正月戊午黃河清自龍門至於芮城　先是詔會試額

數遵永樂間例李侃羅綺及給事中徐廷章相繼爭之及是禮
部奏請裁定乃從廷章言復分南北中卷　壬申罷福州建寧
銀塲　甲戌陳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被災軍民　初運河淺
阻僉事劉清給事中何陞行人王晏先後請開沁河通漕運再
下廷議言不便晏固爭乃遣趙榮往勘榮還亦言不便議乃寢
尋敕榮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徐恭王竑以漕舟蟻聚臨
清上下請急救徐有貞築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等議有貞守
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
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如
其言有貞乃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略曰臣
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

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請依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置閘門
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
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又言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
合今黃河勢大恆衝決運河勢小恆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
有利無害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
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
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其外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
泄至新置二閘亦頗堅牢可以宣節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
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帝諭有貞如其議行之　有貞踰
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自雍而豫出
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
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
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
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
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治渠建閘起
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歷壽張踰范濮凡百里又西北數百里
經澶淵以接河沁築九堰以禦河流旁出者實之石而鍵以鐵
更築大堰楗以水門　二月王竑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
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
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奪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
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
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

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
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
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
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
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
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
財用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
息未之有也帝襃納之乙巳以雨暘弗時詔修省求直言　林
聰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略以
絕玩好謹嗜慾爲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
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

百餘頃宜爲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道慎刑獄禁私役軍士省
輸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納采　戶部尙書金濂卒追封沭
陽伯諡榮襄　三月辛酉江淵振淮北饑民王竑撫卹南畿淵
前後條上軍民便宜十數事并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
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淮安糧運在塗者淵悉追還備
振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淵被劾當削籍廷臣以淵
守便宜不當罪帝宥之先是蘇松常鎭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
兩民以爲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凡一百十餘萬石率三
石而致一石有破家者文用便宜停之又發廩振饑民三百六
十餘萬　廣西古丁等洞賊首藍伽葺萬山等糾合蠻類劫掠
南寧上林武緣諸處詔總督兩廣副都御史馬昂勦捕之甲子

昂破瀧水猺　緬甸索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請以銀戛等處地
方與之乃送思機發及其妻帑六人至金沙江庚辰誌等檻機
發送京師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興安用事佞佛甚於
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剋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楊浩切諫
禮部郎中章綸亦以爲言乃止　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作亂
自稱平天大王剽播州西平黃灘方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
勦辛卯破之賊魁皆就縛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灘乖西谷
種乖立諸砦執僞王谷蟻丁等斬首七千餘瑛爲將嚴紀律信
賞罰臨陳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爲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委
以禁旅乃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　五月徙齊庶人谷庶人
置南京敕守臣愼防範　懷獻太子既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

宮御史鍾同與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因相約疏請復諸同
因上疏言邊事遂及復儲事略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
及臨淸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
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
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搆惡戕戮
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
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
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
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
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
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

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
帥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卽改庶
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
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
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
具儀建復儲位實宗社無疆之休又曰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
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
平時尙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
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富貴之家卽
長才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
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廷臣集議陳懋王直等請帝

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二日綸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帥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下錦衣衛獄甲子併下同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

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時禮部郎孟玘亦疏言復儲事獨不罪　蘇州年饑多盜貧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捕許師道等二百餘人張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寺卿薛瑄力辨其誣給事中王鎮因乞會廷臣勘實六月誅師道等十六人而餘得釋文恚曰此老倔强猶昔　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玹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鍾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　戊子錄囚　也先虐使三衛逼從朵顏所部於黃河毋納地三衛皆不堪遂陰輸瓦剌情於中國乞居大寧廢城朝議

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舊制三衛歲三貢使者從喜峰口入有急報則許進永平時有自獨石及萬全右衛來者邊臣以爲言敕止之　秋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言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羣臣皆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神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與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

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　癸酉振南畿水災　封方瑛爲南和伯加蔣琳左副都御史敍草塘功也　兵部尚書儀銘卒諡忠襄銘智之子也少學於吳訥天性孝友易直有父風　八月丁酉復命天下巡撫官赴京師議事　思機發伏誅　吏部侍郎李賢采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曰鑑古錄上之　陶魯爲新會縣丞廣西猺流劫高州廉州惠州肇慶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香山順德間土寇蠭起新會無賴子羣聚應之魯召父老語曰賊氣吞五城不早備且陷君輩能帥子弟捍禦乎皆曰諾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衛建郭掘壕布鐵蒺藜刺竹於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魯年始弱冠知縣王重勉之學重故

老儒遂請執弟子禮每晨授經史講解而後視事後重卒官曾
喪之如父且資其二子　九月壬戌免蘇州松江常州揚州杭
州嘉興湖州七府漕糧二百餘萬石　冬十月庚辰副都御史
劉廣衡巡撫浙江福建專司討賊　也先恃强日益驕荒於酒
色知院阿剌求太師不得而怒也先忌之乃使己子守西番召
阿剌二子鴆其少者阿剌懼詭辭乞長子還也先觴之中途而
死阿剌益怒帥衆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脫脫不
花王血在汝身兀良哈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汝血在我手矣
也先無以應約日與戰退與伯顏帖木兒議帳中阿剌有部曲
三人事也先久也先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劒刺也先殺
之并殺伯顏帖木兒伯顏弟賽刋王聞也先死棄衆走爲其下
所殺賽刋弟大同王帥所部西奔　十一月戊午罷蘇松常鎭
織造采辦　十二月召趙榮還專任徐有貞　先是吏部除副
使羅箎爲按察使參政李輅僉事陳永爲布政使林聰疏爭之
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琰老宜罷箎等遂還故官琰致仕御史白
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遷鎭
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貲緣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
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內閣及諸御史亦並
以聰好論建弗善也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
地便養聰爲言於吏部御史黃溥等遂劾聰挾制吏部且言聰
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奪仲賢官與之與吳誠有怨
故劾誠福建參政許仕達屬聰求進故聰舉仕達堪巡撫并劾

尚書王直阿聰章下廷訊文等文致其罪坐專擅選法論斬胡
濙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帝使興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
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與高穀皆力救帝亦自知聰繇是得釋
貶國子監學正　練綱巡按福建與按察使楊珏互訐俱下獄
謫珏冀州知府綱邠州判官　免南畿浙江被災稅糧　雲南
盧仁驛丞尚褫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
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
釋教盛行誘煽聾俗由掌邦禮者畏王振勢度僧多至此宜盡
勒歸農章下禮部胡濙惡其刺己悉格不行　鎭守福建尚書
孫原貞言四方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妨耕作宜簡精鋭實
伍餘悉歸之農苟增萬人屯即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
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
浙江糧軍兌運者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
計水程遠近加耗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
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
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
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
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
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
議賦役庶無他日患時不能盡用後劉千斤之亂果如原貞所
料　閣臣既不相協陳循王文尤私而刻江淵好議論每爲同
官所抑意忽忽不樂

六年春正月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部事淵心欲得之
徝等陽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
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
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
痰疾作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
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
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卽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
人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用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隱
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同列亦多嫉之徐有貞尤切齒謙石亨
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
謙諸御史多以深文彈劾謙性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

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憤
者益眾　二月壬午以災異命太監王誠同法司刑科錄四大
理寺少卿李茂等錄南京浙江囚全活甚眾　沙灣工未成帝
以轉漕為急三月詔羣臣集議方略江淵等請遣中官偕文武
大臣督京軍五萬往濬運河期三月畢工徐有貞言京軍一出
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
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夫用沿河州縣民免其役自足集事從
之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辛巳敕戶兵二部及兩畿山
東河南浙江湖廣撫按三司官條寬卹事罷不急諸務　霍山
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眾為亂王竑捕誅之　韃靼部
長孛來攻殺阿剌奪也先母妻并其玉璽也先諸子火兒忽答

等徙居干趕河弟伯都王姪兀忽納等往依哈密孛來求脫脫
不花子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孛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
視部中於是韃靼復熾遣使入貢　五月己巳禱雨於南郊
劉廣衡平處州賊　六月乙亥朔宋儒朱熹裔孫梃為翰林院
世襲五經博士梃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為人淳謹言動
有則　癸未河決開封　戶部尚書張鳳以災傷蠲賦多國用
益絀上言國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加以
水旱停徵國用何以取給今京畿及河南山東無額田甲方墾
闢乙卽訐其漏賦請準輕則徵租不惟永絕爭端亦且少助軍
國報可給事中成章等劾鳳擅更祖制楊稷等復爭之帝曰國
初都江南轉輸易今居極北可守常制耶四方報凶荒者鳳請

令御史勘實議者非之　秋七月乙亥徐有貞築沙灣隄成賜
渠名廣濟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塞亦會黃河南流入淮乃
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累數萬夫五萬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
餘日自此河水北出濟漕而阿鄄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
萬頃有貞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
東昌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山東河患遂息　辛巳刑科
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
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
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謫
戍鐵嶺衛　庚寅以南京災異屢見敕羣臣修省　御史倪敬
盛昹杜宥黃讓羅俊汪清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

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廣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
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
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逾
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
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報聞八月
命都御史蕭維楨考察其屬御史罷黜者十六人敬等預焉皆
謫遠方典史　廖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庚
申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由鍾同倡帝乃封巨梃就
獄中杖同及章綸各百綸死而復甦長繫如故同竟死年三十
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
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　以政和縣

楊梅村置壽寧縣析福安縣地益之從劉廣衡之請也　九月
乙亥振蘇松饑民米麥一百餘萬石　壬寅宋儒程頤裔孫克
仁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冬十月戊午免陝西被災稅糧
　湖廣苗賊蒙能攻圍龍里新化銅鼓諸城巡撫尚書王來壽
乞調兵勦之時賊欲取龍里爲巢穴攻破亮寨銅鼓羅圍堡諸
城都指揮汪迪爲賊所殺十一月乙亥方瑛爲平蠻將軍充總
兵官討之　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災秋糧　衍聖公孔彥縉
卒孫宏緒甫八歲爲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爲治喪而命其族
父進士公恂理家事驛召宏緒至京襲封
七年春正月己卯石璞撫安湖廣軍民　二月庚申皇后崩
甲子營壽陵　三月戊寅免雲南被災稅糧　夏四月乙卯麓

川平緬思卜發入貢乞哀賜敕戒諭賚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五月戊寅以水旱災異敕內外諸臣修省　辛卯宋儒周敦
頤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六月庚申葬蕭孝皇后
　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給事中張寧言京師尤
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衞帶俸武職一衞至二千餘人通計
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
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莫若簡
可否補天下都司衞所缺官而悉汰其餘議格不行　孫原貞
復鎭浙江上言杭州西湖舊有二閘近皆傾圮湖遂淤塞勢豪
侵占無已民田無灌漑貧官河亦澀阻乞敕有司興濬禁侵占
以利軍民從之　河南大雨河決開封河南彰德秋直隸山東

亦大雨諸水並溢高地丈餘堤岸多衝決獨徐有貞所築如故
有貞乃修舊堤決口自臨淸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
太僕寺少卿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二人皆起家工匠時人謂
之匠官　陳循子英王文子倫應順天鄉試被黜循等劾考官
太常寺少卿劉儼侍講學士黃諫欲傾陷之以舉人林挺爲監
試御史林鶚邑子謂鶚亦有私逮挺考訊挺實無他帝命高穀
會禮部覆閱試卷穀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胄與寒士競進已
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搆考官乎帝乃黜挺賜英倫中式事
得已張寧等論循文失大臣體乞罷黜不報　冬十月癸卯振
江西饑　江西處士吳與弼躬耕講學屢薦不起嘗曰宦官釋
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十一月御史陳述請禮聘之俾侍

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胄子詔江西巡撫都御史韓雍備禮敦遣
竟不至　方瑛之討湖廣叛苗也帝使御史張鵬偵其後還奏
瑛所過秋豪不犯帝大喜都指揮使李震守靖州坐罪徵還瑛
乞震隨軍詔許立功贖辠命石璞總督軍務賊渠蒙能攻平溪
衞都指揮鄭泰擊卻之能中火槍死十二月己亥瑛遂進沅州
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砦　徐有貞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
進左副都御史　戊午振畿內山東河南水災　癸亥帝不豫
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張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覲
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
能從　免畿內山東被災稅糧並蠲逋賦　陳泰巡撫蘇松諸
府以賦額不均令民田五升者倍徵官田重者無增耗賦均而

額不虧後人多遵用其法
八年春正月戊辰免江西被災稅糧　丁丑帝興疾宿南郊齋
宮召石亨代行禮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軏曹吉祥等
謀迎立上皇以告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徐元
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有貞字也亨軏卽夜至其家有貞聞
之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陰達之矣吉祥密白上聖皇
太后許之　胡濙以疾在告侍郎姚夔强起之會廷臣欲乞還
沂王東宮王文曰安知上意誰屬李賢私問蕭鎡鎡亦曰既退
不可再也己卯羣臣請建太子不允中外諠傳文與中官王誠
等謀召取襄世子辛巳濙及王直會諸大臣臺諫再議請復沂
王爲皇太子推商輅草疏略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

皇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未及上疏草留姚夔所後夔出以
示郎中陸昶歎曰是疏不及進天也　張軏等復會徐有貞所
有貞升屋覽乾象亟下曰時至矣勿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
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石亨掌門鑰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
入復閉以遏外兵時天色晦冥亨軏皆惶惑謂有貞曰事當濟
否有貞大言必濟趣之行既薄南城門錮毀牆以入上皇燈下
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轝兵士惶懼不能舉有
貞帥諸人助輓以行忽星月開朗上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
門門者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皆反走上皇乃升奉天殿
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百官以帝明當視朝方待漏闕下忽
聞殿中呼譟聲皆驚愕俄諸門畢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

帝復位矣趣入賀壬午晨有貞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日中
上皇御奉天殿卽位宣諭畢卽班中執于謙及王文等下錦衣
衞獄召高穀商輅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
文毋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
奸亦下獄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癸未加徐有貞兵部尚書　郭登慮不免首陳八事多迎合中
言章綸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立擢
綸命中官檢前疏不得中官從旁誦數語嗟歎再三卽擢綸禮
部右侍郎又擢聰鼎並左僉都御史敬及盛昺杜宥黃讓羅俊
等並授知縣莊亦復官登尋出掌南京中府事　擢袁彬錦衣
衞指揮僉事帝眷彬甚奏請無不從商輅罷彬乞得其居第既

又以淑監乞官爲別建帝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孫顯宗主之
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甲申奪王
直胡濙高穀王翺少傅少保太子太保等銜　石亨等誣于謙
王文與黃玹搆邪謀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
等謀迎立襄王子嘹言官上之命鞫於廷文力辨曰召親王須
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乃逮車駕司主
事沈敬訊之無跡文辨益疾謙笑曰亨等意如是辨何益或疑
玹疏乃江淵所爲編修邱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
索奏視之果廣西紙誣乃白蕭維禎定讞坐謙文召敬謀未定
比謀逆處極刑敬知謀反故縱減死戍鐵嶺奏上帝猶豫曰于
謙實有功徐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薛瑄
力言於帝得減極刑一等

明紀卷第十六終

明紀卷第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訂

英宗後紀 起天順元年丁丑訖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天順元年春正月丙戌改元赦天下論奪門功進石亨忠國公
封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擢曹吉祥嗣子欽都
督同知　商輅上書自訴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興安稍
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
漸釋　丁亥殺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籍其家家戍邊謫
大學士陳循尚書江淵俞士悅侍郎項文曜充遼東鐵嶺衛軍
斥大學士蕭鎡商輅侍郎王偉古鏞丁澄爲民王誠舒良張永
王勤並磔死中官坐誅者甚衆獨興安獲免謙家無餘貲獨正
室鐍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
冤之指揮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
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
之踰年歸葬杭州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帝亦悔
之文之死人皆知其誣然素刻忮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
冤死而民不思　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鏜懷寧伯董興海寧
伯擢欽天監正湯序禮部右侍郎進會昌伯孫繼宗爲侯世襲
繼宗忠之子也　辛卯罷巡撫提督官石亨惡文臣爲巡撫抑
武臣不得肆故也亨眷顧特異言無不從弟姪家人冒功錦衣
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人兩京大臣
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引用太僕丞孫宏郎中陳汝言蕭璁張

用瀚郝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時有語曰朱三千龍八百勢焰薰灼嗜進者競走其門　浙江參政曹凱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亨失並貶黜之曹吉祥亦進掌司禮監督三大營從子鉉鐸鐐並官都督門下厮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亨埒時並稱曹石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致仕賜璽書金幣給驛歸官濙一子錦衣鎮撫王翺始專吏部事石亨欲去之翺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之　壬辰榜于謙黨人示天下　殺故昌平侯楊俊俊初守永寧懷來聞也先欲奉帝還密戒將士毋輕納及帝還又言是將爲禍本張軏與俊不協白之坐誅奪俊子珍爵戍廣西　先是刑部侍郎周瑄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帝復位

有司請召還不聽復賜敕令便宜處置瑄偏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乃還　二月乙未廢景泰帝復爲郕王遷西內皇太后吳氏以下悉仍舊號　庚子高穀致仕帝語廷臣曰穀長者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常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及驛舟以歸尋復賜敕獎諭穀既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　湯序請除景泰年號不許　癸卯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賢氣度端凝奏對皆中機宜帝深眷之　初都督范廣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爲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張軏不相能軏遂與亨誣廣黨附于謙謀立外藩下獄殺之子昇戍廣西

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賜降丁廣性剛果臨陳身先士卒一時諸將盡出其下最爲謙所信任故指爲黨　甲辰封曹義豐潤伯焦禮東寧伯施聚懷柔伯　石亨張軏追論浙江參政王竑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　右都御史李實初使瓦剌請帝還京引咎自責失帝意及是以居鄉暴橫斥爲民　廣西大藤峽猺滿等處賊劫掠縣治殺擄居民戊申柳潯勦破之　王驥言陛下復辟之日臣子祥入南城爲諸將所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及疑有蔽之者帝乃官祥指揮僉事命驥仍兵部尚書理部事　癸丑郕王薨年三十謚曰戾毀所營壽陵以親王禮葬西山給武成中衞軍二百戶守護後宮唐氏等俱殉葬帝欲并令汪妃殉李賢曰妃已幽廢況兩女幼尤可憫帝乃已　賜脫脫孛

羅名和勇克羅俄領占名羅秉忠　贈阮浪太監盧忠及徐正等俱磔死黃竑先自縊剖棺戮其屍其子震亦被誅　戊午方瑛與石璞移兵天柱帥陳友李震等分擊天堂小坪墨溪諸砦大破之克砦二百二十七禽僞王侯伯以下一百二人捷聞召璞還瑛留鎮貴州湖廣　進廣寧伯劉安爲侯　李秉督江南糧儲　三月己巳復立皇子見濬爲皇太子改名見深改封見清德王改名見潾封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　徐有貞謂石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爲言於帝癸酉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事權盡歸有貞中外側目有貞既得志思自異於曹石窺帝於二人不能無厭色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爲之動　乙亥大賚文武軍民　石亨爲征虜

副將軍勦寇延綏　耿九疇議事京師帝顧侍臣曰九疇廉正
人也留爲右都御史罪人繫都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爲言乃
日給一升著爲令　石彪以前憾劾年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
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
聖諭宜早雪之諭錦衣指揮使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
仕是時達專任理刑千戶謝通用法仁恕達倚信之重獄多平
反有罪者以下禁獄爲幸朝士翕然稱達賢富之被逮也霍瑄
資其家還里韋力轉撻瑄十餘瑄尋召爲工部侍郎以其事聞
且言力轉每宴輒用妓樂服御僭侈如王者强取部民女爲妾
力轉亦訐瑄違法事帝兩釋焉　丁亥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
饑活饑民百四十五萬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求直言
　乙未免浙江被災稅糧　丁酉方瑛陳友討蒙能餘黨克銅
鼓藕洞一百九十餘砦覃洞上隆諸苗各斬其渠納款李震亦
進武岡克牛欄等五十四砦斬獲多湖廣苗悉平　丁未錄四
　癸丑罷團營　帝之北狩也襄王瞻墡於諸王中最長且賢
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瞻墡上書請立皇
長子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書至景帝立數日矣帝居
南內瞻墡又上書景帝請旦夕省膳問安帥羣臣朔望見無忘
恭順帝復辟于謙等以迎立外藩死頗疑瞻墡而襄國金符固
在太后閤中又從宮中得瞻墡所上二書乃賜書召之比二書
於金滕甲寅瞻墡入朝宴便殿避席請曰臣過開封父老遮道
言按察使王槩賢以誣逮下獄願陛下加察帝立出槩以爲大

理寺卿詔設襄陽護衞有司爲王營壽藏及歸帝親送至午門
外握手泣別瞻墡逡巡再拜帝曰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
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謹受教目送出端門乃還
乙卯孛來寇寧夏參將种興戰死　五月召羅綺爲左副都御
史綺鎭松潘七年威名甚著　遂溪教諭吾豫言于謙罪當族
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得已　先是遣都督
馬政往韃靼賜故伯顏帖木兒妻金幣孛來留之而使使入貢
欲獻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眞卽眞亦秦之不祥物耳獻否從爾
便第無留我使以速爾禍孛來尋以二千餘騎犯威遠衞都督
李文帥師敗之文英從子也　耿九疇上疏陳崇廉恥淸刑獄
勸農桑節軍賞重臺憲五事帝皆嘉納　辛未柳溥備宣大邊
　孫繼宗督五軍營戎務兼掌後軍都督府事自景泰以前外
戚無典兵者帝見石亨張軏輩以營軍奪門故使繼宗參之後
李賢以爲言帝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實悔
至今賢曰侯幸淳謹但此後不得爲故事耳帝曰然　帝欲遣
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忠義前衞吏張昭上疏曰安
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
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直隸山東仍歲
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席鬻子女無售者
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瘞埋已成市纍此可爲痛哭者也
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卹庶饑民可救
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

之　山東發帑振饑不足召徐有貞及李賢議有貞謂頒振多
中飽賢曰慮中飽而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遂命增給
帑銀以振　御史楊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
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李賢徐有貞曰眞御
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
帝請罪瑄不許吉祥遂怨有貞并忌賢欲傾之帝方傾心委任
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小豎竊聽得之故洩之帝帝驚問曰
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
疏有貞會石亨西征還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時望周斌費
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
劉泰魏翰康驥將因星變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

王鉉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誣鵬爲已誅內官張永從子結
黨排陷欲爲永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
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
帝詰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時
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
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至詰主使者
瑄等無所引乃坐耿九疇羅綺主謀六月甲午亦下獄論瑄鵬
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
畱之餘悉調外王翶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
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爲州判禎等爲知縣亨吉祥又泣訴於帝
謂瑄鵬誣劾內閣實主之己亥下有貞賢獄忽大風震雷拔木

發屋須臾大雨雹壞奉天門鴟吻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懼
其黨湯序亦上言上天示警宜䘏刑獄帝感悟赦修省庚子釋
九疇出爲江西布政使有貞綺廣東賢福建並參政戍瑄鵬鐵
嶺衞餘貶知縣時望東鹿斌江陰鑑膚施文博淳化烈江浦人
儀襄陽銅博羅冕衡山泰翰驥及玘禎等並復職　通政司參
議兼侍講呂原入閣預機務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
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　薛瑄在內閣帝
數召見所陳皆關君德已見石亨等亂政歎曰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吾可久居此乎壬寅致仕　贈鍾同大理寺左寺丞
錄其子啟爲國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
車路費　薛瑄既致仕帝謀代者王翶薦修撰岳正癸卯召見

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
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北人又
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
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
臣問爲誰帝曰岳正亨軏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
郎兼學士亨軏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
正以原官入閣預機務翶又言李賢可大用甲辰畱爲吏部左
侍郎　巡撫貴州副都御史蔣琳坐于謙黨棄市　石彪楊能
與參將張鵬哨磨兒山寇千餘騎來襲彪帥壯士衝擊斬把禿
王搴其旗俘斬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　石亨
等憾徐有貞不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

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秋七月乙丑追執有貞於德州并士權下詔獄　丙寅夜承天門災丁卯躬禱於南郊戊辰敕修省曰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無度府庫虛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附權勢歟羣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羣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　庚午復李賢尚書直內閣如故石亨知帝嚮賢怒然無可

如何乃陽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帝益親之顧問無虛日　許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晚參大政方欲杜門謝客而客惡其變態競相騰謗爲石亨所忌改南京禮部侍郎　岳正素豪邁負氣敢言既爲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效湯序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

其言不問石彪自大同奏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吉祥及石亨恚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閒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會承天門災正與原列吉祥亨罪狀疏留中正復極言亨將爲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爲尚書可用盧彬爲侍郎二人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齮齕乘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正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敕諭廷臣命正視草敕

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構蜚語謂閣臣賣直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辛未謫正欽州同知　癸酉大赦楊瑄張鵬行半道放還或謂當詣石亨曹吉祥謝瑄鵬卒不往復謫戍廣西南丹衛　寧王奠培劾山西副使韓雍下獄奪官　刑部尚書軒輗致仕帝召見問曰昔浙江按察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簏乃卿耶輗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　復郭昌武定侯袁瑄廣平侯李輿富陽侯薛忠安順伯王琮成山伯孟俊保定伯昌英之曾孫瑄容之子輿讓之孫忠斌從子琮通之子俊善之孫也　石亨曹吉祥以徐有貞更大赦恐其見釋言於帝曰有貞自擇封邑武功又撰券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爲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

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有貞詐譌制文當斬癸未詔赦之放之金齒　戊子進南和伯方瑛爲侯封陳友武平伯石彪定遠伯李文高陽伯楊能武強伯　辛卯大賚諸邊軍士　八月甲午以彗星屢見躬禱於上帝　貶許彬陜西參政旣至致仕去　帝於宫中得王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　九月癸亥帝坐文華殿召太常寺少卿彭時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惟時與岳正而已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眞君子也　岳正道涿以母老留旬日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

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拲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拲劄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乃以諫官處我耶帝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末言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慽也其自信不回如此　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　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李賢屬草疏薦吳與弼王寅遣行人曹隆齎璽書束帛徵之　帝憐建庶人無罪久繫欲釋之以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乃決左右或言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丙辰請於母后命牛玉往鳳陽釋文圭及其家屬聽居鳳陽婚娶出入自便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文圭孩提被幽至是年五十七矣未幾卒　命工部爲石亨營第　十一月甲子封衛穎宣城伯　廣西田州頭目呂趙僞稱敵國大將軍帥衆劫掠南丹州又據向武州總兵官武進伯朱瑛以聞甲戌命瑛討之瑛冕之子也　己丑免山東被災稅糧　加贈曹鼐太傅改諡文忠官其孫榮錦衣百戶　十二月壬辰封曹欽昭武伯　辛丑柳溥爲平虜大將軍充總兵官禦孛來於甘涼溥請以祥符知縣倪敬自隨許之改敬都督府都事踰年卒士類惜之　尙寶司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鎭江裏河爲便帝以爲然命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

水注之且濬奔牛新港　帝知毛忠被誣狀召還論福建斬馘功擢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鎭守甘肅

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尙書陳汝言有罪下獄籍其家贓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一何多也石亨俛首不能對汝言尋死獄中　先是郭登召還言官劾登結陳汝言獲召鞫實論斬宥死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　己卯上皇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興宮闈徽號自此始辛巳詔告天下彭時欲推恩李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敕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卽奏行之　朱瑛攻永福賊寨破之　章綸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飲綸辭不

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其短綸調南京禮部　延綏副總兵楊信破寇青陽溝大獲二月乙巳封彰武伯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如故尋破寇高家堡　戊申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中官市雲南珍寶　京衞馬多耗太僕寺卿程信定期徵之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以奪門有寵庇諸武臣爲言太僕苛急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使人知若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馬不給誰任其咎帝是之乃隸太僕如故　羅綺既貶官怏怏未赴閏月綺鄉人告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爲王振形以葬綺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奏上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於文華門示百官家屬戍邊婦女沒入浣衣

局　己卯瘞土木暴骸　帝問左右曩侍朕編修晳而長者安在左右以陳文對三月召爲詹事文乞終制不允　夏四月復設巡撫官戶部侍郎年富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撫遼東葉盛撫兩廣已又命李秉撫大同布政使芮釗撫甘肅陳翼撫甯夏王宇撫宣府崔恭撫蘇松諸府太僕寺卿李侃撫山西　石亨權侔人主無日不進見數預政事卽不召必假事以入出則張大其勢市權利帝積久不能堪又厭曹吉祥驕橫嘗屏人語李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門爲之奈何賢見吉祥亨方用事顧忌不敢盡言因曰陛下唯獨斷則趨附自息帝曰向嘗不用其言乃怫然見於辭色賢曰願制之以漸孛來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言釁不可啟璽不足寶

事遂寢亨益惡賢五月帝語賢曰閣臣有事須燕見彼武臣何故頻見遂敕左順門非宣召毋得納總兵官亨自此稀燕見亨嘗白帝立碑於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請敕有司建立翰林院撰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爲功臣祖父立碑故事責部臣而令亨自立初帝命所司爲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頷之瑾克忠之子也　初于謙分遣降人南征陳汝言希宦官指盡召之還李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今已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　吳與弼至京帝問李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壬寅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遂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

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慚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帝眷遇良厚而與弼辭益力又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徇祿必且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閣書帝曰欲觀祕書勉就職耳命賢爲諭意　六月孛來再入涼州柳溥閉壁不出惟陳友帥都指揮趙瑛等與戰稍有斬獲敵亦飽掠乃去溥躡取數十級報捷已而芮昭劾奏諸將失事狀兵部請宥友及毛忠罪詔並宥衞頴等召溥還落太傅閒住　初景泰中復儲詔書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自吏部尚書何文淵及帝復辟或

傳朝命且逮捕文淵縊其子南京禮部主事喬新奔喪歸畢塟
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於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
實諸子逼之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為巡撫嘗薦黃玹
且代草易儲疏秋七月俱逮赴鞫文淵妾斷指為諸郎訟冤獄
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　吳與弼留京師三月以疾篤
請李賢請曲從放還以光曠舉帝然之賜敕慰勞賚銀幣復遣
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
學等十事與弼始至京賢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
側直大慍出詆與弼與弼歸知府張璝謁見不得亦大慍募
人代其弟投牒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與弼諒非弟意
友愛如初南昌張元禎遺書誚讓直復筆其事於瑣綴錄又言

與弼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皆非實事也　初弋陽王奠壏
訐寧王奠培反逆巡撫韓雍以聞遣官往驗不實會帝復辟詔
赦其連逮者六七百人而成其教授游堅奠培由是憾守土官
不為禮布政使崔恭積不平王府事多持不行奠培遂劾奏恭
不法恭與按察使原傑亦奏奠培陰事及是按問皆實遂革其
護衛改為南昌左衛　癸卯石彪為平夷將軍充總兵官偕李
文禦寇寧夏　八月戊辰孛來寇鎮番　九月南京督理糧儲
缺官帝問李賢大臣中誰曾居此職者賢以軒輗對且稱其廉
乃起左都御史以往時禮部尚書亦缺帝問賢賢曰老成清介
無如耿九疇帝命召之既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　兩廣
猺賊蠭起列郡咸被害將吏縮朒觀望慶遠府同知葉禎到官

誓不與賊俱生募健兒日訓練峒酋韋父强數敗官軍禎生縶
之　冬十月甲子獵南海子　壬午陳友為征夷將軍充總兵
官勦寇寧夏時帝憂邊警甚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
至此帝為默然　十一月甲寅免山東秋糧　十二月大河衛
百戶閔恭言南京並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
等衛倉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竊見新開沽河北望薊州
正與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四
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
行視可否勝等言便從之　貴州東苗干把豬等僭偽號攻劫
都勻諸衛命方瑛與巡撫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討之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校尉逯杲以强

騺得大幸擢至指揮僉事委任之杲乃摭羣臣細故以稱帝旨
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孫繼宗兄弟並侵官地立私莊杲
劾奏懋等服罪乃宥之典莊者悉逮問還其地於官懋輔之子
瑾軏之子也　鎮江知府林鶚言鑿七里港引江道里遠多石
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跡濬之令通舟春夏啟閉
秋冬度壩功力省便巡撫都御史崔恭從其議遂為永利
三年春正月甲辰孛來二萬騎入掠安邊營石彪楊信等禦之
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至野馬澗
半坡墩都督僉事周賢窮追不已中流矢卒都指揮李鑑亦戰
死寇大敗生禽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
為西北戰功第一賢嘗以失期下吏得釋感激誓死報竟如其

志　芊父强之黨掠旗山葉禎約守將救之不聽丙午禎帥健兒出戰拔被虜男婦下山賊見官兵少復來追禎從子公榮等六十餘人殲焉賊鬨雜剌諸村禎復帥三百人往救約知府及守將爲後繼皆不應辛亥道遇賊入頭山下鏖戰禎被數鎗手刃賊一人與子官慶及三百人皆死嶺南素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驚駭釋鬨去諸村獲全事聞贈禎參議立廟祀之

二月丁卯遣御史及中官采珠於廣東　李秉之督糧儲也坐舉知府違例被逮帝以秉過微宥之復任請許墾闢稅悉徵米備荒又發內官金保監淮安倉科索罪御史李周等交詆秉疏救帝怒將罪之會廷議復設巡撫大臣薦秉才遂命巡撫大同都指揮孫英先以罪貶職還衛總兵李文安引詔書令復職

秉至即斥之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責秉專擅三月徵下詔獄門達并以前舉知府救御史及斥英等爲秉罪法司希旨斥爲民　瀧水猺鳳弟吉肆掠夏四月壬子朔葉盛督諸將破禽之　賜皇太子及德王見潾秀王見澍莊田　己巳進石彪陳友爵皆爲侯　白圭以谷種諸夷爲東苗羽翼宜先剿因同方瑛進青崖令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參將劉玉進谷種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克水車壩等一百四十七寨遂會兵青崖攻石門山克擺傷等三十九寨仍分兵四路進攻董農竹蓋甲底等四百三十七寨賊退守六美山台兵大進斬五千餘級生禽干把豬送京師伏誅瑛前後克砦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　六月辛酉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京師議事　石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問得實震怒秋八月庚戌朔下彪錦衣衛獄石亨懼請罪帝慰諭之亨又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錦衣衛鞫彪得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逮杲赴大同械其黨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尋命亨養病　己未禁文武大臣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往來交通違者依鐵榜例論罪　乙亥免湖廣被災秋糧　石亨嘗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遣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請罪亨帝猶置不問　帝復問李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且爾時亦幸而成功萬一事機

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郕王不起羣臣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攘爲此輩又安所得邀陞賞招權納賄安自起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九月革奪門冒功降吏部左侍郎孫宏都督杜清等官　建安縣老人賀煬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逮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當推舉景泰朝錄先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祀然有官無祿宜班給以昭崇儒之意黃幹劉爚蔡沈眞德秀配祀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之請然未入祀辭宜增補預備義倉本以振貧民乃豪猾多冒支不償致倉廩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

丙饑民同有司散放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冬十月己未幸南海子　法司再鞫石彪言彪初爲大同游擊以代王仕㙉增祿爲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淩侮親王罪亦當死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與術士鄒叔彝等私講天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庚午命錮彪於獄亨閒住罷朝參時方議革奪門功遂窮治亨黨由亨得官者悉黜冒奪門功者許自首改正朝署一清　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後以爲常　安南黎琮弒其王濬而自立琮濬之庶兄也　十一月癸巳振湖廣饑　南和侯方瑛卒於鎮年四十五帝震悼賜諡忠襄瑛天資英邁曉古兵法嘗上練兵法及陳圖老將多稱之爲人廉謙和不伐所至鎮以安靜民思之久

而不忘　十二月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賀煬復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人貿緣津要初解兔園之策已厠鶚薦之羣及受職泮林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詞生徒亦往往玩愒歲月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倖博一官但廑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帝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四年春正月寇二萬騎入榆林楊信擊卻之追奔至金雞峪斬平章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　戊子致仕大學士高穀卒年七十穀美丰儀樂儉素位至台司敝廬瘠田而已　遼東都指揮夏霖恣爲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程信以聞下獄

錦衣衞獄門達言信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都御史寇深劾信徵下獄降南京太僕寺少卿　逯杲奏石亨怨望與其從孫進士後等造妖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跡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癸卯下亨錦衣衞獄坐謀叛律斬沒其家貲　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布政使賈銓蕭暄梁榮按察使劉孜知府王恕等二月戶部缺尚書王翺欲擢銓帝問李賢賢曰聞其名未見其人也已奏銓貌寢因舉年富左右巧阻者衆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召任之而使銓代富拜暄禮部尚書先是尚書缺多用布政使自暄後遂無拜尚書者暄用道之子黎濬之子也　壬子獞陷梧州　癸亥石亨死獄中丁卯彪後並棄市杜清流金齒亨僮僕皆被收御

史高明言不宜坐得免者百人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僉都御史韓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敬亦得免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勢盛而驕多行不義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爲帝所疑遂及於禍帝以逯杲發石亨奸益加倚重杲益發舒白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妓樂貨賄以祈免親藩郡王亦然無賄者輒執送門達鍛鍊成獄天下朝覲官大半被譴逮一人數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　崔恭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

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目曹家港爲都堂浦　三月選庶吉士帝命李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彭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　戊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夏四月己酉分遣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督銀課　壬子襄王瞻墡來朝命百官朝王於邸又命王詣昌平謁三陵及辭歸禮送加隆且敕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數也　五月壬午免畿內浙江被災秋糧　己亥罷中官督蘇杭織造　六月癸亥免湖廣被災稅糧　安南人誅黎琮立濬之弟灝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決沒軍民田廬辛卯遣使振卹　命

中宮往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增織綵幣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資以東南水潦民艱食議減其半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連署以諫帝果怒詰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獄謫衡州知府　八月甲子孛來三道入寇詔大同總兵官李文宣府總兵官楊能禦之文按兵不戰癸酉孛來入雁門大掠忻代朔諸州九月庚辰圍大同右衞庚寅撫寧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備宣府邊　甲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初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詭稱唐後聚衆萬餘僭稱王建元武烈署故賊首蒙能子聰僞總兵官遺之銀印敕書縱兵剽掠震動遠近貴州湖廣總兵官李震進擊大破之添保僅以身免潛入鬼池絞洞諸寨誘羣苗出掠中林龍里震擊禽之送

京師伏誅　冬十月甲子閱京營將領射於西苑　戊辰幸南海子　十一月丁酉閱隨操武臣騎射於西苑　兩廣猺獞陷開建殺官吏帝趣進兵閏月都督同知歐信破賊化州之馬里村再破之石城擊斬海南衞反者邵瑄　己未幸鄭村閱甲仗軍馬　貴州西堡蠻賊聚衆焚劫鎮守中官鄭忠等調川雲都司及宣慰安隴富兵四萬進剿十二月至阿果禽賊首楚得隆等追奔至白石崖焚其巢而還　石亨既敗帝從容謂李賢王翱曰徐有貞何大罪爲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之徙也掛馬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及歸士權往候之絕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重士權

徵李文下獄宥死立功延綏楊信代鎮大同　時歲有邊警

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李賢外籌邊計內請寬百姓罷一切征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年富在戶部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計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亦大理

五年春二月己卯免山東被災稅糧　丙申都督僉事顏彪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兩廣猺賊時兩廣盜蠭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葉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爲兵部所駁不行

三月壬子免蘇州松江常州鎮江被災稅糧　李震剿城步猺獞攻橫水城溪莫宜中平諸砦皆破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甲寅克十八圍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　夏四月

和勇充游擊將軍統降夷千人往兩廣討猺賊　癸巳兵部侍郎白圭督陝西諸邊討孛來　五月丁未免河南被災秋糧

劉實爲南雄知府商稅巨萬舊皆入守橐實無所私中官裴可力至南雄入謁言府僚參謁番實折辱之民競前擁之出可力慚將召謝之實不往可力去至韶州聞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食麤衣敝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苦節自持政務紛遝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而祠之　初逯杲誣弋陽王奠壏母子亂帝令寧王奠培具實以聞復遣駙馬都尉薛桓與杲按問奠培奏無是事杲按亦無

實帝怒責問杲杲懼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自盡焚其屍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　六月丙子孛來以數萬騎分掠西寧莊浪甘肅諸道入涼州毛忠鏖戰一日夜矢盡力疲賊來益衆軍中皆失色忠意氣彌厲拊循將士復殊死鬬賊見終不可勝而援軍亦至遂解去忠竟全師還　壬午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孫鏜充總兵官帥京營軍討孛來　初弘農衛指揮使李斌構殺千戶陳安爲安家所訴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讞石亨屬宥薄斌罪已校尉言斌素藏妖書謂其弟健當有大位欲陰結外藩爲亨報讐逯杲以聞下錦衣獄門達坐斌謀反帝命廷臣會訊畏杲不敢平反斌健俱置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　石亨之敗也曹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諸達官亦恐吉祥敗而已黜皆願盡力效死曹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逯杲本由吉祥及亨進訐亨致死復奏吉祥欽陰事吉祥欽大恨欽私掠家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令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時甘涼告警孫鏜受命西征秋七月己亥朔與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將以翼日陛辭吉祥欽及湯序等謀將以翼日昧爽欽擁兵入吉祥以禁軍爲內應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都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草奏叩長安右門自門隙投入帝急令內廷集兵縛吉祥守皇城諸門敕京城九門勿啟欽知亮逸中夜馳往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

頭示賢曰杲激我也將殺賢王翱力救免之令草奏釋己罪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壖甎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走張瑾家邀兵擊賊瑾不敢出鏜倉卒復走宣武街急遣二子輔軏呼征西將士給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庚子黎明遂擊欽於東長安門欽轉攻東安門吳瑾將五六騎道遇之力戰死欽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熾欽不得入鏜兵追及之其黨稍散鏜遂逐欽斬其弟鉉鐸軏斫欽中膊軏亦被殺趙榮策馬大呼於市曰曹賊作逆壯士同我討罪果有至者郎帥之往賢密疏請禽賊黨時方擾攘不知賢所在得疏帝大喜賢裹傷入見慰勞之駙馬都尉石璟帥衆殺賊禽其黨脫脫欽

知事不成走哭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督衆拒鏜力戰會大
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殺其弟鐸屠其家將士猶
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副都御史林聰署院事
急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爲止癸卯磔吉祥於市夷其族湯序
馮益等皆伏誅錦衣官校悉逮欽姻識龔遂榮亦在繫中人知
其冤莫敢直聰辨出之其他湔雪者甚衆　丁未免南畿被災
稅糧　庚戌大赦求直言　丁巳河決開封水深丈餘周王後
宮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無算襄城縣治亦被決命工部
侍郎薛遠往治之遠祥之孫也　進孫鏜爵爲侯贈軏百戶世
襲贈吳瑾涼國公諡忠壯寇深諡莊愍趙榮兼大理寺卿食二
俸　戊午都督馮宗充總兵官禦孛來於河西兵部侍郎白圭

副都御史王竑參贊軍務　辛酉孛來上書乞和使指揮詹昇
齎敕往諭孛來遣使隨昇來貢請改大同舊貢道由陝西蘭縣
入許之　石亨曹吉祥相繼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
曰正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八月釋正爲民　九月壬戌京
師地震有聲　冬十月壬申以西邊用兵令河南山西陝西士
民納馬者予冠帶　韃靼阿羅出帥衆潛入河套居之其地三
面皆黃河西自寧夏衛東北歷舊豐州三受降城舊東勝衛東
至山西平虜衞界延袤二千里饒水草洪武初爲內地後東勝
衛以曠絕內徙至是其地始爲虜有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
之　壬戌幸南海子　陳循自貶所上書自訟十二月釋爲民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及得志恣甚勢出達上欲傾達達惴

惴爲杲用不敢縱杲死達勢遂張欲踵杲所爲益布旗校於四
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朝野相顧不自保帝益以爲能李
賢極言之不能救也
六年春正月白圭等分巡西邊圭遇敵固原川王竑遇敵於紅
崖子川皆破之敕孛來使臣仍從大同入麻兒可兒復與孛來
相仇殺麻兒可兒死衆共立馬古思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
是諸部長益各專擅小王子稀通中國傳襲世次多莫可考
戊申孛來遣使入貢　復設提督學校官各賜敕諭十六條俾
奉行之　顏彪葉盛剿大藤峽猺賊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斬三
千二百七十一級復所掠男婦五百餘口　二月癸酉諭孛來
三月癸丑召馮宗等還王竑仍留鎭　夏四月壬申免河南

被災秋糧　五月庚子顏彪討平兩廣諸猺時兩廣賊甚熾諸
將多濫殺冒功葉盛屬參議朱英督察參將范信誣宋泰永平
二鄉民爲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鄉英馳訊悉縱去信忿畱
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等流
劫遠近屢挫官兵英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
以處婦女人莫敢犯　四川山都掌蠻出沒爲患敕松潘總兵
官許貴馳剿之貴會兵敘州追討苜乖件莫洞都夜三寨分兵
兩哨克硬寨四十餘斬首一千一百餘級　己未免陝西被災
秋糧　六月戊辰淮王祁銓來朝　李震帥師由錦田江華抵
雲川桂嶺橫江諸砦破猺俘斬二千八百餘人　秋七月淮安
大水潮溢溺死鹽丁千三百餘人　八月呂原遭母喪水漿不

入口三日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初原兄本爲景州
訓導父嗣芳就養官舍與本相繼卒貧甚不能歸至是原乃之
景州啟父兄殯歸葬舟中寢苫哀毀體素豐遂至羸瘠　九月
乙未皇太后崩　門達以囚多獄舍少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
地增置之報可　致仕吏部尚書王直卒直方面修髯儀觀甚
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爲尚書十四年年益
高名德益重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閣臣以皇太后喪
請改孟冬時享於除服後從之　冬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
后帝生母人卒無知之者　呂原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
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分祿卹
宗姻身無紈綺歸裝惟賜衣數襲　顏彪亦濫殺誘耆以售葉

盛十二月以贊軍御史吳禎爲僉都御史撫廣西而盛專撫廣
東　帝將以谷登爲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不任劉玉老成玉
方以曹吉祥黨謫海南副千戶詔復以爲都督僉事右副總兵
鎮守涼州　帝問李賢孰可代呂原者曰柯潛可出告王翱翱
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即已舉潛宜再入請明日賢入見
如翱言

七年春二月壬戌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
機務　戊辰會試天下舉人試院火監察御史焦顯鎖其門不
聽出焚死者九十餘人國子監丞閻禹錫言舉子遭火者多平
昔有學之士一夕無辜抱忠而死乞賜進士名色以表其門禮
科給事中何琮等劾禹錫奏對失實下錦衣衛獄鞫之禹錫謫

瑄弟子也　李賢言給事中孔公恂至聖後贊善司馬恂宋温
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
語皇貴妃周氏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貴妃具冠服
拜謝宮中傳爲盛事　己丑晦夜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李賢
撰青詞賢言君不卹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請行寬卹之政輕
刑已責錮逋罷礦等九事又請罷江南織造清錦衣衛獄止邊
臣貢獻停內外采買帝難之賢爭執數四同列皆懼賢退曰大
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耶賢委任最專每獨對良久方出
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賢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
言路爲急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
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翱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

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專　三月壬寅旱詔行寬卹之政停各處
銀場　復令王竑督漕撫淮陽淮人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
里不絕　御史李蕃巡按宣大或告其擅撻軍職用軍容送迎
下門達治夏四月壬午逮至京枷於長安門尋死　大同巡撫
都御史韓雍召還帝難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
薦山東按察使王越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帝喜擢右副
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憂奪情視事越乃繕器甲簡卒伍修堡
砦減課勸商爲經久計　丙戌復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五月
己丑朔日有食之　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黃衣閱兵帝怒
命門達遣官覈之籍其貲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
按察使吳中以下十八人及先後巡按御史吳玘等四人下獄臣

等停俸玘等謫縣丞　校尉言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妄作威福甲寅逮璡六月丁卯逮祺並下門達治祺亦枷長安門數日死初達欲行督責之術其同列呂貴曰武臣不易犯曹欽可鑒也獨文吏易裁耳達以為然故文吏禍尤酷陝西督儲參政婁良按察使錢博僉事李觀湖廣參議李孟芳福建僉事包瑛四川巡撫田斌雲南巡按御史張祚清軍御史程萬鍾刑部郎中馮維孫瓊員外郎貝鈿給事中黃甄皆以校尉言下獄瑛守官無玷不勝憤自縊死其他多遣戍湖廣諸生馬雲罪黜詐稱錦衣鎮撫奉命葬親布政使孫毓等八人咸賻祭事覺法司請逮問卒不罪雲李賢數言錦衣官校恣橫為劇恩請禁止帝召達戒諭之達怙寵益驕賢乘間復具陳達罪帝復召戒達達遂譖賢受陸瑜金酬以尚書帝惑之不召者半載日去賢行專用時矣或以告彭時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賢去時不獨留語聞帝意乃解　陶魯秩滿葉盛上其績秋七月就遷魯新會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　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皇后為帝言宣宗后胡氏賢而無罪廢為仙師其歿也人畏孫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因勸帝復其位號帝以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稱陛下明孝閏月甲戌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陵寢不祔廟　貴州洪江賊苗蟲蝦等偽稱侯王攻劫鎮遠囤寨戊寅命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李安等分道進討賊退守平坤寨官兵

追至清水江斬賊渠飛天猴等破砦二百復赤谿湳洞長官司賊平　寧陽侯陳懋卒年八十四贈濬國公謚武靖懋脩髯偉貌聲如洪鐘胸次磊落敬禮士大夫靖難功臣至天順時無在者惟懋久享祿位數廢數起卒以功名終　八月乙未會試天下舉人　丙辰致仕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節儉寬厚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在禮部久表賀祥瑞皆首署名又薦妖人龔謙道士仰彌高時頗譏之　兩廣所在盜起將吏不能定范信守潯梧猺盡在境內陰納猺賂縱使越境流劫約毋犯己於是雷州廉州高州肇慶諸府悉被寇九月甲戌命廣西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將數千人駐梧州與廣東總兵官歐信會兵討猺賊信等時有斬獲而賊勢不衰涇濙之弟也　冬十月丁酉振西安諸府饑　丁未吳禎節制兩廣諸軍討猺賊　西安水泉鹵不可飲巡撫都御史項忠為開龍首渠及皁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　初福建賊李宗政等起上杭屢攻城為都指揮僉事丁泉所卻已而賊轉熾巡按御史伍驥入境立馳入汀州調援兵四集乃單騎赴賊壘諭以禍福賊感悟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戶惟宗政負固不服驥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為賊所害驥弔死卹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驥冒瘴癘成疾班師至上杭而卒　門達勢傾朝野廷臣多下之袁彬恃帝舊恩獨不為屈達深銜之知彬妾父千戶王欽誆人財奏請下彬獄論贖徒

還職初錦衣力士趙安役於彬後謫戍鐵嶺衛赦還改府軍前衛有罪下獄達坐安改補府軍由彬請託故十一月復請逮治彬帝欲法行語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達遂捕彬榜掠誣彬受石亨曹欽賄用官木爲私第索內官督工者甎瓦奪人子女爲妾諸罪名軍匠楊塤不平擊登聞鼓爲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達方欲陷李賢遂拷掠塤教以引賢塤卽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立奏聞請法司會鞫塤午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并訊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門錦衣教我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問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罪調南京錦衣衛帶俸閒住錮塤於獄　癸酉大藤峽賊入梧

州時陳涇駐兵城中方會太監朱祥巡按吳璘副使周璹僉事董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杜衡土官都指揮岑瑛等議調兵夜半賊駕梯上城涇等不覺遂入府治劫庫放囚殺死軍民無算大掠城中執璹爲質殺訓導任璩涇等倉卒無計惟擁兵自衛隨軍器械并備賞銀物皆爲賊有致仕布政司宋欽方家居聞變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爲所害賊聲言官軍若動則殺周副使涇等乃遣人與賊講解晡時縱之出城賊既出方縱璹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事聞徵涇下獄論斬尋宥之朝廷猶倚范信乃命歐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鎭廣西而擢范信都督僉事充副總兵鎭廣東廣東賊勢愈甚劫掠不止信語人今賊仍犯廣東亦我遺之恥　包瑛既自縊刑部獄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壬午下右都御史李賓及林聰於錦衣衛獄　十二月辛卯下刑部尚書陸瑜侍郎周瑄程信於錦衣衛獄尋俱釋之　永昌涼州莊浪塞外諸番屢爲邊患毛忠與總兵官衛穎分討之忠先破巴哇諸大族其酋㖿馬吉思諸族佗將不能下者忠復擊破之

八年春正月乙卯帝不豫臥文華殿有間皇太子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己未皇太子攝事於文華殿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己巳帝大漸口占遺詔始命罷

宮妃殉葬又命定后妃名分皇太子過百日成婚凡四事付閣臣潤色彭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爲隕涕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　乙亥太子卽位大赦天下免明年田租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鎭守內外官諸邊鎭守內官正統閒所無者悉罷之下番使者緝事官校皆召還　編修張元禎疏請行三年喪不省　赦羅綺爲民還其貲產　陳文既入閣數撓李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侍讀學士錢溥與文比舍居交甚歡溥嘗授內侍書其徒多貴幸來謁必邀文共飲英宗大漸東宮內侍王綸私詣溥計事不召文文密覘之綸言帝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謂當奉遺詔行事已而英宗崩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綸溥定計欲逐賢以

溥代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時帝初立綸自謂當得司禮氣張甚英宗大殮綸衰服襲貂帝見而惡之太監牛玉恐綸軋己因數其罪逐之去溥謫順德知縣雍浙江參政詞所連順天府尹王福通政司參議趙昂南甯伯毛榮都督馬良馮宗劉聚錦衣衛僉事門達等皆坐謫雍亦文素所不悅者榮勝之子也達調貴州都勻衛帶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二月逮治論斬沒其貲鉅萬指揮張山同謀殺人罪如之子序班升從子千戶清壻指揮楊觀及其黨都指揮牛循等九人謫戍隆議有差後當籍錄貲達謫戍南丹衛　庚子始命中官傳旨授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八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澤者不可勝數　召

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詔廷臣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皇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李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彭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

言之議遂定及將上寶冊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皇后宜加兩字以便稱謂三月甲寅朔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語聞包言甚愧　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言日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翼日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之戊午放免宮人中外欣悅　廣東賊羅劉寧藤楊輝已撫復叛與曾玉謝瑩分據寶龍石坑諸洞攻陷江西安遠剽閩廣間己欲攻程鄉僉事毛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抵

賊巢先破石坑斬玉次擊瑩馘之復生禽輝諸洞悉破俘斬千四百人　丙寅毀錦衣衛新獄　侍讀周洪謨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眞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卹漕運攘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足饋餉靖邊陲帝嘉納焉　復郭登定襄伯充甘肅總兵官奏邊軍償馬艱甚至鬻妻子乞借楚慶肅三王府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之　御史呂洪等請復岳正楊瑄官從之初正得罪都督僉事季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瑄尋遷浙江副使張鵬亦復原官超擢福建按察使　癸酉詔內閣九卿考覈天下方面官　戊寅復立團營分爲十二命孫繼宗提督之　年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饟

者非人請黜左布政使孫毓用右布政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王翺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辨曰薦賢爲國非有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爲黜毓　御史陳選言韃靼部落孛來最强又密招三衞諸番相結屯住去冬來朝邀我賞宴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安閒貧者迫飢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乞敕在邊諸臣痛革前弊其鎮守備禦等官亦宜以時黜陟俾能者知奮怠者知警至阨塞要害之處或益官軍或設營堡或設墩臺咸須處置得宜歲遣大臣巡視庶邊防有備寇氛可戢報聞　夏四月癸未朔日當食不見　戶部尚書年富卒賜謚恭定富廉正强直終始不渝然性

好疑尤惡干請屬吏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卽不行故言可富輒爲所賣　國子監生封登言潯州夾江諸山峪峒巖業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渡號大藤峽最險惡地亦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諸蠻倚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洞以百計仙人關九層崖極險峻峽以南有牛腸大岾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於藤峽又南則爲府江其中多冥巖奧谷絕壁層崖中產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爲巨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自景泰以來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

荔浦平樂力山諸猺應之其勢益張渠長侯大狗嘗懸千金購莫能得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動所至邱墟爲民害乞選良將多調官軍狠兵急滅賊報聞　五月丁巳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敕羣臣修省李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內庫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爲此帝卽日寢之　庚申葬睿皇帝於裕陵廟曰英宗　張元禎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解爲諱講退更凝神靜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

陛下親臨決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爲進退又令其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付內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爲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咸其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　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者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權致合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

制毋許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為民嚴禁官
吏與之交接此國家之福亦臣官之福也　南京左都御史軒
輗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抵家趣具浴欠伸而卒輗孤峭褊
隘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都御史張純置酒延客輗惡其汰不
往徹饌遺之亦不納御史有訐人陰私者輒奬其能衆頗不直
輗然清操聞天下與耿九疇齊名語廉介必曰軒耿　初哈密
忠順王卜列革卒母弩溫答失里主國事親屬無可繼命國人
議當襲者久不定頭目阿只等言脫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
官都督同知可繼王母謂臣不可繼君而安定王阿兒察與忠
順王同祖請以為嗣阿兒察以哈密多難力辭不行哈密素衰
微又婦人主國衆益離散韃靼乩加思蘭乘隙襲破其城大肆

殺掠王母帥親屬部落走苦峪猶數遣使朝貢且告難朝廷不
能援降敕令其國人速議當繼者　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薛瑄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學一本程
朱嘗曰自朱子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
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學者宗之　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秋七
月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竊
自安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
明年議行時已行冊禮不能用　壬申立吳氏為皇后　八月
癸未御經筵甲申命儒臣日講給事中張寧請講大學衍義從
之　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共薦王竑李秉可大用下廷議
王翺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從輿論所

與乎卽召竑為兵部尚書秉為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　洮
岷羌叛項忠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
便宜從事報可忠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　詔修英宗
實錄總裁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為比編修尹直辨
曰實錄有初為大臣後為軍民者方居官時則稱某官某旣罷
去而後改稱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書王書叔如故
豈有逆計其反而卽降從庶人之號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廢景
泰帝則為宗廟社稷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
母后當定傾危難之中徵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易儲失德然
能不惑於盧忠徐正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
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初孫太后宮人萬氏侍帝於東宮機

警善迎帝意遂擅寵皇后旣立摘其過杖之遂譖后於帝帝怒
癸卯廢后別宮歸罪於太監牛玉下獄謫孝陵種菜其從子太
常少卿綸甥吏部員外郎楊琮並除名姻家懷寧侯孫鏜閒住
后父都督同知俊戍邊　冬十月壬辰立王氏為皇后萬妃寵
冠後宮后處之澹如以故得安　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
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張寧言無益徒傷大體乞
禁止帝是其言令自後僧道齋醮百官不得行香　南京右僉
都御史高明言畱都春夏淫雨請修人事以回天意　以沒入
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
以四海為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　甲午立武舉
法令天下文武官舉通曉兵法謀勇出衆者各省撫按三司直

隸巡按御史考試中式者兵部同總兵官於帥府試策略教場試弓馬答策二道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爲中式　時納馬入監者至萬餘人十一月高明請區別薦辟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瑛皆端方廉潔恬於進取宜顯擢以風有位疏下所司　王徽等言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肆欺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爲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爲甚請幷罪賢等爲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患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順一聞國政卽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饋獻珍奇伊優取媚卽以爲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卽以爲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讒謗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受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

內心實在外內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職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徽普安王淵茂州朱寬潼川李翔寧州李鈞綏德疏葢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尤切幾得罪徽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卻土官賄治甚有聲　德陽人趙鐸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連番衆數陷城殺將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都督僉事何洪斬悟昇生擒文讓鐸將逼成都官軍分三路討之洪偕都指揮甯用趨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卻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爲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勇敢善撫士號令嚴蜀將無及之者旣死官軍奪氣未幾都指揮僉事劉雄追賊羅江大水河手馘數人賊連敗千戶周鼎傷雄前救之徑奔賊陣叢刺死　十二月延綏參將房能請搜河套除潛寇築營堡製利器下兵部議　甲辰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記錄在官者悉與湔滌其後歲以爲常　廣西猺侵湖南夜入桂陽州大掠李震遣兵分道追擊連敗之俘斬千餘人　是年兩畿川廣荊襄盜賊大起道路不通

明紀卷第十七終

明紀卷第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時將用兵兩廣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不可衆以雍新得罪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耶甲子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討廣西叛猺都督和勇充遊擊將軍以所部從征侍郎薛遠督御史劉慶汪霖紀功　王竑條上進勦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　編修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

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　何洪之死也綿竹典史蕭讓帥鄉兵擊趙鐸破之官兵頻進擊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趨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而遏將周貴直搗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亟進斬鐸賊盡平　泗城土官岑豹聚衆四萬攻劫上林長官司殺土官岑志威據其境土兵部請調兵禽捕從之未幾豹死　二月戊子祭社稷　甲午耕耤田　新會告急副使毛吉帥陶魯及指揮閻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衆競取財物賊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蹶

爲賊所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吏勸吉避吉曰衆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槍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劍一人斷其臂力屈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屍貌如生吉之出軍也齎犒千金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憫吉家貧以所餘授其僕使歸治喪忽僕婦坐中堂作吉語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亟還官毋污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　御史趙敔爲前少保于謙訟冤并言郎中吳節御史葉淇無罪當復職下所司亟行　三月戊申朔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禦卻之宏亨之孫也　王竑請復京

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竑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竑以擇兵不若擇將其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　庚戌四川山都掌蠻亂　河南布政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流民會恕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卽起視事恕辭不許　丁巳釋奠於先師孔子　初岳正還朝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嗛之張寧倡六科論救王徽等亦寖與內閣忤會兵部請理貼黃缺官夏四月王竑偕諸大臣舉正侍郎寧僉都御史任其事詔以爲私出正興化知府寧汀州知府并罷會舉例竑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卽引疾求退帝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切　初西華人劉通有膂力縣門石狻

猊重千斤隻手舉之因以爲號流民聚荆襄間逼竄入爲妖言
潛謀倡亂石龍者號石和尚聚衆剽掠通遂與起兵僞稱漢王
建元德勝　五月辛酉大雨雹壬戌避正殿減膳敕羣臣修省
大藤峽賊三千餘陷南平縣劫縣印殺典史周誠擄其妻子
先是革諸奪門功封爵惟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襲如故
指揮同知董源等援例乞復六月庚子帝用李賢言并奪瑾宗
爵授瑾錦衣衛指揮使宗金吾衛指揮使時論益大快之宗善
之子也　守備靖州都指揮同知莊榮奏貴州黎平諸府密邇
湖廣五開衛非大將統領不可秋七月命李震兼鎭貴州　已
酉免天下屯糧十之三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其役
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帝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

能什一　設四川鄰水樂至東鄉資陽四縣　辛亥贈死事廣
東副使毛吉爲按察使海康知縣王騏爲同知各錄一子入國
子監　李震獲賊首苗蟲蝦　給事中袁芳等言比來救荒無
術老弱轉死丁壯流離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
或旱禾麥絕收乞敕官司振濟會南京吏部郎中夏寅考滿入
都亦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飢餓切身必爲盜賊乞特遣大臣
鎭撫蠲租發廩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
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絕淮徐濟寧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
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鎭守訓兵屯田嘗使兩京聲勢聯絡
倉卒可以制變章下所司惟不從其設文武官一事甲子命王
恕及浙江河南巡撫等各振其屬八月丁丑工部侍郎沈義僉

都御史吳義振卹兩畿饑民　辛巳瘞暴骸　庚寅毛里孩犯
延綏總兵官房能敗之　九月己未兵部尚書王竑致仕竑爲
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爲惜旣去名益重然帝
頗不悅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初竑號其室曰戇庵旣歸改
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　陜西數苦兵項忠言三邊大
將遇敵逗遛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
成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詔陜
西土風强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策耳今天下
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武人帝善其言而所
司守故事不能用　冬十月大藤峽賊入藤縣城掠官庫劫縣
印總兵官歐信以聞趙輔與諸將議方略皆主邱濬說請令和

勇帥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韓雍曰賊已蔓
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直擣大藤峽南可援
高肇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
應攻其腹心巢穴旣傾餘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
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衆曰善輔知雍才足辦
賊軍謀一聽雍雍等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桂
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曰賊以修
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
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
荔浦亦定十一月師次潯州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
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

匿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信等為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揮白全等為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參將孫震等為二哨從水路入別遣指揮潘鐸等以兵分守諸山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懼先移其累重入桂州橫石塘諸處乃於山南各寨立柵自固多置滾木礧石鏢槍藥弩憑險拒守十二月甲戌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雍等督兵追躡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

數重用木石槍弩拒守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而上先遣壯士從間道登山絕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二人斬首三千二百七級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橫亙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初大軍轉江西饟需十萬人翁世資議齎直就易嶺南米民得不擾　毛里孩大入延綏命楊信帥山西兵項忠帥陝西兵禦之少卻未幾復渡河圍黃甫川堡官軍力戰乃引去　李震討荊襄賊屢敗之乘勝追及於梅溪賊巢官軍不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八人守備都指揮僉事王信駐房縣賊圍之拒守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礮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流民從賊者至四萬人　癸卯

朱永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喜信鮑政為左右參將中官唐慎林貴奉監軍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發京軍會震等進討以王信為右參將　徐有貞之釋歸也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　二年春正月戊申罷團營復三大營舊制　孔公恂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譁然給事御史交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辛酉英宗神主祔太廟　以荊襄用兵令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　二月癸未鄒幹巡視畿內饑民沈義以沓僭不法下獄斥為民　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高明討之　三

月己酉李賢遭父喪詔起復賢三疏乞終制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　乙卯朱永白圭進師南漳賊迎戰大破之擊斬九百有奇永有疾留鎮南漳圭與王恕李震王信等分道進兵逼賊巢劉通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　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蠭起而貴州亦告警李震言貴州終難遙制請專鎮湖廣許之　南畿仍歲大饑參贊尚書李賓請令南畿浙江江西福建諸生及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陋請罷其議報可閏月癸酉林聰代吳琛巡視奏貸漕糧及江南餘糧以振饑民德之　官軍進破荊襄賊於雁坪斬劉通子聰及

其黨苗虎等賊退保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攻臼圭往來督戰乙未士皆蟻附登賊大敗禽通及其衆三千五百餘人獲賊子女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龍與其黨劉長子等遁去轉掠四川　兵部言哈密國王母避苦峪久今賊兵已退宜令還故土從之　夏四月韓雍分兵擊賊餘黨鬱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　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五月癸酉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倫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

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勿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

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地之

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損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使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

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入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詔
福建市舶司副提舉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瑄復申救帝切責
之賢具疏再辭帝遣使宣意遂起視事王翶以文彥博救唐介
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竟弗救陳文
先嘗奪情內愧陰助賢逐倫益爲時論所鄙　已卯禁侵損古
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　六月甲辰趙輔師還韓雍爲左副
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饋饟　乙巳免今
年天下屯糧十之三　石龍等之入四川也流劫至巫山夔州
督盜同知王某怯不救通判王禎面數之即代勒所部民兵晝
夜行至則城已陷賊方聚山中禎擊殺其魁餘盡遁乃行縣撫
傷殘招遺散久之乃還甫三日賊復劫大昌禎趨同知行不應

指揮曹能柴成與同知比激禎復行僞許相左右禎上馬二人
與俱與賊夾水陳禎直前渡水擊之二人旣渡見賊即走禎被
圍半日誤入淖中被執賊欲降禎禎大罵賊怒斷其喉及右臂
而死從行者奉節典史某及部卒六百餘人皆死事聞贈禎僉
事錄一子禎省之孫也　毛里孩大入延綏壬子楊信爲平虜
將軍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爲副太監裴當監督軍務帥京軍及
諸邊卒二萬人往討命項忠以師會之　秋七月辛巳封弟見
治爲忻王見沛徽王　楊信未至敵散掠平涼入靈州戊戌犯
固原長驅至靜寧隆德諸處大掠而去初韃靼犯遼東宣府大
同寧夏甘肅未嘗敢深入爲患不久自阿羅出入河套孛來與
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爲鄉導抄掠延綏無虛

時邊事始棘信議大舉搜河套不果　八月庚子朔兵部尚書
王復及李秉整飭邊備秉遼東抵大同復延綏抵甘肅　丁巳
毛里孩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死　丁卯諭祭故少保于謙誥
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之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
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頌焉謙子冕復
官府軍前衛副千戶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　九月
賜故尚書鄺埜諡忠肅王佐諡忠簡　李秉至邊即劾鎮守中
官李良總兵官鄭宏失律罪出都指揮裴顯於獄舉指揮崔勝
傅海等擊敵鳳凰山捷聞璽書嘉勞　都指揮僉事湯公讓爲
延綏東路參將分守孤山堡孤山最當寇衝公讓奏請築城聚
糧增兵戍守未報冬十月寇大至公讓力疾上馬陷伏死公讓

工詩負才使氣嘗偕趙榮使瓦剌慷慨酬答未嘗少屈　朱永
白圭分兵進壓賊丁未劉長子縛石龍以降餘寇悉平　十一
月丙子刑部員外郎彭韶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請召還王
竑李秉葉盛忤旨下錦衣衛獄輸贖還職　庚辰封趙輔爲武
靖伯　帝之即位也萬妃年已三十有五旣譖廢吳后六宮希
得進御是歲妃生皇第一子帝大喜遣中使祀諸山川遂封貴
妃甲午皇子薨妃自是不復娠　王復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
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
外乃無屏障止憑墩臺以守軍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
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寇至民
猶不知其迤北墩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

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爲溝牆庶息響相聞易於守禦又言寧夏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遼絕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爲臺五十有八又言甘肅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銳挫急何能濟請於甘州五衞內各分一千戶所置涼州中衞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以五衞餘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衞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强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

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鎭爲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參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之　十二月刑部侍郎廖莊卒贈尙書謚恭敏莊性剛喜面折人過尤好存謝賓客既官法司或勸稍屛謝往來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裒錢助其喪　初定中鹽制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至是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尙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　甲寅李賢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常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諸土木禱祠聲色之用故前後頻請發帑振貸恤邊不可勝計　丙辰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預機務　斷藤峽殘賊侯鄭昂等七百餘人夜入潯州焚軍營城樓奪百戶所印三殺掠男婦數十人參將孫震及指揮張英帥軍擊斬賊魁餘黨仍奔入巢言官交劾趙輔韓雍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言賊盡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復自陳戰閥委其罪於歐信帝皆弗問　中官梁芳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諂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出監大鎭帝以妃故不問也韋朗者鎭守開原坐失律當逮治李良爲之乞戴罪立功兵部執不可內批允之唐愼等自荊襄還杖死淮安府知事谷淵自奏丐免副都御史賈銓執奏乃命法司罪其從人付愼等司禮監　韃靼諸部內爭孛來弒馬可古兒

吉思毛里孩殺孛來更立他可汗斡羅出者復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立可汗逐斡羅出而遣使入貢

三年春正月壬申進朱永爵爲侯　先是蘇州大水民饑知府邢宥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振宥素廉介及治蘇嚴而不苛巡撫宋傑薦於朝詔加浙江左參政仍理府事　朝鮮頻貢異物海青白鵲之屬戊子敕國王李瑈修常貢勿事珍奇　毛里孩渡河掠大同丙申朱永爲平胡將軍充總兵官會楊信征之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毛里孩再乞通貢別部長孛魯乃亦遣人來朝帝許之詔朱永等駐軍塞上尋命王越贊理軍務　帝命馬昂林聰及給事中潘理陳鉞清理京營陳文言必得內臣共事始可剗除宿弊因薦太監懷恩帝從之　廣西賊

連陷洛容北流二縣韓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應時破殄　德王見潾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皆許之又請漢庶人舊牧馬地知府趙璜言地歸民間供租賦已久不宜奪乃弗予　李震之還兵也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連破賊直抵清水江因苗爲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劫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震威名著西南苗獠聞風畏懾呼爲金牌李　三月戊辰召商輅爲兵部侍郎復入閣　己巳毛里孩犯大同　辛巳復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以中官領之　李秉巡宣府大同更將帥申軍令而還　夏四月四川境

內自去年六月至於是月地震三百七十五　哈密無王者八年頭目交章請詞極哀乃擢把塔木兒爲右都督攝行國王事賜之誥印　西番之役毛忠功多而衞穎得世券忠以爲言庚子封忠爲伏羌伯　乙巳錄囚　韓雍言諸猺之性懼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請改上隆州爲武靖州移治峽內改設武宣縣東鄉等巡檢司以土官岑鐸土人覃仲英李昇等爲知州吏目副巡檢等官從之　初罷團營命分一等次等訓練已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帝以數多癸丑令仍分十二營團練區其名爲奮耀練顯四武敢果効鼓四勇立伸揚振四威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揮監以中官提督以勳臣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爲老家以供役　陳選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

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教諸生按部必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制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　給事中毛士廣等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礮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帝皆嘉納　五月荊門州學訓導高瑤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廟祀未稱典

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　己丑趙輔充總兵官李秉總督軍務征遼東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敕羣臣修省　商輅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因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貶斥羅倫孔公恂等官從之毛士廣請斷自踐阼而後并召王徽等不許　山都掌蠻數叛陷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辛酉襄城伯李瑾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兵部尚書程信提督軍務太監劉恒監軍討之瑾珍之弟也　秋七月國子監學錄黃明善言宋時多剛縣蠻爲寇用白艻子兵破之白艻子者即今之民壯多剛縣今都掌多剛寨也前代用鄉兵有明效宜亟募民壯以助官軍都掌水稻十月熟宜督兵先時取其田禾則三月

之丙蠻為餕矣軍宜分三路南從金鵞池攻大壩中從戎縣攻
普前北從高縣攻都掌小寨破大寨自拔又大壩南百餘里為
芒部西南二百里為烏蒙令二府土官截其險要更用火器自
下而上順風延爇寨必可攻又言征調土兵須處置得宜招募
民壯須賞罰必信會程信亦奏都掌地勢險要必得土兵鄉導
請敕東川芒部烏蒙烏撒諸府兵並速調湖廣永順保靖兵以
備征遣又請南京戰馬一千應用皆報可　庚辰追封董仲舒
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　乙酉停
河南採辦　王翱病甚許致仕　八月始命御史巡茶陝西番
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　虜破開成縣知縣于達敎死之廢其
縣入固原　九月辛未振湖廣江西饑　王越兼巡撫宣府

冬十月李秉等分五道出塞趙輔與秉從撫順深入連戰大捷
朝鮮王瑈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統衆萬餘渡鴨綠潑豬二江
攻破九獮府諸寨斬獲甚多　十一月乙亥封太后弟周壽慶
雲伯　致仕吏部尚書王翱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在
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
每引選或值召對侍郎待選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不當論薦
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孫以廕入太學不使應舉曰
勿妨寒士路李賢嘗語人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
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也然性頗執不喜南士多引北
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為李秉所劾不無小損云　郕王位號
議久不決十二月禮部言追崇廟號非臣下敢擅議惟陛下裁

決庚子左庶子黎淳追論景泰廢立事力爭謂不當復且言高
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臣以謂
瑤非欲爭郕王特為羣邪進用階必有小人主之者帝曰景泰
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為此奏欲獻諂希恩耶議
遂寢　帝將以元夕張鐙命詞臣撰詩詞進奉編修章懋黃仲
昭檢討莊㫤言頃諭臣等撰鼇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
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
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
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
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為職鄙俚
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

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與陳張鐙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
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為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
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
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
以明目達聰省此資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
以元夕張鐙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各廷杖二十貶懋臨武知
縣仲昭湘潭知縣㫤桂陽州判官時以懋等與羅倫並稱翰林
四諫　保定侯梁珤卒贈蠡國公謚襄靖珤天資平恕數總兵
柄未嘗妄殺一人子弟從征以功授官輒辭不受人以為賢
程信至永寧分道進都督芮臣由戎縣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宜
參將吳經由芒部都指揮崔昊由普市氷腦南寧伯毛榮由李

子關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參將宰用由渡船鋪左右遊擊將
軍羅秉忠穆義由金鷄池而信與李瑾居中節制轉戰六日破
龍背豹尾諸寨七百五十餘
四年春正月至大壩焚寨千四百五十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
奇俘獲無算按諸九姓不奉化者遷瀘州衞於渡船鋪增置江
水流崖洞掃等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司分山都掌地設
官建治控制之　進趙輔爵爲侯　章懋等旣貶毛士廣偕諸
給事御史論救改懋及黃仲昭爲南京大理寺評事莊㫤南京
行人司副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惟仲昭
與羅倫不取　高明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並江置
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中官鬻私鹽據法沒入鹽政

大治二月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行遂還南京　三月甲子免
湖廣被災秋糧　給事中邱寬叔等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
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
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實巴
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產也豈可
徇一人之私情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納其言甲午詔中外勢家
毋得擅請田土耆爲令劄實巴所乞地還之民　改侍郞楊璿
副都御史撫荊襄流民　韓雍言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
巡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雍專理軍事　禮部
侍郞葉盛請錄先朝大臣子孫詔許其家自陳命吏部疏操行
尤異者夏四月錄前都御史顧佐軒輗尚書耿九疇巡撫都御
史馬謹侍郞王士嘉尙書沈翼子孫各一人入國子監　始建
大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　遼東巡撫張岐得罪吏部舉代
者帝曰遼東自王翺後屢更巡撫多不稱可於大臣中求之乃
改工部侍郞彭誼右副都御史以往鎭守中官橫徵諸屬備誼
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焰爲息　姚夔
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院斥
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
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
初政足矣帝曰內事朕自主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　始封
西番僧劄巴堅參爲大悟法王劄實巴鎖南堅參皆爲國師錫
誥命　丁巳錄囚　陳文卒贈少傅諡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

御史謝文祥疏論文不當得美諡帝以事已施行不聽　萬貴
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郕王女及笄未下嫁五月丁卯
劉定之因久旱並論及之且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
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　癸未遣使錄天下囚
六月庚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朱驥條上弭盜安民六事　丙
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開城賊滿俊反俊亦名滿四其祖巴丹
明初帥所部歸附居縣之固原里世以千戶畜牧爲雄長俊獷
悍素藏匿奸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逋至其家多要
求俊怒遂激眾爲亂守臣遣其從子指揮璹往捕俊殺其從者
劫璹以叛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蕃石堡城四面峭壁惟一徑
可緣而上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最爲險固俊自稱招督王有眾

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辛亥命陝西總兵官寧遠伯任
壽巡撫都御史陳价討之壽禮之子也　甲寅慈懿皇太后崩
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使中官夏時懷恩與諸大臣議彭時首
對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帝召問時對如前帝曰朕
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
所合孝之所歸也商輅曰不祔葬恐損聖德劉定之曰孝從義
不從命帝默然久之曰不從命尙得爲孝耶時力請合葬裕陵
左而虛右以待周太后已復與輅定之上疏曰大行慈懿皇太
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
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比聞欲別卜葬地竊謂皇上所遲疑者
必以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

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
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
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帝再下廷議秋七月吏部尙書李秉等
九十九人議上皆請如時言帝曰卿等言是顧朕屢請太后未
得命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詹事柯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
舍是奚所用心與修撰羅璟再疏爭給事中魏元等三十九人
御史康永韶等四十一人抗章極諫姚夔偕諸大臣三疏力爭
國子監祭酒邢讓亦帥僚屬諫中旨猶諭別擇葬地毛士廣倡
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爭衆許諾
有退卻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
端於是時等皆伏哭文華門外帝命羣臣退衆叩頭言不得旨

不敢退自巳至申帝固請周太后太后亦感動竟從時議　管
河主事郭昇築徐州洪兩岸石堤鑿外洪敗船惡石三百　滿
俊衆至二萬關中震動癸酉都督同知劉玉爲平虜將軍充總
兵官太監劉祥監軍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帥京營及陝西
四鎭兵討之八月任壽陳价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及賊戰
敗績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琮管者從
子也　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己酉進李瑾爵爲侯封羅秉忠
順義伯　乙卯朱永代劉玉爲總兵官前南京大理寺卿馬文
升爲副都御史代陳价巡撫陝西會討滿俊　九月庚申葬孝
莊睿皇后於裕陵　辛酉振陝西饑　戊辰彗星見三台壬申
以地震星變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彭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

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惟熊無
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
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羣臣僉議不可
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　魏元等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
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
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宮尙書
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
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
猶咫尺衽席之微謫見天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
位尙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
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

安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付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微有利害卽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徵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辰輒重糜資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劄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椶輿導用金吾仗搢紳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無節或營立塔寺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鉅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

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爲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爲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裨於時亦望罷歸爲不職戒康永韶亦偕同官言八事大指與元疏相類　御史胡深陳宏鄭已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給事中董旻陳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唯聽昂去夔憤甚連疏求去甲申深旻等復合詞攻輅而詆夔甚力帝怒下深等獄以前御史林誠嘗劾輅并屬之吏毛士廣等皆論

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復職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縣丞　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久不朝貢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幷諸部馳驅不息旣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每三千人爲一軍統以驍將嚴其賞罰使探毛里孩所在潛師擣之破之必矣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朱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會項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早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彭時度軍可無行第令永整裝待冬十月忠與馬文升劉玉等分軍七道抵石城下屢敗賊斬獲多乙卯伏羌伯毛忠冒矢石連奪山北山西兩

峯忠亦克山之東峯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霧起他哨舉煙掣軍毛忠力戰不已爲流矢所中死從子海孫愷趨救俱死玉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戰玉得出乃列圍以困賊毛忠爲將嚴紀律善撫士西陲人弔哭者相望於道十一月事聞贈侯謚武勇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彭時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問時何見時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鬪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先是有言星變占在

秦分師不利者忠曰李晟討朱泚焚咸守歲此何害時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度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都指揮僉事魯鑑出則先驅入則殿後最爲賊所憚忠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見忠偕王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璹諭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璹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塡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貍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貰其死諭以購賞格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增一衞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　日本使清啟來貢其從者殺人於市有司請治罪詔付清啟自治清啟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

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　壬戌毛里孩之衆犯遼東指揮胡珍戰沒十二月己酉犯延綏掠孤山堡都指揮僉事許寧提孤軍奮擊三戰三捷寇渡河走寧賁之子也　朝鮮王瑈卒遣太監鄭同崔安封世子晄爲王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等所過驛騷狀因言同安俱朝鮮人墳墓宗族皆在見其國王不免屈節褻中國體乞寢成命或翰林或給事中行人內推選一員往使爲便帝曰英所言良是自後賞賜遣內臣冊封正副使選廷臣有學行者充

　李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黜屏劣者數百人於是謗怨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尙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初用其言旣而疏之侍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胥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陞調不得久擅要地且騤選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璧吳遠馮徽爭之請仍歸吏部帝怒詰責言者

五年春正月朝覲考察秉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於是衆怨交集大理寺卿王概欲去秉代其位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旻輒言吾兩人諫之不聽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爲奏衆詞秉且見逐秉謂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略不自辨時方會試舉

子雲集皆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我等試以贖帝以秉狥私變法負任使落太子少保致仕幷罷其子南宮知縣聰所連飽克寬李冲調外任邱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皆罷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壁等三人名上俱下獄出之外秉行官屬餞送皆欷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而去陵等實良吏有名以讒黜衆議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訐彥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彥莊誣罔謫大寧驛丞秉旣罷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概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秉喧謗於朝時得疾在告侍讀尹直以時概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急言於輅以恭代秉秉歸日出入里閈與故舊談笑遊燕王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

臣豈以立異鄉曲徇矯激為賢哉秉誠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竑
並負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　二月毛里
孩復以三千騎入沙河墩許寧與房能禦之寇退復掠康家岔
寧出塞百五十里追與戰獲馬牛羊千餘而還　衍聖公孔以
敬有罪奪爵令其弟以和襲　岳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
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
言正亦厭吏職閏月致仕　初章綸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給
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葉盛毛士廣勘之綸與高明
考察庶官議不協疏既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
言明剛愎自用己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盛等讓及
下考諸臣連章劾綸綸屢疏求罷帝不聽既盛等勘上元應實
冒籍帝宥綸而綸所奏他事悉不問未幾復改綸禮部　夏四
月正一眞人張元吉有罪械至京廷訊論極刑陸瑜等言張氏
在前代未有官封宋止授眞靜先生元世始加封爵令視三品
我太祖去天師稱眞人未欲遽絕其後而子孫不肖往往爭襲
成讐今元吉所犯至重神人共憤竊以張氏無功於國無補於
世宜絕其蔭封籍其族而徭役之毋令印行符籙毀其府第革
其所設管句都目庶邪教不興正道永賴帝命元吉繫獄候決
封蔭仍舊制　五月辛丑禮部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閣
預機務安外寬而深中不學無恥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
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及
議簡閣臣泰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

忽暴病死安既柄用日事請託結諸閹為內援致殷勤於萬貴
妃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
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內恣出入安
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辛酉錄
囚　癸亥封和勇為靖安伯　秋八月辛酉劉定之卒贈禮部
尚書謚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　初禁勳戚請乞
莊田周壽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頃帝不得已與之壽弟錦衣
指揮彧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命刑部郎
中彭韶御史季琮復勘韶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眞定田自
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
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
請伏奉使無狀罪九月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下錦
衣衛獄言官爭論救得釋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
何彭　冬十一月文選郎中陳雲等為吏所訐下獄貶官吏部
尚書姚夔知工部員外郎黃孔昭廉調之文選　兩廣自罷總
督師臣觀望相推諉寇盜滋蔓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
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
月未決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僉事林錦巡按御
史龔晟亦以為請乃罷兩巡撫而起復韓雍右都御史總督如
故　乙未毛里孩糾三衛犯延綏榆林大擾初阿羅出與毛里
孩等三部入河套時出沒不敢久駐至是始屯牧其中房能無
將略延綏巡撫都御史王銳請濟師詔王越帥師赴之　十二

月析浙江黃巖縣置太平縣以樂清縣地益之　是冬煥如夏
無雪彭時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揞克不堪而獻珍珠寶
石者倍估增直漁竭祭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
六年春正月王越至榆林遣許寧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
出東路神木鎮羌諸堡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爲聲援寧
戰黎家澗瑾戰崖窰州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敵於鎮羌　己
亥楊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道出塞敗毛里孩於胡柴溝
獲馬五百餘匹　王越引還抵偏頭關二月延綏告警兵部劾
越擅還詔弗罪令還屯延綏近地爲援　辛未大理寺少卿宋
旻侍郎曾翬原傑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大名諸府及浙江
河南四川福建考察官吏訪軍民疾苦其餘南直隸各布政司

有巡撫等官者命亦如之　丁丑禱雨於郊壇　戊寅振廣西
饑　三月甲申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　程信應詔言兵事宜
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略謂延綏歲遭劫掠宜擇大臣
總制四方流民多聚荆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陞賞
不當信與白圭同官而不相能數稱疾其上疏也語多侵圭圭
奏寢之　潘榮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
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沴
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歟夫人君敬天不在齋戒
祈禱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費用不經後宮無序
恩澤不均爵濫施於賤工賞妄及於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
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缺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

專寵羣小夤緣進寶玩官爵冗濫故榮等懇言之帝不能用
編修陳音言講究莫先於好問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絕
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
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眞人宜一切罷遣章下
禮部越數日音又言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
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
當世人望宜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
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　壬寅詔延綏屯田
阿羅出等萬餘騎分五路入掠延綏王越令許寧等擊退之孛
魯乃與阿魯出合別部乩加思蘭等亦入河套爲久居計延綏
告急帝命朱永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劉玉劉聚爲左右

副總兵太監傅恭顧恆監軍王越參贊軍務備之　夏四月申
諸番三歲一貢之例多不過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國師以
下不許貢於是貢使漸稀　畿輔山東河南旱以彭時請免夏
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邱寬叔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
覈實始免上雖蠲免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卽與
蠲除從之　五月丙申振畿內山東河南饑　丁酉王越敗阿
羅出於延綏東路　襄陽王冲秋請帥子壻擊賊止之冲秋屢
急王事以藩禁嚴不用自是宗臣無預兵事者　六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萬貴妃益驕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見斥逐後宮
有娠皆墮之初賀縣土官女紀氏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
授女史使守內藏帝偶行內藏悅幸之遂有身妃聞恚甚令婢

鈎治婢諺報曰痞乃謫居安樂堂秋七月皇子生使門監張敏
溺焉敏驚曰上子嗣未廣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
廢后吳氏居西內密知其事往來哺養保抱惟謹是爲孝宗皇
帝　壬午朱永敗阿羅出於雙山堡劉聚追敵黃草梁遇伏鏖
戰傷頰麾下力捍以免頃復與都指揮范瑾等擊敵青草溝敗
之　丙戌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振畿輔饑民都督李杲
撫治屯營　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巡按御史鄭已欲按其罪語
洩爲琬所劾逮下獄戍宣府琬貴之孫也　分福建龍巖縣地
置漳平縣　阿羅出復以萬騎分五道至丙戌朱永王越等與
戰於開荒川敵少卻乘勢馳之皆棄輜重走至牛家砦遇都指
揮吳瓚兵少敵圍之指揮李鎬滕忠至復力戰劉聚范瑾神英

分據南山夾擊敵大敗斬首一百有六獲牛馬數千阿羅出中
流矢走時斬獲無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爲數十年所
未有　免南畿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辛亥振山西饑　癸丑
以水旱相仍下詔寬卹　御史楊守隨言郕王受命艱危時倒
平禍亂功甚大歿乃謚以戾公論不平此非先帝意權奸逞私
憾者爲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秉劾忠守法
一時良臣爲蕭彥莊誣劾致仕乞即召還律犯公罪者不罷近
御史朱賢婁芳等並除名乞復其官且戒所司毋法外加罪一
以律令從事西征之役數萬甲兵討出沒不常之寇千里轉輸
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敝乞速班師戒邊城愼封守近
例軍官犯罪未結正者遇赦即原致此曹遷延以希倖免自今

衆証明白者即據律定案毋使逃罪雖遇赦免亦不得管軍在
外官俸兵饟有踰年不給者由郡縣蓄積少也請於起運外量
加存留以濟匱乏時不能從　九月壬午秀王見澍就國汝寧
途中慮擾民令併日行王居隘左右請還文廟廣之見澍不聽
曰居近學宮時聞弦誦聲顧不美乎長史劉誠獻千秋日鑑錄
朝夕誦之　京師米貴彭時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豪猾乘
時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糶以升斗爲率過一石勿與民賴以
濟　冬十月張元吉貸緣免死杖百充肅州軍毛士廣等固爭
不聽士廣在垣中所論列最多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宏今
日毛宏所陳或不聽而士廣慷慨論議無所屈宏士廣名也
免畿內河南山東被災稅糧　白圭之平劉通也荆襄間流民

屯結如故王信以爲憂言於朝即命信兼督南陽軍務通黨李
原者號李鬍子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
民附賊者百萬原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總兵先鋒等又立一
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剿不利十一月癸未詔項忠總督河
南湖廣軍務會李震兵討之　戶部尚書楊鼎言陝西外患西
寇內患流民然寇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僻居萬山
襟喉川蜀四方流民數萬急之生變置之有後憂請暫假監司
一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聽之不願者資遣兼與守臣練士
馬修城池庶可弭他日患從之　析河南內鄉縣地置淅川縣
索羅忽渡河與阿羅出合　溫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章綸
言溫州臣鄉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

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報寢　十二月庚戌戶部郎中桂茂芝等十四人分振畿輔　予朱永世侯王越劉聚等進秩有差　是時民漸苦養馬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馬愈俏民愈貧而馬卒不可少故復兩年一駒之制然民尙不堪請敕邊鎭隨俗所宜凡可買馬足邊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馬文升亦極論邊軍償馬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以助賠償皆報可然民困不能紓也

七年春正月辛巳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給事中御史各舉堪州縣者一人從都御史李賓請也　陝西數被寇白圭言鎭巡官偷肆宜治王銳房能及鎭守太監秦剛俱獲罪去乃擢浙江布政使余子俊代銳而以許寧代能寧起世冑不十年至大將同

列推讓不及父友多隸部下亦不以爲驕阿羅出衆大入寧及遊擊孫鉞禦之至波羅堡相持三日夜敵解去亡失多寧以力戰得出卒被賞　分浙江蘭溪等四縣地置湯溪縣福建清流等四縣地置歸化縣　阿羅出猶據河套衆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二月朱永王越條上戰守二策白圭等以糧匱馬乏難於進勦請敕諸將嚴守禦圖萬全　安南國王黎灝索占城犀象寶貨令以事天朝之禮事之占城不從大舉往攻破其城執其王槃羅茶全及家屬五十餘人大肆焚掠遂據其地改爲交南州王弟槃羅茶悅逃山中　阿羅出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朱永與王越許寧等分兵爲五設伏敗之追至山口及滉忽都河寇敗走遊擊孫鉞蔡瑄別破他

部於㬎寧山捷聞璽書獎勞永等請班師不許　三月甲申封劉聚寧晉伯聚以內援得封乃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卻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擬封謚彭時等言卽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臣等不敢奉詔或言朱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事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以舊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　韓雍遣參將張壽遊擊馮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獞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素懾雍威寇盜寢息　萬安與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同年不相能以國子監用會饌錢事

搆成其獄讓鑑及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太學生楊守阯李錦等抗章白讓非辜復詔廷臣雜治乃贖爲民　夏四月馬文升請修安邊營至鐵鞭城從之文升數條奏便宜修茶政易番馬八十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　己巳錄囚　五月辛巳瘞京師暴骸　中書舍人呂嵩疏乞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帝特許之舍人得赴試自嵩始嵩原之子也　召少詹事柯潛爲祭酒潛方居喪固乞終制許之未幾卒　初王銳撫延綏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秋七月余子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或

劃削或壘築或挑塹緜引相接以成邊牆於計爲便白圭以陝
民方困奏緩其役　八月甲辰振山東浙江水災　御史梁昉
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魏驥與里人稱處教子孫孝弟力
田增隄濬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勖後進雖在林
野有補治化生平學行醇篤政術正大諳世事瞭國體里居二
十餘年年九十八歲齒德有餘爵在上卿乞下所司議優崇之
典帝覽奏嘉歎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　閏
九月浙江海溢漂民居鹽場己未遣工部侍郎李思誠往祭海
神修築堤岸　應天巡撫滕昭始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
耗外復石增一斗爲渡江費尋定天下運糧京師歲以四百萬
石爲常額　時運河淤淺廷議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
爲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冬
十月乙亥命王恕以刑部侍郎總督河道總河侍郎之設自恕
始　初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運費不貲
請修舊通惠河便或又請濬三里河命楊鼎及侍郎喬毅相度
鼎等言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始開以洩城濠之水水道淺
窄不宜濬請引西山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
從外濠流轉閘三里河道併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啟閉從之
　巡撫順天都御史楊璿言霸州固安東安大城香河寶坻新
安任邱河間肅寧饒陽諸州縣屢被水患請修唐滹沱白溝三
河上流堤岸以資捍禦從之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極爲皇
太子大赦太子柏賢妃所生也年三歲矣　項忠至荆襄奏調

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
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王彪就禽白圭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
將王信軍綏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
忠疏爭且劾綏罪帝爲召綏還而聽調土兵如忠請忠合兵二
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
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
禽李原小王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
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
湖廣邊衞餘令歸籍給田己未荆襄賊平忠陳善後十事悉允
行　十二月甲戌彗星見天田尋北行犯右攝提掃太微垣上
將幸臣太子從官郞位帝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條時政闕失
彭時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
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匠
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賞五虛懷受
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失當直言論奏七淸理
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　姚夔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
絕求請禁採辦卹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宂費爲急帝多採納
　諭德王一夔陳五事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路愼刑獄戒妄
費語極剴摯被旨切責一夔得仁之子也　廷臣多言君臣否
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彭時商輅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
召對且曰初見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己卯彗星長竟天北
行犯天槍掃北斗三公太陽壬午入紫微垣犯帝星北斗魁庶

子后宮句陳天樞三師天牢中台天皇大帝上衛閣道文昌上台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御奉天門聽政復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將入中官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滅京官俸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　癸未召朱永還王越總督延綏軍務越嘗與永帥千人巡邊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陳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越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自帥驍勇爲殿謂永曰我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　乙酉彗

星南行犯婁天河天陰外屏天囷　辛卯減死罪以下　乩加思蘭入居河套與阿羅出合　毛里孩入安邊營

明紀卷第十八終

明紀卷第十九

選吉出身工部侯補主事襲雲騎尉陳鶴纂　孫　知府銜[illegible]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八年春正月延綏參將錢亮禦之師婆澗敗績士卒死者十三四都指揮柏隆陳英戰死　乩加思蘭犯固原平涼　丙午彗星行奎宿外屏漸微久之始滅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賜祭葬如制諡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請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癸亥皇太子薨諡悼恭或曰萬貴妃害之　乩加思蘭諸部久駐河套陝西延綏寧夏數被患白圭議以十萬眾大舉逐之沿邊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二月發帑金二十萬命陳俊赴河

南山西陝西會巡撫諸臣晝芻饟而遣葉盛至軍會王越馬文升余子俊及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璋詳議　夏四月京師久旱運河水涸癸酉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初南京侍郎陳翼請如正統間例遣使錄天下四部議以諸方多事不行乙酉始令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會兩京法司錄四丁亥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分行天下會巡撫御史及三司官錄四　丙申定襄伯郭登卒贈侯諡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爲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之者　葉盛至三邊王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盛亦以時無良將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越等上疏言守爲長策如必決戰亦宜

堅壁清野俟其惰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將來又或乘彼入
掠遣精卒進擣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
而後戰可議也遂還越亦赴京計事白圭圭復套與廷臣議言
套寇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將權不一迄
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五月癸丑命趙輔爲平虜將軍充總
兵官節制各邊軍馬同越討乩加思蘭陳俊以陝西三布政司
倉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於內地市
易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圭又以饑不給預徵明年
賦於是內地騷然　以畿輔地廣分居庸關以東設順天永平
二府巡撫兼轄薊州邊務駐遵化以西設保定眞定河間順德
大名廣平六府巡撫兼督紫荆倒馬龍泉等關駐眞定從梁璟

請也自是遂爲永制　占城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吞并與國
若不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抑恐啟安南跋扈之志宜遣
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眷屬帝慮安南逆命令自貢使至日
賜敕責之尋遣給事中陳峻等封槃羅茶悅爲占城國王　初
項忠盡遣荆襄流民還鄉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湖廣僉事尙褫以
先有詔許流民所在附籍陳諜巡撫吳琛請進止琛以報忠忠
怒劾褫廷議以褫意在恤民乃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給
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又駮忠所上功次互異
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廕子諸將錄功有差六月忠上疏言
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又招

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
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
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
無賴千人爭鬬劫殺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
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事實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
日之事又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
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願賜骸骨帝溫詔答之　秋七
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八人官尙寶司少卿任道遜等
以書碑皆進秩給事中王詔上疏力諫不省　九月丙午諭黎
灝還占城侵地　余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
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

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
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
得不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
疲乏之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白圭猶持
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　南畿浙江大水姚夔請命廷
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夔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於色
以南直隸江陰縣之馬馱沙置靖江縣　趙輔至榆林敵已深
入大掠不能制時毛里孩孛魯乃斡羅出稍衰而滿魯都入河
套稱可汗乩加思蘭爲太師方強盛勢未可破輔乃與王越上
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饋餉煩勞公私困竭
重加科斂內釁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鄜

延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塹築牆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決命給事中郭鏜往勘冬十月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陝荒旱芻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交章劾越輔欺謾會趙輔有疾十一月召還以劉聚代鏜還言寇於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迨七月而縱橫慶陽境內輔與越至榆林不進宜治其弛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猶督京營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侍講倪岳上疏言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乱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卒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衂既莫敢

折其前鋒又莫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不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遊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饟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草野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隳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

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披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可爲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尙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斗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

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粟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饟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

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羸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疲於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十二月癸酉振京師饑民　亂加思蘭入花馬池

九年春正月劉聚王越帥副總兵孫鉞遊擊將軍王璽等擊卻之還至高家堡敵復至壬子敗之追奔至漫天嶺伏起夾擊又敗之鉞璽亦破別部於井油山　哈密把塔木兒卒子罕慎請嗣職帝許之而不命主國事國中政令無所出土魯番速檀阿力乘機襲破其城執故王母努溫答失里奪金印以忠順王孫女爲妾留其妹壻牙蘭分兵據守其地而去阿力遣使招赤斤蒙古都督僉事昆藏同叛昆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帝嘉之遣使賜賚　二月庚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少保諡文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一言立決尹旻代夔爲尚書郎中黃孔昭數有爭執旻欲推故人爲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曹汝不能遷也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才不預知安能濟用每公退延見賓客訪以人才書之於冊除官日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　三月升福建福寧縣爲州直隸布政司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子福餘三衛寇遼東總兵歐信以偏將韓斌等敗之於興中追及麥州　山東大饑戊辰詔盡免稅糧巡撫都御史牟俸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收米麥濟振已又以民轉徙益多請敕鄰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帝悉從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　瘞京師暴骸　壬午閱武臣騎射於西苑　秋七月壬辰余子俊敗亂加思蘭於榆林澗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

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榆林澗者本漢五原唐勝州地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禎始築城並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軍分戍之子俊乃徙治於此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爲重鎮　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略哈密　先是命儒臣校勘資治通鑑綱目八月編修謝鐸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勵風俗而搢紳鮮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眾賞竭府庫之財而

有功者不勸罰窮譏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　四川兵備副使沈琮等敗黑虎寨賊於松溪堡進剿白馬路水土茹兒等寨俱克之參將堯彧請益松潘戍兵巡撫都御史夏壎不可苗獠數爲寇壎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　九月辛卯鎮守浙江中官李義杖殺寧波衞指揮馬璋詔勿問　滿都魯孛羅忽亂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王越策敵盡銳西不備東偏庚子帥許寧及遊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鹹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

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蔑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爲千戶分兵千爲十覆而躬帥寧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禽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滿都魯至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橫數千里劉聚等不能禦馬文升駐兵韋州設伏諸堡待之冬十月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敵亦飽掠乃退越還與聚並以太捷聞文升亦遣子璁報功紀功員外郎張謹劾聚及總兵官范瑾等六將殺被掠者冒功兵部及給事中御史交章劾詔遣給事中韓文勘實以寇既遁置不問滿魯都等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而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　牟俸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帛從之俸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餘萬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權罪帝特宥之已復以俸奏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爲邊餉山東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　江西盜起以原傑嘗再涖其地得民詔往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　十一月丁酉復閱騎射於西苑　十二月以陝西河州指揮使司爲河州文縣守禦千戶所爲文縣禮店千戶所爲禮縣　免湖廣畿內山西南畿陝西被災稅糧振畿內陝西山西饑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師貧民　廷議總制府於固原舉蔣琬爲總兵官王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

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癸卯詔不用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米悉改水次交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丙午召劉聚還　二月朵顏三衞掠開原參將周俊擊退之　靖安伯和勇卒諡武敏勇性廉謹在兩廣時諸將多營私漁利勇獨無所取時論稱之　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韓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已因訐雍且言雍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廣西布政司何宜副使張斆共附和沁證成雍罪三月命雍致仕雍洞達闓爽重信義有雄畧善斷動中機宜臨戰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柙無所

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不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爲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令行禁止民得安堵卒爲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年五十五謚文莊盛淸脩積學尙名檢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　免南畿湖廣被災秋糧　給事中韓文王詔等奏請起致仕尙書王竑李秉而劾都御史王越幷及宮闈隱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之王詔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爲國而已乃杖而釋之　夏五月戊申申藏妖書之禁　免山西陝西被災秋糧　六月趙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　閏月給事中章鎰言孫繼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寵亟宜罷退以全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涖後府事　李文等抵肅州遣錦衣衞千戶馬俊奉敕往土魯番諭阿力阿力抗詞不遜羈俊月餘一日牙蘭忽至言大兵三萬卽日西來阿力乃宴勞俊等并努溫答失里出見努溫懼不敢言夜潛遣人來云爲我奏天子速發兵救哈密文等以聞遂檄罕愼及赤斤罕東乜克力諸部集兵進討　滿都魯等旣遠徙余子俊一意興役東起淸水營紫城砦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於崖砦空處鑿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箭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橫截河套之口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

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乙巳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詔慰留不許初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避怨市恩爲自全計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　秋七月甲寅朔免江南被災秋糧　王越還自紅鹽池爲張謹等所劾及論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越自以功大賞薄遂怏怏稱疾還朝　安南王黎灝復攻占城執其王盤羅茶悅立前王孫齋亞麻弗菴爲王以國南地予之初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弗許也雲南鎭守中官錢能貪恣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遣指揮郭景請於帝八月命景齎敕戒約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灝因取其貨灝素欲窺雲南遂以解送廣西龍州罪人爲詞隨景假道雲南入京　乩加思蘭擾宣府邊辛卯都督同知趙勝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劉恒覃平監軍統京兵萬人禦之比至虜已遁召還　林聰爲南京都御史先是掌院多不樂御史言事聰獨奬勵之曰己旣不言又禁他人言可乎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乙卯免南畿水災秋糧　詔侯伯新襲及駙馬都尉年少者入國子監讀書　李文等兵至卜隆吉兒川諜報阿力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衞不敢進冬十月令二衞還守本土罕愼及乜克力畏兀兒之衆退居苦峪文等引還肅州帝乃命罕愼權主國事因其請給米布且賜以穀種　戶部檄遼東開黑山金場彭誼言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

請罷之遂止　十一月丙子免河南被災稅糧　十二月己丑罷寶慶諸府採金　陳峻等至占城不得入而還　甲午李賓言錦衣鎮撫司屢獲妖書圖本皆罔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輒被幻惑乞備其書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報可　兵部尙書白圭卒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圭性簡重公退卽閉閣臥請謁皆不得通

十一年春正月祀前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上杭縣　二月甲申禁酷刑凡盜賊贓仗未眞人命死傷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明白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爲民　王越與李賓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十二團營　彭時自五年以後凡七在告三月辛未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

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夏四月析河南固始縣地置商城縣汝州地置寶豐縣　乙酉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並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壬辰夜乾清宮門災　己亥錄囚　侍讀學士尹直與尹旻相惡直覬禮部侍郎而旻薦他人直以中旨得之次日遇旻於朝舉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自是怨益深　五月命御史胡敬等十一人分道清軍以十分爲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時以罪謫者逃故亦句其家丁御史江昂謂非罰弗及嗣之義乃禁之　帝自悼恭太子薨後久無嗣中外皆以爲憂丁卯召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也帝愕問安在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爲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卽日幸西內遣使召皇子皇子母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卽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猶未翦胎髮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故商輅請敕禮部擬上皇子名羣臣皆大喜明日入賀帝卽命皇子出見頒詔天下皇太后語帝曰以兒付我皇子遂居仁壽宮太后省視萬方移皇子母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　癸酉免湖廣被災秋糧　帝御文華殿皇子侍召見諸閣臣商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

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未幾南京參贊尙書崔恭侍郎胡拱辰亦以册立請　黎灝之假道雲南入京也索夫六百餘且發兵繼其後雲南大擾兵部言雲南非貢道龍州罪人宜解廣西不必赴京乃令守臣檄諭且嚴邊備灝遂侵廣東瓊雷盜珠池廣西之龍州右平雲南之臨安廣南鎮安亦數告警朝廷務姑息屢降敕諭灝益玩侮無畏忌　六月乙巳皇子生母紀氏暴薨或曰萬貴妃致之或曰自縊也帝輟朝如故事皇太后以下皆致祭謚曰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　初楊鼎等議濬通惠諸河會以星變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請用四萬人先濬城濠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以漸及秋八月辛巳命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

貢王詔督漕卒濬通惠河　丁亥滿都魯癿加思蘭遣使來朝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癸丑立子祐樘爲皇太子大赦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甘肅巡撫都御史朱英前在廣東有威信遂以代之英素持清節僅攜一蒼頭之官所賜金幣皆貯於庫兩廣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士喜邀功利俘掠名爲鵰剿英至鎭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爲編戶給復三年　十二月廣東僉事陶魯言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崖山未有廟祀已特爲興建請賜祠額詔名曰大忠祠　戊子制曰朕叔郕王踐阼戡難保邦奠安宗社殆將八載彌留之際奸臣貪功妄興讒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號其議謚以聞遂上尊謚敕有司繕陵寢祭享視諸陵　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析廣東高要地置高明縣　丁酉申自宮之禁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甲午敕羣臣脩省　三月壬子減內府供用物　初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夭壩干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巡撫四川都御史張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　初烏羅苗石全州自稱元末明氏子孫僭號明王糾衆作亂李震遣兵往剿禽全州而諸苗與相應者攻掠不已犯武岡靖州湖湘大擾震以聞詔震及巡撫都御史劉敷設策撫捕震乃與敷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萬計壬戌靖州苗平　項忠之平荊襄盜也增設營堡巡司并責成鄰近守巡官禁流民越界入山不數年禁漸弛聚復數十萬朝議以爲憂周洪謨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李賓以聞帝善之夏五月丁卯命副都御史原傑往荊襄撫治流民　庚申錄囚

通惠河成自大通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濬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東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　趙王見灂屢賊殺人又嘗乘醉欲殺其叔父六月事聞奪祿米三之一去冠服戴民巾讀書習禮　秋七月始分貴州宣慰司地置程番府治程番長官司領安撫司一長官司十六太僕寺丞鄧廷瓚爲知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廷瓚悉心規畫城郭衢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獠咸受約束　張瓚以母老乞歸而母已卒會松茂番寇邊詔起復視事初僉事林璧言松茂曩爲大鎭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嘗假便宜專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設兩參將以副司居中調度事權輕臨敵稟令制府千里請戰謀洩機緩未能有獲利者宜別置重臣彈壓或命瓚兼領專其責成乃命瓚兼督松茂安緜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於安緜而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爲夾攻計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

轉餉無阻　庚戌京師黑眚見民間男女露宿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入牖直抵密室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操刀張燈鳴金鼓逐之不可得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帝欲起懷恩持帝衣須臾之乃定　商輅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時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四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雲南鎮守中官貪恣選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帝優詔褒納　乙丑躬禱天地於禁中以用度不節工役勞民忠言不聞仁政不施四事自責　戊辰遣使錄天下四　八月侍郎馬文升程萬里整飭遼東薊州邊備南京戶部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並用商輅之言也　蔣琬言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

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內城己巳之變敵騎長驅直薄城下可以爲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罰成功不難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爲豪右所占畿內八府良田半屬勢要家細民失業脫使邊關有警內郡何資運道或梗京師安給請遣給事御史按覈塞下田定其科額畿內民田嚴戢豪右毋得侵奪庶兵民足食內外有備章下所司　帝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商輅等諫罷之　馬文升至遼東上邊計十五事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踊文升請禁之鉞由是嗛文升　土魯番入貢卻之甘州守臣言使臣謂哈密故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諭即獻還時大臣專務姑息

復俾入京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九月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以御馬監太監汪直猫種便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錦衣衛百戶韋瑛嘗以官奴從征延綏冒功得官爲直爪牙都御史王越素以才自喜不脩小節爲朝議所齮乃因瑛自結於直　初周洪謨言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籩數不稱請備天子制古者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笙鏞柷敔爲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當改章下禮部爲尚書鄒幹所駁洪謨再疏爭從之　庚申封李震爲興寧伯時趙輔劉聚皆以功封獨震功最高人無間言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　分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章綸性戇好直言不爲當事

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是月以老致仕　十一月張瓚督諸軍攻敗灣溪天壩千諸苗凡破山寨十六斬四百九十六級撫男婦九千八百餘口請設安寧宣撫司即授楊輝庶長子友爲宣撫以鎮之詔可　十二月刑部侍郎林鶚卒鶚事母孝謹對妻子無惰容不妄交與公餘輒危坐讀書沒不能具棺殮友人爲經紀其喪　原傑至南陽引河南按察使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傑遍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乃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平時頑梗者聽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傑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山

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猝有盜賊府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並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縣析鄖置鄖西縣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縣與竹山上津房三縣咸隸新府析陝西商縣置山陽縣析河南南陽縣置南召縣唐縣置桐柏縣析汝州地置伊陽縣制既定已丑請於朝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為之流民得所四境乂安

十三年春正月己巳置西厰汪直提督官校刺事　二月南京鎮守太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汪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帝謂直能擿姦益幸直　建寧衛指揮楊曄故少師榮曾孫

也與父泰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禮部主事董璵所璵以錦衣百戶韋瑛為汪直心腹以曄事屬之使為之解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即捕曄與考訊三琶之琶者錦衣酷刑骨節皆寸解絕而復甦曄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叔父兵部主事士偉所瑛遂帥邏卒夜入士偉家縛之并掠其妻子侍講陳音與比鄰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官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厰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直收士偉下獄獄具曄死獄中泰論斬士偉等皆謫官　廣西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款附荔浦賊李公主有衆數萬入負固亦遣子納款朱英乃分荔浦地置永安州以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原傑將還朝以鄖陽地界

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自代閏月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設撫治自此始　西厰捕寧晉人王鳳等誣其與瞽者受妖書署偽職遂誣其鄉官知縣薛方通判曹鼎與通謀發卒圍其家榜掠誣伏方鼎家人數聲冤三月下法司驗得實坐官校妄報妖言律斬帝戒以不得枉害無辜而已不能罪也　夏四月南京兵部缺尚書以命原傑傑疏辭不許未幾卒於南陽年六十一鄖襄民為立祠詔贈太子太保錄其子宗敏為國子監生　汪直權燄愈肆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刑部郎中武清勘事廣西還執下西厰獄考訊無所得釋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章太醫院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

南還浙江布政使劉福服闋至京皆執下獄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闘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五月甲戌執左通政方言下西厰獄丙子商輅帥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擿姦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為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黃高至內閣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

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
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不危臣等同心一意爲國除害無
有先後劉珝慷慨泣下與萬安劉吉俱助輅言恩等屈服恩遂
據實以奏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項忠
亦合九卿劾直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
御馬監調韋瑛邊衞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而帝眷直不
衰直因言內閣疏出司禮監黃賜陳祖生意爲楊曄報復且言
輅嘗納曄賄帝即斥賜祖生於南京王越過吉珝於朝顯謂之
曰直行事亦甚公如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去商萬在事久是
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爲此珝曰吾輩所言非爲
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爲越不能對　岷州

栗林羌爲寇余子俊潛師設伏擊走之　安南納江西叛人王
姓者爲謀主潛遣諜人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
襲雲南王恕請增設副使一員以飭邊備謀遂沮　項忠之劾
汪直也疏具令郎中姚璧持詣吏部尚書尹旻請署旻曰疏出
兵部即當爲首璧曰公九卿長也旻怫然曰今日亦知有九卿
長耶既署即馳報直直由是深恨忠錦衣衞副千戶吳綬性狡
險附直以進辛卯傳旨令綬與鎭撫使同問刑綬挾前憾伺忠
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
鏜御史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忠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
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衞廷鞫忠抗辨不少屈眾知
出直意無敢爲白者六月甲辰罷忠爲民震與綬兄參將經有

隙亦逮下獄奪爵降左都督南京閒住璧降廣西思明同知謝
病歸璧夔之子也御史戴縉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盛稱直
功庚戌詔復設西廠以綬爲鎭撫商輅力求去丁巳詔加少保
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左都御史李賓失直旨褫職一時九卿劾
罷者尚書董方薛遠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萬安代輅爲
首輔與南人相黨附劉珝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爲黨互相傾軋
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　錢能數遣郭景及指揮
盧安蘇本等索寶貨於干崖孟密諸土司初木邦宣慰罕揲法
女曩罕弄嫁孟密部長思外法地有寶井罕揲法卒孫罕落法
嗣曩罕弄以尊屬不樂受節制嗾族人與爭遂叛木邦逐宣慰
據公署殺掠鄰境朧川孟養地景逼淫其女孫許爲奏授宣撫

王恕盡得能等不法狀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秋七月恕劾能私
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鍾蕃往勘能又以其間驛進黃
鸚鵡恕請禁絶且盡發能貪暴罪言昔交阯以鎭守非人致一
方陷沒今日之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召
恕還八月詔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恕
居雲南九閱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
直聲動天下　壬戌錦衣衞官校執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張
文質繫獄帝知而釋之　九月升陝西蘭縣爲蘭州析渟化縣
地置三水縣　罕愼居苦峪赤斤罕東數相攻勢窮無援冬十
月戊申命甘肅總兵官王璽築苦峪城立衞居之給土田牛種
十一月張瓚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砦斬獲無算徇茂州

壘溪所過降附　項忠之罷王越當遷而朝命以余子俊代越彌不平請解營務優詔不許十二月越自陳紅鹽池功爲故尙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乃進兵部尙書仍掌院事　彰武伯楊信卒贈侯諡武毅信在邊三十年鎭以安靜人樂爲用　是年免浙江山東河南江西福建被災稅糧振山東南畿州縣饑

十四年春正月兵部尙書余子俊奏申明條例十事　鍾蕃按錢能事皆實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復上疏爲二人求宥帝曲從之　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閣就學時有老奄覃吉者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戊辰免浙江被災秋糧　淸河驛丞陽失事陳鉞掩殺入貢者十八族以擣巢大捷聞諸部憤誅汪直方結怨朝士思立邊功自固通事王英說直自行邊直喜請於帝帝令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意以沮直行馬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卽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英與俱文升謝絕之　辛巳罷烏撒衞銀場　滿都魯數侵掠三衞三衞頭目皆走避塞下饑困請復馬市再四不許陳鉞復爲之請乃許之丙戌復開遼東馬市　致仕修撰羅倫卒年四十八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己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晨炊絕不以爲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稱爲一峯先生

福建上杭盜起詔前僉都御史高明爲巡撫督兵往討　丁亥以浙江饑罷採花木　夏四月丁酉免南畿山東被災秋糧

余子俊列上軍功賞格北邊爲上一人斬一級者進一秩至三秩止不願升者賞銀五十兩東北邊及西番苗蠻以次而差至內地反賊六級當北邊之一其俘獲人畜器械俱給所獲者由是中外有所遵守　五月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從之　馬文升旣受命疾馳至遼東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皆得襲官事垂定汪直欲攘其功請於帝六月癸卯挾王英行邊陳鉞郊迎蒲伏

左右皆有賄直馳至開原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鉞益諂事直得直歡日夜譖文升思中之　發京營兵作圓通寺張懋諫不聽　析廣東陽江縣置恩平縣　張瓚進兵抵曲山三砦攻破之再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砦賊魁撒哈等皆殲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帝嘉瓚功徵拜戶部左侍郎辭歸終制　秋七月趙太妃李氏爲見濬請復冠服如故見濬無悛心　丁丑遣使振畿南山東饑

八月癸巳以直隸山東災傷詔六部條恤民事宜南京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水災　庚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初汪直有事南京或譖巡撫蘇松副都御史牟俸直歸未發也俸在山

東時陳鉞爲布政使負氣不相下鉞從容短俸於直直信之侍讀學士江朝宗與俸有連除服還朝俸逆之九江聯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帳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說俸議事至京甲寅直請執俸幷朝宗下錦衣衛獄詞連僉事吳璠等十餘人俱被逮繫半載謫俸戍湖廣朝宗等皆貶官俸竟卒於戍所　初楊繼宗爲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爲祛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

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曆書中官索錢繼宗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帝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及是九載秩滿九月超擢浙江按察使　河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巡撫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衍酌行之　故事兩廣總督坐次居總兵左平鄉伯陳政爲總兵欲以爵抑朱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冬十一月命解英總督止爲巡撫居政下政懷之孫也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

賞乃反削其事權恐無以鎮諸蠻帝是之十二月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故　甲午免畿內被災秋糧　高明至福建禽諸首惡餘皆減死遣戍以上杭地接江西廣東盜易嘯聚請析置永定縣移疾徑歸詔許之致仕　遼東巡按御史王崇之發陳鉞啓釁召敵務爲欺蔽罪鉞大恐誣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　王恕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帝亦銜恕數直言

十五年春正月壬申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遷河南滎澤縣治以避水開封堤不久亦塞　庚辰封錢承宗安昌伯睿皇后弟鍾之孫也初英宗憫后族單微數欲封之后輒遜謝故后家獨不獲封帝已封周氏乃有是命　辛巳振山東饑

免秋糧　二月免湖廣被災秋糧　賜毛吉謚忠襄　甲寅南京禮部言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丁德興張德勝胡大海吳楨吳良諸勳臣墳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蕚等以歲久頹壞爲言請命工脩治帝可其奏且令無子孫者復墓旁一人守護之　初南昌人李孜省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贓事發匿不歸知帝好方術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夏四月特旨授太常寺丞楊守隨及給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贓吏不宜玷清班奉宗廟百神祀乃改上林苑監副日寵幸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芳等表裏爲奸漸干預政事　丙午免南畿被災稅糧　壬子下駙馬都尉馬誠於錦衣衛獄　先是遼

東廠失事詔逮汪直蔣琬及刑部尙書林聰等按之直庇陳鉞歸罪於總兵官歐信等聰不能爭遂下信獄鐫一官閒住信欲恨而卒會余子俊劾鉞掩殺貢夷罪鉞疑出馬文升意傾之益急直諷御史佀鍾劾文升鍾不可直遂自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五月壬戌下文升錦衣衛獄謫戍重慶衛 癸酉以馬文升牟俸事杖給事中李俊御史王濬五十六人於闕下 初乩加思蘭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久之殺孛羅忽井其衆益專恣滿都魯與脫羅干亦思馬因謀殺乩加思蘭亦思馬因爲太師未幾滿都魯亦死諸強酋相繼畧盡 貴州西堡獅子孔洞等苗作亂總兵官吳經調沅州淸浪諸軍討之水西安觀與其子宣慰使貴榮統部衆二萬攻白石崖家自餽

餽四旬而克禽斬賊首阿屯堅婁等以捷聞 己卯免湖廣被災稅糧 吳綬本附汪直以進既知公議不容凡文臣非罪下獄者不復加箠楚忤直意調南京是時惟衞使朱驥持法平治妖人獄無冤者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嘗命中使詰責不爲改世以是稱之 秋七月癸酉詔汪直巡大同宣府邊直帥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帳百里外河南副使陳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曰大於都御史耶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屈辱選詞氣嚴正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潍溪既立安寧宣撫燗土諸番惡其逼九月引蒨果等攻陷天漂堝南城堡圍安寧播州宣慰楊愛弗能支求援於

川貴二鎭詔起其父輝再統兵往勦令川貴兵助之未幾貴州巡撫都御史陳儼言苗賊齎果轉橫乞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五千剋期會貴州聽儼節制余子俊言賊作於四川而貴州守臣自欲節制諸軍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興師五萬以半年計須軍儲十三萬五千石山路險峻輸運之夫須二十七萬衆瘴癘可虞事遂寢 冬十月緬甸酋卜剌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余子俊言不宜許諭止之 汪直年少喜兵陳鉞希直意言遼東伏當加將擾邊丁亥朱永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直監軍東伐又命朝鮮國王李娎出兵夾擊 給事御史劾戶部尙書楊鼎非經國才鼎再疏求去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此始

陳鉞參東征軍務 閏月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十一月給事中王瑞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 十二月御史許進言各布政司鄉試考官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監臨官又往往侵奪其職掌請視兩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諭禮部嚴飭私弊而不從進請 白玀玀羿子與都掌大壩蠻相攻禮部侍郎周洪謨言戎珙筠高諸縣在前代皆土官國朝始代以流言語性情不相習用激變洪永宣正四朝四命將徂征隨服隨叛景泰初益滋蔓臣向嘗言仍立土官治之爲久遠計及今順蠻人

之情擇衆所推服者爲大寨主俾世襲庶可相安白猓玀者相傳爲廣西流蠻有衆數千無統屬擇所居崖險箐深旣難剪滅亦宜立長官司治之地近芒部宜即隸之羿子者永寧宣撫所轄而永寧地六七百里以一柔婦人制數萬强梁之衆故每肆劫掠臣以爲南境蠻寨近赤水畢節要路者宜立二長官司仍隸永寧宣撫從之　辛未錄建州功進朱永爵保國公陳鉞右都御史汪直加歲祿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　先是言官論工部尚書王復衰老復乞休不許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禮部尚書鄒幹南京兵部尚書薛遠乃傳旨並令致仕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八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時　免四川江西被災稅糧　安南國王黎灝遣兵八

百餘人越雲南蒙自界聲言捕盜結營築室以居守臣力止之乃退　王越急功名汪直東征越望督師爲陳鉞所沮鉞驟遷至戸部尚書越心益銜之

明紀卷第十九終

明紀卷第二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恭訂

憲宗紀三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十六年春正月延綏守臣奏亦思馬因潛渡河入靖虜越乃說直出師丁酉朱永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越提督軍務直監軍西征戸部侍郎閻本督饟給事中孫博從軍紀功發邊兵二萬往延綏聽調　二月國子監生虎臣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之　朝鮮遣陪臣來獻捷　癸酉免湖廣被災稅糧　王越說汪直令朱永帥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乃盡選宣大兩鎭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貓兒莊分數道値大風雨雪晦冥戊

寅進至威寧敵猶不覺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出榆林不見敵道迴遠費兵食巨萬馬死者五千餘匹　三月戊子以歲歉減光祿寺供用物　朱英性淳厚然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摭奏英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鐫芳二級諭眷協和共事　封王越威寧伯世襲汪直再加祿米越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不欲就西班許進等頌越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命越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田州土目黃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恩明因肆屠戮朱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思城知州欽令殺明雪恥夏五月欽遂誅明幷其族屬傳首軍門　汪直陳越等師還濤河戮

陽復失事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强珍上疏請正越罪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貸許進亦帥同官論之帝皆弗從珍又發指揮王全等誘殺朵顏衞人狀全等皆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己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衞千戶蕭聚往勘　錦衣衞使王源皇后弟也家奴怙勢多侵靜海縣民田給事中王垣等言永樂宣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稅所以培國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横今戶部郎中張楨叔等再按得實乞自原額外悉還民并治喬罪帝不悅切

責之癸丑禁外戚勢家侵占民田源悉歸所占於民人多其能補過　秋八月安南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朱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之自當悔懼帝從其言時汪直欲用兵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兵部郎中劉大夏匿弗予密告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

丁酉申存卹孤老之令　蕭聚械强珍赴京比至汪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兵部及給事中御史先嘗劾陳鉞者俱奪俸而論者猶未已冬十月南京給事中章元應御史徐完等劾鉞斬罪三忤旨停俸鉞復多方構余子俊於直會子俊以母憂歸得免　山西巡撫都御史秦紘奏鎮國將軍奇瀏等罪奇瀏父慶成王鍾鎰爲奏辨且誣紘帝重違鎰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歎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十一月奪奇瀏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　潯梧高廉賊起朱英偕陳政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眾　十二月庚申亦思馬因犯大同丙寅朱永汪直王越帥京軍禦之　免兩畿湖廣河南山東雲南被災稅糧

十七年春二月壬戌覈天下庫藏出納之數　王越等帥師出大同適寇入掠追擊至黑石崖禽斬二百餘人獲馬七百匹自滿都魯等死邊人稍得息肩而汪直徼功啟釁越等從而附和之於是亦思馬因等益糾眾盜邊延及遼塞無寧歲矣三月敘功再加直祿米至三百石朱永賜襲世公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總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　夏四月庚申以久旱風霾敕羣臣修省　戊辰諭法司慎刑獄命懷恩同錄囚遂定制每五年命司禮太監一人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於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各布政司則遣部寺官會同巡按御史謂之卹刑所矜疑放遣甚眾　癸酉亦思馬因犯宣府　五月山西巡撫何喬新言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者罪守將詔可　宣府參將吳儼少監崖榮追敵出塞至赤把都爲所遮兵分爲三皆被圍儼榮起據北山困甚守備張澄帥兵進力戰解二圍抵北山下儼榮已夜遁澄拔其眾而還死者過半澄所部七百人亦多戰死詔錄澄功治儼等罪總兵官周玉先以葛谷堡赤城頻

受掠凡三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嚴見劾帝不問　己亥汪直監督軍務王越爲平胡將軍充總兵官帥京軍萬人禦亦思馬因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　安南國王黎灝親督兵九萬開山爲三道攻破哀牢進侵老撾復大破之殺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賽走八百以免灝復積糧練兵頒僞敕於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將士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人灝始引還六月黔國公沐琮以聞帝下廷議請令廣西布政司檄灝斂兵雲南兩廣守臣戒邊備從之　秋七月甲戌朔免南畿被災秋糧　甲午命所在鎭守總兵巡撫聽汪直王越節制　八月擢李孜省右通政仍掌上林監事通政王㬌輕孜省不加禮孜省譖之左遷太僕寺少

卿故事寄俸官不得與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廷臣懲㬌事無敢執奏者是時鄧常恩趙玉芝淩中顧玒僧繼曉輩並以方術左道淫祀由中官梁芳陳喜高諒以進常恩玉芝中玒並至太常寺卿繼曉通元翼教廣善國師皆顯赫僭侈與孜省相倚爲奸然權寵皆出孜省下　真定縣教諭俞正己上改曆議詔禮部欽天監參考周洪謨等言正己據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曆志推算氣朔又以意創爲八十七年約法每月大小相間輕率狂妄宜正其罪從之　九月析四川銅梁遂寧二縣地置安居縣　占城古來遣使朝貢請封并言臣國所有土地本四府一州二十二縣三千五百餘里乞特諭交人盡還本國章下廷議張懋等請特遣近臣有威望者往使帝不許以安南貢使

方歸賜敕詰責黎灝令速還地毋抗朝命會滿剌加亦訴安南侵偪詔并責之　暹羅貢使還至中途竊買子女且多載私鹽命遣官戒諭諸番　遼東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以馬來市冬十月兵部尚書陳鉞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治海安罪尋令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壬戌振河南饑　初東廠太監尚銘獲賊得厚賞汪直忌之且怒其不告銘懼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旁一人言駕至謾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直久駐宣府銘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盡發越交通不法事十一月

直與越再請班師不許鉞代直請帝切責之　戊子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　十二月徙王越鎭大同汪直總鎭大同宣府悉召京營將士還　湖廣總兵官王信言湖廣諸蠻雖腹心蠹賞無能爲久不靖者由我將士利其竊發以邀功也選精銳愼隄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避徭役濫誅恐傷天和南畝之氓咸無蓄積收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方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加意撫綏濫授冗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察勘削奪又薦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且云英雄之士處心剛正安肯俯首求媚若不加意延訪則志士沈淪朝廷安得而用之哉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劉吉遭父喪詔奔喪復任吉三疏懇辭而

陰屬指揮使萬喜爲之地遂不允南京太常寺卿陳音貽書勸吉固辭吉不悅喜通之兄也　三月己巳朔振南畿以南京御史李珊等請振疏有訛字令錦衣衛詣南京午門前人杖二十守備太監監之　汪直鎮大同久寵日衰給事中御史交章奏其苛擾請仍罷西廠帝不許萬安言文皇帝建北京命錦衣官校緝訪猶恐外官徇情故設東廠令內官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規往者妖狐夜出人心驚惶感勞聖慮添設西廠特命直督緝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也今直鎮大同京城衆口一辭皆以革去西廠爲便伏望特旨革罷官校悉回原衛從之壬申罷西廠　都督馬儀劾陳鉞撫遼時欺罔貪黷冒功怙勢諸罪乙酉勒鉞致仕儀亦調南京閒住　王璽遣諜者間瓦蘭得其所羈掠九十餘人以歸具悉虛實遂召集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慎夏四月癸丑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及剌木等八城遂還居故土巡撫陝西都御史王朝遠請封罕慎爲王廷議不許　甲子免山西被災夏稅　五月甲申分四川夾江縣地置洪雅縣　免山東南畿被災稅糧　四川盜殺石砫宣撫使馬澄命責有司捕賊巡撫都御史孫仁言石砫歲辦鉛課鄰境軍民假以徵課乘機竊取釀成禍階請除其課閉其洞仍移忠州臨江巡檢於酆都姜池以便防守從之　六月壬寅亦思馬因分數道入掠王越等調兵禦之陽和參將周璽與游擊董昇戰黑石崖宣府游擊劉寧戰塔兒山皆有功　何喬新偕參將支玉伏兵夾溝營擊斬甚衆許寧逐寇延綏寇

扼於邊牆散漫不得出寧獲級百二十邊人益思余子俊功　中官奉使紛遝廣東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布政使彭韶先後論奏錦衣鎮撫梁德者芳弟也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構於帝辛酉調韶貴州　曩罕弄兵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偪脅木邦八百諸部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部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止宜撫諭秋七月庚午起復副都御史程宗馳傳與譯者序班蘇銓往　中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張鵬執不可帝竟許之　八月癸丑遣使振畿內山東饑　辛酉免河南被災稅糧　閏月壬申倉副使應時用請罷饒州燒造御器內臣下獄贖還職　刑部尚書林聰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莊敏　萬安等以王越有智計恐誘汪直復進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　何喬新劾僉事尚敬劉源遲延獄詞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執問帝曰刑獄重事苟得其情卽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瘐死是有司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因之條其卽以喬新所奏通行天下　冬十月升湖廣茶陵縣爲州　十一月免畿內陝西遼東被災秋糧　罕東侵河清堡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還所掠邊臣請討其罪帝曰罕東方聽調取哈密未有攜貳形奈何因小故加以兵第遣使責諭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命儒臣於東宮

進講是書以進學養德厚倫明治爲綱分二十四目帝親製序
文冠之每講太子必起立閣臣以爲勞議請坐聽侍讀周經與
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初命儒臣編輯事涉宦官者皆不錄侍講
學士楊守陳以爲非備列其善惡得失守陳守隨從兄也
十九年春二月授鍾同炇子越通政司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廪
升四川邛縣爲州　三月禁勢家中鹽侵商利未幾中官趙
陽等乞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戶部侍郎潘榮等言近禁勢
家中鹽詔旨甫頒而陽等輒違犯宜正其罪帝爲切責陽等
天文生張陞上言改曆欽天監謂祖制不可變寢之　析四川
巴縣地置璧山縣　丙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夏四月丁丑免
河南被災稅糧　岳州通判沈政以繪事貿緣至太常少卿請

斂天下貨財充內府帝怒下獄杖之謫慶遠通判　五月汪直
言迤北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張鵬等言大同士馬四萬
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造精力銷沮猝有急何以作
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言汪
直與總兵官許寍不和恐誤邊事乙丑調直南京御馬監　桂
林平樂猺攻城殺將丁丑朱英陳政分兵十二道擊破之　秋
七月辛丑小王子犯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許寍知
敵勢盛欲持重伺隙乃斂兵守而別遣參將劉寍與董昇營西
山副總兵周璽守懷仁相掎角寇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眾哭
於轅門寍憤癸卯與郭鏜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
新部騎馳擊寍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寍奔夏米

莊鏜新馳入城劉寍等被圍數重幾陷亟發巨礮擊敵敵多死
圍解璽聞寍失利急還兵援夜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
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陳敵少卻久之短兵接璽臂中流矢拔
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劉寍兵至寍潰
卒亦稍集寇乃退寍還陳亡家婦子號呼詬詈擲以瓦礫寍大
喪氣　己未朱永爲鎭朔大將軍充總兵官帥京軍禦寇大同
小王子乘勝長驅入順聖川散掠渾源朔諸州以六千騎寇宣
府八月甲子周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撫都御史秦紘兵繼進至
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揮孫成敗寇七
馬房山西巡撫都御史邊鏞參將支玉等悉力捍禦寇始退
乙丑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喬新巡視邊關　言官復劾

汪直及王越等壬申謫直奉御奪越爵除名謫居安陸三子以
功廕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並褫逐陳鉞已致仕韋瑛已調
萬全衞不問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
進越尤有功其得罪時議頗謂太過縉無它能工側媚而已直
竟艮死瑛尋坐他事誅　小王子復入掠秦紘周玉伏兵敗之
於興寍口劉寍將兵三千遇敵於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又敗之
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鶚鴿谷朱永至大同復會玉兵敗敵於
鶚鴿谷大同西路參將莊鑑邀敵歸路戰於牛心山敵遂遁許
寍掩其敗更以捷聞　初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戶王臣南行採
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常州知府孫仁方峻不爲禮
銜之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命王恕言

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幷及仁仁被逮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尙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九月戌其黨十九人棄臣市傳首南京釋仁還職

朱英薦新會縣舉人陳獻章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詔授翰林院檢討許之歸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吳與弼弟子也　汪直旣敗項忠馬文升强珍皆復官致仕都御史李裕屠滽乞召用文升等帝不悅奪俸半年　冬十月壬申召朱永還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　西番撒馬兒罕等國共貢獅子奏請大臣往迎職方郎

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備驂服宜勿受周洪謨等亦言往迎非體帝卒遣中使往迎之獅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養獅者光祿日給酒饌　孟密思柄遣人入貢因奏爲木邦所擾乞別設安撫司張鵬言程宗與太監覃平撫馭已有成緒請命宗巡撫雲南敕平偕諸金齒勸諭之其孟密地或仍隸木邦或別設安撫區處具奏從之　封左都督趙勝爲昌寧伯勝屢督大軍無功夤緣得封名大損

時傳奉官愈多淆亂仕路十二月王瑞等言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廟復辟景泰倖用者率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技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淸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降李孜省本司左參議淩中等三人皆貶秩黃謙錢通等九人奪官人心大快然帝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寵未嘗替也

二十年春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永平宣府遼東同日皆震宣府

地裂湧沙出水天壽山密雲古北口居庸關城垣墩堡多摧人有壓死者　壬辰敕羣臣修省詔減貢獻飭邊備罷營造理冤獄寬銀課工役馬價䘏大同士卒　自西廠之廢尙銘專東廠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帝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陳準代爲東廠素善懷恩旣受事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王瑞等再劾司禮太監李榮蕭敬等報聞

山東旱饑盜起二月改刑部侍郎盛時望左副都御史往巡撫時望至露禱大雨沾溉槁禾復蘇舉救荒之政推行九則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　戶部尙書余子俊總督大同宣府軍務三月己酉太監張善監督軍務蔣琬充總兵官同子俊備

大同宣府　處士胡居仁卒年五十一居仁餘干人初從吳與
弼講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
失莫大乎敬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册詳書得失用
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
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論者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
居仁一人而已　夏四月戊午錄囚　立殫忠効義二營練京
衞舍人餘丁未幾罷　鄭王祁鍈有子十人妃韓氏生世子見
滋諸姬生盟津王見濍東垣王見濵見滋母有寵韓妃不爲祁
鍈所禮見滋悒悒先卒見濍規奪嫡不得竊世子金册去祁鍈
索之急見濍怨不復朝所爲益不法祁鍈言於帝革爲庶人
王恕復爲南京兵部尚書錢能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　五月甲午再錄囚減死
罪以下　己亥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
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
喜　巡按大同御史程春震發許寧敗北狀與郭鏜蔡新並下
獄謫降有差　初曩罕弄遣人間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乞開設
治所直隸布政司萬安許之劉珝劉吉皆以孟密原木邦屬夷
今曩罕弄叛而請命許之土官誰不解體及程宗之行蘇銓受
安風旨私以告宗宗上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
已諭諸蠻示以朝廷德意宥其罪開設衙門令還其所侵地皆
踴躍奉命木邦亦允服乞遂行之六月設孟密宣撫司以思柄
爲使孟密據寶井之利恣行結納木邦兵力積弱不能報屢奏

請竟不得直自是諸部擾攘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免南畿陝
西被災稅糧秋七月停歲辦物料發帑轉粟開納米事例振山
西陝西饑　初唐憲王薨子芝址嗣王承休王芝垠憲王繼妃
焦氏子也妃愛之遇節旦召樂婦入宮芝址詰之語不遜焦妃
持鐵鎚擊宮門芝址閉不敢出芝址與妃弟璟誣王嘗繼母按
驗不實轉得芝垠慢母詈兄狀革爲庶人　九月乙酉朔日有
食之　復李震興寧伯　韃靼復入居河套　繼曉日誘帝爲
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偪徙民居數百家費國帑數十萬刑
部員外郎林俊上疏請斬繼曉並罪中貴梁芳以謝天下帝大
怒下詔獄考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俊
懷恩固爭帝怒投之以硯曰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

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
歸稱疾不起帝怒解遣醫視恩劉珝亦於帝前解之冬十月丁
巳杖俊及黻各三十謫俊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
兩人直聲震都下王恕自南京馳疏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
廟而佛至千餘寺移民居費內帑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
疏不懌　癸酉罷雲南諸府銀阬　丙子封都督同知王源爲
瑞安伯　十一月蔣琬班師余子俊仍留總督尋亦召還　十
二月免山西河南被災夏稅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墜化白
氣復曲折上騰有聲如雷踰時西方有赤星大如椀自中天西
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折如蛇行良久正西復有聲如雷震

丙戌詔羣臣極言時政復林俊官改南京　余子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　右都御史朱英陳八事請禁邊將飾旦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呪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　李俊偕六科諸臣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

憑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

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剎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

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幸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灾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晏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强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

下舉朝大悅　御史汪奎等言建言貶謫諸臣効忠於國宜復
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
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恆從子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
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尙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
譽尙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
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恥巡撫
都御史趙文博粗鄙妄為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
鎭守守備內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淩虐有司浙江張慶
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宦尤傷國體宜悉撤還內外坐營
監槍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
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勳戚內官奏乞鹽利滿載

而行所至張欽賜黃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陝西山
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
縣概與蠲除給事中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
得授玆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鄖襄至骨肉
相啖請大發帑庾振濟銷弭他變時九卿各條奏數事率有所
避無甚激切者惟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兵部員外郎崔陞主
事蘇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而尙書王恕今伊傳不宜置
南京員外郎彭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謝天下戶部主事
周軫請誅梁芳李孜省幷汰內侍罷方書刑部主事李旦陳十
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
惑溺而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而密

諭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名於屛俟奏遷則貶遠惡地
庚寅赦天下　乙巳李衍何喬新及工部侍郎賈俊振陝西山
西河南饑　巡撫順天都御史楊繼宗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
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鎭者由是益為權貴所疾
　二月己未放免傳奉文武官五百六十餘人初星變求言張
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無濫
授四方鎭守監槍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
亦交以請及下部覆議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留之議
者皆咎鵬　南京吏部尙書陳俊帥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
痛切帝多采納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　巡撫應天都御
史彭韶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

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
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愼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
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
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
之道未終也四方鎭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
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子告而歸
廩食輿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
惟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悅　德王見潾請業南
旺湖以漕渠故不許　余子俊復出行邊　丁丑免陝西被災
稅糧　紀淑妃之薨也議者謂萬貴妃實為之錢能梁芳等假
貢獻科斂民財竭府庫以結妃歡奇技淫巧禱祠宮觀糜費無

算入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
藏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
年福耳帝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
妃勸帝廢太子而立其弟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劉珝又
密疏諫會泰安州地屢震泰山動搖有聲占者謂應在東宮帝
心懼事乃寢夏四月戊午遣使赴山東祭告　虎臣言臣鄉比
歲災傷人相食由長吏貪殘賦役失均請敕有司審民戶編三
等以定科徭從之　壬戌轉漕米四十萬石振陝西饑　免南
畿山東被災稅糧　初張鵬爲御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敭
歷中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萬安劉吉輩專營私鵬循職而已
不能有所匡救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爲錦衣鎮撫理刑缺鵬所

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卽推用焉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
力求去閏月賜敕給驛以歸　廣東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
戶六十八添辦方物五月布政使陳選以詔書減省貢獻上疏
爭之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　貶李旦鎮遠府通判工部主
事張吉景東府通判給事中盧瑀長沙府通判秦昇廣安州同
知童柷興國州同知猶以星變陳言故也汪奎先以糾儀怠緩
杖於廷尋出爲夔州府通判奎從子御史舜民抉掖奎帝聞而
怒以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衞經歷彭綱蘇章以吏盜鬻舊賜
外番故敕下獄綱貶永寧知州章貶姚安通判楊繼宗爲治中
陳翼所訐貶雲南副使彭韶方召爲大理卿命仍故官代繼宗
巡撫順天永平二府李俊出爲湖廣參議先是諸臣直言闕失

掌欽天監太常少卿康永韶猶言星變當有大眚賴陝西民饑
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甚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
事　撒馬兒罕使者由廣東歸國請泛海至滿剌加市狻猊以
獻韋眷主之陳選上疏力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乃已
　壬戌京師地震　流民集京師者多丙子朱英請人給米月
三斗幼者半之報可　六月辛巳令武臣納粟襲職　癸未詔
盛暑祁寒廷臣所奏毋得過五事　以陝西寧羌衞地置寧羌
州　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贈太子太保英在甘肅積軍儲
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
足言人服其知大體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劉珝性疏直
自以宮寮舊臣遇事無所回護素薄萬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

積怨日夜思中珝西廠之罷也安邀珝同奏珝辭不與帝頗訝
珝無名安陰使人訐珝與直有連帝惑之珝子鎡邀妓狎飲里
人趙賓戲爲劉公子曲或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
決意去珝遣中官覃昌召安及劉吉赴西角門出帝手封書一
函示之安吉陽驚救九月甲子珝具疏乞休去時內閣三人安
貪狡吉陰刻珝稍優顧喜譚論人目爲狂躁珝既倉卒引退而
彭華尹直相繼入內閣安吉之黨乃益固　冬十月封都督同
知周彧爲長寧伯　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被災稅糧
復李孜省左通政　廣東副使陶魯治兵久賊剽兩粵大者會
剿小者專征所向奏捷賊讐之次骨劫其鬱林故居焚誥命發
先塋戕其族黨魯聞大慟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

舊志討賊十一月以九載課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
丙寅京師地震　番禺知縣高瑤沒韋眚通番貲鉅萬陳選
以聞　十二月甲申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入閣預機務　甲午振南畿饑　初余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
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鎮欲行之言東起四
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
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
即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雜之子俊又
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親其事以周玉不爲力奏與寗夏神英
易鎮由是謗議大起是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
巡撫大同中官韋敬遂讒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其以私恩

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爲子俊白帝怒讓勤等給事御史
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子俊詔工部侍郎杜謙往勘　小王子
犯蘭州莊浪鎮番涼州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免河南被災秋糧　甘肅遣官往哈密
及土魯番道經罕東爲都督把麻奔等所掠死者四百八二月
命遣人往諭　庚辰免畿南及湖廣被災稅糧　杜謙還奏余
子俊易置將帥如阮勤等言所費亦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
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詔落子俊太子太保致仕
調勤南京刑部　初尹直丁父憂服除愍南京吏禮二部閱八
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彭華謀內召尹旻輒持不可諸朝
臣亦皆畏直幸其在南及推兵部左右侍郎吏部列何琮等八

人詔用琮而直以安華及李孜省力中旨召還遂與孜省相比
而構旻會兵部郎中鄒襲謫官指揮張珏等奏留之旻請可其
奏東廠發其事夏四月落旻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侍郎耿裕
黎淳郎中鄭宏等皆得罪　乙未清畿內勳戚莊田　五月東
廠發侍講尹龍納賄及諸陰事龍旻之子也給事中張雄等劾
龍并及旻帝宥旻下龍錦衣衞獄令法司會鞫午門詞連通判
王範郎中劉紳等數人獄上奪旻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龍除
名範等降謫有差耿裕黎淳再停俸　六月免南畿陝西被災
稅糧　乙亥敕羣臣修舉職業　甲子諭法司慎刑　秋七月
小王子犯甘州指揮姚英等戰死　謫侍講學士焦芳桂陽州
同知坐與尹龍相比故也芳知出萬安彭華指銜次骨　江西

南贛諸府多盜率强宗家僕巡撫都御史閔珪請獲盜連坐其
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輩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八
月左遷廣西按察使　陝西巡撫都御史鄭時言五事曰盡誠
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供奉以蘇民困重名器以待
有功罷傳奉以抑僥倖梁芳等惡之謫貴州參政時撫陝四年
振濟饑民全活甚衆比去哭送者遮道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
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　御史
吕璋等誣劾侍郎侶鍾秦紘洗馬羅璟御史張鼐等爲尹旻黨
先後貶謫者十餘人　貴州鎮巡官奏苗反請發兵廷議將從
之尹直言起釁邀功不可信命官往勘果無警　南京兵部尚
書王恕好直言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

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會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九月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附批落恕太子少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工部主事王純比恕汲黯予杖謫思南府推官　先是韋眷誣奏陳選高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褧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證褧堅不從搒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張元禎爲治棺殮之瑤竟謫戍永州釋還卒

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鑠金毁足銷骨竊見故布政使選抱孤忠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奬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横行胸臆穢衊清流劾官行頤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啖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搒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毁共姜爲夏姬訴伯夷爲莊蹻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頷待哺而撫按諸臣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

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　免河南廣東被災稅糧　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命何喬新往勘

丁卯兵部侍郎尹直爲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　尹旻之罷也耿裕代之以持正故不爲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貴幸用事欲私其同鄉李裕相與謀傾裕坐以事調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帝宥之裕入謝旣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構之冬十月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裕九疇子也李裕本廉介負

時望以孜省故名頗損矜孜省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尹直李裕禮部侍郎王一夔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皆因之以進間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和之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戶部侍郎皆其力也又譖馬文升調之南京出順天府丞楊守隨爲南寧知府朝野側目　十一月癸丑占城爲安南所侵王子古來來奔　吏部奏通政使闕卽以命李孜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遞進一官時張文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已復擢孜省禮部侍郎掌通政如故　十二月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貶新選橫州知州敖毓元爲雲南臨西縣丞坐前上

疏切直故也　四川舉人鄒智過三原謁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屛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

二十三年春正月免陝西湖廣被災稅糧　故事考察自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謹李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著爲令　廷議欲遣古來還國尹直曰彼窮來歸我若驅使還國是殺之也宜遣大臣卽詢量宜處置詔從之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　督漕都御史李敏爲戶部尚書先是敏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饟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

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幷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饟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　兵部缺尚書帝悟余子俊無罪復召之　二月乙酉副都御史邊鏞通政司參議田景賢巡視大同諸邊

彭華刻深多計數善陰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比而逐尹旻羅璟人皆畏而惡之已得風疾三月丁未致仕去　何喬新與四川巡撫都御史劉璋其白楊愛誣言楊輝溺愛友欲合承襲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執不可輝不得已立愛淵爲友謀與夭壩干之役長官韓瓆諫杖殺之納賂於張瓚設安寧宣撫輝沒淵及其弟深與友謀潛刺愛不遂故爲此奏帝命斬淵深奪友官羈管保寧播州遂安　癸亥免山東被災稅糧　夏四月乙亥免浙江被災秋糧　五月乙卯旱遣使分禱天下山川丙辰勅羣臣修省　庶吉士鄒智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賤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

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卹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賚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强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

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
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埽除不
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
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
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
下以將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
慮定宗社久長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
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
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
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
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　刑部郎

袁清者萬安私人又幸於內侍郭閏勘事浙江輳轢諸大吏李
裕惡之比還郎除紹興知府清懼累章求改裕極論其罪下詔
獄安閏以屬尹直爲言於李孜省取中旨赦之改知鄖陽　鬱
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爲亂陶魯與參將歐磐分五路進
討大破之毀賊巢一百三十　韃靼別部那孩擁衆三萬入大
甯金山涉老河攻殺三衞頭目伯顏等掠去人畜以萬計三衞
乃相帥攜老弱走匿遼東巡撫都御史劉潺以聞詔駐牧近邊
給米布　六月免陝西南畿被災秋糧　工部侍郎賈俊爲本
部尚書時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　秋
七月戊申封皇子祐杬爲興王祐棆岐王祐檳益王祐楎衡王
祐橒雍王　章綸妻張氏上綸奏稿且乞恩帝嘉歎賻綸南京

禮部尙書諡恭毅官一子鴻臚寺典簿並賜鍾同諡恭愍　八
月庚辰帝不豫　甲申皇太子攝事於文華殿　己丑帝崩年
四十有一帝事太后至孝五日一朝燕饗必親太后意所欲惟
恐不歡至孝莊皇后合葬太后殊難之帝委曲寬譬竟得請
九月壬寅太子卽位大赦　丁未斥諸佞倖侍郎李孜省太常
寺卿鄧常恩趙玉芝顧玒玒子少卿經寺丞凌中戍甘州衞謫
梁芳居南京斥韋興奪都督同知萬喜喜弟指揮同知達官貴
妃及喜父貴弟通皆先死初貴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
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所終
矣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
將重得罪諸子笑以爲迂及是盡追封誥及內帑賜物如貴言

　魚臺縣丞徐頊追論紀淑妃薨狀廷臣議逮鞫萬氏戚屬曾
出入宮掖者萬安驚懼不知所爲曰我久不與萬家往來劉吉
先與萬氏姻亦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亦以重違先帝意
遂寢不問　進士李文祥上封事略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贊萬
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
怒禍福聽其轉移讐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
則巧讒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
擇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
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專
徇己私不卹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悳及奸
宄養成頹俗兼之風尙奢麗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

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民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即勵名流樂其危畨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彝倫罷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聞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臨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諸問儻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召詣左順門以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寧縣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　冬十月丁卯朔汰傳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蒯鋼等千餘人論罪戍斥革法王佛子國師眞人封號　乙亥尊皇太后周氏爲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帝念廢后吳氏恩命服膳皆如母后禮官其姪錦衣百戶　丙子立妃張氏爲皇后　屠滽至廣東傳檄安南宣示禍福募健卒二千人駕海舟二十艘送古來還國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來乃得入　初萬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中外譁

然御史湯鼐詣內閣安從容言曰此裏面意也鼐即以其語奏聞劾安抑塞言路罔上誤國歸過於君無人臣禮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鄒智因星變上疏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恃祿怙寵少師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昪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

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登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御史姜洪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及安吉直侍郎黃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尙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寺丞宋經而薦恕玆及致仕尙書李秉去任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御史强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郎林俊主事王純又薦彭韶及尙書余子俊馬文升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又言指揮許寧內官懷恩並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詞幾萬言御史文貴亦列安

罪狀初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援爲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命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懷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意懷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馬歸第丁亥乞休去時年已七十餘尙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安在政府二十餘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安罷居一年死子南京禮部侍郞翼孫編修宏璧相繼死安竟無後　王辰追諡母淑妃爲孝穆皇太后　湯鼐出畿癸巳吏部左侍郞兼翰林學士徐溥入閣預機務　湯鼐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

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尹直李裕劉敷黃景奸邪無恥或夤緣中官進用或依附佞幸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爲言官劾罷詩夤緣復入遂摭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爲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王恕王玆彭韶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報聞　十一月析浙江安吉縣地置孝豐縣　御史繆樗陳時政八事劾尹直等給事中宋琮及御史許斌言直自初爲侍郞以至入閣夤緣攀附皆取中旨帝於是薄其爲人癸丑令致仕直明敏博學練習朝章而躁於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以至於敗　乙卯詹事劉健爲禮部侍郞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侍郞掌國子

監事邱濬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表上其書帝稱善命所司刊行　李孜省等會赦當免中官蔣琮言不當赦戊午逮孜省鄧常恩趙玉芝等及梁芳並下錦衣衞獄坐孜省等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戍邊孜省不勝榜掠瘐死　召王恕爲吏部尙書十二月恕至鄒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恕不能用先是中外薦恕者必劾劉吉吉大恚凡恕所推舉皆陰撓之恕調禮部主事喬宇於文選蔡清於稽勳薦南京兵部主事孫交爲員外郎恕重清恆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　時大

行未葬帝麻衣衰絰如故進士潘府上疏請行三年喪略言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漢文帝遺詔短喪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綱常一墜不振晉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推之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惻怛由衷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望排羣議斷自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勒爲彝典傳之子孫豈不偉哉疏下輔臣會禮官詳議並持成制寢不行　大行將升祔九廟已備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宜以次奉祧禮臣謂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祧殿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陳言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非禮之正今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殿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則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帝從禮官議辛未建祧殿於寢殿後奉遷懿祖神主　御史曹璘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帥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它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　壬午葬純皇帝於茂陵廟曰憲宗孝穆皇太后祔葬別建奉慈殿以祀　曹璘又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節等諸臣官放遣宮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合葬廣平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勳臣誰不解體宜亟爲革罷疏奏帝頗采焉輅容之孫也　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帝將建棧棚萬歲山備登眺虎臣抗疏切諫祭酒費誾懼禍及銀鐺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棧棚已毀矣誾大慚臣名遂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遂以爲雲南嶍嘉知縣

明紀卷第二十終

明紀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四品銜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弘治元
年春正月己亥享太廟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湯鼐言劉
吉與萬安尹直姦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爲恥請大
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爲臺
諫　己未始考察鎭守武臣　初萬安忌何喬新剛正出爲南
京刑部尚書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內閣正色曰新君踐阼當
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旣而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
喬新而劉吉代安爲首輔終忌喬新刑部闕久不補王恕薦喬

新乃召用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言憲宗朝岳鎭海瀆諸廟用
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
厭勝具宜毁從之　閏月楊守陳上疏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
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
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
治之綱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
聖賢奧旨儒臣略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
得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子小
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章
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

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
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
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
明輒賜清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
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
籍祖宗典訓百官奏章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
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悉而後已一
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淸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淸臨政
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
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
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

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
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
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
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
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
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除後
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敎
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衞之城池
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
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
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　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

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劉吉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王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儻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旨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二月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　戊戌祭社稷　丁未耕耤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間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卽斥去　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愼爲忠順王土魯番阿黑麻嗣爲速檀聞之怒曰罕愼非忠順族安得立僞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牙蘭據其地　丙辰禁廷臣請託公事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左庶子謝遷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蔵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從之三月乙丑朔疏文武大臣及中外四品以上官姓名揭文華殿壁　癸酉釋奠於先師孔子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疏薦前直諫貶謫者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等　乙亥小王子寇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　丙子御經筵丁丑命儒臣日講　初大理設左右二寺兩京五部六府刑名屬左寺餘屬右寺左寺置評事四人右寺倍之是時天下罪囚類不解審右寺顧簡於左寺遂裁減右寺評事四人與左寺

等　壽州知州劉概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小人強臣外戚所擾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輭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孼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　夏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祀典疏下禮部周洪謨等言釋迦牟尼文佛生西方中天竺國宗其教者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眞身爲三既已誕妄道家以老子爲師又設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天上道君二像而老子自爲上清太上老君益倣釋氏而又失之者也自今宜罷齋醮祭告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乃北極五星設像祭告雷聲普化天尊道家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之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南郊有星辰壇風雲雷雨山川壇亦有秋報則此祭當罷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漢張道陵非祀典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有僧名盧寓西山有二童子來侍時久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感應禪師宣德中建寺加二龍封號然近日祈禱無驗皆宜罷梓潼帝君姓張名亞

子道家謂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
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夫梓
潼顯靈於蜀廟食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免其祠在
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北極佑聖眞君乃元武七宿圖志以爲
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此道家附會之說宜遵洪
武間例三九月用素羞致祭餘皆停免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
道家以崇恩姓薩名堅從林靈素輩學法有驗隆恩則玉樞火
府天將王靈官又從薩傳符法每年換袍服費不貲宜罷免金
闕上帝玉闕上帝者閩縣靈濟宮祀徐溫子知證知諤文皇帝
嘗弗豫禱神輒應立廟京師加封眞君後累加爲上帝朔望令
節遣官祀及時薦新四時換袍服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及金玉

闕元君卽二徐父母及其配皆宜削號罷祀東嶽泰山之神廟
在泰安州又南郊及山川壇有合祭今朝陽門外有廟祭實爲
煩瀆京師都城隍之神以五月十一日爲誕辰夫城隍非人鬼
安有誕辰祀之非宜皆當罷免議上命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幷
東嶽眞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眞君及其父母妻
革去帝號仍舊封餘如所議行之　工部主事林沂疏雪陳選
冤詔復官禮葬　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周洪謨力
勸修省帝深納之　甲寅以天暑錄囚嗣後歲以爲常　五月
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詔刑部侍
郞彭韶巡視　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
優容許之遂遣使千五百餘人款關巡撫大同都御史許進以

便宜納之請於朝詔許五百人至京師自是與伯顏猛可王等
屢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沒爲寇進被劾不問　六月癸巳朔日
有食之　先是王恕侍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
停仍進講義於宫中湯鼐及進士董傑給事中韓重等交章論
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
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
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卽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
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艮是臣無所逃罪惟
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
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俊供
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　劉吉慮言者攻

不已乃建議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位詔起廢滯給事中賀
欽御史强珍輩十人已次第擬擢吉復上疏薦之部曹預薦者
惟林俊一人冀以此籠絡言路而言者猶未息御史歐陽旦南
京給事中方向周紘御史陳嵩張昺等先後劾吉昺楷之孫也
庶子張昇因天變上疏言陛下卽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
爲言安直去而吉獨存吉乃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款門祈
免糾劾由是諫官緘口姦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宮壼凶焰熾
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爲營救父存則異居各爨父沒則奪
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因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
甚風科道劾昇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　馬文升提督十二
團營　起賀欽爲陝西參議會母喪懇辭且陳四事一今日要

務莫先經筵當博訪眞儒以資啟沃二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世之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處之或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養君德三內官職掌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啟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參預機宜干政令招權納寵邀功啟釁或引左道進淫巧以蕩上心誤國殃民莫此為甚宜愼飭將來內不使干預政事外不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權四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頹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數萬言奏入報聞　巡按浙江御史暢亨請罷温處銀課而寘鎭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幷責慶陳狀秋七月戊辰減浙江銀課汰管理銀場官慶訐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僉事鄒𣑯𣑯亦訐亨慶等構之逮亨謫

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星晝見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閽景寗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告之由以盡弭災之實經筵雖御徒為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會請陛下墨衰視政今每遣節序輒漸御黃衮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為日有幾宜但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今此曹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內官亦且假儒術以文姦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

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先朝章疏留中者悉付史館　贊善張元禎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為心非大有為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邇者頗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　張昺等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暫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既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宮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

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斗牛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　鹽法壞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以兩浙命彭韶而命侍郎李嗣於兩淮俱兼都御史賜敕遣之　八月乙巳小王子犯山丹永昌辛巳犯獨石馬營　減雲南銀課　給事中陳壽以久次擢大理寺丞劉吉憾王恕九月諷御史劾壽不習刑名冀以罪恕竟調壽南京光祿寺少卿　陝西總兵官周璽討平扶風諸縣附籍回回　帝悲念孝穆皇太后特遣太監蔡用求太后家得紀父貴紀祖旺以聞帝大喜詔改父貴為貴授錦衣衞指揮同知祖旺為旺授僉

事賜田宅奴婢追贈太后父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毋爲夫人曾
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貿者置守墳戸復其家
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文赴
所在官司驗視乃行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也近止用駕帖不
合符設有矯詐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報可　冬十月南京
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
主事盧錦勘報　乙卯振湖廣四川饑　代王獻海青劉吉等
言登極詔書已卻四方貢獻乞勿受從之　周洪謨矜莊寡合
而與萬安同鄉相善言官屢劾之致仕　土魯番遣使入貢稱
與罕慎結姻乞蟒服膝襴諸物至甘州會哈密都指揮阿木郎
來奔求救廷臣請令土魯番使還諭阿黑麻令復歸侵地并敕

赤斤罕東共圖興復　周紘張昺奉命閱軍軍多缺伍紘昺欲
劾守備中官蔣琮琮先事劾紘昺章下內閣劉吉修隙擬黜之
外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
疏爭言官亦論救十一月調紘南京光祿寺署丞昺南京通政
司經歷　給事中林廷玉請治妖僧繼曉罪法司以犯在赦前
免死給事中陳璚言繼曉罪大不當宥甲申棄市　乙酉免河
南被災秋糧　十二月致仕兵部尚書王竑卒　戸部員外郎
周時從疏請置先朝遺姦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
京及四方鎮守中官時宦官勢積重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
不止摘時從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得釋　王
恕薦李文祥召爲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饋贐悉拒之

二年春正月丁卯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　升山東臨清縣
爲州　四川歲大祲流民趨就食巡撫都御史謝士元振䘏有
方全活者數萬二月癸巳發湖廣歲漕米二十萬遣戸部郎中
江漢往振之土番大小娃者將煽亂士元託行邊馳詣其地賊
恐羅拜道左徐慰遣之　析廣東番禺增城二縣地置從化縣
中書舍人吉人言江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
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陳璚宋琮曹璘劉概及給事中
韓鼎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
可使而巡按則湯鼐足任之初鄒智慷慨負奇人鼐及李文祥
並負意氣與智善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鼐鋭意言事所抨
擊間及海內人望劉吉深惡之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

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及人疏上璋遂草一疏僞署
御史陳景隆等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錦衣衞
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概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
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概文祥智及知州董傑是也概常
饋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挽之得不仆又
見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乃國姓意者國
將傾賴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概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
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獄　初南京沿江蘆
場隷三廠成化時江浦縣田多沈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得
耕之以補沈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
湖地故不隷三廠守備太監黃賜受姦民獻俱指爲蘆場收其

利而歲課租額仍責償之民帝初立縣民相帥愬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會蔣琮代爲守備始至移御史使斷歸三廠綰等言琮以守備內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官侵言官職罪一　妒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　怒河閘官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　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　分遣腹心侵漁國課罪五　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　擅收用罷閒都事罪七　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　安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　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　事下南京三法司　兵部尚書余子俊疾亟手削奏稾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略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

分方寢居母憂令子寘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　帝命儒臣撰文禱雨劉吉等言邇者姦徒襲李孜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冀一驗以希進用倖門一開爭言祈禱要寵召禍實基於此祝文不敢奉詔帝意悟遂已之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儒者三十餘人姦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衞士十二衞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　三月己未朔免陝西被災秋糧三分之二　劉吉欲盡置鄒智等死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鼐

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何喬新持其獄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劉概妖言律斬湯鼐受賄戍肅州吉人欺罔削籍謫智廣東石城所吏目李文祥貴州興隆衞經歷董傑四川行都司知事概爲知州三年毀境內淫祠殆盡教化大行考績赴都遂遇禍王恕言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概書詞雖妄良以鼐數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加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概本不應妖言律且概五歲而孤母孫氏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概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卹乃減死戍海州鼐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概竟卒於戍所魏璋擢大理寺丞坐事下獄出爲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洪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史秦紘爭

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貶洪夏縣知縣　戊寅閉會川衞銀礦　夏四月林沂請復用李文祥湯鼐且召陳獻章謝鐸等劉吉激帝怒嚴旨切責　劉吉合諸私人共排王恕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　五月庚申河決封邱縣金龍等口入張秋運河又決埽頭五所入沁諸府縣多被害開封尤甚議者欲遷藩府三司於許州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五萬人治之　秋七月癸亥以京師霪雨南京大風雷修省求直言　憲宗之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得罪率辭而歸之官罪重者奪之帝從李敏請以賦民畝科銀三分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

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五爲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勛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爲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官校招無賴爲莊頭豪奪畜產戕殺人汚婦女民心痛傷災異所由生皇莊始正統間諸王未封相閒地立莊王之藩地仍歸官其後乃沿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必皇莊請盡革莊戶賦民耕畝概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擇佃戶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悅民心感和氣無切於此者時不能用　何喬新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爲劉吉所格悉不行　戊寅振畿內水災免稅糧給貧民麥種　彭韶以浙江商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八月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　丁酉

復四川流民復業者雜役三年　己酉憲宗神主祔太廟　九月雲南守臣奏曩罕弄先後占奪木邦地二十七處又誘其頭目放卓孟等叛其勢必盡吞而後已乞降敕曉諭從之并降敕詰責前鎮巡官所以受賂召侮啟釁者　劉吉數爲言路所攻或目之爲劉棉花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會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明年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　南京兵部侍郎白昂爲戶部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敕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三巡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　冬十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士官爲姦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

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貲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句稽廣潮南韶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因劾總兵官柳景貪暴帝悉從其請逮景下獄景溥之孫也　占城國王古來遣弟卜古良赴廣東言安南仍肆侵陵乞如永樂時遣將督兵守護兵部言永樂間出師乃正黎賊弒逆之罪非以鄰境交惡之故宜諭古來修政卹民保固疆圉仍與安南敦睦修好朝廷無發兵渡海代守之理從之　罕慎之遘難也其弟奄克孛剌帥部眾逃之邊方阿黑麻去哈密止留六十八佐牙蘭阿木郎覘其單弱請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牙蘭遁去斬獲甚眾時阿黑麻桀傲甚貢使至中朝仍善待之益輕中國以爲易與會復遣使來貢禮官議拘留使臣

卻其貢物敕責令悔罪阿黑麻稍懼　初南京給事中方向嘗帥同官繆樗等劾陳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劾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次骨盧錦亦素與祖生有隙向錦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事下南京法司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往後湖游觀御史孫紘等劾鏞擅游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劾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蔣琮亦條辨姜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并核綰琮訐奏事　罷浦城廢阬銀冶　十一月戊午順天饑發粟平糶　撒馬兒罕由廣東貢獅子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勿受禮科給事中

韓鼎等亦言猙獰之獸狎玩非宜且騷擾道路供費不貲不可受從之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辛卯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於其墓有司歲時致祭賜祠額曰旌功從給事中孫需之請也需原貞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何穆等奏上後湖事如陳祖生言又言將琮不當受獻地私囑勘官所訐事皆誣姜綰等劾琮亦多不實劉吉從中主之乃削盧錦籍謫楊守隨廣西右參政方向雲南多羅驛丞逮姜綰孫紘余濬繆樗及御史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赴京論鞫陳璚及御史伊宏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科道十人於獄不聽尋謫綰等皆州判官置琮不問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紘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

無忌　白昂言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南決者自中牟陽橋至祥符界析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為堤岸以衞張秋許之昂舉郎中

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泗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壩又疏月河十餘塞決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水患稍寧

二月壬辰免河南被災秋糧　甲午戶部請免南畿湖廣稅糧上曰凶歲義當損上益下如必欲取盈如民病何悉從之

三月丙辰命天下預備倉積粟以里數多寡為準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衞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五萬以下奪俸六分以上降調　巡撫四川都御史邱鼐請設官專領灌縣都江堰從之　甲戌兵部侍郎張海通政使元守直閱邊　劉吉等

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宴樂游觀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遊皆有時陛下法祖宗可也　土魯番又偕撒馬兒罕貢獅子及哈剌虎剌諸獸因請獻還哈密城及金印以贖使臣巡按甘肅御史陳瑤論其糜費煩擾請勿納禮部議如瑤言帝命姑納之　中官乞鷹房牧馬場千頃李敏執不可事得寢　夏五月復置湖廣興山縣　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秦紘入田州逐走欽留官軍戍之　甘肅總兵官周玉督邊牆工峻急部卒張伏興等以瓦石投之兵部言悍卒漸不可長六月戮伏興戍其黨

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馬文升以疾在告帝使

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僞之必徙去乃命許進等整軍以待新寧伯譚祐督京軍聽征敵果遁祐忠之孫也　初孝穆皇太后在宫中自言家賀縣幼不能知親族也太監陸愷亦廣西人故姓李蠻中紀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令人訪其族人詣京師其姊夫韋父成冒之有司待以戚畹名所居曰迎恩里紀貴紀旺曰韋猶冒李況我實李氏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貴旺既驟貴父成亦詣闕爭帝命郭鏞按之鏞逐父成會修太后先塋蠻中李姓者數輩皆稱太后家自言於使者使者還奏貴旺不實帝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間微服入猺獞中訪之盡得其狀歸奏帝謫罰鏞等有差戍貴旺邊衛耿裕言粵西當大征

之後兵燹饑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昔孝慈高皇后與高皇帝同起艱難化家爲國徐王親高皇后父當后之身尋求家族尙不克獲然後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今紀太后幼離粵西入侍先帝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訪尋雖切安從得其實哉臣愚謂可倣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致祭帝曰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惄焉如割初謂宗親尙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秋八月封太后父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謚端僖太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致祭初尹直撰太后哀冊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

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流涕也　巡撫宣府都御史强珍言故總兵官緱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珍南京右通政　九月庚戌朔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　復設直隸東明縣廢雲南邑市縣入路南州　閏月癸巳禁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　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潘俊等官王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季年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獘有不可救者報聞　修齋於大興隆寺

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跪於寺前御史任儀劾中使罪而姓名皆誤遂下儀吏出爲中部知縣　冬十月土魯番使還命内官張芾護行劉吉等言阿黑麻負天恩殺罕慎宜遣大將直擣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卽不然亦當如古帝王封玉門關絕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非所以折其悖逆之心也夫使臣滿剌土兒卽罕慎外舅忘主事讐逆天無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兵部議羈其使臣正合事宜遣使護送斷乎不可疏入帝止芾行而問閣臣興師絕貢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賚因言獅子諸獸日飼二羊役校尉五十人守視皆繁費宜絕諸獸食聽自斃不許　十一月戊戌彗星

見天津南尾指東北犯八星劉吉等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
臼迫營室其占爲兵爲饑爲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
四川湖廣歲不登儻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
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
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牆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甲
辰停工役罷內官燒造瓷器　四川盜野王剛流刼竹山平利
撫治鄖陽都御史戴珊合四川及陝西兵檄副使朱漢等討禽
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甚眾　十二月辛亥以星變敕羣臣
修省陳軍民利病　吏部侍郎彭韶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
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祗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乞嚴杜
倖門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己未京師地再震

壬戌減供御品物罷明年上元燈火
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
郊停慶成宴　小王子又乞通貢許進再爲請帝許之是時大
同士馬盛強邊防修整貢使至牽下馬脫弓矢入館俛首聽命
無敢譁者會進與分守中官石巖相訐巖徵還進亦謫兗州知
府　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言六事曰擇師儒愼科貢正祀典
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因請罷吳澄從祀而進宋儒楊時　馬
文升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　戶部尙書李敏得疾乞
休帝爲遣醫視療已復力請乃以侍郎葉淇代詔敏乘傳歸未
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諡恭靖敏篤行誼所得祿賜悉以分昆弟
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

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　初帝踐阼斥番僧還本
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
復興給事御史以爲言耿裕等因力請驅斥二月詔留一百八
十二人餘悉逐之　己未封皇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巒請勳號
誥券王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
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不
聽　己巳敕三法司曰曩因天道示異敕天下諸司審錄重囚
發遣數十百人朕以爲與其寬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嗣後兩
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
所當庶不背於古聖人欽卹之訓　致仕禮部尙書周洪謨卒
年七十二諡文安洪謨好建白將沒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

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既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
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聞者韙之　夏四月
禮部公廨火耿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
俸　五月贈吳雲刑部尙書諡忠節與王禕並祀改祠額曰二
忠從雲南巡撫都御史王詔請也　六月陶魯破德慶猺賊
秋八月庚戌蘇松浙江水停本年織造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
恪言秦項梁唐罷勛元方國珍輩往往起東南今東南民力已
竭加水旱洊臻去冬彗掃天津直吳越地乞召還織造內臣敕
撫按諸臣加意拊循以弭異變帝不從　大理丞闕御史鄒魯
覬遷而何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卽誣喬
新受賕曲庇劉吉取中旨下其外家獄喬新乃拜疏乞歸而其

事窮治無驗乃停魯俸許喬新致仕　乙卯南京地震　柳景旣就逮反訐秦紘劾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家有奧援計紘不已詔幷逮紘紘方議討復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旣踰嶺始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統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旣踰嶺眞囚矣紘至京廷鞫無罪詔宥景死奪爵追贓紘亦罷歸王恕等請留紘不納廷臣復連章論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戶部尚書　己未封皇弟祐楮爲壽王祐梈汝王祐橓涇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　冬十月丙辰以皇長子生詔天下　戊午河溢振河南被災者　乙丑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報可　鄒智之至廣東也秦紘檄召修書乃居廣州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從受業是月得疾卒年二十有六順德知縣吳廷舉殮而歸其喪　十一月庚辰振南畿災　十二月甲子土魯番以哈密地及金印來歸還其所拘使臣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相侵偪非得蒙古後裔鎭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陝巴乃故忠順王脫脫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帝以爲然而諸番亦共奏陝巴當立　柳景贓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刑部尚書彭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於澳也不從

松滋王府諸宗人恩鑡等闌入荆州府支歲祿遼王恩鑙禁之已而儀賓袁鏞復誘恩鑡等招羣小奪軍民商賈利恩鑙發其事恩鑡等咸怨謀殺王

五年春二月朝廷遣官按實幽恩鑡等鳳陽謫戍其黨恩鑙陰使送者刑梏之斃八十餘人不數日世子暴卒　增設禮部主客司主事一人提督會同館　丙寅立陝巴爲忠順王賜印誥冠服守城戎器擢阿木郎都督僉事與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其輔之　庚午減陝西織造絨毼之半　田州之亂秦紘請合貴州湖廣兵勦岑欽欽勢蹙走岑應所借兵總鎭檄應捕欽欽殺應父子收其兵以拒官軍已而應弟接陽以兵送欽至田州亦殺其父子以報遂廢恩城州許接承襲還岑溥於田州　三月戊寅立皇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　詔曰太廟配享諸功臣其贈王者皆佐皇祖平定天下有大功而子孫或不沾寸祿淪於氓隸朕甚不忍所司可求其世嫡量授一官以奉先祀　初桂林古田獞種甚繁最强者曰韋曰閉曰白而皆幷於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賊烹食之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閔珪總兵官毛銳合兵討之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千戶王珊等自臨桂深入辛卯遇伏敗死軍遂退詔珪等停俸討賊　馬湖土知府安鼇性殘忍虐民計口賦錢歲入銀萬計土民有婦女多淫之用妖僧百足魘魅殺人又令人殺平夷長官王大慶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土民怨之刺骨有司利其金置不問遷延二十年四川僉事曲銳請巡按御史張鸞按

治按察使洪鍾贊決捕蘸送京師置極刑　進壽寧伯張鑾爲
侯通政司經歷高祿鑾妹壻也中官傳旨擢本司參議王恕方
在告吏部侍郎周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
上疏曰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不納　夏
四月陝西巡按御史李興坐酷刑徵下獄　五月邱濬請求遺
書從之　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災稅糧　巡視光祿御史
彭程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行法之所陛
下即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製器光祿金錢悉民膏血
用得其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用地頃李孜省繼曉譁倡邪說
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
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儻陛下果有此舉宜遏

之將萌如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得奏以爲暴揚先帝過大怒
立下錦衣衛獄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爲備給事中
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帝宥蘭奪光祿寺卿胡恭等俸付
程刑部定罪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
疏救程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　復改廣西永安長官
司爲州　秋七月鴻臚寺少卿李鐩請刪定問刑條例時去定
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乃命彭韶等裁定之　甲午振南畿
山東浙江饑時振卹災民所司多倖勘覆給事中吳世忠極言
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二事多施行　南京給事中楊廉
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宜日令史官更直待問二召用言事還
謫官不當限尋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吳水患停額外織

造四召林下恬退諸臣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末言
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　劉吉
有智數善附會自緣飾在成化時與萬安劉珝同相於事無所
匡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及帝仁明同列徐溥
劉健皆正人而吉於閣臣居首溥健有論建吉亦署名時時爲
正論竊美名以自蓋然數興大獄與中官比逐鄒智方向姜洪
姜綰等權勢烜赫銳於營私帝初傾心聽信後眷頗衰會將封
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
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引退八月癸卯致仕去　河決張秋
戴家廟諸處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督治
政請濬滎澤孫家渡口及歸德州飲馬池舊河分水入淮以殺

上流之勢塞堂邑至濟寧諸決口以防下流之患從之　乙丑
停蘇松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　初荆靖王葚世子見潚
嗣都梁王見溥其母弟也見潚怨母暱見溥錮母奪其衣食竟
死出柩於竇箠殺見溥於後園紿其妃何氏入宮偪淫之從弟
都昌王見潭妃茆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潚髡馬
氏鞭之囊土壓見潭死械繫茆妃入宮嘗集惡少年輕騎微服
涉漢水掠人妻女靖王幼子樊山王見澋懼及九月密聞於帝
乃遣使召見潚　西域火剌札國回回怕魯灣等由海道貢玻
瓈瑪瑙諸物帝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法司上李興及
彭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張懋等合疏言
興所斃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爲職坐此戍邊則作姦枉

法者何以處之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與死杖之百偕妻子戍賓
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
事中毛珵等言昔劉禹錫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陛下
聖德非唐中主可比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
踰年帝念程母老放還　貴州都勻黑苗乜富架作亂自稱都
順王梗雲南四川往來道壬戌湖廣總兵鎮遠侯顧溥帥兵八
萬人貴州巡撫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悳監諸軍往
征之溥輿祖之孫也　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
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會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
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
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

萬赴邊開中之法始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　葉淇
又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
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
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
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
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
十一月丙申閉溫處銀阬　荆王見潚至京帝御文華門命廷
臣會鞫見潚引伏十二月丁巳廢爲庶人錮西內　邱濬性褊
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
之與王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濬以禮部尚書入
閣恕以故事弗讓也濬不悅與恕不交一言

六年春正月考察天下庶官恕所奏罷二千五百三十五人濬
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八恕以府
州縣官貪鄙殃民者雖年淺不可不黜帝不聽恕因力求罷亦
不許　二月甲寅授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南京錦衣衛指揮
使世襲復繼祖之孫璿景隆之孫炳鎮之曾孫紹宗和之五世
孫也　陳政卒帝深以河患爲憂詔博選才臣往治王恕等薦
浙江布政使劉大夏丁巳擢右副都御史賜敕以往　吳世忠
請卹建文朝殉難諸臣賜爵謚崇廟食錄其子孫復其族屬爲
忠義勸章下禮部寢不行　是月內宴邱濬居王恕上其後由
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上自此始　陝巴之立也安定
王千奔求立其弟綽爾加且邀厚賞帝不許諸番索陝巴犒賜

不得而怨陝巴與野乜克力酋結婚阿木郎引其人掠土魯番
牛馬阿黑麻怒潛兵夜襲哈密殺其人百餘逃及降者各半陝
巴與阿木郎據大土刺以守大土剌者華言大土臺也圍三日
不下阿木郎急調乜克力瓦剌二部兵來援俱敗去千奔擁兵
不救阿黑麻執陝巴禽阿木郎支解之復使牙蘭據守其地移
書邊臣自稱可汗夏四月己亥事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
重須公一行文升曰國家有事臣子義不辭難然番人嗜利不
善騎射自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爲言
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强本兵未可遠出己酉命張海及都
督同知緱謙往經略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
獻還侵地駐甘州待之　帝數召土魯番貢使入見耿裕等言

朝廷馭外番宜惜大體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二月以
來宣召至再且賜幣帛羊酒正當諼書投入之時小人何知將
謂朝廷恩禮視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干國體不可不愼帝卽
遣其使還　析雲南趙州及太和雲南二縣地置賓川州　辛
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　吏部侍郎張悅言遵舊章䘏小民崇
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　周經言外戚家無功求遷無勞乞
賞兼齋醮游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
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
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爲能至淸軍
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
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册洗姦弊災傷民乞省

䘏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顏料雜
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采納之　劉大夏行視決河河流
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乃卽決口
西岸鑿越河三里許以通漕　五月丙寅小王子犯寧夏殺指
揮趙璽　太醫院判劉文泰求遷官爲王恕所沮銜之上疏劾
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版以行於奏疏留中
者概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文泰故往來邱濬家言
者譁然謂疏稿出濬手恕亦疑文泰受濬指抗言臣傳作於成
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
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
之帝下文泰錦衣衛獄鞫上言文泰奏草實除名都御史吳禎

爲潤色濬亦慫慂之疏首所云沽直謗君則濬筆也因請逮濬
等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板置濬
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乃連章求去　閏月乙未免南京被
災秋糧　太常寺少卿李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
得失累數千言上之中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
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
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
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
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
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卽時致死累二十人或三
十人以上本律外仍擬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幷治其醫帝善

之下所司議處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不賜敕月廩歲隸亦頗
減恕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淸嚴始終一節所引薦耿裕彭
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
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終帝之世衆正盈朝職業
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毛珵及御史宋悳周津等交章劾邱
濬不可居相位楊廉亦請斥讒邪無爲所惑帝不問　六月耿
裕爲吏部尚書裕知南京考功郎中儲巏賢調之北部考注臧
否一出至公嘗覈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巏正色曰公所執何異
王介甫羣僚咸在側裕大慚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
庚午捕蝗　閔珪復會諸軍討古田叛獞壬申破其七寨他
賊悉就撫　先是給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選庶吉士請循祖制

行之徐溥言自古帝王儲才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選或否且有才者未必皆選所選者未必皆才又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是已成之才又多棄而不用也請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令新進士錄平日所作論策詩賦序記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禮部送翰林院考訂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許投試擇其詞藻文理可取者禮部以糊名卷偕閣臣考試於東閣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卽收預選每科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所留不過三五輩將來成就必有可觀帝從之命內閣同吏禮二部考選以爲常　彭韶涖刑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遂爲貴戚近習所疾徐溥亦不之善志不能盡行秋七月致仕　初木邦宣慰使罕空法迎婦孟

乃寨孟密土舍思撲乘虛襲之誘降其頭目高答落等聚兵阻罕空法歸路罕空法依孟乃寨者三年雲南巡撫都御史張誥巡按御史張泰等遣官撫諭不服復遣參政方守等督帥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司積糧開道與漢土官舍耀兵以威之思撲懼罷兵罕空法乃得歸八月誥等以聞因請兵討孟密兵部議孟密初隸布政司今改隸木邦以致爭殺請如初隸便從之　甲戌免順天被災夏稅　九月丁酉免陝西被災夏稅　雲南都指揮使言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刀派羅妻招𡡓猛守節狀帝曰朕以天下爲家方思勵名教以變夷俗招𡡓猛貞節可嘉其卽令有司顯其門閭無俟覆報　見潚從西內撫奏樊山王見澋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帝遣使往按問不實見澋更奏見

潚嘗私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驗之實賜見潚死廢祐柄以都梁王祐棡襲封荊王見溥之子也　冬十月丙戌以災傷罷明年上元燈火　敕撫民參政朱瑄濬河南伊洛彰德高平萬金懷慶廣濟南陽召公等渠築汝寧桃坡等堰　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禮部尚書倪岳諫不聽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力爭已之　庚寅停甘肅織造絨毼　十一月庚申振京師流民　十二月己卯敕天下鎭巡官修省　先是詔天下舉才德之士隱於山林者順天府尹唐恂以潘辰應詔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恂復以爲言夏昂及其同官王綸亦交章薦丁亥授辰翰林院待詔自天順後漸拘資格布衣無得預館閣者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詫爲異數　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言黃

河爲患南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梁河決爲患不過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爲漕憂臣博采輿論治河之策有四一宜疏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復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使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二黃陵岡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流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使張秋無患漕河可保三薦河南僉事張鼐四請專信劉大夏久任而責成之於歸德或東昌建公廨決帝是之

明紀卷第二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曾孫知府銜翰[illegible]

孝宗紀二（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七年春正月辛亥改作肅州嘉峪關額曰鎮西　二月甲子以去年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修省求直言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　馬文升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眩惑心志帝深納之　工部尚書賈俊致仕俊廉慎居工部八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人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

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皆執奏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南京禮部尚書劉璋代爲工部亦數有爭執名亞於俊　王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　顧溥鄧廷瓚等分五路刻期並進副使吳倬遣熟苗詐降誘也富架入寇伏兵禽其父子官軍乘勝直擣其巢連破一百一十餘寨生縶長腳以歸羣蠻震慴癸巳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　戊申兩畿捕蝗　夏五月甲辰陳銳及太監李興同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設貴州都勻府於都勻衛城升麻哈長官司爲麻哈州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爲獨山州改清平長官司爲清平縣並屬府兼領都勻等長官司

初白昂請開高郵裏河六月工成賜名康濟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　丙午工部侍郎徐貫巡撫副都御史何鑑經理南畿水利　阿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哈密乞朝廷亦還其使者張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留前使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檄罕東赤斤諸部相機進討又言陝巴被虜孱弱可知卽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令都督奄克孛剌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且修濬苦峪城塹凡

番人散處甘涼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從之　馬文升請復哈密非許進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南京太常寺卿陳音卒音負經術於世故璅屑事多不解方爲翰林時論者以學問該博稱程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眞純稱音各爲一時冠　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八月擢李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　九月丁亥以水災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蔣琮與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廣洋衛指揮石文通相訐連數百人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遣官按不服再遣司禮太監趙忠大理寺少卿馬中錫往一訊得實應天府尹樊瑩初若不爲

異者琮覘知大喜及奏上入其傷山脈事性除名琮下獄免死充孝陵淨軍　興王祐杬之國安陸馬文升言今民田日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緜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饋饟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繁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

本詔下所司詳議是時倪岳亦言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請頒成式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湖廣按察使林俊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盛襃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請著爲例不從　李興至山東肆威虐縶辱按察使冬十月副使楊茂元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然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及陳銳專委劉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晝工藝士宜

悉放還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茂元守陳之子也　改鎮遠金容金達長官司爲鎮遠州設流官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時南京地亦震御史宗彝等請召用彭韶何喬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不報

劉大夏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亙三百六十里又築金龍等口新堤起

于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水大治十二月庚午帝遣行人齎羊酒往勞改張秋爲安平鎮甲戌大夏等言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　張海緱謙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卽逐土魯番貢使羈其前使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地拜疏還朝言官交章劾海謙經略無功下獄貶秩

己卯振甘涼被兵軍民給牛種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稅糧　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耿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而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除

用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亦再疏爭不聽廣復導帝遊西苑侍講學士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少詹事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

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嗜學公暇手不釋卷　小王子犯涼州壬子甘肅總兵官劉寧與戰抹山墩禽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楨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羸弱獲馬駝牛羊二千　許進泣鎮告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能深入

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劉寧謀厚結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殺數百人小列禿中流矢卒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午邱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劉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矯激聞者駭愕　徐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多不悅平樂義寧二王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詔與湖廣巡撫都御史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羨金賭揮之去至湖廣値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爲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構於帝　乙丑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閣預機務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　劉大夏築塞黃陵岡及金龍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河上流復歸蘭陽考城分流南入於淮潰決之患少息運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己亥寧夏地震十二水聲如雷壞邊牆墩臺房屋壓傷人　帝之爲太子也太皇太后育之宮中省視萬方及是太后病瘍始愈諭羣臣曰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茲予偶患瘍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徐貫初奉命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貫乃令蘇州通判張旻濬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

復開吳淞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於海乃開湖州之漊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陡門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又令浙江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增繕湖州長興堤岸七十餘里夏四月甲寅工成凡修濬河港涇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道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爲多　壬戌諭吏部都察院人材進退考察務得實跡不可偏聽枉人　乙丑封都督同知張延齡爲建昌伯鶴齡之弟也　山東撫按言楊茂元所奏供億之費

多過其實李興陳鋭亦連章劾茂元妄詔逮錦衣衛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愬節乞還楊副使至下獄節遍川中官備言父老愬冤狀中官多感動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詔謫長沙府同知謝病歸　始設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副都御史以布政使金澤爲之　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災秋糧　進陶魯湖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　國子監祭酒林瀚言監生在監者少不敷撥歷請開科貢倪岳言科舉已有定額不可再增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歷事須日月滿方與更替使諸生坐監稍久選入亦無壅滯從之　六月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

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許進劉寍爲請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府江永安諸獞亂閔珪調兵十萬分四哨往討戊子副總兵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擣陸峒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山砦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　馬文升以阿黑麻桀驁欲大創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隷許進往討　太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見崇王見澤帝特敕召之倪岳言數年來三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

親王入朝雖有故事自宣德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敘之恩實塞疑讒之隙非故事也徐溥亦以爲言帝重違太后意不允既而言官交章及之乃請於太后事得已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　改馬湖府爲流官知府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一方始靖　冬十月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徐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太從之　倪岳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十一月詳次其日月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愼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采納　己酉免直隷被災秋糧　許進厚結小列禿之子卜六

阿歹使斷土魯番道無令東援牙蘭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丙午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前行劉寍與中官陸誾統二千五百騎繼發十二月甲寅諸軍俱會羽集乜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臥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衆以罕東兵未至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乙卯冒雪倍道進辛酉奄至哈密城下初馬文升授方略命進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剌者八百人問之皆哈密種或欲殲之進不可令勿攻遣使撫諭之遂下分兵守諸要害而還　詔撰三清樂章徐

溥等言三濤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豈可雜以時俗詞曲臣等不敢奉詔且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謀謨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帝嘉納之　初榆林僅小堡屯兵備冬自移鎮後城隘弗能容巡撫延綏都御史熊繡請增築千二百丈從之繡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韃靼數入遼東諸處殺掠甚眾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脫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強為東西諸邊患

九年春正月戊戌吏部尚書耿裕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裕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在秉銓無愛憎亦不徇毀譽自奉澹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　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之　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　辛未右通政使張璞大理寺少卿馬中錫閱邊

四川巡撫都御史馬俊請追卹宋濂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　三月韃靼入宣府大同黃花鎮　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閏月阿黑麻復來攻固守不下始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請給廩食處之內地葉淇不可曰是自貽禍也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赴苦峪及瓜沙州耕牧以圖興復

王越結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命仍致仕　夏四月戶部尚書葉淇致仕淇直亮有執能為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　周經代淇為戶部尚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覽道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為之少衰　岷王膺鈺不檢下武岡州知州劉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膺鈺怒奏於朝戊子命遣錦衣官逮遜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

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紳等二十八人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講學士楊守阯貽書極詆滽失守阯守陳弟也御史張淳方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儲巏及編修羅玘兵部主事何孟春進士劉麟陸崑相繼爭滽亦帥九卿論救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月遜逮至下獄貶四川都司斷事　禮部左侍郎徐瓊與皇后家有連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倪岳太子少保往任之而以瓊代岳　都御史張敷華巡撫陝西製婚娶喪祭之式納民於禮妖僧撮終南山為逆廷議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華果以計縛僧歸　六月尹直表賀萬壽并以太子年當出閣

上承華箴一篇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帝卻之　庚子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辰朱暉襲封保國公永之子也給事中王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　秋八月壬寅免湖廣被災秋糧　時外戚競營私利周或與張鶴齡至聚衆相鬭都下震駭九月己酉屠滽偕九卿言憲宗皇帝詔勛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塵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陛下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勛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勛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邇者長寧伯周或壽寧侯張鶴齡以瑣事

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例裁定勛戚家人不得濫收帝從之禁勢家侵奪民利　冬十月升亳縣爲州　初廣西宜山縣蠻民弗靖割其地屬思恩府土人不服數倡亂總督都御史鄧廷瓚奏置永順永安二長官司俾土人領之忻城縣有流土二知縣權不相統廷瓚復奏革流官土人韋保爲內官陰主之遂獨任土官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忻城亦棄之蠻議者以爲失策廷瓚又請復鎮安府之歸順峒爲州設土知州治之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楊廉請頒薛瑄讀書錄於國子監從之并

賜瑄祠名曰正學　祀毛忠於甘州城東賜祠名曰武勇　初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紿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沒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家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周或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刑部典吏徐珪抗疏言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伏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

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爲從令旁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及此女於市謫鎮撫司官戍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衞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涖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

司之人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雖死不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旣而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爲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

十年春正月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周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已而帝從鎭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閑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旣而勘者及巡撫都御史高銓言閑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敕

諸王輔導官毋導王奏請　罷太倉州於太倉衞城析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益之　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李廣以燒煉齋醮寵二月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甚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淸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頗感動　大計京官楊守阯方掌翰林院事疏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此始　三月辛

亥以旱霾修省求直言　觀政進士孫磐言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淸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瘝時不能用　戶部主事胡爟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見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旣畢賜茶而退自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

始再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先是有詔以下旬御
經筵楊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
講有幾且經筵起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卽輟一旬
之日講也報聞　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庭宴帝如廁
鶴齡倚酒戴帝冠他日復窺御帷長隨何鼎持大瓜欲擊之奏
言二張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衞獄問主使
曰有問爲誰曰孔子孟子也龐泮言鼎狂直宜容楊鵬戴禮得
罪先朝乃夤緣入司禮監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
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周經及
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疏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使李廣
杖殺鼎　夏四月給事中葉紳陳八事劾尚書徐瓊童軒侯瓚

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瓛張誥張岫等二十八乞賜
罷斥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
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擬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
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眞
人王應裿輩稱廣爲教主眞人廣卽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
假果戶爲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咸
取勢逼致民破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鎭
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
張縉等亦以爲言不聽　時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
論救何鼎待罪者久徐溥等以爲言乃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
弗問　五月徐溥以年滿七十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人戰死己巳犯
大同鎭兵禦之亦敗績時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給
事中屈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
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
　六月己卯戶部侍郎劉大夏兵部侍郎李介並兼左僉都御
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餉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
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
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
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
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介至大同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
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俾償所逋馬價邊人亦咸悅　秋七月

癸丑都督楊玉帥京營軍備永平　封王淸爲崇善伯源之弟
也　火篩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
滽以王越名上冬十月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邊務
兼巡撫越言甘鎭兵弱非藉延寧兩鎭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
鎭解巡撫事從之　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黑
麻阿黑麻悔十一月庚子歸陝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故廷
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陝巴前議廢令使
暫居甘州俟衆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令復舊業從
之尋令王越兼經理哈密　初黔國公沐琮無子撫從孫崑爲
後琮卒崑當嗣西平侯雲南守臣言雲南人知黔國公不知西
平侯侯之恐爲所輕帝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自是遂爲故

事　工部主事盛應期轄濟窰諸牐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窰畏應期投鹽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之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錦衣衛獄璋莞衞河亦忤中貴者也獄具並降邊方驛丞　析湖廣房縣之潭頭坪置保康縣
　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川水災
十一年春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貢　布政使陶魯卒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板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用之賊善偵終不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斬馘二萬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嘗言治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

每平賊輒置縣建學以興教化　三月己亥皇太子出閣就學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乃以王鏊兼諭德改侍讀楊廷和爲中允侍講梁儲爲洗馬編修蔣冕兼校書修撰毛紀等同侍講讀謝遷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掌詹事吏部侍郎吳寬等言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夏五月戊申甘肅參將楊翥敗小王子於黑山　秋七月己酉王越分兵三路襲小王子於賀蘭山後敗之斬四十三級獲馬駝百餘　河決歸德管河

員外郎謝緝請亟塞決口遏黃水入徐以濟漕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二洪從之　癸亥徐溥致仕　八月虜入遼東都指揮王臣戰死　析廣東新會縣地置新寧縣　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　九月王越言哈密不可棄陝巴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小列禿乜克力諸部以奬前勞且責後效報可　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及是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周經上疏力爭帝以己遣不聽　冬十月丙寅命工作不得役團營軍士　先是李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又詔修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何孟春抗疏極諫不聽及毓秀亭成幼公主殤甲戌夜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

歲忌太皇太后移居仁壽宮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飮酖死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邪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司設監爲廣請祭葬祠額健等力諫乃罷葬費祠額弗給　丁亥敕羣臣修省求直言罷明年上元燈火　御史胡獻言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

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等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爲內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　檢討劉瑞請罷醮壇時召內閣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李廣門下內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來覬

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宮興濟眞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與岐衡雍汝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不急者都勻之捷鄧廷瓚言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啟其釁請追正欺妄之罪報聞　給事中叢蘭言六事極論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以罪擯斥復夤緣還京其罪不可赦吏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詿誤諸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內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戶代之宜釐正章下所司　帝疑李廣有異書使使卽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且命言官指名劾奏諸交結者走張鶴齡求解

羅玘言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惡啟遠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見籍記遽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攻摘且玷終身臣請降敕密諭使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爲朝廷羞而仕路亦清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交章劾玘妄言亂聽且言尚書屠滽白昂必不可不去帝竟從玘言　十一月壬子免陝西織造羊絨、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雍王祐橒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周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胡獻之上書也張鶴齡及韋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錦衣衛獄南京守備魏國公徐俌上書救不聽謫獻藍山縣丞久之釋易俌欽之孫也

初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絲繒易馬番人因闌入私易鐵器既出塞復潛兵掠蔚州陷馬營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瓛鎭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已而事發吳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備廢弛士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瓛等貪利畏敵蕩無法度英落職瓛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璵等俱逮問　乙酉罷福建織造絨布　言官劾李廣黨皆及王越越聞憂恨十二月卒於甘州贈太傅謚襄敏越姿表奇偉入歷邊陲知敵情僞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獎拔士類籠罩豪俊其膽智過絕於人睦族敦舊振窮卹貧如恐不及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其死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庚子禁中外奢

靡踰制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緣邊諸縣因奏減防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賚費數萬計鍾又以所部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上言關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庳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壖地馬文升等覆奏行之

壬子以淸寧宮災詔赦天下　虜寇遼東都指揮劉剛戰死

免山西陝西南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周經等言鹽筴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

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免慶成宴　先是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頻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監生江瑢劾劉健李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瑢於獄健東陽力救得釋　二月壬辰免山東被災夏稅　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

　李東陽與典誥敕侍郎程敏政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詔展放榜期敏政毋再閱卷其所錄者東陽及同考官覆校經寅卷皆不在選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林廷玉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昶經寅及敏政先後下獄坐經嘗贄見敏政賄其家僮得試題寅嘗從敏政乞文並黜爲吏敏政勒致仕昶言事不實調南京太僕寺主簿廷玉謫海州判官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或言傅瀚欲奪敏政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初昶等下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言給事中胡易等皆昶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錦衣衛獄比昶獄成胡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始令復職寅江南才士舉鄉試第一既黜歸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陽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年五十四而卒　初王驥平麓川與之約誓非總兵官符檄不得渡金沙江及張誥等討孟密調孟養思陸兵戮力思陸遂遣大陶孟倫

索帥蠻兵象馬過江已襲據騰衝之蠻莫又合木邦兵攻孟密鎮守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爲請朝貢三月雲南巡按御史謝朝宣言蠻莫乃水陸會通之地蠻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雲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宜裁金騰添設太監嚴鎮夷關守備驅思陸令歸江外移騰衝司於蠻莫幷木邦孟密不得窺伺乃爲萬全之策詔下鎮巡官議之　夏四月癸巳敕宣大延綏備邊

田州土知府岑溥爲子猇所弒猇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來迎驥慮蠻奪己權殺其使蠻帥兵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乃調思恩岑濬以兵納猛濬受驥賄納其女挾猛約分其六甲地北至田州蠻拒不納驥以猛奔思恩幽之鄧廷瓚檄副總兵歐

磐攝濬久乃出猛置於會城得奏命猛襲知府驥濬要洒城岑接東蘭韋祖鋐各起兵攻蠻接祖鋐入田州殺掠八百餘人驅之溺水死者無算濬攻舊田州據之殺掠五千餘人蠻逃去磐及參政武清詣田州勘治督兵送猛還府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應詔馳疏請復建文帝尊號下禮部議格不行　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五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　六月甲辰闕里先聖廟災衍聖公孔以和方在朝故衍聖公以敬帥子弟奔救素服哭廟蔬食百日以和還亦齋哭如居喪詔遣侍讀學士李傑慰祭　秋八月免河南南畿被災夏稅　遼東總兵官李景與巡撫都御史張玉鎮守中官任良掩殺三衛冒功三衛訴於朝命副都御史顧佐往勘　國子監缺祭酒部議起謝鐸帝素

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鐸屢辭不許　初普安州土判官隆暢妻死娶雲益州土知州安民女米魯爲後妻已而出之暢老子禮襲與暢不相能米魯居父家與營長阿保通因令阿保諷禮迎己禮遂與阿保同烝米魯暢聞怒立殺禮燬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鮓等攻暢暢走雲南貴州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錢鉞和解之米魯於道中毒暢死九月壬午與阿保據寨反暢妾適烏與二子別居安南築寨圍之又別築三寨於普安令阿鮓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建黃纛官兵不能制俊禮之孫也　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贈太師謚文靖溥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

繫言官委曲調劑帝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　石城王宸浮與母弟宸浦庶兄弟宸潤宸灉互訐奏得其淫縱殺人事宸浮宸浦並革爲庶人宸灉宸潤奪祿　甲申重建清寧宮成太皇太后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劉健等諫不聽冬十一月太皇太后還居清寧宮　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嘗遣中官齎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劉健等皆力諫帝重違兩宮意不聽長寧伯或有賜田侵及官地有司請釐正之帝不許太皇太后曰奈何以我故骫皇帝法使歸地於官　岑濬之攻田州也以間劫龍州奪其印納故知府趙源妻岑氏又匿黃驥於家濬嘗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帥府令毀之不聽歐

磐自田州還乘便毀其城濬帥兵來拒殺官軍二十餘人官軍敗之俘其目兵九人卒夷其城鎮巡官檄濬受撫并令反侵地罪首惡納龍州印并官私財物不聽於是鄧廷瓚言濬罪惡宜調官土兵分哨逐捕按問其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爲州毋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　給事中張時行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愼重

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宂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廛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　十二月建陽縣書坊火

明紀卷第二十二終

明紀卷第二十二終

明紀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登訂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給事中許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今玆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尙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災變之作似欲一掃積習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學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報可

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刑官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於是乎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浸格不用宜及時詳定庚寅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九卿執奏乃不果改自是律例並行網亦少密　初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都御史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周經抗章執奏命戶部侍郎許進太監朱秀覆勘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畝徵

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卹
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
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
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
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
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
乙未嚴旌舉連坐之法　獞賊劫平樂府魏橋殺推官吳景輝
夏四月勒任戶同京李杲張玉致仕　甲午彗星見　火篩
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止二
十餘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敵
誘杲入伏中騎七千餘譟而出橫突官軍陳離爲五亡軍士千

餘裨將死者五十二人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列營甚近逗遛
不敢進杲遂大敗乙巳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
監軍許進提督軍務禦之杲等皆論死巡撫都御史洪漢總兵
官王璽奪官謫戍有差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京師戒嚴
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丙辰召劉健等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
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
爲言帝頷之韶塤之弟也　火篩復以五萬餘騎入大同左衛
陳銳無將略與副總兵劉寧不協止諸將毋戰敵大掠八日癸
亥游擊將軍張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爲策應而親
禦之荊東莊依河結營力戰敵始卻帝聞大喜立擢俊都督僉
事代王璽爲總兵官　吳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

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
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
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倘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杲阮
興趙杲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
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鎮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
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懾强敵壯國勢乎此任人足
憂也政多舛乖民日怨咨京軍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凱恩
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
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踣二千匹此天
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
經略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

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
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多言詆毀切責之　工部尚書徐
貫刑部尚書白昂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吏部尚書屠
滽並致仕編修吳一鵬上疏請留經不聽廷推馬文升代滽御
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爲然六月召倪岳爲吏
部尚書而加文升少傅　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采辦
物料　給事中御史劾陳銳金輔玩寇庚子召還朱暉及太監
扶安往代益兵禦寇　侍郎史琳爲右都御史經略紫荊關
秋七月起劉大夏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童
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　己巳京師地震　鄠縣民得玉
璽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獻之朝禮部尚書傅瀚等言秦璽完

毀具載餙册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倣爲之且太
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
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　初周世子安潢與弟
平樂王安泛義寧王安涘爭漁利置囹圄刑具集無賴爲私人
其父惠王同鐮戒之不從惠王薨羣小交構安潢奏安泛壞社
稷壇營私第安泛亦誣奏安潢諸陰事頃之安潢卒子睦㰘幼
安泛侵世子妃安涘亦訐妃出不正其子不可嗣命太監魏忠
刑部侍郎何鑑按治安泛懼益誣世子毒殺惠王世子妃淫亂
鑑等奏其妄八月廢安泛爲庶人幽鳳陽安涘亦革爵　辛卯
振江西水災　九月復置陝西靈州於河口靈州所城直隸布
政司　行人王雄上疏極言朱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

重將權中官謂雄阻軍下錦衣衞獄謫淚穹縣丞　冬十月戊
申兩京及鳳陽府地震　小王子諸部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
火餙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不能禦命戴珊尋移俊鎮宣府
　馬文升以饟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謝遷曰先朝以南
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
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倪岳亦爭之議遂寢　小王子部入居
河套犯延綏神木堡鎮巡官俱得罪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咸陽長
安諸縣潼關諸衞地震連日有聲如雷河南陝州永寧盧氏二
縣平陽府安邑榮河二縣俱震有聲蒲州連震至九日朝邑縣
至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壓死人畜甚衆縣東地坼水溢成河

　吏部侍郎王鏊言昨火餙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
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
日火餙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
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
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
振也望陛下大奮乾綱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
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尙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
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爲聲援厚卹沿邊死事之家召募
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
敢長驅深入從之　馬文升言陝西地震此外寇侵凌之兆今
火餙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

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閑地日視二
朝以勤庶政撤陝西織造內臣振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
立召還　南京右僉都御史林俊上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
臣之禍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占役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
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
儲巏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　二月己
亥罷陝西織造中官　初御史何舜賓謫戍廣西慶遠衞遇赦
還所居蕭山好持吏短長蕭山知縣鄒魯者亦以御史謫官貪
暴狡悍舜賓求其陰事訐之兩人互相猜邑有富人奏舜賓以
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下所司嚴治魯隱其文牒捕舜賓徑解
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餘干昌國寺夜以溼衣閉其口

壓殺之復捕其妻子舜賓妻朱氏子競逃之常熟已而魯遷山
西僉事將行競乃潛歸與族人謀合親黨數十人各持械伏道
旁伺魯過奮擊之矐兩目鬚髮盡拔競欲殺魯眾勸止乃與魯
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冤詔遣刑部郎中李
時等雜治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毆知縣篤疾律俱絞
朱氏復撾登聞鼓訴冤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
覆治眾辭伏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徒三
年法司改議競聚眾持凶器傷人遣戍魯如廉等議從之競後
遇赦得歸又九年卒自喪父衰服終其身　南京鴻臚寺卿陳
壽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
互相應援軍聲始振夏四月火篩連小王子諸部大入延綏寍

夏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
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襲擊斬獲甚多　史琳
請濟師庚辰工部侍郎李鐩督延綏邊餉戊子朱暉佩大將軍
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寍五將往而以太監苗逵監
其軍與琳分道進師延綏　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
職分既卑聽其指使以外簾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實則關節
乞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員主考
庶前弊可革時未能從　內使劉雄怒儀真知縣徐淮廚傳不
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淮繫詔獄許天錫及御史馮允
中論救卒調淮邊縣　戊戌免陝西山西物料　五月庚戌振
大同被兵軍民免稅糧　辛酉免陝西被災稅糧　戊辰重建

闕里先師廟　命各布政使上地里圖　思陸與思揲搆怨不
已巡撫雲南都御史陳金奉詔發緬甸干崖隴川南甸諸部兵
聚糧十二萬爲征討計而遣副使曹玉參議郭緒往撫之參將
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
軍至干崖遇玉戒勿進玉從之緒不可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
南甸峻險不可騎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
以象輿來緒乘之行毒霧中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
手自爲檄諭以朝廷招徠意譬曉禍福甚備思陸得檄聞使者
纔數人與其下相顧驚愕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卻之出
敕諭宣示思陸繼至緒先敘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
酋咸俯伏呼萬歲乃盡出所留使人還所據蠻莫等地十三處

撤象馬蠻兵渡金沙江而歸　章懋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
以親老堅不起帝登用羣賢眾議兩京國子監當用名儒乃起
謝鐸爲祭酒六月南京祭酒缺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
秋七月丁未朔泰寍衛賊犯遼東掠長勝諸屯堡部議令守臣
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賞屈伸等言在
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攘之道犯邊不以
爲罪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
之道帝悟書不果遣時遼東屢失事巡撫都御史陳瑤等以捷
聞伸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遣使按治　初潮河川
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弋福給事中馬予聰等
劾洪鍾巡撫張烜等請罷役不聽及是工成侍郎張達偕司禮

中官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
伸等劾鍾欺妄三罪諸給事中御史及兵部皆請逮鍾帝以鍾
爲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焦俊錢鉞發十衞及諸土兵萬
三千人分道討米魯責安民殺賊自贖民乃攻斬阿保父子於
查剌塞米魯亡走俊等責民獻米魯民陰資米魯兵五百襲殺
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爲女土官貴州副使劉
福陰索賂於米魯故緩師賊益熾會俊卒鉞及總兵官曹凱鎮
守中官楊友再發兵進討大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吳遠被擄普
安幾陷癸亥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
往討　朱暉等至寧夏寇已飽掠去苗逵見陳壽奏捷豔之欲
乘勝擣巢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訾壽請出牧近塞就水草

衆有難色壽跨馬先行衆皆從之省費數十萬逵檄大同宣府
卒爲探騎張俊持不遣逵遂劾俊部議俊所守當帝宥俊而命
發卒如逵言丁卯暉逵史琳以五路之師夜襲小王子於河套
寇已徙帳暉等斬首三級獲馬駝牛羊千五百而還　庚午分
遣給事中御史清理屯田　小王子以十萬騎分道而入閏月
乙酉都指揮王泰禦之於鹽池敗死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
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考察兩京及在外武職官亦五年
一考選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十年始一考察法太闊略章下所
司　初宣府參將王傑有罪巡撫都御史雍泰劾之下泰勘問
泰又請按千戶八人帝以泰廣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
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

帝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
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壻納賂事法司覈上褫爲民
　戊戌振兩畿江西山東河南水災　八月己酉免河南被災
稅糧　火篩諸部犯固原大掠韋州環縣萌城靈州副將魯麟
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之孔壩溝琳大敗麟不救敵遂轉掠
平涼慶陽戕殺慘酷關中震動　己巳減光祿寺供應如元年
制　火篩諸部犯寧夏東路是時兩鎮將嬰城不敢戰朱暉等
亦畏怯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級還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聞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丁亥大理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
王質分道募兵於延綏寧夏甘肅涼州　言者謂秦紘有威名
雖老可用甲辰詔起紘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

務召史琳還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陳亡將士掩其骼奏
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卹軍士戰沒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
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帝以
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
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
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
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
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
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
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
天下幸甚　冬十月甲寅吏部尚書倪岳卒年五十八贈少保

謚文毅岳爲吏部年餘嚴絕請託不徇名譽尤善斷大事每盈
廷聚議決以片言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
人多傳錄之　楊友等遣人招米魯米魯揚言欲降益擁衆攻
圖普安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勢愈熾遂乘間劫執友右布政使
閭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死焉
岐王祐棆薨無子封除　延綏之役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
死者偏野諸郡困轉輸廷臣連章劾苗逵朱暉史琳罪帝不問
十一月逵等上擣巢有功將士萬餘人劉健及吏部尚書馬文
升持之帝先入逵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
癸巳刑部侍郞何鑑大理寺丞吳一貫振卹南畿山東河南饑
民　十二月戊辰遼東大饑振之　巡按浙江御史陳銓言致

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退休十餘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
禮異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　寇出河套
免湖廣江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畿內被災稅糧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朱暉帥師還帝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屆
伸等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
奉何詔書且此一役也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
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餘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
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
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朱暉苗逵及都御史
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置重典帝不聽以暉總督團營領三
千營右府如故　二月癸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三月癸未罷

饒州督造瓷器中官　夏四月壬寅朔卹京城貧民　復設南
京國子監司業以羅欽順爲之虛祭酒位以待章懋　小王子
入遼東清河堡至密雲五月西掠偏頭關　初寇未入河套平
涼固原皆內地無患自孛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臨鞏
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秦紘乃拓治城郭招徠
商賈建改爲州身畱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
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
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
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强幹弱枝之道請自
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鎭但選知兵宿將
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爲家軍以將爲命自樂趨役而有戰

心計之得者也紘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
劉健請蚤朝辰未二時奏事從之　吳世忠請大同增置墩堡
以閒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稅下所司議行　庚子免湖廣被災
稅糧　馬文升改吏部帝召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大夏屢辭六
月始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
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
故辭耳帝默然　詔劉健等擬釋迦啞塔像讚健等辭許之
鎭遠侯顧溥卒謚襄恪溥清愼守法卒之日囊無餘貲張懋出
布帛以斂　升陝西開城縣爲固原州　給事中吳仕偉言誠
意伯乃功臣其子孫不當爲博士秋七月己卯以劉瑜爲處州
衞指揮使世襲祿之孫也　王軾至貴州以便宜調廣西湖廣

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八合貴州兵分八道進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參將趙晟破六壁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進解安南衞圍通及曹愷都指揮李政亦各破賊砦賊還攻平夷衞及大河扼勒諸堡陳金以雲南兵連破之賊遁歸馬尾籠寨官軍聚攻益急土官鳳英等格殺米魯餘黨遂平凡用兵五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己丑捷聞帝大喜嘉勞召軾還　辛卯命各邊衞設養濟院漏澤園　八月遼東巡撫韓重劾鎭守中官廖玘給事中鄒文盛郎中楊茂仁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朶顏三衞屢擾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茂仁茂元之弟也　庚戌以南京鳳陽霪雨大風江溢爲災遣使祭告敕

兩京羣臣修省　劉健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馬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帝皆褒納劉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不果行　御史車梁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衞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霆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錦衣衞獄給事中御史交章論救得釋　致仕尚書項忠卒家居二十六年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倜儻多大略練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光祿寺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戊子命乾明門

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放減有差存者減其食料　火篩諸部復以五千騎犯遼東長安堡副總兵劉祥禦之斬首五十一級敵乃退　冬十月癸卯太監李興請辦明年元夕煙火有詔減省工部尚書曾鑑請盡罷之從之　戶部尚書侶鍾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饟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帑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損節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帝命下羣臣議　十一月壬申瓊州黎賊符南

蛇作亂　甲午罷廣東采珠　十二月己酉大明會典成　辛亥帝有疾不視朝　初太祖以西番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著令以蜀茶易馬資軍中用久而寖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帝用劉大夏薦擢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往陝西督理之　致仕尚書何喬新卒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六年春正月癸酉遣官代享太廟　思陸遣陶孟招剛等入貢雲南鎭巡官言蠻莫等地今始平定既不可復與木邦孟密又不可割畀隴川干崖南甸宜暫於騰衝歲檄官軍四百分番守之思陸前有助平思揲功今悔禍納款請賜以名目冠帶部議蠻莫等處本木邦分地宜仍還之思陸名目冠帶不宜輕畀

時思陸覬得宣慰司印部執不孚於是仍數出兵與木邦孟密
仇殺無寧歲　二月辛丑帝視朝　戊申大祀天地於南郊賜
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秦紘見固原迤
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
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
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
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紘乃奏
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强寧夏怯弱矣
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
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
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

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
爲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紘策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
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　江西民王武爲盜巡
撫都御史韓邦問不能靖命林俊巡視俊身入武巢武請自効
悉禽賊黨詔以俊代邦問俊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
　僉都御史張鼐巡撫遼東時軍政久弛又許餘丁納貲助驛
遞給冠帶復其身邊人競援例避役鼐言不可因條上定馬制
核屯糧清隱占稽客戶減軍件數事悉允行尋劾分守中官劉
恭貪虐罪三月請築邊牆自山海關迄開原靉陽堡凡千餘里
　夏四月辛亥敕宣大嚴邊備　章懋服闋復固辭不允始涖
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

泣樾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　夏五月衍聖公孔以和卒
以敬子聞韶襲以和生七月而孤奉母孝與以敬友愛無閒言
　初雲南景東衞言雲霧黑暗晝夜不別者凡七日宜良地震
如雷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陳金等先後以聞戊子敕
羣臣修省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察官吏問民疾苦　詔劉
健等編通鑑纂要　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六月中官
鄧瑢以請帝又許之曾鑑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　符南蛇衆
至數萬總兵討之不下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令副使胡富調
狼土兵繼進戶部主事馮容言黎人之亂乃知府張桓余濬貪
殘苛斂所致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
則復舊職不數月可奏績劉大夏奏行其策秋七月南蛇圍儋

州富與參議劉信往覘賊突至信被殺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
退富還益兵討平之　申王祐楷未就藩薨無子封除　升江
西寧縣爲州　初廷臣議侶鍾疏條上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
收軍匠清騰驤四衞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
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凡十二事多權倖
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復以爲請乃報可而事關權倖者
終格不行　九月丁丑振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被災軍民
時南畿米價翔踊參贊尚書韓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
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萬六石米價爲平
　進建昌伯張延齡爲侯　冬十一月甲戌曾鑑言諸省方用
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造器物及明年上元煙火龍虎山

上淸宮工作從之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二月丙午免淮揚
浙江物料　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千戶黃珍言其將引
北寇攻宣府巡撫都御史劉聰信之株連數十家及逮訊無驗
刑部尙書閔珪奏止坐道明一人誅之餘悉得釋珍抵罪聰亦
下獄貶官　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請毀濟寧墹城石堰而築
墹城迤西春城口子決岸疏洸口至濟寧壅塞帝命李鐩往勘
言墹城石堰一可遏淤沙不爲南旺河之害一可殺水勢不虞
戴村壩之衝不宜毀近堰積沙宜濬其洸口不可疏宜疏柳泉
至濟寧汶泗諸水會流處二十餘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內防民
田堤卑岸薄宜與戴村壩修築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郞高銓振應天饑　御史陳

茂烈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壬午嚴誣告之禁　初江西王府
徵歲祿率倍取於民以林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
抑之王請易琥珀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京鄙之求
吳王几杖之賜宸濠怒伺俊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
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　初廣東歸善縣開鐵冶有司課
外索賂唐大鬢古三仔等因作亂二月潘蕃調兵討平之　楊
一淸言我朝以陜右宜牧設苑監跨二千餘里今諸監皆廢牧
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尙無不足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爲
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淸平地狹土瘠
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淸平二千黑水千五百足供三
邊用惟宜多蓄種馬增滿萬匹請支太僕馬價銀買補又養馬

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囘籍者及發邊衞充軍者增
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
廐馬旣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帝皆從之　甲寅減供用物料
己未嚴讖緯妖書之禁　庚申免浙江被災稅糧　劉大夏又
申前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
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
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
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
官司禮監覈奏四衞勇士御馬監具疏以聞餘悉如議制下舉
朝歡悅　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眞
人劉健等力諫得寢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氏崩　樊瑩至

雲南劾鎭巡官罪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東之變乃
指揮吳勇侵官帑圖脫罪因雲霧晦冥張其事劾罪之而還
小王子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　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劉健
等曰陵有二隧若者窒若者可通往來皆內臣所爲此未合禮
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爲國如此先帝亦不
得已耳欽天監言通隧上干先帝陵堂恐動地脈朕已面折之
窒則天地閉塞通則風氣流行因問祔廟禮健等言祔二后自
唐始也祔三后自宋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曩者定議合祔孝
莊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
不敢復論帝曰二后已非況三后謝遷曰宋祔三后一繼立一
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

耳祖宗來一帝二后今並祔壞禮自朕始且孝穆皇太后朕生
母也別祀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稍寬朕欲奉太皇太后於此
他日奉孝穆皇太后於後歲時祭享加太廟其會羣臣詳議以
聞癸未禮官集議典誥敕尚書吳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別廟衆然之於是張懋馬文升等上議曰宗廟之禮乃
天下公議非子孫所得私伏覩憲宗敕諭有曰朕心終不自安
竊窺先帝至情以重違慈意勉從並配之議羣臣欲權以濟事
不得已而爲此議也據禮區處上副先帝在天遺志端有待於
今日帝復召健等至素幄袖出奉先殿圖指西一區曰此奉慈
殿也又指東一區曰此神廚也欲於此地別建廟奉遷孝穆皇
太后神主併祭於此健等皆對曰最當制遂定　夏四月戸部

員外郎席書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傷
寢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
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
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
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
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太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古
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奬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
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此何理也乞陛下以臣所言弊
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羣臣條奏興革竟
下所司　岑濬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陷田州
岑猛僅以身免掠其家屬五十人潘蕃諭濬罷兵不從乃請調

三廣兵討之鄒文盛方叢兩廣軍儲上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
蠻田州之千城參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敕
房供事參議岑業濬之從弟爲彌縫於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
人而後行討業遂乞養去淸尋以考察罷　己酉葬孝肅皇太
后於裕陵　閏月辛酉朔闕里先師廟成遣李東陽祭告　庚
午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亥以四方災荒敕羣臣修省　庚辰
命諸司詳議害民弊政劉大夏復上數事　五月壬辰罷南京
蘇州杭州織造中官　陞廣西河池縣爲州析湖廣武岡州地
置城步縣析綏寧縣地益之　李東陽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
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
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戸口消

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
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瘠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
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
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
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軍士供役
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
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
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
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
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
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

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經歲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采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　東廠偵事者發佀鍾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召秦紘代之　許天錫言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爲期通行考察其大僚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

銜侯天心既囘徐還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十四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陵奢暴蠹蝕民膏膏粱厭於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敕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永爲定制帝善之六月乙亥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聽命著爲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不行　劉大夏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剋之狀極言之帝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過半安得不窮帝歎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　帝聞韃靼諸部謀犯大同辛巳召劉健李東陽於暖閣議邊務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健等退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　癸未火篩入大同殺墩軍指揮鄭瑞力戰死別部犯宣府及莊浪守將衞勇白玉等禦卻之

帝惑苗逵言銳欲出師秋七月壬辰再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健等皆力諫帝召劉大夏問曰卿在廣知苗逵延綏擣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穉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

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柰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乃不出師癸巳李鐩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叢蘭分道經略邊塞甲午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分理邊饟　禮部尚書典誥敕吳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寬行履高潔不爲矯激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李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坐死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

議以聞謝遷嘗言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犯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衞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空名支饟其弊尤甚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是時健等同心輔政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呼爲先生而不名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而已帝察知劉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因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

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帝嘗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謝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戴珊亦被帝知遣滕宴見尤數珊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大夏爲言珊實病帝曰主人留客堅客則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去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　大同巡撫都御史劉宇私市善馬賂權要劉大夏因召見語及之帝密遣錦衣百戶

邵琪往察宇厚賂琪爲之抵諱後大夏再召對帝曰健薦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豈可用哉由是知內閣亦未可盡信也宇聞以大夏不爲己地深憾之　掌國子監侍郎謝鐸致仕鐸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卹之死者請定制官爲之斂　初有命考察給事中吳蕣王蓋連疏詆馬文升戴珊且言珊縱妻子納賄御史馮允中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蕣蓋錦衣衞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諼者得志帝命上兩人事蹟八月黜蕣爲民蓋閒住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帝不納　戊辰命天下撫按三司

官奏軍民利病士民建言可采者所司以聞　甲申免南畿被災夏稅　丁亥召馬文升戴珊史琳至暖閣諭以明年考察務訪實跡秉公黜陟以求至當以文升年老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　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衞祖宗意亦當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衞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衞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九月庚寅諭法司不得任情偏執致淹獄囚　甲寅太常寺少卿孫交經略宣大黃花鎮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敵騎馳突　丁巳御暖閣諭劉健等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動淹歲年非所以示勸自今奏報以遠近立限違者詰治諭講

官進講直言毋諱　太僕寺少卿儲巏言古者左右史記注言動典至鉅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與聞史官莫由紀錄恐歲月縣遠傳聞各異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報可　秦紘以年老連章乞致仕冬十月許之歸月廩歲隸如制紘在事三年四鎭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　冬十一月戊子罷雲南銀場　初遼東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廢斌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寧衞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毛喇關掩殺他衞三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張鼐等遂奏捷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移牒駁勘斌婦弟指揮楊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隙詐爲前屯衞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事未報而獻臣以他故爲東廠緝事者所發徵下獄帝命吳一貫及錦衣衞指揮楊玉會巡按御史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令逮諸人會訊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䘏茍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帝御午門親鞫之曰彼賊也殺之何罪而當以死玉委罪一貫帝問一貫對曰臣固嘗疑之帝曰罪疑則當從輕何以從重一貫語塞帝

欲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之語則珪所爲無足異也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乃謫一貫嵩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欽論死斌以下並宥之仍紀天祥等功帝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及滿倉兒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　十二月庚午申閉糴之禁　甲申免湖廣被災秋糧　陝巴嗜酒掊克失衆心部下阿孛剌等咸怨阿黑麻幼子眞帖木兒年十三其母卽罕愼女也阿孛剌等迎之使主哈密陝巴懼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剌與寫亦虎仙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爲番衆所服令還輔陝巴百戶董傑與偕行傑有膽略既抵哈密阿孛剌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奄克孛剌等謀召阿孛剌等計事立斬之其下不敢動乃令陝巴還哈密眞帖木兒還土魯番會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爲速檀與諸弟相仇殺眞帖木兒懼不敢歸願倚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邊臣慮與陝巴隙居之甘州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三萬騎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命楊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戶部侍郎顧佐理陝西軍餉　甲辰小王子陷寧夏清水營指揮仇鉞總兵李祥擊走之　江西賊攻瑞金縣知縣萬琛帥民兵數十人迎戰殺

賊二十餘人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而死賊至廣昌知縣王祐亦戰死　二月兵部左侍郎熊繡清釐騰驤四衛勇士尋令內臣所進勇士必由兵部驗送乃給廩五年籍其人數著爲令　崇明縣賊施天泰降宥死并家屬遣戍　帝覽天下戶籍視國初反減咎有司溺職戊辰御奉天門諭戶兵工三部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戶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卹無方因循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　掌詹事府學士張元禎請講筵增講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人嘗充講官帝特設低几聽之　戶部郎中李夢陽應詔上書陳二病曰元氣之病謂士氣日衰曰腹心之病謂中官日橫三害曰兵害民害莊場饑民之害六漸曰匱

之漸盜之漸壞名器之漸弛法令之漸方術蠱惑之漸貴戚驕恣之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辯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愬帝遂下夢陽錦衣衞獄指揮使牟斌傅輕比得不死羅玘言壽寧侯託肺腑當保全夢陽夢陽不保爲侯累帝深納焉未幾宥夢陽奪其俸金夫人愬不已帝弗聽會帝游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得聞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弗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　奸人徐俊等造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

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三月南京御史李熙等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矣倘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　夏四月戊寅刑部侍郎何鑑兼僉都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閱實戶口撫輯流民　甲申帝不豫五月庚寅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卽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辛卯帝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帝方釐諸弊政凡所欲興罷者健等悉以遺詔行之下中官張瑜太醫劉文泰高廷和獄給事中邊貢劾其用藥之謬故也　壬寅太子卽位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賦

小王子乘喪大入宣府連營二十餘里張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寇由新開口毀垣入稽邀迎敵玉等各帥所部拒於虜臺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衞城士馬死亡無算戊申敗聞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勸懲不宜偏廢乃許贖罪　庚戌苗逵監督軍務朱暉爲征虜將軍充總兵官史琳提督軍務帥京軍往宣府禦寇　禮部尚書張昇言大行皇帝初崩眞人陳應循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以祓

除帥其徒入乾清宮請置之法詔奪眞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逐之　工部言大行皇帝遺詔惓惓以節用愛民爲本乞敕內府諸司凡葬儀冥器山陵殿宇務從減省帝是其言　劉瑞疏陳端治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磨佘濂等　潘蕃與鎭守太監韋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調集兩廣湖廣官軍土兵十萬八千餘人令參政王璘副使姜綰副總兵毛倫湖廣都指揮官纓等分六哨進討岑濬賊分兵阻險拒敵官軍奮勇援崖而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之六月濬死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級四千七百盡平其地自進兵及班師僅踰月蕃還討南海豐湖賊禰元祖指揮使張祐先登遂

平之銳忠之孫也　楊一清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湖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英裁鎭守中官亢費軍紀肅然英宏之子也　延綏副總兵曹雄參將王戟游擊將軍姜漢分道援大同宣府　寇入蔚州廣昌　初蔚州民田多爲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翀等往勘皆不能決復命大理寺少卿張泰偕錦衣官會巡撫都御史周季麟再勘泰密求得永樂間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民者九百三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戶部尙書韓文力持之會大喪置中未下及是再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業　占城國王古來卒子沙古卜洛遣使

入貢不告父喪但乞命大臣往封別具奏言安南侵奪狀徵及父卒事給事中任良弼等極言遣使宜愼禮部亦以古來存亡未明請令廣東守臣移文勘報從之　孝肅太皇太后之崩將建新廟而欽天監奏年方有礙廷議請暫祀孝肅於奉慈殿正中徙孝穆皇太后居左從之　初建皇莊七所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　秋七月給事中葛嵩請覈營弊十二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嵩力抗權倖則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營備操旣而中官魏興蕭壽等撓之格不行　小王子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朱暉等奏捷　八月甲寅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潘蕃言思恩宜設

流官岑猛搆兵失地宜降同知俾還守舊土兵部議猛世濟凶惡宜降爲千戶徙之福建而遴選有才望者假以方面職銜分守二府仍賜敕以重其權乃擢雲南知府張鳳爲廣西右參政掌思恩府事平樂知府謝湖以右參政掌田州府事　錄康茂才五世孫江爲世襲千戶　馬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寺少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　劉大夏請撤四方鎭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大夏又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未幾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

帝意乃解而復福敬等官如故舊制監局倉庫內官不過二三人後漸添注或一倉十餘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韓文力請裁汰亦報寢文以即位賞賚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請先發承運庫不許文言帑藏虛請敕承運庫內官核所積金銀著之籍且盡罷諸不急務帝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　丙子召朱暉等還　京師淫雨自六月至於是月　劉健等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餘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

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句校至加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溫詔答之時東宮舊豎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又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爲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大行遺詔罷中官監槍及各城監局瑾皆格不行　給事中劉茝言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愼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琊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

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晉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掩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九月甲午南畿地震　振陝西饑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偉人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入鎭夷守禦所指揮劉經死之　忠順王陝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稱速檀命封爲忠順王　庚午葬敬皇帝於泰陵廟曰孝宗　劉健等以山陵既畢請開經筵帝勉應之十一月甲申御文華殿日講已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不聽

　熊繡既受命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詭冒者萬四千人甯瑾等疏請復舊給事御史交章劾瑾劉大夏亦力爭帝不得已從之而宥瑾等不問　覃奄復薦韋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鎭均州劉大夏及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力爭不聽興遂復用而梁芳卒廢死　初孝宗深悉內臣出鎭之害所遣皆愼選十二月劉瑾勸帝令鎭守者各貢萬金乃盡召先所遣者而易以其黨劉茝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飢虎不若養飽虎不聽瑾尋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　左都御史戴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十二月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復設河南眞陽縣　小王子數萬騎寇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楊一清

帥輕騎自平涼逾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劫寇

明紀卷第二十三終

明紀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閒寇疑大兵至甲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劉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從之

乙酉享太廟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　榮王祐樞乞霸州信安鎮田故牧地也韓文言永樂中設立草場蕃育馬匹以資武備成化時近倖始陳乞爲莊後岐壽二府相沿莫之改正孝宗皇帝留神戎務清理還屯不以私廢公也今榮王就國有期

所請宜勿與從之　給致仕侍郎潘禮月米三石　二月壬子御經筵　帝從太監夏綬請於眞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又從少監傅琢請履畝覈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又從太監張峻請稅寶坻小河往來客貨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抗疏切諫因請革皇莊廷議從之帝命再議韓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內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乃命每莊留中官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劉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撓民不省　乙丑耕耤田　初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韓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

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卽入登極詔中罷之已傒家復奏乞文等再三執奏弗從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會景淸復陳乞文等劾其桀悍請付法司帝不得已始寢前命　初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爲近習所撓劉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淸之阻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姦回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

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誤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卽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

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旣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等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旣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甲申釋奠於先師孔子　何鑑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帝悉採納之　夏四月掌大理寺尚書楊守隨言每歲熱審行於京師而不行於南京五歲一審錄詳於在京而略於在

外皆非是請更定其制報可　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吏部尚書馬文升年八十日懷去志御用監中官王瑞請用新汰傳奉官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劾瑞納賄瑞恚劾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兩廣缺總督文升推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復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文升旣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　初焦芳旣謫久之復遷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歷吏部左侍郎劉健謝遷皆惡之芳日於衆中謾罵健言及餘姚江西人以遷及彭華故肆口詬詈陰結言官使抨擊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言禦邊四事以希進用帝卽位閹宦日用事芳益深自結會戶部言會計不足

廷議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
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耶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檢索
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馬文升去遂擢芳吏部尚書　帝
始微行　先是劉大夏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
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以言不見用
數上章乞骸骨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事中王翊
張襘請留之不報　丙申減蘇杭織造歲幣　馬文升之去也
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劉澁
恐耆德益疎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澁言詔爲飭言官毋
挾私妄奏　先是衢州知府沈杰言宋建炎中衍聖公孔端友
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爲聖廟賜田五頃以奉祭

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讓爵於居曲阜之族弟治自是之後衣
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
事仍減祭田之稅以供祀費帝可之六月授彥繩翰林院五經
博士子孫世襲世以孔氏在曲阜者爲北宗在西安者爲南宗
　辛酉禁吏民奢靡　免陝西被災稅糧　大風雨壞郊壇獸
瓦　庚午劉健等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
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
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
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鬭之象不可施
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
雜交於前臣等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

等言是朕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座隅
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
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聞　諭羣臣
修省　南京御史陸崑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
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
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
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卽
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
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
侍郎張元禎陳淸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
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褒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

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
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
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與南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
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
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厲庶官郎中田岩
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甯張嶺顧璘等二十人皆宜顯
擢章下所司　秋七月己丑有星見紫微西藩外如彈丸色蒼
白越數日有微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庚子
彗星見有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長五尺許掃下台上星入
紫微垣　升昌平縣爲州　兵部尚書許進應詔陳時政八事
極言內監役京軍守皇城內侍橫索月錢諸弊多格不行　御

史趙佑言太監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橛之變豈不爲兩宮憂鎭守內臣鄧原麥秀頗簡靜而劉璟梁裕擠代之戸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儁段循俱貪缘增設乞置瑾等於法罷璟裕毋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咨大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不納張昇及給事中胡煜楊一瑛張禬相繼論諫亦不聽給事中陶諧請以瑾等誤國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謁字令對狀諧伏罪乃已　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趙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遘饑饉將

何以爲計哉韓文亦連疏請命減四之一　八月乙卯太監崔杲王瓚督南京織造　戊子立皇后夏氏　劉健等以帝既大婚請開講九月戊寅御經筵命停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聽　致仕南京左副都御史陳璚卒　授劉閔爲儒學訓導　崔杲等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劉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　楊一淸建議修邊其略曰陜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

靈州地寬衍城堡復疏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疏牆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衞尙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陜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衞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

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衞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劃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衞與武營守禦所兵不足

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鹽州宜增兵備一人横城以北黄河南
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
牆　陸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葛浩貢安甫史良佐李熙姚
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黄昭道王宏蕭乾元言自古奸臣欲擅
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極耳目之娛和
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
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
下嗣位以來天下欣然望治乃寵幸奄寺顚覆典刑太監馬永
誠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
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
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廈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

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祈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
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頞赴訴之無路昨雷震郊壇彗出紫
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横行可恣情縱欲不一
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
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巽順退託自爲謀則
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
絶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　吏部主事孫磐言今
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與矧可使
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
以不永今九邊鎭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剋百端有警則
擁精卒自衞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緣臺司莫敢詰

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
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急務
也　五官監候楊源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
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
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
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
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林則不明第三曰天機
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
願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絶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
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幸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
克修厥德以弭災變源瑄之子也　冬十月劉健等謀去八黨

連章請誅之趙佑與同官朱廷聲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健等持
其章甚力帝遣司禮太監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
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
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小人愈肆
君子愈危且邪正不並立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
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廷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
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韓文退朝對
僚屬語及泣下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爲諫
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帥大臣固爭去八虎易
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
卽屬夢陽草疏丁巳偕諸大臣張懋等伏闕上疏略曰人主辨

奸為明人臣犯顏為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
焉闕臣等伏覩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晩
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
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
優雜劇錯乘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
蠱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
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輩
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相承以至陛下先
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以累

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
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
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
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
入帝驚泣不食使司禮太監李榮手疏至左順門召諸大臣入
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理
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未言文乃抗聲數八人罪吏部侍
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
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裹耶敢
壞國事帝復遣榮及陳寬王岳范亨徐智等詣閣議一日三至
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大臣

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
帝聲色俱厲岳素謇直慨然曰閣議是亨智亦以為然具以健
等語告帝健約文及九卿科道詰朝伏闕面爭兵部尚書許進
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焦芳陰洩其謀於瑾瑾大懼夜帥永成
等伏帝前環泣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
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
帝大怒立命瑾入司禮監收岳等下獄戊午文等復詣闕爭左
都御史張敷華言陛下宴樂逸遊日狎憸壬政令與詔旨相背
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令給事中劉蒞御史
朱廷聲徐鈺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
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歎惑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

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帝皆不聽以瑾掌司禮監聚大用提督
東西廠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岳亨
智充南京淨軍健遷李東陽卽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留東陽
東陽恥之己未再疏乞去不允劉蒞及給事中呂翀抗章乞留
健遷翀言二臣有不可去者五一先帝所簡以遺陛下陵土未
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二二臣之去實由言達計沮不
得其職陛下聽之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
三今民窮財殫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
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四二臣既去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
陛下所為非國家之福五二臣諳練有素非新進可倖今同日
去國新進將益用事不報健遷遂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

何泣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劉瑾欲引焦
芳入閣廷議獨推王鏊壬戌芳兼文淵閣大學士鏊兼翰林學
士入閣預機務芳遂導瑾變亂成法荼毒搢紳濁亂海內每過
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
先賂芳　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姪得林掌錦衣衞事給
事中艾洪力爭不聽　巡按京畿御史劉玉馳疏言劉瑾等佞
倖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政此亂危所自起
況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宫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
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劉健謝遷輔政
不報玉遂引疾歸　劉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
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瑾不學批答

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參
決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南京太常少卿羅玘貽書李東陽
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頫首長歎而已　戊辰
停日講　劉瑾追殺王岳范亨於途箠徐智折臂巡撫山東都
御史朱欽言岳亨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
知岳爲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瑾
讒賊疏至瑾屏不奏　京師霾霧時作楊源言此衆邪之氣陰
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
杖源三十　十一月升浙江安吉縣爲州　劉瑾恨韓文甚令
人日伺文過會有以僞銀輸內庫者甲辰降文一級令致仕謫
郎中陳仁鈞州同知給事中徐昂乞留文原官中旨責其黨護

落文職削其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籍并徐昂名文
出都門乘一籃輿行李一車而已　楊守隨言陛下嗣位以來
左右近臣不能祗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
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致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
月以內劉瑾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方竊攬威
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
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
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二三大臣受遺夾輔今則
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疾今則有
畫策主文依附時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更四方
鎮守之職志欲何爲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於兵刑財

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
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於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
藏竭於上財力匱於下武勇疲於邊陛下猶不覺悟方謂委任
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奮乾剛立置此曹重典遠鑒延熹之失
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疏入帝不省　十二月劉蒞呂翀艾
洪諸疏傳至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應天府尹陸珩錄以
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見之太息於是給事中戴銑李光翰徐
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彥徽等連章請留劉健謝遷而罪
馬永成劉瑾等又言先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
罷傳奉乞官今高得林由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
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高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瑾矯旨

逮之兵部主事王守仁御史陳琳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先後抗章論救守仁琳並下獄良臣亦被逮承慶輔之子守仁華之子也　丁巳命錦衣衛官點閱給事中

景帝廢后汪氏薨詔議祭葬禮王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從之輟朝致祭合葬金山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　癸酉除曲阜孔氏田賦　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恐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至是卒　甲戌晦掌大理寺尚書楊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並傳旨致仕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衡州地裂壞雍府宮室雍王

祐樘薨無子封除　陶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行日遣官代署劉瑾中諸下錦衣衛獄廷杖斥為民　中官黃準守備鳳陽從其請賜旗牌會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　閏月庚戌杖給事中艾洪呂翀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於闕下各三十除名銑創甚卒黃昭道王宏蕭乾元逮捕未至命即南京闕下杖之南京禁衛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三人幾殆王守仁亦被杖謫貴州龍場驛丞陳琳揭陽縣丞降林瀚參政陸珩鹽運司同知與陳壽並致仕鉶趙承慶半祿閒住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冀元亨蔣信等從受業焉　南京御史蔣欽既被杖居三日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為心腹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臣思畝畝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入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懵然不問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

誅瑾以謝天下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茲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再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

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逄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俱生疏入復杖三十卒於獄年四十九　牟斌善視獄囚劉瑾惡之矯旨杖闕下降百戶閒住　工部尚書曾鑑禮部尚書張昇刑部尚書閔珪並致仕　劉宇爲左都御史劉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瑾奸摧辱臺諫宇緣其意請敕箝制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益以爲賢　劉瑾剏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戍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乙丑尚寶司卿崔璿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從者妄索驛馬枷璿及祥於長安門瑋於張家灣數日幾死王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尙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乃釋之遣戍先後枷死者甚衆　南京御史潘鏜嘗劾高鳳高得林黜爲民　二月裁內外添設兵備勸農管糧捕盜水利官一百十八員尋又裁各處通判等官四百四十五員　王艮臣逮至戍杖於午門斥爲民　王時中巡按宣大逮繫武職貪汙者百餘人爲東廠所奏捕下獄枷於都察院病甚其妻往省之道遇劉宇哭且詬宇不得已言於劉瑾釋之謫戍鐵嶺衞　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熊繡與毛銳討平賀縣獞　楊源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劉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illegible]其妻斬盧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重而源

小臣抗節尤人所難　三月封都督同知夏儒爲慶陽伯皇后父也性長厚旣貴服食如布衣時　朱欽以山東俗淫酗嚴禁市酤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劉瑾使偵事校尉發其事俱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　時經筵尙進講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傳經義規帝闕失指斥近倖尤切帝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廷和忠因諷吏部尙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請添設吏禮二部左侍郎以廷和忠爲之　劉瑾憾楊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邊牆成者在要害閒僅四十里　南京祭酒章懋致仕枷遼東督糧郎中劉繹於戶部　辛未劉瑾矯旨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學士劉健謝遷尙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李熙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五十三人以戒羣臣　敕各鎭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順天府丞周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衛都指揮楊玉勘近縣皇莊玉劉瑾黨淮等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所假公移與玉止用牒文夏五月玉奏璽侮慢敕使瑾卽矯旨逮下錦衣衞獄榜掠死　劉瑾怨謝遷未已焦芳亦憾遷嘗舉王鏊吳

覔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民　戊午度僧道四萬人　寧王宸濠圖不軌賂劉瑾求復護衛許之己巳復改南昌左衛爲寧王護衛　六月甲戌孝宗祔太廟　戊寅罷修邊垣輸其費於京師　通鑑纂要成劉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李東陽東陽大窘屬焦芳張綵爲解秋七月奪侍郎學士劉機以下俸餘致仕爲民者二十餘人東陽等免究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超拜官秩駿由光祿寺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裝潢匠悉授官　雲南師宗州賊阿本等作亂沐崑與巡撫都御史吳文度督參議陳一經等分三道進一出師宗一出羅雄一出彌勒而別遣兵伏盤江截賊巢遂大破之　初蘇松浙江運

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泝大江以達瓜州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遭風濤督漕都御史洪鐘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置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開濬爲便從之　錢能死所嬖奴曰寧冒錢姓推恩爲錦衣百戶曲事劉瑾得幸於帝性儇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爲義子傳陞千戶寧遂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祕戲進八月丙戌於西華門別搆院籞築宮殿密室句連謂之豹房新寺帝自是不復入大內常在豹房恣聲伎爲樂醉則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駕出矣　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更其期宸濠生日令諸司朝服以賀

清又不可去蔽膝而入宸濠積不悅會復護衛清有後言宸濠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宸濠陽輓留且請以女妻其子清力辭九月致仕　劉瑾初用事前侍郎馬中錫都御史張鼐數有執持瑾怨之瑾遣給事中王翊等覈遼東大同諸邊餉還奏芻粟多浥爛者遂以爲守臣罪冬十月甲申逮前後巡撫都御史鼐中錫及鄧璋周南湯全劉憲參政參議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督糧郎中劉繹王藎孫祿等下詔獄械送各邊責倍輸久之憲竟瘐死遼東總兵官毛倫等具奏諸人苦狀請得折價大同總兵官葉椿等亦爲南請免其倍數瑾勉從之閱三年事始竟皆斥爲民　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抗李東陽乃請召楊廷和丙戌命以戶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東陽等差倚以自强　徐俌與無錫民爭田常州推官伍文定勘歸之民劉瑾入俌重賄興大獄巡撫都御史艾璞巡按御史曾大有以下十四人皆被逮文定已遷成都同知亦下獄斥爲民　禮部尚書李傑致仕　十一月衍聖公孔聞韶言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有祀事請以弟聞禮主之帝授聞禮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聖公弟爲之兩書院各設學錄一人薦族之賢者充焉　中官韋霦等建議請輸兩廣各司所貯銀於京師總督軍務都御史陳金疏言不可詔留二十餘萬餘如霦議　初岑猛降福建平海衛千戶遷延不行謝湖至復陳兵自衛令祖母岑氏奏乞於廣西極邊帥部下立功以便祭養詔總鎮官詳議以聞陳金言猛

據舊巢要求府佐湖不即赴任爲猛所拒納賄遺徇要求宜逮
問從之　初朝鮮世子李顛夭死國王㦕哀慟成疾請以國事
付其弟懌其國人復奏請封懌禮部議命懌權國事俟㦕卒乃
封既陪臣盧公弼等以朝貢至京復請封懌廷議不允十二月
㦕母妃奏懌且長且賢堪付重寄於是禮部奏㦕以痼疾辭位
懌以親弟承託授受既明友愛不失通國臣民舉無異辭宜順
其請從之　壬辰開浙江福建四川銀礦從中官秦文等奏也
既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
廣西馬平洛容獞猖獗陳金毛銳發兵十三萬征之俘斬七千
餘人斷籐峽苗時出剽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束
令民與苗市改峽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既乃不予直

殺掠益甚　韃靼入寇夏莊浪及定邊後衞諸境守將皆逮問
　翰林學士吳儼家多貲劉瑾遣人求賄啗以美官儼峻拒之
瑾怒又聽劉宇譖怒御史楊南金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計外吏中旨儼致仕南金爲民　劉瑾憾
李夢陽不已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復摭他事下之
獄將殺之初瑾以修撰康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
及夢陽事急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
謁瑾瑾大喜倒屣迎海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瑾又欲
以湖廣倉儲浥爛坐張敷華贓罪海過之曰吾秦人愛張公如
父母忍相薄耶敷華亦得免　致仕南京尚書胡拱辰卒贈太
子少傅謚莊懿　初張綵爲文選郎中議論便利矯飾徼聲譽

馬文升愛之劉瓛嘗劾其顛倒選法數事文升悉爲辨析且譽
其聰明剛正爲上下所推服詔令辦事如故綵即五疏移疾去
文升固留不得給事中李貫薦綵有將略楊一清舉以自代俱
不起焦芳以綵與劉瑾同鄉力薦於瑾瑾欲致之二月己巳朔
令京官告假違限及病滿一年者皆斥爲民綵乃就道既見瑾
高冠鮮衣貌白皙修偉鬚眉蔚然詞辨泉湧瑾大愛敬執手移
時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時文選郎闕次當驗封郎石確
疏已入瑾令吏部尚書許進追原疏以綵易之副都御史韓福
坐累下獄瑾以同鄉故出之擢爲戶部侍郎福故强幹吏所在
著能聲瑾時召與謀委寄亞於綵　三月給事中趙鐸承劉瑾
指請廣陝西河南山東西鄉試額乃增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

五山東西九十瑾敗復故　焦芳子黃中傲很不學廷試必欲
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首芳不悅言於劉瑾徑授檢討
劉宇子仁求一甲不得厚賄瑾內批授庶吉士俄俱進編修芳
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吾家試石榴詩甚
拙顧恨李耶　初御史涂禎巡鹽長蘆劉瑾縱私人中鹽又命
其黨畢眞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
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禎嘗爲江陰知縣有惠政江陰人在都
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
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卒於獄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　夏
四月乙亥軍民納銀得授都指揮僉事以下官　己亥致仕吏
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訃聞輟朝賻特進左柱國太師謚莊

殺　劉瑾又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摘發之坐楊守隨覆讞失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尋又誣楊一淸冒破邊費逮下錦衣衞獄王鏊曰一淸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李東陽亦力救得解先後罰米六百石自馬文升劉大夏而下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　武會舉取指揮僉事安國等六十人賜宴於中府劉瑾要賄六十人者咸無貲瑾乃編之行伍有警聽調禁其擅歸六十人者悉大窘儕於戍卒不聊生而邊臣憚瑾竟無有收卹之者　哈密寫亦虎仙入貢不與通事偕行自攜邊臣文牒投進大通事王永怒疏請究治寫亦虎仙亦奏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寵恣橫詔勿究兩戒諭之寫亦虎仙自是益輕朝廷潛懷異志　劉瑾遣給事中御史淸覈各邊糧草所遣

人率阿瑾意專務搏擊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獨無重劾五月下奎彧獄枷幾死李東陽力救始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　六月丁卯許天錫淸覈內庫得劉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錦衣衞點閱六科給事中劾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　西廠遣邏卒遠出偵事江西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爲競渡誣以擅造龍舟身死家籍遼州僻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轉相避匿有司密行賄賂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屏息　河南鎭守太監廖堂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遷調許進等不能難給事中何紹正劾之劉瑾不得已責堂自陳而心銜紹正　致仕左都御史張敷華卒敷華性剛介劉大夏嘗薦之孝宗曰敷華誠佳但爲人太峻耳　壬辰得匿名文書於御道詆劉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承天門外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盡下獄是日酷暑主事何釴順天府推官周臣進士陸伸暍死李榮以氷瓜餉諸跪者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榮閒住逐偉南京癸巳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諸臣乃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寬卹數事章下所司旣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　秋七月壬子帝

諭內鐘鼓司康能等曰慶成大宴華夷臣工所觀瞻宜舉大樂邇者音樂廢缺無以重朝廷禮部請選三院樂工年壯者肄習之樂工方得幸言居外者不宜獨逸乃移各省司取藝精者來京供應河間等府奉詔送樂工居之新宅敎坊所隸益猥雜筋斗百戲之類盛於禁廷臧賢與佞倖角寵竊權倂優之勢大張　外官朝見畢必謁劉瑾僉事方艮永父喪除赴選鴻臚寺導詣左順門叩頭畢令東向揖瑾艮永竟出或勸詣瑾家又不可比吏部除艮永河南撫民僉事中旨勒致仕中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都御史屠滽帥屬跪謝乃已　劉瑾私其同鄉提督操江都御史雍泰獨不與通會擢南京戶部尙

書甫四日中旨令致仕　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察兩淮鹽引八月杖巡鹽御史王潤斥之逮前運使甯舉楊奇等　許進以才見用能任人性通敏多委蛇徇劉瑾意而瑾終不悅焦芳以干請不得劉宇亦欲得吏部共擠之會南京刑部郎中關適無實授員外郎進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爲非制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進不得已請罪乃令致仕而以宇代進兵部侍郎曹元代宇亦瑾黨也宇在吏部銓政率由張綵不關白宇創白宇宇必温言降接綵抱案立語宇俯僂不敢當宇在兵部時賄賂狼籍及是權歸綵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悒悒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元爲兵部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卽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瑾卽不問有反陞擢者

辛巳劉瑾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人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中人以危法無得免者又悉逐京師傭客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　劉瑾捃摭韓文萬端戶部有故籍遺失以爲文罪逼尚書顧佐上其事佐不可瑾卒逮文及前侍郎張縉下詔獄奪佐俸三月佐再疏乞歸從之已釋文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復罰米者再佐亦三罰米至千餘石文家業蕩然佐至假貸以償　山東盜起　劉瑾又以用雍泰爲許進及前尚書馬文升罪九月癸卯削泰文升進及前薦泰尚書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籍其他罰米輸邊者又五十餘人進二子詰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　張綵居文選半載擢左

僉都御史與戶部右侍郎韓鼎同廷謝鼎老拜起不如儀爲谷大用張永輩所竊笑劉瑾慙而綵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稱羨瑾乃喜越二日卽罷鼎綵尋進吏部侍郎與錦衣衞使石文義表裏作威福時稱爲瑾左右翼鼎弘治時爲給事中負直聲遷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勞績以同鄉爲瑾所引遂失其素望　初隆平侯張祐卒無子從弟祿與族人爭襲訴於南京法司久不決復訴京師劉瑾方擅政遂削前南京尚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等興化知府張嵿以郎承勘斥爲民祐祿皆信之曾孫也　陳壽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劉瑾廉知壽貧特免之　謝湖之被逮也委罪於潘蕃韋經毛銳經復委罪於劉大夏劉瑾以嚴厲勇士事怨大夏劉

宇與焦芳譖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并逮四人大夏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至京繫錦衣衞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王鏊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居庸亦持不可李東陽復婉解瑾詗大夏家實貧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乃坐大夏以不聽蕃言蕃不能撫猛俱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大夏歸也辛酉戍大夏蕃於肅州革銳太子太傅并歲祿之半大夏年己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仕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

同死戍所耶尋以廣東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不以時解復逮蕃下獄大夏及前左布政使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罰米輸邊　癸亥振南京畿　湖廣以缺餉告韓福往理之希劉瑾指益務爲嚴苛覈弘治改元後遇災蠲免民租六百餘萬石指爲積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戶部尚書劉璣等議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困敝朕甚憫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其令自劾吏部舉堪代者以聞福引罪求罷乃召還冬十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畢亨振湖廣河南饑　杖何紹正謫海州判官　曹元周經壻也故引爲禮部尚書經固辭不許強赴召受事數月謝病去　十一月乙未振鳳陽諸府饑　再以遼

東倉庫罰劉大夏及都御史王宗彝等米各千石郎中以下半之宗彝初名倫文之子也　給事中周鑰勘事淮安將還以劉瑾必索重賄貸千金於知府趙俊俊許之旣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至桃源自刎死事聞抵俊罪　初吳文度自雲南召爲戶部侍郎劉瑾以雲南產金寶屢責賄文度無以應會工部尚書李鐩致仕廷推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文度已進南京右都御史遂改南京戶部尚書與珩俱致仕　前南京尚書樊瑩卒

十二月罷昌平州復爲縣　興安伯絕都督府求應爲後得徐良年五十傭大中橋汲水其從弟言良祖母故小妻己祖母乃定襄伯郭登女繼妻也良不當襲朝議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當襲壬午良遂襲封興安伯詳之五世孫也

四年春正月憲宗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王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薄也用英宗惠妃禮以葬

籍前都御史錢鉞家妻子皆謫配劉瑾矯旨言其擅更崇府祿米故也　張綵言於劉瑾曰今天下所饋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於京師歸則以庫金償或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會御史胡節巡按山東還厚遺瑾瑾發之捕節下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按事福建還餽瑾白金二萬瑾疏納金於官而按二人罪其他御史歐陽雲等以故事入賂得禍者甚眾乃遣給事中張禬等十四人分道察核庫藏有司爭厚斂以補帑苞苴之風少衰而掊克益熾天下騷然　二月浙江有司應詔舉懷

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至京師劉瑾以四人皆謝遷同鄉而草詔由劉健因欲此爲健遷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錦衣衛獄瑾欲併逮健遷籍其家外議洶洶遷與客圍棊賦詩自若李東陽力爲健遷解焦芳從旁厲聲曰縱貰其罪不當除名耶丙戌旨下削健遷籍禮等並戍邊劉宇復劾有司訪舉失實自布政使林符而下罰米者十九人遂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　三月甲辰振浙江饑　己酉吏部侍郎張綵請不時考察京官從之　江西盜起執南安同知殺官兵　夏四月前禮部侍郎黃景下獄并家屬皆戍邊　劉瑾更舊制令天下巡撫皆入京受敕因而索賄巡撫延綏都御史劉孟不至逮下獄宣府都御史陸完

後至命以試職視事已復改南院督江防軍完以都御史試職非故事懼甚賄瑾召爲左僉都御史　時中外大權悉歸劉瑾王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媕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疏三上乙亥許致仕鏊既去李東陽勢益孤

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所司援會典故事以請五月中旨以劉健等修會典多糜費降李東陽楊廷和俸掌詹事府尚書梁儲庶子毛澄諭德傅珪毛紀侍讀顧清侍講朱希周等皆降官已乃以實錄功復之而加焦芳少師瑾嘗賜諸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修撰何瑭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遂乞致仕去編修崔銑見瑾亦長揖不拜瑾皆以爲傲己清邑子張文冕爲

瑾謀主附之者立穹顯淸絕不與通瑾欲盡出翰林官於外爲張綵勸沮及是瑾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芳父子與檢討段炅輩敎瑾以擴充政事爲名乃調侍講吳一鵬等二十餘人於南京六部炅堅之子也　六月樂平賊汪澄二作亂執知縣汪和

自劉大夏治河塞北流使仍出淸河口弘治末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去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及是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南河故道淤塞水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尚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豐縣城四面皆水兩岸闊百餘里　劉瑾欲大貴張綵戊子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以綵代之宇宴瑾閣中極歡大喜過望明日將入辦事瑾曰爾眞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不得

已乃乞省墓去綵一歲中自郎署長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綵厲色無所假借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晨至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衆入衆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變亂舊格賄賂肆行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特擢介太常寺少卿盛服往賀曰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而去又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張鑰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　秋七月劉瑾患盜賊日甚建議設四鎭捕盜御史寧杲於眞定廣平柳尚義順天保定薛鳳鳴江北潘銳江南四人皆無行而杲鳳鳴尤甚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

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及爲之囊橐者並令遣戍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從事李東陽解之乃免文安人劉六劉七楊虎齊彥名並驍悍善騎射有司召令捕盜頻有功瑾家人梁洪索其賄不得乃誣爲盜杲尙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屋複壁深窖素招亡命爲逋逃主宦官張忠與鄰結爲兄弟賄緣馬永成等出入豹房而爲盜如故河間參將袁彪數敗之忠乃置酒召彪與茂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愼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　致仕南京尚書張泰卒

四川賊劉烈等轉掠漢中　八月辛酉遣使覈各邊屯田韓福往遼東尙寶司卿吳世忠薊州通政叢蘭延綏遼東人聞將括

田震恐福性故刻深所擕同知劉玉等又奉行過當軍士不能
堪焚掠將吏及諸大姓豖守臣發帑撫慰之亂始定義州民憤
知州貪横亦聚衆劫掠獷相戒曰毋驚賀黄門欽聞卽諭禍福
以身任之衆亦解散給事中徐仁等極論福罪劉瑾迫公議勒
致仕　固原總兵官曹雄與劉瑾同鄉相親重嘗言故事布按
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達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今邊務亟
徵調不時都司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
例逕呈總兵官使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既復受瑾屬奏雄未
佩印宜如各邊特賜以重其權乃以延綏總兵官吳江所佩征
西將軍印畀之別鑄靖虜將軍印予江　閏九月小王子犯延
綏圍吳江於隴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

禦之沙窩伏發戰死總兵官馬昂與別部亦孛來戰於木瓜山
勝之斬三百六十五級曹雄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謐齎奏詣京
師劉瑾異謐貌妻以從女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　劉瑾索金
錢於督漕平江伯陳熊熊不應瑾怒會督漕都御史邵寶至京
瑾欲使劾熊遣校尉數輩要於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
綵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
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綵元默然瑾乃令給事中劾熊
併及寶逮熊下錦衣衛獄十二月謫戍海南衛奪誥劵勒寶致
仕毛銳賄瑾遂起代熊熊陳銳子也　劉瑾惡南京禮部尚書
孫需追論需撫河南時事罰米輸邊會廷推需刑部尚書中旨
令致仕　給事中李憲顔正請奪劉健謝遷馬文升劉大夏韓
文許進等誥命庚戌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
六百七十五人憲諂事劉瑾每帥衆請事盛氣獨前自號六科
都給事中時袖白金示同列曰劉公所遺也　兩廣湖廣陝西
盜並起　張茂爲甯杲所禽劉六劉七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張
忠馬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六七不能辦逃去
滿剌加使臣端亞智等入貢其通事亞劉故江西罪人蕭明舉
逃入其國者也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謀往渤泥索寶又賂
部吏侯永等僞爲符印擾郵傳還至廣東與端亞智輩爭言遂
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盡取其財物

明紀卷第二十四終

明紀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孫[illegible]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五年春正月逮入京明舉淩遲崗春等斬王永減死罰米三百石與張字侯永並戍邊禮部尚書白鉞等並議罰焦芳署牘尾曰江西士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併案耶乃止芳深惡南人每退一南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劉瑾其總裁孝宗實錄於何喬

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　中旨坐楊守隨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從弟江西參政守隅從子廣西參政茂元先後黜歸　中旨黜南京刑部尚書吳洪禮部尚書張憲戶部侍郎胡富戶部左侍郎儲巏引疾歸　故尚書秦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礮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庚辰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敘涂敬等復希指劾紘士類嗤之　給事中高淓勘滄州鹽山牧地劾六十一人及前都御史王璟高銓銓即淓父也詔去職勿問璟銓並獲免銓先官南京戶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復坐事下獄又坐隆平侯襲爵事除名罰米五百石及是瑾益事操切每遣使勘核多務苛急承瑾意淓遂并銓在

劾中淓後官至光祿少卿以劾父不齒於人　二月日本使臣宋素卿來貢劉瑾納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本鄞縣朱縞至蘇州其叔父澄與相見事覺法當死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免　二月癸巳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元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宮即與相結貲緣躐至卿相然瑣瑣無能在閣中飲酒諧謔而已　廣東副使吳廷舉發總邊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劉瑾矯詔逮廷舉繫錦衣衛獄尋枷之吏部其弟舉人廷弼臥其械下十餘日刑部主事宿進爲奏記張綵乃釋戍雁門　三月甲子大風霾天色晦冥者數日辛未禱雨釋獄因免正德三年逋賦李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劉瑾峻刑自如刑部尚

書劉璟等畏瑾重囚減死者止二人瑾猶以璟無所彈劾詬之璟懼劾其屬王尚賓等三人瑾乃喜　巡按湖廣御史翟唐言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荊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獎諭戒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劉瑾見壅蔽語惡之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盪滌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　乙酉江西賊熾右都御史王哲巡視南贛左都御史洪鍾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兼振卹湖廣　致仕尚書周經卒　給事中郗夔出覈延綏戰功劉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夏四月自經死　大理寺評事羅僑言臣聞入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

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黥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藎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愼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敕法司愼守成律即有律輕情重者亦必

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爲諱僑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致職　安化王寘鐇性狂誕相者言其當大貴巫王九兒教鸚武妄言禍福寘鐇遂覬望非分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衞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往來寘鐇所會帝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寧夏屯田東希劉瑾意以五十畝爲一頃又畝斂銀爲瑾賄敲朴慘酷戍將衞卒皆憤怨而巡撫都御史安惟學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刺骨寘鐇知衆怒令景文飲諸武臣酒以言激之諸武臣多願從者又令人結平鹵城戍將等會有邊警參將仇鉞副總兵楊英帥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六十人爲牙兵令昂領之

寘鐇遂與錦等定約庚寅設宴邀撫鎭官飲惟學東不至錦昂揮牙兵直入即座上執漢漢奮起怒駡不屈與太監李增鄧廣皆被殺分遣卒殺惟學東於公署漢子奭逃免寧夏中衞都指揮僉事楊忠李睿駡賊不屈百戶張欽不從逆皆被殺寘鐇遂焚官府釋囚繫撤黃河渡船於西岸遣人招英鉞皆陽許之英帥衆保王宏堡衆潰奔靈州鉞引還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寘鐇出金帛犒將士僞署錦大將軍昂廣副將軍魏鎭楊泰等總兵都護令景文作檄以討劉瑾爲名慶王台浤稽首行君臣禮　給事中段豸劾都督神英老命致仕英素習劉瑾厚賄之因自陳邊功乞敘錄庚子詔封爲涇陽伯　丙午右都御史楊一淸總制寧夏延綏甘涼軍務神

英充總兵官仇鉞副之討寘鐇時方傳鉞降賊或欲追敕還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今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不追辛亥詔赦天下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　叢蘭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鬻產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貲校尉徧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劉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指劾蘭瑾方憂邊事置不問　曹雄聞寘鐇兵起即統兵壓境上遣都指揮黃正以兵三千入靈州固士卒心檄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都指揮韓斌總兵侯勳參將時源各以兵會英刻期討賊密使蒼頭報仇鉞爲內應令守備史鏞等浮渡河奪船盡泊東岸焚大小二舸積草鉞陰結壯士遣人報官軍旦夕至因紿何

錦丁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錦廣果傾營出獨留周昂守城寘鐇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寘鐇第擊殺孫景文史連等十餘人遂禽寘鐇傳其令召錦廣而密諭部曲以反正狀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爲西安後衞指揮使周尚文所獲楊泰等先後皆獲舉事凡十有八日而敗鉞迎英衆入城送寘鐇等京師捷聞劉瑾歸功於雄進左都督子謐官千戶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奪俸三月雄不自安上疏引咎推功諸將降旨慰勞焉　安國等以赦放還叢蘭請收用劉瑾怒令給事中張瓚等劾諸人皆庸才悉停其加官　五月沔陽賊楊清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洞庭間圍岳州陷臨湘官軍屢失利　初焦芳力薦張綵以悅劉瑾覘其爲奸利比綵爲尚書芳父子薦人無虛日綵時有同異遂有隙段炅見瑾暱綵芳勢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數於衆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癸未致仕黃中勾閣膾以侍讀隨父歸　六月前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五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帝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印以進　丙午劉宇罷　秋七月壬申洪鐘及總兵官毛倫撽都指揮潘勳柴奎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擊破楊清邱仁於麻穰灘禽斬七百四十餘人沔陽賊平　楊一清馳至靈夏張永亦至師五百騎撫定賊黨還次靈州

一清與結納相得歡甚知永與劉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彊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　初馬永成谷大用等與劉瑾同爲八虎及瑾專政永成等有所請俱不應皆怨瑾瑾以張永不附己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己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大用等置酒爲解永出討寘鐇帝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關防金瓜銅斧寵遇甚盛瑾忌之帝方嚮永不能間也瑾好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爲造弓弩瑾皆藏於家八月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戊戌葬適永捷疏至將以其日獻俘瑾使緩其期京師藉藉謂瑾將俟百官送葬因作亂事成並禽永永亦慮有變遂先期入甲午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云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陛下安所歸乎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

第乙未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乃親籍瑾家得
僞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常所持
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詔自正德二年
後所更政令悉如舊給事御史交劾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尚
書張綵劉璣王敞劉璟畢亨張瀠朱恩劉纓李善侍郎柴昇李
瀚韓福李遜學陸完陳震張子麟崔巖夏昂胡諒常麟張志淳
都御史楊綸蕭選劉聰魏訥楊武徐以貞張綸屈直林廷選王
彥奇文貴馬炳然大理寺卿張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禬通
政使司通政吳釴王雲鳳參議張龍太常寺少卿楊廷儀劉介
尚寶司卿吳世忠丞屈銓府尹陳良器府丞石祿侍讀焦黃中
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炅吏部郎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

李憲段豸御史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等憲
慮禍及亦劾瑾六事瑾在獄笑曰李憲亦劾我乎戊戌收綵等
下獄李東陽言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
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
落藁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
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曹元上疏乞哀己亥許致仕
丁未革寗王護衛時廷訊瑾有問者瑾輒指其人附己廷臣莫
敢詰駙馬都尉蔡震厲聲曰我皇家至戚應不附爾趣獄卒拷
掠之瑾乃服罪獄具戊申磔瑾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
天下族人皆伏誅廷臣黨逆者綵論死禍謫戍元恩震聰訥武
恬介黃中海仁憲鳳鳴鍾除名亨昂閒住善巖諒志淳綸直彥
奇良器哲致仕選以貞綸中孚龍祿銓炅豸袞紀琳九思納誨
謫外二漢歎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
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寃哉谷大用辭西廠未幾帝復
欲用之李東陽力諫乃止內行廠亦革獨東廠如故己酉釋謫
戍諸臣　削慶王台浤護衛軍革祿三之一戍其承奉長史何
錦等皆伏誅　九月丙辰論平寘鐇功封仇鉞咸寗伯加李東
陽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進楊廷和少傅予一子中書
舍人加戶部尚書楊一淸太子少保死難指揮楊忠李睿百戶
張欽贈級致祭　戊午吏部尚書劉忠梁儲並兼文淵閣大學
士預機務　己未以平寘鐇劉瑾功封太監張永兄富泰安伯
弟容安定伯　癸未封義子指揮同知朱德永壽伯太監谷大

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涼伯魏彬弟英鎭安伯　廷
臣奏劉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
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復平江伯陳熊爵　起貶謫
官尚書孫需等五十三人　劉烈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繪形捕莫能得會保寗賊藍廷瑞鄢本
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巴州俊猝遇之華蘢單輿抵其營
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淫雨失期復叛去廷瑞自稱順天王本
恕自稱刮地王惠自稱埽地王衆十餘萬置四十八總管蔓延
陝西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寗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
荊襄東下俊方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黃瓚僉
事錢朝鳳等道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亦遁俊益發

獲狪及石砫士兵助朝鳳進勦參政公勉仁亦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獲狪奮擊之禽斬八百餘人墜崕溺水甚衆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敗之門鎮子禽惠廷瑞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洪鐘乃下令招撫歸者萬餘人　冬十月治河侍郎李堂請起大名三春栁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　姚源賊破安仁縣復劉健謝遷劉大夏楊守隨林瀚韓文許進艾璞等官仍致仕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躬扶犁共辛苦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愧媿地下也　己亥戮張綵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石文義張文冕等俱誅死曹雄與家屬永戍海南神英亦奪爵以右都督致仕惟錢寧以計免　劉瑾既誅有詔許羣賊自首劉六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憚要束未幾復叛去　南京御史張芹言李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迹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進官廕子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帝責其沽名奪俸三月東陽乞休辭廕不許時政事一新而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　十一月致仕侍郎謝鐸卒贈禮部尚書諡文肅　重慶人曹弼亡命播州糾衆寇川南謀與藍廷瑞合十二月乙丑

遏江津御史俞緇遁去都指揮龐鳳邀僉事吳景俱走景不可帥典史張俊迎擊手殺三賊矢被面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寧殺我毋殺士民賊強之跪不屈遂被殺俊亦死　甲申上太皇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皇太后曰慈壽　北部亦卜剌與小王子仇殺亦卜剌竄西海阿爾禿厮與合遏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總兵王勛不能制漸深入邊人苦之　林俊移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陽聽令使弟琯劫如故指揮李廕斬琯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士兵助廕

六年春正月壬子朔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擣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廕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廕兵敗走俊及僉事馬昊等進圍之俘斬及焚死者二千有奇　楊一清爲吏部尚書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凡爲劉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即登薦大盜蹣中原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　藍廷瑞收散亡癸酉陷營山僉事王源帥典史鄧俊禦賊皆被殺賊縱掠蓬劍二州　洪鐘赴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賊益熾俞緇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俊被旨切責　二月丙申賜寘鐇死焚其屍諸子弟皆死　江西盜益熾撫州則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傅傑一揭端三等南昌則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則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又起官軍

累年不能克己酉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南畿浙江福建廣東
湖廣軍務許便宜從事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專刑戮　劉六
等黨日衆轉寇山東所至屠城邑殺將吏諸州縣率閉城守或
棄城遁或遺之芻粟弓馬乞毋攻文安諸生趙鐩挈家匿渚中
賊將污其妻女鐩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爲之魁教
賊定部伍無淫掠妄殺檄有司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賊勢益
橫　楊一淸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三月庚午惠安伯張偉
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討直隸河南山東賊偉
昇之曾孫也　劉七等至兗州僉事潘珍先設備歸善王當沍
帥家衆乘城取護衞弓弩射賊賊引去掠曲阜犯闕里禮拜而
去轉入大名眞定等處　丙子免被寇州縣稅糧一年　小王

子入河套犯沿邊諸堡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珂檄副總兵王勛
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敗之督饟侍郎叢蘭言陝西起運糧草
數爲大戶侵牟請委官押送每鎭請發內帑銀數萬預買糧草
御史張彧淸出田畝請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則靈
州鹽課請照例開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剋減迄選委
鄰近有司散給從之　張永輩用事大臣多與交驩劉忠獨無
所顧永遣廖鵬諷忠忠僕隸遇之又郤其餽會忠典會試甫畢
帝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掎夏四月
癸未乞省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　刑部員外
郎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
天錫周鑰並宜䘏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尙書王敞等及內侍

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李東陽東陽語永
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
門杖五十削籍歸　淮安盜起　五月鄖本恕逼劍州判官羅
明與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罵賊死　馬中錫敗賊於彰德又
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時賊勢方熾劉六劉七等自山東犯河
南南下湖廣抵山西復自南而北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縱橫
數千里所過若無人諸將率畏懦莫敢當賊鋒或反與之結御
史王廷相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
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殺
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卻者必斬河南地
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

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
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　王敞不能辨賊罷之刑部尙書何
鑑代爲兵部尙書鑑乃選將練兵錄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悉樹
柵浚溝團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黃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留守
所在城邑每漕艘運卒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
軼賊請敕峻責之而襄縣令能擊賊者　六月山西盜起與楊
虎合　賊犯棗强參將宋振禦之不發一矢城遂陷知縣段豸
瞋目大呼殺賊而死賊屠其城死者七千人　太監廖堂鎭守
河南其弟鵬爲錦衣指揮鵬子鎧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
給事中陳鼎發其事鎧遂除名堂鵬大恨會鼎陳弭盜機宜堂
囑權倖摘其語激帝怒下錦衣衛獄掠治謂鼎前籍平江伯貲

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侵盜楊一淸救之乃釋爲民鼎迪之四世孫也　山西巡撫都御史王璟製火槍萬餘槍藏箭六皆傅毒藥用以禦寇寇不敢西　楊虎等自十八盤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淸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劉七等合參將桑玉猝遇賊村中六七窘蹙跳民家樓上欲自剄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六七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玉大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千人往討　華林賊陷瑞州通判姜榮方攝府事出走賊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榮妾竇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投荷池中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千出東門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

解先所執數人獨與妙善出城妙善視隸盛豹在側語以印處曰汝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我卽畢命矣至花塢遇井妙善給賊汲水飲遂跳身入井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屍　洪鐘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討藍廷瑞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都指揮金冕圍之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方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急之恐致死陝且受患乃令冕護之出境　復設南贛巡撫以周南爲之　初樂陵知縣許逵之官慨然爲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令民屋外築牆牆高過簷啟圭竇才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刄伺竇內餘皆入隊伍日視旂爲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秋七月賊至旂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竄斬獲無遺後數犯數卻之遂相戒不敢近樂陵時益都知縣牛鸞郯城知縣唐龍汶上知縣左經濬縣知縣陳滯皆能抗賊　馬中錫雖有時望不習兵張偉亦紈袴子見賊强諸將怯㥘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酷吏甯杲與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遇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趙鐩具疏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卽梟臣之首以謝羣奸已而復合兵犯文安壬申京師戒嚴癸酉從學士陳霽請調宣府延綏入援中錫欲戰則兵未集

欲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旣建議主撫不能變劉六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營與酒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六慷慨請降劉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又偵知朝廷方懸賞格購賊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卽不然毋爲所誑旣而六等竟不降　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王字於足張永以爲妖人禽之何鑑乞加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楊廷和曰永誠從子聚自以戰功封伯耳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沮乃辭免恩澤楊一淸言

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　置廣西鳳化縣屬思恩府　八
月己卯兵部侍郎陸完兼右僉都御史統京營宣府延綏軍討
賊　藍廷瑞既入四川求降洪鐘等令至東鄉聽撫賊意在緩
師遷延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衆遣官爲
質鐘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鄢本恕來謁約既定會官軍有
殺其樵採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剽掠如故官軍爲七壘守之賊
不得逸其黨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永順土
舍彭世麟冀得間逸出世麟密白鐘鐘授方畧使圖之及期廷
瑞本恕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
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鐘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加
鐘太子太保進林俊右都御史世麟亦被獎賚　甲申劉六犯

固安或傳賊且逼京師陸完行及涿州命還軍入衞會副總兵
許泰游擊將軍郤永敗楊虎等於霸州賊南走京師始解嚴丙
戌召馬中錫及張偉還御史吳堂復劾之皆下獄中錫死獄中
偉革爵誅朱振桑玉令完節制諸軍指揮賀勇再敗賊信安泰
追敗之東光半壁店副總兵馮禎以所部千五百人追賊阜城
令軍中毋顧首級貪虜獲遂大敗賊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
十有奇遂與泰等分兵追擊九月賊東圍滄州前太平知府胡
世寧服闋赴京馳入城晝防守計賊攻七晝夜不能拔六七並
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東縣二十虎亦北殘威縣新河完頻請
濟師丙寅再調宣府及遼東兵益其軍　四川賊流入寧羌州
沔縣諸處藍章以略陽縣漢中要地無城橔扶風知縣孫璽往

城之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去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
此乃帥吏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大罵不屈賊臠殺之順逃
去誣璽俱逃溺於江以他人屍斂璽子啟視非是訟於朝事得
白抵順罪　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　冬十月癸未賊
陷長山典史李暹戰死甲申圍濟寧焚運册千二百餘艘轉寇
曹州馮禎許泰郤永進擊之禽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　丁
酉甘肅副總兵白琮敗小王子於柴溝　致仕尚書閔珪卒年
八十二贈太保諡莊懿　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平自請督師
十一月庚戌詔以大用總督軍務毛銳統總兵官忠監神槍帥
京軍討賊　丙辰戶部侍郎叢蘭王瓊振兩畿河南山東　曹
甫黨方四亡命思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林俊益發土兵

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擊之賊敗去初俊與洪鐘議數左中貴子
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俞緇復構之數被切責比方四敗賊且
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士民
號哭追送言官交請留不報　戊午京師地震保定河間二府
山東武定州同日皆震霸州連三日十九震辛酉敕修省　以
太平倉賜朱德戶部尚書孫交諫不聽　致仕尚書侶鍾卒
乙亥瘞暴骨　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璧知縣陳伯
安劉六等縱橫沂莒間道路梗絕　十二月戶部侍郎邵寶以
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久廢不可卒復事遂寢
郤永敗賊於濰縣　癸巳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　甲午淸河口至柳鋪黃河淸三日　楊虎連陷虹永

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永城知縣王鼎夏邑丞安宣死之宵聞賊逼夏邑兼程抵任甫七日邊兵追賊及之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蹙之虎溺死餘賊犇河南推劉惠爲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邱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翀北陷鹿邑有陳翰者與甯龍謀奉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翰自爲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爲二十八營以應列宿營各置都督聚衆至十三萬欲牽制官軍於是惠鐩擾河南劉六及齊彥名等擾山東黨分爲二上蔡知縣霍恩駡賊支解死妻劉氏自刎死典史梁逵自經死西平知縣王佐殺賊多亦支解死主簿李銓從死葉縣知縣唐天恩與父政等七人俱死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里居御

史任賢俱駡賊不屈死賢一家死者十三人固始丞曾基被執使馭馬不從被殺息縣主簿邢祥已致仕城陷駡賊死睢甯主簿金聲邱紳義士朱用之迎戰死西華教諭孔環抗駡死萊蕪知縣熊驂主簿韓塘俱不屈死靈璧縣主簿蔣賢戰死賊欲屠鈞州鐩以故尚書馬文升家在城內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發其先冢求芳父子不得束草若芳像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　四川賊麻六兒等逼川東辛丑副使馮傑追擊於蒼溪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突傑敗死　陸完擊破賊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時劉六等衆號數萬而精銳不過千人餘皆脅從官軍追賊輒驅使前行急則棄之去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　巴喇西國入貢其國絕遠飄流海

中歷十年乃得達帝嘉其遠來賜賚有加　谷大用毛銳師師駐臨清劉六等復轉而北謀伺帝省牲南郊乘間犯駕

七年春正月甲寅趨霸州何鑑立奏聞夜設備京師戒嚴令邊兵邀賊召陸完毛銳谷大用還禦近畿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丁巳陷大城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戰死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帝問何鑑可出否鑑請早出以安人心遂成禮而還

河南巡撫都御史鄧璋請濟師何鑑言山東賊不及萬官軍奚啻十倍緣勢要私人營充頭目撓律攘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揮以下失事即軍前行戮益調邊軍助璋從之卹贈霍恩王佐郁采孔環等　何鑑以山東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責許泰郤永劉暉李鋐以河南賊劉惠趙鐩邢老虎等責

馮禎時源神周金輔賊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許泰等不敢擊谷大用毛銳與遇於長垣大敗銳傷亡其將印泰救至僅免鑑請召二人還二月丁丑仇鉞爲平賊將軍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太監陸闇監軍討河南賊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禮部尚書傅珪力言闇不宜遣不聽　陸完遣郤永追敗劉六於宋家莊賊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犇登萊海套己卯犯萊州指揮僉事蔡顯與三子洪英顒力戰死　許逵牛鸞超擢兵備僉事　陳金至江西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兵至先討東鄉賊遣參議徐蕃等分屯要害而令副總兵張勇土官岑猛統官兵土兵擊賊熟塘進戰南塝追敗之赤岸陰嶺塗兵縱弩射趫捷若飛禽徐仰三鹹王鈺五等克柵二百六

十五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塑兵要賞千金
金靳不與乃縱賊使逸桀黠者多不死尚數千人金急欲成功
遂下令招撫　梁山縣主簿時植攝縣事方四等略地拒卻之
斬獲數十級三月賊又至城陷大罵不屈妻及九歲女皆自殺
　劉惠等駐西平都督僉事馮禎偕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
輔擊敗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首稱是
餘賊潰而西鄧璋等朝崇王於汝甯宴飲連日賊招散亡勢復
振陷鄢陵滎陽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辛未賊屯洛
南峴官軍飢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陳而後
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陳亂賊乘之禎下馬殊
死鬬援絕死焉事聞贈禎洛南伯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　江

西右參政吳廷舉敗華林賊於連河　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
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印爲傳珪所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
閹間冀去珪　夏四月番僧乞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中旨
下禮部傳珪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
問田亦竟止　陸完師次平度檄卻永白玉與游擊溫恭三道
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鋐及許泰劉暉分軍邀其奔逸賊走連
戰皆大敗之劉六等三百人變服易馬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
剽香河寶坻玉田轉攻武清游擊將軍王杲敗歿巡撫都御史
甯杲兵亦敗畿輔復震動俊泰永過之賊由武清西去五月丙
午山東賊平先後禽斬一千六百餘人六等轉南至冠縣暉襲
敗之指揮張勛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　劉惠

等聞仇鉞軍將至奔汝州又聞官軍扼要害乃走寶豐復由舞
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抵潁川屯朱臯鎮永順宣慰
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眾走光山　陳
金移師姚源令參政董朴吳廷舉等分營餘干安仁貴溪鄱陽
樂平遏賊甲寅金親統大軍擣賊巢殷勇十重創死張勇督土
兵以毒弩射殺洪瑞七成七等俘斬共五千人金喜謂功在旦
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覘諸要害無守者乃悉所有賂士兵乘
暮遁去時賊絕糧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棄稚弱散婦女及抵
貴溪始得一飽遂轉掠衢嚴間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首王
浩八等故僞降以緩官兵攻剽如故　南贛大帽山賊張時旺
黃鏞劉隆李四仔等聚眾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

數年不靖官軍討之輒敗推官莫仲昭知縣蔣璣指揮楊澤等
被執賊勢愈熾周南集諸道兵擊之龍牙禽時旺義民林富別
擊斬鏞於鐵阬其他諸砦爲指揮孫堂等所破副使楊璋僉事
淩相等亦擊隆四仔禽之先後斬獲五千人仲昭等得逸還
劉六等走湖廣奪舟至夏口丙寅遇副都御史馬炳然於武昌
江中殺之復登陸焚漢口爲指揮滿弼等追及六中流矢與子
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名帥五百人舟行自黃州順流抵鎮江
南京諸司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參贊尚書劉機
卽召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
此卽朝命也眾服其膽識機中敷之孫也　河南白蓮賊趙景
隆自稱宋王掠歸德叢蘭遣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擊斬之

閏月贈孫璽光祿寺少卿　賊楊寡婦以千騎犯雞澤指揮
喬剛禦之賊少卻許逵追敗之高苑令張勛邀之滄州先後俘
斬二百七十餘人末幾賊別部掠德平逵盡殲之　方四陷江
津破綦江薄重慶馬昊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乘之斬獲
多遂合羅猓土兵搏賊賊陳左而伏兵其右昊以正兵當左身
帥百騎擣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四奔婺川與曹甫相攻衆遂
散四變姓名走爲他將所獲昊再被獎進副使　彭澤體幹修
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既受命陳便宜十一事
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比至軍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
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與仇鉞
追及劉惠等於光山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賊

明紀卷二十五　三十

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部賈勉兒於羅田賊
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
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
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爲二惠與趙鐩之弟鐇鎬帥萬餘人
北走商城鐩道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
陽陷泗宿睢盱定遠彭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鐩時源金輔追惠
姚信追勉兒勉兒鐩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衆
略盡鐩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源
輔追惠連戰皆捷惠竄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
其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爲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
村餘黨邢本道劉資楊寡婦等先後被禽壬辰河南賊平自出
師至是凡四月　六月南京告急陸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
鉞會完軍進勦賊乘潮上下肆掠操江武靖伯趙宏澤都御史
陳世良遇之敗績死者無算宏澤承慶之子也　磔流賊趙鐩
等於市剮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不聽爭以皮製鞍
鐙帝每騎乘之鐩臨刑歎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
死有餘恨　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張敏馬昊何珊
與總兵官楊宏等合擊之賊勢蹙洪鐘乃議招撫秋七月敏以
單騎詣甫營甫聽命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麻子忿甫背
己殺之并其衆轉掠川東連陷銅梁榮昌官軍不敢擊潛躡賊
後馘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
鬀　何鑑以羣盜未盡請留邊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河南卻永

明紀卷二十五　三十一

譏輔李鋐淮陽各假總兵之職俟事竣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
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
廷議二人議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壓他將許泰神周金輔溫
恭輩俱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遼東宣府大同
軍過闕勞賜帝時好弄兵羣小寵幸者言邊將悉健過京軍遠
甚宜留之京營帝以爲然　給事中王昂論選法之弊指楊一
清植私黨帝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　江西副使王秩等
擊大帽山賊獲何積欽俘斬千七百餘人副使周憲勦平馬腦
砦及仙女雞公嶺諸寨先後斬獲千餘人華林賊窘遣諜者詭
言饑困狀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覩望憲攻北門三戰
賊稍卻癸巳憲與子幹先登逼之賊下木石如雨憲中槍幹前

救力戰墮崖死惠創重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軍大潰南昌知府李承勛單騎入其營衆乃復集陳金卽檄承勛討賊賊黨王奇聽撫搜得其裒刃縱使還奇感泣誓死報　丁酉振四川饑　御史周廣陳四事略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宛刺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奈何令近君側爲羣盜與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鬱怨熊夢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稍有貲產猶畜妾

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斂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愼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優容卽武將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邱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遊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戶部主事曹琥救之吏部擬調琥河南通判寧欲遠竄之乃改尋甸寧怒廣不已使人遮道刺之廣知之易姓名變服潛行四

百餘里乃免兩廣總兵官武定侯郭勛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勛伺廣謁御史攝致軍門並擊幾死御史救之始解勛英之五世孫也　劉七等治舟孟瀆陸完至鎭江留仇鉞防守令溫恭以騎駐江北劉暉郤永以舟師趨江陰完帥都指揮孫文傳鎧趨福山港賊懼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瑋夜導軍登山南颭之八月癸亥齊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完殲其餘衆而還　以江西臨川縣之孝岡立東鄉縣析金谿進賢餘干安仁四縣地益之又以餘干縣之萬春鄉置萬年縣析鄱陽樂平貴溪三縣地益之以居降人　李承勛令王奇入賊砦說降其黨爲內應而親帥所部登山奇夜拔柵官軍奮而前降者自內出賊遂潰九月乙酉陳金乘勝擊

斬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平　四川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洪鐘縱兵不戢綸復奏鐘樂飲縱游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戊子召鐘還以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丙申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御史賀泰諫謫衢州推官　冬十月進仇鉞爵爲侯陸完左都御史與彭澤並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衞世百戶又加楊廷和少師何鑑太子太保鑑言羣盜蕩平民罹兵久乞量免田租多方振贍黜貪殘長吏停不急工役還民間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三年有訐舊事及怙惡者並置於理悉報可　免河南江西浙江被災寇者稅糧　十一月壬申時源爲平賊將軍會彭澤討四川賊　初大同游擊將軍江彬赴調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後與賊戰淮上被三

矢其一著面 鏃出於耳拔之更戰帝聞而壯之賊漸平遣邊將
還鎮過京師彬與許泰皆留不遣因錢寧得召見帝見其矢痕
呼曰彬健能爾耶彬狡黠强狠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
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臥起嘗與帝弈不遜千戶
周騏叱之彬陷騏搒死左右皆畏彬寧見彬驟進意不平一日
帝捕虎召寧寧縮不前虎迫帝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
安用爾然心德彬而嗛寧寧他日短彬帝不應彬知寧不相容
顧左右皆寧黨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
調操練丁亥大同宣府遼東兵畢至帝命留之以京軍往代何
鑑力陳不可廷臣集議復極言其害李東陽疏稱十不便帝皆
不聽遣中官索草敕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帝遂

出內降行之尋并調延綏軍入京師號外四家縱橫都市每團
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冑相錯殆不
可辨 以金州紫陽堡地置紫陽縣 十二月洪鐘致仕初鐘
召還巡撫四川都御史高崇熙恇怯復主撫廖麻子等陽受約
崇熙遽罷諸軍令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以處麻子等
許給復三年爲請於朝馬昊力爭謂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敘
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崇熙不從昊乃益
治兵觀變 丁卯李東陽致仕 免兩畿山東山西陝西被災
寇者稅糧 陳金累破劇賊而所用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
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
艘去金方倚其力不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士民皆深

怨之及諸賊盡平而王浩八等終不能得給事中黎奭及兩京
言官交章劾金
八年春正月癸酉召金還右副都御史俞諫督江西浙江福建
諸軍代討賊李鋐爲都督僉事同提督軍務金遂請終喪去
乙酉命許泰領勇敢營江彬領神威營並賜國姓尋立兩官廳
選團營及四衛勇士隸西官廳彬及大監江永等掌之正德元
年所選官軍隸東官廳泰等掌之自是兩官廳爲選鋒而十二
團營且爲老家矣 宣府送迤北降人脫脫太等至京命充御
馬監勇士何鑑等言漢魏徙氐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
早絕亂階苻堅處鮮卑於漢南苻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
人出入禁中假寵踰分且生慢侮萬一北寇聞之潛使黠賊僞

降以爲間諜寧不爲將來患哉不聽 大同有警癸巳叢蘭及
僉都御史陳玉巡視居庸龍泉諸關 二月山東巡按御史張
濬言賊所過州縣有子救父婦衞夫罹賊兵刃者凡百十九人
皆宜旌表傅珪言所奏人多費廣宜準山西近例於所在旌善
亭側建二石碑分書男婦姓名邑里及孝義貞烈大書以示旌
揚有司量給殯殮費厥後他方有奏悉以此令從事從之 丙
午以平賊功封谷大用弟大亮永清伯陸闇姪永鎮平伯 三
月戊子改太平倉爲鎮國府處宣府官軍 甲午以旱赦羣臣
修省 廖麻子等執張敏以叛詔逮高崇熙擢馬昊右僉都御
史代之 初湖廣鎮溪千戶所掌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
川酉陽梅桐諸土司犬牙相錯錯溪麻龍麻陽與銅仁苗龍童

保聚眾攻剽土官李椿等實縱之而箪子百夫長龍真與通謀後遂四出劫掠遠近騷然湖廣巡撫都御史劉丙將討之賊入連山深箐爲拒守計夏四月丙帥師破其數寨賊走據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撫都御史沈林兵繼至連攻破之前後禽童保等二百八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勛又破鎮箪諸寨禽麻陽等百六十八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十餘年逋寇盡平璽書獎勵丙寶之孫也　雲南豪自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鴆殺其嫡兄祿仁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平之革豪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爲新安守禦千戶所　庚申御經筵編修何瑭觸忌諱謫開州同知　廖麻子等圍中江將趨成都彭澤馬昊時源數敗賊乙丑游擊閻勳追禽麻子於劍州斬之餘眾走推其黨喻思俸爲主總兵官陳珣追至富村賊僞降因北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故巢　亦不剌擁眾入討來川遣使詣張翼乞邊地駐牧修貢翼啗以金帛令遠徙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甯歲　小王子以五萬騎攻大同趣朔州掠馬邑五月辛巳仇鉞充總兵官帥京營兵禦敵於大同鉞上五事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公私之擾時不能用鉞既至値寇犯萬全河沙擊之斬首三級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　王浩八等流劫浙江開化俞諫檄嘉興府同知伍文定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討之軍華埠都指揮白宏湖州知府黃衷別營馬金賊黨劉昌三破執宏官軍大挫浩八奔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及於孔埠

隆珊亦追至池淮破其巢進攻淫田洪以奇兵深入中賊誘與指揮張琳等皆被執文定等殿後得還賊亦遁歸江西德興以洪宏爲質求撫於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爲傳送姚源　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治河都御史劉愷束手無策奏言帥眾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工部尙書李鐩和之曹單間被害日甚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　初貴州水東宣慰使宋然貪淫所管陳湖等十二馬頭科害苗民而安貴榮欲并然地誘其眾作亂於是阿朵等聚眾二萬餘署立名號攻陷寨堡然僅以身免會阿朵黨洩貴榮情官軍進討貴榮懼自帥所部爲助賊平貴榮已死坐追奪然坐斬然奏世受爵土負國厚恩但變起於榮而身陷重辟乞分釋詔許依土俗納粟贖罪都御史請以貴筑平伐七長官司設立府縣流官不果然宋氏遂衰子孫守世官衣租食稅聽徵調而已然欽之四世孫也　先是傅珪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出見地裂山奔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尙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　王浩八奔據貴溪裴源山餘眾復集連營十里俞諫與副使胡世甯畫策令世甯及王秩吳廷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乙卯躬與李鋐冒雨前進賊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鋐下馬持刀督將士殊死鬬大破之追奔數十里俘斬數千人遂禽浩八餘眾潰

散　秋七月南京吏部侍郎儲巏卒巏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渟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邵寶嘗曰立身當以柴墟爲法柴墟巏號也　陳茂烈之歸也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知府閔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茂烈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育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

八月王浩八餘黨走玉山俞諫李鋐會周南及江西巡撫任漢擊斬七百餘人禽劉昌三餘賊奔姚源諫督吳廷舉等進勦廷舉以胡浩三黨受撫往諭之爲所執居頃之盡得其要領誘使擒貳浩三遂殺其兄浩二內亂鋐督官兵逼之禽浩三　行人傅檝出使襄府半道聞母病請入京省覲再往竣事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使事而可敎孝奏許之　免南畿水災稅糧

拜牙卽昏愚淫暴心忧屬部害己滿速兒又甘言誘之拜牙卽欲偕奄克孛剌往奄克孛剌不從奔肅州拜牙卽遂棄城叛入土魯番滿速兒遣火者他只丁據哈密　貐思俸出走大安鎭陳珣不敢前陝西兵與戰潰賊遂越寧羌犯略陽珣軍鼓譟賊夜走度廣元爲官軍所遏還趨逼江巴州招餘黨諸將帥稱病不擊賊九月詔逮珣且讓馬昊　俞諫懲陳金之失一意用兵而任漢儒追賊緩東鄉降賊隸胡世寧號新兵者剽掠如故萬年賊尤衆吏胥多其黨官府動息必知副使李情治峻急衆欲叛李鋐駐師餘干將擊餘賊之未下者賊畏之不敢發會鋐疽發背卒於軍冬十月新兵遂叛萬年賊王垂七胡念二等亦作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焚廨舍諫遣參將桂勇等討東鄉賊丁未禽之又發兵討禽萬年賊亂乃定

贈蔣欽光祿寺少卿周璽涂禎等十人俱復官賜祭　陳金之未去江西也提學副使李夢陽與相抗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卽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之淮王祐棨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祐棨怒奏其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總督行勘金以屬布政使鄭岳夢陽僞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幷搆岳子沄通賄事寧王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砦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宸濠遂助夢陽劾岳萬實亦奏夢陽及僞爲奏草事吳廷舉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十一月詔遣大理寺卿燕忠往鞫召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冤不聽劾夢陽陵轢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岳褫職沄謫戍廷舉奪俸一年　寧王宸濠謀復護衛兵部尚書何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諸倖臣嗾詗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遂交章劾鑑鑑致仕去　言官劾俞諫任漢十二月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　雲南鎭守中官貪橫巡按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僉事盛應期裁抑之爲所誣逮下錦衣獄璞竟拷死必登應期久之乃

復職　南京刑部侍郎鄧璋振江西饑　加誠意伯劉基太師諡文成宋濂諡文憲朱善宋訥並文恪

明紀卷第二十五終

明紀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廣西司行走陳鶴纂　䘏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三 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九年春正月庚辰乾清宮災楊廷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　給事中潘塤言陛下涖阼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為入而內庭琴瑟鼓鐘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為讙狎褻小

以為快也出而外庭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為私人集遠人為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為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凝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為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為閭閻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為金塊珠礫也況養豹乎金碧熒煌古以為塗膏釁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　編修王思言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

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間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下保天命思直之會孫也　給事中石天柱言今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爲昆弟無復尊卑數離深宮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爲贅疣待義子以心腹時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久長哉　御史張士隆言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薊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不報　先是廖堂移鎭陝西貪暴如故巡按御史王廷相裁抑之已而堂奉詔辦食御物於蘭州巡按御史劉天和謂非所部辭不往堂奏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哭送者萬人廷相已改督京畿學校亦以堂誣奏并逮錮錦衣衞獄久不釋楊一清疏救法司奏當贖杖還職中旨謫天和金壇縣丞廷相贛榆縣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救不報一清以陳壽剛果乃起壽撫陝西　二月庚子江彬導帝微行至教坊司自是數至焉　丙午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

士預機務　彭澤時源馬昊督諸軍圍喻思俸西鄉山中癸丑禽之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賊駱松祥及滎昌賊復熾澤等又移師討平之又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鎭撫　南京禮部尚書喬宇帥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不省　巡撫蘇松都御史王縝請養宗室子宫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召還建言被劾諸臣不報　三月俞諫擊臨川賊斬其魁　寧王宸濠驕橫盡奪諸附王府民廬責民間子錢强奪田宅子女養羣盜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喜時時詗中朝事聞謗言輒喜或言帝明聖朝廷治卽怒胡世寧上疏曰江西之盜剿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偏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鎭撫救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時漢已召還兵部尚書陸完議令諫計賊情撫剿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報可　陸完嘗爲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雅重之時召與曲宴以金罍爲贈及爲兵部尚書宸濠致書盛陳舊好欲復護衞及屯

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爲詞宸濠遂遣人葷金帛鉅萬寓所善教
坊臧賢家徧遺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比奏下完遂爲覆請
而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費宏從弟編修寀與宸濠爲姻婭
聞其有異謀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衞可復乎宏
曰不知當年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卻之及中
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夏四月丁酉諸嬖人乘宏讀廷試
卷取中旨行之命下舉朝譁然六科給事中高淓等十三道御
史汪賜等力爭章並下部久不覆　復升昌平縣爲州　河南
巡按御史江良貴言睢陽諸生孫清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
賊至守柩不去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里人多賴以全又徐儀女
雪梅嚴清女銳兒皆不受賊汚憤駡被殺又沭陽諸生沈麟以

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爲賊所執挺身詣賊開陳利害願以身代
賊義之祥儉獲釋請皆如制旌表事下禮部用傳珪前議行
錢寧數偵費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寀不當留翰林郎
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五月乙丑命並寀致仕寧遣騎
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
通宏謝絶之宸濠益怒　滿速兒遣火者馬黑木赴甘肅投謾
書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楊
廷和等共薦彭澤己丑命澤總督軍務經理哈密　南京給事
中徐文溥言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衞屯田及逆瑾亂政
重賄謀復瑾旣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
曰驅使乏人夫宴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

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刻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
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絶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
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慾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
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
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偵事之
使宗社幸甚疏入陸完乃請納諫官言帝責文溥妄言不許
六月俞諫遣李隆擊新淦賊賊據萬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
深入悉就擒俘斬千七百餘人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
源已出沒江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
被其害諫討斬之羣盜悉平　工部員外郎韓邦靖言廷臣頃
因災變極陳闕失未見聽納前後以言獲罪者未嘗召用乞開

延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帝大怒下邦靖錦衣衞獄給事中李
鐸等以爲言乃奪職爲民詔自今言事黜謫者毋復用　乙卯
開雲南銀礦　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宣府大同連營數十別
遣萬騎掠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張永提督軍務都督白
玉充總兵官帥京營兵協蘭守禦京師戒嚴撫寧侯朱麒守紫
荊關寧晉伯劉岳守古北口崇信伯費柱守居庸關保定侯梁
永福守倒馬關指揮使房寬守黃花鎭指揮同知㚖英守龍泉
關　自亦不剌阿爾禿廝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塞五十
有三張翼及鎭守太監朱彬等冒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
十有一　巡按陝西御史成文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
劾僉事趙應龍應龍亦訐文細事遂逮文斥爲民　湖廣清軍

御史王相言致仕尚書劉大夏年已八十請復廩隸錄其子孫
中官用事者嗛大夏不許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辛丑小
王子犯白羊口　乙巳京師地震　己未小王子入甯武關掠
忻州定襄甯化九月壬戌以五萬騎自萬全右衞趨蔚州大掠
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叢蘭等預置毒飯於田間如農家饟而
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多死者　江彬勸帝製鋪花氈幄
百六十二間如離宮之制以備行幸詔廖堂督成之堂贏金數
萬將遺權倖陳壽檄所司留備振復戒諭堂勿假貢獻名有所
科取堂怒堂爪牙數十輩散府縣漁利壽命捕之皆逃歸堂將
傾壽壽四疏乞休不許擢南京兵部侍郎陝人呼號擁輿移日
不得行　庚午帝狎虎被傷不視朝王思言孝宗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
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卽位以來於兹九年朝宁不勤政
太廟不親享兩宫曠於問安經筵怠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
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
欲日進好惡由於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
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懍若朝夕夫
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
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宫日湎
於酒厮養雜侍禁衞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
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
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爲質訥及

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
聞歌聲乃檥舟以濟　冬十月工部主事李中言曩逆瑾竊權
勢焰薰灼陛下既悟誅之無赦聖武可謂卓絕矣今大權未收
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
士風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
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由陛下惑異
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建寺西華門內延
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用舍顛倒舉措乖方政
務廢弛職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
臣朝夕勤講攬大權以絕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
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

事可次第舉矣踰日中旨謫廣東通衢驛丞　己酉工部侍郎
劉丙採木四川湖廣　歸善王當沍之卻賊也以健武聞數與
卒袁質舍人趙巖較射質巖俱家東平武斷爲鄉人所惡吏部
主事梁穀亦東平人少不檢倚惡少爲助既貴頗厭苦之又與
千戶高乾有怨邑人西鳳竹屈昂誑穀云質巖且爲亂穀心動
因並指乾等告變當沍父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上言當
沍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温祥等往按問無迹魁懼事敗乃諷所
厚陳環及術士李秀佐證之復以書及賄抵鎮守太監畢眞使
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以實對書賄事亦爲眞所發巡按御史
李翰臣劾穀報怨邀功魁惑王妄奏宜卽訊近倖方欲邀功責
翰臣爲叛人掩飾逮繫錦衣獄謫廣德州判官免穀罪不問御

史程敬充等言毀魁鼓煽流言死不蔽罪縱首禍而謫言者非
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沍罪卒無所坐坐以藏護衞兵器違祖制
十一月辛酉廢爲庶人戍質等肅州魁誣奏論斬中官送當沍
之高牆當沍大慟曰冤乎觸牆死聞者傷之　小王子入花馬
池參將尹清戰死　廣西蒼梧賊殺指揮李鎭等　十二月甲
寅建乾清宮加天下賦壹百萬　致仕尚書雍泰卒　小王子
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出沒寇西北邊　帝崇信西
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封大德
法王因乞令其徒二人還烏斯藏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
歲時入貢且得齎茶以行劉春等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
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

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齎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
有請乞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言帝乃罷齎茶卒
與誥命春又言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斯藏
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
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眞僞中國逃亡罪人習其
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
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
同方許起送並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戊辰大祀天地於南郊皆逮暮成禮
給事中王良佐言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
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

也邇者正月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十日郊祀七日當
誓戒臣等導駕與百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傳聞免朝竟不
知旨從何出九日車駕當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俟乃薄暮
方往倉猝至壇行禮甫畢旋卽下營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
天耶抑遊幸也及次日駕還復至夜分城門失啟閉之常禁闥
縱馳騁之樂一切非時與制又凡令節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
晨之官尚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祭祀朝賀之期
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舉行不報　民
間訛言宮中選女御史張翰言旬日以來有女之家未字者不
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于姻黨之家致帷薄之
議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斁彝倫乞敕禮

部榜諭萬民之惑會有無賴子强舁居民女錦衣衞獲之以聞
詔悉付獄仍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三月楊廷和父卒
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使中官護行仍令葬畢供職　寘鐇之
敗其孫藁材逃爲僧永寧山中已爲土僧所凌詣官言狀傳至
京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使驗之咤曰此藁材殿下也帝
念其自歸免死安寘鳳陽　時寵倖日多糜祿多耗戶部主事
戴冠言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
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
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緣水旱所入不及前
而歲支反過之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
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陳足以守禦今遇

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
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
聚爲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
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司外有部司此庫何
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　英國公張懋卒年七
十五贈寧陽王謚恭靖懋頗豪侈又頗朘削軍士屢爲言者所
糾嗣公凡六十六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尊寵爲勳臣冠　夏四
月致仕尚書傅珪卒年五十七遺命毋請卹典撫按以爲言詔
廕其子中書舍人　寧王宸濠聞胡世寧劾己大怒列其罪徧
賂權倖必欲殺之章下都察院都御史石玠等言世寧狂率當
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寧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

寧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逃馳令浙江巡
按御史潘鵬執送江西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按察使李承
勛保護之世寧乃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衛獄獄中三上書言
宸濠逆狀卒不省御史徐文華言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
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良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
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
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啟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
始矣亦不納初世寧子繼在軍中策方略十不失一世寧草疏
劾宸濠繼請曰是且得重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遑恤其他及世
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閏月辛酉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
殿大學士預機務　彭澤久在兵間厭之及聞經略哈密之命

以鄉土爲辭且引疾推鄧璋及仇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比
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沙州諸衛聲言予我金幣萬卽歸哈
密城印澤以番人可利啗與趙鑑謀遣通事馬驥諭令還侵地
及王當予重賞滿速兒僞許之歸所掠赤斤蒙古衛印澤卽令
寫亦虎仙賂以幣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肅州兵備副使陳
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棱爲
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澤不俟寫亦虎仙報輒奏事平
乞骸骨戊寅召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
遽召不納　致仕南京右都御史熊繡卒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金頌其淸節於朝太僕寺少卿何孟春言繡承繼孫幼且貧無
以贍朝夕請如主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謚遂謚莊

簡給其孫米月一石　六月帝微行出西安門經宿始返梁儲
等諫不省　朶顏都督花當恃險而驕數請增貢加賞不許其
子把兒孫以千騎毀鮎魚關入馬蘭谷大掠參將陳乾戰死復
以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入水開洞事聞
命副總兵桂勇禦之花當退駐紅羅山匿把兒孫使其子打哈
等入朝謝罪詔釋不問　秋七月御史高公韶劾兵部尚書王
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
之花當本我屬衛日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訐
公韶中旨責公韶陰結外番交通閒諜令首實御史蕭鳴鳳言
公韶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中
旨責鳴鳳黨庇謫公韶富民典史　帝以太素殿初制僕儉改

作雕峻用銀至二千萬役工匠三千餘人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梁儲等切諫不報　給事中張原陳汰冗食愼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爲之也比年軍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上供民旣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厮養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衞王室

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罷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權倖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　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　冬十月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張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帝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延齡爲天文生董杲草奏辭餉不允　初寧王宸濠劫持羣吏惡巡撫王哲不附己毒之得疾踰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爲幸代傑者任漢俞諫皆歲餘罷歸廷臣推河南布政使孫燧才節著治聲擢右副都御史代諫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攜二童以行時宸濠逆狀已大露南昌人洶洶謂其旦暮得天子燧左右皆其耳目燧防察密左右不得窺獨時時爲宸濠

陳說大義宸濠不悛　十一月梁儲等請檢內閣並東閣藏書殘闕者令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　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有活佛能知三生欣然欲見之考永樂宣德間鄧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幡幢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爲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歷數歲之久道途絕

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撰擬禮部尙書毛紀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帝皆不聽御史林有年又諫下之獄給事中毛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劉允行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攜錦衣官百三十衞卒及私僕隸數千犒賜番僧以鉅萬計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至臨淸漕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艑艫相連二百餘里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治入番器物工人雜造夜以繼日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初錢寧欲散鈔徧天下先行之山東爲趙璜所格已而以鈔二萬鬻於浙江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言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雨雹寧厮養賤流假

義子名躋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乃敢攫民財戕邦本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爲奸椎膚剝髓民不堪命臣何敢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寧詔獄明正典刑并治其黨以謝百姓寧懼留疏不下遣校尉捕假勢鬻鈔者以自飾於帝而請以鈔直還之民陰召還前所遣使散鈔之謀遂寢寧方得志公卿臺諫無敢出一語良永以外僚訟言誅之聞者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禍乃三疏乞休去　浙江市舶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爲寧波知府翟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尋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笞殺貢使帝怒逮唐下錦衣衛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給事中范洵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謫唐雲南嵩明州知州　淮王祐棨游戲無度左右倚勢

暴橫境內苦之長史莊典以輔導失職自免詔不許饒州府推官汪文盛數持王府事有顧嵩者病狂挾刃入王府詰之謬言出文盛指使典白之守臣下文盛獄訊治初祐棨有名琴曰天風環珮寧王宸濠求之不得又求湖濱地不與鎮守太監黎安嘗以事至饒從騎入端禮門被撻宸濠遂嗾安奏祐棨過失及文盛被誣事詔下撫按訊安宸濠不待報遽繫典及府中官校鞫之典辭倨宸濠箠之斃獄中祐棨奏安挾仇殺典庇嵩帝遣都御史金獻民太監張欽往按治祐棨畏宸濠不能自明欽等復庇安言佑棨信奸徒爲暴請嚴戒之軍校坐戍者二十餘人文盛得復官而典冤竟不白　己卯免南畿旱災秋糧　亦不剌寇松潘番人磨讓亦少等乘機亂爲之鄉導西土大震馬昊

招土番爲間發兵掩擊之千戶張倫等夜帥熟番攻破賊獲磨讓亦少亦不剌遁去昊以松潘地險阻番人往往邀擊餽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牆柵自三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

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羣臣待漏入賀日晡始成禮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死於禁門御史趙啓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不省　潘塤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處仁遷義漢武下輪臺之詔皆爲令主況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從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不報　二月楊廷和三疏乞終喪許之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　織造中官史宣過沛縣索輓夫千人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

自至縣捕吏管牐主事王鑾助守約與宣抗宣誣奏於朝逮繫錦衣衛獄以言官論救守約罷官鑾輸贖還職宣列黃梃二人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巡按鳳陽御史張士隆劾奏之　江彬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賜姓爲義兒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潘塤及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不報帝令彬兼統四鎮軍自領羣閹善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帝時臨閱名過錦諸營悉衣黃罩甲許泰及琮周等冠遮陽帽帽植天鵝翎貴者三翎次二翎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　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江彬奪歸

進於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昻右都督弟炅晁並賜蟒衣大璫
皆呼爲舅賜第太平倉帝幸焉召其妾昻不應帝怒而起昻復
結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炅都指揮晁儀眞守備昻喜過望
又進美女四人謝恩徐文華言中人之家不娶再醮之婦陛下
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
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闊略
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昻兄弟子姪
出入禁闥陛下降紬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卧起壞祖宗法
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昻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
言者乞早誅以絶禍源不報給事中石天柱帥同官合詞抗論
未報又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嘗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

立爲己子歟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
者特出不知致陷奸計謂陛下亦爲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冑
尙不易負荷而況么麽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
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
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　梁儲等以國
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不報　夏四月河
南大饑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請發帑金移粟振之不足則勸貸
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煮糜哺之踰月資遣還鄉　徐文溥偕
同官言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
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
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

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
俳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囤財還邊兵於故伍斥
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
馬昻梟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
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
省傳奉冗員以愼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
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　安南社堂燒香官
陳暠與二子昺昇作亂殺國王黎賙而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
仍稱大虞皇帝改元應天　五月庚寅土魯番以哈密來歸
追贈陳選光祿寺卿諡忠愍　致仕兵部尙書劉大夏卒年八
十一贈太保諡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

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朝
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
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
國所重如此　甲辰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餘人充海戶　振
陝西饑　六月給事中呂經等劾山西布政使倪天民陳逵參
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並貪殘爲天下四害龍故劉瑾黨結錢
寧爲父得起官者也　秋七月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
鎭守太監黎鑑請也石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謂碧霞
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不省　貴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
稱王巡撫都御史曹祥調永順保靖土兵討之祥被劾罷以鄒
文盛代阿旁等據香鑪山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諸衛咸被

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恊剿以貴州兵擣破木呰禽阿革　胡
世寧繫歲餘言官程啓充蕭鳴鳳邢寰等交章救楊一清復以
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　初廖堂鎮河南假進貢名要求百
端繼者以爲常李充嗣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黃鷹
角鷹錦雞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
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科派動數十萬
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賈貨利乞嚴行
禁絕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　小王子以七萬騎分道入乙未
犯薊州白羊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帥東西
官廳軍禦之山西巡撫都御史李鉞度宣大有備敵必窺岢嵐
五臺間乃亟晝戰守策敵果分二萬騎掠偏頭關諸處鉞與延

綏副將安國游擊杭雄馳敗之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
餘匹　冬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立
朝五十年清節不渝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奬
成後進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　丙午工部侍
郎趙璜俞琳飭畿內武備　宣府總兵官潘浩迎敵於賈家灣
再戰再敗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忠遇敵於老營坡被創走居
庸敵遂犯宣府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廷議以許泰將
兵彭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
瓊得之且嗛阻澤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澤
時時譏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
澤辭罵使聞之寧果大怒及是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

獨令提督兩游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
陷陳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遣成國公朱輔八月丁巳澤輔帥
京營兵防邊庚申賜宛平縣被寇者米人二石已而寇遁召澤
等還奪浩三官諸將降罰有差輔儀之子也　四川烏蒙芒部
二府壤接筠連洪縣園亘千里山箐深阻諸蠻僰人子羿子仲
家子猫子倮猓等雜居其中有僰人子普法惡者通漢語曉符
籙妄言彌勒出世自稱蠻王煽諸夷作亂流民謝文禮文義應
之都指揮杜琮戰敗文義奪其胄　楊一清故善錢寧有搆之
者寧遂蓄怨會災異一清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
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帝弗省寧與江彬
輩聞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有考察罷官者

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陰事以寧爲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
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甲
子致仕　丁巳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南
贛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
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
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巡撫都御史文森稱疾求去王瓊素
奇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才薦使代之九月志山合樂昌賊掠
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　回賊魏景陽作亂華
陰諸縣悉被害陝西巡撫都御史蕭翀檄都指揮僉事姜奭討
之獲景陽　寫亦虎仙素桀黠陰通滿速兒爲之耳目據城奪
印皆其謀彭澤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留拜牙郎如

故寫亦虎仙復啗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壻馬
黑木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賄澤已還趙鑑亦還去巡撫都御
史李昆慮他變質其使於甘州而驅寫亦虎仙出關寫亦虎仙
濯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帥萬騎寇嘉
峪關游擊將軍芮寧與參將蔣存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
沙子壩寇圍之而分兵綴存禮軍寧軍盡沒遂隳城堡縱殺掠
尋復遣斬巴思等以駞馬乞和而陰遺書寫亦虎仙及其姻黨
阿剌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俾內應陳九疇知賊計執阿剌思罕
兒及斬巴思付獄又遣使以綵幣遺瓦剌卜六王於把思闊使
乘虛襲土魯番通事毛鑑等故與賊通欲縱寫亦虎仙等去眾
番皆伺隙為變九疇覺之戮鑑等賊失內應乃拔帳走　冬十

月己酉朔享太廟遣使代行禮徐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
祫時享出主祔食凡五事末言僖懿二祖既祧太廟祔享諸王
宜罷祀皆考證經義可施行者先是文華數進直言帝及諸近
倖皆銜之禮部尚書李遜學等阿帝意奏文華言非是命下錦
衣衛獄黜為民　韓邦奇為浙江僉事寧王宸濠令內豎假飯
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寧府儀賓託進貢假
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下奚自假道歸語王韓僉事
不可誑也時中官在浙江者四人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崔
瑤主市舶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請禁止又
數裁抑堂又閔中官採富陽茶魚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
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

斥為民邦奇邦靖之兄也　十一月甲申免湖廣被災稅糧
初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論死削世廕倫嘗有德於錢寧倚為
內援其子求復襲濟塤等力爭寧從中寢塤等奏忽中旨命塤
與呂經各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
章請留不報遂添註塤開州同知經蒲州同知　巡按直隸御
史盧雍追訟馬中錫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潛請益
兵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乃復
中錫官賜祭予廕　徐文溥言中官崔瑤史宣劉瑯于喜先後
誣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經等今韓邦奇
又以王堂譖下獄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旂校絡繹於
道途搢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內

今數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
文溥遂引疾去　王守仁至南贛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
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弗知於是
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
十二年春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
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帥銳卒屯上杭陽退師出不意擣
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愷等禽詹師富　己
丑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夜中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二月彭澤總制軍務及張永郤永帥師征滿速兒　張忠劉
暉之禦寇也恥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撫安國等岢嵐州之功
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世廕王瓊亦加少保國時以署

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僅予實授國意不平乃具疏力辭爲
部卒重傷者乞敘錄瓊請再敘國功始進都督同知杭雄亦進
都督僉事統邊兵操於西內　三月戊戌以兩淮浙江四川河
東鹽課充陝西織造　夏四月壬子靳貴致仕　滿速兒還至
瓜州丙辰副總兵鄭廉合奄克孛剌兵擊敗之斬七十九級賊
遁去　馬昊督指揮曹昱進討普法惡敗之賊走保青山砦昊
分據水口絕其汲道闕南方圍待之賊乏水渴五月突南圍官
軍遮擊普法惡中流矢死諸蠻大奔　丙子禮部尚書毛紀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寧王宸濠日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
人劉養正等謀不軌典儀閻順內官陳宣劉良間行詣闕上變
錢寧臧賢等庇之不問順等皆遣戍孝陵宸濠疑出承奉周儀

殺儀家及典仗查武等數百人孫燧列其事中道爲所邀不得
達　龔福全稱王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
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　湖廣鎮守太監杜甫請
巡歷所部許之給事中汪天啓等據祖制力爭不聽　瓦剌卜
六王破土魯番三城殺擄以萬計滿速兒畏逼與之和亦移書
甘肅求款彭澤等乃罷行澤尋乞骸骨歸　六月乙巳朔日有
食之　彭澤既去王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
寧從中下其事梁儲等持之乃已初寫亦虎仙與子米兒馬黑
木壻火者馬黑木及失拜烟答俱以內應繫獄失拜烟答被捶
死已而械寫亦虎仙赴京繫刑部獄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
入貢在京知瓊欲傾澤突入長安門訟父冤下錦衣衛獄會兵

部法司請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
　秋七月司務林華評事沈光大皆以杖斃校尉爲錢寧所奏
逮下錦衣獄黜光大貶華一級　王守仁疏言權輕無以令將
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
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
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陳陳有
偏將二陳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用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
遞相罰治乃進兵大庾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斆擊敗
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縶陳曰能以歸　廣西府江賊王公珣等
爲亂總督都御史陳金調兩廣官軍士兵分爲六大哨按察使
宗璽布政使吳廷舉副總兵房間參將牛桓都指揮曾宗貴王

英將之水陸並進斬七千五百六十餘級　江彬既心忌錢寧
欲導帝巡幸遠寧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瞬
息馳千里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巡關御史張欽
聞之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
亡之誅以極諫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
度陛下非慢遊盤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征
征不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
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
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吐番之患江右有華
賊之憂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
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

之時朝臣亦切諫不納欽復疏言臣愚以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亦不報八月甲辰朔帝急裝微服從數十騎如昌平傳報出關甚急乙巳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欽使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已而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衞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卽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己酉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帝言御史幾殺臣帝大怒顧左右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等再疏請帝歸京師禮部尚書毛澄侍郞王瓚顧清修撰楊愼等皆切諫欽疏亦至帝不得已乃還丙辰至自昌平戊午夜視朝愼廷和之子也　梁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遊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不報　癸亥副都御史吳廷舉振湖廣饑　帝自昌平還意怏怏未已會張欽巡白羊口丙寅帝微服夜出德

勝門宿羊房民舍先令谷大用代欽守關辛未帝出關幸宣府問御史安在因命大用毋出京朝官欽聞急趨居庸欲再疏諫不及江彬爲帝建鎭國府於宣府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民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　許逵爲江西副使寧王宸濠黨暴橫以法痛繩之言於孫燧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翦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燧深然之每事與逵密議　九月辛卯河決城武　壬辰帝如陽和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庚子輸帑銀壹百萬兩於宣府戶部尚書石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　浙江孝豐縣奸民湯麻九反據深山拒捕積二十年莫能制王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禽之無一脫者　冬十月癸卯朔帝駐蹕順聖川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甲辰犯陽和掠應州圍總兵官王勛等丁未帝親部署督諸將往援殊死戰寇稍卻戊申復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帝將親擊寇杭雄叩馬諫曰主人蓄犬不使吠盜奚用犬爲願聽臣等效力帝笑而止辛亥寇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先後斬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會大風黑霧晝晦帝乃還駐蹕大同命宣捷於朝杭雄襜帷敝甚帝見之曰老杭窮乃爾耶　王守仁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季斅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

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犂其巢遂潰乘勝克
橫水謝志仁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
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
喜刻期出降而珦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陳珦直前搏賊
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
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泰金亦
破龔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守仁乃還贛州　梁儲
以楊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十一月丁亥廷和至復爲首輔　戊
子帝還至宣府使使賜楊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
不報　費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鎭等訟寧王宸濠陰令鎭賊宏
鎭等遂據險作亂帥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

發宏先人冢毀其家劫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愬於朝下
孫燧按狀遣兵剿捕　十二月癸亥楊廷和偕蔣冕等馳至居
庸關欲赴行在請帝還宮爲谷大用所扼不得出關而還　閏
月丁亥迎春於宣府帝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江彬
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南京給事中孫懋言彬梟桀憸邪挾至
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
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爲宗社一日憂乞立寘重
典時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覩規主闕者往往得無罪一觸權倖
禍立至人皆爲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也　致仕
尚書李傑卒　王守仁之平詹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
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

容未下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
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陽杖繫珂等陰使珂弟集兵以待
遂下令散兵

明紀卷第二十六終

明紀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道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四 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帝在宣府　王守仁以歲首大張燈樂賜池仲容節物誘使入謝仲容信且疑帥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我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癸卯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亙數十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驚爲神　寧王宸濠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舉人冀元亨往宸濠語挑之陽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遺之元亨反其賂於官　帝以郊祀將回鑾既而復止御史袁宗儒帥同官力諫丙午帝還自宣府至居庸關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命羣臣具綵帳羊酒郊迎楊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帝又命朝臣迎駕者用曳撒大帽鸞帶給事中朱鳴陽言曳撒大帽行役所用非見君服毛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丁未罷南郊致齋庚戌大祀

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辛亥還宮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會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衞京師內外人心動搖徐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雨雪爲災民無衣食安保其不爲盜所禦之寇尚遠隔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發於肘腋臣所大懼也不報　辛酉帝復如宣府　振兩畿山東水災給京師流民米人三斗瘞死者　賜朱英謚恭簡　近畿盜竊發王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兵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　佛郎機據滿剌加地逐其王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始通也詔給方物之直遣還　二月己卯太皇太后崩　壬午帝至自宣府　初御史薛鳳鳴坐罪削籍諂事諸倖倖尤善錢寧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刑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剄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所讎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御史許完張士隆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周在還職寧怒會士隆劾錦衣千戶廖鎧奸利事言鎧父鵬虐河南人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其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鑾以釋陝人之憤寧見疏益大恨遂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并下錦衣獄謫州判官　江西清軍御史范輅劾鎮守太監畢真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　孫燧念寧王宸濠事訟言於朝無益乃託禦他寇預爲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縣

多盜割其地別置安義縣以漸弭之初燧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乃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以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刦兵器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瞷燧圖己使人賂朝中倖臣請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卻之　江彬遣小校米英執人於平谷恃勢橫甚巡關御史董相收而杖之將以聞彬遽譖相械繫錦衣獄謫判徐州　錦衣千戶王注撻人至死刑部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錢寧匿注於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尚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至部院白事稱子麟輩曰老尊長　帝欲假啟土為名復出巡

幸兵部主事陸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為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遠遊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慼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為居縱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擧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
修撰舒芬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煢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衮冕而衷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時罷沿道兵衛故芬言及之　石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略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數年以來天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絰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倘或不悟天之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廩空邊鄙空

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為陛下惜復昧死為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為家人所阻避居密室雖妻子不知疏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然帝竟不悟也　黎鑑假進貢苛斂巡按御史王相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逮繫詔獄謫高郵州判官御史朱裳代為巡按抗疏直相劾鑑八罪不赦　川湖兵至貴州鄒文盛與總兵官李昂等分漢土為五抵香爐山下山壁立惟小徑五賊皆樹柵仰攻不能克乃制戰樓與崖齊乘夜雨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鬨梯緣木以上遂禽阿旁餘賊猶堅守不下參將洛忠等詭言招撫自山後擊之殲焉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藺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先

後斬隆無算　三月給事御史勘甘肅事還報於彭澤無所坐
王瓊怒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啟釁辱國喪師與李昆
陳九疇俱宜罪詔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眾不敢發石天柱與
同官王爌力明澤無罪乃罷澤爲民昆九疇皆逮訊瓊還怒天
柱爌取中旨出天柱爲臨安府推官爌惠州府推官瓊又嗾土
魯番人在會同館者暴澤過惡以顯擢誘禮部主事張潔令署
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潔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
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　戊
辰帝如昌平夏四月己巳朔謁六陵遂幸密雲黃花鎮江彬等
掠良家女數十車載以隨有死者民間婦女爭避匿永平知府
毛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

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郭原以聞立逮下錦衣獄繫半歲謫
雲南安寧知州典膳李恭疏請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逮恭
下獄死獄中　復改四川高縣爲州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帝駐蹕喜峯口欲招三衛頭目花當把兒孫等使悉詣闕宴
勞巡按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汪天啟亦抗章諫不報帝欲出
塞薊州總兵官馬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先是帝幸河
西務指揮黃勳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勳懼逃行在因嬖倖譖
於帝云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裸縛
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榦痛笞之四十幾死囚檻車馳入京
幷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獄都御史王瓊及給事中御
史陳霆牛天麟等交章論救不報謫士元麟山驛丞　戊申帝

至自喜峯口　吏部員外郎何景明爲陝西提學副使廖鑾鎮
關中橫甚諸參隨遇三司不下馬景明執而撻之其教諸生專
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
始知有經學　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范輅不可奏言高
皇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
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以爲
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章下禮官議
宸濠馳疏爭之廷臣請如輅言輅又劾宸濠伶人秦榮僭侈治
其罪未幾畢眞摭他事誣輅逮下錦衣獄　六月庚辰太皇太
后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甲申葬孝貞純皇后乙酉至自昌平
壬辰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舒芬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

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
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
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
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
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　秦王請
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
命閣臣草制楊廷和蔣冕引疾帝怒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制
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
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
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
地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

事遂寢　秋七月己亥錄應州功陞賞者五萬餘人汪天啟言是役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庭南向號哭臣等何忍受賜　帝從江彬言將偏遊塞上傳旨以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楊廷和蔣冕在告梁儲毛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　蔣冕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儻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徑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丙午帝復如宣府江彬爲威武副將軍　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

諸中官皆乞更敕書兼理民事許之梁儲等極言不可弗聽
八月析廣東龍川縣地置和平縣以河源縣地益之治下浰
乙酉帝如大同　追謚韓雍襄毅何喬新文肅　九月庚子次偏頭關癸丑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
甲寅封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梁儲暨毛紀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劵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劵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　給事中齊之鸞等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陳戡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耳目貽百世譏笑已又言楊廷和蔣冕毛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集復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御史李潤等亦爭之皆不省之鸞又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亦不聽　冬十月戊辰帝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調西官廳及四衛營兵赴宣大壬子次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

第納其女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馳疏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宜罰治帝不省既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不應張忠等譖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師下錦衣衞獄
十二月戊寅帝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大徵女樂納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江彬與近幸皆母事之稱曰劉孃孃　毛澄偕廷臣上疏言去歲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今歲律將周郊禋已卜六龍遐駛旋軫無期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則禍生今去上辛纔二旬萬一氷雪阻違道塗梗塞元正上日

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淸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　先是連推日食起復皆弗台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以古法今法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庶交食可正七政可齊禮部言裕及監官數學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

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厤元其氣閏轉交四應併周天黃道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併監正董其事禮部言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別選精通數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更爲奏請從之　僰蠻之平馬昊遣班師不置戍守及改高縣爲州增高珙筠連田租千八百石令指揮魏武度田奪降人業給之軍民珙縣知縣步梁竊昊意誘殺降人阿尚杜琮以亡胄故怨謝文義潛使人購其頭文義乘羣蠻怨嗾之遂大訌攻高州及慶符縣破其城琮帥兵禦之大敗死傷七百

入孫樾暨巡按御史盧雍黎龍先後劾昊謝文禮文義後爲指揮何卿等所誅　江西大水寧王宸濠素所蓄賊淩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孫燧與許逵謀捕之賊遁沙井燧令參議黃宏自江外掩捕夜大風雨不克濟賊走匿宸濠祖墓間燧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宸濠遮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不許逵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士大夫多以宸濠且反爲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有死而已　岑濬之亂龍州也詔下鎭巡官勦賊而立趙源庶兄浦子相爲源後相弟楷謀於源妻岑氏以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勘未決璋賂鎭守太監傅倫舍人詭稱有詔令岑氏兄子猛調兵

二萬納璋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況村總督都御史楊旦命討璋猛殺璋相乃歸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旦榮之曾孫也

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在太原甲辰改卜郊壬子還至宣府帝東西遊幸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　二月命江彬提督十二團營　壬申帝至自宣府　丁巳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是日京師地震

初朝鮮康獻王李旦本名成桂與宰相李仁人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岳祝文稱成桂爲仁人子載之祖訓其子恭定王芳遠嘗奏辨及修大明會典乃列祖訓於朝鮮國嗣王懌乃上疏備陳世系辨先世無弒逆事乞改正從之　己丑帝自加太師諭禮

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鎭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時盜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及命下人情惶懼毛澄等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曰大將軍太師國公臣等莫知所措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徧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刑部主事汪金亦疏陳九不可且極言酣酒當戒工部主事何遵抗言淫祀無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遏勿進庶吉士汪應軫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淸以南幸棄業罷

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戢命恐變生不測亦不報　三月析江西上猶縣地置崇義縣以大庾南康地益之桶岡左溪橫水皆屬焉　齊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等交章力諫南巡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　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言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謹陳當今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愼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則聖學維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

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使忠言日進聰明日廣則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歎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

可旣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楡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豪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天下事尚可爲也五

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富貴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爲之也彬行伍庸流凶很傲誕無人臣禮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遙遙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

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己稾與鞏連署以進　舒芬汪應軫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應軫及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

將北向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漫游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太常寺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　夏良勝具疏與萬潮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廟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恆曠宮壼之孕祥尚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中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醫士徐鏊以其術諫略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膳飲不調餚蔌無擇誠非養生道也況南方卑溼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癸丑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錦衣衛獄

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是時天連曀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錦衣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汙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十遂死震獄中日與羣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繫者幸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江彬欲諸人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槖饘焉甲寅楊廷和等疏救不聽石玠復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之 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行人孟陽語諸僚此舉係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當效死遂與司副余廷瓚等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數日至是乃上諸諫者既得罪諸奸又以危言恫喝閽者惴惴大理寺評事林公黼夜草疏與寺正周敘等闔署諫何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黃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官名疏上帝益怒乙卯下敘十八人廷瓚等二十人大輅等三人錦衣獄掠治尤嚴鞏與公黼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 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闕下人三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死杖下是日風霾晝晦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掌院者懼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死此耳校事親孝奔父喪痛哭幾絕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斐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毋媿而父遂絕

詔謫芬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孫鳳陸俸張衍瑞姜龍府同知吏部員外郎姚繼巖等百有二人俱奪俸半歲頃之驗封郎中王鑾禮部員外郎馮涇亦以被創死 令黃鞏等三十九人跪闕下五日褫冠帶加梏拲焉眾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至晚仍繫獄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觀者無不泣下廷臣以石玠被譴莫敢再言士民憤爭擲瓦礫詬罵之諸大臣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夏四月甲子朔免南畿被災稅糧 戊寅杖黃鞏等三十九人於闕下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周敘余廷瓚林大輅徐鏊各五十餘三十八四十鏊遣戍烏撒衛鞏等五人除名敘等三十三人謫官以創重死者兵部員外郎陸震工部主事何遵大理寺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概李惠被創死稍後者行人王瀚謫者大理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皐蔡時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瀓張岳方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震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方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掖帝亦爲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江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宴如也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

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惠鉞之子也　戶部尚書石玠致仕　謫范輅龍州宣撫司經歷未幾謫張文明雷白縣典史　五月己亥詔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流民歸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寧王宸濠以帝未有子深結左右錢寧臧賢等於帝前稱其賢又賄寧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於帝用異色龍牋加金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孫燧與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張忠附江彬欲傾寧賢乘閒爲帝言寧賢盛稱寧王陛下以爲何如帝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爲

者忠曰賢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切責燧等宸濠方日夜與李士實劉養正謀益遣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御史蕭淮上疏謂不早制之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寧等猶庇之詆淮離閒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事遣勳戚大臣宣諭令王自新帝乃令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太監賴義持諭往收其護衛令還所奪官民田　安慶知府張文錦度宸濠必反與都指揮楊銳爲禦備計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瑞州知府宋以方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練宸濠忌之迫鎮守劾繫南昌獄　先是馬昊調松潘兵攻小東路番寨茂州核桃溝上下關番蠻懼遂糾白石羅打鼓諸寨生番攻圍城堡參將芮錫等討之兵敗指揮龐昇等皆死昊又遣副總兵張傑副使吳澧擊松潘南北二路番不利亡軍士三千餘人六月事聞詔遣官逮昊行至河南疏稱疾篤死於家

析福建南靖縣地置平和縣以漳浦縣地益之　寧王宸濠聞崔元等且至遂決計反妃婁氏諫不聽乙亥以生辰宴諸守土官丙子皆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眾相顧愕眙都御史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

翼燧宸濠素忌逵問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耶逵罵曰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萬段磔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幷縛之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逵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惠民門外斫逵頸屹不動賊眾共推抑令跪卒不能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燧逵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宸濠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效廉布政使胡廉參政陳杲劉棐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等下獄宏憤怒以手梏向柱擊頂死思聰絕粒六日死參政王綸季斆僉事潘鵬師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皆從逆以李士實

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署閔念四淩十一吳十
三爲將軍集兵號十萬承奉涂欽與念四等將之大索兵器於
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梃招絮賊賊畏守吏不敢發宸濠馳檄指
斥朝廷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　興王祐杬薨諡曰獻祐杬
嗜詩書容受直言絕珍玩不畜女樂非公宴不設牲醴楚俗尚
巫覡而輕醫藥乃選布良方設藥餌以濟病者　進賢知縣劉
源清聞變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僕逸手刃以徇
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宸濠妃弟婁伯歸上饒募兵
源清邀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
祐亦起兵討賊賊七殿下者奪運舟於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
賊黨募兵至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衆西下亦爲所遏禽七十

餘人賊兵不敢輕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　巡撫應天都
御史李充嗣謂參贊尚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於公畿輔則充
嗣任之乃自將精兵萬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令楊銳
等堅守傳檄部內聲言京邊兵十萬旦夕至趣供饟以給賊宇
談笑自若時擕客宴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鎮守中官劉瑯
與宸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
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　王守仁奉命
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知縣顧佖以變告守仁急趨吉安吉安
士民方爭亡匿伍文定斬亡者一人衆乃定迎守仁入城設孫
燧許逵木主於文天祥祠帥吏民哭之守仁與文定徵調兵食
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帥吏士勤王臨江知府

戴德孺斬宸濠使者與家人誓死報國卽日戒嚴贛州知府邢
珣袁州知府徐璉先後至里居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
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
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來赴義御史謝源伍
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
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
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
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帥所部
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
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
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

益大疑遲留十餘日乃分兵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慶
城下舟五十餘艘楊銳張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禴通判
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滸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軍
城西文錦有禴軍城北景暘誥軍東南城西尤要衝銳晝夜拒
戰殺傷賊二百餘斬其間諜賊稍卻池州知府何紹正亦登陴
固守秋七月壬辰朔宸濠詗知中外兵不至乃留其黨宜春王
拱樤內官萬銳等守城自帥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蔽江下舳艫
相銜六十餘里出宋以方於獄脅之降不屈械舟中丁酉至安
慶張文錦等慮其徑下南都令軍士登城詬之宸濠乃留攻城
以潘鵬家安慶令呼銳及文錦語諭之降衆心頗搖吏黃洲者
以大義責數鵬鵬慚而退既復持僞檄至銳家僮遙呼鵬銳腰

斬僮以徇將射鵰鵰遯去衆心乃定賊怒圍益急銳等殊死戰
賊雲樓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縋人焚賊樓賊置
天梯廣二丈高於城板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
城上束葦沃膏然其端梯稍近卽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
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饟人運石一二數日積
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書賊營
諭令解散有亡去者　致仕侍郎羅玘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
畢而卒　李昆陳九疇逮至法司言昆設謀遏强寇功不可掩
王瓊不肯乃以失拜煙答繫死爲九疇罪除其名謫昆浙江副
使　甲辰宸濠反書聞江彬張忠從臾帝親征王瓊請敕南和
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王守仁奏金各帥所部趨南昌李

充嗣鎭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儀眞奏上三日不下楊廷和趣
之竟下親征詔御史陳察請無行而亟下罪己詔忤旨奪俸一
年諭羣臣更諫必置極典帝自稱後軍都督府大將軍國公如
故以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鎭守
撫按悉聽節制侍郎王憲帥戶兵工三部郎各一人督理軍儲
給事中祝續齊之鸞紀功暴宸濠罪告宗廟廢爲庶人時舉朝
震懼瓊治兵書自如大言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
今日賊旦夕禽耳　丙午宸濠自攻安慶楊銳等禦卻之己募
死士夜劫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慚憤謂其下曰安慶
且不克安望南都斬宋以方以祭江　王守仁聞南昌兵少則
大喜趨樟樹鎭戴德孺徐璉邢珣及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

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
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
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
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
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兵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
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伍文
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墳廠伏兵庚戌夜半文
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拱樤萬銳等
皆就禽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
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癸丑遣文定珣璉德孺等各將
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聞南昌破大恐解安慶之

圍崔文出城襲擊破之乙卯諸軍遇賊於黃家渡賊乘風進薄
氣驕甚文定恩陽北賊趨利前後不相及珣繞出賊背貫其中
文定恩還兵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
斬溺萬計賊退保八字腦盡發九江南康兵赴軍前守仁遣知
府撫州陳槐饒州林珹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
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文定身犯矢石火燎鬚不動
諸軍殊死鬬賊復大敗禽斬二千餘級賊退保樵舍聯舟爲方
陳盡出金寶犒士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
就賊艦丁巳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乘風縱火焚其副
舟妃婁氏以下皆赴水死將士焚溺死者三萬餘人宸濠舟膠
淺倉卒易舟遁冕所部兵追執之盡禽其世子郡王儀賓及李

士實劉養正涂欽楊璋王綸等諸逋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
南康九江亦下宸濠歎曰昔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
何及守仁自起義至平賊凡三十五日　八月命江彬提督東
廠錦衣官校辦事　楊銳薦鄭岳胡世寧詔起岳四川布政使
世寧湖廣按察使岳丁憂不赴　楊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敕
諭謝弗肯帝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敕以廷
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梁儲等請與俱罷亦
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　癸未車駕發京師命
楊廷和與毛紀居守梁儲蔣冕扈從張永江彬提督贊畫機密
軍務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發儲冕連疏請駕旋不
聽九月戊戌至臨清　許泰欲攘王守仁之功與張忠疾馳赴

南昌初守仁上宸濠反書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
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又懼守仁見帝發其罪競爲蜚語
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
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
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
不許忠泰至南昌按察使伍文定出謁縛之文定罵曰吾不卹
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讎
法當斬忠益怒推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忠泰窮搜逆黨
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齊之鸞獨
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守仁至錢塘
遇張永夜往見之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

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氣懾守仁因頌永賢極言江
西荼毒已甚不堪六師擾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調護
聖躬耳非攘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因指江上檻
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卽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
在聞巡撫江西命乃與永偕還南昌　致仕尚書林瀚卒年八
十六謚文安　冬十月壬午帝發臨清十一月甲辰至淮安府
乙巳漁於淸江浦壬子冬至受賀於太監張陽第江彬在途矯
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　宸濠旣反帝心疑錢寧寧
懼白帝收盧孔章及臧賢等下獄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
途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江彬閒寧令閽臨淸董皇
店役乃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命羈之臨淸馳收

其妻子家屬　十二月辛酉朔帝至揚州諸嬖倖以其地繁華
要求無所不至知府蔣瑤不應諸嬖倖皆怒江彬欲奪富民居
爲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瑤空舍挫辱之脅以所賜銅
瓜瑤不爲懾彬遍刷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會帝
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卽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
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
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又傳旨徵異物瑤具
對非揚產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瑤不得已獻五百匹　帝
議於南京行郊禮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
可疏三上始得請　乙酉渡江　丙戌至南京命百官明年正
旦戎服朝見喬宇及禮部侍郎楊廉不可乞用常儀廉又請謁

見太廟俱報許　張忠許泰縱京軍犯王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誣守仁與宸濠通詰宸濠言無有詰之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泰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之刑不承械繫京師錦衣獄忠泰又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氣懾不敢言已輕守仁文士彊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張永復促之忠泰不得已乃班師　淮揚饑人相食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辰卒

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帝在南京癸巳改卜郊　帝以宸濠械將至問梁儲蔣冕處置之宜儲冕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請帝速還不省江彬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阻乃止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喬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復彬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為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時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倖求索倍之應天府尹齊宗道憂懼卒丞寇天敘攝其事日青衣皁帽坐堂上彬使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倖有求則曰俟若奏即予禁軍攫民物天敘與宇謀選拳勇者與博戲禁軍卒受傷慚且畏不敢橫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及武進知縣咸入覲推官張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東郊言狀郊立行部至常州謂曰韜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

諸府得安　泗州知州汪應軫帥壯夫百餘人列水次中使舟至即輓出境有詔命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

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等下獄　夏四月己未振淮揚諸府饑　芒部土舍隴壽與庶弟隴政兄妻支祿爭襲仇殺所部爽鸞阿又磉者唖者鳩等乘機倡亂流劫貴州參政傅習都指揮許詔督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爵討禽首亂四十三人斬一百十九級事乃定　五月江西大水　六月丁巳朔帝幸牛首山諸軍夜驚言江彬欲為逆久之乃定　土魯番歸先所掠將卒及忠順王家屬求貢廷議許之巡按甘肅御史潘倣言番賊犯順殺戮剽掠慘不可勝言今雖悔罪果足贖前日

萬一乎數年以來雖嘗閉關未能問罪今彼以困憊求通方且
窺我意向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其番文執難從之詞
示敢拒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日爲侮慢不恭之語其變詐已見
若曰來者不拒馭戎之常盡略彼事之非納求和之使必將叨
冒恩禮飽饜賞餼和市私販滿載而歸所欲既足驕志復萌少
不慊心動卽藉口反復之釁卽在目前叛則未嘗加罪而反獲
鈔掠之利來則未必見拒而更有賜賚之榮何憚不爲臣謂宜
降敕責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方許入貢其番文可疑者
詳加詰問使彼知中國尊嚴天威難犯庶幾反側不萌歸服可
久時王瓊力主款議不納其言　致仕尚書楊守隨卒　秋七
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八月癸未免江西稅糧　梁儲蔣冕

以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張忠許泰
與祝續等讒毀王守仁百端獨齊之鸞力白其誣張永時時左
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
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卽馳至忠泰計沮
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
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遣還鎭會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
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數訛傳
將爲變帝心疑欲歸閏月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
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喬宇亦伏
闕請駕旋帝乃許不日還京癸巳受江西俘令守仁更上捷音
丁酉發南京癸卯次鎭江幸楊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

以十數羣小猶欲導帝爲江浙行一清從容諷止又臨故大學
士靳貴喪癸丑次揚州九月庚申至寶應中官邱德用鐵絙繫
蔣瑤從丙寅至淸江浦己巳漁於積水池帝舟覆救而免遂不
豫戊寅至臨淸釋瑤還揚州揚州人見瑤無不感泣冬十月庚
戌帝至通州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
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先是張永至南昌搜宸濠籍
得陸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十一月庚申治諸交通者罪
執完赴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江彬欲勸帝幸宣府矯
旨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鎭國公朱壽指授方略禽
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詔襃賜鎭國公
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毛澄據漢庶人故事請帝

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楊廷和等亦以爲請帝不從十二月己
酉賜宸濠死焚其屍時帝體憊甚彬慮帝宴駕己得禍猶力請
幸宣府太醫院使吳傑語諸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儻至
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諸近侍懼百方勸帝甲午還京
師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錢寧陸
完等皆裸體反接死者梟其首於竿皆標以白幟揭其姓名列
凱旋前部以入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告捷
於郊廟社稷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初獻帝歐血仆地扶歸
齋宮不克成禮　御史鄭本公請愼選宗室親賢正位東宮繫
天下望不報　佛郎機之入貢也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
掠小兒爲食已而夤緣鎭守中官許入京帝南巡其使火者亞

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御史邱道隆言滿剌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御史何鼇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鬭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時貢有定期防有常制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年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絕禁防益疎佛郎機遂乘機突至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鼇即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滿剌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如御史言報可亞三侍帝驕甚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耶

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改卜郊帝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給事中顧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憂噲憂者願陛下愼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　二月己亥巡撫雲南副都御史何孟春巡按御史陳察等討平彌勒州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　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與蘆山縣民爭田構釁知縣處置失宜文林遂與其子繼恩稱兵爲亂巡撫都御史盛應期討之斬文林禽繼恩擇其宗人承襲天全遂平應期尋以憂歸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庚申江彬矯旨改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自提督軍馬令許泰神周李琮等提督教場操練別擇地爲團營教場汪天啓言拓地則擾居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之軍而彬等概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　辛酉命興世子厚熜襲封帝臥疾久繼嗣未立司禮太監魏彬等至內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不應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乙丑帝大漸令太監陳敬蘇進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爲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丙寅帝崩於豹房年三十有一谷大用張永走告內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

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猶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等請廷和遂以遺詔令張永郭勛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衞御史以其屬扞掫罷威武團練營各邊兵入衞者俱重賚遣歸鎭革京城內外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遣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各還其國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丁卯儲及張鶴齡崔元毛澄定國公徐光祚太監谷大用韋彬張錦迎嗣興王厚熜於安陸戊辰頒遺詔於天下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

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光祚景昌之四世孫也

江彬疑楊廷和等圖己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李琮勸彬乘閒以其家眾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以溫語慰之彬意稍安乃出成服廷和與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謀以皇太后旨捕彬等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魏彬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庚午廷和冕題大行皇帝銘旌魏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嚴咸在廷和爲魏彬祥言彬反狀以危語怵之魏彬心動惟銳力言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祥乃與魏彬等入白太后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太后命彬及工部尚書李燧禮服入祭家人皆不得從事竟將出永留彬燧飯太后遽下旨收彬彬覺走西華門門閉轉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收者至縛之有頃琮及神周並縛至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爲人禽廷和冕良久未得報方自危頃之嚴至則彬已禽矣彬等並下獄　徐光祚等至安陸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毛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不果夏四月癸未興王發安陸癸卯至京師止於宣武門外禮官具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等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箋勸進乃即行殿受箋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王遲回久之始報可文書房中官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蔣冕毛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殆盡大赦天下卹錄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賦盡免之廷和總朝政凡三十七日　齊之鸞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吏壞言者

久遏於權奸欲吐忠鯁憤懣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讎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遡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　丙午遣使奉迎母妃蔣氏遣行人即家起費宏入輔政加少保　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王主祀稱號　廷臣交章劾王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訐楊廷和帝愈不直之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訴年老改戍綏德　許泰下獄論死　給事中夏言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

帝嘉納之　顧濟言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詿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　辛亥祀前都督馬雲葉旺於遼東　五月追贈陸震太常寺少卿何遵劉校尚寶司卿林公輔余廷瓚太常寺丞詹軾劉概孟陽李紹賢李惠御

史劉玨刑部主事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子監王瀚亦贈御史賜祭張英贈官賜祭授其弟雄都指揮僉事舒芬黃鞏等悉召復故官擢徐鏊御醫　乙卯罷大理府銀礦　總河都御史龔宏言黃陵岡先築三埽已決去其二恐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復趨張秋故道臣嘗築隄起長垣抵山東楊家口二百餘里今請距隄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如之以資捍禦從之　給事中張九敘等劾梁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丙辰致仕　戊午毛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獻王後襲興王

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范鎮謂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興獻王於孝宗皇帝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義兼盡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壬戌吏部侍郎袁宗皋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言官交章白冀元亨之冤詔釋之出獄五日而卒　丙寅御西角門策試正德十五年會試中式舉人張治等賜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申磔錢寧於市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　乙亥毛澄復會廷臣上議曰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今已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祀至於稱號以宋程頤之說爲據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楊廷和蔣冕毛紀言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可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帝益不悅命博考前代典禮務求至當廷和等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陛下以二君爲法澄復會廷臣執奏幷錄上魏明帝詔書帝留之不下　追奪張永谷大用魏彬陸誾馬永成兄弟封爵　咸寧侯仇鉞卒年五

十七諡武襄　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楊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不息帝乃籍沒其貲產　六月楊廷和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優詔報可　先是擢胡世甯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甯道聞帝卽位疏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薦魏校何瑭邵銳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輔弼知府劉菃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韙其言　治河工部郎中楊最言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霪風厲輒衝決阻壞運舟鹽城通泰興化民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敕

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庳薄亦足支數年是爲中策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霪潦蕩爲巨浸是爲無策也部議用其中策　戊子磔江彬於市子勳杰鰲熙與神周李琮皆斬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彬幼子然及妻女發功臣家爲奴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其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紀　乙未縱內苑禽獸令天下毋得進獻　丁酉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　戊戌振江西災　壬寅革正德間傳陞官一百二十七員　癸卯振遼東饑　贈孫燧禮部尚書諡忠烈許逵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黃宏太常寺少卿馬思聰光祿寺少卿建旌忠祠於南昌祀之　伍文定上張忠

許泰等罪狀因言曩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漁獵盈百萬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寸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今大憝江彬錢甯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典又請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甯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並嘉納之

初追崇議起楊廷和以定陶濮王故事授毛澄曰是足爲據有異議者卽奸邪當斬張璁方舉進士與禮部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瓚撓議改瓚官南京及澄等議三上三卻璁在部觀政測知帝意乃以七月庚戌朔上疏言漢哀帝宋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與今日事體不同帝

繼統不繼嗣宜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其詞甚辨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壬子帝下璁疏令廷臣議廷臣皆大怪駭目爲邪說澄等執議如初帝不聽　癸丑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爲令

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吏部尚書石瑤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楊廷和有所不悅改瑤掌詹事府典誥敕時頗謂廷和太專　起方良永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良永以母老再疏乞終養都御史姚鏌請破格褒寵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米三石　時欽天監算術漸差以南京戶

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通算法特擢光祿寺少卿管監事　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卻之　吏部言前禮部員外郎馮涇諫南巡被杖以創卒家貧不能還喪詔賜米二十斛有司厚卹其家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楊廷和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為帝后廷和退上疏諫封還手詔帝復留其疏不下劉允至烏斯藏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允殺將校數百人盡奪所齎寶貨器械以去允乘善馬疾走僅得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馳奏會帝即位乃召允還治其罪　丙子革錦衣衛所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軍士匠役投充新役者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行人鄧繼曾以久雨上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

尚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啓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從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　寍津盜起轉掠至德平丁丑知縣冀諒帥吏民禦之力屈被殺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興獻王尊稱毛澄等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先皇帝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蓋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　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言宜稱太皇太妃報聞　辛巳御經筵　夏言鄭本公及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員汰

三千二百人中官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諸失職者銜楊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給營卒百人衛出入　喬宇自為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為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　外戚邵喜乞莊田戶部侍郎秦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未幾中旨各官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即從其議　九月乙卯袁宗皋卒　王瓊既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彭澤即家起兵部尚書部事積壞久澤至覈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

白戎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敕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為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　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一二牆堡墩臺圮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為諸部射獵地巡撫都御史李承勛疏請修築會帝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為城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　松潘所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

輸貨以假道番殺官軍憚不敢詰官軍殺番輒抵罪胡世寧陳
方略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
威通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彭澤因請
盡罷諸鎮守帝不從其後鎮守竟罷　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州
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御史馬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
設撫按百餘年刑淸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遣
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
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　庚午葬毅皇帝於康陵
廟曰武宗　御史黎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
纂述從之　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毛澄等請由崇文
門入東安門帝不許乃議由正陽門入大明承天端門從王門
入宮又不許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敕曰聖母至御太后車服
從御道入朝太廟故事后妃無謁廟禮澄等難之母妃至通州
聞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不肯入帝涕泣啟皇
太后願避天子位奉母妃歸藩羣臣惶懼張璁聞益自喜乃著
大禮或問上之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帝益嚮之乃下
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乃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
帝妃爲后以太后懿旨行之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
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
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之敢任冬十月庚辰慈壽皇太后
旨加興獻王爲興獻帝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興獻王妃蔣
氏爲興獻后宣示中外壬午興獻后至以太后儀謁奉先奉慈

二殿不廟見帝雖勉從廷議意猶嗛之　宥張忠許泰死戍廣
東　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褏陽王祐櫍先後疏言大禮
如張璁指　兵部侍郎吳廷舉上疏詆陸完王瓊梁儲及少傅
蔣冕冕求罷帝不直廷舉調南京工部　十一月庚戌振江西
災　帝深知王守仁功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楊廷和與王瓊
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於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
功或言國喪未畢不宜舉宴行賞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
仁不赴請歸省丁巳論平宸濠功封守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新建伯世襲擢楊銳都督僉事崔文都指揮使俱廕子加喬宇
少保伍文定副都御史戴德孺雲南右布政使邢珣徐璉各增
秩二等守仁抵里四方學者踵至王畿錢德洪王艮等十餘人
最知名於是有致良知之學　追贈羅倫左諭德諡文毅　馬
昊逮至京下獄尋削籍歸　甲戌乾淸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
之鄭本公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
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
爲萬世之計愼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
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鴆毒重興作惜
財力永鑒於先朝帝嘉納之　罷廣西貢香諭各鎮巡守備官
凡額外之征悉罷之　十二月己丑帝傳諭興獻帝后加稱皇
楊廷和等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
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
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

等不得辭其責請皆斥罷因封還御批毛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給事中安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廷臣諍者凡百餘人帝皆不允　孫交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給事中裴紹宗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皆嘉納　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鎭守復令張鋭劉瑤守涼州居庸彭澤持不可罷弗遣　陳暠之弑黎賙也賙臣都力士莫登庸附之已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暠暠敗奔諒山道據長寧太原清都三府自保登庸等立灝之兄子譓譓封登庸武川伯總水陸諸軍登庸潛蓄異志黎氏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發兵攻都城譓出走登庸擊破綏兵捕酉榜殺之益恃功專恣遂逼妻譓女迎譓歸自爲太傅仁國公帥兵攻暠暠敗走死

明紀卷第二十七終

[stamp]

明紀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孫[illegible]知府銜[illegible]

世宗紀一 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毛澄及給事中朱鳴陽等俱言咎在大禮程敔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詖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債師不聞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天變給事中鄧繼曾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十二日長安榜廊火及今郊祀日內庭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朞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楊廷和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乃降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獻帝園曰陵黃屋監衞如制設祠署安陸歲時享祀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　霍韜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決施

[stamp]

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帝相得取善之名內臣
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
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興府護衞軍不當盡取入京欒授官
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
昌外不當濫敘帝嘉納之　韶又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
安磐偕同官言韶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
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巡撫都御史
許銘不協已已嗾部卒毆殺銘焚其屍五衞軍大亂詔擢陳九
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二月己卯耕耤田　河南妖人馬
隆等爲亂參議陳鼎督兵誅之鼎廉介正直不通私謁歷官至
應天府尹　安磐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霦魏彬王

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貪緣覬復
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也帝納其言命錦衣官
密訪緝之　三月辛亥弗提衞獻生豹卻之　甲寅釋奠於先
師孔子　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
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邵氏尊號曰壽安皇太后興
獻后曰興國太后　論定策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歲祿
千石廷和等固辭改廕錦衣衞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廷
和廕四品京職世襲冕紀廕五品文職又辭　夏四月立報功
祠於雲南祀傅友德金朝興梅思祖從何孟春之請也　令公
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讀書尋令已任者亦送監
、壬辰命各邊軍馬器械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　改召用工

部尚書林俊於刑部俊年已七十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
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璞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還就
以饜公議又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輒
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以上比至京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
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
論天下想望其風采　時承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虛孫交裁
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嘗會廷臣議發內帑給軍廩官俸已報
可爲中官梁諫等所沮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
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
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
淮諸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

預守土事而安川貪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
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即位命留十八人如弘
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
又論御馬監內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
杜其侵耗不從　五月己酉封崔元京山侯邵喜昌化伯蔣輪
玉田伯喜壽安太后之弟輪興國太后弟也毛澄等言元之奉
迎乃臣子之分遽膺封爵無故事帝曰永樂初文皇帝入繼大
統駙馬都尉王甯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得言無故事給事中
底蘊御史高越等連章論其不可不聽、詔廕中官張欽義子
李賢爲錦衣衞世襲指揮給事中許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
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廝養反過之忠勛大

臣裔曾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
許復禮安磐相繼言悉拒不納毋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
命經筵輟講林俊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不聽　御史盧瓊言
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
實錄成於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報聞　六月致仕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
恪守先儒訓不事著述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
退世皆高之　秋七月己酉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旱詔
撫按官講求荒政　御史汪珊疏陳十漸畧言陛下初卽位天
下欣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
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

淫祀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
初日覽章奏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今騰驤
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
近侍以迎立援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
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
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
奏直曰有旨訑訑拒人帝頗納其說　溫祥齋冊寶往安陸經
濟寧劾主事陳嘉言侮慢逮下獄給事中劉濟疏救不許　中
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林俊言內
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
之治報聞　韃靼犯固原總制三邊侍郎李鉞初至援兵未集

乃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礮擊之寇
引去鉞以其間增築墩堡謹烽堠廣儲蓄選壯士爲備八月寇
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令遊擊時陳周尙文等分伏要害遏其歸
斬獲多鉞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
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珝等並
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效鉞自劾乞休不許　壽府校尉橫
擾市民德安知府李重抑之壽王祐楮奏逮重安陸民劉鵬隨
重詣大理對簿重未之識也訝之鵬曰太守仁爲民受過民皆
得效死豈待識乎重卒得白祐楮聞而悔之後以賢聞　九月
巡按江西御史程啟充上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書欲亟
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

並言守仁黨逆宜追論給事中汪應軫言逆濠私書有詔焚燬
啟充輕信被劾知縣章立梅捃摭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
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劾應軫澄黨比帝曰守
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其勿
問　己巳監生何淵請立世室祀興獻帝章下所司　辛未立
皇后陳氏初傳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旣復改壽安太后楊廷
和等爭之乃止　初蘇松水道盡爲勢家所據李充嗣等建議
修之武宗進充嗣工部尙書兼領水利事及帝嗣位復追工部
郎中林文霈顏如瓌協理充嗣盡水爲井地示開鑿法戶占一
區刻日計工造濬川爬用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擊汰泥
沙置小艇百餘毛鐵帚以導之開白茅港疏吳淞江濬故道穿

新渠凡六閱月而訖工巨浦支流罔不灌注　冬十月復置雲南永昌軍民府領永平一縣金齒永昌騰衝三千戶所潞江鎮道楊塘瓦甸四安撫司鳳溪施甸茶山三長官司　辛卯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免稅糧有差壬辰以災傷敕羣臣修省　南京大理寺丞黃鞏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少卿予祭葬　時王守仁之學盛行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禁革御史梁世驃亦以爲言從之　王守仁疏辭封爵乞錄同事諸臣功報寢　廣西上思州賊黃鏐糾峒兵劫州縣十一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嶺討禽之　陞修撰舒芬等二十人俸各一

級從給事中劉世揚請也編修王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章奏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帝欲祔葬茂陵楊廷和等言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不聽　南京禮部尚書楊廉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爲證且言今異議者自謂祖歐陽修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絕之於仁宗今乃欲絕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死紀僅免詔責山東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不得屯聚流劫金鄉魚臺間奔曹州欲渡河不得復掠考城並河西岸至東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汪應軫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患於鄰省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　給事中劉最請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有犯宜聽部院問理毋從中決帝不能從　十二月戊寅振陝西被寇及山東礦賊流劫者　初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爲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令銳以是免死而儀功不錄無以示報安磐言百之憸邪陽爲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情露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

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　陝西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瞿相李鉞討禽之　山東賊王友賢等轉掠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乃命督漕都御史俞諫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賊　給事中張漢卿等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敕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頌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創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霦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霦

爲欺妄者戒不納　莫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黎譓譓母以告
譓與其臣杜温潤間行以免居清華登庸立其庶弟廳遷居海
東長慶府　御史史道遷山西僉事劾楊廷和交通宸濠諂附
江彬錢寧章下吏部喬宇等言道挾私遂繫錦衣衛獄彭澤復
劾道帝諭言官惟大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
中傷善類
二年春正月給事中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從吏
部言停前諭御史曹嘉復劾廷和宇因言內閣柄太重廷和宇
澤及蔣冕毛紀孫交林俊並求去給事中鄭一鵬言文皇帝始
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卽位大
臣宜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

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御史張袞言廷和當武廟時
權奸竊柄旣不能積誠意以格君心又不能抉去就以明臣節
是則可議也至陛下登極以來撥亂反正足稱救時宰相而道
一旦指爲元惡不已甚乎且廷和以論劾故連章乞休同官又
以廷和故駢迹求去臣恐政柄潛移隱憂可畏帝乃慰留廷和
等謫道南陽府通判　夏言樊繼祖悉奪還民產劾中官趙霦
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爲親蠶廠公桑
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人獻民田王府者俱從之
　山東賊流至考城官軍將擊之會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
馳至中都留守顏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卻賊乘之
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　丁卯小王子萬餘騎入沙河

堡總兵官杭雄戰卻之　二月大計天下官給事御史劾監司
不職者二十二人邢珣徐璉與焉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
政使致仕珣璉倡義討賊月餘成大功當事者以王守仁故痛
裁抑之二人竟廢其餘同事有功者或賞或否亦不給守仁鐵
券不予歲祿頊之守仁再疏辭爵略言宸濠變初起勢焰猖熾
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
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
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
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陳或遮
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
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

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
其心腹散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册改造者多所刪削舉入冀元
亨爲臣勸說宸濠反爲奸人構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
冥冥之中夫宸濠積威淩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
況江西諸郡縣切近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非眞有捐
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齏粉之禍從赤族之誅蹈
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今臣獨崇封爵而此同事諸
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
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非獨爲已
斥諸權奸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悄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
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伸其屈抑者臣竊痛之奏入卒寢不行

癸未振遼東饑　俞諫魯綱運營進王辰山東河南賊平
葬孝惠皇太后邵氏於茂陵祀奉慈殿　禮部尚書毛澄端亮
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
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
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
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
慰留不允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贈少傅諡文簡
帝雅敬憚澄故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　曹嘉素傾險二月倣
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上之安磐言唐王珪
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
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給事中毛玉言嘉背違成法變亂

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　乙巳韃靼俺答寇大同
甲寅武宗神主祔太廟　都御史姚鏌言人臣犯顏進諫自古
爲難變八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
蒞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請宜顯
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
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蒞江西
副使　佛郎機將別都盧疏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遂寇
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
人潘丁苟先登衆齊進生禽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
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三舟復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
得其礟即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鋐進之朝　御史許宗魯爲曹

嘉訟冤請斥毛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宗魯言給事中張原以
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罷斥玉亦上疏求
去言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繫絕微公
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　夏四月壬午朔
以災異敕羣臣修省　癸未以宋朱熹裔孫墅爲五經博士主
婺源廟祀　給事中張翀等言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與民失職與宮壼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
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
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於閻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爭奪於監
門之聱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
桑時廢鈌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

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費財
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歎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壼
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封先女寵於冊后莊奉肅奉之名
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鄰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
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附和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
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
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
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
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甚間之論或譖
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譖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
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

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報聞　錦衣百戸張瑾帥校尉支倖通倉横取狠籍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紿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錦衣衛獄安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逵葛鵾等請付之法司孫交林俊喬宇先後論救皆不聽竟調洪載爲湖州府通判　致仕尚書陳壽卒壽廉歷官四十年無家可歸寓南京所居不蔽風雨比卒尚書李充嗣府尹寇天叙爲之斂又數年親舊賻助始得歸葬新淦　癸巳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舉堪任守令者

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閏月楊廷和合諸大臣力言不可引梁武帝宋徽宗爲喻優旨報納　張𤞤言頃聞紫禁之

內禱祀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冀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厭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巳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闈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　安磐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瑣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瑣南囚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

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厮役夤緣冒遷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巳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　鄭一鵬言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鋭之餘黨爲之先帝巳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爲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况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爲僧道糜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　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林俊留不遣力爭劉濟帥六

科爭之俱不納明日俊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此途一開恐後有重情即夤緣內降以圖免實長亂階文先朝漏奸罪不容誅兹復以小事撓法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

給事中趙漢言崔文亂政巧逞奸欺不特庇一李陽鳳而巳工部尚書趙璜發文家人罪文輒捕其諜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無狀至此望急譴逐毋爲新政累不聽　給事中張逵言陛下臨御之初國事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旋復齋醮繁興爵賞無紀政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

封侯蔣輸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恩倖也廖鵬援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報聞 五月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以賦入則日減以支費則日加請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言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倚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逐庸回任者舊比內閣擬旨輒中改疏請徙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精神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嗇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

溷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即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宮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鐏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 南京禮部右侍郎劉瑞偕同官條上六事且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之 庚午小王子犯密雲石塘嶺殺指揮使殷隆 御史余翺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以塞上無警召李鉞還給事中劉世揚請留鉞陝西而久任諸邊巡撫帝卒召鉞 許相卿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黜竄殛憸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華寘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

民應務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帝卒不聽　六月癸丑以災傷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日本貢使宗設及宋素卿瑞佐抵寧波互爭眞僞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爲驗發宗設怒與之鬭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以免宗設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歿巡按御史歐珠以聞禮部言釁起宗設宜宣諭素卿還國移咨其王究治張翀及御史熊蘭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并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分守參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都指揮張浩閉關絕貢振中國之威寢狡寇之計從之　韃靼入甘肅殺指揮孫仁等　秋七月永福長公主下嫁鄔景和安磐言舊儀駙馬都尉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當革正帝弗能從　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安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豹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獨勸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塡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脈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蠭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　贈岳正太常寺少卿謚文肅　詔營都督同知陳萬言第佑工

値六十萬趙璜持之萬言愬於帝下郞中葉寬員外郞翟璘錦衣衛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已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寬璘寬璘獲釋工價亦大減萬言皇后父也　初都督劉暉下獄林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王獻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俊以耆德起田閒持正不避嫌怨既屢見格遂乞致仕聽之加太子太保　給事劉最極論崔文罪且言文耗帑金狀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盈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已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論救不納　八月庚子以定策功進張鶴齡爲昌國公封陳萬言泰和伯授萬言子紹祖尙寶丞喬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追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子授尙寶又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不從帝又授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衛千百戶彭澤爭之給事中張原亦極言請裁帝皆不聽　致仕大學士劉忠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謚文肅　辛酉小王子犯遼東丁字堡都指揮王綱戰死　九月楊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廷和四辭不拜　戶部奉詔上各官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孫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淸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閒籍以聞改稱官地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宦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　巡撫大同都御史張文錦銳意振刷操切頗無序以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

禦議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爲外蔽也
今城外卽戰場何以示重乃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曰水
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參將賈鑑督役嚴士卒咸怨　周憲附
祀旌忠祠　徐光祚規占民田嗾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
皐太監芮景賢主之冬十月緹騎逮訊夏言疏救劉濟請幷治
光祚章下所司　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致仕令交子
編修元侍行初興獻王愛重交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中
官言孫尙書侵地帝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　初廖鵬父子
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貪緣中人冀脫死劉濟言自
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肝再請而後行
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

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
及是欽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　編修湛若水言陛下初政
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
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
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報聞　華湘言古今善推
算者三家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
景爲近欲正算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說也望許臣暫罷朝
參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
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
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
敕禮部延訪精通理數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

制從之　十一月丁卯朔免南畿被災稅糧　東廠太監芮景
賢言劉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
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錦衣衛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
職法司爭不得劉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
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
錦衣鎭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緝
執於宦寺之門鍛鍊於武夫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
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
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
下帝怒責以黨比奪俸一月　宗設之遁也其黨中林望古多
羅爲暴風飄至朝鮮朝鮮生禽之以獻夏言請逮赴浙江會所

司與宋素卿雜治因遣給事中劉穆御史王道往　初大禮議
未定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揣帝向張璁
霍韜俱撰議欲尊興獻王爲帝稱皇考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會
中朝競詆璁爲邪說懼不敢上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性剛狠與
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會汪應軫以便養乞改南璁萼雅知其
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卽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
心不報萼揣帝雖勉從廷臣意終未慊乃具疏幷獻夫書二疏
上之曰臣聞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
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　己丑振河南饑　十二月鄭
岳按甘肅亂卒事李隆及諸倡亂者咸伏誅　江南比歲不登
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

敕楊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急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之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始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細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　御史張日韜言陛下既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爲政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聰竊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金數萬方得之既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張璁張原等皆力爭帝不能用　吏部侍郎何孟春以蘇松諸府旱潦相繼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没田廬人畜無算特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

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大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威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唐皋亦以爲言從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　壬午五星聚於營室兵部尚書金獻民以其占主兵請敕天下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願采納　帝得

桂萼疏心動丙戌手批下部議行二月禮部尚書汪俊集廷臣七十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閒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言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萼又謂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萼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言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奏章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萼璁及席書於南京　帝漸疎大臣政率內決鄧繼曾言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敕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誦呑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僞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

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錦衣衞獄掠治謫金壇縣丞張逵鄭一鵬及同官韓楷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論救不報初帝踐阼言路大開或過於切直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厭薄言者廢黜相繼　侍讀湛若水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裨聖學　初宸濠威厲連逮者數百人毛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賄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請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　初楊廷和以帝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及大禮議起帝

數召廷和從容賜茶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指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帝意內移廷和累疏乞休會桂萼疏入廷和力持其議疏語露不平丙午帝許之致仕責以因辭歸告非大臣道賜璽書給輿廩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衞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交章請留不報　庚戌南京地震　汪俊等議既留中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等不得已乃議請加皇字以全徽稱　昭聖皇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舒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御史朱淛言皇太

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恆時猶可在議禮紛爭之時則斷不可且興國太后令節相去不過數旬而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未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非細故也時帝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上帝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於上下錦衣衞獄拷訊何孟春及御史蕭一中論救不聽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幷下獄帝必欲殺淛明衡變色謂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頓首固諫良久色稍解欲成之冕復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謫逅合浦縣主薄本揭陽主簿應驄徐聞縣丞淛明衡遂廢　汪俊等議

再上復留十餘日三月丙寅朔諭禮部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別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立廟大內於正統爲嫌臣等不得將順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令陳狀俊引罪嚴旨切責喬宇張翀等復連章力諫鄭本公等言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

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責爲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於大內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徬徨不安帝怒責諸人朋言亂政並奪俸　壬申振淮陽饑　辛巳振河南饑　葺興獻帝陵寢爲號顯陵　張璁桂萼復上疏言今日之辨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已復偕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合疏力爭　帝趣立廟益急汪俊等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令集羣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案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祔葬初非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

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侍郎吳一鵬署事　喬宇偕九卿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朱淛季本陳逅召張璁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効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由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不納　改雲南金齒永昌二千

戶所爲保山縣　夏四月吳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致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覬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

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沖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　蔣冕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無所受命既受命於武宗自當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臣某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阼禮爲人後者惟大宗皆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所生立廟葬所光武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

父濮安懿王亦卽圜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
同得其當矣豈可旣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情垂於所
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託乎竊恐獻帝之
靈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爾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
桂萼之來人心益駭廷議之日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乃風
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
以大臣故優詔罷之　已酉上昭聖皇太后尊號曰昭聖康惠
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癸丑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詔天下大赦　巡
撫應天都御史吳廷舉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
故事令兩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並詢家居老臣

采而行之彙爲一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生考廷舉窺帝意
不慊故爲此奏張原及給事中劉祺交劾之不報　吳一鵬極
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者
三十八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
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率先羣工捄疾苦罷營繕
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　魯迷國貢獅子犀牛
其國去中國絕遠鄭一鵬言魯迷非常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
物請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以彰不寶異物之德不聽　方
獻夫疏既爲桂萼所進廷臣目爲奸邪不與往還獻夫杜門乞
假不得乃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　辛酉編修鄒守益言
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

道路相傳有孝長子之稱昔者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蓋愛
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
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
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援經證古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
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
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
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去者復召之
無使姦人動搖國是離間宮闈昔先帝南巡羣臣交章諫阻先
帝赫然震怒豈不謂欺慢可罪哉陛下在藩邸聞之必以爲盡
忠於先帝今入繼大統獨不容羣臣盡忠於陛下乎帝大怒下

錦衣衛獄考掠謫廣德州判官　蔣冕再請罷建廟之議以天
變爲言且乞休帝益不悅五月乙丑朔聽致仕冕當正德時持
正不撓及帝卽位守之不移代楊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
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陳十三事
中言大禮未正諂言日進帝怒下錦衣衛獄謫解州判官　致
仕大學士王鏊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鏊博學有識鑒文
章爾雅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
也　帝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丁丑遣吳一鵬偕崔元
賴義迎獻皇帝神主於安陸一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
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
安故宮爲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

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遂行　已
卯吏部尚書石珤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獻帝既改稱本
生皇考閣臣請停張璁桂萼召命帝從之時璁萼已在道復馳
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
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復
心動趣召之至又條上七事時風氣渟厚士大夫皆重名節璁
萼以異說進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萼懼不敢
出璁閱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郭勛家勛大喜約
爲內助張翀與給事中三十餘人連章言璁萼賦性奸邪立心
憸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急出之爲人
臣不忠之戒鄭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言萼首爲亂階璁再肆

欺妄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章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
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璉
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皆不納　安磐言今欲別立一廟於
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
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
也不聽　席書進不由廷推廷臣交章詆之張漢卿劾書振饑
湖廣不法多侵漁秦金請命官往勘書乃屢辭新命錄上大禮
考議乞遣官勘振荒狀六月帝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
衣衛指揮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　張璁桂萼再上疏帝乃以
璁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豐熙昌言於朝曰
此冷褒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列耶抗疏請歸不允喬宇言內

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與其間即不爲清議
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給事中
御史李學曾吉棠等七十四人言璁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
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
書請俱正其罪帝怒切責宇責學曾等對狀下續相錦衣獄
　張翀取廷臣劾璁萼章疏送刑部尚書趙鑑復請置璁萼於
理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留疏不下而責鑑朋邪害政亦
令對狀璁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　考功員外郎薛
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
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
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

聽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辭可
爲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嫡嗣按漢石渠
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
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
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
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
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
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
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豈忍薄其親忍遺其
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
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

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
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
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
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
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立後
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
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
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
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
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
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

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
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
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
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
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
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
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
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
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
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
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

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
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
此則禮義明而禍亂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烏知禮
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
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
與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
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
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
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
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倣此書奏帝大怒下錦衣衛獄考訊已
貰出之奪俸三月　舒芬楊慎王思等三十六人言臣等與桂

蕚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蕚等
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蕚等不以臣等言爲
是臣等不能與蕚輩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　鴻
臚寺少卿胡侍劾張璁桂蕚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辨論凡
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謫潞州同知　秋七月吏部尚書喬宇致
仕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
耳　乙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　禮部侍郎朱
希周等言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
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
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
滋天下之議　何孟春偕九卿秦金等言伊尹謂有言逆於心

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恥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張璁桂萼時諸曹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本生之稱不可去皆留中不報毛紀石珤再疏爭亦不納戊寅朝罷金獻民及大理寺少卿徐文華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帥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張翀及檢討王元正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

尙書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朱希周劉玉賈詠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學士豐熙少卿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禬寺丞袁宗儒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皐林時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翀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御史王時柯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鼇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余才汪必東張[illegible]張懷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相世芳張羲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趙儒葉寬張子衷江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翁磐李文中張瀠劉漳楊儀王德明戴欽張儉劉士奇金廷瑞范鏓龐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尙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邱其仁祖琚張希尹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汪溱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楨陳賞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鼇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伍餘福張鳳來張羽東純蔣珙

鄭騮司務洪伊金中夫李可登劉從學檢校丁律寺正毋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及獻民等俱跪伏左順門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毛紀石珤亦偕跪伏以請帝命司禮中官諭衆退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爲人望其人愧而止帝再傳諭猶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執爲首者熙翀翱寬待顯滋世芳德純八人繫獄愼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振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收繫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而令希周孟春等待罪坊熙之子也

己卯上章聖皇太后册文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何孟春朱希周王時中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金等伏罪復

嚴旨譙責乃已　癸未錦衣衛以繫獄并待罪二百二十餘人請命待罪者停俸四月繫獄者杖於廷八三十戍豐熙等八人於邊衛熙鎭海張翀瞿唐陶滋榆林編修王思王相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澯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敘司務李可登皆病瘡先後卒思志行邁流俗呂柟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思别號也相豪邁尙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淮屢監京通淮諸倉及內庫釐剔積弊殆盡供饋悉謝絶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皆如其志　甲申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

諸臣之下獄也毛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搉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搉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拜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靦顏朝宁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己丑聽致仕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楊廷和蔣冕正色立朝並爲搢紳所倚賴其代冕爲首輔亦僅三月

或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修撰楊愼等七人實糾眾伏哭辛卯再杖愼及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原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王時柯於廷原創重卒戍愼永昌元正茂州濟遼東斥磐漢卿時柯爲民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愼愼知而謹備之至臨淸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　免南畿河南被災稅糧　諸臣既得罪帝始下何孟春等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毁詆害正變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十三條尙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孟春等言璁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槀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與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爲萬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眾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奪俸一月　大同五堡戍張文錦欲徙鎭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眾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鎭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閭當發大怒請子身往得分番又不聽嚴趣之賈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五衞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郭鑑柳忠等遂乘眾憤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卽柬治首

亂者郭鑑等大懼八月癸巳朔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俊檟府第亂卒欲燔王宮俊檟懼出文錦郭鑑等又殺之亦裂其屍遂焚鎮守總兵公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爲帥事聞帝命侍郎李昆往曲赦亂卒尋擢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衆心稍定昆爲文錦請卹不報　張日韜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未幾竟死陳洸者素無賴以給事中家居潮陽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謫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錄洸由是不齒於清議喬宇長吏部出之爲湖廣僉事洸遂上疏言張璁桂萼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

羣結朋黨任情擠排稱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閻閎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卽復洸等原官良勝已遷南京太常寺少卿謫茶陵知州璁等遂引洸擊異己故日韜劾之　後府經歷俞敬言學士豐熙等皆以觸冒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楨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卹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通政司經歷李繼先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觸冒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

畫一策者則大小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　調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於南京工部故事南京六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蓋賸員也　吳一鵬言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今陳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案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　南京國子監祭酒崔銑上疏求去且劾張璁桂萼等曰臣

究觀議禮者其文則歐陽修之唾餘其情則承望意旨求勝無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得毋使僥倖之徒踵接至歟臣聞天子得四海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賞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爲忠忠則逆旨希旨爲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帝覽之不悅令致仕　陳洸劾費宏金獻民趙鑑吳一鵬朱希周余才劉天民薛蕙鄭一鵬悉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宏乞歸慰留之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宏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帝於是心善宏　乙卯吏部侍郎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璁等既驟貴干進者爭以言禮希上意九月百戶隨全錄事

錢子勳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禮部尚書席書言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蓋愼也金等諂諛小人妄議山陵宜罪趙璜亦言不可乃止　丙寅席書會廷臣大議徐文華及吏部侍郎汪偉兵部侍郎鄭岳猶力爭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張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乃定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岳亦言若以兩考爲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石珤請從之帝切責珤再奪文華及岳俸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

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玆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大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愼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疏不悅戒勿復言丙子詔天下　隴壽隴政之爭襲也朝廷以嫡故立壽政與支祿倚烏撒土舍安寧等兵力仇殺如故壽底參將何卿請於巡撫都御史許廷光發士兵二萬五千人相機進勦政祿佯聽撫乞緩師而令賊黨阿黑等掠周泥站七星關又遣阿核等糾諸苗掠畢節諸處殺官軍燬房屋甚衆卿等擊

斬二百餘級降其衆數百政奔烏撒　滿速兒擁二萬騎入寇圍肅州分兵犯甘州丙戌金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鎭軍務署都督僉事抗雄爲平虜大將軍充總兵官張忠提督軍務禦之　張璁桂萼驟進南京吏部尚書楊旦師九卿極言不可時方召旦代喬宇冬十月陳洸劾旦及汪偉等帝益大喜立罷旦及偉而擢廖紀代旦給事中御史趙漢朱衣等交章劾洸御史戴金藍田特疏論之田并劾席書且封上宋元翰辨冤錄王時中請罷洸聽勘洸言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葉應驄及錦衣衛千戶李經往　析廣東潮陽縣地置惠來縣以海豐縣地益之以雲南騰衝司地置騰越州　十一月前吏部侍郎胡世寧言臣

向以仁明武三言進然尤以仁爲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册謂鞭撲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無先存適莫於中世寧意是張璁等嘗疏請早定追崇大禮故帝不以爲忤　陳九疇自甘州晝夜馳入肅州射賊賊多死已又出兵擊敗之斬他只丁其分掠甘州者總兵官姜奭敗之張欽堡滿速兒乃引去　金獻民師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蔡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督二鎭以制其變己卯命戶部侍郎胡瓚提督宣

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統京軍三千以往瓚等未發進士李枝齎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尋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俊杖府脅草奏乞赦俊杖急攜二郡王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亂卒方嚻大兵壓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時左右皆賊耳目幕府動靜悉知之天祐廣招星卜藝士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　初柳州洛容縣爲猺獞所據及是復之　時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韋商臣言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使

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竊以爲皆所當宥况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縣丞　遼東妖賊陸雄李眞等作亂突入山海關兵部主事王冕方巡關侍吏欲扶避冕不可曰吾有親在急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冕奮前救母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　蔡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亂卒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胡瓚次陽和勇天祐令千戸苗登禽斬鑑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徐璮兒等夜殺勇家人又燬登家瓚言非盡殲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朱振代之赦瓚仍駐宣府　壬子甘涼寇退召金獻民還　帝爲世子時獻帝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楊一淸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淸戊午起一淸爲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淸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明紀卷第二十八終

明紀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參訂

世宗紀二 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侍郎孟春及李昆交章言郭疤子潛逃塞外必為後患馬永亦言逆賊干紀朝廷赦其脅從恩至渥顧猶抗命今不勦春和北寇南牧叛卒句連禍滋大宜亟調鄰鎮兵剋期攻城譬曉利害懸破格之賞令賊自相斬為功元凶不難殄也乃命永督諸軍會胡瓚往　丙寅西海卜兒孫以八千騎犯涼州姜奭帥游擊周倫等襲擊於苦水墩大敗之斬首百餘級殲其長還所掠人口千二百畜產二千都指揮張錦戰死　初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官張志聰志聰伺波出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騰操兵教場急帥兵救百姓登屋飛瓦擊志聰志聰奏逮波景騰吳廷舉亦具奏志聰貪黷狀帝乃降波五級調景騰遠方志聰亦召還　致仕兵部尚書何鑑卒　二月胡瓚等還京言逃卒無足患乃罷馬永還鎮瓚列上功狀請遍頒文武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鄭一鵬言桂勇誅郭鑒等在瓚未至之先徐氊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欲邀功冒賞懼眾口非議乃請并敘以媚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誰為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逋逃各邊撫鎮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掎角也請治瓚等欺妄罪賞乃不行　陳九疇言番賊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商販使得稔虛實也寫亦虎仙逆謀已露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為來享之賓邊臣怵利害拱手聽命致內屬番人句連接引以至於今今卽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八人宜安置兩粵其逆謀有迹者加之刑僇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侵軼倘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十五衞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下楊一清議一清至是三為總制部曲皆踴躍喜時帥諸將肄習行陳嘗曰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靜鎮　乙卯禁繫獄四　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懋高縣典史　巡按雲南御史郭楠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閒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得疏益怒遣緹騎逮之　行人司副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璁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為罰過重矣璁萼遂求去優詔慰留下維熊獄斥為民　郭疤子復潛入大同焚朱振第翼日蔡天祐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盡宥脅從人心乃大定　費宏言獻皇帝嘉言懿行舊邸必有成書宜付史館纂修實錄寶訓從之　張文錦父政訟其子守安慶功禮部為之請卹不許文錦妻李氏復上疏哀請帝怒命執齎疏者治之副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僨事朝廷戮之可也假手士卒傳之四方損國威不小復降旨

詰責自是廷臣不敢言　壬午仁壽宮災玉德安喜景福諸殿俱燼　給事中楊言言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璁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善良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帡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刑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杻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

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　襄王祐櫍病廢不事事承奉邵亨挾權自恣至捶死鎮寧王舅棗陽王祐楒誘致之抉其目帝遣大理寺少卿袁宗儒偕中官錦衣往訊亨論死祐楒坐奪爵　錦衣百戶俞賢中官泰養子也以中旨管事給事御史爭之金獻民言祖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姓猥以厮養竊名器紊數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　劉穆王道謝上宋素卿獄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並論死會琉球使臣鄭繩歸國命傳諭日本禽獻宗設還袁璡及海濱被掠之人否則閉關絕貢徐議征討

夏五月甲戌賜廬州知府龍誥官秩詔天下倣誥備荒振濟法　錦衣衞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奏辨不已金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陳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躐躋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端再啟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擾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人辨奏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向左右私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夤緣管事而奔競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亦以爲言不聽　何淵爲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榜笞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乃復申前議請崇祀獻皇帝於太廟章下廷議吏部尚書廖紀等乞寢其奏帝弗從紀力爭曰淵所言干君臣之分亂昭穆之倫

蔑祖宗之制臣謹昧死請罷勿議楊言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宗陛下前既罷醫士劉惠之言今乃納淵之說臣不知其何謂也時廷臣無一人以爲可者張璁桂萼亦同眾議席書復密疏勸止帝不說責以畏眾飾奸復令會議庚辰書等議準漢宣故事於皇城內立一禰廟如文華殿制籩豆樂舞一用天子禮帝親定其名曰世廟　致仕尚書楊廉卒　六月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獲其籍有金獻民名給事中張經御史高世魁等交劾之獻民引

疾帝以議禮故不說獻民令致仕　初慶王台浤賄鎮守太監李昕及种勛求爲奏請復祿昕勛不納台浤銜之會寍夏衞指揮楊欽等得罪於巡撫都御史張璿謀藉王殺璿及勛事覺下都司按察司按治欽等誣台浤不軌璿以聞帝使王時中扶安等覆按言台浤他罪有之無謀不軌事詔廷臣定議坐前屈事寘鐇蒙恩不悛煽構羣小謀害守臣廢爲庶人留邸歲與米三百石以其叔父鞏昌王寘鍘視府事　弋陽王拱樻等言獻王惠王四服子孫所共祀非宸濠一人所自出如臣等皆得甄別守職業如故而二王不獲廟享臣竊痛之疏三上帝命拱樻以郡王奉祀攝寍府事　何卿檄安寍禽隴政寍以阿核屍獻竟不出政兵久不解巡撫都御史湯沐以聞詔革卿冠帶令勦賊自贖政使人誘殺隴壽奪其印巡按御史劉黻請從蠻情立支祿王軏代沐巡撫上言政祿怙終稔惡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乃會貴州兵分道進禽政於水西追獲芒部印前後斬六百七十四級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砦秋七月捷聞還卿冠帶如初貴州巡按御史劉廷簠言烏撒衞所獻阿核等屍及水西所縛隴政眞僞未可信恐首惡尚在不無後慮請覈實　八月戊子朔詔營仁壽宮就拜王軏工部右侍郎督采大木　四川副使余珊應詔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以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紛挐泄沓以爲在朝廷而不在朝廷

以爲在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致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輭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倣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蹢躅於遼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鎭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强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饟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

猶遷謫外任今或偏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違之俾不通致陛下耳聵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閣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間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憸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

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甚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臣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寖成暌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暌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息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

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人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臣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珤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宁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其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帝付之所司　內府諸監局請收工匠至數千人奏金等執奏不聽　九月廖紀條奏三事其末言人才當

惜謂正德之季宗社幾危議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統老成接踵去新進連茹登以出位喜事爲賢以凌分犯禮爲貴伏望陛下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勳量行召用其他降職除名遣戍者使得以才自效帝但納其正士風重守令二事而已　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撲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用厚棉底衣重氈疊裹然且沈臥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刦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

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
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下所
司　土魯番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昌而以大衆抵南山援
兵至賊始遁　冬十月丁亥作玉德殿景德安喜二宮　有錦
衣官校偵事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疑其僞執之事聞逮
祐懋下錦衣獄謫邊方雜職　郭楠逮至下鎭撫獄掠治復廷
杖之削其籍　世廟既建帝欲毁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韓
楷及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衞道繼言之貶
秩調外石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　田州岑猛叛十一月提
督侍郎盛應期巡按御史謝汝儀議大征條征調事宜詔報可
張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舉朝惡其人費宏每示裁抑璁萼

大怨席書弟春先由他曹改檢討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
書爭之得留書亦憾共排宏御史吉棠請還楊一清內閣章僑
及御史侯秩等爭之帝謫秩官召一清於三邊　張逵言近廷
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
或曰尙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
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旣會
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
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
塞責一不嘗讜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讜直之氣長循默
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　葉應驄與李經焚香誓天會
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陳洸事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

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
綬洸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趙鑑張潤鄭本公及給
事中解一貫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令覆覈郎中息縣黃綰力
持應驄議席書桂萼爲居間不能得要張璁共奏謂洸議禮臣
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大理寺卿湯沐及鑑一貫
更爭之不聽　十二月辛丑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進張璁等
官并原陳洸妻子　閏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乙亥振遼東災
　南京守備已三人復命太監卜春添注以往兵部尙書李鉞
力爭不納　兵部侍郎胡世寧條上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
十五事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大學秦誓章洪範惟辟
威福繫辭節初爻講義亟乞留中給事中余經劾世寧啟告密

之漸世寧乞罷不許
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
得罪諸臣章下吏部廖紀等列上四十七人卒報罷　大計外
吏賈詠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
西副使唐龍考功郎中馬理力爭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
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　帝惑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齋
醮徵龍虎山道士邵元節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
宮專司禱祀會雨雪愆期元節禱有驗二月甲寅朔命爲清微
妙濟守靜修眞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眞人　初淮浙長蘆
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
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正德時權倖奏開殘鹽改存積

常股皆爲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窩價增數倍課日耗絀給事中管律請復舊制從之　庚辰免山西被災稅糧　壬午振京師饑　陳九川爲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爲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三月士紳假番人詞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錦衣衛獄張璁桂萼方欲傾費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張翺及錦衣衛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翺等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解一貫等亦以爲言帝不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　丁未定有司久任法　夏四月兵部言芒部隴氏釁起蕭牆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鎮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所屬御佐夷良毋響落角四寨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分統如程番府例三年一朝貢從之以通判程洸爲試知府　析江西新淦縣地置峽江縣　五月析廣東南海縣地置三水縣以高要縣地益之又析饒平縣地置大埔縣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帝賜詩寵其行御史鄭洛書言陛下眷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則聖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　庚子楊一清復入閣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霍韜疏辭新命因請令六部長

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入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悉格不用　六月帝御平臺特賜費宏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張璁桂萼滋害宏寵萼卽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憑寵靈淩壓朝士帝置不省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府卒　初席書巡撫湖廣盜李鑑與父華劫村聚華誅鑑得脫復行劫知府宋卿捕獲之書劾卿故入鑑帝遣大臣按問言鑑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書言臣以議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左乞敕法司會官覆訊杜鸞會御史蘇恩覆訊無異詞疏言書以惡卿故爲鑑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書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莫此爲甚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　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辨愬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自今誡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　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河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其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督漕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分洩水勢毋偏害一方部議恐害山東河南不允　致仕

戶部尚書韓文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謚忠定　初崞縣人李福
達坐妖賊王臣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
句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
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
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
白術干郭勛勛大信幸秋七月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
按問得實勛爲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都御史江潮具獄以
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如錄奏力言
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女爲奴沒其產責勛對狀勛懼
乞恩因爲福達辨帝置不問　張璁急圖柄用與桂萼連章攻
費宏宏言萼璁挾私怨臣屢矣不爲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

皇帝實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
璁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
萼璁日攘袂搤擘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祈賜骸骨
帝知其情留宏不卽放璁乃以省墓請既辭朝帝復用爲兵部
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幷劾吏
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　帝以觀德殿窄隘欲別
建於奉天殿左趙璜謂不可不聽乃建於奉先殿之東曰崇先
殿　庚寅免四川被災稅糧　瀋府宗室勛注以事慽胡侍八
月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民　丙寅振
湖廣饑　九月世廟成御史李僖請卹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
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

者不以非掩是使朋黨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不納
初中官刁永等多所陳乞帝皆許之又錄司禮扶安家八人官
錦衣御馬監閻洪因軍政請自考騰驤四衛牧馬所官兵部尚
書李鉞累疏力爭帝皆不納至責以抗旨令對狀鉞引罪乃罷
郭勛以會武宴列尚書下疏爭之鉞引宴圖爲徵帝竟從勛言
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於是
官旗鄭彪等皆援全例以請鉞執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語
帝惡之復責對狀奪俸一月鉞遂再疏乞休許馳驛未行卒贈
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葬久之賜謚恭簡　帝欲奉章聖皇太
后謁見太廟世廟張璁桂萼力主之禮部侍郎劉龍等爭之楊
一清等復以爲言皆不納石珤上疏曰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

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
況后妃乎璁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
五十年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
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
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
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夫
從令故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
之過帝終不聽己亥章聖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　冬十月
辛亥朔帝親享世廟如太廟禮　壬子振南畿浙江災免稅糧
物料　馬永上書爲陸完請卹典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帝大
怒奪永官寄祿南京後府巡按御史邱養浩言永仁以卹軍廉

以律己固邊防御强敵軍民安堵資彼長城聞永去遮道乞留且擕子女欲遂逃移夫陸完久死炎瘴非有權勢可託永徒感國士知欲效區區之報不負知己寧負國家祈曲賜優容俾還鎭順天巡撫都御史劉澤及給事中御史交章救之俱被譴永竟廢不用　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費宏等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功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襃答然不能用也　御史魏有本疏劾郭勛救馬永命謫官給事中沈漢等論救不聽廖紀從容爲言且薦永及楊銳帝納之有本得無謫

庚午頒御製敬一箴於學宮　盛應期以他事去廣詔以都御史姚鏌代爲提督懸金購岑猛猛奏辨鏌知猛無反心欲緩師謝汝儀誣鏌子淶納猛萬金廉得淶書獻之鏌惶恐乃再疏請征猛妻歸順知州岑璋女無寵璋怨猛千戶趙臣雅善璋都指揮沈希儀使臣語璋圖猛璋受命鏌與總兵官撫寧侯朱麒發兵八萬使希儀及張經李璋張佑程鑒將之分五道進破定羅丹梁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鏌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璋詐遣兵千助之報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希儀夜遣軍三百緣山上繞出其背比明合戰所遺軍立幟山巔歸順兵大呼曰敗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猛倉皇不知所出璋使人甘言誘之猛遂走歸順璋鴆殺之斬其首以獻麒暉之子也

張璁居兵部費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劫制府部又因宏子編修懋良下獄與桂萼共攻宏又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尢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宏然終不以譴璁萼御史張錄言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臣工修省時諸人爲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並黜三人以回天譴鄭洛書與同官鄭氣言陳九川事人謂璁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宏取與之際亦未明夫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璁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誚璁萼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解一貫等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至今未聞有大過

至璁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淩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璁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璁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卹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璁萼則小人之尢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可慮者時科道多論三人事而一貫言尢切璁萼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

給事中陳皐謨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席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

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
何故讐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
議禮激衆怒爲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
斥書勳而置鑑重典窮按勛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
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餡潛消倖門永塞帝弗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命羣臣陳民間利病　教授王价錄事錢子
勛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解一貫等言如此將壞祖宗百年
制事乃寢　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郭楠等官惟議禮者
不與　二月辛亥小王子犯宣府參將王經戰死　南京工部
侍郎何孟春致仕　錦衣衛百戶王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因
上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寫亦虎仙

所致誅此兩人庶哈密可復邊境無虞詞連金獻民陳九疇下
部議未覆邦奇復言費宏石珤曲庇廷和廷和次子兵部主事
惇塤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及彭澤弟沖交關請屬俱
逮下錦衣衛獄鞫治桂章方出使自殺於道楊言抗疏曰先帝
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
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勳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
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
戚指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珤乃天子師保之
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
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并
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擬五毒落其一指陳察大

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忍言獨死帝目攝之察不爲動
言亦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察具疏爲言申理且請下
邦奇於獄直聲震朝野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
帝責仕隆等徇情而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程啟充請還
言舊任不聽　石珤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
省事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闊弗善也議
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珤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意張璁桂
萼輩亦不悅璁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以珤行高不
能有所加及王邦奇誣訐宏珤皆乞致仕癸亥帝許宏馳驛而
責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輛
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珤者自珤及楊廷和蔣

冕毛紀以强諫罷政迄嘉靖季左右輔弼之臣無復進逆耳之
言者矣　姚鏌議改田州府爲流官沈希儀曰思恩以流官故
亂至今未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鏌不聽請於朝并陳善
後七事詔俱從之鏌留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以兵
萬人鎮其地知府王熊兆署府事　起羅欽順禮部尚書辭未
幾改吏部尚書又辭許致仕時張璁桂萼用事屏逐正人欽順
恥與同事故屢詔不起　費宏之去舉謝遷自代張璁意楊一
清必援己一清欲阻璁亦力舉遷庚午帝遣行人齎手敕即家
起遷命撫按官敦促上道璁等由是怨一清　三月庚辰小王
子復犯宣府參將關山戰死　給事中鄭自璧劾總兵官傅鐸
副將時陳巡撫都御史周金鎮守中官王玳等罪鐸逮問陳䄉

冠帶金玳責立功贖罪　致仕大學士劉健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謚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寮寀私謁不交一言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健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席書疾篤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異數也　廷推閣臣帝意在張璁弗與命再推乃及禮部侍郎翟鑾中官多譽鑾者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甲午命鑾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汪必東申惠移疾他駐岑猛黨盧蘇王受等詐言猛不死借交阯兵二十萬且至夷民信之蘇等薄城城中陰為內應呼譟四出

張經力戰不支突圍走士卒死者數百人城遂陷受亦攻入思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劾姚鏌失策罔上並論前提督盛應期帝以鏌有功許便宜撫勦　考察京官戶部尚書秦金工部尚書趙璜俱自陳致仕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張璁言昔議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眾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遂得留居三日璁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羣奸側目將誣陷益甚因引疾乞休以要帝帝優詔慰留　莫登庸令其黨范嘉謨偽為黎懬禪詔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為皇太子旋酖殺懬謚為恭皇帝　杜鸞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鬻獄為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日以議禮招怨勛亦日以議禮招怨書日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日欲殺寅以仇臣簧鼓聖聽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為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也　自李福達獄起廷臣論劾郭勛不已勛亦累自訴復乞張璁桂萼為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欲藉端報復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吏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將親訊鄭洛書言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盡得罪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辯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楊一清亦力解乃止仍下廷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福達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馬錄江潮

及前問官寍夏巡撫都御史李璋甘肅巡撫都御史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　夏四月刑部主事唐樞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卹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眞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不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為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

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言如李二李俊李三其族也戚廣之妻其孫也杜文柱其姻也韓良相李景全其友也以至鄜州之人洛川之人山陝道路之人莫不識之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類至所言張寅之即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況福達蹤跡譎密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其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玨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福達無龍虎形秼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眞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撫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眞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龍虎形秼砂字安知非福達前此假之以惑眾而後此去之以避罪乎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一福達既改名張寅衣冠楚楚郭勛從而信之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欲傾勛亦安能加之以罪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奏劉永振讐也則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

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　乙巳免廣西被災稅糧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丁亥詔王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討田州叛蠻　吏部缺尚書廷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倖深爭張璁言宇旦乃楊廷和黨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　盧蘇王受數求撫姚鏌不許將大討之會廷議用王守仁令鏌與同事鏌引疾乞罷六月許馳驛歸初魏校毀廣東諸寺觀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鏌至廣追還之官韜獻夫恨甚與張璁桂萼合排鏌謂大同當征而反撫田州當撫而反征皆費宏謀國不臧釀成南北患時宏已去猶借鏌以排之也鏌既得請方候代千夫長韋貫徐伍攻復思恩鏌上其狀詔先賞貫等而以撫勦事宜俟守仁處置既而鏌奏辨石金前疏詆金阻撓養寇金亦再疏詆鏌帝先入璁等言落鏌職閒住　岷王彥汰與弟南安王彥泥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亦坐抗制擅權革爵　總河侍郎章拯言滎陽北孫家渡蘭陽北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經壽春王諸園寢爲患叵測惟靈陵北岔河通飲馬池抵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患命刻期舉工拯懋之從子也　贈前瑞州知府宋以方光祿寺卿立祠瑞州　張璁等用事以王瓊與楊廷和讐霍韜首薦之已而有邊警桂萼亦力請用瓊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鄭自璧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

御史胡松復劾萼謫廉州推官御史周在請宥松下在錦衣衛
獄萼復言瓚前攻廷和故廷臣羣起而排之帝乃命復瓚尚書
待用松績溪人也　芒部賊沙保等謀復隴氏擁隴壽子勝糾
衆攻陷鎮雄府執程洸奪其印殺傷數百人洸弃畢節　南京
言官拾遺及桂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
年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後互
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憲宗
無此詔萼彼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出憲宗文集春欲媚
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
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萼言趣
令速舉給事中王俊民等爭之劉隅盧瓚等亦言交相批抵報

復非盛世事帝切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瓚等皆三月秋七月
春等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
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事中余經商大節等數
人乃已　致仕尚書林俊疾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
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俊歷事四朝抗辭敢
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　吉囊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八
月總制尚書王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
都指揮卜雲斷其歸路寇至青羊嶺大敗去五日四捷斬首三
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　馬錄等逮至廷訊乃反前獄誣薛
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庚戌命張璁署都察院桂萼署
刑部方獻夫署大理寺事盡下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

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寺卿湯沐
少卿徐文華顧佖丞汪淵於獄嚴刑推問給事中沈漢言祖宗
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賊不可赦不聽
璁等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
御史張英及汪淵私書癸亥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璁
萼獻夫言給事中劉琦常泰刑部郎中劉仕聲勢相倚挾私彈
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南
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張逵御
史高世魁方幸張寅就死得誣郭勛謀逆帥罪連名同聲駕禍
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
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

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鳴鳳等收繫南京刑部先
是廷臣會訊太僕寺卿汪天啟光祿寺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
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萼等遂肆榜掠自頤壽
賢以下咸不免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寅
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
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文華及李璋李珏章綸馬豸謫戍邊衛
者七人琦逵泰仕及御史盧瓊程啟充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
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鳴鳳相鸞及御史任淳革職閒住者
十七人頤壽玉啟文莊沐佖淵天啟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及江
潮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御史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
等復五人良抵死衆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

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
天下不服宜永戍煙瘴地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衞遇赦
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淸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
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淸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
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
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論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
給三代誥命　光祿寺少卿黃綰上書訟王守仁功請賜鐵劵
歲祿並敍討賊諸臣從之　先時大計京官南京六科無黜者
桂萼因言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
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
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

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許之林居三十年中外論
薦三十餘疏竟不復起　庚午振湖廣水災　九月己卯免江
西河南山西被災秋糧　張璁復請考察諸御史黜藍田等十
二人尋奏行憲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　壬午頒欽明大獄錄
於天下刪唐樞疏不載是獄所坐大抵張璁三人所夙嫌者以
祖宗之法供權臣排陷而帝不悟南京御史吳彥抗章請寬諸
臣帝怒斥於外已而張錄亦以爲言忤旨切讓張璁言錄不諳
憲體罷歸自是無敢言者　方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討賊而罷
朱麒及鎭守中官鄭潤帝乃召麒潤還　冬十月戊申張璁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釋褐六年至宰輔前此未
有也楊一淸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

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
帝賜璁二章因并及一淸鑾桂萼令密封言事　前御史虞守
隨上皇陵正議數千言請改葬獻皇帝於天壽山帝斥其有希
進心下巡按御史按問未幾光祿寺廚役王福復以爲請下錦
衣衞拷訊　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爲權勢所撓顧
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車費貲二
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
心以爲然命侍郎王軏何詔及仲偕相度　乙丑謝遷復入閣
張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璁
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
士皆除部屬及知縣引所善黃綰等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等

官　河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吳士舉莊衝入雞鳴臺奪
運河沛北廟道口淤塡數十里糧艘阻不進刑部尚書胡世甯
山東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下章拯議
未決會吳仲刻拯不能辦河事乃召拯還起盛應期右都御史
往代　十一月尋甸土舍安銓作亂侵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
巡撫雲南都御史傅習檄參政黃昭道等討之大敗賊遂陷尋
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　王守仁在
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
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
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絕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
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

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　楊一清言延綏總兵官曾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士軍非他人所能及雖其子瞻已爲指揮僉事奏命統轄然年尚少令陝西總兵官張鳳乃延綏世將若調鳳延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立從之　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改刑部尚書李承勛於兵部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專督團營尋令兼掌都察院事

七年春正月帝視朝見張璁桂萼班承勛下意嗛之楊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敕加璁萼太子太保璁辭以青宮未建官不當設乃更加璁少保　癸未命桂萼等考覈天下巡撫官河南巡

撫都御史蔣瑤回籍候調　盛應期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萬兩尅期六月從之　桂萼以彭澤等前獄未竟必欲重興大獄請追治陳九疇激變狀初土魯番敗遁都指揮王輔言滿速兒牙木蘭俱死於礮九疇以聞已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之及萼等議上益疑邊臣欺罔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欲置之死戒楊一清勿黨庇遂遣官逮九疇自金獻民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一清言事已前決不聽九疇至下錦衣衛獄　給事中張經等論官校提人之害願罷勿遣胡世寧請從其議不納　二月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楊一清曩時議一清因力從臾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之亦竟止　初昌化伯邵喜子蕙嗣伯無子卒弟萱嗣羣從子弟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嫡派不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決張璁等言邵氏子孫已絕今其爭者皆旁枝不宜嗣帝必欲爲喜立後甲寅以喜兄安之孫杰爲昌化伯　靈寶縣黃河清帝遣使祭河神楊一清張璁等屢疏請賀御史周相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疏上帝大怒下相錦衣衛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府經歷　謝遷居數月力求去三月戊寅致仕　桂萼等必欲殺陳九疇并株連楊廷和等胡世寧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上疏爲九疇訟冤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

欲害我謀臣耳夫其畜謀內寇爲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內應非九疇先幾奮僇且近遣屬夷劫其營帳遠交耳剌擾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爲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徇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卒妄報以滿速兒等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獄如世寧言帝乃謫九疇戍極邊削彭澤職而廷和得免　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土舍鳳朝文紿其眾言詔已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遂率諸蠻爲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舉兵與安銓合犯雲南府滇中大擾癸巳右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尚書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以戶部侍郎梁材督餉會芒部沙保子普奴復叛命文定兼勦　韃靼掠山西殺

游擊將軍鄧定　夏四月甲寅甘露降告於郊廟　盧蘇王受聞王守仁議撫大喜守仁赴南寧蘇受遣使乞降守仁合詣軍門蘇受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五月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思恩府地爲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乃改田州府爲田寧府別置田州從治八甲　馬錄等之以劾郭勛下獄也桂萼掌刑部陳洸上書訐葉應驄等萼因訟洸冤遂逮應驄及朱元翰息縣黃綰令張祐等還籍候命詞連四百人綰方爲紹興知府以寬大爲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

爭致臚綰止取二錢比至京並下錦衣衛獄會九卿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胡世寧等心知洸罪重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勿用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爲民元翰綰及藍田等貶斥有差洸授冠帶綰竟瘐死　下致仕兵部尙書金獻民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閒住卹其世廕詔可　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成頒示天下　土魯番求通貢乞歸羈留使臣提督三邊都御史王瓊再疏請詔遣番使通貢如故　癸卯定議禮諸臣罪追削楊廷和蔣冕毛紀喬宇汪俊林俊何孟春及前吏部郎中夏良勝等籍林俊子達遂以士禮葬俊　給事中陸粲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沖大臣爲權宜計常朝奏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封進沿襲至今今陛下銳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宏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天下事畢陳於前矣旣又言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州縣教職過輕王官終身禁錮皆宜變通因陳久任使愼考察汰冗官諸事而終之以復制科倣唐宋法數歲一舉以待異才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寘諸曹先有官者遞進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帝皆不能用　吳仲言通惠河成因疏五事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二管河主事宜專委任三官

吏閘夫宜復舊額四慶豐上閘平津中閘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五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艌俱宜酌處又請晉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爲經久計詔悉從所請　以大禮成超拜霍韜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韜三疏力辭且稱給事中陳洸冤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允韜辭復洸職授雲章國子監博士　伍文定未至雲南巡撫都御史歐陽重黔國公沐紹勛會兵討鳳朝文等紹勛以便宜告土官子弟嘗襲者先與冠帶破賊後爲請襲衆皆奮戰賊大敗奔回武定重遣鳳詔母子還武定蠻衆同逆者相顧錯愕相率歸詔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走追斬之東川湯郞箐安銓遁還尋甸列砦數十官兵分哨夾攻盡破之銓奔芒部爲土舍祿慶所執誅之先後斬二千九百餘級俘千餘人丁

卯雲南蠻平文定遂移師征普奴　韃靼入大同參將李蓁禦卻之　秋七月己卯追尊孝惠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爲章聖慈仁皇太后戊子詔天下　昭陽新河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計帝遽令罷役盛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工不聽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浚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胡世寧言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剋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程功促急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慣大事必責首議臣請得與同罷帝不許新河至朱衡始成之　八月壬子免河南被災稅糧　容美宣撫司等入貢帥領千人所過擾

害鳳陽巡撫都御史唐龍以聞禮部按舊制進貢不過百人赴京不過二十人命所司申飭　初大禮議起楊一清方家居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藉其議杜眾口恩禮加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及璁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之遂相齟齬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降百戶後附璁等議大禮且交關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屬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黃綰及璁帝下能遷法司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可能遷得遣戍洪爲民璁怒上疏陰詆一清斥爲奸人鄙夫綰亦上疏排一清甚力一清再疏乞骸骨且刺璁隱情帝手敕

慰留一清因極言璁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又以浮詞責綰璁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未幾一清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璁等益憾　廣西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亙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王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賊弛不爲備守仁令官軍突進連破油榨石壁大皮牛腸六寺等十餘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溺死者六百餘人俘斬甚眾賊潰散遂循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司林富帥盧蘇王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九月甲戌八寨盡平　壬午振杭州嘉興湖州災　李承勛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

於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而俾侍郎潘希曾度可否其尤要者在決壅蔽患做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帝不允辭下其議於所司　陝西山西湖廣四川歲饑詔免田賦李承勛言有司例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促陰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官馳告以所蠲數山陬僻壤俾悉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失舉奏並坐帝褒納之　帝性嚴厲一日與皇后同坐張方二妃進茗帝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帝大怒后驚悸冬十月庚子墮娠崩喪禮悉從殺　兵部敘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鄠祐言官李鳴鶴劾尚書王時中等時中乞休且詆言

者劉世揚等言時中不當遑忿箝言官帝乃切責時中令歸聽勘　初潞州巨盜陳卿據青羊山爲亂山西巡撫都御史江潮常道先後討賊無功乃敕河南巡撫都御史潘塤會勦塤謀於道曰賊守險難以陳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爲導首攻奪井腦賊悉衆爭險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燬安陽諸巢山東副使牛鸞由路城入破賊李莊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擣卿巢卿敗走瓚追敗之欒莊山又敗之神河山西僉事陳大綱亦屢蹙賊閏月賊平自進兵至搜滅賊巢凡二十九日帝將大賚遣夏言往覈　王守仁奏斷藤峽捷帝以手詔問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張璁嘗强桂萼共薦守仁及萼長

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方獻夫霍韜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嚴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　十一月兵部尙書胡世寧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優旨答之　侍衛軍不給衣履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以請工部尙書劉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自製後五載一給以爲常　丙寅立順妃張氏爲皇后　總督兩廣兼巡撫兵部尙書新建伯王守仁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

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注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羅欽順致書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之功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覆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

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書未達守仁已沒　宣府滴水崖賊郭春據城叛稱王十二月巡撫都御史劉源淸遣卒捕之爲所覺副總兵劉淵令曰止禽元惡以旂遶城而呼其黨皆散春等自刭死

丙子小王子犯大同指揮趙源戰死　劉世揚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汙佞且言今日詹事卽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

進輔臣出何典例世揚仁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旣乃得釋　先是牙木蘭獲罪其主帥所部二千人來降沙州番族帖木兒哥土巴俱爲土魯番役屬歲徵婦女牛馬不勝侵暴亦帥其族屬五千餘人來歸邊臣悉處之內地滿剌兒怒使其部下虎力納咱兒引瓦剌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鸛堡値撒馬兒罕貢使在堡中賊呼與語游擊將軍彭濬急引兵擊之賊言欲問通和濬不聽進戰破之賊遁走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委罪瓦剌詞多悖謾王瓊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罷兵息民幷上濬及副使趙載功狀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乃者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旣言賊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恐喝天朝而又言賊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牴牾牙木蘭本曲先衞人我之屬番爲彼掠去今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彼安得索之哈密三立三絕其王已爲賊用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種彼强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爲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爲立之無益宜謝絕哈密專守河西圖自治之策帝深納其言而張璁等皆主瓊議世寧說不行獨留牙木蘭不遣　帝親製顯陵碑遣禮部侍郞嚴嵩祭告還言臣恭上寶册及奉安神牀皆應時雨霽又石產棗陽羣鸛集繞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悅從之

老撾木邦孟養緬甸孟密隴川諸酋相仇殺各訐奏於朝師宗納樓思陀八寨皆亂久不解沐紹勛歐陽重遣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徧歷諸蠻諷以武定尋甸事皆懾伏願還侵地

木邦孟養皆貢方物謝罪南中悉定重乃卹創殘振貧乏輕徭賦規畫鹽鐵商稅屯田諸務疏罷歲貢金及大理太和蒼山奇石浮費大省

明紀卷第二十九終

明紀卷第三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參訂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災　致仕大學士石珤卒謚文隱

王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晩年論定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畬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爭之謫太倉州判　二月癸酉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

務　丁丑振襄陽饑　知州金輅謫戍郭勛納其賂遣人篡取之指揮王臣不予縛臣以歸掠取其賄事覺罷勛營務奪保傅官階刑部尚書高友璣在告侍郎許瓚等以獄情請帝憐勛諭毋刑輅等輅等遂不承瓚請如常訊具得勛納賄狀乃再奪其祿友璣尋坐畏縮被劾去瓚進之子也　魯府輔國將軍當瀆請以父子應得祿米佐振因勸帝法祖宗重國本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詞甚愷切帝嘉其意特敕褒之不聽辭祿　韃靼八千騎乘冰犯寧夏總兵官杭雄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王瓊劾之奪官閒住雄敢戰嘗以數騎行邊敵騎至乃下馬積鞍爲壘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飛矢少役延綏巡撫行臺既貴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　戶部尚書梁材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帝命武職閒住者仍給半俸餘悉報可經費大省　甲申旱禱於南郊乙酉禱於社稷　給事中王汝梅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忤旨切責　劉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干天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　升山西潞州爲潞安

府置長治縣爲府治又分潞城縣置平順縣屬之　三月丙申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梓宮出王門百官一日臨王汝梅諫不聽　兵部尚書李承勛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一言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於議者俾先稔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申飭　國子監祭酒陸深言講官撰進奏章閣臣不宜改竄又乞於訓詁之外凡天下政事得依經比義條悉以聞桂萼等惡之謫延平府同知　工部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劉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愼庫　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梁材不可從之　帝從李承勛言召伍文定還

命提督京營文定至湖廣乞省祭歸四川巡按御史戴金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尙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尙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又言芒部改流之議諸司咸執不可王軏徇程洸邪說違衆獨行致疆埸不靖乃勒文定軏致仕文定忠義自許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所旁撓廟堂專務姑息故功不克就　河南大饑潘塤駁諸請振文牒候勘覆乃發河南府知府范璁不待報輒開倉發粟全活者數十萬民德而頌之塤怨聲大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及撫按匿災狀塤惶恐引罪且歸罪於璁遂爲張經等所劾詔罷塤永不敍用夏言疏上平賊功塤爲首但賚銀幣而已　夏四月考選庶吉

士楊一淸列上唐順之等二十人請命官教習得旨以庶吉士之選祖宗舊制誠善邇來大臣徇私選取市恩立黨於國無益遂改順之等爲主事等官幷限翰林之額侍讀侍講修撰各三員編修檢討各六員著爲令時張璁霍韜爲考官順之等以大禮之議爲非不肯趨附璁又欲傾一淸故以立黨之說進而故事遂廢　代王充燿言懿王當祔廟而自始封王今已盈五廟之數請定祧廟制禮部尙書李時等請始封百世不遷以下四世而祧藏主始祖之室歲暮則出而合祭從之　先是侍郎王軏淸勳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梁材言戚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也今勳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淸已賜

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畿輔屯田自正統間以僉事督理楷壁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宏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淸丈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淸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帝悉從之　同安縣儒生李如玉詣闕上所註周禮會要十五卷得旨獎賜冠帶　六月夏言請循弘治故事命吏兵二部每季開兩京府部堂上文武方面官履歷及舉劾賢否略節奏覽命著爲令　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給事中魏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　前大學士楊廷和卒年七十一子愼聞訃奔告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四川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　京師民張福

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秋七月甲午朔下應召錦衣衛獄右都御史熊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粲希簡獄許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福之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粲希簡各杖三十釋還職時帝方深疾孝宗武宗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必欲殺之人以爲冤　劉麟嘗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糧陵工竣執役者咸覬官麟止擬賚中官及羣小咸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麟淸修貞節當官不撓居工部

為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　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罷總兵不設　眞人張彥頨知帝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官歐陽重劾之不問　韃靼犯靈州王瓊督游擊將軍梁振等邀斬七十餘人尋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還　桂萼入內閣亦與一清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尙紛更臣獨主安靜尙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給事中孫應奎並論一清萼及張璁請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令萼滌宿欲全君臣終始之義萼大懼疏辨與一清璁皆乞休帝報萼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

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劾璁私參將陳璠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璁再疏乞休詞多陰詆一清帝猶溫旨慰諭八月丙子陸粲言璁萼凶險之資乖僻之學罔上逞私專權納賄尙書王瓊正德朝交結權倖濁亂海內萼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林等居間行賄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皆其鄉里親戚也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尙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

太僕寺少卿夏尙朴爲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敔假厤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尙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侍郎王緡曲學阿世虛談聒人諭德彭澤貪緣改秩躐玷清華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萼者也璁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奏入帝大感悟立奪萼官以尙書致仕璁亦罷政列璁萼罪狀詔羣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而萼爲尤甚法當置刑典特寬宥之遂下夢鶴等法司以粲不早發與準亦皆下獄　時有詔採珠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

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非聖政所宜有不聽　壬午始親祭山川著爲令　劉世揚等疏劾張璁桂萼之黨章下吏部方獻夫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黜編修金璐御史儲良才等八人法司訊李夢鶴等皆首服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楊一清言陸粲之疏一清實嗾之幷言一清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劉希簡言璁萼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嗾韜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帝下希簡獄謫粲貴州都鎮驛丞王準富民縣典史璁行抵天津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九月癸巳朔復入閣韜攻一清益急且言法司

承一淸風旨搆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尙書周倫於南京郎中以下皆奪職以許讚代倫讚乃實韜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請削一淸籍詔削夢鶴桂林籍抵吳從周罪復萼散官令一淸自陳璁三上密疏引一淸贊禮功乞賜寬假帝愈疑一淸癸丑命致仕去璁爲首輔　免兩畿河南秋災稅糧振江西湖廣饑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刑部員外郎邵經邦言玆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璁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䘏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

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鎭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鎭海衞經邦之戍所閉戶讀書與豐熙陳九川時相討論居鎭海三十七年更赦不原及卒福建人立寓賢祠祀三人　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方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帝以爲然己巳命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維垣承宗之子也　雲南鎭守太監杜唐與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不敢問羣盜遂起歐陽重言盜率唐紹勛莊戶請究主者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鎭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詔飭紹勛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遣人結張璁謀去重會重奉命淸異姓冒軍弊都司久未報給饟後期唐等遂嗾六衞軍譁於軍門巡按御

史劉臬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璁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臬黨庇調外任唐紹勛不問夏言等言以軍士一譟罪撫按紀綱謂何況重奉詔非生事臬言唐紹勛罪與重等今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爲諱專務姑息孰肯爲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遺百戶丁鎭私書知行賄張璁乞其覆護璁奸佞不宜在左右璁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己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問　林

富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交通雲貴交阯爲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請罷田寧府爲田州而廢鳳化縣移南丹衞於上林之三里仍屬南寧府從之　推官蔡存遠以其父淸所著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　十一月御史劉安言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治平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

爲起盜之源貪寡無强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宏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衞拷訊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幷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縣典史　史館儒士蔡圻疏頌桂萼功請召之庚子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至監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麽敢與聞耶幷圻下吏　劉世揚偕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珤貞介歿未易名尙書李鐩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謚給事中鄭一

鵬坐論楊一淸再杖削職一淸敗一鵬宜復官張璁惡世揚幷惡一鵬因言珤前已賜謚給事言皆妄帝怒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停漢等俸鐩亦奪謚　甲辰振浙江災　戊申禱雪己酉雪丁巳親詣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韃靼寇大同朔州廷推以左都御史王憲總督宣大憲不肯行曰我甫入中臺何見驅逐也夏言詆李承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亦不請言遂與中官趙廷瑞劾憲託疾避難幷劾承勛憲竟罷歸　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　帝旣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張璁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李時長禮部所建諸典禮率俟他人發端而傅會成之或廷議不合卽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帝愛其恭順

九年春正月言疏言耕桑之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以勸天下自今歲始朕親祀先農皇后親蠶其考古制具儀以聞璁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無浴蠶所西苑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親蠶在苑中請倣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時等乃請鳳輦由東華玄武二門帝從其言命自玄武門出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　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藏二配位於寢廟　丁巳振山西饑　莫登庸禪位於方瀛改元大正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作大誥五十九

條頒之國中　二月戊辰耕耤田　帝嘗問張璁書孝經天帝異名朱子謂祭之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殿有屋非祭天之禮且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以大祀殿下壇上屋卽圜丘明堂爲對帝謂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大祀可擬明堂不可爲圜丘璁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問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又問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夏言議舉親蠶禮與南北郊之說合因諭令陳郊議言乃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

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諭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時詔書斥異議者爲邪徒南京御史馮恩言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也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諤爲矯激己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爲好事希寵者所誤恩章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奮　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制　行人楊爵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

羣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　三月張璁錄上郊祀考議一册霍韜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引據夏言言周禮一書於祭祀爲詳故宋儒葉時謂郊丘分合之說以周禮爲定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耳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合祭之說實自莽始苟周禮爲莽所僞作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韜素護前自

遂帝方責韜罔上自恣不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劾韜無君七罪幷以其書進帝大怒下韜都察院獄而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韜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申救旨不納於是禮部集上羣臣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愼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於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請仍於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爲地壇專祀皇地祇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於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崙懋之孫也　時又議二祖

配享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歲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張璁翟鑾等言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所撰敕諭並告廟文以進帝復命集議於東閣皆執前議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璁等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而冬至太宗不與孟春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報曰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夏言復言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非古帝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祀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禮臣言南北郊雖曰祖制實今日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大祀殿太祖所創而不得侑享於中恐太宗未安宜仍並配從之　帝謂日月照臨其功甚大太歲等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義所未安遂定春秋分之祭如舊儀　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　夏四月桂萼復入閣　芒部之役既罷四川巡撫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爲脣齒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輿情戴金及貴州巡按御史陳講奏如鳳儀言部議從之革鎮雄流官知府以勝爲通判署府事　張璁等搆朱繼宗獄坐楊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

清聞命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汙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恐中機宜人或訾己反薦揚之晚爲璁等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丙戌振延綏饑　帝念霍韜議禮功釋之令輸贖還職　五月羽林衛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襄等方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　己亥更建四郊圜丘於正陽門外五里許大祀殿之南方澤於安定門外之東朝日壇於朝陽門外夕月壇於阜成門外命夏言監之　總河侍郎潘希曾築孫家渡隄成未幾河決曹縣希曾言黃河由歸德至徐州入漕故道也自弘治時始塞今河復故道患害已遠支流達於河臺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帝悅召希曾還　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工部尚書章拯言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濬海者議遂寢　延綏之饑也夏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綵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訐爵且辭新命帝乃止　初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李承勛言番爲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後乞聽王瓊便宜制置瓊乃集眾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將軍彭檝分布士馬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

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濰
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
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卽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
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剌卽諸族震慴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
級撫定七十餘族六月捷聞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
善言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臣奏留因具
陳瓊功優詔奬之　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　秋七月兵
部主事趙時春言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
面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鋐繼進甘露今副
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
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表請賀仲斌等不足道鋐讚

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獻
讜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時春乃上疏言當今之
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
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
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久遠苟利
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與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
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
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
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
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
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霈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

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陳而
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
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
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託經懺幻化黃白
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
之益怒下錦衣衞獄掠治黜爲民　平和知縣王祿疏請建獻
皇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
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中備儲貳選疏奏卽棄
官歸命巡按御史逮治亦斥爲民　張璁頤指百寮無敢與抗
者夏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璁乃大害言寵言亦怨璁不右
己有隙抗疏言方獻夫壞選法徙璁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

西而用璁所愛党以平代邪同之彭澤踰等躐遷太常及他所
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
璁疏辨因引退帝重違璁獻夫意復令卿等如前擬　孫應奎
劾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寺少卿洗光及彭澤等帝不聽　趙
漢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璁久任政
權亦未聞引賢共濟乞諭萼鑾亟去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
舊以分璁任上摘其爲字詰之諭璁毋避趣赴閣璁因言漢忠
謀宜令備列堪內閣者帝卽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璁
引賢無私主帝怒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
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　致仕尚書
伍文定卒　八月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潤

獻夫兩疏引疾帝報允猶虛位以俟　四郊既建帝命詞臣取洪武時舊樂歌一切更改夏言薦致仕甘肅行太僕寺丞張鶚命趣召之　致仕兵部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讎而薦達賢士如不及　黎讜死於清華子寧據其地仍僭帝號改元元和　冬十月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夏言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充纂修官　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璁上疏如帝指國子監祭酒許誥亦請撤塑像用木主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易號毀像之不可璁召階盛氣詰之抗辨不屈璁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爲延平府推官帝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付史官璁作正孔廟祀典或問奏之幷令禮部集議黎貫帥同官上疏曰聖祖初正祀典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孔子如故良有深意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眞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謂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而周敦頤則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孔子邵雍則以爲仲尼以萬世爲王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且莫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帝疑貫借此以斥追尊皇考非大怒詆爲奸惡下法司會訊汪鋐言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請究倡議者明正其罪帝遂褫貫職王汝梅等言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

以軍餘効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方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幷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疏不懌報罷給事中饒秀言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璁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厠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　壬午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申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李時等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可　九月汪鋐請造佛郎機礮發諸邊鎭從之　壬辰罷雲南鎭守中官　給事中高金言陛下臨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眞人邵元節誤蒙殊恩爲聖德累望削其封號奪其師李得晟贈祭庶異端闢正道昌帝大怒立下錦衣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　僉都御史翟鵬巡撫寧夏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並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會總兵官趙瑛失事鵬劾之爲所訐奪職歸　方

紛起今日獻一議明日進一說國家自此多事矣況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帝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十一月辛丑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請改題神位曰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皆去公侯伯之號遵太祖首定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卽令屏撤春秋祭祀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祀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

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從祀諸賢申黨卽申棖罷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康成服虔范甯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詔悉如議行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　己酉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成大赦　時有白鵲之瑞許誥獻論司業陳寰獻頌十二月給事中張裕謝存儒及馮恩並劾誥裕至比之祝欽明帝怒下裕獄謫福建布政司照磨存儒亦調邊方恩詆誥學術迂邪誥求罷帝曰恩所詆乃指前日去土偶用木主事也爾以是介意耶其爲帝眷寵如此誥進之子讚之兄也　文華殿東室有釋像帝以其不經命撤去奉皇師伏羲神農黃帝帝師堯舜王師禹湯文

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每春秋開講前一日行釋奠禮　改福建南詔千戶所爲詔安縣　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禖祈聖嗣帝謂高禖雖古禮今實難行已而從之　初龍州知府趙相卒州人立其子燧趙楷弒之州人又立燧族弟煖楷賂王守仁之客岑伯高言煖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令上思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與伯高比言楷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殺煖龍州大亂州目黃安等潛往田州購趙寶寶爲奴楊布家十三年矣安等行百金贖之言之督府林富謂楷勢已張毋持之急乃令楷攝職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乃諭楷令以印還寶寶謝以五千金腴田三十一村楷計寶弱易與遂聽命

十年春正月辛卯始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禮畢帝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　甲午更定廟祀告於太廟世廟并祧廟三主遷德祖神主於祧廟奉安太祖神主於寢殿正中遂以序進遷七宗神位丁酉帝詣太廟行特享禮　桂萼自被摧抑氣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乙巳致仕　陳洸令人奏葉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御史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許讚等白應驄無罪帝特令戍遼東是獄也終始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桂萼輩奸橫益羞言議禮臣矣　先是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更建廟於都城西歲以仲春秋致

祭二月丁卯以廟尚未成躬祭於文華殿　帝以禘祫義詢張璁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帝深然之中允廖道南言朱氏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詔禮部以言道南二疏會官詳議璁等咸謂稱虛位者迄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爲正郎中張岳是言議言於李時曰不如爲皇初祖位毋實以人時大喜告璁璁不謂然以初議上帝令再議言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帝幷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又請大禘三歲一行帝自爲文告皇祖定舉行以丙辛歲　甲戌免

廬鳳淮揚被災秋糧　定祖陵曰基運山皇陵曰翊聖山孝陵曰神烈山顯陵曰純德山及天壽山並方澤從祀　張璁以名嫌御諱請更　壬午詔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之　三月改西苑土穀壇爲帝社帝稷墾苑中隙地爲田建亭曰豳風倉曰恒裕改築先蠶壇於西苑　先是大風晝晦帝憂邊事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糴貯以備緩急曩河西患土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成大患交阯世子流寓老撾與日歸命請援或據

地求封皆未可測惟急用人理財俾邊鄙無虞帝深嘉納承勛沈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大事輒咨訪之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承勛廉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世寧合世寧已卒及是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諡康惠賚予過常典　刑部郎中李瑜言誠意伯劉基宜侑享高廟封世爵如中山王達下廷臣議僉言高皇帝收攬賢豪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猷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往往屬基自劉薦隕世末裔凌替興滅繼絕宜在今日詔可之乃進基配享位六王之次　戊申罷四川分守中官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於西苑　甲子禘於太廟　五月壬子祀皇地祇於方澤　六月癸亥雷震午門角樓及西華門城樸柱　罷山西鎮守中官

閏月己丑罷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鎮守中官帝習見正德宦侍之禍卽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初年給事中張翀巡撫都御史劉天和等交章請撤鎮守內臣帝未之從及李承勛長兵部復因諫官李鳳毛言力請先後裁二十七人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內侍之勢惟嘉靖朝爲少殺云　先是詔許六部歷事監生發廷臣奸弊有詹啓者訐吏部侍郎徐縉下都察院訊啓語塞已論罪復訐縉及通政陳經等再下都察院汪鋐力斥其妄會彭澤欲傾縉代之僞爲縉書抵張孚敬求解復甚孚敬劾縉賄己縉疏辨詔法司會錦衣衞訊許讚等卒論啓誣罔

而縮行賄事莫能白坐除名帝嘉啓能奉詔言事竟宥其罪
乙未彗星見東井積三十四日而沒李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
官指陳利害與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　時無賴子
率持朝士陰事索貲財妄搆事端入奏諸司爲惕息軍人童源
訐中官張永造塋犯天壽山龍脈復嗾其僕王謙等發永弟容
塋法事奸人張雄又爲謙等草奏詆許誥許讚汪鋐廖道南史
道及黃錦輩數十人受容重賂源亦上疏助之鞫得實源等並
戍極邊告訐始少衰　致仕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三贈太傅
謚文正　秋七月癸丑侍郎葉相振陝西饑　夏言侍帝眷數
以事訐張孚敬孚敬銜之言爲經筵日講官眉目疏朗美鬚眉
音吐宏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

未有以發行人司正薛侃具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
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
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
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未上以示彭澤澤與侃及
言皆同年生而附孚敬知帝方祈嗣是疏觸帝諱欲興大獄以
陷言乃紿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稱甚善此國大事當從
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乃錄侃藁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
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帝震怒立下獄廷
鞫究交通主使者侃備受拷掠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
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
何預孫應奎與同官曹汴揖孚敬避上疏言狀帝怒並下言應

奎汴錦衣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
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御史譚纘端廷
赦唐愈賢交章劾孚敬戊午帝諭法司令孚敬致仕侃爲民澤
戍大同孚敬乃大慚去澤在朝專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辛
巳鄭王厚烷獻白雀薦之宗廟　夏良勝嘗輯其部中章奏名
曰銓司存藁凡議禮諸疏具在爲讐家所發下獄論杖當贖八
月獄上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於戍所　王福及錦
衣衛千戶陳昇再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李時等力陳不可巡檢
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駮其非制乃議改州爲府辛丑詔
升安陸州爲承天府置鍾祥縣治焉又置顯陵縣於純德山
九月乙丑西苑宮殿成設太宗位致祭宴羣臣帝見兵部尚書

王時中工部尚書蔣瑤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右以
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　南京御史張寅言張孚敬險邪蠹政
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
汪鋐陰賊邪媚帝怒謫高唐州判官　丙寅李時兼文淵閣大
學士預機務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
謙遜無齟齬侍郎夏言代時爲尚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
此所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
知又折節下士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所議時鑾取
充位而已　壬申帝幸西苑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
鑾講豳風七月詩郭勛及九卿翰林皆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
亭賜宴　帝諭李時等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於禮

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專廟南向夏言言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事始謀宜愼未報廖道南言文皇帝以下宜各建特廟於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爲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尊陛下躬行禮於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帝悅命會議言等言小其規模不合古禮臣下亦不可代主一廟之祭不可擬古諸侯卽先臣邱濬謂宜間日一祭歷十四日而徧其說亦不可通請以木爲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設帷幄於其中庶幾展專尊之敬不報　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乃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尙書獻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補是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鋐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靉

趣之靉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乃召王瓊代之　吏部侍郎唐龍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振濟齎帑金三十萬以行龍奏拯荒十四事報可　冬十月帝議於奉先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巳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也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禜於南郊之傍先臣邱濬謂此禮不傳遇有旱暵輒假異端之人爲祈禱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刦制誣亦甚矣臣請自祈穀以後至於四月苟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祝乃建崇雩壇於圜丘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奉太祖配　工部郎中陸時雍言艮鄉盧溝河涿州琉璃胡艮二河新城雄縣白溝河河間沙河靑縣滹沱河下流皆淤宜以時濬使達於海詔巡撫都御史周期雍議之　十一月戊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帝以皇嗣未建命邵元節建醮於欽安殿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侍郎顧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其請詞臣以靑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　舊制軍功論敘有生擒斬首當先殿後奇功頭功諸等其後濫冒日多兵部尙書王憲定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臚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爲成式　丁丑遣行人齎敕召張孚敬　御史喻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

得罪諸臣至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御史石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諮謀其弗協於中者付之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寛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幷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請帝寛恕帝益怒十二月戊子下希禮金錦衣衞獄責言等陳狀言等伏罪宥之希禮金竟謫戍邊衞　帝召李時翟鑾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乎時

鑾皆北人與中官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乃曰陛下卽天也春秋生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　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劾吏部尚書王瓊詆爲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敭等下錦衣獄給事中魏良弼救之并下獄瓊言臣在正德朝敭等尚未通籍何由熟臣履歷蓋臣讐陰嗾敭等論阻請罷臣以快諸人憤帝慰諭之未幾敭等亦還職　禮部主事田汝成言陛下以青宮久虛祈天建醮復普放生之仁凡羈蹄鎩翮禁在上林者咸獲縱釋顧使囹圄之徒久纆徽纆衣冠之侶流竄窮荒父子長離魂魄永喪此獨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廣皇仁悉加寬宥忤旨切責停俸二月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祈穀於圜丘帝有疾不能親始命郭勛攝事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　大計天下庶官謫富民典史王準閒住孫應奎言汪鋐爲張孚敬修郤誣準不謹乞復準官責鋐爲黨比戒章下吏部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　提督南贛都御史陶諧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終棄時馬敭等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用故諧以爲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煩重旣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採納之　二月戊戌免湖

廣被災稅糧　陽春賊趙林花陷高州府　三月小王子乞通貢未得命怒遂擁十萬騎入寇唐龍請許之帝不聽龍連戰頗有斬獲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眾吉囊與俺答皆小王子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相率蹦諸邊　張孚敬復入閣事取獨裁李時等不敢有所評議而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夏四月太僕寺卿何棟治滹沱等河棟請於藁城張村至晉州築堤十八里濬滹沱河故道使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濬眞定鴨沙磁三河及唐河故道築河間決口濬渾河下流淤沙以通胡良琉璃二河郎中徐元祉言畿輔諸水利順天利害相半眞定利多於害

保定害多於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治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卽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邃使諸水皆南合滹沱北合白溝一濬支河令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槃口入經白洋淀從藺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以納細流一濬決河每衝蕩存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下有所洩一濬淤河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諸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相匯於苑家口施工必由此始並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辛卯封常元振爲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元振復之曾孫性璿之孫繼坤炳之子也　韓府襄陵王五世同居門內雍肅賚羊酒文幣　起致仕工部尚書趙璜

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驗封郎中李默爲武會試同考官五月宴兵部默據賓席欲坐尚書王憲上憲劾其不遜謫寧國府同知　帝復遣使召方獻夫云將別用獻夫乃就道丙子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賜銀章如故　六月壬午免畿內被災秋糧　甲申封劉瑜爲誠意伯　廣東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廣州爲指揮李嵩所蹙邦瑞投水死折桂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總督侍郞陶諧居折桂等東莞編爲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爲新民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爲變令解散其黨諧尋檄副總兵張祐討趙林花祐深入多所斬獲忽中危疾卒軍中爲哀慟祐身長八尺智識絕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營私產性好書每載以自隨

軍暇卽延儒生講論嘗過烏蠻灘謁馬伏波祠太息曰歿不爼豆其間非夫也題詩而去田州人立祠橫山祀之　河決魚臺

方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屬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秋七月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逮大稔下獄削其籍　吏部尚書王瓊卒命方獻夫掌部事贈瓊太師諡恭襄當正德嘉靖之際瓊與彭澤並有才畧相中傷不已而瓊險忮獨不爲公論所予然在兵部時功多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淸　戊辰免南畿被災夏稅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長尺許後東北行歷天津漸至文從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五日始滅　戊子敕羣臣修省　歷代帝王廟成名曰景德崇聖之殿壬辰親祭嗣後歲遣大臣行禮凡子午卯酉祭於陵寢之歲則停秋祭

帝心疑大臣擅政張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奸人在側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帝皆報聞給事中秦鼇言孚敬妬賢病國强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鼇言令孚敬自陳狀辛丑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僅得馳傳而已　德王祐㮩嘗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會戶部議王府所請山場湖陂斷自宣德以後者皆還官詔允行山東巡

撫都御史邵錫言德府莊田俱在革中與祐㮩相訐奏錫持之益急儀衞司軍額千七百人逃絕者以餘丁補錫謂非制檄濟南知府楊撫籍諸補充者勿與餉軍校大譁毀府門詔逮問長史楊穀楊孟法戍儀衞副薛寧及軍校陶榮諭王守侯度毋徇羣小滋多事議者謂錫故激致其罪不盡祐㮩過云　九月戊申帝召見李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愼刑罰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襃答之然卒不能用也　丁巳振陝西饑　魏良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鋐帝方向鋐奪良弼俸鋐與張孚敬俱恨之　冬十月起聶賢爲工部尚書毛伯溫張潤汪天啓李珏閔楷以次收錄惟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　戊寅編修楊名

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獼其納忠令無隱甲申名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尙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龐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眞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憐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册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卽執下錦衣衛獄拷訊鋐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頊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會以疏草示同年生編修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兵部侍郞黃宗明言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搒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卽其主使並下獄前沔陽州判官黃直言名以直言置詔獄非所以體羣臣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亦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戍瞿塘衛直戍雷州衛謫文德信宜縣典史宗明福建右參政　肇昌王寘鐇裁慶邸宮妃薪米取邸

中金帛萬計台浤子鼒櫝幼失愛於父逃寘鐇所寘鐇造台浤謀逆詭語使寺人誘鼒櫝吟誦圖陷台浤自立懷王妃王氏奏寘鐇裁減衣食至不能自存豐林王台瀚亦欲陷寘鐇發其瀆亂人倫諸罪驗實廢爲庶人幽高牆廷議謂台浤父子乖離徙之西安而封鼒櫝世子視府事　御史郭子弼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眞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鎭五府方有造甎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窰戶逃亡過半而廣東採珠之故激民爲盜致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沒而前星耀矣戶部尙書許讚等請聽子弼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子弼爲民　馮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而極論張孚敬方獻夫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惡兇險媢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鄕曲報恩讐靡所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尙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

欽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恩日受搒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輔下獄　寇掠西海過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志學議發兵邀之總兵官周尚文不從劾解職　免山東被災稅糧振山西饑　十一月甲寅四川巡撫都御史宋滄獻白兎羣臣表賀　南京右都御史萬鏜應詔陳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人主所取於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恣强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曰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卹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治天下貴實不貴文今陛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財用人安民講武之道或有缺焉願輟聲容之繁飾略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錄帝大怒斥爲民令吏部錮勿用　十二月己亥免畿內被災稅糧

十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錦衣衛獄魏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并下獄獄卒見良弼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應鵬閒住　丙午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獻白鹿羣臣表賀自後諸瑞異表賀以爲常　帝復思張孚敬丙辰遣鴻臚齎勑召之　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鏜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　免浙江河南被災稅糧　二月乙酉振雲南饑　致仕尚書孫交卒　吉囊居河套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邊臣有備乃以五萬騎西襲亦不剌卜兒孩兩部大破之卜兒孩爲莊寧邊患久亦卽骨土魯番諸蕃皆苦之嘗因屬番帖木哥求貢市朝廷未之許至是唐龍以卜兒孩衰敗遠徙西海獲寧請無更議款事吉囊既破西海旋竊入宣府永寧境大掠而去俺答亦自豐州入河套爲患　帝移馮恩刑部獄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大怒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黨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論恩死奪宋邦輔職恩疏詆時中時中顧以寬恩得罪時稱長者邦輔歸躬耕養親妻親操井臼子樵牧歲與田夫會飲醉卽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屛輿從而後入焉　三月丙辰釋奠於先師孔子　夏四月張孚敬復

入閣與汪鋐修前郤以考察後科道官互糾奏上十一人而魏良弼等不與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乃別糾二十六人削良弼籍謫葉洪奏簡縣丞中外大駭時鄭洛書亦被劾落職饒秀爲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訐洛書及御史浦鋐王重賢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允緒等浦鋐等皆坐罷　顧鼎臣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　析廣西宣化縣地置隆安縣　五月西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入貢稱王者百餘人夏言論其非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據所稱答之若驟議裁革恐人情觖望言與王憲言諸國稱王者弘正間率一人多不過三人至嘉靖二年八年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數已滋

多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是時貢使多黠悍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侵剋屢訴之禮官郄不問中官陳浩嘗鎮甘肅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一日番使遇洪於途即執詣官以證實其事言等以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事中各遣官一人赴甘肅按治洪迄獲罪　四川黑虎五砦番反圍長安諸堡烏都鵓鴿諸番繼叛松潘副總兵何卿討平之
　六月辛巳彗星復見昴畢間張孚敬乞避位不許　趙府輔國將軍祐棌招亡命殺人劫奪積十餘年莫敢發巡按御史王

儀偕吳山奏之奪爵禁錮甫三月儀出爲蘇州知府祐棌潛入都奏儀掊摭井訐都御史毛伯溫以私憾人己罪且言臣嘗建醮祈皇嗣爲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棌罪而悅其建醮語爲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誣第祐棌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棌愛己復其爵除儀名伯溫閒住山天民謫降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醮獲重禍自祐棌訐奏始　秋七月詔簡六部官爲翰林衆首擬禮部主事王慎中張孚敬欲一見辭不赴乃用唐順之等數人吏部侍郎席春欲召還楊維聰陳沂汪鋐不可遂有隙春書之弟也　馮恩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入爲左都御

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帝不聽比朝審汪鋐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卹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益厲廷相曰馮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又好謂鋐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怨廢公義夏言曰此豈冢宰私家耶鋐稍止然猶署情眞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

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　八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　乙未以皇子生詔赦天下刑部郎中李遂請列大禮大
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賢懼不敢遂乃與同官盧蕙請於王
廷相廷相從之已而竟報罷　王廷相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
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九月廷相取張孚敬汪鋐所奏
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　汪鋐有所推舉不復與
席春議春怒詬鋐鋐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詔落職
趙林花等攻廣州與德慶賊鳳二全相倚爲患庚戌陶諧討破
百二十五砦巢賊平帝曰諧功足錄第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
幣　巡撫四川都御史楊守禮嘗坐事謫敘州通判爲僉事張
文奎所辱及爲巡撫而文奎爲參議恐守禮修郤以先所摭事

奏詔俱解職　帝念黃宗明議禮功召爲禮部右侍郎　冬十
月癸酉追復楊一清官　先是命岷世子譽榮理府事譽榮上
疏懇辭謂臣坐享尊榮而父困苦寂寞臣心何安且前曾舉臣
弟善化王譽桔廷議以子無制父理奏寢不行臣亦人子也獨
不愧臣弟乎帝覽疏憐之賜彥汰冠帶理府事　大同總兵官
李瑾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趣工急乙亥卒王福勝等作亂
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代王充燿走宣府倣奏瑾激變王憲
言首亂當誅餘宜散遣張孚敬意主用兵憲不敢堅前議帝乃
以樊繼祖代倣而命宣大總制侍郎劉源清總兵官郤永討之
源清榜令解散有五堡變處之過寬語五堡遺孽大懼　初興
國太后以藩妃入昭聖皇太后猶以故事遇之及帝朝昭聖昭

聖待之又倨帝銜之指揮司聰者爲建昌侯張延齡行錢負其
五百金索之急遂與董昱子至謀訐曹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
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聰屍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
常憤詈至至慮事發乃摭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
雜治帝遂欲以謀反族張氏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皇子生請
入賀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
帝手敕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
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二廟心耶孚敬復奏曰陛下嗣位時
用臣言稱伯母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
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謀逆之罪
獄成當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刑部上延齡獄

言謀不軌無驗而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
殺婢及僧丙子論延齡死革其兄昌國公鶴齡爵謫南京錦衣
衞指揮同知謂聶賢輕縱奪其俸　流星起中台近濁尾跡化
爲白氣大小流星縱横交行不計其數自四更至曉乃息　皇
子薨諡哀沖太子　御史郭宗皋上疏勸帝惇崇寬厚察納忠
言勿專以嚴明爲治帝大怒下錦衣衞獄杖四十釋之　十一
月己亥朔振遼東災　劉源清師次陽和潘倣等密捕亂卒杖
死十餘人繫賊首王堡等七十餘人以獻請旋師源清懲胡瓚
事不欲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
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城且屠亂卒
遂鼓譟殺千戶張欽僉事孫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

慰之始定振前爲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自明不能白發憤
自殺卻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遺孽遂盡反迎戰殺遊擊將軍
曹安官軍攻據四關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鎭等於獄奉
爲帥死守倣與鎭國將軍俊櫍等登埤止毋攻俊櫍出見永請
緩兵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爲賊遊
說耶欲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軍
民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帝命兵部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
京軍八千往已悟大同重鎭不宜破壞罷弗遣專責源清永討
賊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倣媚賊
張孚敬主源清顧鼎臣黃綰言用兵謬帝不能決　慮因帝又
欲殺張延齡張孚敬言昭聖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萬一
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强臣
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四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帝
故爲重語喝止孚敬而延齡終昭聖世得長繫　癸丑翟鑾以
生母憂去　兵部侍郎寇天敘卒　乙丑祀天於南郊復命郭
勛攝事　十二月己卯吉囊犯鎭遠關寧夏總兵官王效副總
兵梁震敗之於柳門又追敗之於蜂窩山蹙諸河斬首百四十
有奇溺水死者甚眾　黎寧爲莫登庸所攻竄占城界國人立
其弟憲改元光照　大同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廨舍供爨兵
部復下安撫令劉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鎭
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採路郤永許諾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
之城中人益懼叛卒復羣聚勾外寇爲助

明紀卷第三十終

明紀卷第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吏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illegible]

世宗紀四（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永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寇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東南二關，叛卒與掎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寇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王憲請從之，帝不許。癸卯，廢皇后張氏，居別宮。壬子，立德妃方氏爲皇后。舊制立后謁內廟而已，至是下禮臣議廟見禮，禮臣遂擬儀注以上。是日，帝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劉源清百道攻宂城，爲毒煙薰死者相藉。二月，復請壅水灌之，帝大不懌，以兵部侍郎張瓚往代。督餉郎中詹榮有智略，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無敢犯者。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揮紀振、游擊將軍戴濂、鎮撫王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乃陽令寧持官民狀詣源清所，爲叛卒乞原，而陰以榮謀告，請宥昇、麟死，畀三千金，俾募死士自効。會源清已罷，樊繼祖許之。昇、麟結心腹，禽首惡黃鎮等九人戮之。榮開城門延繼祖入，復捕斬二十六人，亂遂定。己丑，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辛卯，代王充燿返國。吉囊俺答犯延綏，梁震敗之黃甫川。閏月，王廷相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詔解徐鵬舉兵柄。武平侯陳熹卒，吏部言熹曾祖友征苗功多冒濫，請停襲。帝不從。丙寅，命熹子大策嗣侯。大同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充燿請遣大臣安輯，疏下禮部。夏言遂極詆前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張孚敬，孚敬怒，力持王疏，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令孚敬與言交好。三月壬申，命黃綰往大同振被兵者，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桂萼、方獻夫、霍韜及綰。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代府輔國將軍成鐫言：「雲中叛卒之變，幸獲銷弭。究其釁端，實貪酷官吏激成之。臣慮天下之禍隱於民心，異日不獨雲中而已。」指陳切直，下廷臣飭行。成鐫兄成鉬有孝行，時以爲二難。乙酉，吉囊犯響水堡，參將任傑擊敗之。夏四月，時享太廟，先有詔遣郭勛代。給事中張選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民知非得已。茲孟夏之祭，更不親行，則跡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繞殿走，製祭祀記一篇，詔夕錄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艮劑，得甦。帝竟削

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內　釋高牆庶人長
鑒齊庶人榑曾孫也　方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悳雖執大
政氣厭厭不振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己酉帝優詔許致仕獻夫
與張孚敬桂萼共事持論頗平恕人不甚惡之　黃綰馳至大
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
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韃靼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
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陽不問而密以牒授給
振官按里覈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尙欽殺一家三人懼不
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
不復虞詿誤綰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
弟城中大安　六月甲子南京太廟災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

請權將太廟香火并於奉先殿重建太廟補造歷聖神主帝召
夏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旣
親奉祀事於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於此南京原有奉先殿
其朝夕香火當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當倣古壇墠遺意高
築牆垣謹司啓閉以致尊嚴之意從之帝欲改建九廟言因言
京師宗廟將復古制而南京太廟遽災殆皇天列祖佑啓默相
不可不靈承者帝悅詔春和興工　馮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
許　秋八月壬子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花馬池王效梁震拒
之不得入轉犯乾溝震分兵擊大破之寇趨固原總兵劉文力
戰乃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效方敗別部於鼠湖追至沙河
疾移師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唐

龍以大捷聞而巡按御史奏諸將失事罪給事中戚賢往勘言
安定會寧多殺掠文當罪然麾下卒僅八千倍道蒙險援八九
萬方張之寇殊死戰宜以功贖震乾溝效鼠湖沙湖安定靈州
之戰以孤軍八百當寇萬餘功俱足錄龍亦善調度詔文奪職
效震賚銀幣龍一子入監是役功多執政尼之故賞薄御史周
鈇以爲言龍效震各增俸一等乾溝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濬使
深廣築土牆其上寇不復輕犯　九月夏言等議於太廟南左
爲三昭廟與文世室而四右爲三穆廟具圖進帝以世室尙當
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殿寢視羣廟崇廣報可　黃綰還朝
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劉源淸郤永言源淸實罪魁具劾其
婪賄不貲狀張孚敬王憲庇源淸陰抑綰曾忭等言宸濠亂源

淸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下忭等錦
衣獄源淸永皆被逮減死斥爲民　冬十月享太廟命顧鼎臣
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
卽古諸侯請得毋避夏言極詆其非乃已時言氣漸驕禮部郎
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忭卽奏論之　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應
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
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尙變詐相高諂
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
然成風唯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
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
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

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卹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愼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爲陛下厯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顚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

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項翀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贏之會亦宜酌量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廷杖八十斥爲民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葬之　邵元節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爲大學士李時弟員外郎敂所侮時上章引罪敂下獄讁比元節還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國玉印　十二月巡按直隸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己欲抶之知府爲之解並欲執知府發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貳皆走一城皆空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發其罪狀下刑部黜

官　黃河南徙厯濟徐皆旁溢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疏汴河自朱仙鎭至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鳥尼諸山達南旺河濬其下流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銀二兩天和因歲饑請盡蠲旁河受役者課遠河未役者半之詔可　監督倉場中官王奉李愼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

十四年春正月壬申罷督理倉場中官　從張孚敬議改文世室稱太宗廟　丙戌莊肅皇后崩禮部上喪儀有素冠素服絰帶舉哀及羣臣奉慰禮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又迫聖母壽旦朕服靑諸儀再擬夏言等言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無容

擬議惟陛下既以嫂叔絶服羣臣成服後不敢以素服見陛下請暫罷朝參帝許之又諭莊肅皇后事宜與累朝皇后不同無几筵之奉當卽行祔廟令皇后攝事於內殿及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時曰宜用八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眾議因奏曰古人尙質謚法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聖元后二四及八於禮無據帝不從命再議羣臣請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於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

戚賢之未奉使也以時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因先事言所黜有未當宜聽言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已而參議王存韋商臣言事忤要

人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鋐被謫果在黜中給事中薛宗鎧據實
疏伸救鋐持不可賢還朝以鋐恣橫賓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
狀曰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
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
言官爲洪等辨救孚敬乃曲庇家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
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
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鋐意洪等竟不復　二月己亥作
九廟各爲都宮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祧廟奉祧主藏焉
丁未禁冠服非制　編修唐順之以疾告張孚敬持其疏不下
或言順之欲遠孚敬孚敬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
　帝問夏言清明節旣遣官上陵內殿復祭似涉煩複言因言

上陵及奉先殿皆沿前代故事上陵以清明中元冬至中元俗
節事本不經冬至旣行大報配天之禮則陵事爲輕請罷冬至
上陵而移中元於霜降惟清明如故仍輟二節內殿之祭從之
　吉囊寇榆林殺參將魏祥　三月戊子葬孝靜皇后於康陵
　初遼東諸衞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
巡撫都御史呂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
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己丑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尙德
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訴者卒遂爭毆尙德經竄花馬寺幽室
中亂卒毀府門火均徭冊搜得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巡按
御史曾銑行部金復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虐事爲亂
軍乞赦下都察院議王廷相等言亂卒抗軍令辱大臣赦之恐

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詔經還以都
御史韓邦奇代爲巡撫　張孚敬有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
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已又遣中官賜藥
餌手敕言古有翦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賜卿孚敬
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夏四月甲午致仕命行人御醫護歸
　召費宏復入閣　呂經至廣寧都指揮袁璘將剋諸軍草價
爲辨裝丙午悍卒于蠻兒等復爲亂執經裸而置之獄虐辱之
務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帝務姑息將逮經黃宗明言
前日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
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致討
取其首惡用振國威帝不從命邦奇與山西巡撫任洛換任而

遣官校逮經亂卒復置官校於獄大理寺丞林希元言其事帝
命驗狀皆諱之希元坐貶經逮至下錦衣獄謫戍茂州　撫順
卒縛指揮劉雄父子　五月工部侍郎林庭㭿劾遼東兵變庭
㭿瀚之子也　馮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言臣父幼而失
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
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氏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
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
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
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
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爲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聶
賢王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

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之邊徼六月宥恩死遣戍
雷州　吉囊犯大同總兵官魯綱禦卻之　遼軍亂卒聞林庭
㭿將至懼首惡趙劓兒潛詣廣寧與于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
拜表集眾爲亂爲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
㭿至閉城門爲變而曾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名密
授諸將秋七月甲申劓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上言往者甘
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
率爲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召還庭㭿命銑勘實斬諸首惡懸首
諸城全遼大定　帝問遼東將於李時時薦馬永且曰其家眾
足用也帝曰將須文武兼資專恃勇乎時曰遼士新定須有威
力者鎮之八月以永爲遼東總兵官　三邊闕總制帝召費宏

李時同對宏薦姚鏌時亦助之遂命以兵部尚書往已而鏌辭
帝不悅仍落職閒任薦者至二十疏不復用　乙巳詔九卿會
推巡撫官著爲令　先是御史曾翀戴銑劾聶賢及南京尚書
劉龍等九人汪鋐覆奏盡留之帝召李時言鋐有私留三人而
斥其六薛宗鎧與同官餘姚孫應奎言鋐肆奸植黨擅主威福
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鋐疏辨乞休
帝不許給事御史翁溥曹逵等相繼劾鋐鋐又抗辨且極詆宗
鎧等挾私翀復言鋐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杜口已三年蔽
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九月己未朔帝果罷鋐而責宗鎧
言不早又惡翀諍臣杜口語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等及御
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翀一桂爲民鐫應奎溥逵等級調

外宗鎧翀竟卒翀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不變　冬
十月戊申費宏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宏承張孚敬桂萼
操切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李時遂獨相鎮以安靜每便
殿召對議論恆本忠厚帝嘗問太倉所積幾何時對曰可支數
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
可沒也　巡撫南贛都御史陳察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鏜大
理寺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十一月帝奪部
臣俸責察徇私妄舉斥爲民察居官廉既歸敝衣糲食而已
初岑邦彥死有子曰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田以養岑邦
相惡之又惡盧蘇專權密與頭目盧玉等謀誅蘇及芝蘇知之
邦相又侵林氏瓦氏所食莊田林氏瓦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

梧州赴軍門告襲蘇又爲芝疏請尋令人刺邦相邦相覺殺行
刺者十二月蘇伏兵殺玉等以兵圍邦相宅誘邦相出乘夜與
瓦氏縊殺之
十五年春正月唐龍言故尚書彭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
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閒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構
罷今沒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覈澤往勞復官加䘏以
作忠臣之氣不從　二月癸巳振湖廣災　三月戊午客星見
天棓旁東行歷天廚西入天漢帝問李時所主事應對曰事應
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脩德以弭之帝稱善　析
福建尤溪縣地置大田縣以永安漳平德化三縣地益之　丙
子帝奉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

賜高年粟帛癸未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是日還宮　自汪
鋐罷後吏部久不置尚書霍韜以侍郎掌部事夏四月帝始命
許讚讚丁憂未至李時嘗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府丞
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僞因守故
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
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韜又嘗疏薦陸粲粲聞曰天下事大壞
憸人手尚欲以餘波污我耶　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分
兵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禦之斬五十七級他部寇莊浪姜奭與
遇分水嶺再戰再勝遂至平嶺敵騎大集奭伏兵誘之復斬其
長一人獲首功七十　癸巳詔建山陵癸卯帝詣七陵祭告癸
丑還宮　蜀王讓栩賢明喜儒雅不邇聲伎蜀自獻王以下四

世七王皆檢飭守禮法好學能文孝宗恆稱蜀多賢王舉獻王
家範爲諸宗法讓栩創義學脩水利振災卹荒巡撫都御史吳
山巡按御史金粲以聞賜敕嘉獎署坊表曰忠孝賢良　時修
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戶部尚書梁材
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內庫非部
事勛怒劾材誤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　五月議修宋史南京
吏部尚書嚴嵩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李時請留之命以禮部尚
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　貴州苗王阿向先世爲土官爲王仲
武先人所奪阿向與仲武爭印煽亂據凱口囤巡撫都御史陳
克宅總兵官楊仁討平之斬阿向等盡逐其黨以地屬都勻府
改名滅苗鎭　帝復遣錦衣官齎手敕視張孚敬疾趣其還朝

孚敬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黎憲等廉知黎寍所在迎歸清
華　張孚敬等並銜夏言已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獨霍韜
讐言不置順天府丞劉淑相與韜善治中費完言姻也秋七月
淑相坐所親贓私被鞫疑言及完陷己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
相錦衣衞獄言亦疑韜主淑相遂訐韜扈蹕謁陵遠遊銀山寺
大不敬韜已遷南京禮部尚書亟自訴因論言請謚故少師費
宏爲文憲不敘宏累被劾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斬且憲乃
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尚書
劉龍潘珍轎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
李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亦得
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爲內主訐充濁爲

奸黨復摭言他事言益忿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
於正德間諡文憲不避廟號韜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
復從獄中訐言帝益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
韜俸一級　帝之從章聖太后謁陵也語及擇相太后曰先皇
嘗言提學張邦奇器識他日可爲宰相其人安在帝憮然曰尚
未用也時邦奇方居憂服闋卽召爲吏部侍郎掌部事推轂善
類人不可干以私銓部升除多受教政府邦奇獨否李時銜之
郭勛家人犯法昇重賄請寬邦奇不從帝欲卽授邦奇尚書爲
兩人沮止　八月總制三邊侍郎劉天和言三邊兵車皆雙輪
用二十人遇險卽困又行遲不適於用請倣前總督秦紘隻輪
車上置礮槍斧戟廂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

十八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皆從之尋敘甘涼御敵功進天和右都御史姜奭等進秩有差　九月夏言請改悼靈皇后諡時帝意久釋矣乃改諡曰孝潔　庚午帝如天壽山祭諸陵丁丑還宮　吉囊復大集兵將入犯劉天和策寇瞯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入寇家澗張家塔爲爵瑛所敗犯甯夏者總兵官王效復破之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　大同兵連叛魯綱代李瑾爲總兵官威不振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爲憂冬十月移梁震鎮之震素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令軍中申約束鎮兵素憚震由是帖服　帝覺張孚敬言非是敕曰孝靜皇后諡不備不稱配武宗乃改諡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張延齡之下獄也刑部主事徐申言於聶賢唐龍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延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賢龍皆深然之延齡始逮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獄置别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梏拲通家人出入已而大猾劉東山亦繫獄發延齡手書訕上憾前主事羅虞臣笞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錦衣衞獄申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悉杖於廷謫外任斥虞臣爲民東山得免戍　己亥更創世廟號獻皇帝廟改舊世廟曰景神殿　帝以孝肅太皇

太后孝穆皇太后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爲非宜禮臣言妾母不世祭宜遷主陵廟歲時祔享如故遂罷奉慈殿改題神主曰皇后不繫諡以別於嫡戊申帝如天壽山祭慰王子還宮王仲武因諸苗失業陰爲招復旋科索之諸苗不勝怨遂推阿向餘孽王聰王佑爲主攻奪凱口囤巡撫都御史楊春芳遣參將李佑等撫之爲所執乞還土田乃釋佑春芳以聞詔進討十一月吉囊犯大同入掠宣大塞　戊午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時當頒詔外國夏言言安南不貢已二十年兩廣守臣謂黎譓黎廣均非黎賙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暠俱彼國篡逆之臣宜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既以道阻不通今宜暫停使命詔議征討言及兵部尚書張瓚等言逆臣篡主奪國朝貢不脩決宜致討郭勛亦贊之乃命錦衣千戸陶鳳儀鄭璽分往廣西雲南詰罪人主名勅四川貴州湖廣福建江西守臣預備兵食候征調起毛伯溫右都御史治兵待命以雲南按察使汪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擢梧州知府翁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提督兩廣侍郎潘旦方之任過吉水語伯溫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款因撫之可百全也伯溫辭詔不許旦珍之族子也　郭勛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攜貨物以梁材議不盡行勛益怒　十二月辛卯九廟成　霍韜之請禁小臣乘轎也王廷相等議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眾情滋不悅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

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
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停韜俸四月相等
亦停二月　閏月戶部侍郎唐胄言安南之事若欲其脩貢而
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古帝王不
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文皇帝旣滅
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章皇帝成先志
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
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
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
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

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
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
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
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
雖兵亂尚絫絫奉表箋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
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
需餉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
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
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南
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
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

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僥倖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
損威卽令按問得實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
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
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
部亦以爲然命俟勘官還更議　廢后張氏薨喪儀視恭讓皇
后　癸亥以定廟制加上兩宮皇太后徽號詔赦天下　乙丑
夏言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丙寅享九廟　韃靼
犯大同梁震破之牛心山斬級百餘寇憤駐近鎭伺隙　免山
西山東被災稅糧　復岷王彥汰爵慶王台浤冠帶寍府宗人
錮高牆得釋者多請封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爲儀制郎中葛
守禮所駮不行　帝以皇子疊生數加恩邵元節拜禮部尚書

賜一品服其孫啓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　帝營建最繁卽位
初名爲汰省至是年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祕
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
萬及宗廟萬壽宮災帝不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
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　初岑猛長子
邦佐出繼武靖及邦相死鎭安土舍岑眞寶以兵納之田州歸
順州岑瓛盧蘇壻也及向武州黃仲金皆與眞寶隙乘閒襲破
鎭安眞寶聞亂走還蘇會目兵追圍之武陵寨瓛等發眞寶父
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寨眞寶訴之軍門督諭瓛等不退
久之乃解眞寶與瓛互相訐蘇乃請給岑芝冠帶以撫田州而
自悔罪願裹糧立功及追補累年所逋糧賦巡按御史諸演以

閏
十六年春正月部議以土蠻自相讐殺當從末減皆令立功贖
而命芝管田州事邦佐復還武靖田州世岑氏改流者再終不
果蘇再叛弑主得逸於罰論者以爲失刑　二月刑部尙書唐
龍以再更大赦錄上大禮大獄建言封疆獲罪謫戍應赦者百
四十二人徐文華陳九疇張狆余翺陶滋劉琦程啓元葉應驄
並釋還所不原惟豐熙楊愼王元正劉濟馬錄馮恩邵經邦呂
經八人而已　壬子安國黎寧遣國人鄭惟憭等告莫登庸之
難言寧卽譓子國人立爲世孫屢馳書邊臣俱爲登庸邀殺乞
興師問罪亟除國賊禮部尙書嚴嵩謂其言未可盡信請羈之
待勘官回奏從之　癸酉帝如天壽山梁震伏將士於諸路寇

果入大破之宣寧灣又破之紅崖兒斬獲甚衆詔進秩廕一子
百戶震父棟前陳亡震辭廕子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三月甲
申還宮　郭勛請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廟廷臣持不可唐胄爭
尤力帝不聽英竟得侑享　韃靼大入甘州姜奭不能禦貶二
秩戴罪　丙午帝幸大谷山視壽陵丁未道沙河見居民蕭索
愴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李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
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
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衞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
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戍焉　夏四月癸丑還宮　禮兵二
部會廷臣列莫登庸十大罪請剋期討之乃命戸部侍郎胡璉
高公韶先馳雲南貴州廣東西調度軍食都督僉事江桓牛桓

爲左右副總兵督軍往討其大將需後命兵部復奉詔條用兵
機宜十二事獨侍郎潘珍持不可上疏諫曰陳暠莫登庸皆弑
逆之賊黎寧與其父譓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
當討何獨徇寧請爲左右且其地不足置郡縣叛服無與中國
今北敵日藿聯幐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遠事瘴蠻非計
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檄數登庸罪赦其脅從
且令黎寧合勦賊父子不禽則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褫
其職　潘旦至廣東適莫登庸使至疏言登庸之簒黎氏猶黎
氏之簒陳氏也朝廷將興師問罪登庸卽有求貢之使何嘗不
畏天威乞容臣等觀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中國
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章下禮兵二部嚴嵩張瓚窺帝旨力

言登庸不可宥求貢決不可許旦疏遂寢　五月毛伯溫至京
上方略六事以潘旦不可共事請易之優旨褒答召旦爲南京
兵部尙書擢副都御史張經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及兵部
議上帝謂黎寧誠僞未審敕兩廣雲南守臣再勘從宜撫勦參
贊督餉大臣俱暫停命伯溫協理都察院事御史何維柏請聽
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旦未行引疾
乞休語侵伯溫帝怒勒致仕將還吏白例支庫金爲道里費旦
笑曰吾以不妄取爲例　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下詔求言
六月御史桑喬等陳三事略言營造兩宮山陵多侵冒吉囊恣
橫邊備積弛而未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脩省脩省不外人事
人事無過擇官尙書嚴嵩及林庭㭿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

乖與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嵩等皆乞罷詔庭㮧雲致仕罷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嵩負穢行召物議逞辭奏辨陰擠言官無大臣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尚書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爲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喬首發之後喬以巡按畿輔引疾王廷相劾其規避嵩遂搆其罪逮下錦衣獄廷杖戍九江居二十六年竟卒於戍所人咸服喬先見　時工作繁興林庭㮧議加天下田賦何維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議加賦民不爲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　御史徐九皐給事中謝廷蒞並請罷安南之師廷蒞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　癸酉吉囊寇宣府指揮

趙鏜戰死　秋八月復寇宣府殺參將張國輔　汪文盛獲莫登庸閒諜及所撰大誥以聞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前詔征討時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剿不如撫文盛然之登庸之篡也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擕兵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九月文盛上其圖於朝詔賜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用帝悉從之　霍韜欲因事傾夏言上言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爲給事中尋忽報

罷人皆曰閣臣抑之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諭吏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爲言發也鶴鳴上疏自白並摭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韜帝並置不問　應天府進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荅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下錦衣衛獄貶官府尹孫懋下南京法司致仕舉子停會試御史吳悌爲舉子求寬坐下獄尋得釋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言蘇松常鎭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從之　劉東山陰構奸人劉琦誣張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連數十百

人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昭聖皇太后鶴齡自南京赴逮并京山侯崔元等皆下錦衣獄昭聖太后衣敝襦席稾爲鶴齡請不聽　冬十月致仕刑部尚書趙鑑卒　致仕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　廣東巡按御史余光言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爲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爲亂魁今失國或天假手登庸以報之也自太宗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欲興黎氏勢必不能臣已遣官責其脩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兵部劾光輕率奪其俸十一月光進鄉試錄嚴嵩摘其誤奏之被逮削籍　故昌國公張鶴齡瘐死　涇王祐橓薨子厚烇未封而卒無子封除　梁材屢忤權倖不得

志乞改南京爲給事中周玩所劾吏部尚書許讚請留之帝不
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
初思恩改設流官以其酋韋貴徐五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
萬餘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男子名金自言岑濬子鎮
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主也諸酋
羅拜擁金歸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故地遠近洶洶濬之誅也其
酋楊留者無所歸帥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及是白柳
州參將沈希儀云欲往見小主希儀故患金聞留言大駭因好
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向征田州固聞之因自語岑氏其
復乎欲以深動留留果喜已召留密室言與我重賂卽爲金復
官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兵必讐金善防之留

益大信金遂從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奔告請無納希儀罵曰
金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副使隨
以計漸散其五千人卒縛金留亦自恨死思恩復寧
十七年春正月劉東山以射父亡命爲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
告張延齡并搆讓及遂安伯陳鏸等數十人冀以悅帝意而脫
己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
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
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
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使王佐鉤得
東山情論以誣罔法反坐枷之闕門外數日死班期于雲鶴等
皆謫戍赦讓鏸及崔元等延齡長繫如故鏸瑱之從孫也 二

月戊辰帝如天壽山壬申還宮 宣府總兵右都督王效卒諡
武襄效言行謹飭用兵兼謀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尚
文並爲名將 汪文盛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
莫登庸東身歸命籍上輿圖待以不死攻破鎮守營莫方瀛救
之失利登庸部衆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柵於蒙自縣之蓮花灘
處之地當交廣水陸衝登庸益懼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
及沐朝輔具述黎氏衰亂陳暠叛逆己與方瀛有功爲國人歸
附乞貰罪修貢如制會黎寧亦以本國篡弒始末及軍馬之數
水陸進兵道里來上三月兵部集廷臣議僉言登庸罪不可赦
亟宜進師辛丑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副將軍毛伯溫爲兵部尚
書參贊軍務剋期啓行鸞鉞之孫也 戶部尚書梁材致仕

遼東太清堡守將徐顥誘殺泰寧衛九人部長把當孩怒寇邊
馬永擊斬之其族屬把孫借朵顏兵報讐復爲永所卻已復入
犯中官王永戰敗永坐戴罪 夏四月庚戌帝如天壽山癸丑
還至沙河夏言扈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被焚言
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甲寅帝還宮 安南之役帝以
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而張瓚無所畫視帝意爲可
否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會張經以用兵方略上言
進兵之道有六兵當用三十萬一歲之餉當用百六十萬造舟
市馬制器犒軍諸費又須七十餘萬況我調大衆涉炎海與彼
勞逸殊勢不可不審處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
卽日出師廉州知府張岳爲書貽執政曰黎寧所居卽古日南

地與占城鄰限大海莫登庸不能踰之南故兩存近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都竊居之於安南諸府中地最大此賊負篡逆名常練兵備我又時揚言求入貢愚以爲彼內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亂定若必用兵勝負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執政與瓚皆不能決復請廷議戊午議上帝不悅曰朕聞卿士大夫私議咸謂不當興師爾等職司邦政漫無主持悉委之會議既不協心謀國其已之鸞伯溫別用 郭勛陳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鎮守詔從之御史謝瑜言勛所論諸事影響恍惚而復設鎮守則其本意所注勛交通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

自息果若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爲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鎮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勛奏始寢 甲子帝禱雨於郊壇戊辰雨 初徽王厚爝守莊者與佃人訟粱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可厚爝言不便帝又從之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下郎官錦衣獄奪胄俸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 六月韃靼犯宣府都指揮周冕戰死 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種授太常寺典簿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博學工文而性狂誕父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璁等片言取通顯詣闕上書請建明堂加獻皇帝廟

號稱宗以配上帝帝大悅下禮部議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宜於此行之至配侑之禮自周至宋皆主於親親王錢公輔司馬光等之議則主於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論則當配以文皇帝以親親論則當配以獻皇帝其稱宗之說則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先殿行其配帝務求畫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爲不可命再議丙辰戶部左侍郎唐胄言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周

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今南北兩郊及祈穀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後親親之義備請奉文皇帝配帝大怒下胄錦衣獄拷掠之斥爲民嵩乃再會廷臣議請奉獻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穀帝從獻皇配帝之請卻文皇議不行已復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獻皇帝宜稱宗爲有德不遷之廟帝以疏不言祔廟留中不下乃設爲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遠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既稱宗則當祔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具之理嵩益惶恐盡改前說緣帝指條畫禮儀甚備 巡撫山東都御史胡

纘宗濬膠萊河　秋七月辛卯開河南雲南銀礦　癸巳慈寧
宮成　八月甲辰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卻之　丙辰顧鼎臣
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夏言
出時每事推讓之不與抗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頗長欲有所可
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戊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帝既排正議崇私親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辛巳改上
太宗廟號曰成祖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
廟躋武宗上初南京太僕寺卿胡鐸與張孚敬同舉於鄉大禮
議起鐸意亦主考獻帝孚敬因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
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所生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
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

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
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孚敬不從
及是獻帝入廟稱宗則桂萼輩俱已死孚敬病廢不及與其議
其後帝又預祧仁宗以爲獻帝地則孚敬亦死不及見矣豐坊
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益困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
多穿鑿語又僞撰子夏詩傳行世人以其畔父咸深惡之竟悒
悒以死　辛卯改欽安殿爲元極寶殿大享上帝奉獻帝配罷
世廟之祭　乙未帝如天壽山丁酉還宮　冬十月嚴嵩奏慶
雲見請受羣臣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帝悅命付史
館　十一月辛未朔詣南郊上皇天上帝號還詣太廟上太祖
高皇帝高皇后尊號．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

蕩恩赦楊慎馮恩等末云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疑秀何人而
敢乞度疑秀道士也帝方崇道家言以存仁爲剌己且惡其欲
釋楊慎等責以妄指疑秀爲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來
塞上幾三十年　辛卯祀天於南郊詔赦天下　乙未免江西
被災稅糧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蔣氏崩帝諭禮工二部
將改葬獻帝於大峪山以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張瓚爲禮儀護
行使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郭勛知聖母山陵事壬子帝如
大峪山相視山陵甲寅還宮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
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大峪可朝發夕至顯陵遠在承
天恐陛下春秋念之臣謂如初議便帝曰成祖豈不思皇祖耶
何以南孝陵因止元等毋行令俊往啓視幽宮　乙卯李時卒

贈太傅諡文康　戊午振寧夏災　初斷藤峽猺侯勝海爲亂
指揮潘翰臣誘殺之即其地置堡土目黃貴韋香以三百人往
戍貴香奪勝海田廬諸猺俱恚勝海弟公丁嘯聚二千餘人乘
夜陷堡殺戍兵二百人張經至廣州將討之會朝議欲征安南
事遂已公丁等益橫龍州趙楷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應往來
趙寶所與寶妻黃氏通結州目圖寶楷夜襲寶殺之以他盜聞
應遂據龍州思恩土目盧回煽九司爲亂憑祥知州李珍淫縱
部民怨之其季父寰殺珍附安南爲之嚮導翁萬達言於張經
曰莫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罪安能問我今寰等同
惡共濟一旦約爲內應我且不自保先禽此數人問罪安南易
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萬達謂楷狙詐未可速圖應巽懦寡

慮可旦夕禽斷其中堅然後可次第獲經善之萬達廉得百戶
許雄通賊狀雄懼請自効萬達陽庇公丁捕繫訐訟者數百人
公丁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
雄萬達乃以事屬參議田汝成而自行部至太平禽應及賓誅
之立李佛爲憑祥知州又以計禽同誅之招還九司從亂者三
十餘人揚言楷才勇藉爲龍州當一面諸言楷事者故不爲理
楷遂來見萬達伏壯士劾之曰汝罪大宜自爲計誠死尚可爲
爾子畱一官楷自分無生理乃手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
益也可善輔我子萬達即杖殺楷而立其子匡時公丁詣汝成
白寇堡事誘諸他猺汝成慰遣之而密令居民被害者家出毆
之一市盡譁游徼幷逮公丁繫獄遂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

丁委罪諸猺果否諸猺言事由公丁聽論坐不敢黨乃檻致公
丁於軍門磔之而請進兵討賊　天方入貢其使臣請游覽中
土禮部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帝祭服拜天於元極寶殿遂服翼善冠
黃袍御殿百官致詞鳴鐘鼓鳴鞭奏堂上樂　以祇薦皇天上
帝冊表進郭勛翊國公夏言少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
國者言所自擬也　趙俊還自承天謂顯陵不吉遂議南巡九
卿大臣許讚等諫不聽王廷相又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
耳已而南京侍郎呂柟給事中曾烶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等相
繼疏諫皆不聽　二月庚子朔立皇子載壑爲皇太子封載垕
爲裕王載圳景王辛丑詔赦天下　時當頒詔朝鮮帝以安南

事未決欲因以往覘命擇大臣有學識者以往乃起黃綰禮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　帝慮南巡後塞上
或有警議遣重臣巡視夏言等薦翟鑾壬寅起鑾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充行邊使齎帑金五十萬犒東西諸邊軍士文武將
吏咸受節制又以毛伯溫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　丁未祈
穀於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江西巡撫巡按諸臣以先
賢曾子裔孫質粹名聞命同嘉祥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
襲　壬子振遼東饑　癸丑安南莫方瀛遣使上表請降並籍
其土地戶口聽天朝處分帝納之下禮兵二部協議　乙卯帝
如承天太子監國宣城伯衞錞及陳鏸畱守顧鼎臣輔太子軍
國重務悉聽啓行張瓚參贊機務各賜敕行事皇城及京城諸

門分命文武大臣坐守郭勛夏言等並扈行　辛酉次眞定望
於北嶽　丁酉次衞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前遼東庫
大使陶仲文以善符水訣從對曰主火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
卒不知帝所在錦衣指揮使陸炳排闥負帝成國公朱希忠翼
衞以出宮人及內侍多死者炳等由是得幸希忠輔之孫也
戊辰盡逮河南巡撫等官下獄黜爲民知府以下杖發邊方
張經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千人爲左軍翁萬達監之指揮
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攻紫荊石門梅嶺木昂藤沖大
坑等巢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
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攻碧灘羅淥上中下洞等巢
南北夾擊賊大窘擁眾奔林峒而東良輔邀擊之賊中斷復西

奔諸軍合擊大破之斬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刋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發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並以計破之右軍愆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玆土也萬達又移兵勦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降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尋議剗四峒屬南寧降洞豪黃賢相莫登庸始懼　三月己巳朔帝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次於鈞州望於中嶽　甲戌免畿內被災稅糧　庚辰至承天辛巳謁顯陵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睿宗配秩於國社國稷徧羣祀嚴嵩再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而滋不悅言戊子帝御龍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　壬辰發承天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夏四月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俟於祀典請祀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卽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復議葬太后大峪山壬子至自承天執嘉猷及前諫南巡者曾烶謝廷蒞給事中李逢周珫等俱下錦衣獄謫極邊典史岳倫等皆獲罪逢遂之弟也　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顧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連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

承學錦衣獄鼎臣不問　甲子帝如大峪山諭嚴嵩曰大峪不如純德始定議命崔元奉梓宮南祔丙寅還宮　先是詔選宮僚夏言顧鼎臣舉陸深崔銑王教羅洪先唐順之黃佐等三十七人皆天下名儒時以爲極盛已而御史洪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峻華察胡經史際白悅皇甫涍張寅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他諫官亦言言等多徇私五月帝爲廢黜數人而以選補事屬吏部給事中錢薇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黜三人爲民許讚等乃舉霍韜毛伯溫顧璘呂柟鄒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詔璘柟蕙仍故官餘俱擢用　郭勛嚴嵩俱害夏言寵霍韜亦陰比勛共齮齕言帝幸大峪言進居守敕稍遲帝責讓言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毁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少傅入直諭令屬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尋還所追銀章御書　戸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梁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　六月丁酉朔

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槅召夏言及顧鼎臣不時至帝詰
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幷責鼎臣　王廷相
應詔自陳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
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晝之攫大臣汚則
小臣悉傚京官貪則外官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
黜以儆有位廷相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霍
韜疏辭加秩因言今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
陰固權寵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夏言發也　應天巡
撫都御史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
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持不下蘇松田有官
民之分腴瘠相等而賦入懸殊下者畝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

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令
賦重者減耗米派輕齎最輕者徵本色增耗米重者陰予以輕
輕者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詭寄無所容時豪
右多梗其議顧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
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民者私以己
意變通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鐸又議徭役及裁
郵置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　秋七月洪垣劾文選郎中黃
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顯
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
制今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爲考功郎誤國甚帝下
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

爲民因詰責許讚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
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得罪者凡二
十餘人　霍韜鄒守益上東宮聖學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
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欲罪之已而得解
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雖誅漏網者衆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
懷不逞閏月廣寧卒佟伏張鑑等乘旱饑倡衆爲亂諸營軍憚
馬永無應者伏等登譙樓鳴鼓大譟永帥家衆仰攻千戶張斌
被殺永戰益力盡殲之永畜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
至是竟得其力　日本貢使至寧波守臣以聞時不通貢者已
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覈實果誠心效順如制遣送
否則卻回且嚴居民交通之禁　庚申葬獻皇后於顯陵時諸

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
逃武定知州唐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給至棺所指而
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蕪湖知縣張
永明瑩江岸佛舍爲殿供器飾箔金財用大省漕舟以避梓宮
後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災傷總督漕運鎮遠侯顧寰請被災
地方停漕一年令改折色軍民交便　帝之南幸也趣黃綰詣
行在受命綰憚安南之行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
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宥之
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
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綰又爲其父母請贈且
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停使

命初安南征討之議發自夏言帝既責綰因發怒曰安南事本一人倡衆皆隨之乃詘上聽夏言計共作慢詞此國應棄應討宜有定議兵部郎集議以聞張瓚惶懼辛酉偕廷臣請如前詔仍遣仇鸞毛伯温南征如莫登庸父子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伯温鸞以軍令從事　嚴嵩歸自承天日驕諸宗藩請卹乞封挾取賄賂子世蕃又數關說諸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帝如天壽山　河南大饑命戸部侍郎王杲往振杲請急發帑金詔簡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以其事委參政

王慎中全活不可勝計　大同所轄鎮邊鎮川宏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迨翟鑾巡邊毛伯温爲總督始與梁震共議及之伯温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冬十月五堡成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　十一月御史黄正色劾梓宮南祔時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温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陟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更怒正色立捕下詔獄榜掠遣戍遼東　大同總兵官梁震卒贈太保謚武壯震有機畧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時帥健兒出塞劫敵營或議其啓釁震曰凡啓釁者謂寇不擾邊我横挑邀功也今數深入乃不思一挫之耶震没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編之伍邊將猶頗得其力　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十二月霍韜上疏顯頌郭勛言六飛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臣惟勛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乃下詔安羣情復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以奏　翟鑾以職方郎中楊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强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乃與劉天和議拓嘉峪關而還

明紀卷第三十一終

明紀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男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命以原官入閣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比行邊諸邊文武大吏櫜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　封左都督方銳爲安平伯皇后之父也　辛亥吉囊寇大同殺指揮周岐　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謝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

而慰諭嵩甚至　霍韜之被詔詰問也對詰問之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迹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帝下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

二月左春坊左司直任瀚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報復自引還給事中周來劾瀚帝令自陳瀚語侵掌詹事霍韜帝怒勒爲民　翁萬達遷浙江右參政張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涖廣西經進萬達及張岳於毛伯溫伯溫與岳語數日曰交事屬君矣萬達亦言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終爲下策伯溫然之乃會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及經萬達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文盛以副使鮑象賢領中哨萬達獲安南諜者丁南傑解其縛厚遇遣之怵以天朝兵威莫登庸大懼珣景之孫也　日本貢使至京乞賜新勘合部議勘合不可遽給務繳舊易新貢期限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從之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臺官言當食不食帝喜以爲天眷　王廷相言遼東總兵官馬永善用兵且廉潔宜仍用之薊鎭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爲罷市喪過薊州州人亦灑泣兩鎭並立祠永爲將厚撫間諜得敵人情僞故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論者以

永與梁震有古良將風　戊戌詔修西苑仁壽宮　擢洗馬鄒守益大常寺少卿掌南京翰林院夏言欲遠之也御史毛愷言守益不當投散地請留侍東宮以阻成命謫寧國府推官　夏五月工部尚書蔣瑤致仕京師營建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及大工頻仍歲募民充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爲言請停不急之工豪家所匿軍畢出在任年餘募直大減　先是以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廪食視班軍戶部尚書李廷相嘗量給之及梁材代廷相堅執不與勛劾材帝命補給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會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饟銀募工材言今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帝遂

責材沽名誤事六月落職閒住歸未幾卒年七十一當是時大
臣多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備國用大窘
帝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沙賊黃艮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
江淮總兵之故乃復設以都督僉事湯慶爲之給旗牌符敕提
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　辛巳瓦剌部長款塞　秋七月癸卯
吉囊入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於宣平敗之壬子又敗之
於桑乾河　戊午振江西災　河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舊決
口俱塞徐呂二洪流漸微命總河都御史郭持平治之　合肥
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言所化金銀皆仙物用爲飲食器
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勛進之帝帝立召與語大悅陶仲文又
薦之朝用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加

明紀卷三十二　三

勛歲祿百石朝用請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又言帝深居無與外
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思習修攝術八月諭廷
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太僕
寺卿楊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
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
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哉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
怒立下錦衣獄丁丑予杖百杖未畢而卒監國議得寢而廷臣
益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祠日亟矣　韃靼別部入平
虜城劉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
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
多畏縮劉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尙文令立功九月陜

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尙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
王寇敗欲自寧夏去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延綏總兵官任
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　仇鸞陵柳
珣令戎服謁珣不聽鸞劾珣珣亦自訴帝責鸞輕傲己酉召還
卽以珣代毛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
絕之義罪止莫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購
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卽如詔書宥罪登庸
大懼卽遣使詣翁萬達乞降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
期十一月束身來歸萬達先築壇鎭南關張御幄置幞以待
冬十月庚申罷各處礦場從給事中曾鈞之奏也　甲子顧鼎
臣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鼎臣官侍從時憫東南賦役失

明紀卷三十二　四

均釐陳其弊帝爲飭撫按釐定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
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十一月操江都御史王學
夔蘇松副使王儀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秩一
等　莫方瀛已死莫登庸帥從子文明及部目二十四人四首
徒跣匍匐叩頭壇上進降表毛伯溫稱詔赦之復詣軍門匍匐
再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宣天子恩威納
其圖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安南遂
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汪文盛之功居多　丙辰
慈寧宮成　帝有疾既而瘳喜陶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
尙書仲文起莞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邵元節上乃請建雷
壇於所居黃岡祝聖壽以其徒臧宗仁爲左至靈馳驛往督黃

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緬顯文與史遣工部郎何城代督
促甚急公私騷然　十二月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
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
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
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並除名洪先歸益尋求王守仁學甘
淡泊鍊寒暑躍馬輓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
邊塞戰陳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人才吏事國計民情
加意諮訪曰茍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
所司卽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
石帥友人躬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
嘗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

爲營之固辭不可　張經以崖萬二州黎岐叛亂攻僞城邑請
設參將一員駐劄瓊州分守　王杲之振河南也還朝薦王愼
中可重用
二十年春正月大計吏部注愼中不及夏言在禮部愼中與相
忤遂內批以不謹落職愼中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
下稱曰王唐　免南畿被災稅糧　韃靼犯寧夏總兵官李義
禦之鎭朔堡敗之　二月乙丑顯陵成給復承天三年　丙寅
御史楊爵上書極諫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
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
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
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
下大變也去年自夏入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
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
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尙書嵩等方以爲符瑞而
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
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
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
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
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遠修雷壇
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卹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
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勞民糜費結
怨天下哉此輿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

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
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陳復逆
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
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三也左道惑眾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立於朝苑金紫
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
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
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
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
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
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

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
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
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
道所損甚多臣非徒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
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
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
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
自周相得罪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疏上
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
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仍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
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爵受譴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

許納飲食爵屢瀕於死處之泰然　段朝用術不驗其徒王子
巖攻發其詐帝執子巖朝用付錦衣獄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
郭勛貲事既敗帝亦寖疏勛　吉囊寇甘肅總兵官楊信敗之
尋寇蘭州參將鄭東戰死　夏四月己未毛伯温送莫文明等
至京帝大喜命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莫登庸都統使
世襲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
三宣撫司令自署置黜陟廣西歲給大統曆仍三歲一貢以爲
常更令覈黎寧眞僞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奉其祀事否則已
之寧後遷漆馬江　辛酉九廟災燬成祖仁宗主奉安列聖主
於景神殿遣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帝后主亦奉安景神殿
胡汝霖偕同官聶靜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

人嚴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錦衣獄訊治俱鐫級調外汝霖
既謫官乃請解於嵩反附以進　敕王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
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
恐謝　戶部主事周天佐言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
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
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
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
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
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
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
果有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

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
大怒杖之六十下錦衣衛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
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屏
相問訊而已比屍出獄暾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大興民有祭
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
戚賢劾郭勛擅作威福罔利虐民諸事因及尚書張瓚樊繼祖
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
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賢嘗陳考選庶吉士請
屬徇私之弊爲夏言所惡及是言滋不悅斥畿僞學激帝怒謫
賢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
丙子詔行寬卹之政　郭持平治河久弗效徐呂二洪埽潛舟

膠五月降俸戴罪而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史總理河漕以旂至請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濟漕運從之　戊子侍郎潘鑑副御史戴金分往湖廣四川採辦大木　南京禮部侍郎崔銑致仕尋卒贈尚書諡文敏　甲寅振遼東饑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　掌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鄒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歸　秋七月辛酉俺答及其屬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鎭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豔中國繒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巡撫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以尚書樊繼祖總督宣大兵懸賞格購俺答阿不孩首　免河南

陝西山東被災稅糧　左都御史王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而兼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徼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劾廷相徇私慢上廷相適以御史所覈聞惟勛侵最多京師店舍至千餘區帝令勛自奏而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副都御史胡守中劾勛以族父憲理刑東廠肆虐無辜帝置勿治　晉府輔國將軍表柙謀襲交城王爵奏府永壽王庶子惟燱與庶長孫懷墡爭襲皆重賄嚴嵩嵩許之八月御史葉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辨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置嵩不問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夏言皇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

怒庚辰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己上禦邊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　俺答阿不孩吉囊大舉入犯俺答下石嶺關趨太原吉囊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詔起都御史翟鵬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總兵官趙卿帥京營兵禦之鵬馳至山西俺答已飽去而吉囊部衆復入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宇戰死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　給事中邢如默等應詔會薦邊才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璜參議王洙與焉給事中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璜洙則夏言諭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喘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

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於外置鑾不問　召毛伯溫掌都察院事伯溫力薦翁萬達張岳於朝且言岳可南達可北也二人遂得任用　初夏言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言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頷之初帝用言官言給勛敕與王廷相陳鏸同清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其作姦植黨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敕語帝大怒責其强悖無人臣禮言所厚給事中高時遂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且言交通張延齡帝益怒九月乙未

下勛錦衣獄尋論鎮撫司勿加刑訊復移法司定罪給事中劉大直劾勛亂政十二罪請併治刑部郎中錢德洪據獄詞當勛絞廷臣欲坐勛不軌言德洪不習刑名帝雅不欲勛死因言官疏下德洪錦衣獄所司上其罪已出獄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勛德洪故違之與勛不領敕何異再下獄久之亦斥爲民帝意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甚謬爲不喻者法司詳議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勛獄悉其指授也　辛亥俺答犯山西入石州　山西提學副使滁州胡松上邊務十二事謂去秋俺答掠興嵐郎傳箭徵兵剋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賂遺令勿侵已分

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致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畜豢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日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諜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

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剌遺種予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乘其敝坐收全勝矣他所條析咸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松疏上嵩事者已惡其侵官及遷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聽用欲因以陷之　冬十月癸丑振山西被寇者復徭役二年　南京給事中王暐等言外寇陸梁兵部尚書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遷侍郎費寀不堪重寄章下所司　丁卯復夏言少傅入直辦閣事　先是九廟災許讚以自陳免居半載帝難其代復起讚任之請發內帑借百官俸括富民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需時議內地築墩堡讚謂非計帝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墩堡議亦寢　陝西巡按御史浦鋐馳疏言臣惟天下治亂在

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壞御史楊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宏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鋐在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三邊尚書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救爵疏上帝大怒趣校尉逮之陝西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既至下錦衣獄搒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又七日而卒　寇退召翟鵬趙卿還　十一月辛卯葬敬皇后於泰陵禮臣以舊制上

帝謂郊祀不宜瀆罷祭告又謂躬行諸禮前已諭代亦罷謁廟
禮及太常寺以朝祖祔廟請各廟捧主官詔主俱不必出廷臣
無敢言者　丙申免四川被災稅糧　王暐等復劾張瓚及尙
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嵩所居第宅則
勛私人代營之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亦言嵩所居宅乃勛私
人孫瀶所居瀶籍沒嵩第應在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級嵩
不問而守中竟由暐疏獲罪　先是聽選官以雲南荒徼憚不
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巡按御史包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
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爲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以多
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始用此曹庶
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槪行於雲貴兩廣制可

明紀卷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以變亂舊法由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
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又從御史吳
瓊請令各邊中鹽皆輸本色　前刑部尙書王時中卒　二月
巡撫甯夏都御史范鏓言邊將各有常祿無給田之制自郭勛
奏以軍餘開墾田園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害殊大宜給還軍
民任耕種便從之鏓持重有方畧旣涖重鎭不上首功一意練
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爲遠徙　先是俺答大入樊繼
祖掩敗三以捷聞御史童漢臣等劾之繼祖坐罷三月除翟鵬
兵部侍郎代爲總督鵬上言將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
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遏敵雖無功竟賴以安者當錄
若賊眾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原於法俘

馘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陳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
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得苟全而力戰嘗先者反以損軍治
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議　夏言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賚
盡復其官階賜宴禮部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　夏
四月庚申大高元殿成　析南直隸華亭上海二縣地置青浦
縣　故事繕運艘軍三民七顧寰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
銀七十萬戶部尙書李如圭不可王杲請改折兩年漕運十之
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民從之　張經平思恩九
土司五月又平瓊州黎　閏月戊辰俺答阿不孩復遣石天爵
款大同塞巡按都御史龍大有誘縛之上之朝詭言用計禽獲
帝悅擢大有兵部侍郎邊臣陞賞者數十人磔天爵於市俺答

明紀卷三十二　三十四

怒將大舉入寇翟鵬以聞清紀郎周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爲
計帝以爲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鵬連乞兵餉帝怒令革
職閒住因罷總督不設　六月辛卯俺答寇朔州克郡堡皆屠
之壬寅抵廣武都指揮周宇戰死乘夜入鴈門關丁未犯太原
巡按御史童漢臣督諸將擊卻之　王以旂清山東舊泉百七
十八開新泉三十一復奏善後四事郭持平濬孫繼口扈運口
李泉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漕道遂通　初慈慶慈
甯兩宮燬郭勛請改其一居太子夏言不可已而帝猝問太子
當何居言忘前語對如勛指帝不悅言官之劾勛也帝疑出言
意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敕稾諸臣入直西苑帝
皆令乘馬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獨乘腰輿謂巾履非

人臣法服不受帝積數憾欲去言嚴嵩與言同鄉稱先達而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旣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愠甚諷言官劾嵩帝方憐嵩不聽嵩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陵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指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旣帝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因自引三失

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詔考察去留嵩因欲去所不悅者考功郎中鄭曉去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帝又以勛故特旨謫高時遠邊以風廷臣廷臣終無為勛請者　致仕南京禮部侍郎呂柟卒年六十四高陵人為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為主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　復設宣大總督起翟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制　俺答自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皆被殘己未寇潞安還屯祁縣參將張世忠力戰敵圍之數重自巳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敵遂從忻崞代而北出鴈門關故道去　毛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　翟鵬受命寇已出塞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二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濠築垣修邊牆九百三十餘里增新墪二百九十二護墪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　劉繪言俺答方彊必為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

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　山西頻中寇民無寍居平陽知府聶豹令富民出錢罪疑者贖得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練鄉勇六千守之寇卻廷議以豹為知兵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　劉繪劾山西巡撫都御史劉臬請納夏言且請斥吏部尚書許讚宣府巡撫都御史楚書八月臬書並罷　給事中馮良知劾胡松建言冒賞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等並論松虛議無補斥為民　辛巳募兵於直隸山東河南　許讚請開餘鹽以足邊用從之　壬

午振山西被兵州縣免田租　癸巳嚴嵩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給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時等交章劾嵩奸貪不聽嵩年六十餘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　言官論兵部尚書劉天和衰老天和遂乞休歸天和初內召陶仲文以剌迎稱戚屬天和返其剌曰誤矣吾中外姻連無是人仲文恚其罷官仲文有力焉　帝用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九月癸丑上疏言頃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不經無益之事

非所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震怒杖於廷錮之錦衣獄　謝瑜言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廕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並此四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衍縻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

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辨帝更慰諭瑜復被譙讓嵩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帝亦未深罪言者瑜得居職如故時童漢臣王曄給事中陳璟御史陳紹等相繼論嵩奸貪曄疏並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未幾嵩假他事貶瑜官　冬十月郭勛死於獄帝責法司淹繫褫刑部尚書吳山職侍郎都御史以下鐫降有差免勛籍沒僅奪誥券而已
初曹妃有色帝愛之冊爲端妃丁酉帝宿端妃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爲死結得不絕同事張金蓮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帝蘇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金英等弒逆王寧嬪首謀又曰端妃雖不與亦知謀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帝命收端妃寧嬪金英等悉磔於市并誅其

族屬十餘人太醫院使許紳調峻藥進帝歷四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始能言又數劑而愈帝進后父安平伯銳爵爲侯加紳禮部尚書未幾卒賜諡恭僖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帝移居西苑永壽宮　張瓚貪黷爲兵部尚書八年戎備盡墮及是病卒十一月帝以毛伯溫代伯溫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　時國儲告匱諸邊請增餉無虛月四方多水旱給事中李文進請議廣儲蓄戶部尚書王杲列九事以獻帝咸納之方銳乞張家莊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餘頃止供所出不可許宜以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　免畿內陝西河南福建被災稅糧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二月童漢臣與巡撫都

御史李珏覈上樊繼祖等失事狀章下吏部初漢臣劾嚴嵩并及許讚及是讚言漢臣勘遲延宜並論嵩遂擬旨鐫珏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爲嵩所中莫能救也　雲南巡撫都御史劉渠索沐朝輔賂朝輔與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茲土上下相承今有司紛更典制闕臣職守率不與聞接見不循故例臣疏遠孤危動作掣肘無以彈壓蠻方乞申飭諸臣悉如其舊詔許之給事中萬虞愷劾朝輔並論渠詔罷渠而令朝輔治事如故　莫福海遣使朝貢方瀛之子也　三月庚戌復遣使採木湖廣　貴州平頭苗賊龍桑科作亂桑科居蜡爾山東屬湖廣鎮溪筸子坪西屬平頭及銅仁北接四川酉陽廣袤數百里桑科流劫湖廣桂陽間官兵不能制甲寅帝以諸

苗再叛責激亂者而起萬鏜副都御史相機勦撫　吉囊死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俺答獨盛數擾延綏諸邊　夏五月翟鵬遣千戶火力赤帥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銳百遣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飢憊盡棄所獲奔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遷賞鵬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舊例兵皆囤操鎮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

令赴塞畫地分守九月終還鎮謂之擺邊遂著爲令　言官建議請覈實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毛伯溫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頓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　六月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文選郎中王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爲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由宸斷而讚等妄意

臣輩爲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艮第受制所屬耳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御史徐宗魯等以爲言皆奪俸讚自是懾嵩不敢抗亦頗以賄聞矣與齡既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襆被外無長物稱歎而去　給事中周怡言人臣以盡心報國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尚書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

營私播弄威福市恩酬怨夫輔臣眞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燄陵轢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指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洪涊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誠諍之臣曰此箝口雖有檮杌讙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錦衣衞獄與楊爵劉魁同繫久不釋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　秋八月俺答三萬騎抵綏德遊擊將軍張鵬御之總兵官吳瑛等追至塞外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里請治諸

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眾宜錄其功從之學謫外　故事鄉試錄文多出學使者手山東巡按御史葉經乞唐順之文提學副使呂高心憾寓書京師言經紕繆嚴嵩方惡經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十斥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並謫邊方典史　冬十月廷議廟制請以孝宗睿宗同居一廟同爲昭帝責諸臣不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請遷皇考廟於穆廟首以當將來世祖與成祖廟並峙右贊善郭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止立四親廟而祧孝宗武宗帝降旨譴之禮部尚書張璧等力斥其妄乃止　朶顏入寇攻圍墓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赴援擊斬三十餘級哈

舟兒陳通事者俱中國人被擄遂爲之用導三衞頻入寇　初鄭曉調文選嚴嵩欲用趙文華爲考功曉言於許讚曰昔黃禎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已讚以謝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尚寶司丞曉曰治中遷知府例也遷尚寶丞無故事嵩益怒十二月吏部擬擢河間通判周鈇爲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讚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並列陳叔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貶曉和州同知鈇叔頤等並褫職爲民世蕃尋遷尚寶司少卿　乙酉免南畿被災稅糧　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及家居監司府縣吏稍慢易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憐之復尚書大

學士　御史趙大佑上前侍郎林鶚節行

二十三年春正月贈鶚刑部尚書諡恭肅　帝以去歲無寇爲將帥力降敕獎翟鵬賜以襲衣　韃靼入甘州魯迷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九人巡撫甘肅都御史詹榮言彼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詔奪信官梏死者送之歸番人感悅　丙寅俺答犯黃崖口二月戊寅犯大木谷　大同總兵官周尚文請增饟及馬兵部言尚文陳請過當詔切責尚文與巡撫都御史趙錦不協乞休弗允日相搆御史王三聘乞移尚文他鎮廷議大同敵衝尚文假此避不宜墮其奸謀乃令錦與詹榮易任　三月癸丑俺答犯龍門所總兵官郤永等郤之斬五十一級進翟鵬兵部尚書帝倚

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
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劾鵬鵬乞罷弗允　萬鏜納土指揮田
應朝策誘致蜡爾山酋督兵破之夏五月條上善後七事因言
龍母叟雖降然其罪大宜置重典詔安置之遼東餘悉如鏜議
未幾銅平酋龍子賢復叛御史繆文龍言鏜勦撫皆失詔下撫
按官勘覆歸罪於參將李經事乃解　塞上多警召何卿沈希
儀等卿以疾辭帝怒奪卿都督命以都指揮使詣部聽調希儀
鎮柳慶每戰必先登身被數創陰雨輒痛劇既至京亦辭以病
帝疑其規避奪都督如卿　秋七月俺答數萬騎入大同前衛
詹榮與周尚文破之黑山陽尚文斬俺答子滿罕歹追至涼城
斬獲多日本復來貢未及期且無表文部臣謂不當納卻之其

八利互市留海濱不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治沿海文武將吏罪
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內地諸奸利其交易多為之囊橐
不能絕　嚴嵩入閣翟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
惡之不能容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
會試帝疑鑾子濫一甲廷試時抑第一為第三以第三置三甲
及拆卷而所擬第三者果汝孝也帝大疑之八月嵩遂屬給事
中王交王堯日劾主考少詹事江汝璧房考編修彭鳳歐陽㬇
朋私通賄且追論順天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麒阿附鑾
罪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鑾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下
汝璧等錦衣衛獄具杖汝璧鳴夏應麒各六十褫其官勒鑾
父子及鳳等並為民　九月癸卯免浙江被災稅糧　丁未許

讚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璧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嚴嵩以讚柔和易制故引之與璧皆不與聞票擬事政事一
歸嵩讚嘗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塞言
者意且懲夏言短請凡有宣召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
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善嵩
壬子振湖廣災　薊州巡撫都御史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兵
部議從之并撤宣大三關客兵　冬十月戊辰免河南被災稅
糧　俺答寇膳房堡為郤永所拒甲戌於萬全右衛毀牆入掠
順聖川戊寅掠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列營四十里京師戒
嚴何卿營盧溝橋帝大怒屢下詔責翟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
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邀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

致賊震畿輔給事中戴夢桂繼之乙酉遣官械鵬及朱方以兵
部侍郎張漢代鵬擢大理寺少卿郭宗皋僉都御史代方鵬等
至下錦衣衛獄廷杖之方死杖下鵬坐永戍行至河西務為民
家所窘告鈔關主事杖之廠獄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御史舒
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并撤宣大兵則兵部尚書毛伯溫與職
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溫籍杖最八十戍極邊　俺答出大同
塞而北周尚文邀之不克十一月庚子京師解嚴　帝自二十
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
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心知臣下
必議己每下詔旨多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措士大夫罷閑無
恥者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會大同獲諜者王三

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
世唯仲文而已　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年六十一贈太子
太保謚文定邦奇學以程朱爲宗躬修力踐跬步必謹先是以
便養乞改南京帝猶時念之嚴嵩言邦奇性至孝母老不樂北
來帝信之遂不復召　十二月丙子振江西災　楚王顯榕生
世子英燿性淫惡嘗烝顯榕宮人顯榕知之杖殺其所使陶元
兒英燿又使卒劉金納妓宋么兒於別館顯榕欲罪金金遂誘
英燿謀弒逆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子張燈置酒饗顯榕別宴武岡王顯槐於
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出以銅瓜擊顯榕腦立斃顯槐驚救被
傷奔免英燿從顯榕屍宮中命長史孫立以中風報王從者朱

貴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英燿懼具疏奏辨且偪崇陽王顯
休爲保奏通山王英炊不從直奏英燿弒逆狀詔遣中官及駙
馬都尉鄔景和侍郎喻茂堅往訊　閏月錦衣指揮同知陸炳
掌衛事尋進都督同知炳驟貴同列多乏行炳陽敬事之徐以
計去其易己者嘗捶殺兵馬指揮詔不問威燄大張　應天巡
按御史呂光洵奏蘇松水利五事言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諸
澤地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特高高苦旱卑苦澇昔人
於下流疏爲塘浦又引江潮流衍於岡隴外瀦洩有法近多堙
廢不治宜先度要害於澱山等茭蘆地導太湖水散入陽城昆
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及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
於海濬白茆鮎魚諸口洩昆承之水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
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以納大浦則下流治
矣乃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
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邨等港以
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
之則上流亦治此三吳水利之經也其四事則曰修圩岸以固
橫流復板閘以防淤澱量緩急以處工費重委任以責成功詔
悉如議委巡撫都御史歐陽必進行之　二月給事中陳棐請
罷元世祖陵廟之祀及從祀木華黎等從之　戊申詔流民復
業予牛種開墾閑田者給復十年　張漢既代翟鵬冦已出境
乃命陝西巡撫都御史翁萬達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以漢
專督畿輔河南山西諸軍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

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
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
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
　考察拾遺言官劾總督侍郎張漢剛愎三月壬午械繫錦衣
衛獄謫戍鎮西衛　夏四月置陝西岷州改軍民指揮使司爲
衛以州屬鞏昌府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嚴嵩怨王曄屬
尚寶司丞諸傑貽書南京考功郎中薛應旂令黜之應旂反黜
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
私黜郡守謫建昌府通判嵩又以大計密諷主者黜謝瑜爲民
瑜遂廢棄終於家　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柏疏劾嵩奸貪罪比
之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要寵

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下錦衣獄廷杖除名　翁萬達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奭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祭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

先是以太廟舊基隘命翟鑾等相度規制議三上不報久之乃命復同堂異室之舊六月壬辰太廟成定位次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四時歲祫樂章器物悉仍舊制及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史鄢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言更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御史周冕獨抗章爭之帝震怒立下冕錦衣獄搒掠

終以其言直釋還職而命皇太子攝祀　楊廷和蔣冕既卒毛紀以恩詔敘復大學士及是卒年八十三賜太保謚文簡　升河南歸德州爲府置商邱縣爲府治以睢州及所屬二縣隸焉

秋七月壬戌有事於太廟赦徒罪以下　帝於禁中築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之出楊爵劉魁周怡於獄未幾吏部尚書熊浹極論乩仙之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因發怒曰朕固知釋爵等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校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行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魁未抵家校尉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爵怡同繫獄卒以帝怒不測桎梏加嚴飲食屢絕爵等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　丙午瘞暴骸

己酉張璧卒　庚戌俺答別部犯遼東松子嶺殺守備張文瀚俺答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裏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卻之又犯鵓鴿谷參將張鳳指揮劉欽諸生王邦直等戰死翁萬達與周尚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　英燿辭服詔逮入京九月告太廟誅之焚屍揚灰悉誅其黨湖廣總兵官豐城侯李熙言於御史得平反無辜株連者二百餘人愍王次子英燉嗣封楚王熙旻從子也　帝微覺嚴嵩貪恣復思夏言丁丑遣官齎敕召之　和川奉國將軍充灼坐罪奪祿怨代王充燿不爲解與襄垣中尉充㸌謀引敵入大同殺王應州人羅廷璽等以白蓮教惑衆見充灼爲妖

言因畫策約奉小王子入塞藉其兵攻雁門取平陽立充灼爲主事定即計殺小王子充灼然之冬十月遣人陰持火箭焚大同草場五六所詹榮奏奪其祿已充灼令通蒙古語者衛奉闌出邊爲周尚文邏卒所獲並得其所獻小王子表箋寶以聞翁萬達言大同狹瘠祿饟不支代宗日繁衍衆聚而貧且近邊易生反側請量移和川昌化諸郡王於山陝隙地詔改遷山西

徽王厚爝好琴鈕琴者與鈞州知州陳吉交惡厚爝庇之劾吉十一月逮詔獄巡撫都御史駱昂巡按御史王三聘白吉冤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邊議者不直厚爝厚爝乃厚結陶仲文仲文具言王忠敬奉道帝喜封厚爝太清輔元宣化眞人予金印　南京戶部尚書徐問致仕問清節自勵居官四十

年敝廬蕭然田不滿百畝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
京師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陵母手刃之刑部主事吳桂芳
爲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宗元復讎議
也鑑遂得宥　許讚年踰七十數乞休帝責其忘君愛身辛巳
落職閒住　熊浹坐事奪俸者再知帝意終不釋稱病乞休帝
大怒黜爲民浹少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不甚黨庇尤愛
護人才其去吏部善類多思之　十二月夏言至京盡復少師
諸官階亦加嚴嵩少師以慰之言既入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
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
嵩子尚寶少卿世蕃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大懼父子長
跪泣謝乃已銜次骨　壽王祐楮薨諡曰定無子封除　致仕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太保諡莊襄

明紀卷第三十二終

明紀卷第三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二十五年春正月雲南元江土舍那鑑殺其土知府那憲奪其
印幷收因遠驛印記巡撫都御史應大猷以聞命鎭巡官發兵
討之　皇太子生十一年猶未出閣講學周冕極言諭教不可
緩請早降綸言愼選侍從帝大怒謫冕雲南通海縣典史　土
魯番滿速兒死子沙嗣沙弟馬黑麻亦稱速檀分據哈密結婚
瓦剌以抗其兄且謀入犯其部下來告馬黑麻乃叩關求貢許
之復求內地安置不許　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岳討破封川獞
蘇公樂等　翁萬達屢疏請修築邊牆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
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
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內築牆帝不聽二月萬達與詹榮周尚
文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
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六
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　顯陵守備
中官廖斌擅威福巡按御史包節欲繩之語先洩斌偵節謁陵
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
奸豪周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
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斌前
事帝大怒三月逮節錦衣獄搒掠永戍莊浪衞節與弟南京御
史孝並有至性節官北京日孝解官歸養母母亡哀毀卒節聞

之悲慟不已亦卒時並稱其孝　戊辰四川白草番亂何卿充副總兵討之　起前總督兩廣尚書張經於三邊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剋餉銀竊前命　玉林衞百戶楊威爲俺答所掠自詭能定貢市夏五月戊辰俺答釋威還復與阿不孩遣使款大同左衞塞邊帥家丁董寶等狃石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翁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埸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卽不許當善辭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搆兵之謀帝不聽　郭宗皋言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居庸白楊地

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　六月甲辰俺答犯宣府千戶汪洪戰死　秋七月癸酉以醴泉出承華殿廷臣表賀停諸司封事二十日嗣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　吏部尚書唐龍所至著勞績及是年老多疾每事諮僚佐爲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文選郎高簡罔上行私并論龍衰暮乃下簡錦衣獄龍引疾未報給事中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爲民輿出國門卒龍故與嚴嵩善龍之罷夏言主之　王杲又上制財用十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粟有餘而用不足遇災傷宰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杲等引罪敕自今務遵祖

制毋輕變　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翁萬達言今屆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尚書陳經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內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無可究爲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　俺答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帥兵數千駐塞門起前參將李珍於徒中令擣寇巢斬首百餘級寇始遁　八月壬子免山東被災稅糧　九月俺答犯寧夏冬十月丁亥犯清平堡游擊高極戰死副總兵蕭漢敗績　充灼逮至京癸巳賜死焚其屍王府長

史等官皆逮治論周尚文功加太保廕子錦衣千戶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尙文一人而已　甲午殺故建昌侯張延齡　蜡爾山苗龍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亂　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　總督侍郎張岳討平廣西馬平諸縣猺賊誅賊魁韋金田等尋召岳爲刑部侍郎十二月以御史徐南金言留任　套寇牧近塞久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采曾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銳卒擊之寇稍北閒以輕騎入掠銑復帥參將李珍韓欽等驅之遠徙詔增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念寇居河套終爲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

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
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
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
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燥
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每當春夏交水
陸交進直擣其巢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萬世社稷所賴也
遂條八議以進銑又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
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
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夏言繼妻父蘇綱雅與
銑善亟稱於言言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降旨曰賊
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

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議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
丁未免湖南被災稅糧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瀷嗣初
莫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西寧侯敬有女嫁方瀛次子
敬典因與方瀛妻武氏通得專兵權宏瀷立方五歲敬益專恣
用事登庸次子正中與莫文明避之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
儀等避居田里敬舉兵偪都齋正中如桂子儀等禦之不勝正
中文明帥家屬奔欽州子儀收殘卒遁海東
二十六年春正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言偏頭老營堡二
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爲提調牛種
取給本土帝稱爲忠卽報可守謙尋移鎮延綏請久任鎬終其
事　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郭宗皐請罷三軍以其

犒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
帝疑有侵冒令罷歸聽勘　左都御史宋景卒贈太子少保諡
莊靖　吏部尚書周用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以沈希儀爲
廣東副總兵命自今將領至自川廣雲貴者毋推京營及西北
邊著爲令　朝鮮國王李峘咨禮部言福建人從無泛至本國
者因往日本市易爲風所漂前後共獲千人以上皆挾軍器貨
物致中國火器亦爲倭有恐起兵端詔巡按御史察參仍賜王
銀幣以旌其忠　二月翁萬達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
修守事宜其略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
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
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

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偪巨寇險在外所謂極
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
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
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
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
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
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
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荊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
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荊必自宣府先年
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
置兵寧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

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縻糧賞不貲恐難持久并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愼防秋并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減省防秋客兵省費幾百

萬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帝悉報許萬達精心討善鉤校牆堞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與詹榮周尙文規畫戰守備邊民息肩者數年　裁南京糧儲都御史以戶部侍郎兼理　三月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部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歲一貢貢使三百人送十之一赴京餘留關內有司供給他若哈烈哈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或三年或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如哈密例宜敕邊臣恪遵從之　夏四月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言紫荊居庸山海諸關拱護京師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屏蔽全晉一也議者不撤紫荊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況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闥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翁萬達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偪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譏君上夏言亦惡繼魯遂逮下詔獄瘐死繼魯性耿介所至以清節聞好剛使氣嘗忤中官被逮言救免之不謝官山西參政數繩宗藩及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其

卒也山西人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即前奪視其裝者也　致仕吏部尙書羅欽順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何卿再涖松潘將士咸喜已巳會巡撫都御史張時徹討平白草叛番禽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有奇克營砦四十七毀碉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卿素有威望爲番人所憚自威茂迄松潘龍安夾道築牆數百里行旅往來無剽奪患先後涖鎮二十四年軍民戴之若慈母　俺答以通好散處其眾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復至詞益恭己酉翁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宣大興版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則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帝責其瀆奏不許已萬達上復套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

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收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塗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尙艱儻失嚮道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或保聚或陽遁筋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

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以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强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强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蠭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擣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擣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乃其四時駐牧地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置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

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瞭望者不與焉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强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於朝帝不許　六月靖江王邦薴與巡按御史徐南金相訐奏奪祿米罷其官校　秋七月丙辰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衛穀亭溺死者甚衆總河都御史詹瀚請於趙皮寨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勢詔可　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句倭人及

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巡按浙江御史楊九澤言寧紹溫台皆濱海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寇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沒無常兩地官弁不相統攝制禦爲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濱海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廷臣稱善乃改南贛巡撫都御史朱紈於浙江兼提

督福建漳泉建寧五府軍務　八月丙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少詹事黃佐與夏言論河套事不合會吏部缺侍郎所司推禮
部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言桐與左侍郎許成
名競進至相詬詈而佐及同官王用賓亦爭覬望言從中主之
成名等並賜罷　九月給事中馬錫劾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
史艾朴受賄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亦劾
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
胡奎等皆承賂受屬有證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膽詞連倉場
尚書王暐嚴嵩上章自理且求援於中官激帝怒帝下杲等獄
杲朴皆謫戍暐斥爲民責汝進代杲解釋杖八十秉彝等六十
並謫雲南廣西典史嵩猶畏夏言疏遣世蕃歸省墓杲掌邦計

事無不辦帝深倚之嘗有詔買龍涎香久不進以此不悅　逮
貴州巡撫都御史王學益　大計拾遺言官論聶豹在平陽乾
沒夏言亦惡豹閏月逮下錦衣獄落職歸　黔國公沐朝輔卒
二子融鞏皆幼詔視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給半祿而授朝輔弟
朝弼都督僉事佩印代鎭　丙午振成都饑　冬十月逮山東
巡撫都御史何鼇　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言激勸軍士在
重賞令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
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
增其數鎭巡官驗明卽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覬賞
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與銀五十兩著爲令　朱紈
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淸不

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
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
沮壞之會日本使周良等以舟四人六百待明年貢期守臣沮
之以風爲解紈乃以便宜要良自請後不爲例錄其船延良入
寧波賓館十一月事聞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先期非制
且人船越額宜敕守臣勒回詔從其議良等不肯去紈亦以中
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强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
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
之奸民投書激變紈防範密計不得行　壬午大內火大高元
殿災帝禱於露臺　乙未皇后崩詔曰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
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親定諡禮視昔加隆　海禁

旣嚴佛郎機人無所獲利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
等禦卻之　先是河套議起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
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曾銑怒疏請於
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同銑遂
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陳八圖並優旨下廷議
十二月辛酉曾銑劾甘肅總兵官仇鸞阻撓楊博亦發其貪罔
三十事詔逮問　乙亥倭犯寧波台州大肆殺掠二郡將吏並
獲罪　嚴嵩貪忮海內士大夫怨之謂夏言能壓嵩制其命深
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不盡當朝士仄目御史
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陸炳言擬旨逮治皆造言請死炳長
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

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
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總督三邊侍
郎曾銑之議復河套也言贊決之甚力兵部尚書王以旂等見
帝意向銑議上一如銑言銑鳩兵繕塞輒破敵而嵩欲借以傾
言與元炳媒孽其間
二十七年春正月帝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
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言大駭請
帝自裁斷帝命刊手詔遍給與議諸臣嵩遂力言河套不可復
語侵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言益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
今乃盡委於臣帝責言强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謂向擬旨褒
銑臣皆不與聞言復力辯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以旂會廷

臣覆奏盡反前說癸未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言
悉杖於廷停俸四月盡奪言階官以尚書致仕　把都兒寇廣
甯參將閻振戰死　兵部侍郎范鏓上經略潮河川居庸關諸
處事宜請於古道門外鑿窩嶺增墩臺一濬濠設橋潮河川西
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薊鎭五里垛划車开連口慕田谷等地
設墩臺惡谷紅生谷香爐石等斬岸塹修築居庸關外諸口加
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鎭設橫嶺
守備塞懷來路又議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
略事宜請於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窯關峪龍泉之陡石嶺創
築城垣增設敵樓營舍薊州所轄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
築未竟者竣之移參將分駐石門杜家莊俾保定總兵駐紫荆

移建昌營游擊於山海關又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
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
平之榆木嶺擦崖子皆所急下所司議行　嚴嵩揣帝無意殺
夏言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乃代仇鸞草疏誣曾
銑掩敗不奏剋軍饟鉅萬遣子淳屬蘇綱賂言交關爲奸利其
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逮淳綱下錦衣衞獄遣給事中
申玠等往覈給事中齊譽等以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譽
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三月癸巳銑逮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
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坐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卽日行刑遣官校逮言价等因劾李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
銑爪牙並逮下獄連及謝蘭張問行盛唐副總兵李琦等皆斥

罰勒淳綱贓卹陳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衞銀三萬兩
製車仗亦責償於淳酷刑拷珍令其實剋饟行賂事珍瀕死不
承淳用是免珍竟論死綱世威震並謫戍銑有膽略長於用兵
居官廉家無餘貲既被誣後俺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
欲開邊故行報復耳　詹榮以守邊當積粟近邊宏賜諸堡三
十一所延亙五百餘里闢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
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
而遏寇帝立從焉　翁萬達言諸部求貢不遂慚且憤聲言大
舉犯邊乞令邊臣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　癸卯出仇鸞於獄
　朱紈討平覆鼎山賊將進攻雙嶼使柯喬及都指揮黎秀分
駐漳泉福甯遏賊奔逸都指揮使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夏

四月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
等收餘衆遁鎈築寨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
礁門青山下八諸島勢家既失利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
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紈上疏
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擄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爲強
盜海洋敵對爲拒捕臣之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　夏
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
方就逮上諭降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以知嵩疏而附麗
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
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
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

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
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
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不戴香冠事　五月丙戌葬孝烈
皇后　六月贈前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謚文襄　龍許保等勢
盛貴州巡撫都御史李義壯告警命張岳總督湖廣貴州四川
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　周良復求貢朱紈以聞禮部言日本
貢期及人船數雖違制第表辭恭順若概加拒絕則航海之勞
可憫若猥務含容則宗設素卿之事可鑒宜敕紈起送五十人
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報可秋七月巡按浙江御史
周亮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
之竟如其請亮亦閩人也　戊寅京師地震　帝頻修齋醮諸

王爭遣使進香鄭王厚烷獨上書請帝修德講學進居敬窮理
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爲規諫語切直帝怒
下其使者於獄詔曰前宗室有謗訕者置不治茲復效尤王今
之西伯也欲爲爲之　廣東連山賊李金與廣西賀縣賊倪仲
亮等出沒衡永郴桂積三十年不能平張岳大合兵督沈希儀
等進討破禽之巨寇悉平　庚子西苑進嘉穀薦於太廟　八
月丁巳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伏兵其旁誘指揮顧相等
出闉之彌陀山周尚文急督副總兵林椿參將呂勇游擊李梅
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
經等已陳沒尚文轉戰亥野口伏突起尚文等殊死戰斬其長
一人相持月餘寇引去尚文設伏殺其殿卒而還寇趨山西諸

將禦卻之九月壬午寇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
數萬守備魯承恩等戰死　山東提學僉事王暐給由入都道
病後期嚴嵩遂奪其官暐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
甚著比歸環堵蕭然數年卒　朱紈討溫盤南麂諸賊連戰三
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　乙未免陝西被災稅糧　冬十月
癸卯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
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豪邁有俊才縱橫博辯人莫能屈
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
爲不黨遇益厚及柄大政裁決庶務頗專恣志驕氣溢卒爲嚴
嵩所擠死時年六十七其後嵩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　十
二月禮部尚書費寀卒

二十八年春正月倭寇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鎭羌總兵官王繼祖禦卻之　朱紈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周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旣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閩浙人言亦有不悅紈者矣　二月乙巳振陝西饑　辛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祭酒呂本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治等以疏遠擢用不敢預可否嚴嵩益專

翁萬達言俺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請以周尚文統其兵帝從之而命趙國忠代卿尚文國忠皆未至壬子寇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潮唐臣張淮等戰死寇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川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關南大震游擊將軍王鑰袁正力戰隆慶州橋南寇移而南乙卯尚文萬騎遇敵曹家莊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尚文合連戰斬四首搴其旂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馳赴順風鼓譟揚塵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丙辰國忠至岔道命參將孫勇帥精卒逆擊寇於大滹沱敗之與尚文分道追擊寇連敗盡走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尚文等並敘功陞賞應熊奭之子也　初徐階爲吏部侍郎折節下士接見庶官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願爲用尚書熊浹唐龍周用皆重階階數署部事及聞淵代用自以前輩事取獨斷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帝命改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階勤又所撰青詞獨稱旨遂召直無逸殿與張治李本俱賜飛魚服廷推吏部尚書帝不聽曰階方侍左右何外擬也　給事中楊允繩奏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詔褫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允繩由是知名溶崙之子岳麒之子傳驥之孫也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皇太子行冠禮丁亥薨謚莊敬與哀沖太子並建寢園歲時祭祀從諸陵後　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朱紈督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禽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戮之具狀聞因言長澳諸大俠林恭等句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因爲鄉導躪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夏四月御史陳九德劾紈擅殺詔落紈職遣給事中杜汝禎往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殺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誌作絕命詞仰藥死紈清強峭直勇於任事欲爲國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構陷朝野太息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衞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衞者十有四爲黃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荼毒東南者十餘年　范子儀妄言莫宏瀷死迎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海騷動提督兩廣侍郎歐陽必進檄都指揮僉事俞大猷討之賊攻廉州甚急大猷馳至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

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斬首百生禽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
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潶撰殺子儀函首來獻　帝才范總甚
會兵部尚書趙廷瑞爲楊允繩劾罷卽命總代總以老辭且言
隨事通變之將順之宜帝怒責總不恭削其籍而召翁萬達還
部侍郎詹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　套寇復犯鎭番山丹諸
處參將蔡勳馬宗援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　五
月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卒年七十五尚文淸約愛士得士死力
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初尚文僉後府事嚴世蕃方
爲都事驕蹇尚文面叱將劾奏之嵩謝得免乃調世蕃治中而
銜尚文刺骨謀傾陷之尚文功高帝方藉以抗强敵讒不得入
比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

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醻勳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暘江
瀚力抗强敵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
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
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束無他
腸第疏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錦衣獄已刑部坐束奏
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錦衣獄　秋七月浙江海
賊起　初罕東屬番避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
監生李時暘以爲言事下守臣八月楊博築金塔白城七堡召
其長令帥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肅淸　套寇數萬
屯寧夏塞外將大入官軍擊之斬首六十餘級寇宵遁　瓊州
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賦知州邵濬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結

崖州感恩昌化諸黎爲亂詔發兩廣官軍九千進勦給事中鄭
廷鵠言瓊州諸黎盤踞山峒而州縣反環其外其地彼高而我
下其土彼膏腴而我鹼鹵其勢彼聚而我散故自開郡來千六
百餘年無歲不遭黎害今日之患非九千兵可辦必添調狼土
官兵召募打手集數萬衆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後可克也往嘉
靖十九年嘗大渡師徒攻毀巢岡議於德霞建城立邑招新民
耕守業已舉行中道而廢旋爲賊資今宜分奇兵由萬州陵水
進先攻連郎溫脚二峒岐賊而以大兵徑擣崖賊使彼此不相
顧慰安諸部以解其黨收德崖千家羅活等膏腴之地設立屯
田且耕且守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安定由德霞沿溪水以達
昌化仍建參將府於德霞各州縣許便宜行事新民中有異志

者或遷之海北或編入附近衞所戎籍如漢徙潛山蠻故事詔
悉允行尋以俞大猷爲崖州參將　嚴嵩旣搆殺夏言勢益橫
部權無不侵數以小故奪聞淵俸九月淵遂乞骸骨歸淵居官
始終一節晚扼權相功名頗損　俺答三萬騎犯萬全左衞總
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與戰鷂兒嶺殺傷相當總督宣大山西
侍郎郭宗皋坐奪俸　朶顏三衞犯遼東　冬十月辛丑免畿
內被災稅糧　黔國公沐融卒鞏嗣朝弼心害之朝弼母李氏
請護鞏居京師待其長還鎭報可鞏未至京而卒　翁萬達以
父憂歸詹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帝怒奪職閒住吏部侍郎
丁汝夔代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時俺答屢寇邊羽書疊至帝
方齋居西內厭兵事而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疆事大壞

李義壯持萬鏜議欲招撫蜡爾山賊十一月張岳劾其阻兵罷之王學益與鏜附嚴嵩主撫議數從中撓岳岳持益堅　初獻皇帝入太廟非公議帝恐後世議祧及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廟又恐壓於孝潔皇后會孝烈大祥禮臣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帝曰奉先殿東夾室非正也可即祔太廟嚴嵩等請設位於太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帝曰祔禮至重豈可權就后非帝乃配帝者自有一定之序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之禮其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亂禮嵩等言祔新序非臣下所敢議且陰不可當陽位乃命姑藏主睿皇后側

二十九年春正月大計削厲汝進籍　三月龍許保襲執印江

知縣徐文伯石阡推官鄧本忠　郭勛子守乾襲武定侯　歐陽必進會總兵官平江伯陳圭等討那燕議分兵五道沈希儀適病最後至謂必進曰萬州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柰何并誅益樹敵莫若止三道乃偕參將武鸞俞大猷直入五指山下斬那燕及其黨五千四百有奇俘獲者五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　俺答移駐威寧海子　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聯尋為巡按御史陶欽夔劾罷以毆其父論死久之其父請得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得知帝喜告訐乃摭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為謗詛言纘宗命己刊布不從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為常朝官闌入闕門訟冤凡所不悅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治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八人悉構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命法司嚴訊夏四月刑部尚書劉訒等盡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為纘宗等乞宥帝坐聯父子辟而以纘宗等命禮部都察院參議嚴嵩為之解乃革纘宗職杖四十訒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載俸郎官承問者下錦衣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時帝以喜怒為生殺每遇大獄刑官率骫法徇上意訒於是獄能持法天下稱之　改楊守謙巡撫保定兼督紫荊諸關守謙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　六月丁巳俺

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給事中唐禹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衄閏月逮郭宗皐及巡撫都御史陳燿各杖一百燿死宗皐戍陝西靖虜衛起翁萬達代宗皐萬達方病疽廬墓間乃疏請終制　免陝西河南江北被災夏稅

秋七月俺答傳箭諸部大舉　杜汝禎及巡按浙江御史陳宗夔還言朱紈所誅皆滿剌加商人與海濱無賴之徒譖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紈擅自行誅誠如御史所劾時滿剌加已為佛郎機所并汝禎等不知遂以實紈罪詔逮紈紈已前死柯喬盧鏜等並論重辟　八月甲子俺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丁汝夔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趨遼薊請敕諸將嚴為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白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

從之　嚴嵩既傾殺夏言益僞爲恭謹言嘗加上柱國帝亦欲
加嵩嵩言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設此官左相國
達功臣第一亦止爲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爲令典以昭
臣節帝大喜從之以世蕃爲太常寺卿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
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
帝怒戕害人諸所不悅者多用他故置之死或假遷除考察斥
之未嘗有迹也　胡纘宗之獄株連甚衆會帝以京師災異頻
見咨陶仲文仲文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帝從之果得雨丙寅
以平獄功封仲文爲恭誠伯　俺答自宣府引而東駐大興州
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聞之帥所部馳至居庸
南哈舟兒爲寇鄉導詐言向西北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汝孝以

聞丁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
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寇循潮河川而下丁丑至古北口薄關
城汝孝帥總兵官羅希韓盧鉞禦之寇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
騎從鴿子洞曹榆溝潰牆入汝孝師大潰巡按御史王忬言潮
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盡徙舟
楫之在東岸者戊寅寇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大
同隊長馬芳馳斬其將寇亦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夜半
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壁於河東孤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
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寇分兵四掠焚湖渠馬房殺掠不可
勝紀京師戒嚴召鸞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分遣文武大臣各九
人守京城九門蔣傳及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陸炳及禮部

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
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
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
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報
可楊守謙帥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崇文門外副總
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各以兵至人心稍安寇游騎四出散掠
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汝夔遣偵卒出城不數里輒奔還妄
言誑汝夔既而言不讎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寇衆寡遠
近皆不能知京營冊籍多虛數見卒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
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
甲仗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

應武舉諸生乘城都御史商大節帥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
千兩命便宜募壯士鸞與副將徐珏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守
謙楫移營東直門外趙國忠偕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
冕山西游擊羅恭等營玉河諸處勤王兵先後至者五六萬人
詔守謙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戰守兵部核援兵數行
賞賚議者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恃宜移京軍備內釁汝夔
亦以爲然遂量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朱希忠掌營務
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而莫曉孰
爲調者爭詈汝夔鸞兵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鸞令勿捕汝夔
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怒勤王兵聞變卽赴未齎糗糧犒師制
下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始得數餅餌皆飢疲不任戰辛巳寇

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詔守謙與楫等合擊莫敢前壬午寇悉師薄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卻國忠移營護諸陵陳紅門外寇騎至不敢入帝拜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趣諸將戰甚急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遂戒諸將勿輕戰鸞自孤山還至東直門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謙孤軍薄俺答營無後繼不敢戰客勸之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諸將皆閉營不出引汝夔及守謙爲辭流聞禁中帝不悅敵縱所擄馬房中官楊增入城謾書求貢帝召嵩及呂本徐階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

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邀我請遣譯者諭令退屯塞外因邊臣以請往返之間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階請帝還大內召羣臣計兵事從之詔百官廷議俺答求貢事司業趙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必入城儻要索無已奈何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師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錦衣衞經歷沈鍊是貞吉吏部尙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何怪也廷臣皆莫敢言帝偵知狀諭嵩曰貞吉

言是第不當及周尙文沈束事耳議寵貞吉盛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復叱之嵩大恨帝召貞吉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便宜勞賞寇燬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爲解癸未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諉命居中如故嵩撰貞吉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

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越宿即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尙文東遊說下之錦衣獄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言鸞養寇要功帝立斥深爲民邦瑞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啟郭門納四郊避寇者寇縱橫內地八日所掠過望甲申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令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汝夔蘭及戶部尙書李士翱工部尙書胡松侍郎雒容孫禬皆引罪命革士翱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俱停俸五月執汝夔及守謙下獄鸞步卒掠民資守通州都御史王儀捕笞之枷市門外鸞訴於帝忤及御史姜廷頤復劾之帝立命逮儀超擢忬僉都御史代之邦瑞攝兵部事召翁萬達爲

尚書乙酉逮汝孝希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詭言汝孝等
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丙戌京師解嚴杖貞吉於廷謫務波
縣典史帝欲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懼其引己使
人語之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不敢言給事御史劾
汝夔禦寇無策帝責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丁亥怒法司
奏當緩杖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寺卿沈良才各四
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
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誤軍機即日並戮於市梟汝夔首妻
流三千里子戍鐵嶺衞汝夔臨刑方悔爲嵩所賣方廷訊時職
方郎中王尙學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尙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
戍汝夔赴市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尙學子化在側謝曰荷公恩

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爲政府誤汝父免我死無恨
聞者爲泣下守謙坦易無城府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開府
蕭然若寒士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
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邊郵吏士知守謙死無不流涕者寇
將出白羊口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出不意兵潰死傷千餘人戊
子寇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　九
月辛卯朔振畿內被寇者　王汝孝等逮至帝怒漸解汝孝復
以首功聞命俱減死戍邊　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
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
兩官廳寖不如初然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廢弛見籍
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皆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

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敵騎深入戰守皆
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
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饟臨
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尙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嘗
有意振刷將領惡其害己軍士習於驕惰陰謀阻撓競倡流言
事復中止釀害至今乞大振乾綱遣官精核帝是其言命兵部
議興革乙未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
設戎政府總督京營武臣協理文臣各一人以仇鸞及邦瑞爲
之其下設副總兵參將等官二十六員又從部議以四武營歸
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各設坐營官
一員爲正兵備城守參將二員備征討丁酉邦瑞條上興革六

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邦
瑞又舉前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旞知兵並改兵部分理京
營事　戊申免畿輔被災稅糧　分遣御史郎中募兵畿輔山
東西河南商大節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內外大節訓練鼓舞軍
容甚壯所募民兵四千請以三等授饟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
五斗帝亟從之大名知府張瀚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使二十
九人供其饟即日得八百人使者稱其才　初鄭康王薨無子
見滋子祐橏應及以前罪廢乃立東垣王子祐檡已祐橏求復
郡王爵怨鄭王厚烷不爲奏乘帝怒摭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
詔駙馬中官即訊還報反無驗治宮室名號擬乘輿則有之帝
怒曰厚烷訕朕躬在國驕傲無禮大不道壬子廢爲庶人錮之

鳳陽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稾獨處者十九年　楊允繩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爲令

冬十月甲戌張治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言臣聞外攘之備在於內治內治之要在於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鎭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

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又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曄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輩於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遂下學詩錦衣獄嵩求去優詔慰留嵩又

請遣世蕃回籍帝亦不許斥學詩爲民　申旝疾仇鸞專恣言兵戎大事不當決於一人鸞奏旝侵官帝爲下旝錦衣獄罷巡視部官不設　仇鸞請選各邊兵六萬四千人分番入衛令京營將領分轄訓練兵部侍郎聶豹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怒伺豹過無所得乃已帝竟從鸞計　十一月癸巳分遣御史赴各邊選軍自是邊軍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　翁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聞寇警倍道行四十日抵近郊寇氛熾帝日夕徯萬達至遲之以問嚴嵩嵩故不悅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俟駕之義帝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責其欺謾念守制姑奪職聽別用初仇鸞鎭兩廣縱部卒爲虐萬

達爲知府縛其尤橫者杖之鸞銜宿怨譖言搆於帝萬達益失眷未幾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　那鑑密約武文淵爲亂沐朝弼及巡撫都御史胡奎巡按御史林應箕以聞請以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督兵勦之制可　帝終欲祔孝烈皇后於太廟命再議徐階言不可給事中楊思忠力贊之餘莫敢言帝覘知狀及議上帝震怒嚴旨譙責命階思忠更定階思忠惶恐乃請於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以祔孝烈則仁宗可不祧孝烈可速正南面之位陛下亦無預祧以俟之嫌帝曰臣子之誼當祧當祔力請可也苟禮得其正何避豫爲階益恐不敢守前議因上祧祔儀注會請忌日祭帝猶銜前議報曰孝烈繼后所奉者又入繼之君忌不祭亦可階等請益力帝曰

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居朕室次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徒飾說以惑衆聽因諭嚴嵩等禮官從朕言勉强耳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處忌日令奠一巵酒不至傷情於是嵩等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壬寅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薊州督饟都御史李遂未謝恩請關防符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　仇鸞搆王邦瑞於帝帝眷漸移十二月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愼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鎭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鎭今曲狥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託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旨譙讓鸞又欲節制邊將罷築薊鎭邊垣邦瑞皆以爲不可鸞大憾益肆讒搆　陳九德疏薦謫戍侍郎張漢等帝怒削其籍　俺答遣子脫脫陳款命嚴備　先是喻茂堅長刑部上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以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其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奉詔革除事例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采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及是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　嚴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沈鍊時時扼腕

明紀卷第三十三終

明紀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前候補主事[illegible]陳鶴纂　[illegible]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三十年春正月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今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引朝廷賞罰歸之於己請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路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論夏邦謨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　時增兵設戍饟額過倍戶部尚書孫應奎束手無策始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仁吳人也詣應奎請減不從仁遂劾應奎帝以仁不當私屬調之外　二月徐階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請皆不報後當冠婚復請先裕王後景王帝不懌　王邦瑞復陳安攘大計嚴旨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日京察自陳斥爲民　翁萬達

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復摘謝疏譌字爲不敬斥
爲民　張岳使總兵官沈希儀及參將石邦憲等分道討龍許
保躬入銅仁督之先後斬賊魁五十三人破苗寨十有五竄山
箐者搜捕殆盡獨許保及吳黑苗跳不獲三月岳以捷聞言貴
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未幾西陽宣撫冉
元蕨許保黑苗突思州劫執知府李允簡邦憲兵邀奪允簡還
允簡竟死嚴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階持不可乃奪右都
御史以侍郎督師　仇鸞有寵用事帝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
寇甚乃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荅媾幸無戰鬭固恩寵帝許之
壬辰開馬市於宣府大同命侍郎史道經理其事趙時春憤曰
此秦檜續耳身爲大將而效市儈可乎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

陳十不可五謬大畧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荅蹂躪我陵寢
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
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
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
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
帥以和議故美食媮安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
吏率裁禁令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徃懾國威不敢
肆耳令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荅往歲深入乘
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
荅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
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

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內修我甲兵此一謬
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
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
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
而實大損也曰俺荅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
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必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
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之有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朱希忠嚴嵩
呂本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議鸞攘臂詈曰豎
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希忠等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
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錦衣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
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

出婦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
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
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兩廣提督侍郎周延總兵官顧寰決
策請於朝令莫宏瀷襲都統使赴關領牒會部目黎伯驪與黎
寧臣鄭檢合兵來攻宏瀷奔海陽不克赴　仇鸞盡統中外兵
惡商大節獨爲一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夏四月壬午請畫地
分守以京城四郊委大節大節言臣雖經畧京城實非有重兵
專戰守責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
捕軍鸞又時調遣奸宄竊發誰爲捍禦哉帝方寵鸞不欲人撓
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錦衣獄法司希旨當大節斬嚴嵩
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極邊不聽　邢

鑑縱兵攻掠沐朝弼與巡撫都御史石簡調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進破木龍寨降甘莊賊漸蹙乃遣經歷張維等詣南羨監督王養浩乞降左布政徐樾以督饟至聞維言信之約翼日令鑑面縛出城左右咸謂夷詐不可許樾不聽如期親帥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皆死姚安土官高鵠奮身赴救亦被殺巡按御史趙炳然以聞并糾朝弼等失事罪詔褫簡職停養浩等俸尅期捕賊贖罪　龍許保等既破思州復糾黨欲攻石阡不克六月還過省溪千戶安大朝等邀之斬獲大半盡奪其輜重賊不能軍石邦憲使使購老猫老猈等執許保及思州印獻軍門張岳以吳黑苗未獲不敢報功已而冉元謀露岳發其奸元賄嚴世蕃責岳絕苗黨

初叛人蕭芹呂明鎮以罪亡入韃靼挾白蓮邪教與其黨趙全邱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爲患俺答市畢旋入掠邊臣責之以芹等爲辭芹詭有術能墮城已而不驗秋七月縛芹及明鎮來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　沐朝弼與石簡集五哨兵還元江而壁令南羨哨督兵渡江攻城選路通哨甘莊哨各精卒二千佐之那鑑知二哨精卒悉歸南羨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官兵不意賊至倉卒燒營走監督那維嶽奔入甘莊哨甘莊亦大潰督哨李維亦遁惟餘南羨偏城而軍武定女土官瞿氏𥂕州土舍祿紹先廣南儂兵頭目陸友仁恨那鑑戕主奪嫡誓死不退督哨王養浩因激奬之翼日鼓譟攻城賊大敗閉門不出官軍圍之鑑乞降官兵懲徐樾之敗不應　九月乙未京師地震

有聲詔脩省　史道徇俺答請以粟豆易牛羊給事中何光裕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既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況表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帝方嚮仇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　嚴嵩柄政擅黜陟權吏部尚書李默每持己意嵩銜之冬十月遼東巡撫缺默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以上帝問嵩嵩言其不任奪默職爲民　十一月薊遼總督何棟購捕哈舟兒陳通事至京伏誅　俺答犯大同時馬市尚開寇旋入抄掠大同市則掠宣府宣府市則掠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延綏寧夏亦開市市馬

五千匹其長很合吉等約束所部終市無譁者王以旂以聞詔大賚二鎭文武將吏　前兵部侍郎詹榮卒　免兩畿河南江西遼東貴州山東山西被災稅糧　時國用猶不足孫應奎言今歲入二百萬而諸邊費六百餘萬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廚役校卒悉去冗者而臣部出入之數亦總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報可

三十一年春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　壬辰俺答犯大同甲午入宏賜堡　元江城中析屋而爨斗米銀三四錢會瘴毒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征之尋赦沐朝弼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鮑象賢鳩兵討賊　二月癸丑朔振宣大饑　辛酉俺答犯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禦之於平川墩恭戰死　己

已建內府營操隸內侍　饒陽王充𤏲數以事侵代王廷埼恐得罪乃以陳邊事爲名奏鎭巡官之罪三月詔爲黜大同巡撫都御史何思逮總兵官徐仁等充𤏲益驕　戊子仇鸞帥師赴大同　嚴嵩以徐階嘗爲夏言所薦忌之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嵩徐曰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未可爭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辛卯命階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夏四月丙寅把都兒辛愛犯遼東新興堡圍百戸常祿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啟基於三道溝祿等皆戰沒備禦指揮王相赴援大戰於寺兒山殺傷相當敵舍去千戸葉廷瑞帥百人助相明日相裹創復邀敵於蠟黎山殊死鬬矢竭與麾下將士三百人皆

死之廷瑞被創死復蘇敵亦引退　丙子倭寇浙江　孫應奎言自臣入都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備邊振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多疑有侵盜分遣科道官往諸邊覈實五月給事中徐公遴劾應奎蠹疎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應奎初以風節自厲晚官戸部一切爲苟且計功名大損　甲申召仇鸞還　戊申倭陷黃巖　六月給事中袁洪愈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吏部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璧錦衣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嚴嵩私人也　秋七月丙申免陝西被災夏稅　浙江倭寇日劇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

主謀海中巨盜襲倭服飾旗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廷議復設巡視大臣壬寅命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移命大猷寍合諸郡參將　初仇鸞與嚴嵩約爲父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兒子畜之寖相惡嵩密疏劾鸞帝不聽而頗納鸞所陳嵩父子過少疏之嵩嘗入直帝不召嵩見徐階呂本入卽與俱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與世蕃對泣鸞恃寵淩嵩獨憚陸炳炳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鸞所親愛得其陰私嵩乃結炳共圖鸞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階密疏發鸞罪狀帝命炳跡之炳乃盡發鸞不軌事帝大驚八月乙未收鸞大將軍印鸞方疽發於背憂懼死乙亥剖鸞棺斲其屍傳首九邊遣所乘龍舟過海子

召嵩載直西內如故嵩以階與鸞嘗同直欲因以傾階已聞鸞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帝既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鸞所益衞卒階言不可減又言京營積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襘帝始格於嵩久而皆用之　己卯俺答犯大同分掠朔應山陰馬邑九月乙酉犯山西三關壬辰犯寧夏　丁酉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舊牐以遏橫流從之　庚子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卿以冒邊功杖於廷　癸卯罷各邊馬市　冬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言嚴嵩本邪諂之徒久持國柄作威作福如吏兵

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又任私人萬宷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輸貲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廣市良田徧於江西數郡府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蓄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募朝士爲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燄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安得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饟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安得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夫今

日之專權孰有過於嵩者哉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嵩得預爲地詔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驛丞宗茂拜官甫三月疏上自謂必死及得貶恬然就道嵩怒未釋奪其父橋官　己未兵部尚書趙錦坐仇鸞黨戍邊起翁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沒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陳常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者萬達稱首　壬戌免江西被災稅糧　商大節故部曲石鏜孫九思等數百人伏闕訟冤章再上張時徹等言大節爲逆鸞掣肘以底於法乞順羣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級大節竟

卒於獄　石邦憲復以計購烏朗土官田興邦等斬吳黑苗蜡爾山苗患始息　提督光祿寺中官杜泰乾沒歲鉅萬十二月少卿馬從謙發之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加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齋醮而從謙奏牘及其事泰因誣從謙誹謗帝怒下從謙及泰錦衣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帝益怒改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詔廷杖八十戍煙瘴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丁巳從謙竟死杖下

給事中李用敬請開膠萊新河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爲言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

廢青浦縣　孝烈皇后之祔廟也帝獨銜楊思忠每當遷輒報罷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百斥爲民餘皆奪俸　己卯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　鮑象賢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尅期進勦元江爲必取計那鑑懼仰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獲戕殺土官及布政使之阿捉光龍光色等並誅之鑑子恕獻所掠鎮沅府印及所占那旂封鑾等村寨詔廢恕貸其死命那從仁統其衆　仇鸞死帝乃思楊繼盛言由諸城知縣三遷復爲兵部員外郎嚴嵩尤惡鸞心善繼盛欲驟貴之而繼盛惡嵩甚於鸞抵任甫一月草疏劾嵩齋三日乃上疏言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

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

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錬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鎭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冒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洊統後府巡按黃如桂驟亞太僕旣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以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舟兒功世蕃

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句賊而嵩世蕃復句鸞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前俺荅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

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厲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主出納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疏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嵩之鷹犬也畏廠衛緝訪則令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也畏科道多言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

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饋遺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嵩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有如學詩輩亦可懼也令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致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典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嵩摘召問二王語密構於帝帝大怒下繼盛錦衣獄

嵩屬陸炳究主使階戒炳曰卽不愼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嵩懼得寢炳詰繼盛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令刑部定罪繼盛創甚夜半始蘇刑部侍郞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郞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尙書何鼇遂不敢違如嵩指成獄

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侍郞張岳卒於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已敘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以程朱爲宗

自莊敬太子薨帝惑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諱言建儲會有詔二王出邸同日婚禮部尙書歐陽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册立耶德卽具册立儀上帝滋不悅然終諒其誠

二月乙卯裕王婚戊午景王載圳婚

歐陽必進奏辨嚴效忠冒功事章下兵部武選郞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陳圭奏黎賊平遺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鎭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會斬首七級升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實以聞嚴世蕃乃自創一稾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覩其稾率誕謾舛戾如云效忠

會中武舉則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皆幼無名效忠者如云效忠斬首七級則當時諸將俱無斬獲功何宰相一孫獨勇冠三軍如云效忠對敵臁臂受創則自臨陳至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卽能馳報如云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則鵠代職之日何以止告不能受職如云效忠鎭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云效忠功當升論則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偏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蓋初未有效忠其人赴軍門聽用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豪實蹟也必進既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令

嵩不惟沓送又詭託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上嵩父子大懼力爲彌縫帝責冕報復下錦衣獄拷訊斥爲民

甲子倭犯温州參將湯克寬擊敗之　壬申俺答犯宣府參將史略戰死　三月丁丑朔振陝西饑　陳圭娶仇鸞妹而深嫉鸞數短於帝幾得罪及鸞敗圭以此見重命總京營兵　辛巳吉能犯延綏殺副總兵李梅　壬午兵部侍郎楊博巡邊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　甲申振山東饑　雲南清軍御史陳錦言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

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也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嚴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邊臣失事率賂削罪貲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逭誅至宗藩勳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取裁而已諸司奏稾並承命於嵩陛下安得

知之今言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賄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謗陛下豈誠以嵩爲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自二十九年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

之財力以給饟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稟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時楊繼盛以劾嵩得重譴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帝方蓄怒以待言者錦疏至

手批其上謂欺天謗君遣使逮治復慰諭嵩備至錦衣廣西參議塡投劾罷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比至下錦衣獄拷訊搒四十斥爲民　甲辰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郭都戰死　閏月總督三邊尚書王以旂卒贈少保謚襄敏以旂在鎭六年脩延綏城堡四千五百餘所又築蘭州邊垣比卒軍民爲罷市

韓王融燧徵宗室之橫頑繩以法不逞者怨之襄陵王融焚及諸宗二百餘人訐奏王奸利事勘無實革融焚等祿　兵部尚書聶豹請築京師外城從之　汪直句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賊陷寧波昌國衛俞大猷擊卻之蘇州同知任環禦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始遁去夏四月陷紹興臨山衛

轉掠至松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壽又犯太倉環卽馳赴遇賊短兵接環身被三創幸夫徐佩捍環出佩遂死環裹創出海擊賊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賊陷上海及南滙吳淞二所寇嘉興五月浙江參政潘恩按部海鹽湯克寬亦至賊圍之數匝恩克寬與僉事姜廷頤力拒賊不能克已陷乍浦城及蓁嶼所掠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火焚之賊半死餘奔圍遁環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賊留內地三月餘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處六月剽掠厭悉歸大猷逐賊海中焚其舟五十廷議以將士無紀律設大將統制之乃進克寬副總兵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擢環僉事賊三百人在南沙舟壞不能去克寬列兵守之　總督三邊侍郎賈應春言諸邊間諜不通寇入莫測所向往往無所不備兵分勢孤以致失事夫寇將內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旂其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厚以官賞令密偵候視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賞格以請帝立從之　楊博還督京城九門因寇警歲以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鎭靜奈何先自擾罷其令　秋七月戊午俺答大舉入寇犯渾源靈邱廣昌乙丑河套諸部入延綏殺掠五千餘人賈應春督諸將邀擊獲首功二百四十己巳俺答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固原游擊陳鳳寧夏游擊朱玉帥兵赴援大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己駐鄜延二十日延慶諸城屠掠幾徧　庚午河南賊師尚詔反陷歸

德檢校董倫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賊西陷柘城聞舉人陳聞詩名劫爲帥誘說百端不屈引其家數人斬之曰不從滅而族聞詩紿曰必欲吾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以行聞詩遂不食三日至鹿邑賊陷其城聞詩乘間自縊

八月丙子小王子犯宣府赤城堡　師尚詔之西也歸德舉人沈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爲守具賊還偪見有備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　初嚴嵩以萬鏜同年引爲吏部尚書鏜每事委隨又頗通饋遺會撫治鄖陽都御史缺鏜以趙文華名上給事中朱伯辰劾文華貪佞下部改推文華言納言之職例不外推鏜意在出臣又賕所親伯辰論劾欲去臣且鏜以侍郎起用乃朦朧奏二

品九年滿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譏腹誹無大臣禮帝怒遂與伯辰並斥爲民　丙申師尚詔攻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與戰於鄢陵敗績賊走霍山允紹邀擊之爲所圍諸軍莫敢進副使曹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　戊戌振山東災免稅糧　倭刧金山衞及崇明嘉定　俺荅以萬騎入大同縱掠神池利民八角諸堡巡撫山西都御史趙時春帥馬步兵往禦之九月丙午至廣武諸將畢會諜報寇騎二千餘去兩舍時春擐甲欲馳總兵官李淶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即不及遂策馬前及於大蟲嶺伏兵四起敗績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卒縋之上得免淶及參將馬恩等皆力戰死一軍盡覆時春善騎射好談兵憤將帥避寇不擊爲督

撫者安居堅城不躬自搏寇思欲以武功自奮遂至於敗　師尚詔攻掠宿州官軍追至五河縣擊敗之尚詔走莘縣　俺荅等先後出塞總督宣大侍郎蘇祐以大捷聞爲巡按御史毛鵬所發聶豹言寇雖有所掠而我師斬獲過當實上元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辛酉以敵退告謝郊廟進秩任子者數十人　冬十月甲戌朔振河南山東饑　初常熟知縣王鈇之官海濱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貫其罪語之曰何以報我咸請効死乃立耆長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防卒訓練縣無城帥士卒城之及是倭來薄禦卻之　獲師尚詔於莘縣庚子伏誅　辛丑京師外城成　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

文當銀一分翦楮夾其中不可辨乃用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分爲三等上者七文下者二十一文各當銀一分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錠五千文悉禁私造濫惡錢不行十一月以民間錢少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而內庫錢給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與民民益騷然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以賀疏違制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於廷　康妃杜氏薨裕王生母也歐陽德奏喪儀請輟朝五日裕王主喪事遵高皇帝孝慈錄斬衰三年帝謂當避君父之尊嚴嵩言自孝慈錄後久無是事及茲當作則垂訓於後帝命

比賢妃鄭氏故事輟朝二日賜謚榮淑葬金山　寧國知府羅汝芳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與歐陽德聶豹侍郎程文德大會四方之士於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

官軍圍倭於南沙五閱月不克會新倭大至戊辰官軍敗績倭潰圍出移舟寶山湯克寬追敗之南家嘴賊轉掠華亭上海嘉定　二月庚辰官軍敗績於松江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　饒陽王充燿與代王廷琦互訐前後勘官莫能判山西巡撫都御史侯鉞奏奪充燿祿充燿怒不承詔遣司禮少監王臻郎訊充燿乃伏三月下法司錮高牆　時連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籍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御史何廷鈺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

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鈺訐奏尙書方鈍郎中劉爾牧帝怒
杖爾牧削其籍采廷鈺議命從民便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
嚴竟不復用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古錢並行焉　沐朝
弼嗣封黔國公　禮部尙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乙丑倭犯通泰餘衆入靑徐界大江南北漕艘幾阻總督漕運
侍郎鄭曉請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舸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
從之俞大猷擊倭之在寧波普陀山者賊然火毬擲官兵武舉
火斌輒手接之還燒賊舟賊退屯山中斌直擣其營多殺傷半
登後軍不繼賊突出斌被禽不屈賊支解之所屬三百人皆死
官爲建祠曰忠勇斌眞之裔孫也　夏四月甲戌振畿內饑
倭陷嘉善縣乙亥犯嘉興都指揮周應楨等戰死乙酉賊陷崇

明知縣唐一岑死之五月壬寅賊薄蘇州府城閉鄉民繞城號
任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賊尋陷崇德縣
丁巳南京兵部尙書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
諸軍討倭便宜行事撥山東民兵及靑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
陽聽經調用　河東巡鹽御史宋儀望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饟
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
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
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
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
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空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
下廷議聶豹請從之工部尙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

　癸亥彗星見天權旁犯文昌行入近濁積二十七日而沒
俺答犯寧夏六月癸酉犯大同總兵官岳懋中伏力戰死　倭
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王忬方視
師閩中諸將盧鏜等頻失利趙炳然劾忬帝特宥之忬因請築
嘉善崇德桐鄉德淸慈谿奉化象山城而卹被寇諸府　己丑
刑部侍郎陳儒振大同軍士　秋七月俞大猷敗倭於吳淞所
　時帝益求長生日夜禱祠簡文武大臣駙馬都尉鄔景和尙
書李默都督陸炳侍郎郭朴等入直西苑供奉靑詞四方奸人
王金藍道行藍田玉龔可佩之屬咸以燒鍊符籙蠱帝陶仲文
恩寵日隆士大夫或緣以進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帝不悅　八
月應天巡撫都御史兼提督軍務屠大山以疾免尋坐失事下

錦衣獄爲民　癸未倭犯嘉定官軍敗之庚寅復戰敗績　中
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桀黠爲倭導以故營
砦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鄭曉懸重賞捕表戮之募鹽徒驍
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瓜州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
口皆增兵設堠九月破倭於通州連敗之如皋海門襲其軍呂
四圍之狼山前後斬首九百餘賊潰去曉上言武健才諝之徒
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
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
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畧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
丁島人鹽徒蜑戶數萬人籍爲水軍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
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

為耳目華人借倭為爪牙非詳為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采納之　有事淸馥殿在直諸臣俱行齋祀禮鄖景和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賚諸臣景和與焉疏言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俾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尸銜環結草之報帝大怒謂詛呪失人臣禮削其職黜歸崑山　丁卯俺答把都兒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帝憂甚數遣騎偵總督薊遼保定侍郎楊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冬十月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遁去

初山西人呂鶴與邱富以左道惑衆富叛降俺答為之謀主

鶴遣其黨闌出塞外引寇入犯為偵卒所獲總督宣大山西侍郎許論遣兵捕鶴並誅其黨初翁萬達築邊牆六百里里建一墩臺於牆內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論言兵既守臺則寇攻牆不得用其力及寇入牆卒震駭逃散請改築於牆外每三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去牆不得越三十步址方四丈五尺其顛損三之一高亦如之上置女牆營舍守以壯士十人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

倭寇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及湯克寬與賊戰不利百戶賴榮華中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賊入城大掠　十一月改張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據柘林川沙窪抄掠四出其黨復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為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　初容美土官田世爵與向元楫累世相讎誣陷之發兵毒俘向氏籍其土陰與龍潭宣撫司黃俊等謀叛乃詔湖廣川貴總督幷節制容美十四司俊據支羅洞寨與子中及羣盜李仲實等恣行於雲陽奉節間十二月副使熊逵等計禽俊與仲實俊死於獄中自縛出降執餘黨譚景雷等自贖帝命戮俊屍梟其首仲實等論斬中論戍而賞有功者

三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倭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縣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淸殺裨將梁鶚等　二月俺答犯薊鎮參將趙傾葵戰死　聶豹嘗為華亭知縣識徐階於童子中而嚴嵩其鄉里故帝倚之甚西北邊數遭寇東南倭又起

豹無應變才所條奏皆虛文漸不得帝意會趙文華條禦倭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於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征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定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為間致仕侍郎朱隆禧亦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悉格不行帝大怒切責豹震懾請罪乃議行文華所條五事而力辨遣重臣增田賦開市禁之非丙戌帝再下詔譙讓降豹俸二級而用嵩言即遣文華祭告海神兼區處防倭頃之豹竟以中旨罷　打來孫復犯薊州周益昌擊卻之　貴州臺黎砦苗闕保倡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應之遠近騷然撫勦莫能定

三月總兵官石邦憲與湖廣兵分道討破之傳檄十八砦許執首惡贖罪諸苗聽撫設盟受約而還　倭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陰甲寅蘇松兵備副使任環與王鈇指揮孔巖分統官民兵三千破其巢於南沙斬首百五十有奇焚舟二十七餘倭皆遁田州土官婦瓦氏以狼兵應調至蘇州勦倭欲速戰張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隸副總兵俞大猷以歸順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游擊鄒繼芳分鎮金山衞乍浦閔港掎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趙文華恃嚴嵩內援恣甚經與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不附也巡按御史胡宗憲獨附之文華悅因相與力排二人夏四月倭犯金山大猷戰失利犯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狼兵稍有斬獲功

文華厚徧之使進勦至漕涇戰敗亡頭目十四人文華恚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眾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　戊子俺荅犯宣府參將李光啟被執不屈死保靖宣慰彭藎臣永順宣慰彭明輔彭翼南先後至蘇松趙文華復趣張經進兵經慮文華輕洩師期不以告文華益怒密疏劾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惑湯克寬言欲俟倭飽颺勦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是日經破倭石塘灣五月甲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先進大猷督永順兵爲繼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大破之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眾自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時新倭復大至賊三十餘艘突青邨所與南沙小烏口

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乙巳賊分爲二北掠滸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抵眞倭十之三餘皆從賊者賊戰則驅之爲軍鋒法嚴人皆致死帝得文華疏以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帝怒己酉下詔逮經及克寬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珫代爲總督王江涇捷奏至李用敬偕同官閻望雲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十斥爲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呂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勦經冒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經克寬逮至並論死經備陳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不

省　盧鏜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擊賊張莊焚其壘追擊之後港爲賊所敗　俞大猷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沈七舟賊乃退泊三板沙他倭犯吳江大猷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　常熟知縣王鈇及里居江西參政錢泮追倭於上滄港並死之　先是韃靼入威遠伏驍騎鹽場而以二十騎挑戰陽和衞總旂馬芳知其詐用百騎薄伏所三分其軍銳以次擊之奮勇跳盪敵騎辟易十里斬首凡九十級已復禦之新平寇營野馬川剋日戰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斬級益多眾方賀芳遽策馬曰賊至矣趨守險而身斷後須之寇果麕至芳戰益力寇乃去亡何戰泥河復大破之六月論功擢芳都指揮僉事充宣府游擊將軍　三板沙倭

掠民舟將遁任環俞大猷追擊於馬蹟山禽其魁別部屯嘉定
者火藝之盡死金涇許浦白茅港賊俱出海大猷追及於茶山
焚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其三舟他倭據
江陰蔡涇閘分衆犯塘頭知縣錢錞戰九里山死之副使王崇
古擊之夏港追殲之靖江賊遂走官兵分擊於馬蹟馬圖寶山
颶風作賊舟多覆　趙文華劾周珫李天寵薦胡宗憲壬午勒
珫天寵爲民南京戸部侍郎楊宜代珫總督軍務而超擢宗憲
僉都御史代天寵爲巡撫鑄督察軍務關防卽軍中賜文華文
華威出總督上宜懲張經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益顚倒
功罪易置文武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辜制兵機紀律大
乖將士人人解體賊寇愈熾　四川宜賓苗亂秋七月巡撫都
御史張臬討之武生劉顯陷陳手格殺五十餘人禽首惡三人
諸軍繼進賊盡平顯由是知名　俺答數犯宣薊朝廷再下賞
格購其首萬金爵伯獲邱富周原者二百金授三品武階富等
在敵中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衞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
板升華言屋也趙全教敵益習攻戰事俺答愛之甚每入寇必
置酒全所問計　倭六十七人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
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乙巳陷南陵
流劫蕪湖燒南岸奔太平犯江寧鎭丙辰徑侵南京兵部尚書
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倭紅衣黃蓋帥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
越二日趨秣陵關而去入溧水縣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
臣罪御史葉恩追論李天寵失事胡宗憲亦言天寵縱寇時徹

及侍郎陳洙皆罷天寵逮下獄論死　播州宣慰楊烈殺長官
王黼黼黨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總督侍郞馮岳與石邦憲
討平之　柘林倭爲官軍所擊沈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八月
任環遭母喪詔奪情賊汎舟出海環與僉事董邦政及俞大猷
分擊獲九舟賊又遭風壞三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
鎭　倭在溧水者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由太湖出一晝夜奔
八十餘里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進至滸墅壬辰應天巡撫都
御史曹邦輔督王崇古董邦政及把總婁宇等擊敗之賊走太
湖追及之楊林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鄖賊師潰邦輔援之以
火器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
先奏文華大恨乃大集浙直兵與胡宗憲親將之約邦輔合擊
倭於陶宅九月乙未營於松江之甎橋倭悉銳來衝文華兵先
潰遂大敗邦輔進攻亦敗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後師期楊
宜亦劾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栻孫濬爭之邦輔得無罪
丙午俺答大舉犯大同宣府參將丁碧戰死戊午犯懷來京師
戒嚴辛酉參將馬芳敗寇於保安進左都督偏裨加左都督自
芳始　倭出沒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敗之大陳山賊登山官
軍焚其舟盧鏜禽其酋林碧川等餘倭盡滅　免江北山東被
災秋糧　張經既逮周珫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東南
民益困楊允繩言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官不尊權不
重也督撫涖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
及倖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庇覆輸賄載道爲

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
靦顔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
十子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　冬十
月陶宅倭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時柘林失風賊
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曹邦輔劾俞大
猷縱賊帝怒奪其世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　庚寅殺總督
都御史張經巡撫副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
繫三載帝無意殺之嵩揣帝必殺經天寵因附繼盛名並奏得
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乞代夫死嵩屏不奏繼盛臨刑賦詩
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三人死
天下冤之給事中吳國倫刑部郎中王世貞兵部員外郎王遴

經紀繼盛喪先後皆爲嵩所陷世貞忬之子也　倭二百人自
樂淸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無算辛卯
掠窰波犯會稽歷五十日至嵊縣始滅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
食之　擢江都御史史褒善遷大理寺卿給事中楊巍言東南
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倖免又夤緣美遷請并吏
部罰治帝怒停文選官俸還褒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爲山
西僉事　倭犯舟山指揮閔溶等敗死庚申犯興化泉州　周
浦圍急賊乘夜東北奔游擊將軍曹克新邀斬百三十級閏月
賊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之賊焚巢出海俞大猷偕王崇
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鸛觜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
東　丁丑免畿內水災稅糧　十二月甲午開山東四川銀礦

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州尤
甚或地裂涌泉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
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溢華山終南山鳴
河淸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尙書韓邦奇南
京光祿寺卿馬理國子監祭酒王維楨與焉事聞贈邦奇太子
少保謚恭簡華陰訓導張後覺署縣事救災扶傷人胥悅服
趙文華自甄橋之敗氣奪欲委責去會俞大猷破賊海洋遂以
寇息請還朝帝悅許之　楊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
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
宜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鬭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奪
舟徑歸蘇州　倭屯新場任環與都司李經等帥永順保靖兵

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永順土官田菑田豐等皆死之　楊
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寺劾署丞胡膏僞增物直下法
司按問膏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簡
別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玄脩如此
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錦衣獄何鼇當允繩儀使內訴事不實
律絞帝命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膏尋以貪
墨被劾誅　言者數奏南京諸營耗亡之弊詔立振武營簡諸
營銳卒充之益以淮陽趫捷者江北舊有池河營專城守護陵
寢二營兵各三千領以勳臣別設場團練

明紀卷第三十四終

明紀卷第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侯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胞姪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侯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八　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三十五年春正月庚辰彗星見進賢旁長尺許西南指漸至三
尺餘埽太微垣次相東北入紫微垣犯天牀歷七十餘日始滅
壬午官軍擊倭於松江敗績　二月甲午振平陽延安災
趙文華還朝爲帝言餘倭無幾因盛毀總督楊宜而薦胡宗憲
會御史邵惟中上新場失事狀己亥奪宜職閒住宜在事僅踰
半載故得禍輕文華及嚴嵩欲用宗憲吏部尚書李默推王誥
嵩文華皆恨巡按蘇松御史周如斗再以敗狀聞帝頗疑文華
妄數詰嵩嵩曲爲解默試選人策問言漢武唐憲以英睿興盛

業晚節用匪人而敗文華思以告訐自解遂奏默誹謗且言殘
寇不難滅以督撫匪人敗衂由默恨臣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
復臣論曹邦輔卽嗾夏栻孫濬媒孽臣延今半載疆事日非昨
推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誥東南塗炭何時解陛下宵旰何時
釋帝大怒下禮部及法司議奏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所引漢
唐事非所宜言帝益怒戊午下默錦衣衛獄幷逮邦輔謫戍朔
州責禮部尚書王用賓等黨護默各奪俸三月停誥新命進宗
憲侍郎代爲總督張景賢代邦輔阮鶚代宗憲何鼇坐默子罵
父律絞帝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錮於
獄默竟瘐死默博學有才辯以氣自豪凡有銓除與嵩爭可否
氣甚壯然性褊淺用愛憎爲軒輊頗私鄉舊以恩威自歸士論

亦不甚附之默既得罪繼之者吳鵬歐陽必進一視嵩父子意承
順惟謹吏部權盡失　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
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爲廷臣爭言俞大猷才三月罷
遠以大猷代　呂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吏部侍
郎葛守禮下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
爲歎息久之　初汪直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日至既而多
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乃與養子滶及葉碧川
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爲老船主胡宗憲與直同
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令客蔣洲陳可
願往諭指直見洲等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
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

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滶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滶令
立功滶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金幣縱之歸
帝以鄭曉知兵夏四月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丙申振陝
西饑　徐海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
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焚其舟示其黨無還意甲辰賊劫
圌山無爲州同知齊恩帥舟師擊之恩子嵩年十八最驍勇敗
賊斬百餘級進至安港伏發被圍恩家二十餘人俱力戰死惟
嵩等三人獲全賊犯西庵沈莊及清水窪俞大猷董邦政擊敗
之賊走陶山揚州同知朱裒敗賊沙河殲其酋未幾賊復大至
薄城東門裒督兵奮擊兵潰死胡宗憲壁塘棲與阮鶚相掎角
海趨皁林鶚遣游擊將軍宗禮擊之崇德縣三里橋三戰三捷

辛亥敗沒禮驍健敢戰練士三千連破倭既死鶚走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　趙文華既陷李默至死帝以爲忠進工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嚴嵩因薦文華文學宜供奉靑詞直內閣帝不許東南警遲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五月乙丑嵩令文華自請行因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以爲然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南浙江諸軍事　胡宗憲遣指揮夏正等持汪澈書要徐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已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二人遂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

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阮鶚知不能當海乃東渡錢塘禦他賊　丁亥左通政王槐採礦銀於玉旺峪　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餘杭次之柘林乍浦烏鎭皁林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詔胡宗憲急圖方畧慈谿人杜文明被僉爲部長團結鄉勇其子槐傷父老以身任之數敗倭副使劉起宗令守餘姚慈谿上海槐遇賊定海之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斬三十餘人馘一酋身被數鎗墮馬死文明擊賊鳴鶴場亦斬一酋無何追至奉化楓樹嶺亦戰死　六月丙申俞大猷破倭於黃浦賊陷仙居趨台州副總兵盧鏜破之彭溪　辛丑俺答三萬騎犯宣府遊擊將軍張綋迎戰敗死　胡宗憲使人語徐海曰若已內附而吳淞江方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爲緩急計海以爲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令俞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獻所戴飛魚冠堅甲名劍及他玩好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遂縛葉以獻宗憲解葉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於是海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衆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秋七月辛巳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　帝惑乩仙言手詔問禮部古用芝入藥今產何所尙書吳山博引本草黃帝內傳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言歷代皆以芝爲瑞然服食之法未有傳所產之地亦未敢預擬八月壬寅詔有司採之五嶽及太和龍虎三茅齊雲鶴鳴諸山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悅賚銀幣自是來獻者接踵　徐海先期

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帥酋長百餘冑而入趙文華等懼欲勿許胡宗憲强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其頂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莊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陳東黨辛亥宗憲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矟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盧鏜亦禽大隅島賊辛五郎至遂俘東五郎徐洪麻葉及海首獻京師　九月鄔景和入賀聖誕因言臣自五世祖寄籍錦衣衞世居北地今被罪南徙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墓卬封翳然荆棘不翦竊自傷悔託命貴主獨與逝者魂魄相弔於數千里外臣罪重不敢祈恩惟陛下幸哀故主使得寄籍原衞長與相依許之　土蠻犯遼東指揮劉洪

臣等戰死　初徽恭王薨子載埨嗣王益以奉道自媚於帝帝
命綰其父眞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埨進之
帝已而有隙載埨嘗壞民屋作臺榭苑囿庫官王章諫杖殺之
又微服之揚州鳳陽爲邏者所獲羈留三月走歸高輔乘間白
之帝會民耿安奏載埨奪其女下巡撫河南都御史潘恩等按
治恩等盡發其諸不法事乙丑詔廢爲庶人錮高牆載埨居宮
中所司防守嚴獄詞不得聞及帝遣內臣同撫按至始大懼登
樓望龍亭後有紅板輿歎曰吾不能自明徒生奚爲遂與妃沈
氏次妃林氏皆自縊死子安陽王翊鏑萬善王翊鈁并革爵及
未封子女皆遷開封聽周王約束國除　壬午以平浙江倭祭
告郊廟社稷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俺答掠大同邊總

兵官孫朝欒卻之　任環乞終制許之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
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
名於肢體曰死倭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將士皆感激故所向
有功　十一月戊午打來孫十餘萬騎深入廣寧總兵官殷尙
質等戰死　以平倭功命嚴嵩兼支尙書俸無謝自是襃賜皆
不謝嵩直廬隘撤小殿材爲營室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
卽不視朝及居永壽宮大臣益希得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
日數下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帝又慮廷臣附嵩不盡用
其言間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嵩及世蕃獨得帝
窺要欲有所救解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
怒卽欲排陷者必先稱其媺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諱以是
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吳鵬及兵部尙書許論
輩皆惴惴事嵩文選郎中萬宷職方郎中方祥號文武管家世
蕃剽悍陰賊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帝
於父子素薄裕王旣就邸歲時不得燕見常祿外例有給賜亦
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世蕃世蕃以屬戶
部得并給三歲資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問王講官高拱陳
以勤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詭語以勤正色
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
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
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稍自安　有倭船自浙
直敗還漂入朝鮮國王李峘遣兵擊殲之以所得中國被俘及

助逆者三十餘人來獻　廣東新興新寧恩平閒多高山叢箐
亡命陳以明等誘諸猺爲亂眾至萬餘人流劫高要陽江諸縣
數敗官軍總兵官靖遠伯王瑾與巡撫都御史談愷檄諸路土
兵誅以明諸巢悉平瑾驥之元孫也　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
靑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卻之　十
二月召趙文華還文華旣寵貴志日驕事中官及嚴世蕃漸不
如初諸人憾之　徐海旣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負險
官兵環守不能克土兵狼兵悉已遣歸四川貴州所調麻寮大
刺鎭溪桑植兵六千始至俞大猷乘大雪帥以攻賊賊死戰殺
土官一人諸軍四面競進焚其柵賊多死其逸出者盡殪之
丁未俺答五千騎犯環慶爲都督袁正所破其掠莊浪者守將

邀斬百二十八　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浙江參
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台州知府譚綸亦練千人立束
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
銳　以趙文華言特設福建巡撫
三十六年春正月命阮鶚爲之胡宗憲兼浙江巡撫事　二月
俺答以二萬騎分掠太同邊殺守備唐天祿把總汪淵　陸炳
劾司禮中官李彬侵盜工所物料營墳墓僭擬山陵與其黨杜
泰並論斬籍其貲銀四十餘萬金珠珍寶無算炳任豪惡吏爲
爪牙悉知民間銖兩奸富人有小過輒收捕沒其家積貲數百
萬嚴嵩嚴世蕃盡攬六曹事炳無所不關說文武大吏爭走其
門歲入亦不貲營別宅十餘所莊田徧四方結權要周旋善類

舉無所吝勢傾天下然折節士大夫未嘗搆陷一人大獄數起
多所保全以故朝士多稱之者　三月癸丑把都兒擁衆數萬
入流河口犯永平及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別部入瀋陽
鄉兵金仲良禽其長討賴吉能寇延綏殺副總兵陳鳳　廣東
扶黎葵梅諸山嵩馮天恩等據險爲寇數十年王瑾復督軍分
道進勦破巢二百餘　初帝器王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
則以爲不足辦寇夏四月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言流
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脩邊牆且令忬補選額兵操
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
赦其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　致仕南京吏
部尚書朱希周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恭靖希周性恭謹

不妄取予父名文希周瀕沒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
我家諱竟如其志　丙申奉天殿災延燒華蓋謹身二殿文武
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越月乃熄壬
寅下詔引咎脩齋五日止諸司封事停刑　倭犯如皐海門攻
通州五月癸丑朔掠揚州高郵陷寶應犯徐州入山東界　癸
亥採木於四川湖廣　辛未倭犯天長盱眙遂攻泗州南京兵
部尚書張鏊檄參將劉顯防浦口丙子賊犯淮安府六月乙酉
顯偵賊將遁偕兵備副使于德昌追擊至安東方暑顯被單衣
帥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
射殺追者誘至岡下大敗之賊出所俘女子盡將士顯悉送有
司明日伺賊出潛燬其舟賊敗走舟舟已焚死者無算　俺答

突犯宣府馬尾梁參將祈勉戰死　甲午罷廣西礦　秋七月
庚午詔廣東採珠　初方士王金以仙酒獻趙文華文華獻之
帝帝飲之甘使小璫再索之不應帝遣使賜文華值其醉拜跪
不如禮西苑造新閣不以時告成帝一日登高見西長安街有
高甍問誰宅左右曰趙尚書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爲
文華作宅何暇營新閣三殿災帝欲建正朝門樓責成甚亟文
華猝不能辦帝積怒且聞其連歲視師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八
月諭嚴嵩曰門樓庀材遲文華似不如昔嵩力爲掩覆且言文
華觸熱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專督大工帝從之文華因
上疏稱疾請賜假靜攝旬月帝手詔曰大工方興司空是職文
華既有疾可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相賀時帝怒猶未解而言官

無攻者會文華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
帝遂發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衞以禮科失糾劾杖給事中
謝江等六人於廷削其籍文華故病蠱及遣謫卧舟中意邑邑
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沈錬之謫保安也
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日致薪米遣子弟就
學錬皆語以忠孝大節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詈嵩
以快錬錬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
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
許論督宣大嘗殺良民報功錬貽書誚讓及嵩黨楊順爲總督
被寇破四十餘堡順懼益縱吏士遮殺避兵者錬責之加切又
作文祭死事諸人詞多刺順順走私人白嚴世蕃言錬結死士

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
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
合圖錬會官軍捕獲白蓮教妖人閻浩等詞所連及甚衆順喜
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錬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錬聽其
指揮論長兵部覆如其奏九月癸亥斬錬宣府市戍其子襄極
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豈
意未愜耶取錬子袞褎杖殺之復移檄逮襄及其幼弟袠將斃
之獄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　戊辰彗星見天市垣列肆旁東
北指月餘乃滅　俺答子辛愛入大同右衞境掠應州朔州攻
毀七十餘堡殺擄甚衆　冬十月廷議以倭擾江北督漕都御
史不暇辦寇請特設巡撫乃命李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

揚三中倭歲復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輸京師遂至請餽增兵
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　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
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胡宗憲以聞詔厚賚
其使遣還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喜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
隨汪直來市至舟山之涔港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
史王本固亦言不便廷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汪滶詣
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
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紿我耶宗憲慰勞甚至指心誓無他
善妙等見盧鏜於舟山鏜令禽直以獻語洩直益疑宗憲令直
子以書招直直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宗憲
開諭百端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吾當入見宗憲立遣之

直又要一貴官爲質宗憲卽命夏正往初宗憲預爲赦直疏引
滶入卧內陰窺之滶語直疑稍解十一月直偕葉碧川王清溪
入謁宗憲大喜禮接之甚至令謁本固於杭州本固下直等於
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繫番夷心本固爭之强而外
議疑宗憲納賊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滶
與謝和遂支解正焚舟柵舟山阻岑港而守俞大猷戚繼光等
四面圍之賊死鬬將士苦仰攻先登者多陷沒　辛愛有妾曰
桃松寨私部目收令哥懼誅來降楊順詡爲奇功致之闕下辛
愛來索不得乃縱掠大同諸墩堡丁丑圍右衞城數匝順懼詭
言敵願以趙全邱富來易許論以爲便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
給之西走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戮之　十二月致仕工部尚書

蔣瑤卒　免山東浙江被災稅糧　琉球世子尙元擊倭海中獲中國被掠者六人因貢使來還

三十七年春正月癸酉罷河南礦　辛愛狎知楊順無能圍右衞益急故將尙表以餽饟入圍城悉力捍禦粟盡食牛馬撤屋爲薪士卒無變志寇分兵犯宣薊鎭西鄙震動右衞烽火斷絕帝深以爲憂密問嚴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委之兵部許論因請復右衞軍馬歲辦五十萬金故爲難詞冀以動帝帝詔諸司亟發兵措饟時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尙書方鈍憂懼不知所出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條上便宜七事既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三月逮大同巡撫都御史朱笈超擢副使楊選僉都御史代之而以張承勳代總兵官龔業給事中吳時來劾楊順路楷因言論雷同附和日昏酣置邊事不問詔逮順楷黜論爲民起楊博代論命侍郞江東代順嵩微爲論等解卒不能救疾時來甚會將遣使琉球卽以命時來帝又改命博視師宣大以刑部尙書鄭曉兼攝兵部表出兵突戰獲俺答孫及壻及其部將各一人辛未曉言今兵事方急而所簡三大營聽征官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之　吳時來抗章劾嚴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朘軍實餽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餽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入直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

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寀爲文選郞方祥爲職方郞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禀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於官邪官邪由於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刑部主事張翀言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郞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尙知報主而嵩獨不然自輔政以來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卽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卽被超遷託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廕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戶部歲發邊饟本以贍軍而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邊鎭之人盈嵩門下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且嵩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駔儈貪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諸淵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搤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翀同官董傳策言嵩稔惡誤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尙爲優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因歷言其罪一壞邊防二鬻官爵三蠹國用四黨罪人五騷驛傳六壞人才自楊繼盛劾嵩嵩已疑徐階趙錦王宗茂疏繼上階又議薄其

罰及是時來等同日上疏而時來猕皆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又嘗官松江推官嵩乃密奏三人同月構陷必有人主使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入其言下三人錦衣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爲主使讞上詔戍時來橫州猕都勻傳策南寧然帝自是寖厭嵩有所密詢皆舍嵩而之階　新倭復大至夏四月辛巳分犯浙江福建帝嚴旨責胡宗憲宗憲懼得罪會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已宗憲復以白鹿獻帝益大喜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表賀自是靈芝白龜白鴈玉兔西苑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　倭陷福清舉人陳見率衆禦之與訓導鄔中涵俱被執大罵而死賊遂陷南安乘勝犯惠安知縣林咸拒守五晝夜賊引去既而復來咸擊之鴨山窮追逐北陷伏死阮鶚懼賊甚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兩又遺巨艦六俾載以走而斂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帟盤盂率以錦綺金銀爲之賊既得志遂連艅出海參將尹鳳邀擊沈其七舟追至外洋連戰滸嶼東洛七礁禽斬二百人御史宋儀望等交章劾鶚逮下刑部嚴嵩爲屬法司僅黜爲民　楊博方居父喪聞兵部之命疏辭已聞視師命乃墨縗馳出關未至江東等各嚴兵進寇引去右衛圍凡六月守將王德戰死將士皆死守博厚褒卹奏行善後十事五月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留博鎮撫奏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將以邊人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廂車百輛有警則右衛居東左衛居

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牆圮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荊路備居庸南山以絕窺陵寢畿甸路脩陽和地諸牆塹以絕入山西路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工帝數欲召博還又虞邊患以問嚴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　江西故行淮鹽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廣鹽私販盛行國計大絀六月巡撫都御史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增至四十七萬引　倭犯溫州致仕僉事王德偕族父沛督義兵擊走之俄一舟突來犯沛及族弟崇堯崇脩殲焉亡何賊復至大掠德憤怒勒所部追襲至龍灣軍敗手射殺數人罵賊死

秋七月帝從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王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乃遣職方郎中唐順之往覈　給事中徐浦請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邊才帝從之故侍郎郭宗皋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脩撰羅洪先御史吳悌方涯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和知府黃華在舉中御史羅廷唯駁曰浦疏本言邊才今廷臣乃以清脩苦節實學懿行舉去初議遠矣況又有貪祿進者是假明詔開倖門也帝乃責吏部覽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左都御史周延等言所舉皆人望無私帝終不悅切責延等所舉悉報罷時海內賢士大夫被斥者衆是舉上稍冀復用爲廷唯所阻自是

皆不復召矣　岑港賊徙巢柯梅胡宗憲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怒盡奪俞大猷戚繼光等職切讓宗憲令剋期平賊　河決曹縣碭山買魯河故道始淤　閏月土蠻犯遼東　八月己未吉能犯永昌涼州圍甘州十四日乃退又犯宣府赤城堡　九月唐順之還奏薊鎮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王忬歐陽安及巡撫都御史馬珮諸將袁正等皆貶秩帝問嚴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猖獗始調許泰卻永等討賊俺答入犯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鎮王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

調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憂帝由是惡忬　冬十月癸丑禮部進瑞芝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土蠻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寇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卻之明日寇殘騎二百奔還芳及歐陽安俘斬四十級　官軍攻柯梅不能克御史李瑚劾胡宗憲誘汪直啓釁王本固及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請追奪功賞帝命廷議咸言宗憲功多宜勿罷乃令居職如故　柯梅倭造巨艦爲遁計宗憲利其去不之擊十一月賊揚帆南俞大猷橫擊之沈其一舟餘賊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寧州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李瑚再劾宗憲三大罪帝不問　金山軍變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下獄貶官　帝出手諭諭

三法司言司牧未盡得人任情作威湖廣幼民吳一魁二命枉刑毋又就捕情迫無控萬里叩閽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幾爾等宜體朕心加意矜卹通行天下咸使喻之　唐順之往南畿浙江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　戚繼光練兵及期海道副使譚綸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　哱素把伶及叛人丁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

三十八年春正月嚴嵩年八十聽以肩輿入禁苑　二月庚午

把都兒辛愛謀大舉入犯駐會州挾朵顏爲鄉導詭稱東下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東號令數易敵乘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偪三屯營三月己卯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劾忬及歐陽安巡撫都御史王輪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忬令停俸自効　癸巳倭自象山突台州譚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磧又與戚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胡宗憲以李瑚與俞大猷皆閩人疑大猷漏言乃劾大猷不力擊賊甲午逮下錦衣衞獄陸炳與大猷善密以己貲投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　倭泊崇明三沙唐順之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　夏四月丁未倭數百艘犯通州海門李遂語諸將曰賊趨如皐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

路有三由泰州偪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偪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皐而身馳泰州當其衝通政唐順之聞賊犯江北亦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帥副總兵劉顯馳援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皐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陞尾之賊乃據廟灣遂慮賊突淮安夜半馳入城　甲寅福建新倭大至破福安寧德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燬　庚申倭攻淮安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順之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

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丙寅景韶大破賊於印莊追奔至新河口焚斬甚衆　五月辛巳方輅復劾王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逮忬及中軍遊擊張倫下錦衣衞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改論斬　廟灣倭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甲午李遂令劉景韶塞塹夷木壓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鰕子港江北倭悉平　六月薊遼總督尙書楊博以薊偪京師護畿甸陵寢爲大分布諸將畫地爲防尹鳳擊倭梅花洋賊走追至橫山禽斬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數戰內地稍寧　辛愛犯大同轉掠宣府東西二城駐內地旬日會久雨乃退　秋七月前脩撰楊愼卒年七十二愼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帝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愼作何狀愼聞益縱酒自放詩文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　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尙鵬出覈浙江軍餉劾戚繼光等無功因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狀帝不問　唐順之督盧鏜劉顯進擊三沙倭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陳賊搆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邀順之還時盛暑順之居海舟兩月得疾還太倉賊轉掠江北將犯揚州劉景韶戰連勝圍之劉家莊顯以銳卒數千至李遂令諸軍盡屬顯八月己未顯帥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　俺答犯土木遊

擊董國忠等戰死九月犯宣府　冬十月析廣東四會縣地置廣寧縣　前南京工部侍郎程文德卒　秋防竣廷議欲召楊博還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冀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　蘇州以倭警募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惡少懼夜劫縣衞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帥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十一月事聞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　十二月給事中徐師曾頌前蘇松參政任環功詔贈光祿寺卿再蔭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擢李遂南京兵部侍郎改唐順之僉都御史代爲巡撫遂前後二十餘戰斬獲八百有奇時淮陽大饑順之力疾渡江條上海

防善後九事　大同巡撫都御史李文進習俞大猷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銀安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　俺答羨青海富饒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俺答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

三十九年春正月丙戌俺答犯宣府　二月論平汪直功加胡宗憲太子太保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趙文華厚結嚴嵩父子威權震東南善待賓客招諸名士徐渭俞寅沈明臣等筦書記預謀議下至技術雜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剏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爲困敝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羅嘉賓

等還上諸臣侵帑狀宗憲三萬三千文華十萬四千阮鶚數浮於宗憲宗憲自辨言臣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爲然更慰諭之鶚文華皆追徵還官　初南京諸軍有妻者月糧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踰期丁巳振武營卒鼓譟懋官署懋官急招張鏊李遂徐鵬舉及臨淮侯李庭竹守備太監何綬至諸營軍甲而入予之銀爭攫之懋官見勢洶洶越垣投吏舍亂卒隨及戕之裸其屍於市綬鵬舉遣吏持黃紙許犒萬金卒輒碎之至許十萬金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廳亂卒亦集遂大

言曰黃侍郎自越牆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麾衆退許復妻糧及故額八昇之一金補折價衆始散遂託病閉閤給諸軍免死券以安之而密諭營將掩捕首惡周山等二十五人繫獄詔追褫懋官及克廉職罷綬庭竹鏊誅叛卒三人餘戍邊衞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庭竹性之從弟也　前兩浙鹽運副使郭希顏疏請建儲坐妖言律斬所在棄市傳其首　戊午振順天永平饑　倭犯潮州　三月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法舊制大臣理鹽政無總四運司者懋卿盡握天下利柄倚嚴嵩父子大肆威燄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苞苴無虛日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飾溺器按部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以十二女子舁之增課銀括殘

鹽搜索私販歲有定數邏卒皆起爲盜流毒徧海濱　南京御史林潤論祭酒沈坤擅殺人詔下坤獄瘐死　兀慎聚衆喜峯口外規犯薊鎭癸未大同總兵官劉漢出擣其帳於灰河敗之　丁亥打來孫犯廣寧陷中前所殺守備武守爵黃廷勛　鳳陽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以春汛力疾泛海夏四月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及原委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爲牀不飾裀褥晚由趙文華薦聞望頗損　御史耿定向劾吳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嚴嵩爲鵬營護事竟寢　故事在京軍民獄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勘諸司有應鞫者亦參送法司不得自決遣刑部間捕

因畿府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輒發刑部尚書鄭曉侍郎趙大祐傅頤守故事爭斥存仁違制存仁亦據律論曉欺罔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疏辯嚴嵩激帝怒切讓落曉職貶大祐頤二秩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在刑部與都御史周延大理寺卿馬森稱爲三平爲權貴所阨志不盡行曉既去帝命在外刑獄屬有司在京屬刑部然五城御史往往受民間詞訟不復遵祖制矣　復設南京糧儲都御史以章煥爲之　五月胡宗憲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卽晉宗憲兵部尚書如其請　湖廣溆浦猺沈亞當等爲亂總督石勇檄石邦憲討平之生禽亞當斬獲二百有奇　壬辰盜入廣東博羅縣殺知縣舒顒

　秋七月乙丑朔把都兒犯薊西總督許論厚集精銳以待游擊胡鎭擊破之已分掠沙兒嶺燕子窩復爲官軍所卻乃遁去　庚午劉漢復與參將王孟夏麻祿等襲俺答於豐州禽斬一百五十八焚板升畧盡　八月以江西弋陽縣之橫峯寨爲興安縣析上饒貴溪二縣地益之　九月己巳俺答犯朔州廣武俞大猷拒卻之　初東川土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營長阿得革擅權求烝安氏不得縱火焚府治走武定州爲土官所殺其子阿堂奔水西賄結烏撒土官安泰入東川囚安氏奪其印數與霑益州安九鼎羅雄州者濬相攻擊詔雲貴四川撫按官會勘阿堂服罪願獻府印還侵地位及弟僎已前歿官府詢祿氏之當襲者阿堂以己幼子詭名祿哲以報撫府印

與九鼎相攻如故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居敬請討之詔再行會勘居敬遽調土漢兵五萬餘進勦賦斂百出諸軍衞及有司土官舍乘之爲姦利阿堂聞大兵至逃深箐諸將窮搜不獲地方民夷大遭屠掠冬十月巡按御史王大任言居敬信九鼎之詭辭違會勘之明旨輕動大衆恐生意外患且言其受各土官賂遺盜帑積皆有迹乃命逮居敬謫戍邊　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嚴嵩揣帝激於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吳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儀以奏　趙王厚煜性和厚搆一樓名思訓獨居讀書文藻贍麗輔國將軍祐椋等數犯法厚煜庇之不得被責讓洛川王翊鎔奴與通判田時雨之隸爭瓜而毆時雨捕奴厚煜請解時雨不聽論奴充軍宗室數十人累祿時雨以宗室

毆府官白於上官知府傅汝礪盡捕各府人厚煜益忿恚自縊死事聞下法司按問時雨斬河南市汝礪戍極邊　王忬既繫獄其子靑州副使世貞解官與弟進士世懋日蒲伏嚴嵩門涕泣求貸又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顙乞救嵩雅不喜忬父子時爲謾語以寬之而陰持其獄十一月殺忬及前給事中楊允繩世貞兄弟痛哭欲絕三年蔬食不入內寢既除服猶卻冠帶葛巾苴履不赴宴會　十二月土蠻犯海州東勝堡　閩廣賊犯江西　嚴世蕃嘗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爲三及是炳卒世蕃益自負嵩老昏且旦夕値西內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　免畿內山西山東湖廣陝西被災稅糧　緬甸莽瑞體招誘隴川干崖南甸諸土官欲

入寇沐朝弼等上其事兵部言荒服之外治以不治瑞體已畏威遑遁請傳諭諸蠻不許交通結納詔可

四十年春正月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戰死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嚴嵩以爲天眷趣禮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以爲言吳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救護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責山賣直沽名停東華等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　丁未景王載圳之國德安司禮太監黃錦竊語吳山曰公他日得爲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載圳多請莊田部議給之荆州沙市不在請中中使責市租知府徐學謨力抗不與又取薪稅於漢陽之劉家塥推官吳宗周持之皆獲譴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荆州人德學謨稱沙市爲徐市　左都御史周延卒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延顏面寒峭砥節奉公權臣用事政以賄成延未嘗有染然居臺端七年無諫諍名　三月壬戌振山東饑　給事中梁夢龍等見帝怒吳山甚又惡專劾山得罪清議乃幷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帝聞袁煒言善之命代山爲禮部尙書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尙書前未有也　振武營兵變後諸將務姑息江東爲參贊亦多所寬假衆益驕無復法紀給事中魏元吉以爲言因舉浙直副總兵劉顯詔進顯署都督僉事節制其軍許以四川卒五百人自隨一軍帖然

夏四月倭大掠浙江之桃渚圻頭戚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　丁未振山西饑　五月乙亥呂本以憂去　東川營長者阿易謀於阿堂之心腹毋勒阿濟等掩殺阿堂於戛來矣石之地阿哲就禽哲方八歲府印不知所在貴州宣慰安萬銓取經歷印畀祿位妻寧著以照磨印畀者濟留兵三千爲寧著防衞王大任言東川三印悉爲土官部置請敕總督鎭巡官按究幷訪祿氏支派所宜立與所以處阿哲者報可　初江北池河營卒操守南京給一丁資往來費謂之幫丁千戶吳欽革之軍遂變毆欽縛之竿詔罷江東擢兵部侍郎李遂爲南京參贊尙書鎭撫之營卒或妖僧繡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卒伍書其名籍年貌繫牌腰間旣又奏調振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留都自是無患　閏月嚴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許之　岷州旣設徵發繁重人日困敝番人戀世官流官又不樂居遂寄他所督撫以爲言遂廢州置軍民指揮使司如故　賊犯江西泰和巡檢劉芳力戰死賊怒磔其尸副使汪一中方讌投箸起曰賊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早計且無噍類豈飲酒時乎當路遂以討賊屬之一中至泰和帥諸將吏祭芳曰爾職抱關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何以生爲遂誓師列陳鼓之俘賊五人斬以徇丙辰陳如前賊大至左右軍皆潰賊悉赴中軍中軍亦潰一中

躍馬當賊鋒殺三人身被數創與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皆死
一中妻程氏投於井家人救之喪歸不食五日死詔贈一中光
祿寺卿謚忠愍　播州容山土舍韓甸張問相攻甸屢勝遂糾
生苗剽湖廣貴州境垂二十年問亦糾黨自助石邦憲討之斬
百餘人問潛出被獲官軍乘勝入甸巢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
勛百戶魏國相等陷伏中死焉邦憲奪圍出還軍鎮遠　六月
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須餉銀三十餘萬給事中鄭茂言論奏
請過多請察其侵冒弊詔論回籍聽勘給事中鄧棟往覈具得
虛冒狀奪論官閒住楊選代爲總督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多
從其請　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杪
例免救護袁煒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

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
忭疏入帝益喜　廣東饒平賊張璉數陷城邑積年不能平詔
移鎮篁參將俞大猷於南贛合福建廣東兵討之尋命胡宗憲
兼制江西　庚戌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馬芳參議楊巍擊斬其
部長其入山西者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及之七戰皆捷寇遁走
　八月林潤劾鄢懋卿要索屬吏餽遺鉅萬濫受民訟勒富人
賄置酒高會日費千金虐殺不辜怨咨載路苛斂淮商幾至激
變五大罪帝置不問　九月庚子俺答六萬餘騎犯居庸岔道
口總兵官姜應熊被圍於南溝中五鎗墮馬參將胡鎮殺數人
奪應熊歸寇遂卻　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破倭寧波溫州
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胡宗憲以蕩平聞詔加宗憲少

保　冬十月巡撫山東都御史朱衡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
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
海島亡命陰相搆結禁之便從之　戚繼光擊江西賊破之上
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　譚綸以憂去楊博薦之詔起復
將浙江兵討張璉黨林朝曦　廷議遣大臣赴薊州督餉練兵
嚴嵩欲用戶部侍郎趙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餉者督京
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
過宜不在是卽十侍郎出何益練兵嵩怫然罷會嵩請告吏部
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怒令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
南京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
侍郎劉大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大賓與貞吉皆奪官

應天主考中允吳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與副考胡杰俱謫外
南畿翰林遂不得典應天試　十一月甲午袁煒爲戶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吳鵬之罷也嚴嵩力援歐陽必進
代帝以爲非己意欲逐之湛若水卒其孫請贈官必進覆從之
帝斥若水僞學奪必進少保尋以推督餉侍郎不當降俸二級
禮部缺尚書必進推內直尚書郭朴帝大怒曰撰文諸臣例不
得擅推推朴何也遂罷必進嵩亦自是失眷　庚戌吉能犯寧
夏進偪固原　辛亥夜永壽宮災帝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
營建以問嚴嵩嵩請暫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
居也帝不懌問徐階階請以三殿所餘材責工部尚書雷禮營
建可計月而就從之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

十二月丙寅把都兒犯遼東蓋州　闖賊大掠江西之石城臨川東鄉金谿殺吏民萬計詔劉顯赴剿　山西布政使王宗沐入覲上疏言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兹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荊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躪劫奪歲供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畱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畱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畱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

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此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丘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畱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

明紀卷第三十五終

明紀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御賜花翎知府銜同知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九 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四十一年春三月石邦憲再征韓甸賊沿江守邦憲陽與爭而別自上流三十里編竹以渡水陸並進大破之斬甸容山平　辛卯白兔生子禮部請告廟許之羣臣表賀未幾兔又生二子帝以爲延生之祥特建謝典告廟已又生數子皆稱賀　己酉永壽宮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進徐階少師超擢徐璠爲太常寺少卿　初四方所獻芝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以邀賞王金乃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芝山又僞爲五色龜夏四月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廟授金太醫院御

醫　胡宗憲知張璉遠出檄俞大猷急擊大猷謂宜以潛師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衆從一夫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五月璉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不出大猷用間誘璉出戰從陳後執之并執賊魁蕭雪峯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　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嚴世蕃一目了然答語無不中嵩雖警敏善揣帝指弗若也及世蕃居母喪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世蕃日縱淫樂答不以時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徐階營萬壽宮稱旨帝益親之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

鵬屬曰嵩且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帝聞世蕃居
喪淫縱惡之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密封遣中官詣壇
焚之所答不如旨輒咎中官穢褻中官懼商之道行啟視而後
焚答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嵩假乩仙
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仙何不亟之答曰留待皇帝自亟帝心
動御史鄒應龍上疏言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
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
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
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
知紀極平時交通贓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
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

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萼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
嵩又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
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
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豔姬恆舞酣歌人紀
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至驛騷要索百故諸
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
日事掊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
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
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
田用清政本臣苟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壬寅帝降旨慰嵩而責
其溺愛世蕃負眷倚令致仕驛馳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世蕃

錦衣獄嵩爲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戍世蕃鵠龍文邊遠錮年於
獄特宥鴻爲民使侍嵩擢應龍通政司參議已帝念嵩贊元功
竟忽忽不樂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復責階等奈
何以官與邪物階言應龍之轉乃部臣奉旨行之退而傳嗣臣
等不敢奉命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修乃可嵩已
退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
久之始視事御史張檟巡鹽河東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顯
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賞也帝
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爲民嵩知帝念己賂左右發道行怙寵
招權諸不法事繫刑部俾引階道行不承坐斬死獄中帝以嵩
在直久而世蕃顧爲奸於外因命階無久直階窺帝意言苟爲

奸在外猶在內固請入直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三語其中曰
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朝士
侃侃得行其意袁煒數出直階請召與共擬旨因言事同衆則
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獘生帝頷之階以張孚敬及嵩
導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開帝意帝惡給事御史抨擊過當
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帝問知人之難階對曰大
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人爲我攖之深情隱
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卽不實小者置之大則
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　以廣東程鄉縣豪居都之林
子營置平遠縣析福建之武平上杭江西之安遠廣東之興甯
四縣地益之屬江西贛州府　士蠻入撫順爲副總兵黑春所

敗尋攻鳳凰城湯站堡春力戰二日夜壬子死之海金殺掠尤
甚　張璉既滅俞大猷乘勝征程鄉盜走梁寧禽徐東洲獨林
朝曦據巢不下約黃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尋出攻
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
朝曦窮棄巢走譚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六月綸乞終制去　初
海瑞爲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胡宗憲子過淳
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
盛必非胡公子發槖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鄢
懋卿理鹽政過淳安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素
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心恚甚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抗直不諂懋
卿益憾會內召乃屬巡鹽御史袁淳論之瑞已擢嘉興通判坐

謫與國州判官與瑕閑住與瑕韜之子也　御史鄭洛劾罷刑
部侍郎鄢懋卿大理寺卿萬寀太常寺卿萬虞龍皆嚴嵩之黨
也時坐嵩黨被論者前兵部侍郎魏謙吉工部侍郎劉伯躍南
京刑部侍郎何遷右副都御史董威僉都御史張雨應天府尹
孟淮南京光祿寺卿胡植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右諭德唐
汝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王材南京通政使胡汝霖太
僕寺丞張春及嵩壻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人黜謫有差植
嘗勸嵩殺楊繼盛啓常汝楫材俱爲世蕃狎客啓常匿喪遷光
祿嘗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材汝楫出入嵩臥內關通請屬
人尤惡之　倭大舉犯福建自温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
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

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
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
年其新至者營牛田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
胡宗憲檄戚繼光勦之秋七月繼光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
塡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擣敗牛田賊覆
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
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旋師抵福清
遇賊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八廣東總兵官劉顯亦屢破賊
閩宿寇幾盡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遂還浙江　命雷
禮修盧溝河岸禮言盧溝東南有大河從麗莊園入直沽勢高
當先濬治築長堤固之決口地下水急人力難驟施西岸故堤

綿亙八百丈遺址可按宜併築詔從其請　九月壬午朔三殿
成改奉天殿曰皇極殿華蓋殿曰中極殿謹身殿曰建極殿羣
臣請頒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　左都御史潘恩子允端
爲刑部主事吏部尚書郭朴恩門生也調之禮部給事中張益
劾允端奔競恩溺愛朴徇私帝置朴不問改允端南京工部令
恩致仕　畿輔山東西河南北大稔御史顏鯨請州縣贓罰銀
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內府新錢爲糴本帝悉報可　前
國子監祭酒鄒守益卒　冬十月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
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
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五萬石而宗
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

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可不爲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事下諸王議　免南畿江西被災稅糧　帝求方術益急陶仲文顧可學等皆前死十一月乙酉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　丁亥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胡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旨逮問比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爲羣邪所疾

且初議獲汪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爲我任事者其釋令閒住初武舉朱先募海濱鹽徒爲一軍宗憲自爲御史至總督皆倚先大小數十戰先登殺倭甚眾積功至都指揮使及宗憲敗先解官護行竟獄事始歸　罷浙江福建總督官以副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侍郎浙江巡撫浙江久罹兵燹又當胡宗憲汰侈後財匱力絀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之　辛丑吉能犯寧夏副總兵王勳戰死延綏總兵官趙岢分部銳卒令裨將李希靖等東出神木堡擣敵帳於半坡山徐執中等西出定邊營擊敵騎於菱麥湖皆勝之斬一百十九級　巡鹽御史徐爌言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鄢懋卿增至一百萬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

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場渰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致逃亡弦急欲絕不棘於此請如舊額便從之　新倭至福建者日益眾圍興化城兩月己酉劉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紿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力戰死城中焚掠一空自倭亂數年破州縣衞所城百數未嘗破府城至是遠近震動　免陝西湖廣被災及福建被寇者稅糧　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賊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僉事徐甫宰討禽之餘黨悉平　給事中邱橓劾浙江總兵官盧鏜八罪

四十二年春正月逮治免歸鏜有將畧倭難初興諸將望風敗

潰鏜與湯克寬獨敢戰名亞俞戚　御史淩儒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之兵搜遺逸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嶽吳悌帝惡其市恩杖六十除名　析廣東潮陽縣地置普寧縣又析海陽縣地置澄海縣以揭陽饒平二縣地益之改平遠縣屬潮州府還武平上杭安遠三縣割地　戊申俺答犯宣府滴水崖南掠隆慶劉漢拒卻之　以福建倭患劇再起復譚綸討之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請浙江兵勦賊詔發義烏精兵一萬令戚繼光將以往仍諭趙炳然協勦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變爲兵兵變爲盜耳今又驅浙兵以赴閩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

土後鄉壤庶無釀禍本報可倭酋興化兩月劉顯以兵少逼城
未敢戰二月賊徙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賊以
閏破平海衛據之尋龍震得聽勘郎以綸代　三月析湖廣麻
城縣地置黃安縣以黃岡黃陂二縣地益之　初武定女土官
瞿氏老鳳詔妻索林代索林失事姑禮瞿氏大恚收異姓子繼
祖入鳳氏宗令詣闕告索林囚禁己繼祖歸詐稱受朝命襲職
驅目兵偪奪府印索林抱印走雲南撫按官諭解之令歸視事
而聽繼祖酋瞿氏所索林謀誅繼祖事洩繼祖大發兵圍府劫
和曲祿勸諸州縣殺傷調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復走雲南
巡撫都御史曹汴收其印逮其左右鄭崧繫獄令瞿氏暫理府
事復貸繼祖責其自新　郭朴遭父喪禮部尚書嚴訥代自嚴

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典銓猶未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
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以禮部
郎中陸光祖賢調之驗封改考功又改文選務抑奔競振淹滯
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倣先朝三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
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　夏四月庚申新倭犯福清欲與平
海賊合劉顯及總兵官俞大猷合擊於遮浪盡殲之平海倭陷
政和壽寗各扼海道欲遁譚綸環柵斷路令把總許朝光邀敗
之賊不得去乃盡焚其舟退還舊屯戚繼光亦至丁卯綸令繼
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進薄賊壘左右
軍繼之大破賊斬二千二百級還被掠者三千人遂復興化府
及二縣繼光以先登受上賞　五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出塞

朵顏衛掠其四人未幾朵顏部長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
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擁所掠哨卒至牆下請以易
其父楊選以通漢爲辛愛妻義父欲爲牽制辛愛計乃拘縶通
漢要其諸子更迭爲質馳疏以聞自詡方畧自是三衛咸怨
趙炳然條上海防八事中言蘇松浙江水師皆統於總兵駐定
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衛並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既革
則已判爲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俱兼理水陸
軍務從之　給事中陳瓚劾文選郎中南軒請錄建言廢斥者
帝震怒杖六十除名　六月福建殘倭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
連嶼陡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殲之
土蠻數犯遼東秋八月乙亥總兵官楊照襲之於廣寗塞外力

戰死　初龔可佩由陶仲文進通曉道家神明故貫諸大臣撰
青詞者俱愛之帝命入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寺少卿
爲中官所惡誣以嗜酒帝使使偵之報可佩醉刑部員外郎邵
畯所九月執下錦衣獄并逮畯俱杖六十可佩遂死棄其屍畯
亦奪官畯與可佩故無交無敢白其枉者　嚴嵩之歸也至南
昌值萬壽節使藍田玉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因取其符
籙并己祈鶴文上之帝優詔褒答世蕃戍雷州留家不赴羅龍
文亦自戍所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嵩遂上言臣
年八十有四乞移世蕃鵠便地就養終臣餘年帝不許　江北
倭未平冬十月廷議設總兵官於狼山統制大江南北改劉顯
任之　先是閩化諸王請封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使序

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卽以誥敕付番使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齎賜從之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謀者言寇將窺牆子嶺楊博檄楊選等嚴待之三衞爲寇導者聲言欲犯遼東選遽帥師東博手書止之三往選不從博拊几曰敗矣丁卯辛愛把都兒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帝方祠齋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急檄宣府總兵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寇直抵通州京師戒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又請重東權俾統諸道兵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選及巡撫都御史徐紳懼得罪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帝歎曰庚戌事又見矣諭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

令兵部諭諸軍并力勦逐戊辰選以寇東遁聞爲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尙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胡鎭偕總兵官孫臏游擊趙溱擊之臏溱戰沒鎭力戰得脫諸鎭援兵盡集見敵勢盛不敢發一矢內侍家薊西者譁言通漢父子實召寇帝入其言益怒寇留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劾選紳東及副使盧鎰參將馮詔胡粲游擊嚴瞻大同總兵姜應熊保定總兵祝福等帝降敕嚴責東應熊福而逮選等下錦衣獄寇掠香河階請亟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乙亥應熊禦寇密雲頗有斬獲寇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參將郭琥伏兵敗其後軍得其所掠人畜輜重十一月丁丑寇北去京

師解嚴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階言博雖以祠齋禁不敢聞而二鎭兵皆其所先檄若選則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邱舜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舜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法司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鎰等戍帝諭掌錦衣衞都督朱希孝坐以縱通漢句賊罪復下選錦衣獄選不承止承質通漢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錄其詞上刑部如帝指論選死卽戮於市梟其首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獄詔及鎰等並戍邊

帝急兵事以兵部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喩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諭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參政李鐩代時大理寺少卿萬恭代汝楠恭

列上選兵練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

譚綸言福建舊設五水砦扼海口法甚周悉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浯嶼三䑸爲正兵銅山小埕二䑸爲游兵綦設把總分汛地明斥堠嚴會哨改三路參將爲守備分新募浙江兵爲二班各九千八春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者以時閱視從之

四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土蠻黑石炭寇薊鎭總兵官胡鎭參將白文智禦卻之已復入遼東巡撫都御史劉燾上諸將守禦功言海水暴漲敵騎多沒者帝曰海若效靈下有司祭告燾等皆有賞

伊王典楧怙惡久結掖庭中官嚴嵩父子內外應援所奏請立下爪牙率礦盜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指必構之去既去

復折辱之御史行部過北邙山外典楧要笞之搢紳往來率紆途取他境經郭外者府中人輒追輓其車詈其不入朝入朝者復辱以非禮府牆壞請更築乃奪取民舍以廣其宮郎中陳大壯與邸鄰索其居不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竟至餓死所爲宮祟臺運擬擬帝闕有錦衣官校之陜西經洛陽典楧忽召官屬迎詔鼓吹擁錦衣入捧一黃卷入宮衆請開讀曰密詔也遂趣錦衣去其夜大張樂至曙府中皆呼千歲詐謂天子特親我也閉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子女七百餘畱其姝麗者九十八不中選者令以金贖都御史張永明御史林潤給事中邱岳相繼言其罪狀再遣使往勘革祿三之二令壞所僭造宮城歸民間女勑羣小付有司典楧不奉詔部牒促之布政使持牒入見典楧曰牒何爲者可用障檽耳時嵩父子已敗顏鯨爲巡按乃與參政耿隨卿謀奏記徐階說諸大璫絕其援盡捕其偵事飛騎託言防寇檄諸府兵分屯要害地二月會巡撫都御史胡堯臣劾典楧抗旨矯敕僭擬淫虐十大罪帝震怒下禮部會三法司議請廢爲庶人錮之高牆沒其貲削除世封詔從其議與其子褒𤢧俱安置開封護衞及諸亡命不敢動兩河人鼓舞相慶　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游戊午譚綸及總兵官戚繼光大破之城下繼光又追破賊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掠漁舟出海去福建倭平　閏月丙申盜據漳平知縣魏文瑞死之　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

犄角諸峒藍松三伍端温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閩福建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俞大猷以威名懾羣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峒因令驅道輝歸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温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會詔以總河都御史吳桂芳爲兵部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大猷爲總兵官大猷至七被禽端自縛乞殺倭自效桂芳乃與大猷先討倭使端先驅官軍繼之三月己未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帝令桂芳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福建倭爲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漢土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　沈束妻張氏言臣夫繫獄十六年矣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畱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爲請帝不許　夏四月乙亥免畿內被災稅糧　譚綸請復行服許之　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時陶仲文已死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思飾詐以娛帝乙卯夜帝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一桃其夜白兎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手詔褒答　海豐倭食盡欲走六月辛卯副將湯克
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大潰提督
侍郎吳桂芳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
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　魯迷國貢獅
子　秋七月俞大猷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
降吳平居之梅嶺　給事中辛自修劾罷戎政都御史李遂請
擇素知兵者代之衆將推萬恭恭引疾乃推趙炳然詔以爲兵
部尚書協理戎政恭起視事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
部議調恭詔勿問　八月前贊善羅洪先卒　冬十月姜儆王
大任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
任擢翰林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　楚雄叛鑾阿方等攻

易門所流劫嶍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
行道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都御史呂光洵
許之招降數百人官軍分道進禽獲賊黨乘勝攻大小木址二
寨克之斬阿方首餘黨悉平　俺答犯陝西大掠板橋響閘兒
諸處　嚴世蕃益大治園亭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
起會林潤巡視江防與諫臣謀悉發其罪十一月馳疏言臣巡
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
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之誹謗時
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
人通倭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卽詔潤逮捕
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

至世蕃猝不及行乃械赴京師　十二月給事中張岳陳時政
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
今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庸卽
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
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岳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辯
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　廣東田坑賊梁國相既降復叛
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王化奇妻子會昌身帥鄉
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沒化妻計氏慟哭自刎
化怒追賊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計
被旌官爲立祠　南部賊起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被執死之
俺答犯山西游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　古田獞韋銀豹黃

朝猛反自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殺署事參政黎民衷絕城
而去官軍追不及
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載圳薨帝語徐階曰此子素謀奪
嫡今死矣賜諡曰恭無子歸葬西山妃妾皆還居京邸封除階
奏以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民大悅　寧夏巡撫都御史王
崇古喜談兵具知諸邊阨塞身歷行陳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
擣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　諸王之議宗祿也南陵王睦㮮
首陳七事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科選以勵人才嚴保勘以杜
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制拜掃以廣孝思立
憂制以省祿費已而武岡王顯槐亦請設宗學擇立宗正宗表
督課王以下子弟十歲入學月餼米一石三載督學使者考績

中程式者全祿之五試不中課則黜之給本祿三之二庶人及妻女月餼六石庶女勿加恩於是諸藩稍稍陳說利弊二月禮部尚書李春芳集眾說考故事為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為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頒行之諸王先後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矣　三月己未袁煒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謚文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帝畜一貓死煒為醮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其詭詞媚上多類此既柄用貴倨甚故出徐階門直以氣淩之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稾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輒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

堪與李春芳嚴訥郭朴並號青詞宰相　嚴世蕃羅龍文捕至刑部尚書黃光昇等盡按諸不法事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光昇等以讞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死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為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姻舊為交通賄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庶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龍文招直餘黨五百人謀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誘致外兵共相響應郎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辛酉詔誅世蕃及龍文於市黜嵩及諸孫皆為民

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為奸臣籍其家得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世蕃臨刑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鄒應龍亦始自安萬寀匿嚴氏銀八萬兩鄢懋卿給得其二萬事露先後戍邊嵩竟寄食墓舍以死　土蠻犯遼東寗前小團山參將線補袞游擊將軍楊維藩戰死　徐階獨當國屢請增閣臣且乞骸骨夏四月庚辰命嚴訥李春芳並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工部尚書董份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為人貪狡無行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郭朴故官改份禮部朴固請終制不許訥兼掌銓政以待之份尋為給事中歐陽一

敬劾罷帝手書問階疾諄懇如家人階益恭謹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應制之文未嘗踰頃刻期帝日益愛階階采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先是南北用兵邊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逮下獄誅竄閣臣復竊顏色為威福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虛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為名相　四川龍川宣撫薛兆乾與副使李蕃相仇訐帥眾殺蕃父子撫按檄僉事趙教勘其事兆乾糾白草番眾閉關拒命絕松潘饟道脅僉事王華不從屠其家焚掠居民無算官軍進討兆乾敗求救於上下十八族番蠻皆不應帥家屬奔至石壩官軍追禽之　壬午俺答犯肅州總兵官劉承業禦卻之　倭自浙江犯福寗戚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寗賊擊馘三百有奇

吳平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　初胡大順緣陶仲文進供事靈濟宮以奸欺斥回籍乃僞撰呂祖萬壽全書因藍田玉羅萬象及中官趙楹獻之田玉又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矯旨召大順大順至帝語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今大順能扶乩可復用乎階言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帝悟以田玉進水銀藥及詐徵大順事語階階言水銀不可服食詐傳詔旨罪尤重倘置不問羣小互相朋結致釀大患五月命執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等下錦衣獄獄上帝欲寬之階力言不可楹伺間密奏爲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禮拷訊具得其交通狀遂與大順等並論死先是竟奏有前後朝之說前

朝所奏者諸司章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至是帝漸悟其妄階亦力爲執奏諸奸得正法焉　六月甲戌芝生睿宗廟柱告廟受賀遂建玉芝宮　自賈魯河淤河流忽東忽西靡有定向分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識者以爲必淤秋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塞全河分爲十數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陂達於徐州浩渺無際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工部尚書往治之　戚繼光襲吳平平遁保南澳八月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中　俺答子黃台吉帥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散掠內地把總姜汝棟以銳卒二百伏暗莊堡猝遇寇搏之黃台吉墮馬爲所部奪去越日始甦　壬午獲仙藥於御座告廟

陸光祖之爲考功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吏議力雪之及爲文選益務汲引人才嚴訥推心任之超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會侍郎街光祖者有後言九月御史孫丕揚劾光祖專擅光祖已遷太常寺少卿坐落職閒住　浙江巡按御史黃廷聘劾總兵官劉顯居官不守法度革任候勘巡撫都御史劉畿薦其將畧命充爲事官鎮守如故　山西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巡撫都御史萬恭爲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大利之　胡宗憲以萬壽節獻祕術十四帝大悅將復用矣會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嚴世蕃者冬十月

逮下錦衣獄宗憲自敘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贓事帝終憐之並下汝正獄宗憲瘐死　黃廷聘按浙歸道湘潭慢知縣陳安安發其裝得所攜金銀貨幣廷聘皇恐謝乃還之十一月都御史張永明劾之削其籍浙江參政劉應箕先爲廷聘論罷見廷聘敗摭其陰事自辨永明惡其人劾之亦削籍　嚴訥晨出理部事暮宿西苑直廬供奉青詞遂成疾久不愈癸卯致仕　戊申奉安獻皇帝后神主於玉芝之宮　朱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畱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河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不合衡持益堅使河南

副使梁夢龍董其役　十二月四川大足縣民蔡伯貫作亂陷七城詔改陝西都御史譚綸巡撫其地　俞大猷將水兵戚繼光將陸兵夾擊吳平於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饒州鳳凰山繼光留南澳擊平餘孽之未下者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

四十五年春正月福建廣東巡按御史交章論大猷奪其職克寬已擢狼山副總兵命留討賊　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之　二月癸亥朔戶部主事海瑞言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陛下天姿英斷遠過漢文帝然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

修眞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眞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値也而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愧諸臣之罪大矣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順受其正未聞有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旣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桃必采而復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

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眞爲無害已乎夫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寗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

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諸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黃錦侍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疾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厲耶遂逮瑞下錦衣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　浙江民苦徭役巡按御史龐尚鵬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

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強吏民震懾　帝疾甚忽欲幸興都徐階力爭乃止　朱衡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　廣東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猖獗吳桂芳請留俞大猷討之徵兵十萬會南贛巡撫吳百朋江西參政李佑郭應聘分五哨進大猷使間攜賊黨而親擣其巢生禽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降賊王西橋復叛掠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　浙江江西礦賊陷婺源　總督宣大山西都御史趙炳然言新平平遠保平三堡

密邇宣府而屬大同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隔崇山寇騎時出沒請添設參將別爲一營報可　三月顏鯨言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爲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內官進奉駕龍舟所過恣橫請校尉缺從兵部補冊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詔册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　給事中胡應嘉劾侍郎黃養蒙李登雲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之登雲高拱之姻也　己未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何起鳴還言舊河難復新河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宜用朱衡議開新河而兼采潘季馴言不全棄舊河廷議從之帝意乃決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湯克寬敗吳平於陽江烏豬洋平窜

奔安南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協勦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焚其舟賊死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溺死福建巡撫都御史汪道昆以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竟遠竄以免　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朱希孝以句軍劾之下部議顏鯨言希孝亂法世儒等按籍召行戶非句禁軍此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者爲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誣詆勛臣貶安仁典史　丙戌俺答犯遼東　故事京官考滿皆報名都察院修庭謁禮而翰林官獨否己而吏部諸郎效之張瀚廢報名陸光祖廢廷謁張永明榜令遵故事列儀節奏聞詔諸司遵守五月郎中羅良當

考滿先詣永明邸約免報名庭謁乃過院永明怒疏言此事行
百年非臣所能損益戾輕薄無狀當罷又卿貳大臣考滿詣吏
部與堂官相見訖即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揖亦非禮當
改正戾疏辨奪俸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永明議是自今吏
部郎當承舊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當罷詔可　參政凌雲翼
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鹽御史兼之　六月大雨黃水
驟發決馬家橋壞新築東西二堤議者紛然謂新河功不可成
何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
罷朱衡　丙子京師旱帝親禱雨於凝道雷軒越三日大雨羣
臣表賀　吳平黨林道乾復竄南澳李佑等敗之廷議設參將
戍守南澳吳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即

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　秋七月辛㤅以
十萬騎入宣府西路馬芳迎之馬蓮堡堡圮眾請塞之不可請
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驚呼
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起乘
城指示眾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李同下獄
辭服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眾倡亂
伏誅　順天巡撫都御史耿隨卿請行海運從之尋以御史劉
翾疏沮而罷　初和平賊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允樟據高沙
賴清規據下歷號三巢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年文彪死子
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八月南贛都御史吳百朋言三巢僭
號稱王旋撫旋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蠶

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勝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
用兵必自下歷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禽
清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懾　九月新河成長一百九十四里漕
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朱衡以聞帝大喜賦詩四章志喜以
示在直諸臣遂詔晉衡與潘季馴議開上源築長堤之便　兩
廣舊以勳臣總兵與總督同鎮梧州帝用歐陽一敬議召恭順
侯吳繼爵還予廣西總兵官俞大猷平蠻將軍印而以劉顯鎮
廣東兩廣並置大帥自此始　韋銀豹等攻陷洛容縣據古田
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銀豹出掠挾下六里人以行吳桂芳因其
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獞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勢
孤請降　吏部尚書胡松言撫按舉劾每舉數十人虛譽浮詞

往往失實所劾犯贓僅擬降調罷輭貪殘僅擬改教賞罰不當
人何所激勸且巡撫歲終例有冊第屬吏賢否今皆寢閣乞申
飭其欺玩者帝嘉納之松絜己好修富經術鬱然有聲望長吏
部僅半載以振拔淹滯爲己任冬十月病卒贈太子太保謚恭
肅　丁卯俺答犯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癸酉犯偏頭關
致仕南京參贊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遂博學多
智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數進符瑞由此益眷遇　帝深疾言
官以廷杖遺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
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沈束在獄一日
鵲譟於前束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戶部司
務何以尚上疏請釋海瑞帝大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鎮撫司

獄晝夜拷訊而釋東還其家東歸父已前卒東杭塊飲水陽狂
自廢　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昇言內官李永以訴事
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眞犯奸人王相私闖良民者三本無生
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其妄言命編氓口外　肅王紳
堵薨無子輔國將軍縉熿以屬近宜嗣禮官言縉熿倲王從父
不宜襲詔以本職理府事上册寶罷諸官屬　閏月巡按陝西
御史方新言黃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爲
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
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寇至輒畏懦觀望而寧武
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
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爲累者以堯舜兢業於

上而禹皐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禎祥而疆埸之
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爲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令不得不嚴
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外患可弭也疏
入斥爲民　呂光洵遣鄭竑復業鳳繼祖執而殺之糾眾攻新
城臨安殺百戶李龕土舍王德隆執僉事張澤千戶劉裕已而
被圍殺澤走四川會理州詔雲南四川會兵進勦賊帥者色斬
繼祖詣土舍祿紹先降姚縣土官高繼先禽其餘黨高欽高鈞
謀主趙士傑等皆伏誅　甲辰俺答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
樊皮嶺及子大朝大賓俱戰死　十一月己未帝不豫　初徐
階甚親高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胡應嘉旣劾李登雲
而懼慮拱害己遂幷劾拱言拱輔政初卽以直廬爲隘移家西

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卽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
不知其何心帝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　十二
月改四川龍川宣撫司爲龍安府割保寧之江油成都之石泉
二縣隸之分福建龍溪縣地置海澄縣以漳浦縣地益之又分
龍巖縣地置寧洋縣以大田永安二縣地益之　庚子帝大漸
自西苑還乾清宮是日崩年六十徐階草遺詔凡政令不便者
悉改之起用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
治罪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采買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
楊廷和所擬登極詔爲帝始終盛事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
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　壬子裕王卽位大赦天下免
明年田賦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賦　大行之初崩也

提牢主事以海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疑當赴西市恣飲噉
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
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甲寅詔
釋瑞及何以尚復其官　禮部尚書高儀以大行皇帝服制未
除請遵弘治十八年例歲暮大祫孟春時享皆遣官攝事樂設
而不作帝卽喪次致齋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內宜令暫免
從之

明紀卷第三十六終

明紀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illegible]

穆宗紀一 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宏孝莊皇帝隆慶元年春正月胡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合科臣隨事議駮帝納焉 復前通政使樊深給事中邱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塤吳時來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御史何維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淩儒申仲王時舉馮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正田德純等三十三人官卹直諫諸臣以楊繼盛爲首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沈鍊楊允繩竝光祿寺少卿

楊最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王思右諭德薛宗鎧何光裕曾翀太常寺少卿裴紹宗張原浦鋐葉經周天佐仵瑜臧應奎殷承敘光祿寺少卿各任一子官贈唐胄右都御史楊愼楊名光祿寺少卿王元正修撰羅洪先光祿寺少卿諡文莊徐文華右僉都御史劉濟太常寺少卿馬錄太僕寺少卿劉琦盧瓊程啓充王宗茂光祿寺少卿熊浹少保諡恭肅楊爵光祿寺卿任一子李璋豐熙張翀張侃余翱陳讓桑喬包節方一桂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郭希顏章綸竝贈卹如制 高儀遵遺詔會廷臣議郊社及配享祔廟諸禮言天地分祀不必改旣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祭富殿孝潔皇后當祔廟孝烈皇后別祀宏孝殿從之 吏部侍郎陳以勤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聽言尤切帝嘉其忠懇 癸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給事中魏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 戊辰復鄭王厚烷爵增祿四百石厚烷還邸載堉始入宮 論王金陶世恩死奪陶仲文邵元節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等官及贈諡奪美徵王大任官 丁丑追尊母康妃杜氏爲孝恪皇太后祀神霄殿 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頗有所申救侍郎吳嶽詣內閣抗聲曰科臣敢爲考察罷黜官有故事乎博亦乞休帝以應嘉實佐察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郭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徐階旁睨高拱見拱

方怒勉從之言路譁然謂拱以私怨脅階斥應嘉歐陽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竝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府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終不遣言者拱益怒與階忿爭閣中 二月戊子祭大社大稷 庚寅封杜繼宗爲慶都伯李銘德平伯陳景行固安伯繼宗孝恪皇太后之弟銘帝元妃父景行妃父也 乙未立妃陳氏爲皇后 陳以勤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侍郎張居正改吏部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畏憚

之異於他相　初匠役徐杲以營造躐官工部尚書修盧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帝即位削其官內官監太監李芳復劾之下獄遣戍盡汰其所冒冗員　追謚元妃李氏爲孝懿皇后　三月給事中王治言獻皇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實嘗北面事武宗今與祖宗諸帝竝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帝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又言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又請勤朝講親輔

弼疏入報聞　吏部以吳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歐陽一敬等請留百朋討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從之　壬申葬肅皇帝於永陵廟曰世宗　乙酉土蠻犯遼陽指揮王承德戰歿　先是司禮中官及藩邸近侍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御史周宏祖方督屯田馬政馳疏請止賚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埽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嚬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媲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廕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譾無所逃罪報聞　夏四月丙戌朔享太廟　高儀

請召對大臣報可　丙午禁屬國毋獻珍禽異獸　丁未御經筵　戶部尚書葛守禮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繇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夤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爲一是爲挪移者地也願敕所司酌復舊規從之　甲寅贈

前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周尚文太傅謚武襄　朱衡開廣秦溝自魚臺南陽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而濬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入洪五月己未工成自是黃水不東侵沛流遂斷運道大通

太常寺卿鄒應龍等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呼至道者引入正面爇香儼若天子應龍大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　辛酉祀地於北郊　復前大學士楊廷和等官謚廷和文忠蔣冕文定喬宇莊僖汪俊文莊王廷相肅敏林俊貞肅梁材端肅何孟春文簡翁萬達襄毅吳廷舉清惠徐問莊裕聶豹貞襄孫繼魯清愍楊守謙恪愍鄒守益文莊鄭曉端簡彭澤襄毅陶諧莊敏

劉玉端毅商大節端愍張經襄愍吳瑞文肅皆贈官任一子改
石珤諡文介　葛守禮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
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
府州縣達布政司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挪移侵欺之弊又以
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
時令天下歲以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
嚴分行天下董其事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乘給賞
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買怨耶議乃止　御史齊康劾
徐階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階疏辨乞休諸給事御史
以康受高拱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歐陽一敬首劾康康亦劾
一敬互指爲黨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譽階南京科道拾遺亦及

拱尚寶司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
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
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拱康竟黜去拱不自安
丁丑乞養病歸郭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拱以舊學蒙眷
注性强直自遂頗快恩怨以故不安其位　六月鮎魚口山水
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
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朱
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　京師雨潦壞廬舍兵部郎
中鄧洪震言入夏以來淫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
大作白日無光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
年災異疊見傳聞後宮遊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

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
潛生寇戎軼犯其何以待之帝納其言　戊戌詔修省素服避
殿御皇極門視事都御史王廷督諸御史分行振卹　御史張
櫝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高儀持不可乃已　南京振武
營兵屢譁徐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秋七月令操江都
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旁而令兵部罷振武營以其卒分
隸二教場及神機營　辛巳招撫山東河南被災流民復五年
　八月癸未朔釋奠於先師孔子禮部侍郎趙貞吉講大禹謨
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逾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
注意焉　詔翰林官撰中秋宴致語徐階言先帝未徹几筵不
可宴樂帝爲罷宴　太常寺少卿周怡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

貴時近習方導上宴遊怡疏上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給事
中岑用賓爲怡訟不納　追贈夏良勝申良等官時先朝直節
諸臣卹錄殆徧獨馬從謙爲中官所沮王治龐尚鵬力爭帝以
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不許　九月命中官分督團營徐階力
陳不可乃止　乙卯俺答帥衆數萬分三道入井坪朔州老營
偏頭關諸處詔嚴戰守寇長驅攻岢嵐及汾州宣大總督都御
史王之誥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
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
天門關遏其東歸山西巡撫都御史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維
岳不敢前癸亥寇陷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復大掠孝義
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殺男女數萬所過無子遺歷

十有四日乃去事聞維岳世威竇論死繼洛戍邊吳落職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貶二秩　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訴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刺刺語帝不悅而罷魏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　壬申土蠻犯薊鎮掠昌黎盧龍遊騎至灤河詔王之誥還駐懷來巡撫都御史曹亨駐兵通州　罷尚書鵬及同官凌儒等攻郭朴不已朴三疏乞歸甲戌致仕朴爲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以高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乙亥總兵官李世忠援永平與土蠻戰於撫寧京師戒嚴遼東巡撫都御史魏學曾入駐山海關冬十月王治歐陽一敬等劾兵部尚書郭乾

侍郎遲鳳翔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丙戌寇退京師解嚴學曾檄諸將王治道等追寇至義院口大霧寇迷失道諸將莫敢戰游擊將軍張臣帥所部千人擐甲直馳呼聲震山谷寇以數騎嘗奮前斬之追至棒槌崖斬首百十餘級墜崖死傷者無算

巡按畿輔御史郝杰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又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不戰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棒槌崖戰績並論副使沈應乾游擊李信周冕罪帝皆從之黜應乾下信冕獄赦燾隨卿還籍聽勘　是時來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從之給事中陳瓚請誅奸黨之殺沈鍊者鍊子襄亦上書言楊順路楷殺人媚奸狀詔下順楷獄論死　甲辰諭羣臣議邊防事宜

總督三邊侍郎王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苛雷龍等河套部著力兎行牧河東龍潛出與武塞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　十一月癸亥祀天於南郊給事中舒化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姤復之漸請帝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　改隆慶州曰延慶州衞曰延慶衞延慶右衞　王治請追謚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其鍛成言及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十二月復言大學士謚文愍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謚襄愍　工部主事楊時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愼者三以日勤朝講爲

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焉　朝覲天下官王廷請嚴禁饋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從之　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　廣東賊大起

二年春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高儀偕僚屬諫徐階等亦以爲言乃親祀如禮　李芳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皁隸減光祿歲增

米鹽及工部料物司禮諸中官滕祥孟沖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鼇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數切諫帝不悅

先是眞人張永緒死無子吏部主事郭諫臣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議巡撫都御史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眞人號改授上淸觀提點秩五品以其宗人國祥爲之　己卯給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强則日偷臣竊見陛下入春以來爲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逆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因陳六事一曰養聖躬二曰講聖學三曰勤視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諂疏入帝怒以爲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斥爲民滕祥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

星妻鄭氏誤聞星已斃遽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悌卒　建楊繼盛祠於保定賜名旌忠　丁酉寇犯柴溝堡守備韓尙忠戰死　己亥耕耤田　丁未帝如天壽山謁長陵永陵庚戌還宮免所過田租有差　帝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戶部尙書馬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之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　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僉都御史龐尙鵬分理九邊屯鹽　三月詔遣中官李佑督蘇杭織造雷禮等執奏不從郝杰言登極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　辛酉立子翊鈞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太子方六歲性岐嶷帝嘗馳馬宮中諫曰陛下天下主獨騎而騁寧無銜蹶憂帝喜下馬勞之陳皇后病居別宮太子隨生母李貴妃每晨候起居后聞屨聲輒喜爲强

起取經書問之無不響答貴妃亦喜由是宮闈甚和　初吳平餘黨曾一本突海豐惠來間廣東總兵官湯克寬倡議撫之令居潮陽下澮地未幾激民變一本亦反賊大起執澄海知縣敗官軍守備李茂材中礮死乙丑詔俞大猷暫督廣東兵協討

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王治帥同官諫徐階楊博郝杰等竝阻止皆不聽丙子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比至荒莽沮溼帝甚悔之　戊寅京師地震命百官修省　周宏祖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旗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阻如閱馬核庫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核

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辭溫旨遠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絕無
者疏入不報　總督薊遼保定侍郎譚綸言薊昌卒不滿十萬
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衆寡强弱
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
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饟歲
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
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
以爲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尙嚴而燕趙士素驕驟
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
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
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

今之計請調薊鎭眞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
令總兵參游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
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
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
濟緩急三年後邊兵既練遣還夏五月命繼光以都督同知總
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鎭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餘如綸
所請仍令議分立三營事宜　六月庚辰遣使兩畿錄囚　己
酉曾一本寇廣州殺知縣劉師顏詔切責總督張瀚停總兵官
俞大猷郭成俸　移程番府入貴州布政司城與宣慰司同治
　譚綸言薊鎭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
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

閒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及之而巡撫都
御史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翾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
專帝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諭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隘
衝緩道理遠近分薊鎭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
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
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掎角節制詳明異時調陝西河間眞定
兵防秋至是悉罷　秋七月己酉賊入廉州　中官許義挾刃
脅人財爲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小璫伺學道早朝邀擊之
左掖門外王廷將糾之徐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
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上分別逮治論戍
有差　魏時亮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饟不支也公

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
祿萬石者歲蠲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一千石者二十之一
以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
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
計也邊饟莫要於屯鹽近遴大臣龐尙鵬鄒應龍淩儒經理事
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河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
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
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尙鵬等三人分任塞下
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令天下府
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
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

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
議行　曾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　徐階所持評
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皆側目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
賈人金事稍泄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摭齊康疏語
論階階請歸丙寅許致仕賜馳驛以李春芳請給夫廩璽書褒
美行人導行如故事舉朝皆疏留報聞而已春芳代為首輔益
務以安靜稱帝意張居正視之蔑如春芳嘗歎曰徐公尚以人
言罷我安能久容且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
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　王廷發張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
軍宣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為言卹邊商革餘鹽數事為大
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迹頗露齊懼得罪乃借攻階冀

自掩遂下齊錦衣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釋為民　兩廣
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總督都御史張瀚請如三邊例乃悉
聽節制　九月逮湯克寬訊治　召鄒應龍等還命罷尚鵬兼
領九邊屯務尚鵬疏列鹽政二十事鹺利大興　工部尚書雷
禮言中官滕祥傳造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
萬工部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罪
祥令禮致仕　冬十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振淮徐饑　初
遼王憲㸅以奉道為世宗所寵賜號眞人予金印張居正家荊
州與憲㸅有隙帝卽位御史陳省劾憲㸅諸不法事詔奪眞人
號及印已而巡按御史郜光先復劾其大罪十三命刑部侍郎
洪朝選往勘湖廣副使施篤臣憾憲㸅甚朝選至篤臣詐為憲

㸅書餽朝選因劫持之憲㸅建白纛曰訟冤之纛篤臣驚曰王
反矣使卒五百圍憲㸅宮朝選具得憲㸅淫虐僭擬諸狀還朝
實其罪不言反帝以憲㸅宜誅念宗親免死己亥廢為庶人錮
高牆遼國除諸宗隸楚藩以廣元王術堉為宗理　甲辰免畿
內河南被災秋糧　十一月壬子宣府總兵官馬芳帥參將劉
潭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俺答帳於長水海子敗之還至塞
追者及又大敗之鞍子山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
數出師擣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蓄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
十八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
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辛酉免江西被災稅糧　滕祥
等媒孽李芳帝怒勒閒住已復杖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毛愷

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
錮祥等益橫　己巳命廣東福建督撫將領會勦曾一本　南
贛萬羊山跨湖廣福建廣東境故盜藪四方商民種藍其間至
是盜出劫巡撫都御史張翀遣守備董龍勦之龍聲言搜山諸
藍戶大恐盜因煽之嘯聚千餘人兵部令翀會江西巡撫都御
史劉光濟協議撫勦之宜久乃定　十二月山西靜樂民李良
雨化為女御史宋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
挽氣運帝嘉納之　魏時亮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為民紓憂
者知府而已宜愼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
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
望竣則召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不行　庚寅世

宗神主祔太廟　丁酉限勳戚莊田　貴州總兵官石邦憲卒邦憲生長黔土熟苗情善用兵大小數十百戰無不摧破所得俸賜悉以饗士家無贏資爲總兵官十七年威震蠻中與四川何卿廣西沈希儀竝稱名將　帝詔戶部購寶珠馬森執奏魏時亮及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御史詹仰庇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弼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況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之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

置乎不報　木邦土舍罕拔告捷有司索賂不爲請拔怒集兵梗往來道已而食鹽乏乞於緬緬以五千籯餽拔德緬往投之潞江宣撫線貴聞之亦入緬莽瑞體自以起孤微有兵眾謀內侵命貴召隴川士官多士寧士寧言中國廣大誡勿妄動瑞體稍稍寢

三年春正月壬子大同總兵官趙岢敗俺答於宏賜堡　戚繼光言薊鎮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衞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衞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

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嫺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贅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從之而浙兵止弗調　馬芳乞寢己廕子贖田世威劉寶罪爲御史所劾敕戒諭之　析廣東歸善縣地置長寧永安二縣以英德翁源二縣地益長寧長樂縣地益永安

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帝怒出之别宫外庭皆憂之莫敢言御史詹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卽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宫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訟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宫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疾移居别宫聊自適以冀卻疾爾何知内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旨下中外驚喜仰庇益感奮　二月庚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譚綸之至薊鎭也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

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乃議起居庸至山海築敵臺三千控守要害與戚繼光圖上方畧言薊鎭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未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議上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　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郝杰等劾其違制遂削職　三月改程番府名貴陽府析江西龍南縣地置定南縣以安遠信豐二縣地益之　復丁汝夔等六人官　戊辰曾一本復犯廣東陷碣石衛裨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以叛亡入賊中　沐朝弼素驕事母嫂不如禮奪兄田宅匿罪人蔣旭等用調兵火符遣人詗京師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鎭之乃改鄒應龍兵部侍郎巡撫雲南罷朝弼令其子昌祚以都督僉事總兵鎭守

夏四月遼東寇張擺失等屯塞下夾河山城副總兵李成梁迎擊斬百六十級餘衆遠徙遂空其地　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鎭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又言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卽存庫之數亦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給事中李己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

交章乞如體乾言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　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子城己丑雷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　開湖廣竹筒河以洩漢江　周雲翔等屯平山大安峒將寇海豐五月庚戌廣東總兵官郭成偕南贛軍夾擊之斬首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生縶雲翔誅之　甲寅巡視十庫御史詹仰庇疏言内官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内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内官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塡私家過歸朝宁乞備覈宜畱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鼇山修宫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

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森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
之故事諸司文移教介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中官素恨仰
庇因摘其語爲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
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給事御史之巡視庫藏者楊
搏爭之不聽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
視官不當罷亦不納仰庇爲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
　六月致仕兵部尚書趙炳然卒謚恭襄　海瑞爲僉都御史
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
聞瑞至黝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　鳳繼祖之敗也守臣
請改設流官而以索林支屬鳳思堯爲經歷奉鳳氏祀思堯父
歷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
亂知府劉宗寅遣諭之不聽聚衆稱思堯知府夜襲武定城城
中嚴備不能克退屯魯墟閏月宗寅夜出兵斫其營賊潰追至
馬剌山禽歷伏誅　秋七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
豐沛至徐州壞田廬無算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　乙
酉詔天下有司實修積穀備荒之政　壬辰遣使振沿河被災
州縣　致仕禮部侍郎瞿景淳卒贈尚書謚文懿　曾一本橫
行閩廣間俞大猷將赴廣西總督兩廣都御史劉燾令會閩師
夾擊一本至閩總兵官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
戰皆捷賊循馬耳澳復戰會郭成帥參將王詔等以師會次萊
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八月癸丑燬其
舟詔生禽一本及其妻誅之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是役
錫功最鉅加署都督同知　魏學曾請設戰車營於廣寧從之
　壬戌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貞吉入謝
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
丁卯振南畿浙江山東水災　九月總河都御史翁大立言臣
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入地濱溝直趨馬家橋上
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避秦溝濁河之險工部尚書朱
衡同其議帝命卽行之未幾黃落漕通議遂寢時黃河既決淮
水復漲自淸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禮信
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
水從沂州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
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
東南財賦區而江水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
悉遭洪水墩堡傾頹何恃以守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
霪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內地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
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
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
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　廣東潮
州諸屬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
據馬湖剽劫二十載郭成督諸軍擊殺明等俘斬千三百有奇
　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劉體乾言祖
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又繼以
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

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衆各鎭芻饟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加京運而橫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　丙子俺答犯大同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趙岢扼紫荆關寇乃縱掠山陰應州懷仁渾源諸處而去其學以捷聞御史燕如宦發岢等失事狀趙貞吉欲置重罰兵部尚書霍冀議貶岢三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　辛卯大閱　冬十月辛丑朔彗星見天市垣東北指至二十日滅　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十一月駱問禮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

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

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勑諸臣奮厲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官復從中搆之謫楚雄府知事　庚辰京師地震有聲敕修省　韋銀豹數反覆廷議大征擢江西按察使殷正茂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十二月己亥朔詔以災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衞密察舒化等言廠衞徼巡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衞所得干今命之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

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廠衞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帝竝不從諸大臣皆待罪求去亦不允已而事竟寢　罷尚鵬權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巡鹽御史郜永春劾尚鵬行事乖違楊博議留之中官方惡博激帝怒譙讓罷博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劉體乾等交章請留博不聽　劉體乾言國家歲入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報可　趙貞吉易視張居正呼爲張子語朝事輒曰非少年所知居正與所善司禮太監謀起高拱以扼貞吉庚申召拱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郝杰嘗論拱非宰相器爲所嫉及是請急去

乙丑尙寶司丞鄭履淳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王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年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晝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疏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丞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

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鑾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商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疏入帝大怒廷杖之百繫刑部獄履淳曉之子也

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曆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卽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卒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衞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骨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蓄安得不匱而其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學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餽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鎭

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鎭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塡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鎭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飢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讎本民不

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爲財以億兆之力爲丁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衞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偶有所激則不愛其死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卹農以繫

其家足食以繫其身取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卽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倣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之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　免兩畿山東浙江河南湖廣稅糧　是年陝西賊起

明紀卷第三十七終

明紀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男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辛未避殿修省禮部尚書殷士儋以正月朔望日月俱食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　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劉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　海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飈發淩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溫詔獎瑞　倭陷廣東廣海衞大殺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卻聞給事中溫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　改陝西總督王崇古於宣大山西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番漢陷寇軍民帥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八　左都御史王廷致仕

二月刑部尚書毛愷致仕時高拱再相廷恐其修郄愷亦徐階所引故先後乞休　趙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霍冀前與貞吉議

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罷總督武臣以文臣爲總理帝報可而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爲閱視令付大臣知兵者召南京右都御史曹邦輔爲左都御史任之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褫冀官　給事中敷鳳翔劾海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其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　高拱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猝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選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厲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　貴州宣慰安國亨淫虐以事殺其從父信信兄智告國亨反巡撫都御史王諍遽請發兵誅國亨智爲總兵官安大朝畫策且約輸兵糧數萬及師至陸廣河智糧不至諍乃令人諭國亨止大朝毋進兵兵已渡河爲國亨所敗　乙丑分設三大營文武提督六人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都督袁正典神樞焦澤典神機繼爵恥與正等同列三月上疏固辭帝爲罷正澤盡易以勳臣溫純請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繼爵瑾之會

孫也　廣西忠州土官黃賢相等作亂永康典史李材討禽之
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朱衡議停新造但責
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　海瑞將履新任高拱素銜瑞幷其職
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　詔市綿二萬五千斤劉體乾請俟
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李己言三月非用綿時不宜重擾商戶
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　夏四月戊戌朔京師地震　陝
西賊流入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巡撫都御史嚴淸縱寇趙
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官不宜專責巡
撫臣蜀人深知淸約己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
淸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
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旣去若淸復罷是任事之臣皆
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淸遂
不出　俺答寇大同宣府轉犯威遠幾破陳其學帥胡鎭等往
救馬芳軍亦至相拒十餘日寇走別部千餘騎攻靖鹵巡撫都
御史方逢時伏兵卻之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
牆耳寇不時至非大創之不可乃將兵出右衞戰威寧海子破
之　高拱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
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
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稍通　舒化偕同官以熱審屆期請宥
鄭履淳及李芳詔釋履淳爲民芳充南京淨軍　操江都御史
吳時來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
劾其濫舉高拱雅不喜時來五月貶雲南副使復爲給事中韓

楫所劾落職閒住時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楫及宋之韓
程文涂夢桂等並拱門生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御史
汪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　劉體乾數有執爭李己輒助之
以是積失帝意會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體乾已執奏不
從已復偕同官陳吾德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
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
卽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
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
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
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
詔書大信疏入帝震怒癸酉杖己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
命南京兵部侍郎李遷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猾設提
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
而特命殷正茂爲廣西巡撫後遂爲定制　六月陳以勤條上
時務因循之弊請愼擢用酌久任治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
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
行贓吏一事　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擢翁大
立兵部侍郎　給事中賈三近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泰
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
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卹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
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豪釐不可得形格勢禁莫可
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

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
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
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
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
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谿齒不就選
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良材宜合勉就是途因
行激勸詔皆俞允　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冗命撫按官嚴禁
有司酷刑　戶部尚書劉體乾淸勁有執帝內供日多數下部
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每疏爭積忤帝意奪
官閒住給事御史光懋淩琯等交章請留不聽　高拱與趙貞
吉相軋張居正復從中搆之陳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居

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
戊子許致仕命其子編修于陛侍行　海鹽縣海塘成　乙未
免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庚戌宣大告警飭邊備　時寒暑皆
罷講殷士儋請如故事四時毋輟幷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
觀政要帝嘉納之　舒化偕同官請釋李已刑部尚書葛守禮
等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
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瘐死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
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
帝神明　高拱盡反徐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
贈卹者一切報罷九月上疏極論曰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
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

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
以對越二聖乎帝深然之法司坐王金子弒父律拱復上疏曰
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
歲六十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爲金所
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
帝復然拱言拱再出專與階修郄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
帝仁柔弗之竟也　言官追論陸炳罪詔削秩籍其產子都督
繹弟太常少卿煒並奪官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之　癸酉
陝西水災蠲振有差　甲戌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
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起潘季馴故官再理河道
壬午免北畿湖廣被災稅糧　癸未俺答犯大同副總兵錢棟

戰死　戊子辛愛寇錦州總兵官王治道參將郎得功以十餘
騎入敵死　葛守禮等議王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
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下平
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卹後世議
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
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　京營設六提督後
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温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甲午罷
之仍置總督協理大臣二人　穆熿之以將軍攝肅府事也定
王妃吳氏言聖祖刈羣雄定天下報功之典有隆無替臣祖莊
王受封邊境操練征戍屏衞天家不幸大宗中絕反拘於昭穆
之次不及勳武繼絕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衞也章下禮部

高儀爲尚書執不可縉熿重賄中官孟冲屬延長王貞澴等再
請期必得殷士儋代儀亦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
無以鎭之冬十月許縉熿襲封肅王士儋言肅府自甘州徙蘭
州賓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帝不
聽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　初邱
富死趙全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
署其門曰開化府日夜教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遊騎
薄平陽靈石潞安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
得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
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
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那吉恚閧王崇

古方納降癸卯率妻子十餘人來歸方逢時告崇古曰機不可
失也遣中軍康綸帥騎五百往受之崇古留之大同慰藉甚至
乃合詞上疏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
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
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
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
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
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
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
塞下即令把漢那吉統領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
死辛愛有其衆因加把漢那吉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

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
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
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
不受驅策鴟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
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尙賢葉夢熊皆言敵
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瑴事爲喩兵部尙書郭乾不
能決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丁未授把漢那吉指揮使賜緋
衣一襲黜夢熊爲郃陽縣丞以息異議　高拱以私憾欲考察
科道趙貞吉掌都察院與同事上言頃因葉夢熊言事忤旨陛
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歷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
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

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
貞吉得其情憾甚壬戌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
所厚以解乃斥溫純舒化劉東星岑用賓及太僕寺少卿張檟
魏時亮大理寺丞耿定向提學副使周宏祖等二十七人皆拱
所惡也　俺答方掠西番聞把漢那吉降急歸令辛愛將二萬
騎入宏賜堡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帥衆犯平虜城方逢時
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
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一克哈
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
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鎭將多死崇德曰鎭將孰與而孫今
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趣之死也俺答疑把漢那吉已死及

問言心動使使詷之王崇古令把漢那吉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全等且至把漢那吉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幷請互市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那吉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那吉今旣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慙復遣使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

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俺答乃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宜府總兵官趙岢遏之復由大同北去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鎭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十一月丁丑俺答遣使定約崇古以聞帝悉報可　己卯祀天於南郊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殷士儋始考定舊儀舉行之　高拱猶憾趙貞吉嗾韓楫劾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眞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眾黨乙酉允貞吉去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學博才高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九列大臣或名呼之拱及張居正名輩在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不相下遂齟齬而去　己丑殷士儋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與高拱等同爲裕邸講官拱善吏部侍郎張四維欲引共政且惡士儋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藉中官陳洪力取中旨得之　趙貞吉旣去高拱益張修徐階故怨李春芳從容爲階解拱不悅　俺答夜召趙全等計事卽帳中縛全及李自馨等數人十二月丁酉來獻王崇古以帝命遣把漢那吉歸厚賜之感泣再拜而去　旌舉人馮行可孝行　左都御史葛守禮言畿內地勢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所司　總督薊遼保定侍郎

劉應節請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許之　乙卯受俘磔趙全等於市時俺答雖款塞而插漢部長土蠻與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從弟煖兎拱兎子卜言台周從子黃台吉勢方强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朶顏部董狐狸長昂佐之東則王杲王兀堂淸佳砮楊吉砮之屬時窺塞下遼東總兵官李成梁大修戎備甄備將校收召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　初施州衛金峒安撫土舍覃璧爭印相殺傷官軍撫按請治失事諸臣罪兵部言本衛孤懸境外事起倉卒宜從寬貰以責後功帝然之命所司相機勦撫

五年春正月壁平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慤言荊州去施州衛遠不便巡歷夷門西有國初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衛僅五百

餘里請移巴東之石砫司巡檢於野三關本衛之州門驛於河水鋪三會驛於古夷鋪俾聞井聯絡而於百里荒及東卜壠創建哨堡分兵戍守從之　四川都掌蠻爲亂命郭成移鎭討之成尋被劾罷歸　李春芳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閤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卽今春和乞舉行如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二月甲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遼東巡撫李秋免高拱欲用副使張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曾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曾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把漢那吉既歸俺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哈

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荒擣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敕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强我兵亦非往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甎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

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旣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那吉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兎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減尅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　汪文輝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略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顚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

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弊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尋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怏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謂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

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
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專斷即有闕孰
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
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所司高
拱惡其刺己甫三日出爲盛夏僉事　己未封皇子翊鏐爲潞
王　先是韋銀豹數反覆偕其黨黃朝猛等作亂廷議大征高
拱欲用殷正茂曰是雖貪可以集事吾捐百萬金予之縱乾沒
者半猶可立平也正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與李遷調
土漢兵十四萬集衆議時八寨助逆衆請先之敕書亦有先平
八寨徐圖古田語正茂獨不謂然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乃
分兵七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

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各領一哨復分土兵爲二隊
更番淸道必先淸數里而後行大猷先奪牛河三厄險諸軍繼
進連克東山鳳凰等數十寨賊保潮水巢極巔合營攻之十餘
日未下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世科乘雨登山設伏黎
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
千四百有奇廖元誘獞人生致朝猛梟於軍銀豹窮蹙擇肖己
者斬首獻三月捷聞改古田縣爲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并
八寨與龍哈咘咳爲十寨立長官司聽守禦調度　廷議俺答
封貢事定國公徐文璧侍郎張四維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
公張溶尚書張守直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
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衆

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己卯封俺答順
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哈辛愛等授都督同知等官有
差封把漢那吉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兵部采王崇古議定市
令河套部長吉能亦如約請命下陝西總督王之誥議　夏四
月甲午河復決邳州王家口自靈璧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
八口損漕船運軍千計沒糧四十萬餘石匙頭灣以下八十里
正河悉淤　張四維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
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及王崇
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乞去高拱力護之
溫詔慰留他御史復劾四維拱四維疑出殷士儋指益相搆
五月壬戌朔敘古田平寇功　李春芳度高拱輩終不容己兩

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
力戊寅聽致仕春芳歸父母並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豔
之　土蠻犯盤山驛指揮蘇成勛擊走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
地震者三敕修省　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張齊事謂王
廷毛愷阿徐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
實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　王
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內犯方許封貢王崇古復上疏曰俺
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令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紓
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給而吉能
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然其言甲辰授吉能都督
同知　廣西僉事金柱捕得韋銀豹并其子扶枝膠殷正茂送

之京師因自劾詔礫銀豹置正茂不問　俺答旣得封帥諸部
受詔甚恭甲寅使使貢馬帝爲告廟受賀丙辰俺答執趙全餘
黨十三人來獻帝嘉其誠賜之金幣又雜采王崇古及廷臣議
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　高拱言國初舉人
躋八座爲名臣者甚衆後乃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極
矣請自授官以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從之　大理寺丞孫丕
揚嘗劾高拱秋七月給事中程文誣劾之落職聽勘汪文輝抗
言曰毛舉細故齮齕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爲諸君亦
不可爲也未幾文先得罪去丕揚始獲免　高拱以邊境稍寧
恐將士惰玩請敕邊臣及時閒暇嚴爲整頓仍時遣大臣閱視
又言鹽政馬政之官名爲卿爲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人廢事

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爲難宜銓注近地
以卹其私詔皆從之　八月癸卯許河套部互市　潘季馴役
夫五萬盡塞決河十一口濬匙頭灣築縷堤三萬餘丈故道復
通會帝以漕運遲遣給事中雒遵往勘季馴坐漕船行新濬中
多漂沒與總漕都御史陳炌並罷　薊昌臺工成譚綸益募浙
兵九千餘守之戚繼光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
方陳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
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筤筅
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
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
諸邊冠　九月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　癸未三鎮互市

成王崇古廣招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
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
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宏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
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
用兵革歲省費什三　巡撫山東都御史梁夢龍極論海運之
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
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
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元時
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
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　安國亨之敗官兵也
阮文中代王諍爲巡撫臨行高拱語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

激變也國亨懼大誅冬十月遣使哀辭乞降朝廷未之許　己
亥河南山東大水申飭河防　御史趙應龍劾殷士儋進由陳
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他御史劾張四維四維
引去韓楫復揚言脅士儋士儋疑出高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
當入閤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自可耳毋爲他
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訴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
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
旁解亦誶而對御史侯居良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
再疏請益力十一月己巳致仕　沐朝弼旣廢怏怏益放縱葬
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留之詔許還滇毋得預鎭事朝弼恚欲殺
昌祚撫按交章言狀並發其殺人通番諸不法事逮繫詔獄論

死援功錮之南京昌祚嗣公爵　十二月土蠻大入遼東李成梁遇之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夾擊斷其首尾乘勝抵巢馘部長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臨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即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三十七年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巡撫王之誥魏學曾相繼撫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餓莩枕藉張學顏首請振䘏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陽堡以通兩河移游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成梁敢力戰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爲完策敵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　時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

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皆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百四十四萬兵部尙書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馬政始變　雒遵之劾潘季馴也言廷臣可使無出朱衡右者

六年春正月詔衡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工給事中劉伯燮亦薦萬恭異才乃命以侍郎總理河道辛未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凡三百七十里　二月以廣西定藤洞地設新寧州屬南寧府　俺答之封貢也昆都力哈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宣府巡撫都御史吳兌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俺答離營獨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兌遍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鬻馬兌使人梏擊之曰後復盜卽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辛愛復擾邊俺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辛愛猶桀驁俺答常以己馬代入貢既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宣鎮保塞屬有車夷與史夷雜居辛愛掠之以其長車固去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脅齒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車固而勒其比妓還邊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愼歲盜葛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答辛愛嫉妬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兌軍中愬其事兌贈以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雲裙三娘子以此爲兌盡力昆都力哈嘗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兌諭以禍福而耀武震

之青把都懾貢如初辛愛後改名乞慶哈　閏月丁卯帝御皇極殿門疾作遽還宮　乙亥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廣東僉事李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擊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材遂之子也　三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條上海運便宜七事　安慶兵變巡撫應天都御史張佳胤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寺卿　尙寶司卿劉奮庸言陛下踐祚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淸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睹厲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氣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

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
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
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
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
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僚建白閣臣
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
落矣三愼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
之寶作鼇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
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
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
置不覽非惟虛忠貢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塞勢自此成望陛

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
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効忠矣五用忠
直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
所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
交章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
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尠疏入報聞　給事
中曹大埜疏劾高拱不忠十罪先是東宮出閣召張四維充侍
班官大埜因言四維賄拱得召帝責其妄言命斥之外夏四月
給事中涂夢桂言劉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動搖國是程文
言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潛搆奸謀傾陷元輔罪
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陽爲二臣祈寬帝不許謫大埜乾州

判官奮庸興國知州　戊辰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詔輟東宮講讀給事中陸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爲時甚遥請
非盛暑仍御經筵不許　五月壬辰免廣東用兵諸郡逋賦
海運米抵天津王宗沐梁夢龍並敘功未幾南京給事中張煥
言比聞入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
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
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　初高拱爲祭酒張居正爲
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拱爲首輔性直而傲同列多不
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徐階之去也令三子事居
正謹而拱銜階甚踧言路追論不已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
知府蔡國熙爲監司傳錄其諸子皆編戍階賓客皆避匿獨陸

光祖爲排解拱欲中階危禍楊博遣拱力解居正亦從容爲階
言拱稍心動或搆於拱言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無子居正多
子戲謂居正造物胡不均居正曰多子甚爲衣食憂拱曰君有
徐氏金何憂也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給事中宋
之韓具疏且論居正居正知之盛氣謁拱曰公不念香火盟忍
逐我拱錯愕問得其故晨入部出之韓參政以自白焉保次當
掌司禮印拱薦用陳洪洪罷復薦孟冲保與居正深相結謀去
拱居正亦欲專柄兩人交甚固帝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
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
赤謝過拱與居正交雖離而惡保欲逐之己酉帝大漸召拱居
正高儀受顧命庚戌帝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拱於閣中大

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言於皇后貴妃斥沖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又譖拱謂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后貴妃皆大驚太子亦色變陸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於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太子卽位詔赦天下祀建文朝盡節諸臣於鄉有苗裔者卹錄壽建表忠祠於南京祀徐輝祖方孝孺等

保自登極日升立寶座旁不下又兼督東廠勢益張拱以帝幼沖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又諷給事御史程文劉良弼等交章數保奸雒遵言保一中官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耶抑拜中官耶欺陛下幼沖無禮至此拱

意疏下卽擬旨逐保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魏學曾遺居正書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保訴於后妃謂拱擅權不可容后妃頷之庚午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騾車出宣武門學曾大言曰上踐阼伊始奈何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天下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給事中宗宏暹希指爭之乃命歸聽調居正與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諸門生皆避匿中書舍人秦柱獨追送百里外居正遂代拱爲首輔　丁丑高儀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儀性簡靜寡嗜慾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　壬午禮部尚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御平臺召張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　徐邳河堤工竣召朱衡還衡疏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無水不淺蓋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湍悍挾川潦之

勢何堅不瑕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爲永賴焉清河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濬導淮水衝刷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於黃水盛發時嚴閉各閘毋使沙淤若海口則自隆慶三年海嘯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宜時加疏濬毋使積塞至築黃河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疏上報聞而已　衡又言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築堤請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鋪四鋪一老人巡視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願攜家口者聽詔如其議又言沛縣之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

十里徐邳之間堤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別築遙堤詔使萬恭營
之　秋七月丁亥初通漕運於密雲從劉應節之議也　庚寅
察京官斥諸不職及附麗高拱者己亥召羣臣於廷詔曰近歲
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敝詆老成爲無用矜便佞爲有才遂使
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
諸臣宜祓除前愆共維新政若溺於故習背公徇私獲罪祖宗
朕不敢赦制下百僚皆惕息　帝當尊崇兩宮故事皇后與天
子生母並稱皇太后而別加徽號以爲別馮保欲媚貴妃風張
居正並加徽號居正不敢違庚子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貴妃
曰慈聖皇太后居正請慈聖太后視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宮內
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教帝頗嚴帝或不讀書卽召使長跪

每御講筵入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
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爲盥面挈之登輦以出　起譚綸兵
部尙書雒遵劾綸而薦海瑞吏部尙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
疏遂寢　八月詔議祧廟陸樹德言宣宗於大行皇帝僅五世
請仍奉睿宗於世廟而宣宗勿祧疏下禮部部議宣宗世次尙
近祧之未安因言古者以一世爲一廟今自宣宗至大行凡六
世上合二祖僅八世可以無祧但於寢殿左右各增一室則尊
祖敬宗並行不悖矣帝命如舊敕行遂祧宣宗　戊午祀大社
大稷　九月甲午葬莊皇帝於昭陵廟曰穆宗　建州都督王
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
部爲寇總兵趙完責汝翼啓釁張學顏言汝翼卻杲饋遺懲其

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
喻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毋事姑息以蓄禍完懼饋學
顏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　時戶部簿
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稽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尙書王
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自弘治來十三司以
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
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
饟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
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
　給事中李己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事豈可尙踵故
常內臣卽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

　冬十月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御史胡涍乞徧察掖庭
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卹優遇其餘無論老少一概放遣奏中
有唐高不君則天爲虐語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爲誰張居正
對曰涍言雖狂悖心無他帝未釋嚴旨譙讓涍皇恐請意罪斥
爲民李己首論救修撰張元忭繼言之皆不聽　己未侍郎王
遴吳百朋汪道昆分閱邊防　土蠻六百騎營舊遼陽北河去
邊二百餘里俟眾集大舉李成梁擊走之　遼東奸民闌出海
上踞三十六島汪道昆議緝捕張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成梁按
兵海上示將加誅別遣使詔諭不半載招還四千四百餘口
初府江猺攻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張居正奏
假廣西巡撫都御史郭應聘便宜與之書曰炎荒瘴癘區役數

萬衆不宜淹留迍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徵兵六萬令參將錢鳳翔王世科指揮王承恩董龍各將一軍以副使鄭茂金柱都僉事夏道南監之總兵官李錫居中節制未行而懷遠猺殺知縣馬希武反懷遠古牂牁地界湖廣靖黎諸州猺獞狑狪環居之猺尤獷悍侵據縣治凡吏民率寓府治官軍之征古田也諸猺懼而聽命希武之官繕城塹程役過嚴猺殺之及經歷等五人遂反應聘與殷正茂議先征府江破賊巢數十斬馘五千有奇獲酋楊錢甫等悉授首三閱月府江悉定　十一月乙未河工成　建州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王杲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張學顏因而撫之　辛酉振榆林延綏饑　甲戌以太行未期罷明年元夕燈火及宮中宴　禮部

尚書陸樹聲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慎賞賚防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別忠邪詔旨嘉納北部要增錢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先舉之惟恐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爲重用後進禮先往謁樹聲對之漠然居正失望樹聲以公事詣政府席稍偏熟視不坐居正趣爲正席其介介如此　帝沖年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聞慈聖太后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保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居正喜建樹能以智數御下人多樂爲之盡其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已定制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卹也慈聖太后性嚴明委任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異同故萬曆初政綜覈名實幾於富強太后力爲多　高拱之去也馮保憾猶未釋

明紀卷第三十八終

明紀卷第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參訂

神宗紀一 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萬曆元
年春正月有王大臣者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保欲緣此族拱
與張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大臣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
遣刺帝事下錦衣衛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
力爲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
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等會鞫博陰爲畫計
使校尉怵大臣吐實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
何處識高閣老守禮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大臣茫

然莫辨希孝懼不敢鞫而罷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
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
者多因之以進矣 郭應聘檄李錫討懷遠錫進次長安鎮天
大雨雪無功而還 二月癸丑御經筵 初四川都掌蠻阿大
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僭稱王剽遠近其山脩廣而四隅峭仄
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峰三岡峻壁數千仞有阿苟者居
凌霄峰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巡撫都御史曾省吾請討
之詔移貴州總兵官劉顯鎭其地屬以軍事起故將郭成安大
朝爲佐調永寧土司奢效忠等合官土兵凡十四萬人三月畢
集敘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阿大等遣其黨阿墨
固守官軍頓匝月鑿灘以通漕擊斬阿墨拔其寨 丙申詔內

外官舉將材 朵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謀入犯馳喜峰口
索賞不得則肆殺掠徼旁塞以誘官軍戚繼光掩擊之幾獲狐
狸 先是高寶諸河夏秋氾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萬恭請復
儀眞江都高郵寶應山陽平水閘二十三以時蓄洩專令濬湖
不復增堤又請建天妃廟口石閘俾漕船直達清河又請復境
山舊閘以制茶城黃家閘之淺朱衡並覆行之遂爲運道永利
初惠潮賊首藍一清等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
殷正茂議大征諸賊懼曾廷鳳曾萬璋並遣子入學馬祖昌葉
景清亦陽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參將沈誠立沈思學
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總兵官張元勳居中節制監司陳奎
唐九德顧養謙吳一介監其軍數道並進賊敗乃憑險自守官

軍徧搜深箐邃谷間元勳偕九德追亡至南嶺一日夜馳至養
謙所擊破李坑生得卓子望等進破烏禽嶂廷鳳阻高山頁四
月乙丑元勳陽飲酒高會忽進兵擊禽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
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禽斬一萬二千有
奇潮惠賊平帝爲宣捷告郊廟元勳復討斬餘賊千三百有奇
撫定降者巨寇皆靖 庚午旱諭百官修省 五月甲申詔內
外官愼刑獄 六月壬申振淮安水災 李錫益徵浙東鳥銃
手湖廣永順鉤刀手及狼兵十萬人令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
楊照戚繼美故參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並進監以副使沈子
木錫自統水師次羅江獨當其衝郭應聘益調諸路兵鎭撫白
杲黃土大梅青淇洞獾以孤賊勢賊屯板江大洲罘石樹柵潛

以舟襲錫軍錫伏舟敗之水陸並進鳳翔等亦至賊悉舟西遁錫追擊連破數巢賊據楓木大山前阻隄澗鼓譟出諸軍奮擊而别以奇兵繞其後賊大奔保天鵝嶺錫以水軍截潯江督諸將攻斬渠魁二人乘勝復破數巢直抵清州界賊奔大巢亘數里崖壁峭絶爲重柵拒官軍鏢弩矢石雨下婦人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爲厭勝諸軍大呼直上四面舉火賊盡殲先後破巢一百四十獻馘三千五百有奇俘獲撫降者無算錫之行也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永福永寧柳城並以賊告洛容獞殺主簿行縣事謝漳錫令王瑞討永寧楊照討柳城參將門崇文討永福亦孔昭討洛

容已帥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軍南三旬四道並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浪金等俱伏誅廣西巡按御史唐鍊言錫一年內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級宜久其任帝可之　先是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漂米數千石溺軍丁五十八賈三近及御史鮑希顏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罷不行　董狐狸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秋七月河決徐州房村築隄窪子頭至秦溝口　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張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已而誣漸白給事中陳吾德逐劾儒亦出之外時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及是益嗛之　九月癸

未振荊州承天及濟南災　王國光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羸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遘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從之　召王崇古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其妄言已帝問誰可代崇古者張居正以方逢時對乃起逢時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其濟邊境遂安初逢時分巡口北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

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二面鄰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　劉顯被劾罷曾省吾奏留之阿大守雞冠嶺顯令人誘以官而分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無備夜半攻緪上斬關入丙戌諸將畢至阿二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及指揮使劉綖先登生縶阿大諸軍攻牡豬禽方三阿二走追獲於貴

州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巔羣蠻畢集今已矣初成父爲蠻殺成乃以所斬首級及生禽諸蠻置父墓前剖心致祭顯等討餘孽復俘斬千一百有奇綎顯之子也　癸卯停刑　吏部尚書楊博致仕廷推代者首葛守禮次朱衡次南京工部尚書張瀚張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遂召瀚代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瀚至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卽出己意輿論多不協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瀚厚不行　海寇突閩峽澳俞大猷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僉書後府領車營訓練　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

希孝賄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張居正主之驗封郎中陳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沒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卽希忠祖父輔亦言之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勛伐豈宜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刪易其稾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卽日謝疾去遂贈希忠定襄王謚恭靖兩都言官諫不納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冬十一月庚辰張居正言近年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請申成憲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庶名必中實事可責成從之　己亥

慈寧宮後室災陳吾德復力爭朱希忠贈王事張居正怒出吾德爲饒州知府　十二月己未振遼東饑　中官不樂禮部尚書陸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張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樹聲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燫比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不及一紀　曾省吾言前參議謝廷莅隱居三十年家徒壁立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卽家進太僕少卿　姚安鐵索箐蠻羅思有幻術造

僞印稱亂殺郡守巡撫都御史鄒應龍及沐昌祚發土漢兵討之破向甯鮓摩等十餘寨犂其巢盡得思及其黨　初遼陽東二百餘里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靉陽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絀不果及汪道昆閱邊李成梁獻議請移孤山堡於張其哈剌佃險山堡於寬佃沿江新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邊人苦遠役出怨言會王杲犯邊殺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張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卽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　復置南直隸靑浦縣改廣東東莞守禦所爲新

安縣
二年春正月甲午召見朝覲廉能官浙江左布政使謝鵬舉等
二十八人於皇極門面加獎厲賜銀幣酒饌從張居正之請也
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與董狐狸共逼長禿令入寇戚繼光逐
得之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二寇乃帥部長親族
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
都御史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峰口受其降皆羅
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　二月甲
寅振四川被寇諸縣　譚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
顯劾綸衰病張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爲雒遵罪傳旨詰
嵩必顯欲用何人代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惶懼不敢承俱貶三

秩調外　改四川戎縣爲興文縣　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
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
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漸淤於
是邳州淺房村決徐呂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
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爲魚未
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川爬法命河臣勘奏從其
所言　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既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
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據潮故巢居高山巔不出戰三月
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挑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
掠而敗走巢固守張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千一
百餘級遺孽魏朝義等四巢亦降元勳尋與胡守仁共平良寶

黨林鳳惠潮遂無賊　禮部尚書萬士和條上崇儉數事又以
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
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徇邊臣額
外請從之　慈聖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朱
衡與科臣俱執奏不聽給事中趙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
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驚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
有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　給事中張楚城請令
諸司久任府州縣以歷俸六年爲率間有才不宜於官官不宜
於地者聽撫按官量行更易其布按二司參政參議等官陞遷
約以三年在內科道部曹約以六年下吏部議行之夏四月丙
寅詔內外官行久任法　張居正獻白燕白蓮頌南京給事中

余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
非大臣誼抗疏論之　五月辛丑穆宗神主祔太廟　工部尚
書朱衡性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所喜給事中林景暘劾
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未幾大雨壞昭陵
祾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太子太保　南京中官張進醉辱給事
中王頤鄭岳及同官楊節交章論未報趙參魯言進乃守備中
官申信黨不幷治無以厭人心張居正以信方結馮保遂奪岳
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以悅保己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六
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詗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
保信尋爲余懋學劾罷　秋八月己巳振山西災庚午振淮揚
徐水災　世宗末年崇奉眞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窨

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
舊制歲一審決從之冬十月甲寅決囚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
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
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
往長繫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居
正用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刑部員外郎艾穆錄囚陝西與御
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比穆
還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沖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
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丁卯視朝閱銓選　王杲復大舉入邊
李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
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溝堅壘以自固

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
諸將繼之杲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
千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杲大創不能軍張學顏命簠勒精
騎往大破之追奔至紅力砦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
　有奸僧僞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撫
治鄖陽都御史王世貞曰宗藩不得出城而譸張如此必僞也
捕訊之服辜　閏十二月庚寅詔罷明年元夕燈火　吏部侍
郎陶大臨卒贈尚書諡文僖大臨諧之孫也爲人寬然長者而
內持貞介不以勢利易　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張元勳大破之
儒峒俘斬八百餘級　俺答之內附也其子賓兎居松山丙兎
居西海並桀驁俺答老佞佛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

其教丙兎乃以焚修爲名請建寺青海爲久居計又脅番人使
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
俺答言丙兎止因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及道遠艱難雖有禁令
不能盡制方逢時亦言開市便乃許丙兎市於甘肅賓兎市於
莊浪歲一次既而寺成賜額仰華
三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　遼東六堡成斥地二百餘里於是
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　二月戊寅祀大社大稷　辛
巳詔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革六部侍郎以下官　編修張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
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
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眞今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宜日分

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
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奏行其議丙申始命日講官分直記
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　總河都御史傅希摯請開泇河
以避黃險命給事中侯于趙往會希摯及巡漕御史劉光國確
議以聞己而議竟寢希摯又請濬梁山以下與茶城互用淤舊
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築壩斷流常通其一以備
不虞詔從所請　三月高家堰決高郵寶應興化鹽城並爲巨
浸黃水蹋淮逼鳳陽泗州命建泗陵護城石堤二百餘丈　土
蠻犯長勇堡李成梁擊敗之　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既
壬申書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愼起居
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十二事於座右以自警

改河南鈞州曰禹州避帝名也　雲南巡撫都御史鄒應龍致仕應龍有才氣以劾嚴嵩得重名驟致通顯及是馮保修郤因京察自陳遂罷之臨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搆爭崇明引廣南儂兵爲助崇新則召交兵已交兵退儂兵尙留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勦守廉掠村聚殺人儂賊乘之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應龍聞罷官不俟代徑歸代者王凝欲自以爲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裴應章遂劾應龍僨事巡按御史郭如梧雅不善應龍劾如凝言應龍遂削籍　初錦衣指揮周世臣者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隆慶末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弒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會尙書王之誥乞假送母

侍郎翁大立署部事憤荷花兒弒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　五月庚子淮揚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　六月戊辰浙江海溢　戊寅命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

蘇松常鎭大水　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强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陜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眞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猫兒一灣其欲不氾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陜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

班曰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句軍離其骨肉而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衞官求歸衞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譚綸言句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尙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議遂寢

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　秋七月安南遣使賀卽位且補累年所缺之貢時莫氏漸衰黎氏復興互相搆兵其國益多故

張四維家素封歲時饋問張居正不絕又結武清伯李偉爲援復召掌詹事府是春居正請增閣臣因薦四維馮保亦與善秋八月丙子進四維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政事一

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恂恂若屬吏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　丁丑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時高家堰尙未修築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　戊子免淮揚鳳徐被水田租　余懋學疏陳崇惇大親謇諤愼名器戒紛更防侫諛五事張居正方務綜覈以懋學爲刺己斥爲民永不敘錄萬士和言直臣不當斥不聽　王之誥踰時不至被劾九月之誥請終養許之改王崇古爲刑部尙書　禮部尙書萬士和積忤張居正方士倚馮保求官士和又持不可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吏部侍郎馬自强代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强擇其當者俾僚吏遵

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　戊午京師地震冬十月丁卯再震敕羣臣修省　戊辰停刑　十一月乙巳祀天於南郊張居正等輯郊祀新舊圖考進呈舊禮者太祖所定新禮世宗所定也　十二月辛未詔罷明年元夕燈火　御史傅應禎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眞以天變不足畏耶眞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眞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祇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眞以人言不足卹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

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卹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府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煥等封書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

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獄護視亦坐謫　炒花大會黑石炭黃台吉卜言台周以兒鄧煖兔拱兔堵剌兒等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掠副總兵曹簠馳擊之敵轉掠瀋陽見城外列營乃據西北高墩李成梁邀戰發火器敵大潰棄輜重走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　初林鳳屯錢澳求撫殷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爲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及是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沈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淛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　改廣西養利州爲流官　張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淩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遼東巡按御史劉臺

誤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臺抗章論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
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
容言之量也高皇帝監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
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
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
不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居正儼然以相自處自高拱
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
請卽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
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
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

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
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
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
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
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
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
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
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堪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
西贓穢狼籍及驟躐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
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官楚受恩私故則
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

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
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詔令不
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
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
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
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
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
一送六科撫按遲延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
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
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
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

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
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
耳居正於科臣既啖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
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
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
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仇視正士祖宗之
法若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
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
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鼇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
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
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

窮治無遺矣編修季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卽外斥矣蓋
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
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
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
刼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
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
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
疏上居正怒甚廷辨之日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
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傅
應楨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楨同邑厚善實有所主妄
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

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
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諸猶不出視事吏部侍郎何維
柏倡九卿奏留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
臺至京師下錦衣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
民　九卿之奏留張居正也尚寶司卿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
大臣略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
德人攻己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於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
得罪無乃非仁宗待介意乎居正大恚出樵爲南京鴻臚寺卿
　二月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汊港久
湮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壅沙橫河流氾溢而鹽安高寶不可
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止治河

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
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又言去歲草灣遍東自
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掃灣之溜而於金城至
五港岸築堤束水又言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
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而安東自眾流滙圍祇文廟縣署僅存
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
灣如所請　戶部尚書王國光致仕頒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
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初京軍支糧通州
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
三日又以天下錢穀散隸諸司請歸幷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
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

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自是
皆爲永制　析江西安遠縣地置長寧縣以會昌縣地益之
夏四月析廣西平樂富川二縣地置昭平縣　五月戊申祀地
於北郊　馮保同法司錄囚　六月庚辰復遣內臣督蘇杭織
造　秋七月丁酉諭吏戶二部清吏治蠲逋賦有差明年漕糧
折收十之三　巡撫應天都御史宋儀望言三吳水勢東南自
嘉秀沿海而北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鎮沿江而東
皆趨江陰常熟其中太湖最爲巨浸流注麗山瀆墅澱山三泖
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經常熟七浦白茆諸港入於江東北
經崑山太倉穿劉家河東南通吳淞江黃浦入於海諸水聯絡
四面環護中如仰盂杭嘉湖常鎮勢繞四隅蘇州居中松江爲

諸水所受最居下乞專設水利僉事章下部議壬寅遣御史督修浙江水利　甲辰修泗州祖陵　辛亥草灣河工成長萬一千一百餘丈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　八月壬戌釋奠於先師孔子　九月河決崔鎮及韋家樓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吳桂芳桂芳言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陛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

廣東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林鳳平之　冬十月乙亥振徐州及豐沛等七縣水災蠲租有差　炒蠻入掠古北口立功總兵官湯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　起麗尙鵬故官巡撫福建尙鵬奏蠲逋饟銀推行一條鞭法屬吏咸奉職　黑石炭大委正營大淸堡邊外謀錦義李成梁帥選鋒馳二百里逼其營攻破之殺部長四人　倭犯定海　鳳陽淮安二府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灌莽巡按御史邵陛條上營田九事以爲勞來安集之計

五年春正月己酉詔鳳陽淮安力舉屯田　二月乙丑振廣西饑　馮保家畿內張居正屬巡撫都御史孫丕揚爲建坊拒不應知二人必怒遂引疾歸　周藩宗正睦㮮舉文行卓異睦㮮幼端穎覃精經學尤邃於易春秋內行修潔事親晨昏不離側喪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親爲教督盡推遺產與之爲宗正約宗生以三六九日講五經盛寒暑不輟嘗以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繕寫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邱李氏書萬卷丹鉛歷然論者以方漢之劉向　夏四月兵部尙書譚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廣東德慶州羅旁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殷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提督都御史凌雲翼議先鵰勦參將陳璘破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令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五月癸巳羅旁猺平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

連城諸處鄰境猺獞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捷聞升瀧水縣爲羅定州又分其地置東安西寧二縣以德慶州及高要新興封川諸縣地益之設監司參將等以守積患頓息　議者爭言貢市利害方逢時方入掌戎政頗行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効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罰治即俯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敵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

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戶部客
饟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
市賈之利又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
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
臣首領不保朝廷爲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
置乖方猝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
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
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
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
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
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
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
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則非
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
制伏强梗得免斧鉞之誅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
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揺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
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
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比至京復奏上款貢圖　土蠻大集諸
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張學顏言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
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効順
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俺答臣等謹以正言卻之會大雨敵
亦引退李成梁掩其巢得利而還　秋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

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傅希
摯議塞決口束水歸漕吳桂芳則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
海之路帝令急塞決口俟水勢稍定乃從桂芳言尋以二人意
見不合乃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　給事中湯聘尹議導
淮入江以避黃會吳桂芳言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
駛淮遂乘虛湧入清口淮揚水勢漸消乃寢聘尹議　管理南
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
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寶邵伯諸湖湖隄盡沒則以淮
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由於清口之淤塞清
口之淤塞由於黃河日高淮水讓河而南徙蓋自高家堰廢壞
而清口內通濟閘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淮泗之力分黃河得以
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
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畢運而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
不能爲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迫僅完堤工
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
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
年糧運不惜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爲一勞永逸至
高家堰朱家等口須及時築塞使淮泗幷力足以敵黃則淮水
之故道可復興鹽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濬下河漕諸臣議
閏月乙酉朔日食陰雲不見　錦衣馮邦寧者保從子也道遇
刑部尚書劉應節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會雲南參政羅
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之譚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應

明紀卷三十九　主

節汝芳並罷　九月司禮太監孫得勝傳旨奉聖母諭大婚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刑張居正言祖宗舊制凡犯死罪鞫問既明依律棄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齋醮始有暫免不決或間從御筆所句量行取決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舊制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傷敗彝倫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今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乖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給事中嚴用和等亦以爲言詔許之　己卯張居正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學士王錫爵侍講張位趙志臯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修撰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弗聽中旨令張瀚諭留居正瀚心非之以問何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會居正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陽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冬十月戊子彗星見西南蒼白色長數丈氣成白虹由尾箕越斗牛逼女經月而滅詔百官修省居正復令客說瀚瀚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御史會士楚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御史趙焕獨不署名瀚亦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啟摭他事劾瀚勒致仕停維柏俸三月南京大臣議疏留居正都御史趙錦工部尚書費三暘不可而尚書潘晟

及諸給事御史之疏竟上中行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聖賢之教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縗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用賢言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効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勳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用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艾穆與刑部主事沈思孝言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會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

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昭烈曰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自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不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卽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中行之上疏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對曰未進不敢白也及用賢等疏相繼入居正謀於保欲廷杖之志皐位孔教懋學及侍講于愼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俱具疏救呂調陽格之不得入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詣居正求解不納乙巳杖中行用賢各六十斥爲民卽日驅出都城杖穆思孝各八十加梏拲置詔獄越三日戍穆涼州思孝神電衞中行氣息已絕錫爵持之大慟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穆亦絕而復蘇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俟四人杖畢上疏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四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氾濫爲災民有鬻筍爲巢啜水爲飧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

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且夫弼成聖學輔翼聖志不可謂在廷無人也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否則世以爲喪心且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丁未廷杖八十戍都勻衞衞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之至鎭遠暴死元標乃免是時五人直聲震天下南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之亦被斥操江都御史張岳請令居正馳驛奔喪罷尙鵬陸光祖移書勸居正勿譴言者皆不聽時彗星猶未滅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江陵代司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並許之　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旣通款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兵部尙書王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已番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號活佛俺答欲掠瓦剌乃請與三鎭通事約誓西迎活佛寄帑於總督宣大侍郎吳兌留旗箭爲信擁衆西行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鎭嚴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彭應時劉鉉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辨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崇古崇古力請致仕許之俺答至甯

夏欲取道賀蘭山總兵官張臣不可俺答恚語不遜臣夜決漢唐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木口俺答乃從山後去至瓦剌戰敗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俺答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　老黃河復塞淮水仍漲溢劉鉉請亟開通海口而簡大臣會同河漕諸臣往治乃裁總河都御史官改李世達他任而命吳桂芳為工部尚書兼理河漕　十一月癸丑以星變考察百官罷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柏曾府審理秦柱貶操江都御史張岳一秩調外謫南京司業張位徐州同知出趙志皋為廣東副使　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馬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　張國祥重賄馮保求復正乙真人號馬自強

力持不可保遂以中旨許之　初陽武侯薛翰卒無子族人爭襲久之不得請田宅並入官世絕者三十餘年至是乃復封翰族子鋹為陽武侯鋹祿之曾孫也　四川番屢犯松潘巡撫都御史王廷瞻令副使楊一桂會劉顯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踞二十八砦帥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顯討建昌傀厦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　安國亨降命其子民襲　召張學顏為戎政侍郎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左開原營劈山

明紀卷第三十九終

明紀卷第四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illegible]贈知府銜[illegible]

神宗紀二　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六年春正月學顏等禦之李成梁馳至丁字泊敵方分騎繞牆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擣破劈山營獲級四百三十馘其長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還部　河漕尚書吳桂芳與淮安知府邵元哲增築山陽長隄自板閘至黃浦亙七十里閉通濟閘不用而建興文閘且修新莊諸閘築清江浦南隄創板閘漕隄南北與新舊隄接隄閘並修淮揚漕道漸固桂芳尋卒　漕河既通張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

支十年　二月戊戌免兗青登萊所屬逋賦　初慈聖太后以帝將大婚還居慈寧宮先期敕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為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幣比居正奪情太后疑其不當吉服使人問之對曰后為天下母國之大事莫過於斯居正受上恩厚赴湯火不辭暫即吉何傷遂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淶言其非禮居正怒出淶為僉事庚子立皇后王氏時帝顧居正益重嘗賜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　三月加上仁聖皇太后尊號曰貞懿慈聖太后曰宣文　張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己有深隙殷士儋有奧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

與擬薦之自代己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己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卽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馬自強及所厚吏部侍郎申時行甲寅自強兼文淵閣大學士時行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自強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人更以是多居正而時行與張四維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甲子辭朝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所過有司飭廚傳治道路期三月葬畢卽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賜帝賚忠良銀印俾密封言事如楊士奇張孚敬故事戒次輔吕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調陽遂數移疾小事四維代擬旨自強雖持正不能有爲守位而已　夏四

月乙未免湖廣四川逋賦　帝漸備六宮用度侈汰丙午詔戶部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兩　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督漕侍郎江一麟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隄爲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鎭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

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歧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眞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沿河隄固而崔鎭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彊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

清口會淮而東入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眙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溯淮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河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亟穿支渠詎知草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鎭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

闊者七八里狹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匪惟不
必別鑿他所卽草灣亦可置勿濬矣故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
蹟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
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
塞桃源以下崔鎭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旣無旁決並
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淸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
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撈之說僅可行諸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
費工料於是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輓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
決曰復壩閘以防外河曰剏滚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
以節靡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　遼東
游擊陶承嚳擊敵長定堡獻馘四百七十有奇帝告謝郊廟因

歸功張居正馳使江陵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遂大行賞
賚呂調陽益內慚堅臥不出累疏乞休　五月南京御史孟一
脈言近上兩宮徽號覃恩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
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絶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
疏入黜爲民　刑部尚書吳百朋卒　張居正言母老不能冒
炎暑請俟秋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
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
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
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
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禮而出過南陽唐王
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

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六月乙未百僚
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綵幣
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　九卿之請召還張居正也禮部侍郎
王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己短益銜之錫
爵遂不出　廣西北三猺譚公柄挾毒弩肆傷行旅每出千百
爲羣殺士吏黃勝聚黨出仚鳳山黿鼊塘與河塘韋朱武傍江
結寨義寧永寧永福諸獞羣相殺掠道路不通啼咳猺藍公潺
執士吏黃如金奪其司凌雲翼與巡撫都御史吳文華檄守巡
道吳善陳俊徵永順白山兵及狼兵勦之平河池啼咳北三諸
巢諸猺請還侵地及所擄生口願輸賦爲良民遂班師時諸猺
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　張居正之歸葬其親湖廣諸司

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嗛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卽
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
屬都御史陳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戶部員外郎王用汲不勝
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炌所論
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
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
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炌何不並劾之卽炌當世宗朝亦養病
十餘年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炌己則行之
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炌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
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
將以弭災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

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皋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崇因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為宰臣酧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酧其私可不為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弗咈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采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燄者是臣所謂逢也今之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炌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眾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極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之大理寺卿陸光祖力為解會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

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郊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　戶部尚書殷正茂疏請節用又諫止采買珠寶會張居正以正茂所饋鵝罽轉奉慈聖太后為坐褥李幼孜與爭寵嗾言官詹沂等劾之正茂遂屢疏致仕秋七月張學顏代為尚書學顏精心計居正深倚任之自正嘉虛耗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學顏與有力焉　乙卯呂調陽致仕　丙子詔江北諸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三年後起科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給事中李天植言陛下纘服初年允收馬安等三千二百五十人部覆永不為例今六載之中再收數千人倖門日啟覬澤者多乞收回成命報聞　九月庚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六年後起科　辛未停刑　魏朝奉張居正之母入都儀從烜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　或言長定堡所殺乃保塞內屬之部陶承嚳假犒賚掩襲之給事中光懋因請治承嚳殺降罪御史勘如懋言方逢時暨總督巡撫梁夢龍周詠先與承嚳同敘功力為解卒如御史奏盡奪諸臣恩命　冬十月辛卯馬自強卒贈少保諡文莊　前大學士高拱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焉　十一月辛酉祀天於南郊　廣西總兵官李錫卒　十二月速把亥炒花煖兔拱兔會土蠻黃台吉大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太等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深入至耀州李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躬帥游擊秦得倚等以銳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搗圍山斬

部長九人餘級八百八十四獲馬千二百匹敵聞之皆倉皇走
出塞梁夢龍以聞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門宣捷　以江西
南城縣瀘溪巡檢司爲瀘溪縣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
惡之會前常州知府施觀民以科斂民財私創書院奪職
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
盡改以爲公廨　二月己丑遣使分閱邊防　三月甲子免湖
揚逋賦　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張學顏隨事納諫得停
發太倉銀十萬減雲南黃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爭金花銀
歲增二十萬兩遂爲定額張居正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
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
疏上留中夏四月帝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言利不勝費乃止

已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　夏
五月癸亥祀地於北郊　封李成梁寧遠伯論東昌堡功也
六月辛卯覈兩畿山東陝西勳戚莊田清溢額脫漏詭借諸弊
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者以其
賦抵之　秋七月壬子振蘇松水災蠲稅糧　給事中顧九思
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
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　戊午京師地震　土蠻數求貢市關
吏不許大恨冬十月以四萬騎自前屯錦川營深入李成梁等
預受張居正方略命諸將堅壁成梁督參將楊粟等遏其衝梁
夢龍帥勁卒二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遣兩參將遮擊復移
戚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俄又與速把亥合壁紅土城聲

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錦義成梁踰塞二百餘里直抵紅土城擊
敗之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　張居正服將除帝詔吏部問期
日賜白金帶大紅坐蟒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引
見慈慶慈寧兩宮皆有恩賚　鎖南堅錯戒俺答好殺勸之東
還俺答亦勸鎖南堅錯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
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諸帝帝命受之
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鎖南堅錯有異術能服人諸
番莫不從其教自大寶法王以下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
供奉活佛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八年春正月考察外吏吏部尚書王國光請毋限日期詔許之
且命詿誤者聽從公辨雪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戊子耕

耤田　兩河工成凡築高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
柳浦灣隄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徐睢邳宿
桃淸兩岸遙隄五萬六千餘丈碭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
隄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
閘於甘羅城南淮揚間隄壩無不修築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
詔賚潘季馴江一麟銀幣而遣給事中尹瑾勘實戊戌論功進
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廕一子一麟等遷擢有差　三月辛
亥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所過田租甲寅還宮　張
居正政尚嚴急又數重譴言事者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匡
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
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

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臾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傳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卹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世卿爲楚府長史　遼東都督王元堂以六百騎犯靉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佃入李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並錄紅土城功予成梁世襲　俺答東還其從孫火落赤兄子永邵

卜留居青海　初廣西十寨降副使鄭一龍等請以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土官黃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北咘咳立一州屬那馬土官黃暘皆以爲土知州已而布政司以爲不便乃立八寨爲長官司以兵八千屬黃暘爲長官黃昌韋富給冠帶爲土舍各引兵二百以守久之十寨復聚黨作亂據民田產白晝入郡市剽掠攻城劫庫戕官民夏閏四月庚申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統兵大征斬首一萬六千九百有奇會起郭應聘兵部侍郎代任巡撫應聘與堯誨奏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城使副總兵李應祥營造之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田州黃馮克爲土巡檢留兵戍守統於思恩參將而以其地隸於賓州十寨遂安　雨潦薄淮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

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言黃河未漲淮泗間霖雨偶集而淸口已不容洩宜令河臣疏導堵塞潘季馴言黃淮合流東注甚迅駛泗州岡阜盤旋雨潦不及宣洩因此漲溢欲疏鑿則下流已深無可疏欲堵塞則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馴相度卒聽之而已　秋七月後府僉事俞大猷卒贈左都督謚武襄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功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其爲綸所推重如此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立祠　八月庚申彗星見東南方每夜漸長縱橫河漢凡七十日有奇　丙兔帥衆掠番及內地人商詔絕其市賞俺答聞之馳書切責乃盡還

所掠執獻爲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順賚之銀幣卽以牛羊賜其部人爲惡者付之自治仍許貢市　九月省福建懷安縣入侯官縣　王兀堂復犯寬佃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故通市寬佃以邊將彊抑市價數侵邊及是遂不振　冬十月辛丑協理京營兵部尚書楊兆以有詔令本部侍郎帶管疏辭協理張居正因請令吏部核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冗濫者裁之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從之　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十一月丙子下詔行之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張學顏奏列淸丈條例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戶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居正尙綜覈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

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
先後奏溢額田增賦延綏二鎮溢田萬八千頃總督高文薦請
三年後征賦給事中蕭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況二
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傭懷去志乃除前令時度田
各署上中下壤息縣知縣鹿久徵獨以下田報曰度田以紓民
乃病民乎　乾淸宮管事牌子孫海客用數誘帝夜遊別宮小
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之帝在西城曲
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
馮保白慈聖太后太后召帝長跪數其過帝涕泣請改惶懼甚
乃捕海用杖而逐之又令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
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因

上疏勸帝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
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又緣
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內
侍俱自陳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帝待保甚隆屢賜牙章
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
會而保益橫肆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
以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弗能去也　十二月刑部侍郎徐學
謨爲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
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與張
居正厚徑拜尚書廷臣無敢言者　時災異數見而中外方競
頌功德進士魏允中劉廷蘭各上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

行不能用　土蠻數侵邊不得志忿甚益徵諸部兵分犯錦義
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堅不可克李成梁及薊鎮兵亦集乃引
去無何復以二萬餘騎從大鎭堡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
而遣部將周之望王應榮出戰頗有斬獲矢盡皆戰死敵乃分
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馳援始出境　張居正恨劉臺不已
計必殺之臺之劾居正也巡撫張學顏方以殺降冒功疑臺劾
己往臺所乞免臺憤然作色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學顏意旣
而大恨至是學顏長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
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希
居正意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
九年春正月庚午敕邊臣備警　辛丑裁諸司冗官各部員外

主事以下歸幷兼管尋復裁直隸應天鳳陽浙江福建江西陝
西延綏鄖陽南贛貴州諸處司府州縣以下官凡一百六十餘
員　毅徭賦推行一條鞭法令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
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存留
供億土貢方物以及修河修倉站鋪閘淺夫之類悉併爲一條
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又汰諸司冒濫冗費　土蠻復與黑石
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腦毛大黃台吉以兒鄧㜲兔拱兔炒戶
兒聚兵塞下謀入廣寧癸酉圍錦州游擊周之望敗沒　己卯
張居正請命翰林官日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從之
辛巳裁南京冗官中左二府錦衣衛僉書以下八員　李成梁
帥輕騎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甲申至襖郎兎遇土蠻之

衆大戰自辰迄未敵不支敗走官軍將還敵來追成梁逆擊且
戰且行先後斬首三百四十及其長八人　大計京朝官王國
光御張居正意列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五人於
察籍錮不復敘南京考功郎中李己亦與尚書何寬罷司業張
位長史趙世卿於察典職方員外郎孟秋督視山海關時關政
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嚴中流言亦坐貶國光有才智初
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
論國光銓選私所親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亦劾國光
鬻官黷貨國光再奏辨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眞縣丞
二月張居正請令儒臣編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爲四十類曰
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

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愼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
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
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
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
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屛異端曰飭
武備曰御戎狄以經筵之暇進講從之　三月丙寅大閱　黑
石炭以兒鄧小歹青卜言兎入遼陽副總兵曹簠禦之追至長
安堡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四百六十匹遂
大掠人畜而去簠等下吏罷李成梁不問　夏四月丁酉振山
西被災州縣　帝御文華殿張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
災傷疏聞因請振復言陛下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

剝民罔上宜痛鉏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
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乙卯振蘇松淮鳳徐宿災居
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
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益充　戶部進萬曆會計錄　兵部尚
書方逢時致仕帝書盡忠二字賜之　五月張居正以互市饒
馬令盡賣民間種馬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
凡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入太僕寺以供團營
買馬及各邊之請太僕銀驟增至四百餘萬兩而馬政益壞
時靑把都已服其弟滿五大猶桀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
部宣府總兵官麻錦禽之巡撫都御史張佳胤命錦縛八賴將
斬而身馳救之八賴叩頭誓不犯邊滿五大復令銀錠犯邊佳

胤與總督侍郎鄭洛奏停貢市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乃
復許款　初贊善沈鯉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會連
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俟之
及是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　秋八月丁未揚
州大水　冬十月土蠻復連速把亥等十餘萬騎攻圍廣寧不
克轉掠團山堡盤山驛及十三驛己亥攻義州李成梁禦卻之
十一月丙戌振眞定順德廣平災免稅糧　四川總兵官劉
顯卒　致仕宣府總兵官馬芳卒芳起行伍十餘年爲大帥戰
膳房堡朔州登鷹巢鴿子堂龍門萬全右衞東嶺孤山土木乾
莊岔道張家堡得勝堡大沙灘大小百十接身被數十創以少
擊衆未嘗不大捷禽部長數十人斬馘無算威名震邊陲爲一

時將帥冠
十年春二月癸巳順義王俺答卒　丁酉張居正言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則見年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作爲舊欠而新欠益增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昨應天巡按御史孫光祐請蠲蘇松兩府未完帶徵錢糧七十餘萬戶部以國計所關未敢擅議竊謂德惠當出朝廷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天下逋賦一百餘萬悉行蠲免從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餉三月庚申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譟縛毆

善言張居正薦兵部侍郎張佳胤才丁卯命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巡撫佳胤言河南游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營許之　丙子速把亥帥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義州李成梁禦之鎮夷堡設伏待之速把亥入參將李平胡射中其脅墜馬蒼頭李有名前斬之寇大奔追馘百餘級炒花等痛哭去速把亥爲遼東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詔賜成梁甲第京師世襲錦衣指揮使
　己卯倭寇温州　夏四月戊子朔諭禮部令民及時農桑勿事游惰　甲午寧夏土軍馬景殺參將許汝繼屠其家巡撫都御史晉應槐討誅之　庚子以久旱敕修省　丙辰彗星見西北形如匹練尾指五車歷二十餘日滅　張佳胤甫入境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五月至杭州從數卒問民所苦下令除之亂者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胤使徐景星諭二營兵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陽召馬文英劉廷用予冠帶久之屬景星密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而赦諸營兵無所問衆皆大安二亂悉定　庚申免先師孔子及宋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眞德秀劉子翬故大學士楊榮後裔賦役有差從福建巡撫勞堪請也　庚辰振畿內饑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振太原平陽潞安饑　張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衞指揮同知署南鎭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

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獨戶部主事顧憲成趙南星姜士昌戒勿往南都泰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令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其大事並就居正家中平章居正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與遼東大捷進居正太師加歲祿恩廕居正病革乞歸帝復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尚書潘晟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乙巳晟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有丁自吏部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晟保所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御史魏允貞雷士禎

給事中王繼光孫瑋牛惟炳張鼎思及巡視畿輔屯田御史王國相繼抗言晟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四維度申時行不肯爲晟下擬旨允之帝卽報可丙午居正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　劉臺至潯州總督都御史郭應聘爲僦居供廪餼未幾歿於戍主所歸而暴卒卽居正卒之日也應聘賻歛歸其喪像祀之　曾一本之誅也其黨梁本豪竄海中習水戰遠通西洋且結倭兵爲助殺千戶掠通判以去總督陳瑞與總兵官黃應甲謀分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虎門備蜑別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水軍沈蜑舟二十生獲本豪諸軍競進大破之石茅洲賊復奔潭洲沙灣聚舟二百及倭舟十相掎角諸將合追先後俘斬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他倭寇瓊崖應甲復敗之斬首二百奪其舟　秋七月庚午振平慶延臨鞏饑　初帝過慈寧宮幸宮人王氏有身帝諱之左右無言者已帝侍慈聖太后宴語及之帝不應故事宮中承寵者必有賞賚文書房內侍書之內起居注慈聖命取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乃封王氏爲恭妃八月皇長子生帝御殿受賀張四維言令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宏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嘉納之九月丙辰詔赦天下甲子加上仁聖皇太后徽號曰康靜慈聖太后曰明肅　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馮保惡其言責以黨護謫江山縣丞　冬十月丙申蘇松大水擧振有差　初張四維曲事張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惡之又與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居正沒馮保猶用事徐爵居禁中爲閱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潘晟之罷也保方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耶四維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詔天下上疏論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篆等大懼厚結申時行以爲助兩宮徽號禮成保欲封伯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

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會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怒時行遂擬旨落國光職閒住並謫謙而以梁夢龍代國光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亦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張誠張鯨者東宮舊閹也保害誠寵斥諸外帝使密詗保及居正已而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鯨亦乘間陳保過惡請令閒住帝猶畏保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并言夢龍晩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御史鄧練趙楷復劾夢龍御史李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執保禁

中十二月壬辰謫奉御南京安置勒夢龍致仕下爵及保弟都督佑從子都督邦寧於獄而貶其黨張大受周海何忠等八人小火者司香孝陵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佑邦寧瘐死爵烟瘴永戍王國亦馳疏極論保罪因發篆省吾表裏結納狀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沈抑者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時望頗屬焉保之發南京也慈聖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爲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慈聖以爲言帝曰年來無耻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人家其價驟貴慈聖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沒得罪

廷臣交薦吳中行等壬寅南京御史孫繼光請召中行及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等從之併復郭維賢職召元標爲吏科給事中

張居正當國刑部尚書嚴清獨不附麗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饋遺籍獨無淸名帝深重焉會吏部尚書缺魏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清清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

初南徼有緬甸去雲南遠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番勢遂彊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爲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妻以妹鳳誘士寧往見瑞體潛與子曩烏酖殺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士寧爲宣撫瑞體死子應裏嗣鳳結耿馬賊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與應裏從父猛别弟阿瓦等各帥象兵數十萬攻雷弄盞達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鎭沅元江陷順寧破盞達又合曩烏引緬兵突猛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僚壻也使使招鳳鳳縶獻應裏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孟密蠻莫皆以兵助賊賊益熾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都御史劉世曾亦移楚雄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寵江忻督參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

免畿內山西被災稅糧

明紀卷第四十終

明紀卷第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事處衛司行走陳鶴纂　印贈知府銜總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三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敕嚴邊備　薊鎮總兵官戚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自俺荅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繼光課恆最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李成梁在徐階高拱張居正當國皆倚任之督撫大臣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亦皆與善動無掣肘及是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起二月分陝西邠州地置長武縣　閏月甲子俺荅子乞慶哈襲封順義王初三娘子佐俺荅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乞慶哈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帥衆西走乞慶哈自追之貢市久不至鄭洛計三娘子別屬則乞慶哈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乞慶哈貢市惟謹　劉世會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為騰衝游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於永昌各提兵五千赴緬甸進勦從之　乙丑帝如天壽山謁九陵免所過田租庚午如西山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辛未還宮　乙酉振臨洮平延慶五府旱災免田租　致仕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謚文貞階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當時翕然稱為名相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張居

正三月甲申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斥其子錦衣衛指揮簡修為民所引用者斥削殆盡　魏允貞陳時弊四事言自張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陛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自俺荅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饟既剋其半以充市賞復剋其半以奉要人士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眞遷敘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愠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為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並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乃貶允貞許州判官三才東昌府推官給事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　江東之訟劉臺冤劾僉都御史王宗載與御史于應昌共陷劉臺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何言曰為死御史鳴冤問為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走詔復臺官罷宗載

應昌下所司廉問　夏四月丁巳張四維以憂去　己未吏部
侍郎許國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甲戌承天大
雨江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　劉世曾等與賊大小十餘戰積
級千六百有奇猛別刀落參皆殪莽應裏趣鳳東罕虔渡查理
江合兵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宗眞及弟宗材助之鄧子龍急
戰攀枝樹下陳斬宗眞虔生獲宗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
令叔罕老帥蒲人藥弩手五百阻要害官軍以暑瘴退師　廣
東羅定兵變　初遼東長白山之東布庫哩山有天女佛庫倫
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女衣取而呑之遂有身產一男生而
能言體貌奇異及長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哩雍順爲名乘小
艇順流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者方構兵或汲於河見

而異之歸語衆往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我等
盍息奉以爲主遂迎昇至家以女百里妻之奉爲貝勒於是布
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城是
爲我
大淸肇基之始數傳有樊察者國人弗靖遁於野追者將及有
神鵲止其首獲免又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又傳
興祖直皇帝生
景祖翼皇帝居赫圖阿拉城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甯古塔貝
勒生
顯祖宣皇帝妃喜塔喇氏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爲
聰睿貝勒時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地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李成
梁攻古埒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遂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埒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
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之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并害
景祖
顯祖焉
太祖聞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乃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五月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圖倫城尼堪外蘭奔甲版
太祖克圖倫城進征甲版城尼堪外蘭奔鄂勒歡地築城以居
已
太祖進克鄂勒歡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帥四十人索尼堪外蘭於邊吏斬之而歸遂歲輸
銀幣通和好　六月乙丑振承天漢陽鄖陽襄陽災　秋七月
吏部尚書嚴淸以病免改戶部尚書楊巍代之時部權盡歸內
閣巍素厲淸操有時望然年老骫骳多聽申時行指揮　郭惟
賢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
憲紀炌罷去惟賢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

向會同亨詹仰庇皆獲召　八月丙辰免山西被災稅糧　江西巡撫都御史曹大埜遼東巡撫都御史李松勘報王宗載等朋比傾陷劉臺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贈臺光祿寺少卿廕一子　張居正之奪情也甯國諸生吳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江胡檟以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播之邸抄者宗武意仕期置之獄榜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冤南京御史孫維城言狀檟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參議皆落職戍邊大理寺少卿王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檟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

今僅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帝欲從用汲言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減等乃已　御史孟一脈陳五事言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乃不任臣工顓取宸斷明旨一出莫敢犯顏二也士習邪正繫世道隆汙今廉恥日喪營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瓷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類小大畢霑謁陵犒賜耗費鉅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麗侈窮

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沈檀鏤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鉦漢鑑皆搜求於海內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貲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慾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渟四也邊疆之臣日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帛綺繡爲蓄戎常服雖曰貢市實則媚之邊人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

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　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以王台獻其父嘗欲報之王台死虎兒罕勢衰阿台遂赴北關合攻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汎河李成梁出塞遇於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獲馬五百阿台復糾阿海連兵入抵瀋陽城南渾河大掠去成梁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連破阿海寨擊殺之獻馘二千三百杲部遂滅　改陝西金州爲興安州　九月甲申帝如天壽山謁陵用徐學謨言卜壽宮於大峪山巡按畿輔御史李植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江東之疏爭不果己丑帝還宮左副都御史邱橓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

廉吏治轉汚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槪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竿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卽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

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法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豪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日此寒官也槪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言爲恩尊之爲座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淸白之吏不槪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旣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饋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原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　冬十月癸亥停刑　辛未河南水災蠲振有差　給事中鄒元標陳

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　通政司參議梁子琦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始結張居正繼附申時行詔奪子琦俸鄒元標復劾學謨乃令致仕時行以元標己門生而劾罷其姻憾之　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給事中余懋學請奪朱希忠王爵從之並削張懋王號　邱橓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夤緣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請張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

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紀綱所以不振人心
所以不服臣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
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
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櫝復聘汝桂
還劍應昌堪一鯤一夔璉籍貶岱三秩　初張居正以洪朝選
輕遼王罪銜之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捃
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獄絕其飲食三日死禁
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召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
子都察院檢校競訴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劍競籍廷杖遣
歸至是給事中孫瑋白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邱橓亦爲訟
朝選妻訴冤競復援胡櫝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戍

鄧子龍餌蒲人以金盡知賊間道乃命裨將鄧勇等提北勝浪
蕖諸番兵直擣賊巢而預伏兵山後夾擊夜半上生擒招罕招
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撫流移數千人尖
山巢空會劉綎亦至軍軍大振何鈺復開示岳鳳百方與之盟
誓綎子龍等各帥勁師環壁四面鳳懼乃令妻子部曲來降綎
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　北關清嘉砮楊吉砮素讐
南關王台沒屢侵台季子猛骨孛羅且藉土蠻煖兔慌忽太兵
侵邊境十二月李松使備禦霍九皋許之貢市淸嘉砮楊吉砮
帥二千餘騎詣鎮北關謁松九皋見其兵盛譙讓之則以三百
騎入松先伏甲於旁約一人不受撫則礮舉甲起頃之二人抵
關據鞍不遜松叱之九皋麾使下其徒遽拔刀擊九皋并殺侍

卒十餘人於是軍中礮鳴伏盡起擊斬二人并淸嘉砮子兀孫
孛羅楊吉砮子哈兒哈麻盡殲其從騎李成梁聞礮急出塞擊
其留騎斬首千五百有奇餘衆刑白馬攢刀誓永受約束乃旋
師炒花等以數萬騎入蒲河及大寧堡將士防禦六日始出塞
　庚午慈寧宮災赦修省　御史丁此呂請撤籠山停織造燒
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速誅徐爵游七報聞　時
貴妃鄭氏有盛寵而帝耽於酒給事中萬象春以爲言報聞
鄒元標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誠自省果無
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
意培養帝以元標剌己怒降旨譙責謫南京刑部照磨　先是
奉詔蠲除及織造議留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命於太倉庫補
進戶部尙書王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
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
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
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三
年而止詔許一年
十二年春正月御史范儁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中言人欲宜
防力以靡曼嬖爲戒時帝遘微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入
帝恚曰嚮未罪鄒元標致儁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鐫秩
帝猶怒將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帝怒少霽
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爲民　二月丁卯京師地震　己巳御史
屠叔明請釋建文諸臣外親謫戍者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

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
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時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萬象春疏及之
會河南巡撫都御史褚鈇請稍減郡王以下歲祿均給貧宗帝
遣象春偏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
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㰁意新會王睦榕聚眾
千餘人毆之裂其衣冠上書抗詔帝怒廢睦榕爲庶人奪諸宗
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
睦㰁屢疏引疾乞休詔勉留之　三月己亥減江西燒造瓷器
御史張文熙言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申時行言
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
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

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
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　御
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㸅獄庶人妃因
上疏辨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　夏四月乙卯帝命司
禮太監張誠侍郎邱橓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居正家左都御
史趙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
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
志其翼戴沖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
廕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
不納左諭德于慎行與橓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
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韙之

劉綎以送岳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
而己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丁巳詣軍門降綎復率兵進
緬緬將先遁留少兵隴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擒鳳父
子往攻蠻莫乘勝擒擊賊巢縛緬人及象馬來獻綎遂招撫孟
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擒其魁　五月甲
午京師地震　六月辛亥以雲南用兵免稅糧及逋賦　帝集
內豎二千人授以戈甲雜廝養訓練謂之內操發太僕寺馬三
千給之張學顏執不與又請停操練皆不聽刑部主事董基
抗疏言內廷清嚴之地無故聚三千之眾輕以凶器嘗試竊爲
陛下危之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無恐乎不知此
皆無當實用設遇儳卒勁騎立見披靡軍驚不可恃以輕出也

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
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暍溺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
千蓄怨之人於肘腋危無逾此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
長此不已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
謫萬全都司都事郭惟賢首疏救之調南京大理寺評事給事
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復交章救奪俸有差　張誠等未至
荊州守令先期錄張居正家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遯避空室中
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
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
萬金於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
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尋疏言居正母逾八

旬日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參政戴光啟為鄉會試考官私敬修及其弟嗣修懋修及是丁此呂發其事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為題顯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乃與余有丁許國合疏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為罪請敕吏部覈官評以議去留楊巍議黜雒文改調應科檄留啟愚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啟愚大逆請出之外遂謫此呂潞安府推官李植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江東之言時行以二子皆

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蔽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求去帝欲慰留時行罷啟愚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初居正操羣下如束溼異己者率逐去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為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由時行等起樂其寬多相與厚善而言路為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植東之及羊可立並以追論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時行等尤忌之國遂上疏力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

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中行用賢皆疏辨求去用賢極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詞甚峻國避位不出季馴及趙錦王遴工部尚書楊兆副都御史石星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寺卿溫純給事中御史齊世臣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遡者襲請留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羣起奏留贊德稱功連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為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

責言者如季馴等指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帝追讐居正甚以大臣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以風示廷臣時行等力沮乃止秋七月植劾季馴黨庇居正誣上欺君帝削季馴籍為民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並添註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復劾啟愚啟愚遂削籍八月丙辰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榜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初居正女歸刑部侍郎劉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居正沒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載移疾歸居正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張氏南京御史李一陽請

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於家　九
月丙戌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己丑作壽宮辛卯還宮
　張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
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
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
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卽還宮中
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
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
城內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
厮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騷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
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

明紀卷四十一　十五

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
疏入宦豎皆切齒爲蜚語中傷帝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
免然亦不能用也　岳鳳之降也本以計誘而劉世曾疏稱陳
禽遂行獻俘禮帝爲告謝郊廟自申時行以下悉敘功進官廕
子改孟密安撫司爲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
二曰孟璉曰孟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居孟淋皆名曰鎭安
命劉綎以副總兵署臨元參將移鎭蠻莫未幾緬人復大舉寇
孟密孟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帥五百人往援破
賊數萬進擢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　朵顏長昂導土蠻以四
千騎分掠三山三道溝錦川諸處李松請急勦長昂等朝議不
從僅革其月賞未幾復以千騎犯劉家口官軍禦之殺傷相當

薊鎭千總沈有容夜半帥健卒二十九人迎擊身中二矢斬首
六級寇退乃還　冬十月丁巳停刑　丙寅免湖廣山東被災
稅糧　十一月癸酉朔大統術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術推不
食已而回回術驗給事中侯先春言月食在酉而曰戌月食將
既而曰未九分差舛甚矣回回術推算日月交食五星淩犯最
爲精密何妨纂入大統術中以備考驗詔可　己丑余有丁卒
　御史詹事講以王守仁從祀孔子廟廷申時行等言守仁言
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
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且言胡居
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並宜從祀帝皆從之追謚居仁文敬獻
章文恭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言守仁不宜祀且請黜陸九淵

明紀卷四十一　十六

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欽順章懋呂柟
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於鄉疏方下部爲南京給事中鍾
宇淳所駁遂謫伯元爲海州判官終明世得從祀者止薛瑄及
居仁獻章守仁四人　十二月甲辰前禮部侍郎王錫爵爲本
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家屏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家屏去史官二年卽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
次之錫爵至又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
房山縣民史錦奏請開礦下撫按查勘廷臣多力陳其弊癸酉
罷之帝怏怏　戚繼光至廣東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
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卒繼光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
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多遵用焉　故事戶部銀專

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爲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爲慈寧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遴陳理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教大盛遴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尚書沈鯉請如遴言詔許之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　初南京給事中馮景隆言遼東巡撫周詠與子應昌共陷劉[illegible]應昌已罷詠尚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因劾李成梁飾功張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孫繼先復劾成梁幷發學顏陷[illegible]罪御史曾乾亨繼之帝方嚮學顏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淸州判官乾亨海州判官已給事中黃道瞻復論學顏學顏疏辨求去又請罷

道瞻不聽學顏故爲張居正所厚與成梁共事久物議終以爲黨乾亨同亨弟也　初張居正不樂海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居正卒久之吏部擬用瑞左通政帝雅重瑞命畀以前職

十三年春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瑞年已七十二矣　辛卯四川建武所兵變擊傷總兵沈思學燔其公廨瀘州副使周嘉謨單車諭之乃定　順天府通判周宏禴上疏指斥朝貴言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旣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張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跡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

嚴嵩居正猶不敢明立此條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出燿邦傑於外屛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代州判官　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申時行語司禮監曰內操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剝膚患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罷致祥疏而罷內操　二月丁未南京地震　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於是月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　刑部尚書舒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請飭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

廡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凡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　泰寧衞速把亥之子把兎兒欲報父怨偕從父炒花姑婿花大糾西部以兒鄧等以數萬騎入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聲犯開原鐵嶺己丑李成梁與李松瀋爲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眾逆戰成梁爲疊陳親督前陳擊賊而松以後陳繼之斬首八百有奇　壬辰減杭州織造及尚衣監料銀　徐貞明之謫外也至潞河終以水田議爲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

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栖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鎭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貞明已累遷尚寶司丞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可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王遴亦力贊之帝乃進貞明

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　張學顏入疏乞休許致仕去王遴代爲兵部尚書李成梁賂遺徧輦轂獨不敢至遴門

夏四月丙午大雩戊申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年久禁錮罪宗戊午步禱於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愼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沈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詔可　御史李棟言隆慶間河決崔鎭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尙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廕謚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褎諸

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俸　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四則旱李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沒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吳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書謂潘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江東之發憤上疏曰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竊安爲之纍樂從之游今指植與交歡爲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并可立言奸黨懷馮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內閣申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誰也帝仍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東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爭乃已中行求去章四上乃聽之去　蘇瓚方奉命巡關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潟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

均民之利而已詔下徐貞明議　五月丙戌雨　南京尚寶司卿余懋學言諸臣之不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常保留張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妬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人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蠹三中外臣僚率探政府意向而不卹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謂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聽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謂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庇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謂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

言及外吏則頌卓薈重生非藉結歡卽因邀賂是謂佞諛其蠹
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
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其蠹十也　南
京禮部郎中馬應圖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齊世臣龔懋賢蔡
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
旨謫大同典史初國子監博士陳泰來以執政與言路相水火
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應圖與泰來同邑又同年生王致祥
及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遂章劾應圖因言泰來爲黠定奏章
帝以應圖既貶不問　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譴謫諸臣詔許
量移惟范儁不敍給事中孫世楨御史方萬山等言儁不宜獨
遺坐奪俸　敵犯瀋陽伏精騎塞下誘官軍游擊韓元功追襲

之敗死　六月辛丑慈寧宮成加工部尚書楊兆太子太保諸
督工內侍俱廕錦衣已而南京御史王學曾論其太濫劾兆諛
詔中官兆惶恐引罪帝不問　壬寅建武所亂卒伏誅　初四
川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爲吏民患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副
將吳子忠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盡除諸番賞賚西陲稍靖
僅六七年復猖獗是月楊柳番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坎
遂入金瓶堡殺守將巡撫都御史雒遵屬總兵官李應祥討之
提卒三千人入茂州克一巖番恃險剽如故　秋七月御史龔
仲慶劾李植吳中行沈思孝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齊世
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　八月己酉京師地震　作
壽宮於大峪山禮部侍郎朱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

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　徐
貞明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
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采貞明議疏爲六事請郡縣
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
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
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
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
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薙草而墾田
則募專工帝悉從之九月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
撓者劾治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　南京吏部侍郎海瑞
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

化不臻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
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
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
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鶠
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鶠祚俸　戊子彗
星出羽林旁長尺許每夕東行漸小凡四十六日乃滅　雒遵
憾趙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等不直遵交章論列
罷之徐元泰代爲巡撫檄諭叛番使三反不應　初王錫爵以
面折張居正爲時所重李植嘗爲庶吉士錫爵爲館師江東之
羊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三人念申時行去錫爵必爲首輔而
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徐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

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鑿石以安壽宮與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奕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形龍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埘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明習葬法薦刑部侍郎張岳太常寺卿何源岳源皆疏辭錫爵言恥為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於超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摭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大臣如許國楊巍舒化董曩嘗譽為正人一言相左日謀剸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貶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寺評事岳以諸臣紛爭具疏評其賢否願為植三人地請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魏化陸光祖齊世臣吳定孫愈賢皆褒中寓刺而力詆潘季馴龔懋賢蔡系周龔仲慶惟用賢吳中行沈思孝無所譏貶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國是給事中袁國臣復劾岳岳坐免　王遴之為戶部尚書也頻執爭為中官所嫉及改兵部申時行以貲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會帝將重閱壽宮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為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悅時行乃調旨責遴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

交章劾遴遴乞休去　閏月戊戌振鳳陽淮安災　帝以李植言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癸卯復躬往天壽山閱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謫植綏德州知州江東之霍州知州羊可立大名府推官三人自以言事見知未及三歲而貶錫爵與時行相得甚而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御史柯梴因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政給事中盧逵亦乘風請正植三人罪士論哂之戊申帝還宮　庚申停刑　土蠻諸部長復犯蒲河殺裨將數人大剽掠西部銀燈亦窺遼瀋李成梁令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擣破銀燈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王學曾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水旱老稚流離啼飢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饑餒邪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為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謫興國州判官　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鈳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荷枷解一桂鈳官申時行等為之解帝益怒奪鈳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詩維寧一月謫一桂南京御史蔡時鼎以事初科發不由外廷

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閣臣治罪時行及王錫爵並在告許國王家屏擬停時鼎俸且請稍減詩維臣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詗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國家屏既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帝意稍解竟謫時鼎馬邑縣典史貶思孝三秩視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寺卿仍貶三秩　南京御史王

藩臣給事中王士美等交章救蔡時鼎王學曾帝怒奪俸一級

初陳瑄隄寶應氾光湖蓄水為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為八淺匯為六潭興鹽諸場皆沒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人民害漕運正德末楊最請開月河部覆不從嘉靖中屢議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逵復以為言督漕都御史李世達上其議乃決行之會世達遷南京兵部侍郎王廷瞻代以屬應逵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石隄三千三十六丈子隄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閱月竣事詔旨褒嘉賜河名宏濟　冬十二月丁卯汰惜薪司內官冗員　順義王乞慶哈卒　劉綎將家子性貪御下無法納蠻莫安撫思順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祿等淫虐思順怨叛歸緬事聞革綎任

以游擊候調初羅雄知州者濬殺營長奪其妻生子繼榮稍長即持刀逐父濬訴之鎭巡官命繼榮迎濬歸繼榮陽事之實加禁錮及調兵征緬遂弒濬妖僧王道張道言繼榮有異相奔為王用符術鍊丁甲煽聚徒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繼榮分黨四剽攻破陸涼鴨子塘陡坡諸寨築石城於赤龍山據龍潭為險廣六十里名所居曰龍樓鳳閣環以羣寨劉世曾檄調漢土軍屬監司程正誼鄭璧等分禦之會綎解官至霑益世曾委令與裨將劉紹桂萬鏊分道進討綎馳赴普鮓營直擣繼榮寨拔之獲其妻妾數人繼榮遁去綎連克三砦斬王道張道追亾至阿拜江有義部卒斬繼榮首以獻賊盡平世曾請築城改設流官以何倓為知州者繼仁為巡檢是役也撫降萬七千人首功止

五十餘級論者稱綎不妄殺　蠻莫之叛也緬部目大曩長散奪帥數千人據其地孟養亦陰附之按察使李材備兵金騰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頂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遂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初孟密數為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及是材資遣還故土　松茂番窺蒲江關斷歸水崖黃土坎道築牆五哨溝絕東南聲援見官軍少相顧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謂磨旋轉而數不增也尋突平夷堡掠良民裂其腸

十四年春正月遂圍蒲江關礮燉雉堞守將朱文達出斬數十人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徐元泰乃決計大征　南京御史沈汝

梁巡視下江用饋遺爲名盡括所部贓鏹都御史辛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逕召自修爲左都御史二月癸未嚴外官饋遺　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中時行帥同列再請建儲沈鯉等亦以爲言皆不聽給事中姜應麟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位亞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諸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

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柰何訕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尋謫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謫如法潮陽典史璟行人司正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鯉復申前請且請宥應麟等忤旨譙讓仍詔諭少俟二三年應麟等之謫也慈聖太后聞之弗善一日帝入侍慈聖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慈聖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都人者內廷謂宮人也自後言者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璟漢之曾孫如法鏜之子也　土蠻部長一克灰正糾把兎兒炒花花大等約土蠻諸子共馳遼陽扶賞李成梁偵得之飭副將楊燮參將李寧李興孫守廉以輕騎出鎮邊堡晝伏夜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毋林大風雷敵不覺既至風日晴明敵大驚發矢如雨將士冒死陷陳獲首功九百斬其長二十四人　以貴州貴竹長官司地置新貴縣爲貴陽府治省平伐長官司入焉三月又改金筑安撫司爲廣順州以舊程番府地置定番州並屬貴陽府　三月戊戌以旱霾諭廷臣陳時政舒化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嚴檢驗禁冤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僉都御史趙燿請恢聖度納忠言謹嚬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榷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皆嘉納　畢鏘以九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

百餘人內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州縣丈田滋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錦綺歲有餘積何煩頒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並多切要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　癸卯刑部員外郎李懋檜及他部郎劉復初劉志選等各上章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帝怒欲加重譴申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諸疏遂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鐲振愼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事亦寢不行　徐貞明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奄人勳戚占閑田爲利者恐水利興

而已失其利爭言不便爲蜚語聞於帝帝惑之會風霾求言申時行等力陳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墾田且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初議時兵部主事伍袁萃謂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已而竟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　殿試天下舉人顧允成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侍奉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遂或不幸貴妃弄威福

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尙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允成憲成弟也　戊午久旱敕修省　夏四月癸酉京師地震

五月戶部尙書畢鏘致仕　帝屢欲召用海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慂寰寰遂再上疏醜詆瑞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觀政進士顧允成彭遵古諸壽賢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污詆瑞之風宜媿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允成等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

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訐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並謫遂不復振　四川諸路征番兵悉集徐元泰命游擊周于德將播州兵爲前鋒游擊邊之垣將酉陽兵爲後拒故總兵郭成將敘馬兵扼其吭參將朱文達將平茶兵擊其脇李應祥居中節制參議王鳳監之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雖多遇急不相救國師喇麻者狡猾與灣仲占柯等刻木連大小諸姓歃血詛盟先犯歸化以嘗官軍于德誘禽喇麻灣仲守備曹希彬復擊斬占柯丟骨人荒沒舌三砦最強于德皆攻克復連破卜洞王諸砦文達成之垣亦各拔數砦與于德軍合遂攻

破蜈蚣茹兒諸巢初之亘祖輪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
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亘乃得之以還葬賊屢北窘悉棄輜重
餌官軍官軍不顧斬關入賊多死河東平尋渡河而西連破西
坡西革歪地乾溝樹底諸巢有小粟谷者首亂覘大軍西不設
備成夜襲之大獲牛尾砦尤險惡六月癸未將士三路夾攻火
其柵斬酋合兒結父子河西亦平諸營得所積稞粟留十日盡
焚其寨而還其逃窮谷者求偏頭結賽乞降應祥令埋奴設誓
皆反接其奴獻軍前禱天而誓卽牽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
乃許之降凡埋二十三人偏頭結賽者雅善天竺僧僧言歲在
雞犬番行厄偏頭結賽預匿山谷中遁賊以爲神故因之以請
是役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禽賊魁三十餘人俘馘以千餘

計羣番震驚不敢爲患邊人樹碑紀績焉　振直隸河南陜西
及廣西潯柳平樂廣東瓊山等十二縣饑　山西盜起　秋七
月癸卯振江西災　戊申敕戶兵二部撫安災民嚴保甲戶部
尙書宋纁言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爲
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從之　淇縣賊王安
聚衆流刦尋勦平之　緬人驅象陣大舉復犯兩土司告急李
材遣游擊劉天俸帥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
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緬衣賊將三人劉世曾沐昌祚
以大捷聞　九月壬辰王家屛以憂去　乙卯停刑　己未發
帑遣使振河南山東直隸陜西遼東淮鳳災　冬十月禮部主
事盧洪春言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
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
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
諸疾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
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之所
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卽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
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
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
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
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
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
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

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
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愼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
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
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瞽天下之
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諱疾
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
從丙寅廷杖六十斥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
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　土蠻七八萬騎犯鎭夷
諸堡閱五日始去　建昌越嶲諸衞番倮雜居建昌逆酋曰安
守曰五咱曰王大咱與越嶲邛部罵骨夷竝起爲亂徐元泰議
討之徵兵萬八千仍以朱文達邊之亘分將李應祥統之副使

周光鎬監其軍十一月光鎬先渡瀘黑骨與大咱已據相嶺焚三峽橋五咱等亦寇禮州德昌二所時徵兵未集光鎬先設疑以嘗相嶺賊賊果退據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也已而諸道兵盡抵越嶲應祥令文達攻五咱之垣攻大咱置黑骨夷弗問文達夜半走三百里抵禮州賊半渡擊敗之遂渡河擣其巢五咱據摩旗山挑戰官軍夾擊賊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大小西番界文達兵大破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砦西谿之垣亦尋破桐槽大咱亡入山峪中　御史許守恩劾兵部尚書張肯甫以營謀得遷御史徐元復劾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奴賄入禁衛往歲營僉書尚書王遴持正爲所中傷去未幾秀即躐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十二月肯甫三疏謝病去　大同巡撫胡來貢請移祀北嶽於渾源州沈鯉等言大明集禮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縣與史俱合渾源之稱北嶽止見州誌碑文經傳無可考仍祀曲陽是從之　初永寧宣撫奢效忠卒妻世統無子妾世續有子崇周年幼世統以嫡欲奪印相攻者十餘年及是崇周始代職久之死　初日本關白信長獵薩摩洲人奴平秀吉臥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有口辨雄健矯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漸用事關白者日本貴官下其王一等秀吉爲畫策奪併二十餘州遂以秀吉爲攝津鎮守大將已參謀阿奇支得罪信長信長命秀吉統兵攻滅之未報而信長爲其下明智所殺秀吉與部將行長等還軍誅明智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衆

明紀卷第四十一終

明紀卷第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世襲雲騎尉世職內閣侯補中書孫男克家恭訂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辰發帑振山西陝西河南山東諸宗室　大計京官申時行欲庇私人而置所不悅者十九人於察典揚巍等依違其間掌河南道御史王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貪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辛自修患政府多私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爲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允登集諸御史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之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而十九人賴以免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亦皆獲免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羣情失望已御史張鳴岡等拾遺首工部尙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張誠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主使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鳴岡及御史高維崧趙卿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辨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維崧等疏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堪此任者維崧等引罪無他舉帝怒恐出之外張養蒙借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驗封主事顧憲成再言之謫桂陽判官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嬖倖帝下

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二月自修及起鳴並罷

初乞慶哈死子撦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鄭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撦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撦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洛以聞三月乙卯封撦力克順義王三娘子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朝廷嘉其功亦封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府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竊盜且無輕遏其部落驅獵者帝嘉納之　土蠻東西部連營入犯夏四月京師旱太疫　羅雄蠻寇必大反殺者繼仁執何倓參將蔡兆吉等討定之乃改州曰羅平尋設千戸所曰定雄　六月戊辰敕禁廷臣奢僭　京師大雨振卹貧民　李應祥偵賊將劫營會所徵鹽井刺馬兵三千至猙獰跳躍類非人形諸番所深畏遂潛移己營令刺馬兵屯其處夜分賊來襲刺馬起擊之伏屍狼籍諸將遂進攻西谿逐北至磨眥七板番連兵圖五咱而令裨將田中科營麥達逼安守已諜言守謀襲中科應祥夜飲材官高逢勝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疾趨七十里抵麥達而伏守至被禽守爲羣寇魁既殪西南邛筰甘蘭靡莫諸酋皆震讋商山四堡番乞降於邊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於朱文達各埋奴道左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勢窮走昌州爲裨將王言所獲土目安四兒者居連昌城中潛剽掠於外至是知禍及帥黨數百人走據虛郎溝諸軍旣滅五咱應祥遣之北

示將討黑骨者四兒遂弛備將士忽還軍襲之獲四兒黑夷酋
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為裨將王之翰所禽王大咱匿所親普
雄酋姑咱所秋七月大軍進討姑咱懼密告之翰搜得大咱建
昌越巂諸番盡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三千餘人　江北
蝗江南大水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河北大饑富平蒲城同官
民採石為食戶部侍郎孫丕揚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
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
急務損上益下以培養蒼生大命帝感其言蠲振有差　河決
開封偃師東明長垣申時行言河所決地在三省守臣畫地分
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宜遣風力老成給事中
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請修築大社集

東至白茅集長堤百里從之　八月庚申以災沴頻仍敕撫按
官懲貪吏理冤獄蠲租振卹　給事中邵庶論誠意伯劉世延
因刺及建言諸臣李懋檜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絕
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
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益有鄭
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
天變示儆於上饑饉之問子弒父僕弒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
為海內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為言官者十僅二三言
官不必皆智不為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邇歲馮保張
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
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

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
堂上官禁止司屬為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
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
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
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
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
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
科道當遷一視其章奏多寡得失為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
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
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復偕其黨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交
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為湖廣按察司經歷劉志選言陛下諭懋

檜使人鉗口結舌蒙蔽耳目非國家福也帝怒謫福寧州判官
土蠻七八萬騎犯鎮夷堡　九月丁亥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己丑停刑　冬十月庚申申時行請發留中章奏　南京右
都御史海瑞卒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
自號剛峯天下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
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為知縣以
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以利民居官苦節自厲及
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小民聞
瑞卒皆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
把漢大成糾土蠻十萬騎由鎮夷大清二堡入數日始出
撫治鄖陽都御史李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材又

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春將赴官聞之怒諷
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毁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銀四
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革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
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
欲殺之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十一月戊子詔下鈇等吏
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申時
行庇之置不問　初卭部屬夷膩乃酋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
夷白祿雷坡賊楊九乍等數侵掠內地會省吾議討之會有都
掌蠻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諸酋鴟張如故
建昌越嶲興師又藏匿叛人徐元泰令都指揮李獻忠等分勦
賊詐降誘執獻忠等三將殺士卒數千人勢益猖獗會李應祥

師旋元泰乃益徵播州酉陽諸土兵合五萬人令應祥督朱文
達邊之垣周于德及參將郭成等分三道入于德首敗白祿兵
追至馬蝗山懸索以登賊潰乘勢攻木瓜夷射殺白祿追至利
濟山雪深數尺于德先登復大敗賊燬其巢撒假與九乍帥萬
人據山播州兵擊走之　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引年乞休帝
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
椽出入徒步妻子饘粥不繼年七十四卒巡撫周孔教捐金葬
之　禮部言唐文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文初尚鉤棘而人
習險譎國初舉業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左傳國語矣又引史
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佛經道藏
摘而用之流弊安窮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純正典雅

宜選其尤者刊布學宮以爲準則從之時方崇尚新奇厭薄先
民矩矱以士子所好爲趨不遵上指也
十六年春沈鯉以三年册立之期已屆執前旨固請不從　司
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帝年號重定景帝實錄勿稱郕戾王沈鯉
議從之三月壬辰申時行等言建文年號相傳以爲革除然考
成祖實錄仍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實未嘗革除也乃詔改景
皇帝實錄去郕戾王號時上下偷惰詔敕多不奉行景泰實錄
終明世竟未之改　山西陝西湖南畿浙江並大饑疫　潘
季馴既斥中外論薦者不已會常居敬及御史喬璧星皆請復
專設總理大臣乃以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初黃河由徐
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利於運道後漸

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溝又決邵家口出秦溝運道數
梗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隄岸束水歸漕久之隄日加河身日
高及河決開封督漕都御史楊一魁欲復故道令仍自小浮橋
出且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宜浚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
黃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
老黃河故道力言河隄日高束水益急黃強則灌運河淮縮則
侵祖陵淮安高寶鹽興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丸泥紛紛之
議有欲開顏家灌口永濟三河南懟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總
不如復河故道由三義鎮達葉家衝在清河縣北者河形尚在
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窪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礙復此故
道爲一勞永逸之計帝從常居敬罷老黃河議及季馴抵官又

言茶城之淤雖勢所必至然黃水一落漕即從之沙隨水去不濬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但當嚴古洪內華及居敬所建鎮口閘禁帝從之於是故道之議亦罷未幾水患益甚　夏四月振江北大名開封諸府饑　雲南巡按御史蘇酇言遮浪之役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孟密地尚爲緬據李材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棍附和宜並罪帝怒削劉世會籍奪沐昌祚俸一年材嚴之及劉天俸俱逮下詔獄材上章自理不省

朱文達破撒假於大田壩合周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游擊萬鏊躡擊撒假於鼠囤獲其妻子郭成復至三寶山大戰生禽撒假安興據巢守文達鏊分道入獲其母妻安興擲金於途以緩追者遂得脫五月李應祥督諸軍深入獲之他夷猓畏威降者

二千餘人悉獻還土田願修職貢凡斬首一千六百九十餘俘獲七百三十有奇蜀中劇寇盡平應祥以功屢加都督同知威名甚著　乙巳以軍儲倉火及各省災傷敕內外官修省　先是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婦女邏者執之爲所毆訴於巡城御史潘士藻牒司禮監治之帝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閹斃其一張鯨方掌東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士藻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

救不聽　北關卜寨那林孛羅强盛數與南關歹商搆兵李成梁以南關勢弱乃帥師討北關直搗其巢卜寨走與那林孛羅合憑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礮擊之碎其外郛沈有容陷陳馬再斃再易遂拔二城斬馘五百餘級卜寨等請降誓不復叛乃班師卜寨清佳砮子那林孛羅楊吉砮子歹商虎兒罕子也　六月庚申京師地震　甲子以災傷停減蘇杭織造　御史陳登雲劾鄭貴妃父承憲略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流冀陛下重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勛貴簧鼓朝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宮之

效于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時廷臣爭言立儲事帝多不省登雲疏入貴妃及承憲皆怒同列亦爲危已竟留中不下自是言者益多章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門戶之禍大起　御史任養心言李成梁父子兵權太盛姻親厮養分操兵柄環神京數千里縱橫蟠據不可動搖其次子薊鎮副總兵如柏貪淫跋扈尤甚不早爲計恐生他變帝從之解如柏任成梁上書乞罷并請盡罷子弟官帝慰留不許　秋七月乙卯免山東被災夏税　庚午定邊臣考績法　八月乙未詔取太倉銀二十萬充閱陵賞賚　九月己未停刑　庚申帝如天壽山閱壽宮甲子次石景山觀渾河召申

時行至榧次諭曰朕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今見河流洶湧如此知黃河經理倍難宜飭所司加愼勿以勞民傷財爲故事至選用務得人吏工二部宜明諭朕意乙丑還宮　庚午甘肅兵變巡撫都御史曹子登罷　俺荅之建寺靑海也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兎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松套賓兎等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他部往來者亦取道焉鎭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兎死子眞相進據莽剌川火落赤據揑工川盆併吞番族及揹力克嗣王位勢輕不能制龍虎將軍永邵卜者俺荅從子也隨俺荅西迎活佛留據靑海更名瓦剌他不囊首犯西甯副總兵李奎飲方醉躍馬獨出虜衆控轄欲有所訴奎拔刀斫之遂大譟射奎死奎部卒馳救亦多死守臣不能討遣使詰責虜還所掠獻首惡事遂已由是益肆侵盜　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寺少卿李棟等讞上李材等獄當材及劉天倖徒陳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郞中御史寺正諸臣俸解典詔獄李登雲等官應天府丞許孚遠上書爲材訟冤貶二秩出爲廣東僉事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天倖斬嚴之除名申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　禮部尚書沈鯉素鯁亮持典禮多所建白藩府有所奏請中官居間一切格之中官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鄭承憲爲父請卹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駮之秦王誼漶由中尉入

繼而乞封弟爲郡王申時行助爲請鯉不可唐王違制請封妾子執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由是數被詰責且奪其俸鯉遂有去志時行以鯉不附己銜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陳與郊爲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給事中陳尙象劾之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張誠使人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引疾去　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　中使祠五臺山還言紫荆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以申時行等言而止　張鯨性剛果帝倚任之掌東廠橫肆無憚其用事司房序班邢尙智招權受賕御史何出光首疏劾鯨尙智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爲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削尙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御史陳尚象吳文梓楊文煥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尙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命下象乾詔獄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給事中李沂甫拜官十二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受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爲眞虧損聖德夫豈

淺尠且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鯨亦私家閒住御批至閣時行等復欲留之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罵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李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而已南京兵部尚書吳文華帥九卿請罪鯨而宥言者不聽　陝西巡撫王璇言故都御史鄒應龍沒

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卹典未被朝野所恨帝命復應龍官予祭葬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免元旦朝賀嗣是遂以為常給事中楊其休言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勵諸臣不聽　丁巳太湖宿松賊劉汝國等作亂安慶指揮陳越討之敗死二月丙申吳淞指揮陳懋功討平之　改四川泥溪長官司置屏山縣轄膩乃諸夷地　先是庶子黃洪憲典順天鄉試王錫爵子衡為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與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郎中高桂遂發憤摘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並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工部主事饒伸言自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開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憸人今又巧護已私欺罔主上勢將為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入時行錫爵並杜門求去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闈中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錫爵下伸錦衣衛獄

副都御史詹仰庇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劾伸及桂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於是申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

三月丙辰免陞受官面謝　雲南永昌騰衝素號樂土自岳鳳倡亂始議募兵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鄧子龍分將之所募多亡命不相能兩軍鬭帝以綎子龍皆有功置不問及劉天俸被逮子龍兼統騰兵每工作輒虐使之而右姚兵會用師隴川子龍故為低昂椎牛饗士姚兵倍騰兵騰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而姚兵久驕癸亥以給餉稍緩遂作亂　潞王翊鏐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莊遍畿內及之藩衛輝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侈翊鏐又多請

贍田食鹽無不應者其後福藩遂緣爲故事　敵犯義州復入太平堡把總朱永壽等一軍盡沒　帝以王家屛服旣闋遣行人召之夏四月己亥還朝進禮部尙書復入閣　始興妖僧李圓朗作亂犯南雄有司討誅之　南京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逾月不以白都御史耿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吳時來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二月觀政進士薛敷教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寀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淸風憲申時行等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卽日投揭臺長南京

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詹仰庇未及閱疏亦劾敷教排陷大臣煽惑人心淆亂國是給事中許宏綱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又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賛緣倖免一則捃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並侵許國時來仰庇帝卒用時行等言勒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國連疏力詆敷教麟趾并及饒伸等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旣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又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自請罷斥由是公議益不直國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伸帝慰留國時來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定向已除戶部尙書督倉場力辭求退屢疏乃許　六月甲申浙江大風海溢　姚安亂卒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抵會城所過剽掠己丑巡撫都御史蕭彥合土漢兵夾擊之斬八十四級俘四百餘人脅從皆撫散亂乃靖　乙巳甯緞浙江大旱太湖水涸發帑金八十萬振之　黃水暴漲決獸醫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鎭內河壞田廬沒人民無算　王家屛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帝乃上疏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册立皇太子禮不報　秋八月壬寅嚴匿名揭之禁　王家屛復偕同官疏請萬壽節臨御從之俄遣中官

諭家屛奬以忠愛家屛疏謝復請帝勤視朝楊巍亦帥同列以請掌通政司侍郎張孟男言羣臣久不見至尊上書又不省萬幾日曠何以塞災異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合曹世卿枉章並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橐饘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居數日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九月朶顏等部腦毛大合白洪大長昂三萬騎復犯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總馮文昇皆戰死李成梁逐之大敗選鋒沒者八百人敵大掠瀋陽蒲河榆林八日始去　冬十月癸未停刑

癸卯黃河決口工成張養蒙言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其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

虜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
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己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
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　楊巍等復請
帝御殿帝不悅責以沽名　帝復召張鯨入宮給事御史陳與
郊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御史徐常吉王以通等
力諫皆不報　十二月己丑諭諸臣遇事勿得忿爭求勝　大
理寺評事雒于仁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
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
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
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
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

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
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
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抶中官
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
法輩皆一詘不伸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
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
更當何如昔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
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
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
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云操生殺之權人畏之
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

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懾
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鋸何避焉因獻酒色財氣四箴疏入帝
震怒留其疏十日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
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王家屛曰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
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
之故能防欲於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
默取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倘可
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時行等亦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
乃曰此疏不可發恐外人信以爲眞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
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召皇長子皇三子出見

時行等拜賀請亟定大計帝俞之又令傳諭責鯨乃退居數日
于仁引疾斥爲民鯨寵亦遂衰于仁遵之子也所云十俊蓋十
小閹也　王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宥故巡
撫李材罪不報　禮部尚書于慎行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
帝詰責之　吳時來兩疏劾宋纁杜門乞休帝不許文選員
外郎趙南星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時來謀代之忌纁
聲望連疏排擠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詹仰
庇力謀代之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
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先後自免
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每陰譏之言官唐堯
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眾正不容賢人得志是謂傾危

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任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戶部主事姜士昌言洪憲力擠用賢吏部侍郎徐顯卿搆陷位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讜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愼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時來仰庇初皆以直節負盛名及晚節不能自堅頗委蛇執政間故南星士昌劾之陳與郊遂屬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出位妄言帝下其疏禁諸司毋越職言事而謫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給事中史孟麟力攻春開弁侵執政刑部主事吳正志亦劾春開及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御史赫瀛集同官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御史萬國欽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之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南星孟麟皆自引去春開亦謝病後以考察罷仰庇稍遷刑部侍郎亦屢疏移疾歸　光祿寺少卿王汝訓言陳與郊今日爲巡撫明日爲監司每疏一出受賄狼籍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楊巍亦嘗語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譴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

默者顯謫諤者黜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劍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棱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郊且恚汝訓刺己上言臣未嘗詆與郊汝訓以寺丞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調汝訓南京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巍詔奪明俸擢與郊大常寺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與郊尋以憂去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二月申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　卜言台周黃台吉大小委正結西部乂漢塔塔兒五萬餘騎復深入遼瀋海蓋李成梁潛遣兵出塞襲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報首功二百八十

夏四月甲申振湖廣饑　置四川寍武縣爲龍安府治後改名平武　五月左都御史吳時來致仕未出都卒贈太子少保諡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諡　六月己卯免畿內被災夏稅　河套都督卜失兔遣使邀撦力克撦力克遣鄭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撦力克遂行甲申火落赤眞相犯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帥三千人禦之敗沒　乙酉更定宗藩事例始聽無爵者得自便　王錫爵以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王家屏疏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況套賊跳梁

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復鵰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彌書淩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啟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閽此臣所以中夜彷徨飲食俱廢不能自已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撦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眞相咨挾爲重再犯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游擊李芳等皆死自把爾戶外無不助逆關中大震乙丑帝召見申時行等於皇極門議邊事咨以方略言邊備廢弛督撫之調度

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王錫爵主款與時行合許國謂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命羣臣舉將材己巳戎政尚書鄭洛經略陝西四鎮及山西宣大邊務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八月癸酉停撦力克市賞　萬國欽言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飾詞欺妄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羌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僨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

將帥歲饋金錢漫無成畫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闌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二人皆時行私黨故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汙大臣謫劍州判官已而友松亦罷命鄭洛兼領總督事　禮部侍郎黃鳳翔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屛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爲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召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疏皆中寢士氣

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孰肯捐軀爲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遼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爲用兵養士之資今戶部歲進二百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刹之供奉齋醮之祈禳何一不糜內帑與其邀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於孑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元標尋起驗封員外郎　鄭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卽勒拒之卜失兔將助逆其母泣阻不從遂攜妻女行由永昌宋家莊穴牆入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戰於水泉三道溝臣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卜失兔及其黨炒胡兒並中流矢走臣亦被創將士斬級

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牛馬羊萬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慟曰傷哉我女悔不用毋言以至此也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西海莊禿賴後至聞之亦退去時諸部長桀驁甚洛專主款臣以爲不足恃上書陳八難五要大略云邊薄兵寡饟絀寇驕諸部順逆難明宜復額兵嚴勾卒足糧餽分敵勢明賞罰且以創重乞歸帝不許　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采申時行等仍執不可　冬十月廷臣交章請册立御史何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妃俾妃自請且曰若不及今爲身家計吾儕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亦具疏以請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爲悖逆離間申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

疏再爭時行王錫爵許國皆杜門乞去于愼行亦乞去言册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并僚屬皆奪俸閣中獨王家屏一人帝遣鴻臚卿家趣時行等入直時行等陳謝申册立之請杜門如故家屏亦再請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卽於冬間議行否則待皇長子踰十五歲家屏以口敕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卽宣示外廷外廷懽然時行等亦起視事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　戊寅振臨洮破兵軍民　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縣丞御史郭實復劾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

鉅萬爲衡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　南京國子監司業劉應秋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召對輔臣詻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入犯旣掠洮岷直逼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者天子所與託心腹者也輔臣先蒙蔽何責庶寮故近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相蒙恬不爲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爲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

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爵南京吏部主事蔡時鼎亦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卽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淸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卽爲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忮刻私僞萌生欲蓋彌

著夫居正之禍在銜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
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
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倘可俾相天下哉
因歷數其十失劾之省改南京御史章守誠亦疏論時行並畱
中　十二月甲申遣廷臣九人閱邊　土蠻族弟土墨台豬借
西部青把都恰不愼及長昂滚兎十萬騎深入海州縱掠十三
日而去副將孫守廉不敢戰李成梁亦弗克救巡按山東御史
胡克儉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令聽勘　升廣西下雷峒爲
州　黃河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踰年衆議遷城改河潘季馴
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蘇伯湖至小湖口積水乃消　初播州
宣慰楊應龍獻大木七十材美賜飛魚服復授都指揮使銜應

龍性猜很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
間出剽州縣嬖妾田雌鳳用讒殺其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
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巡撫都御史葉夢熊以聞巡按御
史陳效歷數應龍二十四大罪而四川巡按御史李化龍則以
方防禦松潘調播州兵協守請暫免勘問俾應龍戴罪圖功川
貴互疏辨給事中張希皋等以事屬重大乞令從公會勘無執
成心從之
十九年春正月莽應裏寇永昌騰越　鄭洛梁雲龍入西寧控
扼青海撦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
人輸罪請歸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撦力克北歸別遣雲龍
萬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途
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惟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
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
皆陛下盛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而固辭總督王錫爵薦
魏學曾起兵部尙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火落赤眞相聞
官軍大集卜失兎又敗於水泉乃乘氷堅渡黃河北走畱其黨
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餘人牧莽剌川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
口走烏斯藏門戶也屬番以告固原總兵官尤繼先繼先令番
以八百人前導而與故總兵劉承嗣游擊原進學吳顯等疾馳
七百里直抵南山二月乙酉奮擊大敗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
禽十二人可卜列從子拜巴不的與焉卽前殺李聯芳者也師
旋寇尾至撒川見有備乃夜走他寇犯鎭羌西寧石羊亦俱敗

火落赤遂徙帳西海　葉夢熊等會勘播州事夢熊主議所轄
五司改土歸流悉屬重慶與李化龍意復相左化龍引嫌求斥
會應龍妻叔張時照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變告應龍反夢熊
請發兵剿之四川士大夫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什百數皆貧
其彈壓且兵驍勇數征調有功翦除未爲長策朝議命再勘應
龍願赴蜀不赴黔　三月丙辰西北有星如彗長尺餘歷胃室
壁長二尺閏月丙寅朔入婁丁丑以彗星見詔修省　己卯責
給事中御史風聞訕上各奪俸一年　李成梁威望甚著然上
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旣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擣零
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爲常會給事中侯先春閱邊成梁
用參將郭夢徵計使副將李寧等出鎭夷堡潛襲板升獲老弱

二百八十餘級以爲功師旋爲別部所遮將士數千人失亡大
半遼東巡撫都御史郝杰具疏直陳其故要總督蹇達同奏達
匿其疏自爲奏論功胡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　夏
四月丙申朔享太廟自是廟祀皆遣代　莽應裏復帥兵圍蠻
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
爲疑兵緬人懼而退追敗其衆　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言陛
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
爲輔臣所移故言官嚮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
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
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
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

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
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
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
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
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
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材可惜也輔臣不越例與
人富貴不爲見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
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
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
寧誡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　初楊巍在吏部不
能止吏奸遇事輒請命政府及宋纁代爲尚書絕請寄獎廉抑

貪罪黠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缺員外郎纁擬
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趣之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
頃之以序班盛名昭註官有誤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府
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中書無不
以貲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
琯奉表入都上疏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略言時行庇巡撫
秦燿而纁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齕
纁使不得安其位又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
以謝天下帝怒削琯籍纁亦尋卒詔贈太子太保諡莊敏纁凝
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初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
需纁曰朝廷錢穀寧久蓄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

羨則侈心生矣或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
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
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
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勿問則如
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以陸光祖爲吏部尚書趙錦爲
刑部尚書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錦時年七
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肅錦始終厲清
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爲本　五月壬午四川威
茂諸處四哨番作亂攻破新橋乘勢圍普安等堡巡撫都御史
李尚忠檄諸路兵進剿巡按御史李化龍言松潘爲蜀屏蔽疊
茂爲松潘咽喉番戎作梗松潘力不能支宜移四川總兵於松

潘以備防禦給事中張楝言河西列鎭正爲屏限番衆自俺逆畱糧依海爲巢火眞渡河蟠踞二川遂與番並巢而處今楊柳塞諸番無故犯順恐勢與北戎合蔓延未已宜命邊臣愼爲之備時諸軍並有斬獲番衆亦斬部長以贖罪事遂定　撦力克觀望不卽歸鄭洛與相羈縻魏學曾與洛議不合葉夢熊移撫陝西亦與洛異議初順義王封貢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曾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撦力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討之上書請決戰夢熊又調苗兵三千爲選鋒騰書都下詆洛爲秦檜賈似道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洛亦疏持不可會撦力克東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眞相焚仰華置戍西寍歸德而還　王錫爵以母老連乞歸六月壬子許之賜道里費遣官護行　日本平秀吉以兵征服六十六州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郞機諸國皆使奉貢改國王所居山城爲大閣廣築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壻必誅以故所向無敵遂改元文祿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爲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爲導慮琉球洩其情使無入貢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爲中國害與琉球長史鄭迵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情來告甲又旋福建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不知其謀己也　胡克儉言臣初劾孫守廉申時行以

書沮臣及劾李寍時行又與許國論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兵部尚書王一鶚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置寍罪不議蹇達置郝杰會覈功罪疏不奏豈杰親臨者不知其罪而達遙制者乃知其功因歷數李成梁數年以來冒功隱蔽狀又論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因至詆爲賊帝謂成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時行等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乃謫克儉蘄水縣丞而成梁等置不問　秋七月癸未許國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國是紛紜大臣爭欲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詔此後有肆行誣衊者重治　八月丁酉免河南被災田賦　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册立期近上疏請預備儀物帝怒命奪俸三月更展册立期一年工部尚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給事中羅大紘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申時行適在告許國王家屛連署其名上疏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時行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册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慙懼亟謀之胡汝寍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紿取之及往索時行不與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懷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

當與分過況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
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
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
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
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菀之計其操
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
邊方雜職俄以給事中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中書舍人黃正
賓官以貲進思樹奇節抗疏劾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
下獄拷訊亦斥爲民御史鄒德泳疏繼上時行不自安力求去
國亦五疏求去九月壬申國罷甲戌時行亦罷家屛爲首輔而
冊立竟停家屛以國疏己亦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
上疏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亦不報家屛性忠讜好
直諫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德泳守益之孫也
　申時行之去也薦吏部侍郎趙志臯前禮部侍郎張位自代
丁丑特旨以志臯爲禮部尚書位爲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
士預機務陸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後不爲例
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大事急請速召鄭洛究款戰之
計魏學曾言搯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
眞相其說本宋諸道路而朝士爭附之帝卒用星議罝學曾疏
不問　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
停俸于愼行致仕　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沈溺十九浸
及祖陵山陽河決邵伯湖亦溢田廬浸傷會同亭以聞命給事

中張貞觀往泗州勘視　初大同士兵歲饟萬二千石兵自徵
之民不勝擾閱視少卿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因請裁
宂員以裕經費京衞諸武臣謂減己月俸也大譁冬十月癸巳
伺乾亨兄尚書同亨出朝圍而譟之於長安門王家屛遣諭之
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
散出石星言貴臣被辱大傷國體鍾羽正亦言之皆不報家屛
密揭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載而治首事者以
法同亨再乞休不許文璧光祚孫也　侯先春還朝詆李成梁
尤力帝意頗動成梁再疏辭疾言者亦踵至十一月帝從御史
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寧遠伯奉朝請成梁鎭遼二十二年先
後奏大捷者十武功之盛二百年所未有其始銳意封拜師出
必捷威震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僕隸盡列崇階都榮顯健
兒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輩皆擁專城暮氣難振又
轉相掊克士馬蕭耗成梁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
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結納朝士爲
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淸
野爲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御史朱應轂給
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章劾之事頗有跡卒賴奧援反詰責
言者比申時行等相繼謝政遂以去位　廣西巡按御史錢一
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專斥申時行而言繼其後者庸駑
偏拗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又言帝宮中
有所惑故不能取人以身至以褒姒驪姬爲比其論國本則謂

帝設爲不許諸司激擾之旨以禦天下言者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陽爲不知以冀遲延有一人言及則以激擾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改遲二三年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摇天下從此危亂時廷臣爭册立事者衆一本最戇直帝畱其疏而心銜之　朝鮮王李昖言倭酋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飭海防　十二月甲午詔定戚臣莊田　癸丑河套部土昧明安入延綏互市畢要請增賞總兵官杜桐與巡撫賈仁元計先出兵襲之魏學曾亦以爲然乃令參將張剛自神木游擊李紹祖自孤山桐自榆林三道並出遇寇力戰大破之斬四百七十餘級誠明安而還延綏自吉能納款塞上息肩二十載自此兵端復開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寇鈔無已時矣　鄭洛至大同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揩力克諉罪火落赤眞相桀驁之狀已斂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靑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愼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莽揑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概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在我固未爲失策也議遂定詩加洛少保仍召理戎政張棟連疏力詆之乃引病歸　置雲南新平縣屬臨安府　畿內蝗南畿浙江大水蠲振有差　安南黎維潭漸强舉兵攻莫茂治茂治敗奔喜林縣

明紀卷第四十二終

明紀卷四十二　三十

明紀卷第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

神宗紀五 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二十年春正月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淸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命獻可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同謫給事中舒宏緒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宏緒南京羽正獻可並以雜職徙邊方趙志皋論救被旨譙讓給事中陳尙象復爭之坐斥

爲民尙象嘗劾罷尙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人始稱焉給事中孟養浩言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眞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誤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旣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册立本非兩事今日旣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册立是重啟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一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及鄒德泳亦各有疏帝益怒言册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丙戌命錦衣衞於闕下杖之百除名永不敘用獻可羽正宏緒亦除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貶一秩出之外帝又謂養浩所逞之詞根託錢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併斥一本爲民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謫名儒邊方德泳懋遜等並斥爲民禹謨等停俸有差禮

部尙書李長春等復疏諫帝再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　王家屏上疏曰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臾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閽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聽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概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淟涊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趙志皋具揭爲家屏請帝遂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

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慾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託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効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　御史馮從吾言陛下郊

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卹勿以目前宴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　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陸光祖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　刑部尚書孫丕揚言折獄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既

成部寺各立長單刑部送審掛號次日卽送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卽還本部參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於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詳鞫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　初西部人哱拜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官寧夏副總兵子承恩夢妖物而生狼形梟𨂍性狠戾拜老襲職洮河告警御史周宏禴舉承恩及拜義子雲指揮土文秀等將材巡撫都御史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鄭洛願與承恩從軍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笞之二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

劉東暘許朝作亂三月戊辰殺馨及副使石繼芳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據寧夏城反承恩陷玉泉營中衞廣武取河西四十七堡惟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賊引河套著力兔宰僧攻之並犯花馬池全陝震動　辛未王家屏致仕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强半杜門以讜直去國朝野惜焉　壬申魏學曾檄副總兵李昫帥游擊吳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唯寧夏鎭城尙爲賊據著力兔等中外相呼應哱拜土文秀攻趙武於玉泉哱雲著力兔急攻平虜蕭如薰伏兵南關陽敗誘賊入射雲死餘衆敗去又襲著力兔營獲人畜甚多賊乃退昫救武圍

亦解　吏部擬量移萬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尚書陸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趙志皐疏救被旨切責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亦不許已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會光祖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之光祖清强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與宋纁相繼爲吏部部權始克振　中朝聞哱拜反欲遣李成梁爲將未敢決御史梅國禎特疏保之給事中王德完持不可國禎乃薦成梁子如松有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並年少英傑

宜令討賊夏四月甲辰命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將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鎭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武臣之有提督自此始甲寅甘肅巡撫葉夢熊上疏自請討賊許之又詔陝西巡撫沈思孝移駐下馬關爲大軍聲援李昫與故總兵牛秉忠抵寧夏城下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游擊俞尚德戰死時慶憲王薨鎭原王伸墥理府事賊脅伸墥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官軍亦糧盡乃引退休近堡魏學曾日夜趣芻餉治舟調兵思孝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之召爲大理寺卿伸墥謀襲賊弗克府中人皆被殺憲王妃方氏匿其子帥鋅地窖中自經死壽陽王倪勵脅降不屈爲賊所四　搢力克縛史二一叩闕獻俘復還二年市賞　祖陵之被水也議者或欲開傅寧河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獨潘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巡撫周寀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先是季馴三疏乞休不允至是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從之季馴將行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闢而無待

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積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導淮之議起　平秀吉廣徵諸鎭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會子死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爲妾慮其爲後患而諸鎭怨秀吉暴虐咸懷異志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秀吉乃遣其將淸正行長義智僧玄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陷朝鮮之釜山鎭乘勝長驅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昖又湎酒弛備猝見寇至皆望風奔潰昖棄王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遣使絡繹告急且請內屬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

壞放兵淫掠　趙志皋張位建議凡大僚缺令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吏部尙書孫鑨言廷推之法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啟倖途非制史孟麟亦言類奏之法以一部之事分而散諸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諸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得爭其是又誰執其咎此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帝皆不納卒從位等議　哱拜復以套寇五百騎圍平虜堡副總兵麻貴選精卒三百閒道馳御之魏學曾命貴撫著力兎銀定宰僧於横城啖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薫甘州故

總兵張傑軍皆至乃復攻寧夏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甎井堡以牽我兵哱承恩以罔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會帝以石星言賜學曾尙方劍督戰寧夏巡撫朱正色總兵官董一奎及葉夢熊梅國禎劉承嗣李如松先後至軍帝聞蕭如薫孤城抗賊大喜六月命代董一奎爲寧夏總兵官盡統諸援軍以貴爲副丁未諸軍復進攻城連戰不下初學曾欲招劉東暘許朝令殺拜父子自贖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正色至以傑嘗總寧夏兵與拜善復遣之招拜朝乃舁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戮殺傑亦繫不返寧夏百戶姚欽

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八人欽縋城來奔賊糧盡乃以求撫緩師而奉黃金繡蟒於卜失兎等請急徇靈州先據下馬關阻饟道學曾與夢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以灌城如松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石星及給事中許宏綱以爲言帝乃下詔申飭卜失兎莊秃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以土昧鐵雷爲前鋒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拜聲援貴擊之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曾令游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擣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盡取其畜産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遂遁賊復乞援於著力兎著力兎復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帥勁騎迎戰手斬士卒畏縮者

自卯迄巳敵鋭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夾擊之寇乃卻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賊益恟懼　秋七月孟秋饗廟帝不親行太常寺少卿王汝訓極諫不聽　癸酉給事中張問達以寧夏用兵請盡蠲陝西逋賦從之　廷議以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爭遣行人薛潘諭李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蹇達遣游擊史儒帥師至平壤副總兵祖承訓統三千人渡鴨綠江爲援甲戌與倭戰大敗儒等死承訓僅以身免中朝震動　魏學曾之遣葉得新也固原十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禎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頗咎學曾給事中許子偉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甲申詔罷學曾

以葉夢熊代亦賜尚方劍駐靈州調度未幾國禎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大怒遂逮學曾下獄斥爲民刑部員外郎于玉立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閹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

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螢緣之隙致邪蘖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鞏未嘗忤旨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　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時寧夏未平朝鮮事復起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　己酉詔天下督撫舉將材

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梅國禎挾諸將趨南關牛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禎使間紿劉東暘許朝哱承恩互相殺以降贖其罪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誘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李如松帥兵圍哱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葉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九月壬申寧夏平夢熊國禎朱正色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　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如柏如梅並帥師援勦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爲聲援沈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紿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不久當還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倭詐

未可信乃趣宋應昌等進兵而石星頗惑於惟敬題署游擊將軍赴軍前且請金行間　振畿內浙江河南被災諸府蠲租有差時東征諸軍悉集天津保定巡撫都御史劉東星請漕米十萬石平糶民乃濟　梅國禎劾葉夢熊貪功殺降夢熊言哱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緩一二日劉東暘許朝黨復集必再亂帝爲下詔和解之十一月戊辰御門受俘磔哱承恩於市夢熊等論功有差帝召見趙志皋張位皆力爲魏學曾解石星等多白學曾無罪國禎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李如松言學曾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御史劉芳譽言諸宗死節者俱應䘏錄方妃宜建祠旌

表詔從之給銀萬五千兩分賜諸宗人　楊應龍詣重慶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入朝鮮徵天下兵應龍因奏辨且請將五千兵征倭自贖詔釋之兵已啟行尋報罷　暹羅入貢其使請潛師直擣日本石星議許之兩廣總督蕭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旣而暹羅兵卒不出　十二月甲午以寧夏賊平告天下　安南鄭松誘土人內應襲殺莫茂洽奪其都統使印親黨多遇害有莫敦讓者奔防城告難兩廣總督陳蕖以聞松復禽敦讓勢益張　李如松新立功氣益驕與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沈惟敬自倭歸述行長請封意

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未師次肅寧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鬭僅獲三人餘走還行長大駭復遣所親信小西飛來謁如松慰遣之辛酉師進次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跂風月樓以待羣倭花衣夾道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是夜襲如柏營擊卻之壬戌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級攻圍缺東面以倭素易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爲其裝潛伏西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自小西門先登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並發烟燄蔽空惟忠中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礮易馬馳墮塹躍而上麾兵益進將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渡大同江遁還龍山寧及參將查大受帥精卒三千潛伏東江間道復斬級三百六十乘勝逐北如柏進復開城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淸正據咸鏡亦遁還王京　申時行等相繼去位有詔趣召王錫爵辛未還朝遂爲首輔　徵江西舉人鄧元錫爲翰林待詔劉元卿爲國子博士南畿諸生王敬臣以國子博士致仕有司時加優禮元錫甫就道而卒　先是有旨是年春

舉册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王錫爵至密請帝決大計辛巳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眞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皋張位咸不與聞帝竟以並封詔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史孟麟及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光祿寺丞朱維京首抗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册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夫元子旣長欲少遲册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

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
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
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册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
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
宮室混而無別府寮庶宗淆而無辨是以天下爲戲也況大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
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奈何噤無一語效楊素李勣爲
千古罪人耶給事中王如堅疏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
幼小册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
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
也又十九年八月奉旨册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

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册立之事也今忽傳並
封三王以待嫡嗣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羣臣
將何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非今日之謂也皇長
子十二齡矣皇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
之數恐宮闈之內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
陛下如往歲宗室之中已有並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
量朝廷之淺深也帝得二人疏震怒命並戍極邊光祿寺少卿
涂杰丞王學曾疏繼上斥爲民時廷臣諫者甚衆侍郎陳于陛
趙用賢鄧以讚郎中于孔兼何喬遠員外郎顧憲成陳泰來主
事顧允成張納陛岳元聲賈巖洪文衡給事中林材張貞觀御
史吳宏濟中書舍人吳仁度等章日數上錫爵偕志皋位力請

追還前詔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元聲允成納陛泰來孔
兼與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
助教薛敷敎上書錫爵言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
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庶吉士李騰芳亦言公欲
借封王轉作册立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
公始謀何以自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請下廷
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
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疏救維京如堅命免戍爲民錫爵又
上疏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祗承宗
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維京衡之子
于陛以勤之子仁度悌之子也　李如松既連勝有輕敵心王

午再進師朝鮮人以賊棄王京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
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數重如松督部下鏖戰一金甲倭搏
如松急指揮李有聲殊死救被殺如柏李寗等奮前夾擊如梅
射金甲倭墮馬楊元兵亦至斫重圍入倭乃退官軍喪失甚多
會天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
樹飛樓箭礟不絕如松乃退駐開城　莫茂洽之死也子敬恭
與莫履遜等奔廣西思陵州莫履機奔欽州獨莫敬邦有衆十
餘萬起京北道擊走黎黨范拔萃范百祿諸軍莫敦讓得復歸
衆乃推敬邦署都統諸流寓思陵欽州者悉還已黎兵攻南策
州敬邦被殺莫氏勢益衰敬恭敬用屯諒山高平敬璋屯東海
新安懼黎兵追索竄至龍州憑祥界令土官列狀告當事黎維

潭亦叩閽求進貢識以國王金印二月廣西巡撫陳大科等言
蠻邦易姓如弈棋止當以叛我服我爲順逆維潭雖圖恢復而
茂洽固天朝外臣也安得不請命而擅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
之罪不可不問莫氏子遺之緒亦不可不存儻如先朝故事聽
黎氏納欵而仍存莫氏比諸淥馬江不翦其祀於計爲便廷議
如其言　諜報倭以二十萬衆入寇李如松令楊元軍平壤扼
大同江接饟道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軍臨津留
李寧祖承訓軍開城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
倉積粟數十萬密令大受帥死士從間道焚之倭遂乏食甲寅
敕勞征東將士　先是大計京朝官孫鑨力杜請謁文選員外
郎呂允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給事

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給事中胡汝寧楊文舉苗朝陽
少卿徐泰時等貶黜殆盡趙志皋之弟與焉王錫爵以首輔還
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由是執政皆不悅
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
事袁黃鑨議謫黃留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
中劉道隆言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責部臣專權結黨
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石星極言其才今
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既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
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鑨不引
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鑨遂乞休且白南星無
罪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

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
乾亨及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陛賈巖薛敷教交章訟南
星寃而泰來詞尤切其略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
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部事方逢
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察文範習孔教輩並掛察典
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
孫惟清與給事中秦燿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志
皋位撫臣趙世卿亦與其列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
事楊廷相同官馬允登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
一櫝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辨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
博采覈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鑨割渭陽之情南星

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
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
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
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
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以來已
非一日尚書宋纁稍欲振之而齮齕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
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而不久斥逐今復借拾遺激聖
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
謫孔兼等州判官泰來典史敷教州學正皆先後自引歸世達
又抗疏論救帝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黃爲民鑨乃上疏言
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

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一司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絜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鑨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署選事以需鑨起世達求去亦不許南星既斥其後顧憲成繼罷鄒元標亦自引歸海內擬之三君

初官軍捷平壤鋒銳甚不復問封貢事及碧蹄館之敗李如松氣大索而宋應昌急圖成功倭亦芻糧並絕且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於是封貢之議起應昌得倭報沈惟敬書令游擊周宏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夏四月癸卯倭果

棄王京遁如松與應昌入城遣大兵渡漢江尾倭後將擊其惰歸倭步步為營分番迭休官軍不敢擊倭乃結營釜山為久留計而石星力主封貢上言朝鮮故土復定宜令李昖還國居守各鎮兵以次撤歸詔可之御史郭實論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以沮撓謫懷仁典史戎政都御史郝杰謂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以異議出為南京戶部尚書已應昌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今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俟倭盡歸量留防戍星等乃議留江浙兵五千分屯要害仍諭昖蒐練軍實毋恃外援　李材繫獄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會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功聞典兵者在獄眾皆流涕楚雄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材冤帝意稍解乃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王錫爵等再疏為言乃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眾　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閘邳城陷水中高郵寶應諸河隄決口無算

孫丕揚言五歲方卹刑恐冤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合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帝報從之六月丁酉詔天下每歲夏月錄囚減釋輕繫如兩京例未幾丕揚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優詔從之自是刑獄大減　吏部請起前給事中張棟官忤旨奪尚

書侍郎俸謫文選郎中孟化鯉員外郎項復宏主事姜仲軾雜職王錫爵等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頃之給事御史復交章救帝怒奪言者俸斥化鯉等為民　癸卯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小西飛來請款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咸陽副總兵劉綎屯陝川扼之倭果分犯諸處諸將並有斬獲給事中張輔之遼東都御史趙燿皆言款貢不可輕受秋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留宋應昌請留綎川兵與惟忠駱尚志等南兵合薊遼兵共萬六千聽綎分布慶尚之大邱月餉五萬兩資之戶兵二部先是發帑給軍費已累百萬廷臣言虛內實外非長策請以所留川兵

命綎訓練兵鑲令本國自辦癸丑召諸邊鎮兵還併撤惟忠等
兵止留綎兵防守　吏部尚書孫鑨致仕鑨堅臥三月疏至十
上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
節如此　孫鑨既去王錫爵欲用羅萬化爲吏部尚書文選郎
中顧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　乙卯彗星見東井有詔修省王
錫爵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愼起居之節寬左右之
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皆報聞乙亥彗星逆行入紫
微犯華蓋八月丙戌以災異敕戒內外諸臣修舉實政錫爵言
彗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
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
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册立天變自弭帝仍報以待期之說錫爵

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　九月朝鮮王昖以三都既復疆
土再造上表謝恩時石星一意主欵兵部主事曾偉芳言倭衆
已還行長猶據釜山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報關
白捲土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欵亦去不欵亦去沈惟敬
前於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欵冀來年不攻則速之
欵者正速之來耳故欵亦來不欵亦來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
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强帝以爲然因敕諭昖者甚至　初趙
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用賢爭張居正奪情之彥懼及
深結居正得巡按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坐鎮於弟下曰婢
子也以激用賢用賢知其受王篆指遂反幣告絕及用賢再起
尤爲申時行許國等所忌官南京耆累年已而爲禮部侍郎復

以爭三王並封語侵王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侍郎與文選郎
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便也之彥方以僉事論罷
乃使鎮訐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部平
議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
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
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戶部郎中楊應
宿鄭材嘗欲出用賢門下爲所鄙絕遂上疏力詆用賢請據律
行法都御史李世達戶部侍郎李楨疏直用賢斥應宿材讒諂
亦爲所攻世達遂連章乞休冬十月許致仕楨亦乞休不允御
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遷楨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行人高攀
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

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
孔兼賈嚴斥矣李楨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
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
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
心何可勝慨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
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
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
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
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卽使批
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
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

心而臣工反貽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册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材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縣添註典史御史吳宏濟復爭之貶二秩調外錫爵及給事御史疏救斥爲民已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復交章劾錫爵爲攀龍辨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疏繼上亦黜爲民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三人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攀龍尋遭親喪亦不復出給事中逯中立言諸臣率好修士使踣伏田野可惜忤旨停俸一歲材洛之子也　丙申停刑　十一月慈聖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王錫爵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柰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

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册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至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尙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頷之趙志皋張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　十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　炒花二千騎入韓家路遼東總兵官尤繼先督諸軍奮擊卻之　左都御史孫丕揚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邑吏治非按撫監司莫淸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優詔從之　中書舍人丁元薦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時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卹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一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　振江北湖廣河南浙江山東饑　河南礦盜大起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詔以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盜賊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詔令不行自今以安民弭盜爲撫按有

司馳陟　鄭世子載堉上疏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
職中式者視才品器使從之　朝鮮王昖遣金晬等進方物謝
恩何喬遠言晬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及者六萬餘人
倭語悖謾無禮沈惟敬與倭交通不云和親輒云乞降臣謹將
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所寄內地書倭夷答劉綎書及
歷年入寇處置之宜乞特敕急止封貢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
貢議戰守爲言獨石星力主封貢趙志皐亦冀無事相與應和
諭德朱國祚面詰星惟敬者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
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　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皇長子出閣
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帝手詔諭
王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已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

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令止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
廢張貞觀等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
儀卽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
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
所以教孝賀斬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閒非所以序
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陛
下宜示之身教乃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
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秉禮直諫職也不
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
錫爵等切救乃貶三秩頃之給事中御史許宏綱陳惟芝等連
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俊民博之子也　二月癸

丑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用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
東宮儀　河南大饑人相食給事中楊東明繪饑民圖以進副
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糞囊示巡按御史陳登雲登雲卽進
之於朝帝覽之動容甲子免河南田租遣光祿寺丞鍾化民齎
帑金振之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陳于陛言史家之法紀表志
傳謂之正史宋眞宗祥符閒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
仁宗天聖閒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此本朝君臣
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
未講伏覩朝野撰述可備采擇無慮數百種儻不及時網羅歲
月浸邈卷帙漸脫耆舊澌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
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釐然可考鴻謨偉

烈光炳天壤詔從之三月癸卯命詞臣分曹類纂以王錫爵趙
志皐張位爲總裁于陛及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
爲副總裁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帝眷禮王錫爵逾前
後諸輔臣錫爵性剛負氣自阿並封旨及趙南星趙用賢罷斥
論救者咸得罪衆指錫爵爲之錫爵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
諒也遂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
辭疏八上乃允詔廷推閣臣無拘資品吏部尚書陳有年適在
告侍郎趙參魯盛訥等往咨之列王家屏沈鯉孫鑨沈一貫孫
丕揚鄧以讚馮琦七人名上蓋鑨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
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
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

祖自爲入閣地今推鑨不揚顯屬徇私前吏部營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愼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五月辛卯命于陛一貫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而謫顧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黃中色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疏繼上帝皆不納趙志皐張位亦爲吏部言而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譙責遂免縉等貶謫但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諏疏救憲成帝怒貶其秩斥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推閣臣六人今元

輔錫爵卽其一臣邑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以吏部尙書居首皆非自今𠡠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以其詞直温旨慰留有年累疏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踰四十上乃許乘傳歸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遂中立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斥逐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寀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郞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諏爲民貶中立陝西按察使司知事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

庚子王錫爵致仕趙志皐始當國先是把兎兒圍遼陽朵顏小歹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事聞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總兵官楊紹勳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皐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恐武臣益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　六月己酉雷雨西

華門災敕修省　陳于陛疏陳親大臣錄遺賢奬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　初卜失兎爲河套部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兎不能制諸部哱拜反多助逆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帥著力兎宰僧莊秃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欵棄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勦學曾責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兎等求欵益堅夢熊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鎭欵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決秋七月丙申卜失兎糾諸部深入定邊營張春井延綏總兵官麻貴乘虛擣其帳於套中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寧塞復

邀其零騎會寇畱內地久斬掠至下馬關虜夏游擊史見李經
守備杜松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小勝誤入伏中見戰死經
松皆重傷士卒死過半夢熊急檄貴赴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
戰曬馬臺薛家窪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產萬五千寇乃退
八月孫丕揚爲吏部尚書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
患中貴請謁乃刱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
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　楊應龍之
罷征倭也巡撫王繼光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張時照等復詣
奏闕下繼光遂與總兵劉承嗣等分兵三道進婁山關屯白石
口應龍陽約降而統苗兵據關衝擊承嗣兵敗殺傷大半會繼
光論罷郎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師協勦亦無功御史薛繼茂

主撫應龍上書自白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
江縣而譚希忠代繼光與貴州鎮撫皆議勦冬十月己未命南
京兵部侍郎邢玠總督川貴軍務討之　顧養謙力主撤兵劉
綎等先後盡調還乃議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貢道宜從寧波諭
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朝鮮王昖亦上疏請許貢保國帝
乃切責羣臣阻撓以刑部主事郭實先爲御史首倡異議斥爲
民并敕石星盡錄諫封貢者名將大譴責趙志皐等力解乃已
丁卯詔小西飛入朝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
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帝復諭於左闕語
加周復封議遂定　把兔兒以炒花花大煖兔伯言兒之衆營
舊遼陽將入掠鎮武錦義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及一克灰正

腦毛大諸部聲犯廣寧右屯把兔兒先至吳家墳遼東總兵官
董一元與巡撫李化龍計曰卜言台周雖衆然去邊遠我特患
把兔兒及炒花耳今其衆不過萬騎破之則西部將不戰走乃
遣副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親將大軍屯鎮武外爲空營
待之寇騎馳入營大笑以爲怯乃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呼陷
陳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堝俘斬五百四十
有奇獲馬駝二千伯言兒中矢死把兔兒傷餘衆終夜馳天明
駐馬環哭伯言兒最慓悍諸部倚以爲強嘗誘殺慶雲守備王
鳳翔至是死諸部皆奪氣其部下遂納欵其明日卜言台周入
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亦引去把兔兒炒花乃與卜言台
周瓜兔兒小歹青益相結復臨邊駐牧期以明年正月略遼瀋

東西復前恥一元慮歲晏不備爲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鋒
化龍亦畱弱卒廣寧數西發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監
軍參議楊鎬與之俱度墨山天大雪將士氣益奮三日夜行四
百里抵炒花帳斬首百二十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把
兔兒以鎮武創重歎曰我竟不獲報父讐乎未幾死其衆散亂
諸部悉遠遁　趙志皐年七十餘耄而懦張位與相厚善精悍
敢任事多所裁決招權示威志皐爲朝士所輕御史趙文炳況
上進給事中張濤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評事龍起雷
相繼披詆志皐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皐不可不去帝怒
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衆竟斥爲民給
事中楊恂復論志皐並及位其略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

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樺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淸節素孚彼安敢冒昧若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淸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不言所投臣細詢番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創專擅之說以蠱惑聖聽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儻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

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諸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儻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讎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志皐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眾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皐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疏入謫陝西按察司經歷　林材借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先是西華門災材帥同官極言時政闕失材又嘗言顧養謙不可爲總河石星敘平壤功罔上及是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停諸給事俸一年而貶材三官尋以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　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南京通政司經歷何選帝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爲民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彥蘖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蘖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並斥彥蘖爲民御史許聞造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爲比周謂論諫爲激擾訕銓衡之所賢擠刑官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懸缺不補敲扑遍於宮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沈閣而莫稽奄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

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謇諤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臨淮侯勳衛李宗城爲都督僉事充正使指揮楊方亨副之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給金印行長等七人並授都督僉事宗城性從孫也　宰僧等犯陝西葉夢熊擊卻之　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鈇嘗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定御史祝大舟贓賄爲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孫丕揚不能察也會趙文炳劾時馨受賄時馨以浙江參政丁此呂亦在黜中素善戎政都御史沈思孝大理寺少卿江東之疑文炳疏出思孝指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己遂結東之及劉應秋等合李三才屬文炳帝

惡時馨黜之思孝等疏辨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賕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亦求去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投掌察者事幸覈實亦間有藉以中所惡者而故事不廢故丕揚上之帝降詔慰留丕揚逮此呂詰責思孝趙志皋等再疏乞宥此呂且言此呂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丕揚亦言此呂無逮問條帝不聽逮至下詔獄謫戍邊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為時馨訟冤語侵思孝東之給事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搖丕揚也思孝屢乞罷因詆丕揚負國員外郎岳元聲並論丕揚思孝言大臣相攻宜兩罷而攻丕揚時馨尤力丕揚亦求罷不已文炳則請己之劾時馨由於元聲東之逝思孝意迫之非本意也帝皆不問思孝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輒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丕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君子惜焉

巡撫浙江都御史王汝訓清介疾惡巡按御史彭應參亦雅以強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愬冤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孫丕揚及都御史衷貞吉等皆引罪夏四月刑部尚書趙煥議應參獄失帝指引疾去帝意未釋諭救應參者給事中喬允等於外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允帝愈怒每疏入輒重允譴竟斥為民

邢玠至四川察楊應龍支黨甚盛乃檄諭應龍許待以不死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許貰罪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而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亡命竄播者又多幸應龍反驛傳文移輒從中阻玠乃檄重慶知府王士琦詣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舍儲糒叩頭郊迎致餼牽如禮言應龍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恐墮仇民不測禍也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勘地即單騎往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願執罪人獻罰金得自比安國亨士琦為請於玠許之應龍乃縛獻黃元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論贖輸四萬金助采木仍革職以子朝棟代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斬重慶市玠以聞兵部以倭氛未靖請緩應龍事東方朝廷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於松坎設同知而以士琦為川東兵備副使彈治之士琦宗沐子也

江北大水淮泗溢浸泗州祖陵奪總河尚書舒應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

五月丁酉京師地震敕修省

山西巡撫魏允貞言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請升為府許之置汾陽縣為府治以靈石臨二縣永寍沁二州隸之

先是小歹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朵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卻之李化龍以小歹青之言信遂許其請上疏曰遼瀋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寍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寍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

羅那林孛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㶚闘猶刁斗相聞蓋
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剿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
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
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歹青與長昂耳小歹青素兇狡雄
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萬數小竊則飛騎出沒
錦義間自周之望柏朝翠戰沒無敢以一矢加遺淩河上下方
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
叩關求市臣徧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
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
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小歹青者無信
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

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
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
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
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即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
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既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
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其後鎮巡官議開不果小歹青
遂復爲寇云　秋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二書
疏言高皇帝革命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今㫪曆九
年辛巳適當三百年斗曆改憲之期曆元在是矣臣嘗取大統
與授時二曆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蓋授時
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

數立爲新率編撰成書望敕大臣名儒參訂采用載堉又進所
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書考辨詳確識者稱之　長昂
遣其黨小郎兒等七人潛入喜峯口射殺偵卒薊鎮總兵官王
保逐斬之長昂每資小郎兒籌策懼而謝罪獻還被掠人畜保
乃釋小郎兒還長昂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賞互市如初　安南
莫敬用遣使告難且乞兵已黎維潭亦遣使謝罪求款兩廣總
督陳大科廣西巡撫戴燿以屬左江副使楊寅秋寅秋計曰不
拒黎亦不棄莫吾策定矣兩遣官往問以敬恭等願居高平來
告而維潭求款之使亦數至寅秋乃與之期具報督撫會莫敬
璋率衆赴永安爲黎氏兵擊敗海東新安地盡失於是款議益
決　永邵卜既殺李奎歲爲西寧患九月戊寅度將士必燕飲

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三邊總督李汶檄參將達雲游擊
白澤暨馬其撒卜爾嘉諸番禦之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朵
爾硤口外潛扼其背而己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伏忽起守備
柴國柱勇冠軍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
一人斬首六百八十三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
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哈即殺奎者其地即
奎陳亡處也雲既勝度寇必復至乃厚集以待　乙酉楊天民
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帝年號從之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
子木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於誼未
忍請祔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先是朝鮮王昖
言長子臨海君珒陷賊中驚憂成疾次子光海君琿收集流散

頗著功績請立琿爲嗣禮部尚書范謙言繼統大義長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許及是昐復奏引永樂王恭定王例上請謙執奏如初詔從謙等議　冬十月永邵卜連眞相火落赤諸部圍番剌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達雲督諸軍營康纏溝寇悉眾圍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槍鈎杆專犯西寧軍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雲遂急招諸番復業者七千餘戶永邵卜連犯明沙上谷雲並擊走之　十一月辛未湖廣災蠲振有差　帝以皇太后誕辰召見趙志皐於煖閣志皐請宥彭應參及減織造數帝皆不從久之乃釋應參爲民而謫張應望戍烟瘴地　十二月辛丑趙志皐等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

曹議行不報　撦力克弟趕兔犯白馬關及東西臺薊鎮守備徐光啟副總兵李芳春戴延春擊卻之　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百里事發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　帝素惡諸言官欲因罪之張誠掌東廠失帝意其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嘗遷指揮僉事兵部已奏請會考選軍政特旨謂中有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中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倍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並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

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嘗忤旨亦鐫三秩又以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逃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考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遂責兩京科道緘默不言命掌印者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並鐫三秩留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駭趙志皐等申救至再孫丕揚方在告亦偕九卿力諫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陳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謫降

者悉調邊方雜職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斥諸謫降爲民御史馬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忝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

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閽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旣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疏上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外

明紀卷第四十三終

明紀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耶抑以不言罪耶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爲溺職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爲忤旨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甯爲此不爲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御史鹿久徵等亦上疏言陛下以軍政一事譴斥徧於言官謂其不言耶間多向之敢言者謂其目睹考察不言耶間多奉使在外者是陛下以不言爲罪之名以言爲罪之實外以不言之罪罪今日內實以言之罪罪往日也亦何以服諸臣之心示天下後世哉帝得疏益怒謫熙春鹽茶判官久徵澤州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二疏列名凡數十人盡奪俸已南京御史林培疏陳時政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又力詆沈思孝江東之言孫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不難去

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爲朝端害疏上謫福建鹽運司知事因追怒經綸斥爲民　先是卜失兔復入塞掠八日而還順義王撦力克約之納款不從二月戊申李汶大集兵萬五千人以游擊閻逢時等出紅山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萬家堡神木孤山爲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爲右軍麻貴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潰斬四百九級獲馬畜器械數千　三月乙亥乾清坤甯兩宮災赦修省壬辰下詔自責陳於陛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　火落赤眞相昆都魯歹成它卜囊等掠番窺內地臨洮總兵官劉綎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剌川腦斬一百三十六級獲馬牛雜畜二萬　謫張誠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

沈惟敬抵釜山私奉平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李宗城紈袴子所至索貨賄婦女有謝隆者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詠其左右言倭將行刺宗城恐夏四月己亥棄璽書變服夜遁比明失路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事聞詔逮宗城下獄敕兵部議戰守時言者蜂起並劾趙志皋石星章併下部侍郎李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尙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候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因言志皋星當去得旨如議而責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志皋自是不悅禎　帝以夙望用孫丕揚然不

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懷去志及與沈孝思等相攻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帝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　五月戊辰河套部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首六百餘級　李宗城之遁也楊方亨揭言倭情無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庚午復議封倭帝惑石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廷臣多諫止乃擢方亨都督僉事充正使加沈惟敬神機營衛副之幾輔屯田御史曹學程馳疏言邇者封事大壞陛下特敕廷臣議戰守策是已洞見前策之非而決之衆論矣乃旋有詔遣風力科臣與副使方亨往封是又惑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也星方亨表裏應和安足倚信且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惟敬要求七事本不爲封

雖未顯言大要可覩倭貪冒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親和親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將席捲朝鮮西渡鴨綠而薊遼危矣惟敬使倭之始業已歃盟卽不盡許七事亦已輕諾二三顧養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今日不然朝鮮日本一葦可杭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一封而難於七事不辨可知也科臣攻擊卽以科臣往封儻執以爲質肆彼要求雖仗蘇武之節效眞卿之忠無救於損威而辱國也故爲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星很很自用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豈得辭其責哉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屬關節逮下錦衣衞嚴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

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給事中侯廷珮等訟其冤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　六月振福建饑　秋七月丁卯孫丕揚請發推補官員章疏不報未幾文選郎中唐伯元言諸疏留中賢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懌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　丁丑彗星見西北如彈丸入翼長尺餘西北行　戊寅仁聖皇太后崩　先是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及朝鮮之役繼起所費益鉅乾清坤寧兩宮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府軍前衞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帝卽命戶部錦衣官各一人同春開采給事中程紹言嘉靖中采礦費帑銀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給事中楊應文繼言之皆不納乙酉始遣中

官開礦於畿內自是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眞定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昌平則王忠遼東則高淮山東則陳增河南則魯坤山西則張忠陝西則趙欽湖廣則陳奉江西則潘相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廣東則李敬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姦人假開采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卹民者罪以阻撓淮至遼東卽劾參將梁心逮繫詔獄　閏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趙志皋請視朝發章奏罷采礦不報　初南京主事趙學仕者趙志皋族弟也坐事議調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孫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

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張位書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己上疏詆位道亨孔教獻臣及沈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疏辨求退陳于陛沈一貫並爲位解位得旨慰留而丕揚再被責讓許致仕去

河南僉事邢雲路言治曆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直子半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値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在月正二日矣豈細故耶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

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閏應及轉應交應各宜增損之矣欽天監見雲路疏甚惡之監正張應候奏詆謂其僭妄惑世范謙言曆爲國家大事士夫所當講求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監官拘泥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不宜妬忌乞以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以成鉅典不報

九月乙未楊方亨沈惟敬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以朝鮮遣使爲辭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我耶辱天朝耶其留石曼子兵於彼候天朝處分方亨遂徒手歸

乙卯孝安莊皇后梓宮發引帝稱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皐抗疏爭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吏部員外郎王就學言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於此不用

其情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已給事中戴士衡言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帝皆不省

著力兎阿赤兎火落赤合兵犯平虜橫城寧夏總兵官李如柏督諸軍邀擊副總兵馬孔英參將鄧鳳力戰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趕兎偕部長倒布犯黑谷頂敗而去王保度其再至分營开連口及橫河兒寇果馳橫河官軍夜半疾抵石塔嶺襲其營寇大驚潰乘勢追出塞已復犯羅文峪保復敗卻之

炒花犯廣寧守將擊卻之

河決黃堌口

冬十月丙子停刑

乙酉始命中官榷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高寀於京口暨祿於儀眞孫隆於蘇杭劉成於浙江李道於湖口李鳳於廣州沈永壽於廣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孫朝於山

西馬堂於臨清張曄於盧溝橋而密雲河南東昌荊州則以王忠曾坤陳增陳奉兼領凡店租市舶珠榷木稅船稅鹽茶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無不領於中使又納姦民賄給指揮千戶劄用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爲攘奪沒其金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羣小藉勢誅索礦稅交橫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騷然生靈塗炭廷臣諫者無慮數十百疏皆置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

時內閣四人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陳于陛憂形於色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十二月乙亥病卒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左副都御史張養蒙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不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猜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說進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部三疏諫開礦臣部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柰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

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謇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孫鑛王虎以中官而妄劾李盛春夫閹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貲名爲助工實爲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不温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阻撓謂欲辦家事必賴家奴於是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采礦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相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

二十五年春正月戴士衡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民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弁疏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

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嬉自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不報

南京刑部侍郎謝杰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闕齋居宸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采礦榷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瓷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悉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

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皆不克如初矣不報

趙志皐以皇長子年十六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不果行

張位沈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鎭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君臣慮中國遂幷其土疏陳非便乃寢　遼東副總兵李如梅與參政楊鎬謀從鎭西堡出塞潛襲敵營失利損部將十八士卒百六十八如梅以血戰重創免罪

楊方亨報去年於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卽回和泉州日本遣使齎表文二道隨至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

議取表文進案驗濟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佃副總兵馬棟報淸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丙辰朝鮮使鄭期遠痛哭求援方亨知事敗遂直陳本末委罪沈惟敬幷呈石星前後手書帝大怒二月丙寅復議征倭罷星以李禎署部事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貴爲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張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又薦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三月乙己進鎬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己未玠兵部尙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鎬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饋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　夏五月刑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擬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温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遅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儻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

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衞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

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靑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收矣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儻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采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

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陷昭

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宗信伯費甲金之貨十箱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今眞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衞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

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儻倭夷取而有之籍眾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

運尢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儻歲一稽覈
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
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
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
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匿加以官吏法嚴
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
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
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
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
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
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

明紀卷四十四　卅三

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
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
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
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
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祗應
故事今乾清修造偪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
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
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强半留中設令有
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
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
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

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
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
生憔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
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
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
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
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
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
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
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
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劉道亨言往年

明紀卷四十四　卅四

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
既罷悉置不問　邢玠至遼東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窖水
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
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幷調
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
報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計
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六月倭數千艘泊釜山戮朝
鮮郡守安宏國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帥營兵二百出入釜山
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嚮導始絕
戊寅火起歸極門延皇極中極建極三殿文昭武成二閣周遭
廊房一時俱燼趙志皋在告張位沈一貫請面慰不許乃請帝

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枉直宥細故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撤稅監釋繫囚志皋亦疏陳定國本罷礦稅等十一事帝皆優詔報聞而不能盡用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　張養蒙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皇店銀礦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

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寀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為奉公以投獻為盛節古帝王四海為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時大臣自陳皆慰留獨孫繼皐致仕去　癸未罷修國史　秋七月癸巳誡諭羣臣丁酉詔赦天下　庶吉士劉綱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榷稅采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為災野

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讎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晝之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閟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即外庭有不知上天寧不見耶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為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餐有汚政地何以閣為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册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强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概不錄敘是曰積才

閫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為怪是曰積玩諸所為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志皋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專任志皋處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遣殿災留中不報　魏允貞言三殿之災咎在輔臣歷數趙志皋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志皋位疏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　時有詔起廢吏部尚書蔡國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

郎中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
三十三人因人詿誤釁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
並請錄用竟報寢既而魏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屛陳有
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
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不報　楊應龍之自松坎歸也其子可
棟旋死應龍痛恨促喪歸不得檄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
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厚撫諸苗名其
健者爲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入其貲以養苗苗咸願爲出死
力應龍遂殘餘慶掠大阡都壩焚劫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
勻各衞圍黃平戮重安長官家流劫江津及南川臨合江索其
仇袁子升磔之會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詗宋世臣
羅承恩等挐家匿偏橋衞襲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
女備極慘酷　倭奪梁山三浿入慶州侵閑山統制元均兵潰
倭遂入閑山那玠急檄旅順水兵三千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
江扼天津登萊海道兼防饋運八月丁丑清正圍南原楊元告
急於全州守將陳愚衷愚衷不敢救清正乘夜猝攻元棄城遁
愚衷聞亦遁麻貴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
遂犯全慶逼王京貴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副使蕭應宮
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貴乃遣副將解生守稷山
朝鮮亦遣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淸道遮賊鋒玠身赴
王京以鎭之人心稍定　甲申京師地震　帝聞南原閑山破

大怒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尚書石星下獄論死妻子皆戍煙瘴
星直節震天下然無算略事初起語光祿寺丞蔡悉曰苟不濟
繼之以死悉曰中樞係天下安危柰何輕言死在所用得人耳
星果以誤倚小人敗後二年竟死獄中　那玠召李應試問計
應試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
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
猶望處分也宜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玠然之倭進
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
分之實解生及參將彭友德亦先後破賊行長乃退屯井邑清
正還慶州麻貴報稷山靑山大捷蕭應宮揭言倭以惟敬手書
退稷山靑山幷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劾應宮恇怯不親解

惟敬應宮遂被逮　黎維潭圖恢復名不欲以莫登庸自處無
束身入關意又不肯割高平居莫氏遂至關而遁楊寅秋及陳
大科再遣官諭之維潭聽命復至譯者詰以六事首擅殺莫茂
洽曰復讎急不遑請命次維潭宗派曰世孫也祖暉天朝曾錫
命次鄭松曰黎氏世臣也問何以宵遁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
也何以用王章曰權倣爲之立銷矣惟割高平地猶相持不決
復諭之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棲漆馬江莫獨不可棲高平乎乃
聽命授以款關儀節維潭帥其下入關謁御幄一如登庸舊儀
退謁寅秋請用賓主禮不從四拜成禮而退冬十月甲戌詔授
維潭安南都統使頒曆奉貢如故事初黎利及登庸進代身金
人皆囚首面縛維潭以恢復名正獨立而肅容當事嫌其倨乃

為俯伏狀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　禮部尚書范謙卒　山東巡撫都御史萬象春疏論礦稅之害會福山知縣韋國賢忤陳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國賢阻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下詔獄奪其職停象春俸象春遂引疾歸　初百戶王守仁言遠祖定遠侯弼楚王楨如父也遺瓌寶數百萬寄楚帑為嗣王侵匿詔遣中官清核楚王華奎奏辨且請避宮搜掘皆不報久之繫鞫王府承奉等無所得諸璫方以搜括希上意不欲暴守仁罪帝頗悟罷其事華奎乃奏上二萬金助三殿工　邢玠大會諸將分兵為三協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楊鎬麻貴督

左右協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又使中軍屯宜城東援天協西扼行長十二月諸軍至慶州清正退屯蔚山貴遣黃應暘賄清正約和而帥大兵奄至其營營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亦通焉貴乃於彥陽左右多張疑兵又遣將遏其水路己卯如梅偕參將楊登山騎兵先進設伏海濆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斬首四百有奇倭南奔島山築三柵城外以自固庚辰游擊茅國器以浙兵先進游擊陳寅冒矢石奮呼上連拔兩柵斬馘六百五十倭焚死者無算寅進攻第三柵垂拔楊鎬素與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倭乃閉城堅守以待援島山視蔚山高城新築以石堅甚將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饟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

戰縛也遂四面圍之地泥淖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倭日夜發礮用藥煑彈遇者輒死而倭亦饑覘我兵懈僞約降緩攻襲敗生兵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子行長救兵大至張旗幟江上若將繞出軍後鎬大懼不及下令狼狽先奔諸軍遂潰倭前襲擊死者無算吳惟忠茅國器斷後倭乃退鎬挈貴奔慶州盡撤兵還王京與玠謀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鎬遭父喪張位請令奪情視事許之御史汪先岸劾鎬他罪位等庇之擬旨褒鎬旨久不下　前吏部尚書陳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膴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

而身居僧舍其刻苦如此　邢玠以前役乏水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議海運為持久計二月總兵官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副將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綎而水路則璘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尚諸海口賊始懼不敢於海中往來時賊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饟往來如駛我師約日並進　三月壬子蔡國珍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　夏四月全椒知縣樊玉衡言男女之欲雖上智不免元子今已十七萬一情欲之感稍介乎容儀妻

婪之嫌或成乎貝錦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且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册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啟依違以成其過陛下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册立冠婚諸典夫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趙志皐等力救言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

丁卯土蠻寇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帥輕騎遠出擣巢中伏力戰死帝痛悼令具衣冠歸葬贈少保寧遠伯立祠謚忠烈其弟如梅代爲總兵官授長子世忠錦衣衛指揮使仍充寧遠伯勳衛復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皆特恩也邪玠乃以董一元代如梅督中路　壬申京師旱敕修省　初孫丕揚罷張位欲援同己者爲助以蔡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國珍至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惡之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贓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國珍遂稱疾累疏乞休會帝命甄別吏部諸郎貶黜王就學等二十二人因責吏科朋比貶都給事中劉爲緝一秩與給事中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戴士衡並調外國珍求去益力許之自宋纁至國珍皆力與內閣抗身不見容惟丕揚閱二年餘卒未浹歲陳有年既卒有詔起南京右都御史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灋掌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以原銜領有年獨否蓋帝欲用之而閣臣陰抑之也時咸議閣臣忮而惜纁等未竟其用國珍既罷頃之廷推代者七人帝特用前工部尚書李戴時大僚既九卿類奏吏部諸曹郎亦命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盡用掣籤法部權益輕幸無過而已　改貴州銅仁長官司爲銅仁縣　楊鎬之敗也贊畫主事丁應泰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與麻貴李如梅抜律悉當斬張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妄鎬抜擢由賄位得之沈一貫亦扶同作奸因封鎬駁改陳亡兵馬簿籍以進帝覽之震怒下廷議欲行法位皇恐奏辨一貫亦引罪趙志皐復爲營救六月丁巳詔罷鎬聽勘責貴以功贖慰留位一貫置如梅不問　戊午奸人李本立請采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其害不聽　給事中徐觀瀾趙完璧交章論張位位窘丙寅奏言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豪媿惟上矜察帝怒曰楊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匿辱國損威何云無媿遂奪職閒住　丙子巡撫天津僉都御史萬世德經略朝鮮　時小人蠭起言利千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秋七月丙戌命稅使魯保監理包見捷並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保既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楊俊民言明旨核沒官鹽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　初太監陳

明紀卷四十四　三

矩奉詔收書籍中有呂坤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
爲序鋟諸木戴士衡再劾坤謂潛進圖說結納宮闈坤馳疏力
辨已或撰閨範圖跋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
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立己子地
坤與張養蒙魏允貞程紹劉道亨白所知吏部員外郎鄧光祚
貴妃從父鄭承恩等共相羽翼匿其名託朱東吉爲問答語極
妄誕蓋言妖也承恩大懼以士衡嘗再糾坤樊玉衡直斥貴妃
遂妄指士衡爲之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
傳旨逮下錦衣獄拷訊比明命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
趙之翰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
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主事萬建崑國子監祭酒劉應

秋及楊廷蘭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亦疑位怨望有
他志遂入之翰言下其章於吏部都察院署事侍郎裴應章副
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謫
廷蘭建崑遠方斥位爲民遇赦不宥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
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　劉綎以行長壕
砦深固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綎皆單騎候道中
行長覘之信乃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綎部卒洩其謀行長大
驚逸去綎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綎懼力戰
破賊賊退不敢出　丁丑京師地震　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災
田租　陳增旣劾韋國賢守令多屈節如屬吏益都知縣吳宗
堯獨具賓主禮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惡其奸不與通驛丞

金子登說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欺罔子登懼構於增日徵
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宗堯乃盡
發增不法事且言願以一身易萬人命帝得疏意動持不下包
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帝益心動責增令檢下給事
中郝敬言開采不罷則明旨不過愚弄臣民之虛文乞先停采
礦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覈正增不法之罪帝不悅下宗
堯疏責其狂逞要名頃之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背旨虐民二
十大罪帝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敬復抗疏言帝失衆心
帝益怒奪俸一年并奪應元俸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且誣訐
其贓私詞連靑州一府官寮旁引商民吳時奉等請皆籍沒帝
可之遣使逮宗堯敬及同官侯慶遠御史劉景辰力爭皆不聽

使者至山東民大譁欲殺增宗堯行民哭聲震地遂下錦衣衞
獄拷訊　趙志皋數被論輒疏辨求退帝輒慰留先嘗譴言者
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皋益堅石星張位相
繼敗志皋自如冬十月志皋病痺不能視事乞休疏復累上帝
令在京邸養病固留之　諸軍分道進兵乙卯劉綎攻行長陳
璘帥舟師協堵麻貴擊淸正於蔚山並有斬獲董一元由中路
進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陽二寨賊退保泗
州老營一元攻下之游擊盧得功陣沒一元進逼新寨寨三面
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
右翼乃分馬步夾攻游擊彭信古用大棓擊寨碎其數處衆軍
遂逼濠毀其柵忽營中礮裂烟燄漲天賊乘勢衝擊固城倭亦

來援游擊馬呈文郝三聘先奔一元等遂敗還晉州綖等亦多
不利事聞詔斬呈文三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貶秩
與綖等皆戴罪立功時平秀吉死倭各有歸志十一月戊戌清
正先遁貴遂入島山西浦綖夜半攻奪栗林曳橋行長走順天
大城璘遣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邀倭釜山南海子
龍年七十餘意氣彌厲直前奮擊倭死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
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副將陳蠶金
軍大至副總兵吳廣與相犄角遂焚賊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
爲陸路所殲焚溺死者萬計璘遂以舟師夾攻順天焚其舟百
餘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殲其徒三百行長遂
棄順天乘小艘遁餘賊退保錦山遂渡匿乙山官軍挑之不出

崖深道險將士莫敢進十二月璘夜潛入圍其巖洞比明礮發
倭大驚奔後山將士殊死攻賊復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
朝鮮平　田樂以火落赤等居松山屢爲兩鎮患乃與李汶洪
策恢復遣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鐵鬼等分道襲
擊達雲督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攘地五百里　先是陝西山西
地震南都雷火西畨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署禮部事侍郎余繼
登因歲終類奏請罷一切誅求開釆之害民者時不能用　時
稅使四出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掠近京要地
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太常寺少卿傅好禮極論其害因言
自朝鮮用兵畿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之國
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況奸徒所得十

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日未報好禮復具
疏請帝大怒傳旨鐫三級出之外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帝益怒
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鐫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
定爲民已帝思好禮言下其疏命廠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
詔獄其害乃除　天津稅使王朝死天津巡撫汪應蛟及包見
捷並疏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及魯保
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宷暨祿李鳳等並專敕行事　漕舟南還
乘風揚帆入湖口李道欲榷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
遂遣吏至南康捕漕卒知府吳寶秀拒不發道怒
二十七年春正月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
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沈一貫

李戴及國子監祭酒方從哲交章爲言俱不報戴乃帥九卿上
疏曰陳增開礦山東而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而寶秀等又
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
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
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　京察謫編修劉綱中
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官時議頗不直李戴故事翰
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趙志皐短故假察典中之明世以
庶吉士專疏建言者綱及鄒智劉之綸三人而已皆四川人也
　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又以奸人閻
大經言命高淮兼徵遼東稅包見捷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
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急懲以三尺罷開釆則遼東必不

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
皆不納未幾見捷又帥同官極論礦稅之害謫貴州布政司都
事餘奪俸一年趙完璧等疏救亦奪俸　貴州巡撫江東之令
都司楊國柱部卒三千剿楊應龍奪三百落賊陽敗以誘官軍
至飛練堡殲焉國柱及指揮李廷棟等皆死事聞罷東之以郭
子章代之三月己亥起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
務調東征諸將劉綎吳廣陳璘等南討應龍　松山既復達雲
築邊垣分屯置戍寇走據賀蘭山後遁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雲
俱擊破之　吳寶秀之被逮也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
乃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
至京下錦衣衛獄趙志皐言頃臣臥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爲

礦稅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繯自盡閤郡號呼
幾成變亂事關民心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
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
訟寶秀冤乞以身代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
不省一日司禮田義褎諸疏進御前帝怒擲諸地義從容拾起
復進之叩首曰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
取閣臣疏命移獄刑部　夏四月甲戌御門受倭俘　帝命
天津稅監馬堂兼轄臨淸又命陳增兼徵山東店稅增遂與堂
相爭帝和解之使堂稅臨淸增稅東昌堂始至諸亡命從者數
百人白晝手鋃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
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譟而逐堂

縱火焚其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悍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
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
色不變知府李士登卹其母妻臨淸民立祠以祀　閏月丙戌
以倭平詔告天下除東征加派田賦又敕諭朝鮮王昖曰倭奴
平秀吉肆爲不道蹂躪爾邦朕念王世篤忠貞深用憫惻七年
之中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繼示包容終加嚴討蓋不殺乃
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捷書來聞憂勞
始釋惟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彫起敝爲力倍艱倭雖遁歸
族類尚在玆命邢玠振旅歸京量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
臥薪嘗膽無忘前恥已論諸將功以陳璘爲首劉綎次之麻貴
又次之並進官予世廕贈鄧子龍都督僉事亦予世廕立廟朝

鮮　己丑久旱敕修省　丙申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
四百萬戸部告匱命嚴覈天下積儲　戸部尚書楊俊民致仕
五月卒贈少保俊民在位礦稅使四出不能力爭時議以此咎
之　邢玠陳善後十事請留馬步水陸兵三萬四千有奇馬三
千匹每年餉銀九十一萬八千米豆十三萬石及留中都海防
道裁餉司重將領添巡捕分汛地議操練責成本國廷議言數
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內固根本不當更爲繁費況彼國兵荒
之後不獨苦倭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後事宜仍宜商之彼國先
量彼餉之贏絀始可酌我兵之去留至增馬添兵創立巡捕及
管餉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撫及國王酌奏　初潘季馴議開
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郎元實銳

所浚故道也朝議以費鉅未果已河漕侍郎劉東星復以爲請乃濬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六月工竣費僅十萬工部主事胡瓚益治汶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令一夫濬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征於官著泉河史上之　楊應龍乘大兵未集勒兵犯綦江己亥奄至城下時賊兵八萬而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參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戰死城遂陷賊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爲之赤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擣成都劫蜀王爲質應龍遷延聲言爭地界冀曲赦如曩時李化龍以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　秋八月甲午陝西狄道城東山崩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耕地湧大小山五高二十餘丈楊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

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搜斂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誅銀甚且毀廬壞冢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　初帝命陳奉榷荊州江稅奉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與辨輒毆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塗推官華鈺白巡按御史曹楷嚴戢之又以事笞其僕奉欲榷沙市稅沙市人數千譟於塗競擲瓦礫擊之奉走免已欲榷黃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逐奉疑鈺及黃州經歷車重任所使遂上疏極論二人阻撓罪并劾楷及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荊門知州高則

巽等數十人帝切責楷貶商耕等三人官鈺重任皆被逮　皇太后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九月釋吳寶秀吳一元程資爲民寶秀歸踰年卒南康士民先建祠特祀陳氏乃合寶秀祀之　辛卯太白經天禮部尚書余繼登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省　辛亥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吏部侍郎馮琦草疏偕李戴上之曰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

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因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晝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材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

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方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迺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妥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從何得羨此令一下促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大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尙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　禮部郎鮑應鼇等言於沈一貫曰南康守吳寶秀已得安居牖下吳宗堯何獨不然一貫揭入釋爲民　土蠻犯錦州　冬十月壬午振京城饑民　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之職而賜李化龍劍假便宜討賊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廣田賦戊子安疆臣以狀殺安定事爲有司所按科臣劾其逆節漸萌詔不問許殺賊自贖疆臣疏言播酋方殷臣心未白帝優詔報之楊應龍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爲助屯官壩聲窺四川遂焚東坡爛橋覬貴路梗　朝鮮王李昖請留水兵八千以資戍守其撤回官兵駐劄遼陽備警　十一月己酉免河南被災田租　癸酉振畿輔及鳳陽等處饑　保定巡撫汪應蛟言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卹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鎭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卽不幸河漕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尙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然卒不能行也

先是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鼐等掘唐相李林甫妻

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令陳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奸人訐奏語多不讎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奉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刧行旅商民恨刺骨十二月丁丑武昌漢陽民變擊傷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為蒙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沈一貫言奉入楚始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變經十起幾成大亂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問帝寵愛諸稅監自趙志皐及一

貫而下諫疏悉寢不下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李道復劾降臨江知府顧起淹九江府經歷樊圓充饒州通判沈榜貶官員緣潘相得罪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己奏調之僻地程紹極言榜罪非法薰不當調帝怒斥紹為民給事御史李應策李炳等爭之併薰斥為民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高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按御史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旨會勘卒不問梁永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戶樂綱出入邊塞陳增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其橫如此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順天巡撫李頤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為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為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不報　戊子振京師就食流民　諸軍征播州者大集李化龍移駐重慶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分兵為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駐沅州帝以湖廣地遼闊

擢山西按察使江鐸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化龍以綦江為最要故令綎當之而孔英道南川獨險遠去賊巢海龍囤六七百里監紀推官高折枝勇而有謀請獨當一面乃與參將周國柱以石砫宣撫馬千乘兵三千八先進千乘妻秦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拒賊鄧坎

明紀卷第四十四終

明紀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訂

神宗紀七 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二十八年春正月賊乘官軍宴夜襲營千乘𠋫玉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綖亦督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賊遣子惟棟及其黨楊珠等五道並出焚龍泉走都指揮楊惟忠李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尙文逮治元鎮綖皆革職充爲事官

御史吳達可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時都御史温純御史馮應鳳及楊天民並以冊立冠婚爲言皆不報已乃命營慈慶宮以居皇長子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　丙戌李化龍大誓文武趣諸道進師

高折枝督酉陽宣撫冉御龍敗賊於官壩與馬孔英先師期一日入眞州用土官鄭葵路麟爲鄉導別遣邊兵千扼明月關諸軍鼓行前連破四寨次赤崖抵淸水坪封寧關破賊營十數逼桑木關關內民降者日千計折枝設三大砦處之禁殺掠降者日衆劉綖進擣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絕險賊衆數萬連營固守綖分兵攻其三面大戰於李漢壩綖左持金右挺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士鬬死者四十人餘益奮賊大敗奔入峒乘勢焚之盡克三峒生擒賊魁吳尙華穆照賊以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朝棟由松坎魚渡分道出綖伏萬人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策應賊果至伏盡起綖帥部下轉戰斬

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綖亦掘塹守桑木關爲賊要害山險箐深賊憑高拒折枝令馬千乘與御龍出關左右周國柱擣其中賊用標槍藥矢銳甚官軍殊死戰奪其關逐北至風坎關賊復大敗連破九杵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國柱攻金子壩無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嚴兵以待賊果突出擊敗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玉臺衞鏤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提大軍營金子壩陳璘軍次白泥賊衆迎戰璘分兩翼躡其後賊少挫追奔至龍溪山賊合四牌賊共拒四牌在江外與江內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助賊者也璘廣招撫乃進軍偵知賊有伏令游擊陳策用火器擊之賊據險矢石雨下璘先登斬小校退者以徇把總吳應龍等陷陳賊大潰四

牌賊保兒囤璘遣二裨將逼之中伏乃募死士從應龍等奮擊賊潰夜由山後遁追敗之袁家渡四牌賊遂盡李應祥未受事副將陳寅連克數囤拒賊四牌高囤下別遣兵從間道直擣龍水囤他將蔡兆吉自乾坪抵箐岡敗賊首謝朝俸俘其妻子吳廣屯二郎壩大行招徠賊驍將郭通緒迎戰襲走之陶洪安村羅村三砦並降他部來歸者數萬廣擇其壯者從軍通緒扼穿崖囤廣督土漢軍擊破之賊聞桑木關破大懼遣弟世龍及楊珠以銳卒劫之翰營之翰走殺鏤卒無算平茶兵來援賊始退孔英還擊世龍復卻裨將劉勝奮擊賊乃奔官軍進朗山口由朗山進蒙子橋深箐蓊翳賊處處設伏悉剷平之賊遣其黨詐降謀爲內應折枝盡斬之伏以待珠果夜劫營伏發賊驚潰追

奔至高坪廣分四哨進攻崖門別遣永寧女土官奢世續等督夷兵二千扼桑木埡諸要害以防饟道諸將連破數囤進營毋豬塘賊令通緒盡發關外兵拒敵廣伏礮手五百於磨槍埡外南岡下而遣裨將趙應科挑戰埡兩山夾中甚隘通緒橫絜衝應科應科陽北通緒追出埡遇伏急旋馬中礮墜方躍上他馬伏兵攢刺之殪餘賊大奔官軍逐北盡降之遂薄崖門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安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絕賊聞諸路兵益進頓足曰不用孫時泰計今死矣議分兵守時泰曰兵分則力薄乘官軍未集先破其弱者餘可退也賊善之聞童元鎮發烏江喜曰此易與耳謀縱之渡江密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言烏江去播不遠宜俟諸道深入與俱進元鎮不從永順兵先

奪烏江賊遣千餘人沿江叫罵以誘之諸軍既濟復奪老君關參將謝崇爵督泗城及水西兵進拔河渡關三月望賊以步騎數千衝水西軍軍中驅象出戰賊多傷俄驚象者斃象反走擲火器者又誤擊已營陳亂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爭浮橋橋斷殺溺死者數千人是日璘亦渡江聞謝朝俸與張佑石勝俸等營七牌野豬山遂夜發抵苦練坪分軍夾擊賊敗走之遂入苦菜關河渡既敗烏江相去六十里猶未知明日參將楊顯以永順兵三百出哨道遇賊數萬咸爲水西裝永順兵不之疑賊掩殺三百人亦襲其裝直趨烏江烏江軍亦不之疑遂爲賊所破爭先渡江賊先斷浮橋士卒多溺死顯及二子與焉三萬人不存十一將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爲不流貴陽聞警居民盡避入城遠近震動　魏允貞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　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況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不省

諸軍聞烏江敗斂兵不進者旬日陳璘請退師李化龍不可用尚方劍斬謝崇爵益徵兵檄鎮雄土官隴澄邀賊歸路劉綎先被調南京右府僉書欲謝事化龍固留之力薦於朝綎乃復受事踰夜郎舊城攻克滴淚三坡瓦窑坪石虎諸隘直抵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叢箐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關十三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綎分奇兵爲左右路閒道攀藤趨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永安莊兩路軍亦會綎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穆照遣使洩其狀四月朔賊襲殺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亡士卒二千

入經聞帥騎卒往救賊帥諸苗決死戰經親勒騎衝其中堅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分兩翼夾攻賊始大奔楊應龍幾被獲追奔至養馬城而還經乃移營近關堅壁請濟師馬孔英已奪賊養馬城抵海龍第二關下賊守兵益多孔英軍已深入而諸道兵未有至者酉陽延綏兵皆退賊躡殺官兵六十人居數日經進克後水囤營於冠子山乃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進逼海龍囤賊上囤死守吳廣攻崖門徑小止容一騎賊衆萬餘出關拒戰曹希彬懸賞千金士攀崖競進追至第四關關上男婦盡哭賊黨自殺其魁羅進恩帥萬餘人出降其第一關猶拒不下廣乘夜疾進奪其關關內民爭獻牛酒廣聞經孔英已入關遂合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進營水牛塘賊知廣孤軍謀

欲襲之遣人詐降廣測知其詐堅壁以待賊擁衆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殊死戰三日他將來援賊乃退廣進逼海龍囤賊令婦人乞降哭囤上又報應龍仰藥死廣信之已知其詐急燒第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路璘進營楠木橋夾湄潭賊悉聚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囤地皆絕險而青蛇尤甚璘議同日攻則兵力弱止攻一囤則三囤必相助乃先攻長坎等三囤陳良玭師亦來會令伏囤後別以一軍守板角關防賊逸璘督諸將力攻三日並克之青蛇四面陡絕璘圍其三面購死士從瑪瑙後附葛至山背舉礮賊惶駭諸軍進攻焚其茅屋賊退入囤內木石交下將士冒死上毀大柵二重前後擊之賊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亦盡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抵海

龍囤下隴澄先遣部將劉岳王嘉猷攻拔苦竹關及半壩嶺烏江敗二將移新站賊伏兵大水田別以五千人來襲敗還嘉猷乃揚聲擣大水田而潛以一軍拔大夫關直抵馬坎斷賊歸路與安疆臣合會都指揮徐成將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紹勳兵再克河渡關賊將張守欽袁五受據長箐萬丈林永順兵擊破之生禽守欽攻清潭洞復禽五受會朝議責元鎮敗狀逮下獄論死令李應祥幷將其軍陳寅取他道渡河潛爲浮橋以濟師賊失險乞降者相繼應祥悉受之賊死守黃灘關俄石勝俸等帥萬餘人降告曰去黃灘三十里有三關入播門戶也先襲破之則黃灘孤難守應祥然其計令寅帥精卒四千夜抵關下勝俸以數十騎誘開門殲其戍卒黃灘賊懼寅督諸將渡河攻關前

勝俸由墳林暗渡襲關後賊遂大敗疆臣亦帥所部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八路師大集海龍囤遂築長圍更番迭攻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縗視師化龍念前囤險不能越令孔英帥勍兵併力攻其後水西兵受賊重賄多與通且潛以火藥遺賊璘知之與監軍者謀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處置鐵牌百餘距囤丈許賊强弩無所施又爲箛板於柵前賊每夜出劫爲釘傷不敢復出諸軍相持四十餘日天苦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六月乙亥天始霽經進攻土月二城部卒龔萬祿先登克之賊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丁丑璘以夜四鼓從囤後銜枚上賊鼾睡斬其守關者樹白幟鳴礮賊大驚潰廣軍亦登應龍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皆火光倉皇謂妻子曰各自爲計不復能

顧若矣與二嬖妾闔室自縊因命人焚其室廣獲其子朝棟急
覓應龍屍出之烈焰中廣中毒矢失聲絕而復甦播州平計出
師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餘生禽自朝棟以下百餘人化龍露
布以聞乃乞終制去播州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
餘年至是始絕　張忠孫朝誅求百方魏允貞每事裁抑會忠
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
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
部院李戴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山西軍民數千恐
允貞去相率詣闕愬冤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
升廣西永康縣爲州省思同州入焉　禮部尚書余繼登自
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

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
許請停俸亦不許秋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慎
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
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麤布衾羊毳覆足而已　辛亥旱敕
修省　給事中張問達言礦稅諸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
甚且糾撫按重臣而孫朝至誣詆清介絕俗之魏允貞所攜程
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吏毀室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
恫何不報　刑部主事謝廷讚言閣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
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
遣田義詰責　八月辛未慈慶宮成命內閣草敕傳示禮官上
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比敕上留不下沈一貫疏趣之帝曰

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其
命諸司靜俟遂斥廷讚爲民奪尚書蕭大亨侍郎邵亦董裕俸
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二秩調
極邊　丙子罷朝鮮戍兵　九月甲寅停刑　炒花犯遼東副
總兵解生等敗沒巡按王業宏劾巡撫李植及諸將失律植以
郤敵聞且詆業宏業宏再疏劾植欺蔽詔解植官聽勘　初湖
貴之交有皮林苗與九股苗相接洪州司特峒寨吳國佐桀黠
知書爲諸苗所服其從父大榮以叛誅國佐收其妻黎平府持
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石纂太稱太保合攻上黃堡誘
敗參將黃冲霄追至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而噉之掠屯堡七
十餘焚五開南城陷永從圍中潮所時方征播州未暇討也冬

十月辛未命陳璘等移師討之　丙子楊榮妄奏阿瓦孟密諸
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
溫純言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不聽榮又誣劾尋甸
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錦衣獄已又誣劾雲南知
府周鐸下法司提問　陳增數窘辱長吏巡撫鳳陽都御史李
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
之增爲奪氣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挾妖術竄徐
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
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
才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
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

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旣去然後政事可理已又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留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風馳塵驚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爲守之皆不報 給事中田大益極陳礦稅六害廷臣交章請罷諸監帝皆不省 李鳳劾逮廣東鄉官通判吳應鴻等粱永趙欽肆虐富平知縣王正志捕其黨李英杖殺之因極論二人罪欽亦以英事訐奏帝命逮正志給事中陳惟春言正志劾欽罪多宜提訊欽所劾正志事宜下撫按覈實免其逮繫御史李時華言近日

所逮吳應鴻勞養魁蔡如川甘學書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撫按勘處實不得以一人單詞枉害良善皆不報未幾永疏訐正志帝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益張 鄭貴妃弟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册立署禮部事侍郎朱國祚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册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册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辭升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淸議皆此言也楊天民亦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 十二月乙未御午門受播州俘沈一貫請陪侍賜面對不許磔楊朝棟等於市判應龍屍 初大西洋意大里亞人利瑪竇汎海抵廣東香山澳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人悉奉天主耶穌教言耶穌生於如德亞在亞細亞洲中西行敎於歐羅巴其生在漢元壽二年皆荒渺不可考及是馬堂以其方物進獻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神仙骨諸物皆屬不經及奉旨送部又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不知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已帝嘉其遠來賜之居第芻米頗厚利瑪

竇遂留不去中國有天主教自此始 陳奉掊克萬端伐冢毀屋刳孕婦溺嬰兒會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蠭涌入奉廨諸司馳救乃免僉事馮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饟食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奉益慚恨

二十九年春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塗支可大噤不敢出聲應京乃抗疏列奉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淩敕使帝命貶應京邊方雜職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乃除應京名先是奉開穀城礦脅其庫金爲縣民所逐已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乃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帝斥宅之翰爲民而

逮棟如俄以給事中楊應文論救幷逮應京宅之翰奉又誣劾
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　壬子以播州平詔天下
蠲四川貴州湖廣雲南加派田租逋賦除官民詿誤罪　陳良
玭攻吳國佐失利江鐸移駐靖州命陳璘帥副將李遇文等分
七道進璘潛師奪隘禽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峒縱
火焚之國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復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
逃廣西上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祿帥衆萬餘屯
白冲游擊沈宏猷等夾攻生禽永祿皮林苗賊悉平　二月甲
戌振宣府大同饑　張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魏
允貞請留應春不報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梁永責賂箠斃
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反令永會勘永

遂劾西安同知宋賢幷劾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
永又請兼鎭守職銜又請帥兵巡花馬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
是帥諸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諸縣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知縣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聘諸生
李洪遠等縱其黨肆爲淫掠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
數倍藍田等七關七歲得七十萬　皇長子移居迎禧宮　馮
應京素有惠政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擁檻車痛
哭陳奉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
奉廨誓必殺奉奉竄匿楚王府衆遂執奉爪牙耿文登等六
人投之江以支可大護奉助虐焚其轅門可大不敢出奉潛遣
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衆猶

紛拏未散應京囚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王
府逾月亟請還京沈一貫極言奉罪請立代還給事中姚文蔚
等亦以爲請李戴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
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
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
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槪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
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
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
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
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無
寧與讎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田大益言

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吸髓重足累息以
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
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
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踰兩月矣四方觀
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
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今陛下
遇楚事而無變志四方萬姓必且羣起爲變此時即盡誅諸璫
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皆不聽夏四月乙酉李道自江西奏奉
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之一病國剝民帝乃召奉還隸其事
於承天守備杜茂項之東廠言緹騎有死者帝愠甚手詔內閣
欲究主謀一貫力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薦

侍郎趙可懷帝從之礦可大官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行珍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為民所掠遣兵護之出境可懷至亦如之初吳宗堯吳寶秀不久即釋及華鈺王正志等下獄帝益恚痛加折辱以懼來者遂長繫不釋獄有鳥類鶴而小怪鳴則被逮者至一夕鳥鳴甚哀鈺起坐俟之乃應京也武昌漢陽黃州父老相率詣闕訴應京冤襄陽人亦為何棟如訟皆不省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連章請正奉罪亦不聽貶如星維春邊方雜職正志及王之翰竟瘐死　升貴陽府為軍民府石阡府之龍泉坪為縣分播州地改宣慰司為遵義軍民府長官司為遵義縣與府同徙治白田壩以舊夜郎縣望草地置桐梓縣改真州長官司為真安州復舊綏陽縣地為綏陽縣以舊懷陽縣地

置仁懷縣並屬遵義府隸四川布政司改平越衛為軍民府黃平安撫司為州餘慶長官司為縣甕水安撫司為甕安縣以湄潭地置湄潭縣與清平興隆二衛凱里安撫司楊義長官司並屬平越府隸貴州布政司　山西巡撫魏允貞以父年九十餘歲乞歸養疏二十上廷議以礦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允貞請益力五月聽歸士民立祠祀之　鄭國泰迫羣議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楊天民偕同官王士昌御史周盤等公疏極諫謫天民士昌邊方雜職餘奪俸一年士昌宗沐子也　蘇杭織造兼榷稅太監孫隆激蘇州民變毆參隨數人徧焚諸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有司捕亂首民葛誠獨承論死　六月京師自去年六月至是月

乙亥始雨山東山西河南皆大旱振畿內饑　丁亥法司請熱審不報　遼東總兵官馬林好文學能詩工書時譽藉甚嘗陳邊務十策語多觸文吏寢不行高淮橫恣林力與抗八月淮遂劾罷林以侯先春論救改林戍烟瘴謫先春雜職沈一貫言李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成梁再鎮遼東年已七十有六矣時土蠻長昂及把兔兒已死開原廣寧又開馬木二市諸部爭就款遼左少安林芳之子也　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堌之決請復開泇河楊應文及直隸巡按御史佴祺相繼言之劉東星力任其役時黃河南徙李吉口淤澱日高東星所開趙家圈旋亦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九月壬寅開封歸德大水河漲商邱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為平沙商賈舟

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堌斷流巡撫曾如春以聞張問達言蕭家口在黃堌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蕭家口而運艘能行於黃堌以東者帝從其言命東星勘議會東星病卒問達復言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沈一貫及給事中桂有根皆以為言御史高舉請濬黃堌口舊河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又請開蒙牆寺西北直河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楊一魁是崇禮議帝乃命急挑舊河塞決口而兼挑泇河以備用　趙志皋臥病四年於罷礦稅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皋病轉篤丁未卒於邸舍贈太傅諡文懿　冊立議久不決廷議復有欲先冠婚者沈一貫不可曰不正名

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會帝意頗悟壬子漏下二鼓詔下命即日舉行中官掌司設監者言期迫供費不給禮部尚書馮琦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主事瓊適齎餉銀四萬出京琦立追還給費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　癸丑振貴州饑　廷推閣臣帝欲用馮琦朱國祚又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會沈一貫密揭言琦國祚年未及五十盍少需之先用老成之士帝意遂決戊午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中允黃輝為皇長子講官聞內侍云王恭妃病幾殆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鄭皇妃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以告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册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

疏草冬十月上之言道路喧傳謂中宮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秘虛實未審臣即愚昧決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於陛下以致疾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替與則子於父母之謗當昭雪辨明衡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袁盎卻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拷訊李戴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沈一貫亦為德完解帝不聽旋廷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耶抑為德完耶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輝周旋橐饘不避險阻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　己卯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封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詔赦天下壬辰加上慈聖皇太后尊號曰貞壽端獻　十一月以黎平府屬湖廣布政司

十二月辛未詔復朵顏馬市　時倭國內亂對馬島主平義智悉遣降人還朝鮮遣書乞和且揚言平秀吉故將源家康將輸數十萬石為軍興資以脅朝鮮朝鮮素畏倭欲與通款又懼開罪中國乃以倭眾求款來請命兵部以事難遙度請令總督萬世德酌議詔可　江西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稅監廠房饒州通判陳奇可諭散之潘相劾奇可逮下獄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以四方災異敕修省　二月己卯帝不豫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沈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

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為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采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皆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即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就臥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戶部陳蕖兵部田樂而以工部楊一魁先為總河不塞黃堌口致祖陵衝決削其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

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李戴等力諫不聽戴乃與溫純議釋罪起廢二事卽如詔奉行頒示天下蕭大亨謂釋罪四須具疏再請遲迴數日太僕寺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大亨不能將順請罷二人而敕二部亟如前詔行帝大恚并二事停止落企仲一官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再疏請信明詔帝益怒並奪其俸且命益重前貶謫官鄒元標等罰一貫力爭得止給事中張鳳翔希指劾企仲他事斥爲民戴引罪求罷不許方帝欲追還前諭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義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帝世　甲申重建乾淸坤甯二宮　初河套部永邵卜等相繼

犯順罷貢市十餘年比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連爲杜桐達雲等所敗官軍又數出擣巢諸部長益懼於是吉囊卜莊等乞款於延綏巡撫王見賓著辛亦請於甯夏巡撫楊時甯見賓等以聞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會見賓以妄奏捷爲楊天民論罷時甯亦遷去代者孫維城黃嘉善二人並申約束閏月丙申復河套諸部貢市維城又條善後六事嘉善亦議上七事款事復堅　初李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耿定向在黃安招與講學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贄遂日引士大夫好禪者與之遊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已北遊通州乙卯張問達上疏劾之逮下獄懼罪不食死　淸口水涸阻漕李三才議自鎭口閘至磨兒莊二百里

間建六閘以節宣汶濟需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倉場侍郞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袁九皋交章乞留御史史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詎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帝皆不報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　戊午河州黃河竭澂琦言陳奉以虐民撤還而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乞並徵還不報　戶部尙書陳蕖以疾乞罷詔侍郞張養蒙署事會養蒙

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避事三月帝罷蕖養蒙進趙世卿尙書召還部而以侍郞謝杰督倉場李三才尙未得代杰請留之帝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亦竟不遣代也　雲南人恨楊榮入骨甲申騰越民變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　夏四月辛丑振順天永平饑　五月乙亥法司請熱審不報　初潘相勘礦洞於上饒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飢渴憊而歸相乃誣宗人宗達劫礦繫之又毆折輔國將軍謀垍肢而劾鴻主使帝奪鴻官切責謀垍等巡按御史吳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御史湯兆京極論相罪且言高淮梁永陳增李鳳楊榮皆元惡

為民害不可一日留趙世卿蕭近高亦請治相擅捕繫宗室罪帝皆不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采取大木鋈黍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　沈鯉屢辭新命不允沈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欲其弗赴召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與同心一貫遂并憾三才秋七月鯉至具陳道中所見礦稅之害朱賡亦撰守成遣使權宜三論與一貫鯉共上之帝皆弗能用歸德鯉所居邑也　初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稅使四出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而內供日繁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宮帑日充羨辛巳趙世卿言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世卿乃請

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命嚴催積逋　奸人張嶷等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采之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帝卽納之命下舉朝駭異温純言近中外諸臣爭言礦稅之害天聽彌高今楊榮汙辱婦女六十六人私運財賄三十大舟三百大扛勢必見戮於積怒之眾何如及今撤之猶不失威福操縱之柄緬酋以寶井故提兵十萬將犯內地西南之蠻岌岌可憂而閩中奸徒又以機易山事見告此其妄言眞如戲劇不意皇上之聰明而誤聽之異時變興禍起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聞海澄市舶高寀已歲徵三萬金決不遺餘力而讓利卽機易越在海外亦決無徧地金銀任人采取之理不過假借朝命闌出禁物句引諸番以逞不軌之謀而已昔年倭患正由於此況以朝命行之害當彌大諸奸效尤直曾一本輩故智必為國家大患乞急置於理用消禍本給事中御史金忠士湯兆京曹于汴朱吾弼等亦連章力爭皆不聽　緬酋瓦擁眾犯蠻莫宣撫司言奉開采使命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蠻莫陷思正奔騰越賊追至有司殺正以謝賊始解去　冬十月戊戌振江北災　丙辰停刑　十一月朝鮮王昖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兵端漸露乞選將帥兵督同本國訓練修飭帝曰會留將士教習成法具在毋容再遣因命其使臣齎勅誡勵　張嶷等至福建守臣遣海澄縣丞王時和百戶千一成偕嶷等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奸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報耳其酋意

稍解命諸僧散花道旁蓋敬朝使而盛陳兵衞迓之時和等入酋為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樹生金豆是何樹也時和不能對數視嶷嶷曰此地皆金何必問豆所自酋大笑留嶷欲殺之諸華人共為解乃釋歸時和還卽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嶷等妄言罪而呂宋人疑中國將襲取其地諸流寓者為內應潛謀殺之

三十一年春雲南巡按御史宋興祖言稅使內監楊榮欲責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采竊以麗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雲南藉為屏藩今使退地聽采必失遠蠻之心卽令聽諭已使國家歲歲有吐蕃之防倘或不聽豈獨有傷國體疏上事得寢　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

守闕員不報時兩京缺尚書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田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禮部尚書馮琦卒遺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　播州遺賊吳洪盧文秀等惡有司法嚴而遵義知縣蕭鳴世失衆心洪等遂稱楊應龍有子聚衆爲亂四川總兵官李應祥偕副使傅光宅捕之盡獲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署禮部事侍郎郭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沈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耶一貫聞之怒先是秦王誼漶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

議馮琦長禮部持不上已誼漶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沈一貫使大璫以帝命脅郭正域正域榜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爲世子一貫無以難　黎平府還屬貴州　五月丙辰朔閣臣請熱審不報　方澤陪祀者多託疾郭正域言祀事不虔繇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　戊寅京師地震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　河決單縣蘇家莊及曹縣縷堤又決沛縣四舖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魚臺豐縣間皆被浸督河侍郎李化龍甫至與李三才議再開泇河屬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言泇河成則他工可徐圖第毋縱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陸自安矣又言

估費太少責期太速請專任責成從之　郭正域請嚴謚典議奪者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等四人應得而改者陳瓚一人應補者伍文定吳悌曾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等七人沈一貫朱賡以本同鄉寢其議未幾御史張邦俊請以呂柟從祀孔子廟廷而補雍泰魏學曾等十四人謚部議久之共彙題先後七十四人留中不發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妃族人如綍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鎮國將軍華趆者素強禦忤王其妻如言女也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立沈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華奎劾華趆欺罔

四罪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趆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塏等皆言僞跡昭著行賄有據子木懼召華趆令更易日月以上旨并下部郭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沈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趆疏上正域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華奎又遣人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無竟楚事當酧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趙可懷及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華趆妻持之甚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眞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

遂嗾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
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華奎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
遣家人導華越上疏給事中錢夢皋遂希指論正域以沈鯉右
正域幷及之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因事陷
之正域再疏辨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趙世卿嘗爲楚府
長史力言王非僞與一貫合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主其說
廷機請再問帝以楚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
證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六月黜華越爲庶人錮鳳陽諸宗人
皆切責罰祿削爵有差　中官王朝言近京采煤歲可獲銀五
千遂帥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戶洶洶朝以沮撓聞有旨逮
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田

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之爲無將之
戒楊應文及給事中白瑜御史沈正隆亦疏諫俱不納俄用中
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　高淮帥家丁三百餘張飛虎旗金鼓
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住廣渠門外田大益姚文蔚及同官
孫善繼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命降人意欲
何爲李載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
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皐劉世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
劾淮巡撫趙楫言淮無故箠死指揮張汝立皆不報淮因上疏
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斥其妄帝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
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
貂馬數與邊將爭功關內外咸被其毒　郭正域四疏乞休秋

八月許之去楚王華奎疏劾正域如楊應文指且訐其不法數
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
可無苛求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
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　初御史顧龍禎巡按廣東與布
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即棄官去溫純劾罷龍禎御史于
永清按陝西貪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禎顯與純異以脅制純
又與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並及
文蔚語侵沈一貫一貫等各疏辨帝下永清文蔚等二疏而純
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求去帝爲謫永清一貫滋憾
純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遂希指劾純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
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純不得已

强起視事　九月甲子江北盜起睢州賊楊思敬等作亂李三
才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
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
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
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徧
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徵求箠楚無時桁楊滿
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耶陛下毋謂臣禍
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不報　冬
十月甲申停刑　丙申官軍討楊思敬禽之　時朝政大非上
下否隔甚沈一貫小有救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一貫又
與沈鯉不相能郭正域以文章氣節爲鯉所重一貫嘗爲正域

教習師正域薄之不執弟子禮又數以職事與執爭一貫愈恨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竑議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實寓更易之義賡與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其結連宮掖謀易太子詞尤詭妄人皆謂之妖書東廠太監陳矩獲之以聞賡於己邸門得書大懼立疏乞避位帝大怒敕東廠錦衣衛五城巡視御史等大索而慰諭賡初順天諸生皦生光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句以脅繼志及鄭國泰金生光亦抵罪及是人多疑之百戶蔣臣捕之至巡城御史康丕揚又先後捕僧達觀醫者沈令譽等廠衛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之楨等則訐錦衣指揮周嘉慶同知胡化又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時大獄猝發株連甚眾數日間鋃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而一貫欲因是陷正域鯉與丕揚及錢夢皐等張皇其事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榜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爲帝言此臣下有相傾者爲之以微動帝意夢皐遂言妖書播刊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郭正域乃沈鯉門徒沈令譽又正域食客胡化則正域同鄉同年羣結奸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又羅織鯉奸贓數事請勒令閒住丕揚則爲生光訟冤言妖書楚獄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

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諸人遂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鯉邸正域方登舟未行亦發卒圍之楊村皆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使人風之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辱野外耶帝知鯉誣不問令正域仍還籍聽勘以丕揚爲庇反賊斥爲民而詔急嚴訊諸所捕者一貫力爲丕揚解得免之楨使人屬矩欲坐嘉慶一貫則請引鯉正域矩俱正色拒之嘉慶者李戴甥也比會鞫戴不忍其榜掠爲引避帝聞而惡之搜令譽篋得刑部郎中于玉立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下吏部按問十二月丙戌帝召見皇太子於啟祥宮賜手敕慰諭玉立士騏皆奏辨帝怒褫玉立官責戴不能鉗其屬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令致仕嘉慶以治無驗革任回籍達觀拷死令譽幾死不承法司廹化引正域及歸德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盡捕正域之婢媪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卽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徵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耶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皆身無完膚又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皐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温純等力爲正域

鯉辨事漸解鯉嘗置小屛閣中列書謹天戒卹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禱或指爲詛呪帝取入覩之曰此豈詛呪耶讒者曰彼詛呪語固不宣諸口帝知鯉深不聽　致仕大學士王家屛卒贈少保謚文端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　三月甲子乾清宮成　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趙世卿言鄉者既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張問達言比年日食

皆在純陽之月其變尤大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　妖書獄久不具皇太子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沈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蹶蹐酹地若爲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斂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爲救正色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賡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陳矩念皦生光即冤然前罪已當死且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與御史沈裕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獄絕株連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稾於地大亨乃止丁未磔生光於市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　李化龍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是月工成盡避黃河之險遂爲漕渠永利

五月癸酉雷火焚長陵明樓時礦稅使久不撤沈鯉語沈一貫朱賡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賡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覩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賡從之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覩果心動然不爲罷　六月丙戌以陵災命補闕官卹刑獄釋華鈺車重任爲民　丁酉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梁妖蟲蝕樹帝下詔咨實政趙世卿上疏言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

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毀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炰烋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讙譟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紐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

罷者六月陛下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
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譁呼以供九重
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
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卹其難返之
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
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
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卹民心欲
卹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荅之而不行　秋七
月庚戌京師大雨壞城垣辛酉振被水居民　福建人李錦潘
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其酋麻韋郎欲通貢市錦爲畫
策奪彭湖嶼而守之因賄高寀使上請於天子酋善之錦乃爲

大泥國王書移寀及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白
當事繫秀於獄震不敢入而酋已駕三大艘直抵彭湖伐木築
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當事亦繫之獄已乃令三人
諭其酋還國將校詹獻忠持檄與俱獻忠多攜幣帛食物覬酋
厚酬錦等又依違其詞酋不肯去寀已遣人索賄三萬金許爲
代奏會都司沈有容自請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其下人
露刃相詰有容盛氣與辨無所懾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
時巡撫徐學聚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接濟路窮酋無所得
食卽索取所予寀金揚帆去錦等皆伏罪　八月田大益極陳
君德缺失言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
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

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
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蹶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
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
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羣小猶恣橫閭閻猶朘削則
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呂之羅織必眾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
何益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
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自夏桀以來覆轍相
尋昭然可鑒倘一旦變生陛下何以自託於天下哉不省　時
中外爭請罷礦稅帝終不聽温純憂懼不知所出辛丑偕諸廷
臣伏文華門泣請帝震怒降旨詰責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
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已而卒不行　初工部尚書

姚繼可請於六座樓苑家樓二路開河分黃以殺水勢與泇河
工一時並舉丙午李化龍言分水河成糧艘由泇者三之二化
龍以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終其事條上善後六事自是每年
三月開泇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糧船及官
民船悉以爲準　九月戊申振畿南六府饑　乙丑有星如彈
丸色赤黃見尾分有詔修省廷臣復請釋繫囚乃釋馮應京邸
宅何棟如等惟卞孔時繫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
空言爲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武昌三郡人爭祀之　閏
月庚辰鞏昌及醴泉地一日十餘震城郭民居並摧白陽吳泉
界地裂三丈溢出黑水搏激丈餘南京給事中金士衡言往者
湖廣氷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

西牛妖人妖今甘肅又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宜急出內帑濟邊餉罷撤稅使毋事掊克以鹿臺西園爲戒不省　楚王華奎輸賄入都武昌宗人遮奪之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蘊鈔等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辛丑大閧毆可懷死巡按吳楷以楚叛告沈一貫擬發兵會勦命未下諸宗人悉就縛　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鎭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甯間平地成湖　冬十月甲寅始敘平播州功　先是呂宋酋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酋乃下令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卽殲之事稍露華人羣走菜園酋發兵來攻衆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酋復來攻衆殊死鬭蠻兵少挫酋乃遣使議和衆

疑其詐擊殺之酋大怒斂衆入城設伏城旁而遣使詐降華人飢甚悉下山攻城伏兵發華人敗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酋令諸所掠華人貲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徐學聚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十二月議上帝曰張嶷等欺誑朝廷生釁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卽梟首傳示海上呂宋酋擅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　程守訓所至恣橫獨畏李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陳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并其黨械入京鞫治伏法遠近快之　桂林平樂猺獞據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焚劫無虛月總兵官鎭遠侯顧寰僉事芽坤等進

勦禽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四十牛馬器械甚衆　復置廣西上映州屬思恩府以山西沁州直隸布政司

明紀卷第四十五終

明紀卷第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吏部候補主事廣西司行走陳鶴纂　賜知府銜翰林院待詔孫陳克家補

神宗紀八（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盡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三十三年春正月重修京師外城　庚辰銀定歹成連兵寇鎮番達雲遣副將柴國柱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

大計京朝官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皐鍾兆斗等憚吏部侍郎楊時喬方正欲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沈鯉持不可一貫又屬檢討劉一燝俾請諸其兄考功郎一焜一燝亦謝不應時喬乃與溫純力爲澄汰夢皐及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兆斗於外一貫大慍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初南京御史朱吾弼極陳時政闕失因言郭正域疾惡嚴居己

峻不可以楚事棄御史林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憚於勘夢皐遂訐秉漢爲正域鷹犬語侵鯉及時喬純謂藉京察爲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皐貶秉漢貴州按察使檢校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察疏仍留不下時喬等皆疏辨求去是時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與考功郎中徐必達亦持正不撓必達與給事中儲純臣同領察事純臣受囑吏賕當大計日必達進狀請黜純臣面揖之退一座大驚察疏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　夏四月辛亥斬楚宗人蘊鈐等二人勒華俊等四人自盡錮英燋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鈁等二十三人於遠地自是無敢言楚事者

五月丙申鳳陽大風雨毀陵殿神座　庚子雷擊圜丘望燈高竿六月乙巳以雷警敕修省李廷機帥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　錢夢皐鍾兆斗既得留連章訐溫純謂楚事曲庇叛人且誣以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皐等夢皐等亦再疏劾純求勝并侵楊時喬時喬純皆求去前南京職方郎中劉元珍言沈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憸人叢聚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皐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皐又詆元珍爲純鷹犬皆不報未幾敕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疏救侯慶遠及同官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朱吾弼復疏直元珍請

黜夢皐因力詆一貫員外郎賀燦然亦疏論京察事主事龐時雍劾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奪吾弼俸一貫數被糾謝病不出曾同亨給由入都引疾乞致仕許之帝諭朱賡欲并留南京被察諸臣賡言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罷之臣死不敢奉詔帝又遣中使傳諭欲去純賡言大臣去國必采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會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夢皐兆斗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秋七月帝竟批夢皐等前疏予純致仕南北察疏亦下

夢皋兆斗皆引去時喬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慶遠及
御史李枏等再疏救元珍時雍燦然帝益怒降旨譙讓謂祖宗
朝亦常罰被察科道何今日猜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
比令夢皋策勵供職而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
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除其名時喬歎曰主察者逐爭
察者亦竄矣尚可靦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純清白奉
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喬亦清嚴自持
與沈鯉郭正域皆爲一貫所嫉由是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
由一貫始　八月己巳停刑　大理寺評事姜志禮以囚多瘐
死疏言犴狴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
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

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
人竊弄魁柄賊虐蒸黎不報　九月甲午昭和殿災　丙申京
師地震者再自東北向西南行官軍於盔甲廠支火藥藥年久
凝如石用斧劈之火突發聲若震霆刀槍火箭迸射百步外軍
民死者無數　河之決豐單也給事中宋一韓詆李化龍開泇
之失化龍言豐之失由巡守不嚴單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由
蘇家莊之決南直山東相推諉至年來緩隄防而急挑濬隄壞
水溢不咎守隄之不力惟委濬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縣以
下無入張秋之路而荆隆口銅瓦廂則不可不防也南岸自虞
城以下無入淮之路而孫家渡野雞岡蒙牆寺不可不防也泇
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鎭與黃河隔絕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

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綫隄防請西自開
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無不守之人帝
爲敕曹時聘申飭已時聘言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汛
豐沛繼沼單魚今且上灌金濟旁侵運道臣親詣曹單上視王
家口新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
機之不可失者二請濬王家口以達朱旺新導之河疏其下流
以出小浮橋度長三萬丈有奇估銀八十萬兩公儲虛耗乞多
方處給疏上留中時聘乃大挑朱旺口冬十一月興工用夫五
十萬　辛巳免淮陽被災田租　冬至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
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
筆以俟鯉極言礦稅害民狀矩戚然鯉曰小民猶可奈虧聖躬

何矩曰何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聖
躬安得無虧矩歎息還具奏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
鯉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沈一貫偵知
狀急草疏上之帝不懌復止十二月壬寅詔罷天下開礦以稅
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於內府半戶工二部猶以鯉言故也
　丙午免河南被災田租　乙卯以皇長孫生詔赦天下開宗
室科舉入仕例罷采廣東珠池雲南寶井　詔旣下中官請徵
茶蠟夙逋沈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
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眞
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己有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贍事
府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以金幣　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

繕城朱賡力請俟諸異日從之　時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潘相擅移景德鎮請專理窯務帝即可之蕭近高力爭不得相遂勒有司輸稅悉由己李道亦詭稱有司固卻稅務請如舊便南贛巡撫李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從相道請且推行之四方

改貴州水德江長官司爲安化縣　致仕禮部尚書陸樹聲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初楊相以內難走水西客死安萬銓挾之索水烟天旺地聽還葬及置遵義府四川總督王象乾命安疆臣歸所侵地郭子章言侵地始於萬銓而非疆臣安氏取於楊相喪亂之時而不取於應龍蕩平之日且臣曾許其裂土今反奪其故地臣無面目以謝疆臣乞罷去象乾言疆臣征播殲楊惟棟不實首功可知至陽敗棄陳送藥往來欺

君助逆跡已昭然令還侵地不咎既往已屬國家寬大若因其挾兩予之彼不爲恩我且示弱疆臣既無功不予之地正所以全撫臣之信也於是淸疆之議累年不決南北言官交章詆象乾貪功啟釁象乾執疆臣所遣入京行賄之人與金以聞於朝而四川巡按御史李時華復言疆臣征播有功不宜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兵部尚書蕭大亨主其議以其地歸疆臣水西尾大之患於是乎不可制矣　初鄭恭王薨世子載堉言鄭宗之序盟津爲長前王見濍既復爵錫謚矣爵宜歸盟津後累疏懇辭禮臣言世子雖深執讓節然嗣鄭王已三世無中更理請以其子翊錫嗣載堉執奏如初

三十四年春命祐橏之孫載壐嗣封鄭王載堉翊錫以世子世孫祿終其身子孫仍東垣王　帝惑中官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諭沈鯉撰敕鯉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此牧地豈眞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乃止　二月庚戌加上皇太后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進封恭妃王氏爲皇貴妃　辛亥沈鯉朱賡請補六部大僚不報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詿誤被譴者充滿林下楊時喬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又以皇孫生恩詔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儁等一百十八人皆不報　巡按湖廣御史史學遷劾上楚王所訐郭正域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請召還正域不報　梁永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陽縣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

十斤知縣宋時際弗與咸甯人道行遇盜跡之稅使役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薦劫稅銀帝命逮時際鐫朝薦一秩陝西巡撫顧其志盡發永奸且言秦民萬衆共圖殺永沈鯉朱賡請械永歸以安衆心帝皆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薦官

楊榮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筋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衞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帥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三月己卯事聞帝甚怒爲不食者累日欲逮問守土官沈鯉揭爭具陳榮罪狀陳矩亦爲帝言乃止誅世勛等而貸其餘已雲南巡撫陳用賓請命四川邱乘雲兼領雲南稅務給事中汪若霖言用賓養成榮惡今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於四川負國

甚乙亟斥用賓追寢前命不報　眞定順德廣平大名災丁酉
錮振有差　初誠意伯劉世延屢犯重辟廢爲庶人錮原籍不
奉詔久居南京益不法妄言星變將勒兵赴闕南京御史孫居
相疏發其奸幷及勳臣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延吏安遠東甯
忻城諸侯伯子弟悉按問時諸司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
道印事皆辦治　李三才以恩詔不盡行疑沈一貫尼之上疏
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喜心故
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己既忌其有所執爭形己
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行賄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
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俸五月　貴州東西路仲家苗
盤踞貴龍平新閒爲諸苗巨魁與水硍山苗等剽掠無虛日郭

子章請於朝夏四月令陳璘軍萬人攻水硍游擊劉岳督安疆
臣兵萬人攻西路並克之璘乃移新添攻克東路生獲酋吳老
喬阿倫阿皆等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招降萬三千餘人部內
遂靖　癸亥曹時聘濬河工成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百七
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汪若霖言
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今郊廟宜親朝會
宜舉東宮講習宜開此下累言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
而中變者稅務歸有司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詔啟事猶沈閣
是也有上屢言之而久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
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
天人恆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　五月癸酉河套部犯安邊

懷遠延綏總兵官杜松大破之　木邦罕襤約暹羅攻緬甸緬
甸恨之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於內地不至六月癸卯城陷
罕襤被擄緬甸僞立孟密思禮領其衆木邦遂亡　畿內大蝗
沈一貫稱疾杜門章奏多卽家擬旨沈鯉力言非故事一貫
愈恨且慮己去後鯉在或爲後患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
方鯁不欲令爲首輔秋七月陳嘉訓孫居相連章劾一貫奸貪
一貫憤益求去鯉亦乞休癸卯帝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鯉
致仕朱賡疏乞留鯉不報一貫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
拄清議好同惡異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
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鯉旣去賡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
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應天巡按御史宋

燾首諷切賡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
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
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　南京戶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
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汪
若霖言二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
主持衆皆書諾宜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若
霖言所推悉報寢　曹學程繫獄十年數遇赦不原子正儒朝
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歐血仆地久之乃甦刺血書奏乞
代父死廷臣亦多言學程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皆不省會
陳矩奉詔慮囚署刑部事侍郎沈廷文合院寺之長以書抵矩
請出學程矩謝不敢比會審奏上矩密啟於帝慈聖太后亦憐

學程母老以爲言九月謫戍湖廣寧遠衞　甲午詔陝西嚴敕
邊備　給事中王元翰極陳時事敗壞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
政五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彊半虛懸甚者闔署
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
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
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
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
連茹彙征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
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
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
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

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
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
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
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
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
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
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靑宮輟講亦已經年親
宦官宮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
不省　冬十月丙申停刑　十一月己巳朵顏長昂糾韃靼班
不什白言台吉等以萬騎入犯道石門關山海關京東民盡逃
入通州總兵姜顯謨禦寇卻之長昂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薊
鎭總兵官尤繼先出關寇已縱掠寧前去總督蹇達怒繼先不
追擊而繼先方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爲用達乃疏言番情難
馭恐遺後憂請調繼先別鎭俾降丁隨往部議以杜松與繼先
換鎭巡撫劉四科爭之達亦再疏劾繼先給事中宋一韓等力
主達議且劾繼先他事繼先遂罷　十二月壬子南京妖賊劉
天緒謀反事覺伏誅　初李成梁移建寬奠等六堡自是生聚
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及是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蹇達趙楫
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
者狼籍成梁等皆以招復逃人功受賞　奢崇周之死也效忠
弟子崇明當立奢世統送之永寧世續遺以瓊馬許出印給之
事已定而部目閻宗傳等自以昔從世續逐世統殺沙卜懼崇

明立復前恨欲立安彊臣妻弟阿利鎭雄隴澄者彊臣弟堯臣
也隴氏垂絕堯臣入贅冒隴姓與平播州恃功有據鎭雄制永
寧心陰助世續崇明襲幾一載世續竟匿印不與巡撫遣都司
僉書張神武執世續索印神武與永寧參將周敦吉盡掠其積
聚子女宗傳乃以求主母爲名大掠永寧赤水普市摩尼數百
里成邱墟　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淸　靑海寇大掠鎭羌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柴
國柱急帥游擊王允中等擊走之生禽其長沙賴　故事正郎
不奉使巡按必俟代至是官方多滯郎中倖深多借差以出江
西巡撫許宏綱以父憂不俟代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
免代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給事中翁憲祥極言其非制宏綱貶官芳亦被責憲祥又論輿籤之法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苟爲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爲掩飾之術請亟停罷時不能從　大計外吏楊時喬與署都察院事副都御史詹圻主之居數日帝忽命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帝誤發之也朱賡謂非體力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卽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給事中陳治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　二月戊戌安南賊武德成犯雲南總兵官沐叡禦卻之　會試天下舉人張瑞圖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於仲尼得中式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其悖妄如此　夏四月戊戌銀定歹成犯涼州達雲督副總

兵官秉震柴國柱等逆戰於紅崖大破之斬首百三十有奇賊遁去雲尋以秋防卒於軍贈太子太保雲爲將先登陷陳所至未嘗挫衂名震西陲爲一時邊將之冠　壬子順義王撦力克卒　朝鮮王昖復言源家康求和蕭大亨等議聽朝鮮自計由是私款不絕　李廷機遇事有執尤廉潔帝雅重之然性刻深又不諳大體其教習師則沈一貫也一貫去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詆之朱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皋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眾多推廷機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楊時喬卒從眾議列廷機及前禮部尚書于愼行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等七人以上五月戊子帝命愼行廷機向高並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已又特加王錫爵少保遣官召之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辨帝爲切責元翰忻奪其俸　六月湖廣徽州寧國太平嚴州大水　三邊總督徐三畏言河套之部與河東之部不同東部事統於一約誓定歷三十年不變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卜失兔徒建空名於上西則火落赤最狡要挾無厭中則擺言太以父明安之死無歲不犯邊東則沙計爭爲監市與炒花朋逞西陲搶攘非一日矣然眾雖號十萬分爲十二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宜分其勢納其款俾先順者獲賞後至者懼勦閏月辛巳復河套諸部貢市　南京刑部主事謝廷諒言李廷機才弱而闇王錫爵氣高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

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不報廷諒廷讚之兄也　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馬甚眾巡按御史余懋衡奏之永大恨使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懋衡屬滿朝薦治其獄而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疏帝皆不省永帥眾擐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城中數夜驚言永反御史王基洪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或謂永宜自明永乃下教自白不反狀諸亡命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軿盈路詐爲上供物持劍戟弓弩結陳以行而永所遣解馬者乘傳先發九功等後至無驗行且急

朝薦疑爲盜邏兵與格鬭追至渭南殺數人盡奪其裝懋衡以
捕盜殺傷聞永大窘秋七月用綱謀使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
等各貢名馬金珠晴綠諸寶物朝薦承余御史指伏兵遮劫觭
君章等帝怒曰御史酖無恙而朝薦代爲報復且劫貢物立遣
使逮朝薦繫錦衣獄榜掠而召永還關中始靖　庚子京師久
雨刑部請發熱審疏不報　八月辛酉朔彗星見東井指西南
漸往西北越二十二日自房歷心滅　丙寅振畿內饑　四川
巡撫喬璧星銳欲討隴澄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李廷機力主
撤兵乃論周敦吉張神武死釋奢世續赦閻宗傳等罪訪求隴
氏子孫爲鎮雄後並令安疆臣約束澄歸本宗復名堯臣聽遙
授職銜不許冒襲隴職堯臣遂請避去宗傳亦降堯臣後襲水

西宣慰使　九月甲午停刑　江西參政姜士昌齎表入都上
疏言陛下聽沈一貫沈鯉並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
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
阻遏以杜將來卽得罪張居正諸臣陛下素知其忠義注意拔
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
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
有異同必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
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
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置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
曰吾力不能得之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
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

歸財貨如山鯉家徒壁立囊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
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陛下聖明幾至大誤臣以爲輔
臣若一貫憸邪異常直合古來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
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陛下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
之用由王錫爵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
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
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
成章嘉禎等一斥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
請召還諸臣然後敦促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
一貫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
發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

次拂拭用之說者謂陛下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而實
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陛下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等十餘
人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等二十餘人旋皆擢用頃年改調
銓曹鄒觀光等六人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戍所累蒙
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旨而謂陛下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
不復用豈不復厚誣陛下也哉說者又謂俗流失世敗壞宜用
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
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淸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
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末數語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
日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
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

下士昌疏命罪之楊時喬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錮三秩爲廣西
僉事宋燾上疏論救復謫一貫刺廷機帝益怒欲廷杖士昌陳
矩諫得已謫燾平定判官士昌興安典史廷機再疏力辨求罷
又自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羣情益憤　冬十月癸酉山東旱
饑蠲振有差　先是暨祿死李三才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從
命魯保兼之已而保亦死三才令都指揮張可大錄其貲保家
饋重財可大卻不受葉向高方赴召過儀眞見而異之曰此不
特良將且良吏也　山東大饑淮徐兵備參議袁應泰設粥廠
哺流民繕城濬濠修先聖廟饑者盡得食更搜額外稅及漕折
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振戶部劾應泰擅移官廩應泰已遷副使
遂移疾歸　于慎行被命已得疾再辭不允及廷謝拜起不如

儀上疏請罪歸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
十一月壬子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慎行學貫穿百家
與馮琦並爲詞館之冠　十二月安南賊犯欽州時莫氏宗黨
多竄處海隅僭稱公侯伯名號都統使黎維新不能制守臣檄
問數發兵夾勦雖應時破滅而邊方頗受其害　初王元翰嘗
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并禁章奏未下者於是中朝政事四
方寂然不得聞金士衡力陳其非便不聽　鳳繼祖之誅也廷
阿克徙金沙江外及是賊黨鄭舉等誘之作亂遂陰結江外會
川諸蠻直陷武定會流官知府攜印之雲南賊以無印難號召
執推官進圍雲南索冠帶印信因分兵四出劫掠連陷元謀羅
次嵩明諸州縣嵩明吏目韋宗孝出禦而敗合家死之學正龍

旌罵賊死賊轉寇祿豐知縣蘇夢暘帥民兵力戰賊退去
三十六年春正月朔夢暘方朝服祝釐賊出不意襲陷其城夢
暘不屈死陳用賓沐叡以調兵未集懼使使以府印與賊賊退
入武定立阿克爲知府　河南江北饑　二月戊辰京師地震
　朝鮮國王李昖卒光海君琿自稱署國事遣陪臣來訃且請
諡帝惡其擅不允令其國人公議以聞時我
大清兵征服哈達輝發烏喇諸部漸近朝鮮兵部議令琿大修
武備整飭邊防并請敕遼左督撫鎮臣遣官宣達毋相侵犯之
意從之未幾李三才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
始且力言遼左阽危必難永保狀不省　夏四月禮部主事鄭
振先劾朱賡十二大罪并及李廷機且言賡與沈一貫王錫爵

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調邊方用俄以言官
論救再貶二秩　高淮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衞軍甲而譁誓食
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懼奔入關誣同知王邦才參將
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邦才獲陽皆逮問邊民益譁
蹇達再疏暴淮罪乃召還以通灣稅監張曄兼領其事獲陽竟
死獄中　乙卯南畿大水署禮部事侍郎楊道賓疏陳時政略
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夙興夜寐以圖治
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決大政章奏及時批答毋輒留中及從
內降帝優旨報聞而不能用　李成梁之從六堡民也宋一韓
極言棄地非策下巡按御史覆勘及是御史熊廷弼具得棄地
驅民狀劾成梁趙楫罪及先任巡按何爾健康丕揚黨庇一韓

復逵章極論帝眷成梁厚留諸疏不下而召之還以杜松代
秋七月丁酉京師地震　先是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
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焉汪若霖以元
功汝亨爲給事中陳治則所推轂上疏劾二人詭競吏部因改
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搆帝以言官紛爭留部疏踰年不下
朱賡及廷臣屢疏趣之命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並元功汝
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外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若霖先
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眾謂賡修郤治則又與
同官姚文蔚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並擢京卿皆平日
阿附政府者於是攻訐四起先後論賡者至五十餘人給事中
喻安性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言者交

明紀卷四十六　七

章劾安性復侵賡李廷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御
史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
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
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廷機
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章力攻王錫
爵方累疏辭召命因進密揭力詆言者中有上於章疏一概留
中特鄙夷之如鳥獸之音之語言者聞之大憤南京給事段然
首劾之孟禎及金士衡給事中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遂不出
郴州礦賊起　雲南兵既集分五路進勦武定元謀羅次祿
豐嵩明諸州縣並復阿克奔四川八月癸亥治失事諸臣罪陳
用賓沐叡下獄論死　庚辰振南畿及嘉興湖州饑　皇太子

輟講已四年楊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爲戒不聽　帝
委楊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時喬獨理部事銓敘平允絕請
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而是時堂陛扞格曠官廢事
日甚一日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
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上下凌替紀綱日紊言路
得收其柄時喬先推李廷機入內閣尋又推黃汝良全天敘爲
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王元翰遂極論會推之
弊與胡忻交章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帝不許時喬乃力請
簡用尚書而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久當推元翰復疏論
大亨鑛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
鑛謀主亦當斥帝不報而念孫丕揚廉直九月召起故官丕揚

明紀卷四十六　十八

屢辭不允　甲午喬璧星奏禽阿克於東川與其黨俱送京師
磔於市武定平遂悉置流官王元翰言阿克小醜亂易平也雲
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榷如故
貢金請減反增益之眾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
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不報　冬天鼓鳴楊道賓言
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
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不聽　封李暉爲朝鮮國王　朱賡
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王元翰因災異
乞亟罷賡及蕭大亨詹沂且言近更有一大變大小臣工志期
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卹人言至天地譴告亦悍然
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輒

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輓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二十
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錮禁於沈一貫及
賡十一月壬子賡卒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贈太保謚文懿御
史彭瑞吾復疏詆賡胡忻請停其贈謚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
與沈一貫同鄉相比而暱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　十
二月戊午再振南畿免稅糧　朱賡既卒李廷機堅臥不起葉
向高遂獨相初向高入閣即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又
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比獨相又請增閣臣帝皆不聽向
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之體貌
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　起顧憲成南
京光祿寺卿憲成力辭不就時恩詔已閱三年止用憲成等四

人給事中何士晉請大起廢籍不聽　析貴州新貴縣及定番
州地置貴定縣爲貴陽府治　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
皆缺及蕭大亨致仕帝命戎政尚書李化龍掌部事會長昂之
子賴暈歹與從父蟒金潛入薊鎮河流口大掠去
三十七年春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
亦數萬九門晝閉葉向高言兵部惟尚書一人何以應猝變不
報邊戰士二萬餘皆老弱化龍請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
之策亦不報　二月吏部侍郎楊時喬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
襚以殮詔贈本部尚書謚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
守仁之學闢之甚力　禮部侍郎楊道賓卒贈尚書謚文恪道
賓及楊時喬相繼卒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

養痾不出戶刑工三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註籍通政大
理亦無見官翁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
佚數事報聞　賴暈歹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薊遼總督王象
乾令杜松潛擣黃台吉帳松從塞遠中左所夜馳至哈流兔掩
殺拱兔部落百四十餘級以大捷聞邀重賞副使馬拯謂拱兔
內屬不當勦彼且復讎與松相訐松忿邀賞愈急詔予之拱兔
果以無罪見勦怒小歹青又數邀之三月辛卯拱兔以五千騎
攻陷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淩河肆焚掠游擊
于守志遇於山口大敗死千餘人守志亦重創松駐大淩河不
敢救遼人多咎松朝議謂松前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
殺乃保塞部落悉縛殺之非陳斬熊廷弼亦言防邊以守爲上

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松愈忿言撫按附會拯害其奇功
自帥兵出塞將擣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淩
河松益慚憤數欲自經盡焚其鎧冑器仗置疆事弗問乃勒松
歸里以王威代　王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
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鷙舉朝咸畏其口陳治則
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治則門人也劾元翰盜庫金剋商
人貲奸贓數十萬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辨疏詆繼
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連
攻元翰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
士衡高節劉蘭等連章論救己酉葉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
評曲直罪其議論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元翰乃盡出

其篋篋舁置國門縱吏士篚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刑部檢校繼芳以所劾贓無有謂奇之記事家嚚爭久不息亮中行之子也　夏四月倭寇温州　五月歷城高苑牛産犢皆兩首兩鼻署禮部事侍郎吳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己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初礦稅興以助大工爲名後悉輸內庫不以供營繕而四方采木之需多至千萬費益不貲署工部事侍郎王汝訓請發帑佐工不報　詹沂請告已久帝命倉場侍郎孫瑋兼署都察院事進戶部尚書督倉如故秋九月癸卯沂封印於署拜疏出城候旨　丁未停刑　福建浙江江西大水湖廣四川河南陝西山西旱畿內山東徐州蝗　冬沙計及猛克什力犯波羅神

本延綏總兵官張承廕擊卻之追斬八十餘人沙計欲修貢守臣惡其反覆拒之沙計益徙近邊以數千騎犯雙山堡承廕擊走之俘斬百二十有奇承廕臣之子也　十二月己巳留畿內山東諸省稅銀三分之一振饑民　徐州賊殺如皋知縣張藩

日本以勁兵三千人入琉球執其國王尙寧遷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總兵官楊宗業以聞乞嚴飭海上兵備從之

明紀卷第四十六終

明紀卷第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禮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參訂

神宗紀九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三十八年春大計外吏吏部尙書孫丕揚主之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倜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

會試天下舉人庶子湯賓尹越房取中五人其門人韓敬與焉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又得十三人吳道南知貢舉不可賓尹與盛氣相詬誶遂強總裁侍郎蕭雲舉王圖錄敬爲第一榜發士論大譁道南欲奏之以雲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尹爲敬夤緣得第一人　夏四月丁丑正陽門樓災

辛卯以旱災異常諭羣臣各修職業勿彼此攻訐吳道南言

天下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政務久置深闈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鞫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累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構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徧天下矣不省　顧憲成之講學東林也好臧否人物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李三才撫淮久結交徧天下與憲成相得尤深三才揮霍有大略以折稅監得民心淮徐歲祲又請振卹蠲馬價淮人愈德之三才屢加至戶部尙書內閣缺人建議者謂當參用外僚

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眾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首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其貪僞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及彭端吾金士衡相繼爲三才辨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帝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御史劉國縉喬應甲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吳亮以兩書附刻邸抄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攻三才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王元翰之去也論

者猶未息及是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而湯賓尹爲祭酒與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御史劉光復房壯麗及兆魁應甲紹徽紹吉鄭繼芳等與之聲勢相倚力排異己遂指三才元翰及從龍忻等併憲成謂之東林黨向高欲調劑羣情輯和異同而齊楚浙三黨且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之爲黨魁諸人以帝一無所問益植黨求勝朝端鬨然　辛丑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四川饑　五月工部侍郎王汝訓卒贈尚書謚恭介汝訓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請乞輒執奏不予節冗費數萬

河南賊陳自管等作亂有司討禽之　趙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嘗言楚王非僞與沈一貫合又力推李廷機廷臣疑其黨比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杜門乞去章十餘上不報秋世卿拜疏出城候命　冬十月辛丑停刑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欽天監推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中范守己疏駁其誤署禮部事侍郎翁正春等請博求知曆學者令與監官晝夜推測庶曆法靡差於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莪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曆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知曆儒臣同監官譯上以資采擇正春等覆從之並召邢雲路及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使參預曆事　丁卯以軍饟乏諭廷臣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　鄭繼芳巡按浙江有僞其書與王紹徽劉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

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云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富平謂孫丕揚耀州兄弟謂王國王圖國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孫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脈其書達丕揚所丕揚不爲意圖先與郭正域劉曰寧並爲時論所歸正域逐曰寧卒向高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之者甚眾會將京察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爲鉤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益恨紹徽故湯賓尹門生而與圖同郡吳道南之欲糾韓敬事也紹徽極譽賓尹於圖言道南之黨欲傾賓尹幷及圖宜善爲計圖正色卻之賓尹先歷翰林京察應圖注考與紹徽謀先發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亦慮見斥賓尹乃令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抃贓

私鉅萬且謂國素疾三才圖爲求解國怒詈之圖遂欲以拾遺去國又詆史記事徐縉芳謂爲圖心腹國圖縉芳皆抗疏力辨明時再劾圖因及繼芳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繼芳列其語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帝一無所問忌者復僞爲淑抃劾國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爲下詔購捕乃已

四川巡按御史鄧渼言蜀之東川僻處武定尋甸諸郡只隔一嶺諸苗出沒無時朝發夕至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蜀轄遼遠法紀易疏滇以非我屬內號令不行以是驕蹇成習目無漢法宜敕滇撫兼制便因條三利以進詔從之以東川土司並聽雲南節制

李三才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

三十九年春二月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庚子河套部犯甘州之紅崖青湖官軍禦卻之　三月大計京官孫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宏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吏科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湯賓尹顧天埈劉國縉咸在察中黜降有差亦坐王元翰浮躁再貶其官又奏黜錢夢皐等十八以年例出王紹徽喬應甲於外羣情翕服初計典將舉兆京謂金明時必出疏要挾丕揚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待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以劾王圖疏實之爲圖報復刑部主事秦聚奎上疏力攻丕揚爲賓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尚未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　夏四月京師旱　戊子怡神殿災馬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不省

丙申遼東巡按御史翟鳳翀請設常平倉括贖鍰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　南京刑部尚書李禎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葉向高言禎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蹤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住　秦聚奎既黜其黨羣起力攻湯兆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曹于汴亦持之堅喬允升三疏別白其故且劾蕭雲舉佐察行私而許宏綱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撼丕揚人情杌隉處事中變禮部主事丁元薦

甫抵官抗章責宏綱持議不宜前卻因盡發崑宣黨構謀狀於是朱一桂鄭繼芳周永春徐兆魁等爭擊元薦爲並明時等訟冤葉向高以大體持之五月察疏下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陳易猶攻訐不已丕揚宏綱王圖皆求去丕揚之再起也年七十有八矣帝以其老成清德眷遇甚隆而丕揚自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淶歐陽東鳳輩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又薦鯉坤正域爲天下三大賢都御史缺又屢疏推坤且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帝皆不

納丕揚遂懷去志及是堅臥不起向高特疏請留翁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爲寒心皆不報向高亦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遂先朝露有餘幸矣不省　黨人既指東林爲黨爭欲以顧憲成爲口實壬寅徐兆魁劾憲成黨李三才陰持計典且謂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憲成輒以書招之即不赴必致厚饋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

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又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寺丞吳炯上疏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行人劉宗周言東林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宣崑不可太常寺少卿洪文衡言今兩都九列强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膺羅網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帝皆不報黨人益大譁宗周遂請告歸　廣西廣東大水　六月自徐州北至

京師大水河決狼矢溝葉向高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不省　停熱審　秋萬壽節翁正春獻八箴曰淸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卹民命重邊防不省　王圖連章求去出郊待命九閱月遂予致仕國亦乞休去　初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虛日湯兆京巡按宣府奏之浚亦誣訐兆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久未釋會兆京復出按順天請府悉縱遣之　冬十月丁卯趙世卿拜疏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不罪　甲申停刑閣臣請釋輕犯不報翁憲祥請推緩刑德意宥槩臣矜楚獄馬孟禎亦訟李獲陽之冤

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且言楚宗一獄死者
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不報　十
二月兵部兼戎政尚書李化龍卒年七十贈少師謚襄毅化龍
有文武才旣卒帝命孫瑋兼署兵部戎政事瑋言陛下以纍纍
三印悉畀之臣豈眞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
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
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不
可得矣弗聽　泰寧炒花久爲邊患邊將畏戰但以瑁歲賞爲
事遼東總兵官麻貴因其要賞令將士出不意擊之拔營遁徙
額力素居焉其地忽天鳴地震炒花驚懼再徙渡老河去邊幾
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嗮之南移可可毋林伺隙入犯貴伏兵

敗之追北至白雲山斬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憤復糾卜言顧
伯要兒哈喇漢乃犪合犯淸河皆潰去以兒鄧等懼乃代炒花
求款邊境遂謐
四十年春正月葉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
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不報　孫
丕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二月癸未拜疏徑歸葉向高閆
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敕所司存問　三月丙午振京師流
民　夏四月丙寅南京各道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帝深
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不報　五
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戸部主事李朴以朝多朋黨淸流廢錮
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謗
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不聽　初元裔打來孫駐牧
宣府塞外俺答方强懼爲所併乃東徙插漢兒地號插漢兒王
子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墩兔益盛及是以三萬
騎掠穆家堡麻貴遣參將郞名忠等禦之斬首四十餘級乃遁
去貴尋以病乞罷詔乘傳歸貴果毅驍捷善用兵東西並著功
伐子弟多將才人以方李成梁曰東李西麻　麻貴之去也遼
東巡撫楊鎬力薦李如梅爲大帥至以死爭給事中麻僖御史
楊州鶴力持不可乃用張承廕承廕未至鎭遠堡失事已寧前
守將祖天壽出獵蟒金諸部圍之曹莊將士死者二百三十人
被掠者六百餘人天壽以數騎免鎬皆不以實聞僖再疏劾之
鎬引去天壽論死承廕以初至不罪　葉向高志不行無月不

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
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
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絶帷幄不得
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
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章奏就
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卽家擬旨如前論者以
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
留方向高之杜門也閣中虛無人六卿止刑部尚書趙煥一人
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自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
至亦不除侍郞戸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郞都察院自溫純去八
年無正官煥累乞除補帝皆不報秋八月始改煥爲吏部尚書

除諸部侍郎四人向高至萬壽節始起視事　河決徐州三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黎林鋪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韓家壩小渠引水壩以東始通舟楫　李廷機乞休疏百二十餘上九月庚戌陛辭出都待命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輓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廷機繫閩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屛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　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考選命二年不下葉向高懇請至數十疏冬十月始得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八人言路稱盛　甲申停刑　皇貴妃王氏病革皇太子請旨得往省宮門閉抉鑰而入妃目眚手太子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葉向高言皇太子母妃薨禮宜從厚不報復請乃得允謚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　御史李邦華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陞曰御史陞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不報　趙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已兵部主事卜履吉

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二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尙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　進士鄒之麟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爲御史馬孟禎給事中陳伯友等所發御史孫居相幷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詔禮部會吏部都察院議之麟學賢罷不及賓尹敬孫振基抗疏請並議未得命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敬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論賓尹南京給事中張篤敬證尤力而趙興邦及給事中亓詩教亦劾正春不議鄉試主考官爲徇私正春求去不許　言官旣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葉向高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一趙煥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孫瑋以兵部尙書掌左都御史事　駙馬都尉冉興讓壽寧公主壻也爲掌家宮人梁盈女中官彭進朝毆辱公主三奏不達興讓掛冠長安門去御史楊鶴疏請東宮講學因幷及其事陳伯友亦請置奄豎於法不報　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藎臣從祖也疏詆顧憲成御史周起元憤力斥其謬藎臣遂劾起元益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

御余懋衡徐㫮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
且下令捕世學世學遂遁去　琉璃中山王尚寧遣使報歸國
復修貢禮官言其國殘破已甚請十年一貢從之然寧事中國
謹比年修貢如故　敖克等犯中後所張承廕遣兵拒之斬其
長二人虎墩兔再舉入塞守將梁汝貴襲破其營乃蠻諸部連
犯中後所連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力戰殪其魁餘引去自是
虎墩兔所屬貴英哈等三十餘部悉奉約束　四川建昌猓亂
起劉綎爲總兵官討之　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葉向高
擬旨上帝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
四十一年春正月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湯兆京倡給事御
史伏闕固請卒不得命　庚申諭朝鮮練兵防倭　翁正春會

九卿趙煥等給事中御史翁憲祥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議湯賓
尹換卷事坐韓敬不謹落職閒住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庭訓
敬同鄉也謂敬關節果眞罪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爲
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敬黨大恨廷元遂疏劾正春等公
議益憤孫振基孫居相張篤敬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
周祚亦敬同鄉議并罪吳道南馬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
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勘亓詩教再疏劾正春首鼠
兩端正春疏辨益求去帝慰留之頃之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
養歸　南畿提學御史熊廷弼嚴明有聲顧雅與湯賓尹善初
賓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德妻徐氏爲妾徐不從投繯死生員
馮應祥芮永縉等訟於官爲徐建祠賓尹恥之及是永縉又發

生員梅振祚宣祚朋淫狀廷弼乃判牒言此施湯故智陰爲賓
尹解又以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杖殺永縉巡按御史荊養
喬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疏辨事下都察院
孫瑋議鐫養喬秩令廷弼解職候勘而南北給事御史互有所
左右孫振基馬孟禎魏雲中劉策麻僖陳伯友李邦華李若星
翟鳳翀潘之祥徐㫮彥及給事中李成名御史崔爾進等持勘
議甚力而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御史黃彥士南
京御史周達及張篤敬亓詩教趙興邦等駁之疏凡數十上振
基等再疏極論并斥應震等黨庇帝竟納瑋言解廷弼職調浙
江巡按御史呂圖南代之應震亮嗣等皆大恨連章劾瑋瑋累
疏乞休帝皆慰留　呂圖南之調南畿督學也周永春上疏劾

之圖南棄官歸湯兆京王時熙及御史汪有功爲圖南申雪語
侵永春及趙煥永春煥連章辨未幾煥用亓詩教言以年例出
時熙及孫振基魏雲中於外故事科道年例外遷必會都察院
吏科協議煥不移咨都察院兆京遂力爭且詆煥孫瑋亦以失
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煥屢疏訐辨杜門不出詔慰起煥奪兆
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職投劾徑歸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及戶
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奪邦華等
俸貶烺官以慰煥　陳伯友陳時政四事言擬旨必由內閣咋
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
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天言抑且貽隱禍法者天下所
其黔國公沐昌祚請令其孫啟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

請勘而以內批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呂圖南改提學此爭爲
賢彼爭爲不肯盡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
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不報時帝命向高典會試
闈中無人章奏俱送闈中云　御史張至發疏陳內降之弊因
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門戶外頃讀科臣疏云
日來慰諭輔臣溫旨輔臣與司禮自相參定方聽御批果若人
言天下事尚可問耶時黨人勢盛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
則亓詩教周永春及御史韓浚楚則官應震吳亮嗣浙則姚宗
文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
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
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排擊善

類至發齊黨也葉向高頗右東林故首疏刺之帝亦不報　夏
五月己巳諭吏部都察院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
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
政者罪不宥　先是有旨言福王常洵之國非莊田足四萬頃
不行廷臣大駭李邦華首疏諫葉向高言田四萬頃必不能足
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
無有是事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
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令大分已定何
猜向高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
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
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常洵無一日兩

見事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與孔學趙宗舜趙思聖等相訐告將
抵罪六月上變告學等與鄭妃內侍姜嚴山用妖人王三詔爲
厭勝術詛呪皇太后皇太子擁立福王帝震怒繞殿行半日曰
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中官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類往
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得情陛下當靜
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
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
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
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國
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悉用其言貴妃終不欲常洵
之國言明年冬皇太后七十壽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向高

留上諭弗宜請今冬預行慶壽禮王如期之國帝遣中官至向
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留福
王約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駴將信王曰乾妖言
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必不樂是非壽聖母乃爲聖母累也且
潞王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署禮部
事侍郎孫慎行合廷臣力請太后亦以爲言議乃定　初撦力
克死其孫卜失兔當襲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所部素囊
台吉五路台吉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卜失兔始婚於
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乙未詔封卜
失兔爲順義王而以把漢比吉素效恭順封忠義夫人時卜失
兔少衰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五路素囊及兀慎

台吉等兵力皆相埒宣大總督涂宗濬言於朝各予陞賞如例　秋七月甲子孫瑋稽首文華門出城候命　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繫獄久中外論救者百十疏會萬壽節將屆葉向高復以爲請乃釋歸爲民　劉策上疏力爭熊廷弼行勘湯賓尹科塲事諸黨人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寬韓敬孫慎行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　初代王鼐鈞嫡妃無子從姬裴生子鼎渭已請名矣裴死次妃張生子鼎莎有寵奏以爲嗣李廷機署禮部覆從之廷臣謂鼎莎得雖封不得稱嫡爭者百餘疏翁正春孫慎行相繼請更正帝皆不報及是鼎莎卒鼐鈞請以其弟嗣慎行復力持帝乃鐫鼐鈞祿鼎渭始得嗣　葉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九月壬申吏部左侍郎

方從哲前禮部左侍郎吳道南並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道南在籍事多決於向高向高引退優詔不允　庚辰趙煥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亟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冬十月帝乃許煥及孫瑋致仕　十一月皇太子妃郭氏薨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子廟廷　兩畿山東江西河南廣西湖廣遼東大水　戶部郎中李朴言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游市肆狎比倡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鶩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

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而宗文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一甲且羅織朴贓私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敬興邦媚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凶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詩教方從哲門生而趙煥鄉人也勢尤張故朴云然帝下詔切責言官略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著戶部事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　南京太僕寺少卿參預曆事李之藻奏上西洋曆法略言臺監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之謬而力薦龐迪莪熊三拔龍華民陽瑪諾等所論天文曆數有中國昔

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絶乞敕禮部開局取其法譯爲成書給事中姚永濟亦以爲言時庶務因循未暇行其言也　劉綎偕四川參政王之機督諸將分八道進攻叛蠻而己居中節制

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克桐槽沈渣阿都廈卜越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諸猓巢穴一空　二月辛卯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命禮臣從優具儀略如大喪禮潞王翊鏐聞哀悲慟廢寢食未幾亦薨　己酉振畿內饑　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歷年稅使礦使所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及搜括贏羨億萬計悉以貲之臨行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一入朝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李汝華偕廷臣力爭呂坤在籍上書

言其不便常洵亦奏辭得減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並四川鹽井榷茶銀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爲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內使閻時詣汝州督租杖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官應震姚宗文等亦屢疏諫帝皆不聽常洵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支鹽乾沒要求輒數倍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愈絀廷臣請改給王河東鹽且無與民市帝又不聽又令福藩使通籍中左門一日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風旨走利如鶩如是者終帝世而瑞王常浩年二十有五惠王常潤桂王常瀛年二十皆未選婚羣臣交章請率不報且索部帑爲冠婚費以貲宮中凡數十萬珠寶稱是戶部不能給　工部尚書劉元霖卒　夏四月丙戌以皇太后遺誥赦天下減稅額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稅撤各運司浮課楚宗人英燋蘊鈁等禁錮既久中外多言其冤孫慎行白其非叛乃亦以遺誥釋之　高宷居閩十餘年廣肆毒害嘗薦布政使陳性學帝立擢爲巡撫及是萬衆洶洶欲殺宷宷帥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袁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諭衆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而拘同知陳豸於署事聞帝召宷還命出豸一驥亦由此罷　吏部奉詔起廢李朴名與焉黨人大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

咎沈一貫而詆姚宗文毛一鷺甚力頃之再疏劾宗文一鷺及其黨董定策帝皆置不問六月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　甲午葬孝定皇太后於昭陵別祀崇先殿帝將建靈應宮崇奉太后何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即鬼神之香火何也不省　福王常洵遣中官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登萊參政姜志禮言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萬頃延連數十郡者乎況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志禮三秩調廣

西僉事　湯賓尹韓敬有奧援外廷又多助之議久不決張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黨人諸黨人益恨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誌於左而以孫愼行為右命未下過庭訓言誌未履任何以推愼行亓詩教和之愼行四疏乞歸秋八月甲午出城候命帝乃許之

葉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癸卯允其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嘗上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亡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輓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

在廟堂之上也帝知其忠愛不能行

方從哲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從哲遂獨相御史錢春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無事不曲從臣嘗歎陛下有為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媢嫉之人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相之意是甘為萬安焦芳曾趙志皋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之責春妄言讀奏出為福建參議春一本之于也

初御史徐縉芳巡鹽兩淮頗通賓客賂遺劉文炳疏劾之因言劉策入葉向高幕干票擬策同官陳一元向高姻親顧權利時策按宣大一元按江西策疏言文炳為湯賓尹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孫振基王時熙輩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為辨雪文炳策屢疏相詆南京御史吳良輔言文炳一疏而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中焦竑及監司李維楨他波及尚多人材摧殘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下寧有完人策復詆文炳倚方從哲為冰山苟一時富貴不顧清議一元亦自江西上疏極詆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

吏部尚書鄭繼之素有清望然年八十餘耄而憒倚信文選郎中王大智且一聽黨人意指以年例出潘之祥張篤敬及給事中張鍵御史宋槃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不令都察院吏科與聞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

以為言大智怒搆於繼之逐國琦去孫居相周起元及同官張五典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為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過庭訓李徵儀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嗣及御史劉光復汪有功王萬祚等羣起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連疏揭抨尋引疾去馬孟禎言光房等不宜抑且云廷弼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齗齗於篤敬毋乃已甚乎由是黨人益忌孟禎

李三才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劉光復劾三才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劉文

炳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寺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署工部事刑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覈勘光復再疏言三才侵奪官廠爲園囿劉廷元帥同列繼之潘汝禎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吳亮嗣往　猛克什力寇懷遠及保寧延綏總兵官官秉忠等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先後斬首二百二十級有奇

王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呪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森復爲有司所攝越五年死於獄

明紀卷第四十七終

明紀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曲阜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徐州決河工成時劉士忠已卒總河闕三年不補　二月吏部出給事中張國儒及馬孟禎徐良彥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文選郎胡來朝抑之鄭繼之不能禁也李瑾復疏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眾力勝之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强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議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祖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　三月丁未朔

日有食之　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蒞任吳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方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夏五月道南上疏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君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逸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

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中官李鑑至前殿簷下爲中官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庚戌皇太子奏聞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喫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跡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署刑部事侍郎張問達以屬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員外郎趙會禎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

為人所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訴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給令執梃作冤狀由東華門入至慈慶宮前比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甎石等律當斬加等立決梟定未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弟國泰以謀危太子方從哲等又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士相永嘉皆浙人瘋癲具獄多心疑其非丙辰主事王之寀值提牢散飯獄中末至差窮詰其實差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我輩能救汝與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丁巳之寀備揭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

不狂有心有膽乞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梃擊之議遂起員外郎陸夢龍將典試廣東杜門注籍主事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吾雖卹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遇我厚當力爭之乃偕見問達士相等亦集曰當具疏請夢龍恐疏入留中止勿請士相等曰提馬三舅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法司不能捕一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為然戊午會士相永嘉會鞫夢龍梅之寀及鄒紹先凡七人將審眾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瘋癲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曰我薊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豢

我三年矣與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為曰打小爺小爺者宦官宮妾以稱皇太子也於是士相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立罷訊時之寀疏未下王士昌姚永濟及署禮部事侍郎何宗彥連上疏趣之行人司正陸大受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白晝持梃直犯宮禁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與霸州武舉高順寧今皆匿於何地柰何不嚴竟而速斷戶部主事張庭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弗勝遲回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俱不報廷元

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劉光復疏詆之寀等謂不當詫之為奇貨居之為元功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如士相等指丙寅刑部會十三司司官士相夢龍紹先會禎永嘉之寀曾曰唯吳養源李俸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着有又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德灃俸夢龍力爭獄乃具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提龐保劉成對鞫吳道南以諮中允孫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

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麗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麗保劉成
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何士晉及從哲等亦
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諭法司擬罪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
典刑己巳嚴皇城門禁初奸人王曰乾告孔學爲巫蠱詞已連
成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中外益籍籍
語侵國泰士晉再疏言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
禍偪蕭牆不少動念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
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
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
起閫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
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

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
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麗保劉成名姓
謂何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
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凡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
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
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爲孤注矣國泰
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
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
能庇借劍尚方請自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
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疏虞罪即坐
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

有連引熒惑主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
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
跡外廷語不易解乃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於太子自明
無他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乃
絲帝及貴妃意期速結癸酉帝親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
皇孫雁行立左階下召從哲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
子諭令磔張差麗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朕
極愛惜既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朕有別意
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
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
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

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
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
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申言之諸臣皆跪聽獨光復大聲頌
揚帝以爲有所執爭下之獄諸臣遂叩首出帝還宮意中變甲
戌命先磔張差於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其明日司禮監會
廷臣鞫保成於文華門保成輒轉不承會太子傳諭曰張差情
實瘋癲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若保成乃中官欲謀害本
宮何益當以讎誣從輕擬廷臣乃散去問達以鞫審未盡上疏
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
地臣等不敢刑審何由得情然差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
尚可質訊況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二人係

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乞付外廷會官嚴鞫務令輸情與天下共棄帝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廷議益滋乃潛斃之於內言皆以創重身死又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從之帝不見廷臣二十有五年矣以調劑貴妃太子特一出以釋羣疑且不逮罪言者而吏部先擬出士晉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帝乃急簡部疏命如前擬鄭繼之言闕官已補請改帝不許命調前補者繼之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奪郎中以下俸其後之寀等皆以他故被罪獨夢龍以間達力獲免　六月戊寅久旱敕修省　秋七月己酉振畿內饑　甲戌停刑　梅之煥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吏科都察院復不與聞給事中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

能爭也之煥廉梱自勝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其不欲傅會人如此　劉光復既下獄翟鳳翀上疏救之忤旨切責太僕寺少卿史孟麟駙馬都尉王昺復以爲言帝褫昺冠帶謫孟麟兩浙鹽運判官李三才乃疏請釋光復而力爲東林辨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仇王士昌及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報怨騰說百端攻訐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宏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

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鼇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讎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從之游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吳亮嗣等既往勘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爲民　閏八月庚戌詔重建三殿於本年定期啟工俟明歲皇太后升祔陵廟從容搆造　丁巳山東大旱詔留稅銀振之　丁卯河套吉能合諸部大舉入寇延綏東道高家大

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甎井靈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中伏被圍游擊萬化孚等不救士卒死傷過半洪謨遂降官秉忠遣游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總兵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援兵至並破敵而秉忠所部亦有斬獲寇始退　冬十月辛酉京師地震　十一月戊寅振京師饑民　時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攖其鋒是歲鄉試至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丁元薦家居馳疏極詆留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黨人益惡之　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巡撫都御史劉一焜請勿遣代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貲貴嗾奸民留己督造中旨許之命內閣草敕

方從哲吳道南具揭爭且詢疏所由進請永杜內降一焜及巡
按御史李邦華再疏力爭邦華并刺中官進奉之失劾左右大
奄之黨貴者皆不聽貴遂條行十事多所侵撓一焜復疏駁且
禁治其爪牙貴爲稍戢
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我
大清諸貝勒大臣等尊
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初中官冉登提
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帝爲下兵馬司指揮歐相之於吏中
官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
問及是漢翀朝會罷至端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
登翟鳳翀抗疏極論應登洪及呂貴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

從小臣叩閽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
太阿倒持之勢尚賓亦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
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
事尚可爲哉乞嚴斷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帝得疏大怒謫
鳳翀山西按察司經歷尚賓江西布政司檢校閣臣及言官論
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
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畿內河南
淮徐大饑山東人相食從李汝華議蠲振有差命過庭訓齎十
六萬金振山東　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爲
寇巡撫都御史張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猺獞流入黔中自貴陽
抵滇人以三萬計砦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卽爲民合卽爲盜又

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
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
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許之　夏四月戊午河南盜起
諭有司撫勦　六月壬寅河套諸部沙計吉能明愛合駐高家
柏林邊要封王補賞延綏總兵官杜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
西路火落赤卜言太諸部皆降攢刀立誓獻罰九九九九者部
落中罰駝馬牛羊數也　丁卯河決祥符朱家口浸陳杞睢柘
諸州縣　秋七月乙未吉能再犯高家堡沙計伏兵沙溝誘殺
都指揮王國安糾猛克什力犯雙山波羅堡杜文煥擊破之追
奔二百餘里沙計吉能明愛相繼納款　陝西旱江西廣東水
河南淮揚常鎮蝗山東盜賊大起　給事中熊明遇言去春以

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
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卽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
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
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衍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恆風
爲恆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
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
外庫太虛可憂一　饑臣乏饟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
覬賞可憂三黃河汎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
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
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　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
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

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綱紀滇黔之守令皆塗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先是吳道南典會試吳江沈同和第一同里趙鳴陽第六同和素不能文賄禮部吏與鳴陽同號舍文多出鳴陽手榜發都下大譁道南亟檢舉詔令覆試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戍煙瘴鳴陽亦謫戍道南素以發韓敬科場事爲黨人所疾李嵩與同官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韓浚及同官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　帝遣中官至林如楚寓令修咸安宮方從哲言旨從中出猶謂不可況突命內官傳宣於部臣之私寓臣等竟不與聞乎不省　冬十月丁未停刑　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災　致仕大學士沈鯉卒贈太師謚文端　給事中余懋孳言自利瑪竇東來中國有天主之教南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眾朔望朝拜夜聚曉散動以千計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宜嚴禁止南京禮部侍郎沈㴶等亦以爲言十二月令豐肅及龐迪峩等俱遣赴廣東

四十五年春二月戊午以去冬無雪入春不雨敕修省　鎮撫司缺理刑官獄囚久繫多死家屬聚號長安門辛未方從哲等以請不報　大計京官鄭繼之與署都察院事李誌領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及徐紹吉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陸大受李俸丁元薦李朴王之寀麻僖及尙寶司丞蔡毅中南京刑部郎中李廷諫等貶黜殆盡大僚王圖孫愼行等則中以拾遺又以年例出李邦華孫居相等於外雖林居皆不免善類爲空愼行以帝察其無罪孫承宗及檢討繆昌期以掌翰林院詹事劉一燝力保持於是得免廷諫邦華父也　夏五月丙子久旱再諭修省　六月丙申畿南大饑有司請振不報自是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　法司閣臣請熱審不報時暑雨獄中多疫言官以熱審愆期朝審不行詔獄理刑無人交章上請錦衣衛使駱思恭言熱審二年不行鎮撫司監犯且二百多拋甎聲冤鎮撫陸逵亦言獄囚怨恨有持刀斷指者皆不報　以宋儒周敦頤裔周汝忠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秋七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吳道南杜門踰年疏二十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丁卯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方從哲復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從哲輔政七年獨相幾五年其始於朝政缺失必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及是帝怠荒益甚而從哲狎昵羣小三黨用事朝無正人中外缺官日積日多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張鶴

鳴合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猱平賊首老蜡雞據
峯巔仰天窩僭王號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
列三關鶴鳴進勦奪其關老蜡雞授首撫降餘眾而還尋發兵
擊平定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　戴士衡卒於戍所巡按
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樊玉衡生還帝不許　鄭繼之以
篤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留不允
四十六年春二月繼之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傳歸
乙巳振廣東饑　兵部尚書崔景榮封印出城　御史王象恒
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給事中止五人而冊封
典試諸差及巡方報滿告病求代者踵至當亟議變通之法方
從哲亦言考選諸臣守候六載艱苦備嘗乞特允部推分受命

供職皆不報　遼東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高淮爲稅使朘
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巡撫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帝又置
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邊事大壞夏四月甲辰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克撫順千總王命印死之巡撫李維翰趣總
兵官張承廕赴援承廕急帥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
汝貴等諸營並發庚戌次撫順承廕據山險分軍爲三立營浚
壕布列火器甫交鋒
大清兵蹴之大潰承廕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
主將亦陷陳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撫安三岔兒
白家衝三堡繼失事聞詔逮維翰贈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
精忠子應昌當嗣祖職增三秩爲都司僉書廷相以下賻廕有

差時中外戒嚴插部乘隙擁眾挾賞西部阿暈妻滿旦以萬騎
自石塘路入掠薊鎮白馬關及高家馮家諸堡游擊朱萬良禦
之被圍羽書日數十至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
閏月庚申楊鎬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太
常寺少卿周永春爲右僉都御史代李維翰李如柏以故官代
張承廕劉綎柴國柱官秉忠並僉書都督府事杜松馳援遼陽
馬林以故官從征　六月壬午京師地震　有司請熱審不報
鄭繼之之去也亓詩教以趙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
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
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　秋七月
大清兵由鴉鶻關進圍清河堡副將鄒儲賢固守丙午城破儲

賢帥親丁巷戰城南與參將張旆俱死部將二十八兵民萬餘
殲焉詔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
大道高炫徇軍中徵兵四方圖大舉　八月壬申山東巡撫李
長庚奏行海運餽遼東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坳歷中
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兎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剗運至娘娘
營陸行至廣寧遼陽從之　庚辰乃蠻等七部款塞　辛巳停
刑　遼東兵事興驟增饟三百萬李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汝
華乃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
會周永春請益兵加賦壬辰汝華再請發各省稅銀不報　汝華
乃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可得饟二百萬有
奇從之九月辛亥加天下田賦　乙卯京師地震畿輔山西州

縣一十有七及紫荆關馬水沿河二口偏頭神池同日皆震夜蚩尤旗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歷十九日乃滅方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　冬十月乙丑彗星出於氐長丈餘指東南漸指西北埽犯太陽守星入亢度西北埽北斗璿璣文昌五車逼紫微垣右歷四十日乃滅　十一月甲午以災異赦修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方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從哲乃起視事　十二月丁巳河套部長猛克什力來降　遼東援兵大集方從哲趙興邦及兵部尚書黃嘉善等以師久饟匱發紅旗日趣楊鎬進兵江西巡按御史張銓馳疏言

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之得也昔臚朐河之戰五將不還柰何輕出塞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攜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約束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監又言張承廕輕進取敗不宜卹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帝皆不省銓五典之子也

四十七年春正月鎬大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定議以總兵官馬林由開原出三岔口僉事潘宗顏監其軍游擊竇永澄監北關軍並進攻北總兵官杜松以六萬兵出撫順故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爲佐攻西總兵官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劉綎以四萬兵出寬佃副使康應乾監之游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由涼馬佃擣後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宗顏上書於鎬曰林庸懦不堪當一面乞易他將以林爲後繼不從時彗星見東南長數百丈光芒下射末曲而銳未幾見於東西又未幾見於西識者以爲敗徵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僉都御史駐天津督遼饟以李長庚爲之長庚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已又請留金花籽粒銀借稅課幷應輸絲綿布帛蠟茶顏料及陝西羊絨江浙織

造改折一年濟軍國急帝許借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稅銀餘並不許官應震上疏力爭亦不聽乙丑鎬誓師於遼陽綎鎮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乙亥遂行會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杜松剛愎欲立首功癸未夜出撫順關馳百餘里抵渾河半渡河流急不能盡渡松醉趣之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軍進連克二小砦松喜三月甲申朔乘勢趨撒爾湖谷口

大清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精騎盡伏谷口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乙酉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撒爾湖山上

大清益千人助吉林崖軍又遣二旗兵趨界凡爲援而遣六旗

兵攻撤爾湖山軍丙戌六旗兵大戰破撤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吉林崖兵亦直下擊松軍二旗兵前後夾擊松兵大敗松夢麟宣皆沒於陳

大清兵遂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還方松之攻吉林崖也林軍至尙間崖結營浚壕嚴斥堠自衛宗顏西營飛芬山及聞松敗兵遂譁林列火器壕外布騎兵火器外他騎士皆下馬結方陳

大清兵乘銳薄之縱精騎直前衝擊林軍大敗林以數騎遁宗顏殿後奮呼力戰膽氣彌厲自辰至午力不支宗顏永澄副將麻巖守備江萬春林子燃熠皆戰死北關兵遂不敢進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甫至虎欄路大驚奔還軍相蹴死甚眾綎所分道獨險遠重岡疊嶺馬不成列綎深入三百餘里至深

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

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逆戰綎縱兵圍數重

大清兵眾寡不敵失二裨將傷五十八綎整眾復進

大清兵乃張松旗幟披其衣甲紿綎入其營庚寅綎引軍登阿布達里岡將布陳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自高馳下奮擊別遣一軍趨綎軍西夾攻綎殊死戰營內亂遂敗

大清軍乘勢追擊綎退入後營後營亦大潰綎戰死養子招孫突圍護綎手格殺數人亦死軍士脫者無幾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移師邀之大風起應乾發火器皆反擊己軍軍大亂死者相枕藉應乾以數百騎免朝鮮帥姜宏立全景瑞遂帥眾降一琦投崖死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帝遣中使祭陣亡將士厚卹綎家贈宗顏大理寺卿諡節愍立祠奉祀永澄等俱賜卹如制給事中李奇珍等連疏劾如柏帝詔如柏還聽勘用其弟如楨代鎮如柏既入都言者不已懼自殺而鎬不問

夏四月癸酉盔甲廠災　楊鶴疏劾楊鎬而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言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又言李如楨不可鎮遼皆不報　禮部主事夏嘉遇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揆

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科臣趙興邦也參貂白鏹賂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亓詩教於是詩教興邦吳亮嗣張延登房壯麗交章力攻嘉遇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至紀綱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尙區區計升沈得喪哉方嘉遇再疏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勉留及是復故而擢興邦爲太常寺少卿嘉遇憤疏言四路奏功與

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
從而超擢之是臣彈章適爲薦剡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入諸
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言古人有言見無禮於君者逐之詩
教興邦謂臣不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
干必如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興邦
先奉旨俟遼東底寧從優敘錄而蔑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
光國疏論詩教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
爲而詩教爲之此無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
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
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偪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
天下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

俱生哉先是三黨之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及嘉遇五疏
力攻詩教輩頗窘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抨擊興邦竟自引
去　起熊廷弼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　馬林既
喪師謫充爲事官俾守開原宰賽煖兔許助林兵林與結約恃
此不設備六月丁卯
大清兵臨城林列衆城外分少兵登陴
大清兵設楯梯進攻別以精騎擊破東門外軍軍士爭門入
大清兵乘勢奪門攻城兵亦踰城入城外軍遂大潰邀擊悉殲
之林及副將于化龍參將高貞游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皆
死林雖更歷邊鎭無大將才當事以虛名用之故敗　癸酉熊
廷弼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甲戌廷臣伏

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餉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　熊廷
弼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鎭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
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
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
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
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
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
報允且賜尚方劍以重其權　李如楨之至遼也楊鎬使守鐵
嶺鐵嶺故李氏墳墓宗族部曲所在及是高貲者皆西遷城中
空虛鎬乃召如楨還屯瀋陽令參將丁碧等防守秋七月丙午
大淸兵臨城如楨擁兵不救游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俱陳

沒城遂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熊廷弼方
出山海關聞變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
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如楨十不堪罷之以李懷信
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　遼左餉中絕
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戶部主事鹿善繼言於
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
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一月
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補銀進　八月乙卯山東蝗　開
原鐵嶺繼失廷臣交章劾楊鎬癸亥逮下錦衣獄論死　九月
庚辰朔停刑　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
後姍侮國子監博士徐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

奸邪時接疏者卽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閱
第二疏顧受曰此卽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
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監學錄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
河決陽武　戊子趙煥帥廷臣伏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方
從哲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抵暮帝遣中官諭之退從哲復請
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煥疏云他日薊門蹂
躪敵入叩閶闔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卻之乎帝終不報　冬
十月丁巳振京師饑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卒　調永順保
靖石砫酉陽各土司兵赴遼陽　何宗彥請修有執攝尙書事
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十二月方從哲再請補閣臣倩
甚哀帝始命廷推廷臣多首宗彥獨張廷登不署名乃推史繼

偕沈㴶以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仍留中不下御史
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
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
交章繼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尋以從哲言釋劉
光復爲民　熊廷弼令嚴法行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
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鎭江諸要口首尾相應
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挑精悍者爲游徼乘間掠零
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勦從之乃再
加天下田賦畝二釐五毫初廷弼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
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
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官賀世賢以

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
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
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由是人心復固　初姚宗文服闋欲
補官而吏部題請疏不下又假招徠西部屬當事薦己疏屢上
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使代請廷弼不應宗文遂大恨
贊畫主事劉國縉募鎭江寬佃靉陽萬七千餘人爲兵逃亡過
半辛未廷弼奏之國縉亦怨廷弼故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排
擊東林意氣相得及是不能如前會帝從方從哲言遣宗文閱
視遼東兵馬遂與國縉比而傾廷弼　先是
大清兵滅宰賽及北關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孫女虎墩兔
婦也於是薊遼總督文球與周永春等以利啗之俾聯絡炒花

諸部以捍
大清兵給白金四千
四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朝鮮國王李暉言北關宰賽皆滅敵設
兵牛毛寨萬遮嶺欲略寬佃鎭江等處朝鮮孤危異常乞速調
大兵共爲犄角以固邊防　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
議增賦三月庚寅復畝增二釐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
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爲歲額頃之張銓復疏言自軍興以來所
司剏議加賦畝增銀三釐未幾至七釐又未幾至九釐譬之一
身遼東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脈滋灌若
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哉且陛下內

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
帑則叫閽不應加派則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不省　夏四
月癸丑皇后王氏崩時帝亦有疾方從哲哭臨畢請至御榻前
起居戊午召見宏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
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及是考選除授者候命八年
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
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亦竟
無所匡救也時內廷宣索不貲工部尚書周嘉謨言喪禮有中
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　五月
大清兵略地花嶺六月略王大人屯失亡將士四五百人諸將
賀世賢等亦有斬獲　秋七月丙子朔帝不豫不食者半月皇

太子未得見給事中御史楊漣左光斗等走謁方從哲趣問安
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
左右不肯言潞公欲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
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
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壬辰從哲乃偕九卿
臺諫詣思善門問安皇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
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
太子深納之甲午帝大漸召英國公張維賢從哲吏部尚書周
嘉謨李汝華黃嘉善署刑部事都御史張問達署工部事刑部
尚書黃克纘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入見宏德殿勉諸臣勤職
丙申帝崩年五十有八遺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天下

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
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親朝講稀御封
章多滯寮寀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
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更新而遘疾彌留殆
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尚修身
勤政親賢納諫以永宏圖皇長孫由校及時冊立進學瑞王常
浩惠王常潤桂王常瀛各擇善地早就藩服大小臣工協恭和
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
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
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并新增織造
燒造悉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起送法司查審應釋者釋放

東師缺餉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卹錄喪禮一遵
舊制　丁酉皇太子遵遺詔發帑金百萬犒邊盡罷天下礦稅
起建言得罪諸臣下前後考選之命己亥再發帑金百萬充邊
賞　時皇太子宮中有二李選侍稱東西李而西李最有寵嘗
撫視皇長孫皇五孫鄭貴妃懼禍乃深結西李爲請封后西李
喜亦爲貴妃請封太后楊漣語孫如游曰郭妃及皇長孫生母
王才人皆早薨選侍后嫡矣如皇長孫何公亟白執政用遺詔
舉冊立皇太子登極三日即援詔以請如游然之　永順保靖
援遼土兵潰於通州監軍道沿途招撫　皇太子既嗣位以明
年爲泰昌元年及崩皇長孫又改明年爲天啟元年於是有議
削泰昌弗紀者或又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爲泰昌或

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左光斗皆力排其說請從今年
七月以前爲萬曆自八月朔始至十二月爲泰昌元年議遂定

明紀卷第四十八終

明紀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翰林院[illegible]

光宗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蠲直省被災租賦　戊申孫如游請建東宮報可　己酉吏部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㴶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遼東大旱　丁巳諭閣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孫如游言累朝典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

命非孝遵禮爲孝臣不敢曲徇蹈不忠之罪時貴妃猶居乾清宮都人喧言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外戚王天瑞郭維城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周嘉謨以大義責都督鄭養性示以利害貴妃即移居慈寧宮封后事亦寢養性國泰子也　庚申蘭州黃河清凡三日　辛酉帝不視朝方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語羣情益疑駭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從哲請保護聖體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

罪不容死　甲子禮部侍郎何宗彥劉一燝韓爌爲本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乙丑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如之召葉
向高時史繼偕沈㴶宗彥國祚皆在籍　遣使卹刑
大淸兵略蒲河　丙寅帝不豫戊辰召對張惟賢方從哲等十
有三人於乾淸宮楊漣亦與召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
屬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
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命皇長子出見劉一燝
韓爌面恩入直辛未再召惟賢從哲等帝御東煖閣憑几皇長
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請愼醫藥帝曰十餘日
不進矣周嘉謨因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
傳聞不可信是日命封選侍李氏爲皇貴妃甲戌帝大漸復召

諸臣趣封選侍孫如游曰先奉諭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
謚及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禮皆未竣貴妃之封宜在後旣
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卽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從哲等
因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之君又語及
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選
侍要皇長子入復趣之出白帝欲封后如游曰陛下欲封選侍
爲皇貴妃當卽具儀進帝謾應曰卽具儀進因問有鴻臚官進
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
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
臣出竢宮門外頃之中使傳帝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
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年三十有

九廷臣趨入共以選侍爲慮漣曰天子豈可託婦人請亟見皇
長子卽呼萬歲擁出乾淸暫居慈慶乃共趨乾淸宮閽人持梃
不容入漣大罵曰帝崩若曹不聽廷臣入欲何爲閽人卻乃入
哭臨如禮一燝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卽位今不見何也羣奄
東西走不應王安前曰爲選侍所匿耳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
子者安趨入白選侍擁皇長子出一燝趨前呼萬歲捧左手惟
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中使追躡者三輩漣
格而呵之曰殿下四海九州之主莫非臣子何畏一燝傍輦疾
行翼升文華殿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選侍復遣中官趣
還一燝曰乾淸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皇太子然之比至嘉
謨曰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須臣

等至乃發皇長子頷之一燝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廷有
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羣臣遂議登極期語紛紛
未定或欲以三日或又欲於卽日午時漣曰今海宇淸晏內無
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殮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
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
何害議乃定出過文華殿光斗及太僕寺少卿徐養量至責漣
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聳然乃與光斗
從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丙子嘉謨光斗各
上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
宮二議自是起中官李進忠爲選侍畫策必欲皇長子同居令
戣奏先進乾淸然後進慈慶光斗戣有武氏語選侍得之大怒

遣使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非天子召不往若輩何爲者
選侍益怒要皇長子議重譴光斗皇長子不肯往使使取光斗
牋戊寅漣遇內豎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叱之曰殿下在東宮
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殿下已十六歲他日卽不
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
史張潑入東宮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
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己卯諸臣畢集
慈慶宮外傳聞欲緩移宮期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
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
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
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

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
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
宮我雖死不去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
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嘉謨亦正色力持漣聲徹御座
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
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
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一燝爌要從哲立宮門俟命選侍不
得已移噦鸞宮漣乃謂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
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讎
庚辰皇長子由校卽位詔赦天下自大行崩至是凡六日漣與
一燝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朝野並稱楊左而漣

鬚髮盡白帝數稱其忠　丙戌禮部尚書孫如游請開講筵報
可　廷臣復力攻李如楨辛卯逮下獄論死　甲午封乳保客
氏爲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太監魏進忠兄釗
俱錦衣千戶進忠初冒姓李及是復故姓與客氏深相結並有
寵於帝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　李選
侍之移宮也其內侍李進忠劉遜等盜乾淸宮珠寶事旋覺獨
進忠以詭計脫餘俱下刑部黃克纘擬誅王永福姚進忠二人
以下末減帝不從命并劉朝田詔等皆論死以下遣戍羣奄急
乃構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或又
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克纘首入其說上言美
昇鄭隱山劉尙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

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況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帝不
悅責克纘偏聽命如前旨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
君御極首導以違忤先皇逼逐庶母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優
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左光斗言先帝晏駕陛下從乾淸宮出
居慈慶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
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
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
及要挾封后卽日欲垂簾聽政諸罪狀又言今奉養選侍於噦
鸞宮尊敬不敢怠方從哲封還之帝復降諭數百言略如前旨
末言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妄生謗議輕重失倫理法
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

妹以敬遵皇考之志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克纘皇恐言禮
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出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
全渾然無迹斯爲大孝御史焦源溥力駁其謬且云羣豎持貲
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妄希脫罪克纘復疏辨乞罷略言源溥謂
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既
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尤忠
之大也源溥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臣亦
廣之曰聖母既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傳宮幃之忿
爭尤忠之大也又有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
斷斯獄語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恐引
罪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已　冬十月丙午葬顯皇帝於定陵

廟曰神宗葬孝端皇后追謚王貴妃爲孝靖皇太后遷祔定陵
別祀奉慈殿　熊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
即持守議爲經略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
物情不甚附諸將李懷信等多自引去姚宗文歸疏陳遼土日
蹙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
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御史顧慥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
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尙方之劍逞志
作威會帝初立朝端方多事未及封疆議宗文乃鼓其同類力
攻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張修德劾廷
弼破壞遼陽廷弼大憤連疏極辨云遼已轉危爲安臣且之生
致死遂繳還尙方劍力求罷斥而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戊申
罷廷弼遼東巡撫都御史袁應泰以兵部侍郎代爲經略而以
薛國用爲巡撫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
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
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
萬不能斬將禽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
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元應嘉
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卽請三人往勘帝從之楊漣及御史
吳應奇等力言不可乃改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
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
得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
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

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
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
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廷弼
遂歸應泰既受事卽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
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
罪無赦帝優詔褒答應泰歷官精明强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
疎廷弼用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會蒙古諸
部大饑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
乃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巡按御史張銓副使何
廷魁總兵官童仲揆等力爭不聽銓歎曰禍始此矣　辛酉御
經筵　壬戌孫如游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丁卯䥴

黌宮火帝諭內閣言李選侍暨皇八妹無恙　十一月丙子追謚皇妣孝元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　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給事中周朝瑞力駁之繼春復上書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再與辨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乃上疏述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起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繼春等益忌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出城候命帝乃褒其忠直而許之歸　初方從哲擬賚李可灼銀幣及王安舜疏上改擬罰俸一年鄭宗周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司禮議處於是御史郭如楚等太常寺卿曹珖光祿寺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

惠世揚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　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榷稅蠹國殃民罪十鄭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受劉遜李進忠美珠欲封李選侍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李可灼用洩藥劫藥傷損先帝而擬覽其[illegible]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已而張潑及御史袁化中南京御史王允成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六疏求去辛酉聽致仕　詹事公鼐言近聞南北臣僚論先帝升遐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碑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典遲回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追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挺擊而逆亂極矣臣嘗備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至今追想猶爲寒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僞今實錄纂修在卽請將先帝事蹟別爲一錄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見聞異詞及宮闈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筆指陳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　朱童蒙劾遼事還備言遼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熊廷弼一人所留而論廷弼受知最深不當遽爾乞歸存遼雖有微勞負君無逃大義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令起用

明紀卷第四十九終